

PL
2451
P29
v.81

序

詩與詞均三百之遺也詩話之與詞話其卽春秋大夫
歷聘賦詩見志左氏傳諸紀載遺意也顧自孟榮有本
事詩之纂計有功有唐詩紀事之編而詩話遂有成書
余獨慨夫詞肇於唐盛於宋元熄於明迄我 昭代彬
彬大振而詞話一書藝苑羣公相望千百年閒至今未
遑編次大爲恨事夫詞者詩之餘而樂之緒也宋大晟
樂府所歌頌郊廟樂章率皆按譜倚聲叶應宮徵寇韓
趙周諸公正大剛方勲業彪炳而興發毫揮不少香醲

麗語作者既繁韻事自侈後代逃虛之士薄以雕蟲叩
之古近且有聲病茫然者而奚暇及詞業所不存宜聽
其事之散軼而莫有紀也然卽有博雅審音君子起而
欲纂成書則又不易蓋詞旣中熄於明劉高楊瞿而後
鮮有繼軌諸凡蘭畹金荃之刻藏弄寥寥摺摭無資僅
僅取花閒草堂註中一二雋評韻事合諸里巷瑣談以
災梨棗考證不精則繆訛相襲體裁罔辯則俚雅襍收
欲成千百年未見之書以誇來者不憂憂其難哉吾友
徐虹亭先生菊莊詞久已傳播海內丁卯秋訪余於鄂

渚官舍暇時出示所輯詞苑叢談或詞以人傳或人因
事顯分門別類爲目有七詳體製審音韻復加辨證品
藻與諧謔兼羅紀事與外編並載自唐宋迄今上下千
餘年閒無不蒐討較之本事紀事二書尤爲縝密蓋先
生家藏四庫遍覽無遺其足跡所經名山大川通都鉅
邑時與畸人韻士相往來而珥筆禁林復工於比事
屬詞之體劇心鉅腎積十餘年方始就緒是此書之成
非先生不能成且成之必待於先生者天亦若默相之
以啓熙朝文運之盛上以鼓吹風雅遙規左氏之紀

載又豈特供協律選聲之彥嘯餘談柄已哉方今樂府
選本盛推朱竹垞詞綜爲最試持此書以與竹垞揚摧
當必撫絃賞音共相擊節而有六代觀止之歎矣時康
熙戊辰仲春之朔溫陵丁煒雁水氏書於黃鶴樓下

序

長洲

尤

侗

謨

予嘗纂明史藝文志其以詩話著者西涯昌穀而下纍
纍數十家而詞話自升菴之外無聞焉古今詞話久矣
失傳其軼時見於他說抑何鮮哉然詞之系宋猶詩之
系唐也唐詩有初盛中晚宋詞亦有之唐之詩由六朝
樂府而變宋之詞由五代長短句而變約而次之小山
安陸其詞之初平淮海清真其詞之盛乎石帚夢窗似
得其中碧山玉田風斯晚矣唐詩以李杜爲宗而宋詞

蘇陸辛劉有太白之風秦黃周柳得少陵之體此又畫
疆而理聯騎而馳者也唐詩之後香奩浣花稍微矣至
有明而起其衰宋詞之後遺山蛻巖亦僅矣及吾朝
而恢其盛天地生才若爲此對偶文字以待後人之側
生挺出角立代興惡可存而不論哉詞之見於話者如
後主之小樓昨夜延己之一池春水子京之紅杏枝頭
子野之雲破月來東坡之大江東去耆卿之曉風殘月
少游之山抹微雲美成之并刀如翦澤民之淚溼闌干
教授之鬢邊一點皆其膾炙齒牙者風流相扇不乏美

談顧未有人集其成耳年友徐子虹亭詞人之翹楚也
向曾續孟堅本事詩予爲作序今復輯成詞苑叢談一
書蓋撮前人之要而搜新剔異更有聞所未聞者洵倚
聲之董狐矣殆與本事詩相爲表裏予故重爲之序夫
古人有詩史之說詩之有話猶史之有傳也詩既有史
詞獨無史乎哉願以傳之海內且爲他日藝文志中增
一則佳題也

言文書目

言文書目

言文書目

自序

徐子之爲詞苑叢談也從無聊羈旅中搜取樂章可佐
尊前酒邊之所吐屬者拾殘紙禿筆隨時隨地書之牀
頭置一竹籠撚紙條納於其內對客輒舉一二條如頭
白宮人說天寶遺事令人愴怳移時以爲笑樂積有月
日彙成數卷歲丁巳浪踏瑣闥重尋桃葉偶與周子雪
客追話昔年同遊燕市旗亭一曲至今流傳人口而勝
倡良朋升沈不一因及叢談則周子亦方有事於斯亟
索其藁視予補綴猶十之四五予因請而薈萃畢業焉

周子勿靳悉以異子予方潦倒場屋收而藏諸篋衍不
意秋風報罷羣隼歸來仍客武林舉抑鬱摧挫之氣無
所舒洩自覺蝮蛇怪鳥爲天地閒廢棄之物不惜傅粉
搔頭低唱曉風殘月以供世人殘唾因取向日所編爲
之條分縷析別爲詮次傍及詞之源流正變焉嗟乎今
世讀書之士高者激昂文章氣節閒而卑則浮沈濡首
於蟻羶鼠腐之際吾兩人窮年矻矻一無所成徒托諸
靈均騷辯靖節閒情之內此其志誠足悲也花鈿歌釧
睥睨金荃玉茗千秋萬世後誰復知吾兩人者遂遺書

周子而序其顛末如此昔康熙戊午正月菊莊徐鉉書
於西湖舟次

是書之輯始於癸丑迄於戊午凡六年所抄撮羣書
不下數百餘種歲在己未余橐筆禁林從退食之
暇與同年友秀水竹垞朱君宜興其年陳君互相參
訂竹垞始謂余摭摭書目必須旁注於下方不似世
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者余韙其言惜已脫橐
無從一一追遡閒取偶及記憶者分注十之二三藏
諸篋衍時爲補綴然猶慮其擇焉不精耳丁卯之秋

言方諸言月
余旣放歸遊於鄂渚適丁雁水觀察見之謂其可傳
乃捐俸爲余鋟板而仍繫以戊午舊序者不忘曩日
偕周子雪客蒼萃之勤也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
六月朔日虹亭徐鉉又識於吳江城西之松風書屋

詞苑叢談凡例

一曰體製填詞原本樂府自菩薩蠻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皆詞之祖前人言之詳矣余故薈萃其說以攷其離合正變焉至氣體互殊代有升降亦畧爲申論

一曰音韻詩宗唐韻夫人而奉爲金科玉律矣若詞韻向無定準故其出入寬嚴卽宋人猶未免疵類今一以沈東江氏詞韻畧爲則而間採諸家之說以備參攷至宮商疊配清濁殊途辨析毫芒猶俟審音者

言文讀言序
一曰品藻殘月曉風大江東去鐵板紅牙褒譏千古特
是優伶之口未免強爲差排余爲搜討名人緒論以
已見參之所謂蛾眉不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
氣而皆悅于魂善乎江淹之見良有以夫

一曰紀事金荃蘭畹雖異紋纂組都屬子虛烏有余惟
搜採逸事可傳佳話者庶足供塵尾閒談

一曰辨証傳疑傳信良史固然詞雖小道偶有寄托然
說分彼此亦足貽悞後人予細加詳攷歸于畫一誕
妄貽譏差謂能免

一曰諧謔淳于曼倩爲千古滑稽之雄里巷小詞未必無關風化余閒採打油蒜酪諸體使覽者警省非止冠纓欲絕也

一曰外編凡齊諧志怪之書雖事屬荒唐亦小說家所不廢余因取仙鬼神怪以及奇緣異耦載在野史傳奇者徧爲捃摭以資談柄

虹亭徐 鈞纂述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詞苑叢談總目

國朝吳江徐 鉉電發編輯

卷一

體製

卷二

音韻

卷三

品藻

卷四

品藻

卷五

品藻

卷六

紀事

卷七

紀事

卷八

紀事

卷九

紀事

卷十

辨證

卷十一

諸謔

卷十二

外編

詞苑叢談卷一

國朝吳江徐 鉉電發編輯

體製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曜彩垂輕陰
連手躡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此絕
妙好詞已在清平調菩薩蠻之先矣

沈約六憶詩其三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
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亦詞之濫觴也
屈子離騷亦名辭漢武秋風亦名辭詞者詩之餘也然

則詞果有合于詩乎曰按其調而知之也殷雷之詩曰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言調也魚麗之詩曰魚麗
于留鰾鯨此二四言調也還之詩曰遭我乎狹之間兮
竝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江汜之詩曰不我以不
我以此疊句調也東山之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
鳴於垤婦嘆於室此換韻調也行露之詩曰厭浥行露
其二章曰誰謂雀無角此換頭調也凡此煩促相宣短
長互用以啓後人協律之原豈非三百篇實祖禰哉

園菊

閑話

唐人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常作漁歌子一詞極能道
漁家之事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
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今樂章一名漁父卽此
調也西吳記云湖州磁湖鎮道志磯卽張士和所謂西
塞山前也新唐書云志和字子同始名龜齡十六
擢明經肅宗特見賞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不復
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真子亦以自號每垂釣
不設餌志不在魚也今武昌府志記大冶縣東九十里
爲道士洲卽西塞山塞音澀見水經云壁立千仞東北
對黃公九磯故名西塞橫截江流旋渦沸激舟人過之
每爲失色張耒詩已逢嫵媚散花峽不怕危亡道士磯
遂以爲卽志和所遊
西塞山也未知孰是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

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賜
名魚遊春水詞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
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輕拂黃金
縷鶯嚶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
李佳人應怪歸遲梅粧淚洗鳳簫聲絕沈孤雁望斷清
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藝苑雌黃云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爲少
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
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

語也又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
夜金斗熨沈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沈香與夫
睡起熨沈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處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閒有李
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
名士先召李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怛與同之
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旣酒行樂作歌者進
時曹元謙念奴嬌爲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
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

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繁亦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也五代干戈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尙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絢一池春水之辭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

陽永叔蘇子瞻李際夫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
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
蓋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音律又
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
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
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
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
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
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

詩名一
賀苦少典重秦卽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
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如良玉
有瑕價自減半矣

賀方回晚景云鷺外紅綃一縷霞淡黃楊柳帶棲鴉玉
人和月折梅花笑搵粉香歸繡戶半垂羅幕護窗紗東
風寒似夜來些其起句本王子安滕王閣賦此子可云
善盜賀有姬能詩嘗答賀云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春
色懶追尋深恩却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句亦可

誦

復齋漫錄云方回詞有雁後歸云巧翦合歡羅勝子釵
頭春意翩翩豔歌淺笑拜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
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遊夢挂碧雲邊
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人日
席上作也調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
以雁後歸云

茗溪漁隱曰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
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
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闕是七言八句

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可歌若小秦王
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曰碧山影裏小紅旗儂
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
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
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
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
王也皆東坡所作

姜堯章號白石道人善吹簫能自製曲淳熙丙申至日
過維揚夜雪初霽齊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

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堯章愴然感慨因自度揚州
慢一曲云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
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
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
須驚縱荳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
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堯章又
嘗載雪詣石湖度新聲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妓習
之音節諧婉乃命之曰暗香疎影其暗香詞云舊時月
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

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却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疎花香
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嘆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
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
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其疎影詞云苔枝綴玉有翠
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
昭君不慣胡沙遠但相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
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
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
又却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

研北

雜志云小紅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藝成大請老姜夔詣
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夔製暗香疎影兩曲成大使二妓
歌之音節清婉成大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
賦詩曰自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
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橋夔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
歌而和之夔卒于蘇州范挽詩曰所幸小紅方嫁了不
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藥出東西
馬塍皆名人葬處夔葬此故云

師師令因張子野所製新詞贈妓李師師得名也詞云
香鈿寶珥拂菱花如水學粧皆道稱時宜粉色有天然
春意蜀綵衣裳勝未起縱亂霞垂地都城池苑誇桃李
問東風何似不須回扇障清歌脣一點小于朱藥正值
殘英和月墜寄此情千里

唐主嘗製小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

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此莊

宗自度曲也

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三十二字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

曰宴桃源一

名憶仙姿

宋陳亞性滑稽常用藥名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

相思

相思子

意已深

薏苡

白紙

苙苙

書難足字字苦參商

苦參故

要檀郎讀

狼毒

分明記得約當歸

當歸

遠至

遠志

櫻桃熟何事

菊花時猶未回鄉

荷香

曲其二曰小院雨餘涼

禹餘糧

石竹

風生砌罷扇儘從容

菴蓉

半下

半夏

紗幮睡起來閒坐北亭

中柏滴盡珍珠淚爲念壻辛勤細去折蟾宮桂其三曰

浪蕩去來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將半琵琶

閒後理相思必撥蕤朱絃斷擬續斷朱絃續待這冤

家面代予謂此等詞偶一爲之可耳畢竟不雅

韓文公遣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又贈鄭兵曹詩破除

萬事無過酒山谷各去其一字作勸酒詞云斷送一生

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傍人笑我

花病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遮欄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

月斜人散王阮亭曰黃魯直竟作歇後鄭五何哉

庭院深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幙無重數金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梨花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此歐陽文忠公蝶戀花春暮詞也李易安酷愛其語遂用作庭院深深調數闕楊升菴云一句中連三字者如夜夜夜深聞子規又日日日斜空醉歸又更更更漏月明中又樹樹樹梢啼曉鶯皆善用疊字也

宋宣和閒掘地得石刻一詞唐人作也本無題後人名之後庭宴云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

重眉褪不勝春夢花知我消香玉雙雙燕子歸來應解
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綠低迷一庭紅
撲簌

俞仲茅

彥

爰園詞話曰詞全以調為主調全以字之音

爲主音有平仄多必不可移者閒有可移者仄有上去
入多可移者閒有必不可移者儻必不可移者任意出
入則歌時有棘喉澁舌之病故宋時一調作者多至數
十人如出一吻今人旣不解歌而詞家染指不過小令
中調尙多以律詩手爲之不知孰爲音孰爲調無怪乎

詞之亡也

又曰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蘇秦黃足當高岑
王李南渡以後矯矯陡健卽不得稱中宋晚宋也惟辛
稼軒自度梁肉不勝前哲特出奇險爲珍錯供與劉後
村輩俱曹洞旁出學者正可欽佩不必反唇併捧心也
周長卿元曰古人好詞卽一字未易彈改子瞻綠水人
家遶別本遶作曉爲古今詞話所賞愚謂遶字雖平然
是實境曉字無歸著試通咏全章便見少游斜陽暮後
人妄肆譏評托名山谷淮海集辨之詳矣又有人親在

郴州見石刻是斜陽樹樹字甚佳猶未若暮字至茗溪
漁隱記者卿鼇山彩結結改作締益佳不知何佳也若
子瞻低繡戶低改窺則善矣

又曰唐晚五代小令填詞用韻多詭譎不成文者聊爲
之可耳不足多法尊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首爲字一
百三十六此長調之祖然不能佳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
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
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捫蝨新話王元澤詞巨露晞向曉簾幙風輕小院閒晝

翠逕鶯來驚下新紅鋪繡倚危牆

舊本一作欄

望

一作登

高榭

海棠帶雨胭脂透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

舊本又因循上有算韶華

三倦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榆錢買

斷兩眉長皺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

一作仍

依舊這

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調寄倦尋芳慢今曲中簾幙風

柔庭幙晝永海棠帶雨胭脂透因循過了清明也等句

本諸此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

聞之使人慷慨良不與豔詞同科誠可喜也六州得名
蓋唐人西邊之州伊州梁州石州甘州渭州氏州也宋
人大祀大卹皆用此調明朝大卹則用應天長云

劉公猷

體仁

詞繹曰詞有與古詩同義者瀟瀟雨歇易

水之歌也同是天涯麥蘄之詩也又是羊車過也團扇
之辭也夜夜岳陽樓中日出當心之志也已失了春風
一半鯢居之諷也瓊樓玉宇天問之遺也詞有與古詩
同妙者如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卽灞岸之興也
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卽勅勒之歌也危樓雲雨上其下

水扶天卽明月積雪之句也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卽平生少年之篇也

又曰詞起結最難而結尤難于起蓋不欲轉入別調也呼翠袖爲君舞倩盈盈翠袖搗英雄淚正是一法然又須結得有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之妙乃得又曰稼軒杯汝來前毛穎傳也誰共我醉明月恨賦也皆非詞家本色

又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則云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此詩與詞之分疆也

又曰中調長調轉換處不欲全脫不欲明粘如畫家開合之法須一氣呵成則神味自足以有意求之不得也
又曰長調最難工蕪累與癡重同忌襯字不可少又忌淺熟

又曰詞中對句正是難處莫認作襯句至五言對句七言對句使觀者不作對疑尤妙

又曰山谷全首用聲字爲韻注云效福唐獨木橋體不知何體也然猶上句不用韻至元美道場山則句句皆用山字謂之戲作可也詞中如效醉翁也字效楚詞些

字兮字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至隳括體亦不作可也
不獨醉翁如嚼蠟卽子瞻改琴詩琵琶字不現畢竟是
全首說夢

詞與詩不同詞之語句有兩字四字至七八字者若惟
疊實字讀之且不通況付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一字
如正但任況之類兩字如莫是又還之類三字如更能
消最無端之類却要用之得其所

句法中有字面蓋詞中有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鍛
鍊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回吳

夢窗皆美于鍊字者多于李長吉溫庭筠詩中來字面亦詞中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澁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耳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又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澁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此詞便不質實白石如疎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虛又且

騷雅讀之使人神魂飛越

沈東江

謙

曰承詩啓曲者詞也上不可似詩下不可似

曲然詩曲又俱可入詞貴人自運

又曰小調要言短意長忌尖弱中調要骨月停勻忌平板長調要操縱自如忌粗率能于豪爽中著一二精緻語綿婉中著一二激厲語尤見錯綜

又曰白描不可近俗修飾不得太文生香真色在離卽之閒不特難知亦難言

又曰僻詞作者少宜渾脫乃近自然常調作者多宜生

新斯能振動

又曰小令中調有排蕩之勢者吳彥高之南朝千古傷心事范希文之塞下秋來風景異是也長調極狎昵之情者周美成之衣染鶯黃柳耆卿之晚晴初是也于此足悟偷聲變律之妙

又曰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爲工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昵狎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真不可測

又曰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秦少游一向沈吟久大類山谷歸田樂引釵盡浮詞直抒本色

而淺人常以雕繪傲之此等詞極難作然亦不可多作

又曰徐師川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歐陽永叔強將離恨倚江樓江水不能流恨去古人語不相襲又能各見所長

又曰填詞結句或以動蕩見奇或以迷離稱雋著一實語敗矣康伯可正是銷魂時候也撩亂花飛晏叔原紫騮認得舊遊蹤過畫橋東畔路秦少游放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深得此法

又曰詞要不亢不卑不觸不悖驀然而來悠然而逝立意貴新設色貴雅構局貴變言情貴含蓄如驕馬弄銜而欲行粲女窺簾而未出得之矣

賀黃公

裳

詞筌曰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吾

常愛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楊孟載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碧窗此却翻詞入詩彌子瑕竟效顰于南子

又曰詞雖以險麗爲工實不及本色語之妙如李易安

眼波纔動被人猜蕭淑蘭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魏
夫人爲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春閒孫光憲留不得
留得也應無益嚴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
處觀此種句覺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安排一箇字費
許大氣力

又曰寫景之工者如尹鶚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李
重光酒惡時拈花蕊嗅李易安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
猶翦燈花弄劉潛夫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皆
入神之句

又曰詞雖宜于豔冶亦不可流于穢褻吾極喜康與之
滿庭芳寒夜一闋真所謂樂而不淫且雖填詞小伎亦
兼詞令議論敘事三者之妙首云霜幕風簾閒齋小戶
素蟾初上雕籠寫其節序景物也繼云玉杯醺醺還與
可人同古鼎沈煙篆細玉笋破橙橘香濃梳粧懶脂輕
粉薄約畧淡眉峯則陳設之濟楚殽核之精良與夫手
爪顏色一一如見矣換頭云清新歌幾許低隨慢唱語
笑相供道文書針線今夜休攻莫厭蘭膏更繼明朝又
紛冗匆匆則不惟以色藝見長宛然慧心女子小窗中

喁喁口角末云酩酊也冠兒未卸先把被兒烘一段溫
存旖旎之致咄咄逼人觀此形容節次必非狹斜曲里
中人又非望宋窺韓者之事真所云真箇憐惜也

又曰小詞以含蓄爲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莊
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
不能羞之類是也牛嶠須作一生拌盡君今日歡抑亦
其次柳耆卿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亦卽
韋意而氣加婉矣

又曰凡寫迷離之況者止須述景如小窗斜日到芭蕉

半牀斜月疎鐘後不言愁而愁自見因思韓致光空樓
雁一聲遠屏燈半滅已足色悲涼何必又顰眉山正愁
絕耶覺首篇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如此結句更自
含情無限

毛稚黃

先舒

曰李易安春情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

說全句渾妙嘗論詞貴開宕不欲沾滯忽悲忽喜乍遠
乍近所爲妙耳如遊樂詞微須著愁思方不癡肥李春
情詞本閨怨結云多少遊春意更看今日晴未忽爾開
拓不但爲題東併不爲本意所苦直如行雲舒卷自

如人不覺耳

又曰前半泛寫後半專敘盛朱詞人多此法如子瞻賀新涼後段只說榴花卜算子後段只說鳴雁周清真寒食詞後段只說邂逅乃更覺意長

又曰藝苑卮言云填詞小技尤爲謹嚴夫詞宜可自放而元美乃云謹嚴知詞故難作作詞亦未易也柴虎臣云指取溫柔詞歸蘊藉暱而閨幃勿浸而巷曲浸而巷曲勿墮而邾鄙又云語境則咸陽古道汴水長流語事則赤壁周郎江州司馬語景則岸草平沙曉風殘月語

情則紅雨飛愁黃花比瘦可謂雅暢

彭羨門

孫適

曰作詞必先選料大約用古人之事則取

其新僻而去其陳因用古人之語則取其清雋而去其
平實用古人之字則取其鮮麗而去其淺俗不可不知
也

董文友蓉塘詞話曰嚴給事與僕論詞云近日詩餘好
亦似曲僕謂詞與詩曲界限甚分似曲不可似詩仍復
不佳譬如擬六朝文落唐音固卑侵漢調亦覺滄父

鄒程村

祇謨

詞衷曰今人作詩餘多據張南湖詩餘圖

譜及程明善嘯餘譜二書南湖譜平仄差核而用黑白
及半黑半白圈以分別之不無魚豕之訛且載調太畧
如粉蝶兒與惜奴嬌本係兩體但字數稍同及起句相
似遂誤爲一體恐亦未安至嘯餘譜則舛誤益甚如念
奴嬌之與無俗念百字謠大江乘賀新郎之與金縷曲
金人捧露盤之與上西平本一體也而分載數體燕臺
春之卽燕春臺大江乘之卽大江東秋霽之卽春霽棘
影之卽疎影本無異名也而誤仍訛字或列數體或逸
本名甚至錯亂句讀增減字數而強綴標目妄分韻脚

又如千年調六州歌頭陽關引帝臺春之類句數率皆
淆亂成譜如是學者奉爲金科玉律何以迄無駁正者
耶

又曰俞少卿云郎仁寶

瑛

謂填詞名同而文有多寡音

有平仄各異者甚多悉無書可証然三人占則從二人
取多者証之可矣所引康伯可之應天長葉少蘊之念
奴嬌俱有兩首不獨文稍異而多寡懸殊則傳流抄錄
之誤也樂章集中尤多其他往往平仄稍異者亦多吾
向謂閒亦有可移者此類是也又云有二句合作一句

一句分作兩句者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此自確論子瞻填長調多用此法他人即不爾至于花閒集同一調名而人各一體如荷葉杯訴衷情之類至河傳酒泉子等尤甚當時何不另創一名耶殊不可曉愚按此等處近譜俱無定例作詞者既用其體即于本題註明亦可

俞少卿云花閒集內三十二調草堂諸本所無尊前集僅當花閒三之一而草堂所無者二十八調內八調與花閒同餘又皆花閒所無有喜遷鶯應天長三臺名與

草堂同而詞絕不同又有調同而名異者憶仙姿卽如夢合羅敷豔

歌卽醜奴兒令又有調同而微不同者蕭湘神赤棗子之于搗練子一斛珠之于醉落

魄餘叵殫述大抵一調之始隨人遣詞命名初無定準

致有紛拏至花草粹篇異體怪目渺不可極或一調而名多至十數殊厭披覽後世有述則吾不知愚按此類宋詞極多張宗瑞詞一卷悉易新名近來名人亦間效此余選悉從舊名而詳爲考註庶使觀者披卷曉然耳又曰阮亭常云詞選須從舊名如本草誌藥一種數名必好稱新目無裨方理徒惑觀聽愚謂好用舊譜之改

稱者如本草中之別名也又有自立新名按其詞則楊然無有者如清異錄中藥名好奇妄撰者也然閒有古名無謂而偶易佳名者如用修易六醜爲箇儂阮亭易秋思耗爲畫屏秋色但就本詞稱之不妨小作狡獪

又曰詞有一體而數名者亦有數體而一名者詮敘字數不無次第參錯其一二字之閒在于作者研詳綜變譜中譜外多取唐宋人本詞較合便得指南張世文謝天瑞徐伯曾程明善等前後增損繁簡俱未盡善沈天羽謂花閒無定體不必派入體中但就河傳酒泉子諸

調言耳要非定論前人著令後人爲律必謂花閒無定
體草堂始有定體則作小令者何不短長任意耶中郎
虎賁吾善乎俞光祿之言耳

又曰詞之歌調旣已失傳而後人製調創名者亦復不
乏如用修之落燈風款殘紅元美之小諾皋怨朱絃緯
真之水慢聲裂石青江仲茅之美人歸仲醇之闌干拍
以及支機集之琅天樂天台宴等類不識比之樂章大
聲諸集輒叶律與否文人偶一爲之可也

又曰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如蘇長公之皂羅特

髻

中調

連用七采菱拾翠字程書舟之四代好

長調

連用八

好字劉龍洲之四犯翦梅花

長調

中犯解連環醉蓬萊

二段

雪獅兒等體又如柳屯田樂章集中如傾杯塞孤祭天神諸長調俱不分換頭凡此等類未易縷析龍洲之四犯想卽如南北曲之有二犯三犯耶或後人所增如劉輝之嫁名歐陽未可知也

又曰調名原起之說起于楊用修及都元敬而沈天羽掩楊論爲己說如蝶戀花取梁元帝翻堦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淹白雪

凝瓊貌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取鄭嵎春遊鷄鹿塞家在

鷓鴣天惜餘春取太白賦語浣溪紗取杜陵詩意青玉

案取四愁詩語踏莎行取韓翃詩踏莎行草過青溪西

江月取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菩薩蠻西域婦髻也

蘇幕遮

高昌女子所戴油帽

西域婦帽也尉遲杯尉遲敬德飲酒

必用大杯也蘭陵王每入陣必先歌其勇也生查子古

槎字張騫乘槎事也瀟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此升菴

詞品也

卽沈天羽所載疏名

又如滿庭芳取柳柳州滿庭芳草積

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樓宴罷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

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杜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
清都宴取沈隱侯朝上閭闔宮夜宴清都闕又云風流
子出文選劉良文選註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于天
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荔枝香出唐書貴妃生日命小
部奏新曲未有名適進荔枝至因名荔枝香解語花出
天寶遺事亦明皇稱貴妃語解連環出莊子連環可解
也華胥引出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之國如塞垣春
塞垣二字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
此元敬南濠詩話也卓珂月又云多麗張均妓名善琵琶

琶者也念奴嬌唐明皇宮人念奴也愚按宋人詞調不下千餘新度者卽本詞取句命名餘俱按譜填綴若一推鑿何能盡符原指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詞不已失傳乎且僻調甚多安能一一傳會載籍自命稽古學者寧失闕疑毋使後人徒資彈射可耳

又曰胡元瑞筆叢駁用修處最多其辨詞調尤極覲縷如辨詞名之本詩者黠絳脣青玉案等楊說或協餘俱偶合未必盡自詩中滿庭芳草易黃昏唐人本形容淒寂詞名滿庭芳豈應出此生查子謂查卽古槎字合之

博望意義不通菩薩蠻謂蠻國之人危髻金冠纓絡被體故名非專指婦髻也蘭陵王入陣曲見北齊史尉遲大杯正史無考乃誤認元人雜劇鷓鴣天謂本鄭嵎詩則雞鹿塞當入何調曲中有黃鶯兒水底魚鬪鷓鴣混江龍等又本何調耶元瑞此論可謂詞品董狐矣愚按用修元敬俱號綜博而過于求新作好遂多璣漏如一滿庭芳而用修謂本吳融元敬謂本柳州果何所原起歟風流子二字一解尤爲可笑詞中如贊浦子竹馬子之類極多亦男子通稱耶則兒字又屬何解荔枝香解

語花與安公子等類相近似乎可据若連環華胥本之
莊列塞垣玉燭本之後漢書爾雅遙遙華胥探河宿海
毋乃大遠此俱穿鑿附會之過也然元瑞考據精詳而
于詞理未盡研涉毛稚黃詩辨坻駁胡元瑞云詞人以
所長入詩其七言律非平韻玉樓春則襯字鷓鴣天而
玉樓春無平韻者鷓鴣天無襯字者是不知有瑞鷓鴣
而以臆說附會也此數調本在睂睫而持論或誤信乎
博而且精之爲難矣 愚又按詞品序中云唐七言律
卽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仄韻卽詞之玉樓春也胡豈不

知而臆辭若此豈有意避楊語或下筆之偶誤耶

又曰辭品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
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緣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
醉公子則咏公子醉也胡元瑞藝林學山云諸詞所咏
固卽詞名然詞家亦閒如此不盡泥也菩薩蠻稱唐世
諸調之祖昔人著作最衆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餘可
類推猶樂府然題卽詞曲之名也聲調卽詞曲音節也
宋人填詞絕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調名
了不關涉而王晉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無

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明矣愚按此論楊固大泥胡亦未盡通方也大率古人由詞而製調故命名多屬本意後人因調而填詞故賦寄率離原詞曰填曰寄通用可知宋人如黃鶯兒之咏鶯迎新春之咏春月下笛之咏笛暗香疎影之咏梅粉蝶兒之咏蝶如此之類其傳者不勝屈指然工拙之故原不在是近人偶爾引用巧不累雅若藉是名工所謂竇中窺日未見全照耳又曰沈天羽云詞名多本樂府然去樂府遠矣南北劇名又本填詞然去填詞更遠爲按南北劇與填詞同者

青杏兒

中調

卽北劇小石調憶王孫

小令

卽北劇仙呂調小

令之搗練子生查子點絳脣霜天曉角卜算子謁金門

憶秦娥海棠春秋藥香燕歸梁浪淘沙鷓鴣天虞美人

步蟾宮鵲橋仙夜行船梅花引中調之唐多令一翦梅

破陣子行香子青玉案天仙子傳言玉女風入松剔銀

燈祝英臺近滿路花戀芳春意難忘長調之滿江紅尾

犯滿庭芳燭影搖紅絳都春念奴嬌高陽臺喜遷鶯東

風第一枝真珠簾齊天樂二郎神花心動寶鼎現皆南

劇之引子小令之柳稍青賀聖朝中調之醉春風紅林

檣近驀山溪長調之聲聲慢八聲甘州桂枝香永遇樂
解連環沁園春賀新郎集賢賓哨遍皆南劇慢詞外此
鮮有相同者更有南北曲與詩餘同名而調實不同者
又不能盡數胡元瑞云宋人黃鶯兒桂枝香二郎神高
陽臺好事近醉花陰八聲甘州之類與元人毫無相似
若菩薩蠻西江月鷓鴣天一翦梅元人雖用悉不可按
腔矣愚按此等九宮譜中悉載然有全體俱似者又有
不用換頭者至詞曲之界本有畦畛不得謂調同而詞
意悉同竟至儒墨無辨也

言文書記卷一
又曰小調換頭長調多不換頭閒如小梅花江南春諸
調凡換韻者多非正體不足取法

又曰張玉田謂詞不宜和韻蓋詞語句參錯復格以成
韻支分驅染欲合得離能如李長沙所謂善用韻者雖
和猶如自作乃妙近則香巖諸集半用宋韻阮亭稱其
與和杜諸作同爲天才不可學其餘名手多喜爲此如
和坡公楊花諸闕各出新意篇篇可誦但不可如方千
里之和片玉張杞之和花閒首首強叶縱極肖能如新
豐雞犬盡得故處乎

又曰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
用事不若用意

又曰詞有隲括體有迴文體迴文之就句迴者自東坡
晦菴始也其通體迴者自義仍始也近來公馘文友有
一首迴作兩調者文人慧筆曲生狡獪此中故有三昧
匪徒乞靈寶家餘巧也

又曰詞之紇那曲長相思五言絕句也

俱載樽前集中

柳枝竹

枝清平調引小秦王陽關曲八拍蠻浪淘沙七言絕句
也阿那曲雞叫子仄韻七言絕句也

花閒集多收諸體

瑞鷓鴣

七言律詩也

載草堂集中

款殘紅五言古詩也

楊用修體裁易

混徵選實繁故當稍別之以存詩詞之辨

又曰張南湖詩餘圖譜於詞學失傳之日創爲譜系有
萼路藍縷之功虞山詩選云南湖少從西樓王氏遊刻
意填詞必求合某宮某調某調第幾聲其聲出入第幾
犯抗墜圓美必求合作則此言似屬溢論大約南湖所
載俱係習見諸體一按字數多寡韻脚平仄而于音律
之學尙隔一塵試觀柳永樂章集中有同一體而分大
石歇指諸調按之平仄亦復無別此理近人原無見解

皆小令耳後演爲中調爲長調一名而有小令復有中
調有長調或系之以犯以近以慢別之如南北劇名犯
名賺名破之類又有字數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
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而以木蘭花歌之
卽入大石調之類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蝶戀
花一名鳳棲梧鵲橋枝如念奴嬌一名百字令醉江月
大江東去之類不能殫述矣

東坡賀新涼詞乳燕飛華屋

云

後段石榴半吐紅巾

蹙以下皆咏榴卜算子缺月挂疎桐

云

縹緲孤鴻影

詩苑叢書
以下皆說鴻別一格也

調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
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疎
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
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環珮月下
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爲所使
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
宗也溫韋豔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
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體大畧有二一體婉約一

皆小令耳後演爲中調爲長調一名而有小令復有中
調有長調或系之以犯以近以慢別之如南北劇名犯
名賺名破之類又有字數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
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而以木蘭花歌之
卽入大石調之類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蝶戀
花一名鳳棲梧鵲橋枝如念奴嬌一名百字令酹江月
大江東去之類不能殫述矣

東坡賀新涼詞乳燕飛華屋

云

後段石榴半吐紅巾

蹙以下皆咏榴卜算子缺月挂疎桐

云

縹緲孤鴻影

以下皆說鴻別一格也

調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
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疎
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
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環珮月下
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爲所使
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
宗也溫韋豔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
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體大畧有二一體婉約一

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調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
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
多是豪放大約詞體以婉約爲正故東坡稱少游爲今
之詞手後山評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
要非本色

袁籀菴曰詞有三法章法句法字法有此三者方可稱
詞噫難言矣

王西樵

士祿

曰菩薩蠻迴文有二體有首尾迴環者如

邱瓊山秋思湯臨川織錦是也有逐句轉換者如蘇子

瞻閨思王元美別思是也然逐句難于通首近時惟丁
荊園擅此體今錄其一篇云下簾低喚郎知也也知郎
喚低簾下來到莫疑猜猜疑莫到來道儂隨處好好處
隨儂道書寄待何如如何待寄書

菊莊偶筆曰蘭陵董文友望梅一調以七字爲韻詞云
奴年兩七比陶家八八李家七七風情仙韻知難並自
思量可及十分之七卻似天孫幾望斷新秋初七正閒
看北斗遙掛闌干雲邊橫七空有琴絲五七更詞名八
六歌名一七奈唱同殘月曉風難說與韋曲才人柳七

簡點春風已花信今番六七怕年華都似頃刻開花殷
七雖具慧心巧舌然此體亦不必效顰也

尤悔菴

侗

曰詞名斷宜從舊其更名者乃摘前人詞中

句爲之如東坡念奴嬌赤壁詞首云大江東去末云一
杯還酹江月今人竟改念奴嬌爲大江東去又名酹江
月又名赤壁詞如此則有一詞卽有一詞名千百不能
盡矣後人訛大江東爲大江乘更可笑舉一以例其餘

詞苑叢談卷一終

番禺縣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二

國朝吳江徐 鉉電發編輯

音韻

沈氏詞韻畧

沈謙去矜著毛先舒雅黃括畧并註

東董韻平上去三聲

先舒按填詞之韻大畧平聲獨押上去通押然閒有三聲通押者如

西江月少年心之類故沈氏于每部韻俱總統三聲而中又明分平仄凡十四部至于入聲無與平上去通押之法故後又別為五部云又按唐人作詞多從詩韻宋詞亦有謹守詩韻不旁通者蓋用韻自惡流濫不嫌謹也

〔平〕一東二冬通用

東冬即今詩韻後俱倣此

〔仄〕

〔上〕

一董二腫

〔去〕

一送

二宋通用

江講韻平上去三聲

〔平〕三江七陽通用〔仄〕上三講二十二養〔去〕三絳二十二

漾通用

支紙韻平上去三聲

〔平〕四支五微八齊十灰半通用十灰半如同梅催杯之類〔仄〕上四紙

五尾八薺十賄半〔去〕四寘五味八霽九泰半十隊半通

用十賄半如悔蓄腿餒之類九泰半如沛會最沫之類十隊半如妹碎廢吠之類

魚語韻平上去聲

平六魚七虞通用(仄)上六語七麌(去)六御七遇通用街
蟹韻平上去三聲街屬九佳因佳字入麻故用街字作
領韻而括畧仍稱九佳半者本其舊
也

(平)九佳半十灰半通用九佳半如鞋牌乖懷之類(仄)上

九蟹半十賄半(去)九泰半十隊半通用九蟹半如買駭
之類十賄半如

海宰改采之類九泰半如奈蔡賣
怪之類十隊半如代再賽在之類

真軫韻平上去三聲

(平)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半通用十三元半如魂
昆門尊之類(仄)上

十一軫十二吻十三元半(去)十一震十二問十三願半

通用十三阮半如付本損狠之類
十三願半如頻遜嫩恨之類

元阮韻平上去三聲

平十三元半十四寒十五刪一先通用十三元半如袁
頻暄鴛之類

仄上十三阮半十四旱十五潛十六銑去十三願半十

四翰十五諫十六霰通用十三阮半如遠蹇晚反之類
十四願半如怨販飯建之類

蕭篠韻平上去三聲

平二蕭三肴四豪通用仄上十七篠十八巧十九皓去

十七嘯十八效十九號通用

歌哿韻平上去三聲

平五歌獨用仄上九蟹半二十哿去二十箇通用九蟹半如

類之

佳馬韻平上去三聲

平九佳半六麻通用九佳半如媧蛙查又之類仄上九蟹半二十一

馬去九泰半二十一禡通用九蟹半如罷之類九泰半如卦話之類

庚梗韻平上去三聲

平八庚九青十蒸通用仄上二十三梗二十四迥二十

五拯去二十三映二十四徑二十五證通用

尤有韻平上去三聲

平十一尤獨用仄上二十六有去二十六宥通用

侵寢韻平上去三聲

平十二侵獨用仄上二十七寢去二十七沁通用

覃感韻平上去三聲

平十二覃十四鹽十五咸通用仄上二十八感二十九

琰三十賺去二十八勘二十九豔三十陷通用

屋沃韻入聲

仄一屋二沃通用

覺藥韻入聲

〔仄〕三覺十藥通用

質陌韻入聲

〔仄〕四質十一陌十二錫十三職十四緝通用

物月韻入聲

〔仄〕五物六月七曷八黠九屑十六葉通用

合洽韻入聲

〔仄〕十五合十七洽通用

先舒按此本是括畧未暇條悉然作者先具詩韻而用此譜按之亦可以無謬矣但沈氏著此譜取証古詞考据甚博然詳而反約唯以名手雅篇灼然無弊者爲準至于濫通取便者古來自多不爲訓也

毛稚黃先舒曰去矜手輯詞韻一篇旁羅曲證尤極精確謂近古無詞韻周德清所編曲韻也故以入聲作平上去者約什二三而支思單用唐宋諸詞家槩無是例謝天瑞暨胡文煥所錄韻雖稍取正韻附益之而終乖古奏索宋元舊本又渺不可得于是博考舊詞裁成獨斷使古近臚列作者知趨衆著爲令且同畫一焉

又曰予讀有宋諸公作雖雅號名家篇盈什百若秦觀秋閨幔暗累押仲淹懷舊外淚莫辨邦彥美人心雲並陳少隱禁烟南天雜押棄疾諸作歌麻通用李景春恨

詞本支紙韻而中闌入來字其他固未易闔數故知當時便已縱逸徒以世無通韻之人故傳譌迄今莫能彈射而譎才劣手苦于按譜更利其疎漏借以自文其爲流禍可勝道哉則去矜此書不徒開絕學于將來且上訂數百年之謬矣然卒讀之際亦閒有牴牾予爲附注數條比于賈孔疏經之例焉

毛稚黃詞韻說云去矜詞韻例取范希文蘇幕遮詞地外二字相叶又取蔣勝欲探春令詞處翅住指四字相叶疑於支紙魚語佳蟹三部韻可以互通先舒按宋詞

此類僅見數首如辛棄疾南歌子新開河詞本佳蟹韻而起韻用時字歐陽修踏莎行離別詞本支紙韻而末韻用外字姜夔疎影咏梅詞本屋沃韻而中用北字柳耆卿送征衣詞本江講韻而未用遙字當是古人誤處未宜遽用爲例又如棄疾滿江紅咏春晚詞十七條與二十六有合用此獨毛詩有其法如陳風月出皎皓糾攣受相叶豳風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之類及他書僅見數條然止數字未必全韻俱通也又在騷賦則宜施之填詞尤屬創異蓋宋詞多有越韻者至南渡尤甚此

如李杜諸詩閒有雜韻晚唐律體首句出韻古人隱法護前類復爾爾未足遽以爲式也

又云沈氏詞韻按云古詩韻五歌可以通六麻十一尤可以通六魚七虞于填詞則未嘗見豈敢泥古而誤今耶若夫十二侵之通真文庚青蒸則詩詞並見合并故從之又引古樂府嬌女詩北遊臨河海遙望中菰菱芙蓉發盛華淥水清且澄絃歌奏音節髣髴有餘音及毛澤民于飛樂詞雲驚瓶心磨相叶作据先舒按歌麻二韻魚虞尤三韻古詩騷樂府俱通而相和曲陌上桑張

華輕薄篇尤爲可徵至侵韻單用在古亦嚴卽毛詩楚辭止數字叶入如綠衣鼓鐘之末章涉江欸秋冬之緒風邸余車兮方林之類而真文合韻庚青合韻漢魏以來自多十蒸閒通庚青自晉後亦頗單叶尤可異者此韻校庚青聲吻亦不甚差別六經中若螽斯天保無羊繁霜等章以及易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記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皆暗同沈韻一字不譌足徵此韻在古嚴甚通入者不過數字耳槩之他字未必盡通大畧古詩辭真文自爲一韻庚青自爲一韻侵自爲一韻蒸則自爲一

韻而稍離合于庚青之間今詞韻以蒸合庚青又以歌
麻互通魚虞尤互通正可施于古詩而不可施于填詞
其說當已至于侵與真文庚青蒸諸韻不但古當慎之
填詞亦未宜遽通也又真文之於庚青蒸宋代名手作
詞亦多區別去矜云云此但舉一隅未爲通訓予故備
論其全云

又云詩韻唯孫愐唐韻一書稽載詳明考韻者當据爲
正如灰韻一部中亦自別而孫本臚分最清楚如同枚
之類自以灰字領韻爲一段開哀之類自以哈字領韻

爲一段又如元韻一部中亦自別孫本如袁煩之類以
元字領韻爲一段昆門之類以魂字領韻爲一段又如
隊韻一部中亦自別孫本如佩妹之類以隊字領韻爲
一段賽戴之類以代字領韻爲一段穢吠之類以廢字
領韻爲一段今詞韻有某韻半通之例覽者但按孫氏
本而考之亦庶幾矣

又云古韻之差等有三今韻之差等有四古韻自上世
以及先秦其韻最疎而最純此一等也漢魏用韻稍密
而駁此一等也晉宋齊梁之閒韻益密而亦漸雜此一

等也是古韻之差等三也自唐而下則一百六韻之較然此一等也宋人填詞韻漸疎而駁此一等也元北曲韻密矣而實偏故四聲不備此一等也明南曲韻雅駁閒出而畧在宋詞元曲之間有如四聲咸備此宋韻也如韻有車遮此元韻也此一等也所謂今韻之差等四也

又云沈約韻雖有其書世實未嘗遵用之今之所遵唐

孫愐韻

一名唐禮部韻

非沈氏韻也蓋沈氏之韻最爲煩苛總

四聲凡分二百零六部唐人因而合之爲一百七部曰

唐韻陳州司馬孫愐差次之今所遵承皆是物也若沈氏則廢闕久矣豈惟唐人爲然卽梁陳隋人亦未嘗用之也劉孝威行行且遊獵篇陽唐合矣陰鏗新成安樂宮灰咍合矣王脊七夕詩歌戈合矣不假多証聊舉明之耳且豈徒梁陳隋人乎卽約亦不能自遵之其昭君詞歌與戈合者也酬謝宣城眺詩云與魂合者也新安江詩真與諄合者也故曰沈約雖有其書實未嘗有遵用之者也若孫愐唐韻凡一百一十四部而今考唐詩用韻止一百七部是唐人作詩止取裁于一百七部愐

韻雖多其七時人亦未嘗肯遵之至于中晚用韻漸雜而詞韻開矣是李唐一代之中韻亦遞變甚矣文人之吻不易畫一而韻學之難齊如此

又云古韻之差等殆不可分故柴紹炳渾一之爲柴氏

韻通近體韻則梁有沈韻唐有唐韻宋有中州音韻填

詞則有沈氏詞韻北曲則元有中原音韻

周德清作

明有洪

武正韻

宋濂諸臣撰

先舒謹原洪武正韻而撰南曲正韻明

吳人范善濤又撰中州全韻瞿仙撰瓊林雅韻然梁沈

韻宋中州音韻明洪武正韻中州全韻瓊林雅韻世有

其書而詩詞曲諸家多不承用

毛氏聲音韻統論曰夫人欲明韻理者先須曉識聲音
韻三說蓋一字之成必有首有腹有尾聲者出聲也是
字之首孟子云金聲而玉振之聲之爲名蓋始事也音
者度音也是字之腹字至成音而其字始正矣韻者收
韻也是字之尾故曰餘韻然三者之中韻居其殿而最
爲要凡字之有韻如水之趨海其勢始定如畫之點睛
其神始完故古來律學之士于聲與音固未嘗置于弗
講而唯審韻尤兢兢所以沈約孫愐而下所著之書卽

聲音之理未嘗弗貫而端以韻名書也然韻理精微而
法煩苛又古今詩騷詞曲體製不同因造損益相沿亦
異擬爲指示益增眩惑今余姑以唐人詩韻爲準而約
以六條簡之有以統韻之繁精之有以悉韻之變標位
明白庶便通曉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唇四曰抵
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穿鼻者口中得字之後其音必
更穿鼻而出作收韻也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是也展
輔者口之兩旁角爲輔凡字出口之後必展開兩輔如
笑狀作收韻也支微齊佳灰五韻是也斂唇者口半啓

半閉聚斂其唇作收韻也魚虞蕭肴豪尤六韻是也抵
齟者其字將終時以舌抵著上齟作收韻也真文元寒
刪先六韻是也直喉者收韻直如本音者也歌麻二韻
是也閉口者却閉其口作收韻也侵覃鹽咸四韻是也
凡三十平聲已盡于此上去卽可緣是推之唯入聲有
異余別著唐人四聲表以鉤稽之斯理盡矣凡是六條
其本條之內往往可通出其外者卽不相借假或有通
者必竟作別讀迺相通耳古今韻學離合遞變原其大
畧不外于斯能緣是六條極求精詣一貫之悟于是乎

在夫自有生人卽有此道元音旣散舛譌實多余故畧
繁舉最以相覺悟金石或泐斯談不渝謂予弗信請質
諸神瞽云

毛氏七聲畧例云陰平陽平上聲陰去陽去陰入陽入
之七聲其音易曉而鮮成譜周德清但分平聲陰陽范
善濤中州全韻兼分去入而作者不甚承用故鮮見之
予今畧舉其例每部以四字爲準諧聲尋理連類可通
初涉之士庶無迷繆計凡七部惟上聲無陰陽云敘次
先陰而後陽亦姑襲周氏之舊爾

韻苑叢書卷二

陰平聲 种該箋腰 陽平聲 篷陪全潮

上聲 無陰陽

陰去聲 貢玠霞鈞 陽去聲 鳳賣電廟

陰入聲 穀七妾鴨 陽入聲 孰亦熱蠟

鄒程村詞韻哀云阮亭嘗與予論韻謂周挺齋中原音

韻為曲韻則范善濤中州全韻當為詞韻至洪武正韻

斟酌諸書而成其於詩韻有獨用併為通用者東冬清青之屬

有一韻拆為二韻者虞模麻遮之屬如冬鐘併入東韻江併入

陽韻挑出元字等入先韻翻字殘字等入刪韻俱于宋

詞暗合填詞者所當援據議極簡核但愚按中州之比
中原止省陰陽之別及所收字微寬耳其減入聲作三
聲及分車遮等韻則一本中原尙與詞韻有別卽阮亭
舊作如南鄉子卜算子念奴嬌賀新郎諸闕所用魚模
灰韻有將入聲轉叶者俱用中州韻故耳揆諸宋人韻
脚所拘借用一二亦轉本音竟爾通叶昔人少覩至毛
氏南曲韻十九則乃全依正韻分部而又云沈氏詞韻
中原音韻可以參用大約詞韻寬于詩韻合諸書參伍
以盡變則瞭如指掌矣

沈天羽云曲韻近于詞韻而支紙寘上下分作支思齊
微兩韻麻馬禡上下分作家麻車遮兩韻及減去入聲
故曲韻不可爲詞韻胡文煥詞韻三聲用曲韻而入聲
用詩韻居然大旨將詞韻不亡于無而亡于有深可嘆
也今有去矜詞韻考據該洽部分秩如可爲填詞之指
南但內中如支紙佳蟹二部與周韻齊微皆來近元阮
一部與周韻寒山桓歡先天殊周韻平上去聲十九部
而沈韻平上去聲止十四部故通用處較寬然四支竟
全通十灰半元寒刪先全通用雖宋詞蘇柳閒然畢竟

稍濫不如周韻之有別且上去二聲宋詞上如紙尾語
御薺去如寘未遇御霽多有通用近詞亦然而平韻如
支微魚虞齊則斷無合理似又未能槩以平貫去入蓋
詞韻本無蕭畫作者遽難曹隨分合之間辨極銖黍苟
能多引古籍參以神明源流自見

宋人詞韻有通用至數韻者有忽然出一韻者有數人
如一轍者有一首而僅見者後人不察利爲輕便一韻
偶侵遂延他部數字相引竟及全文此毛氏一人通譜
全族通譜之喻爲不易也學者但遵成法并舉習見者

爲繩尺自鮮蹉跌

宋詞多上去通用其來已久考樂府雜錄云平聲羽七調上聲角七調去聲宮七調入聲商七調又元和韻譜云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則昔人歌筵舞袖閒何以使紅牙畢協其理固不可解

入聲最難分別卽宋人亦錯綜不齊沈氏詞韻當已近

柴虎臣古韻則一屋二沃通而三覺半通

三覺半如嶽濁角數之類

四質五物通而九屑半通

九屑半如耄拙誦結之類

六月七曷八點

九屑通十藥十一陌通而三覺半通

三覺半如鷺
濯逸朔之類

十二

錫十三職通而十一陌半通

十一陌半如辟
革易麥之類

十四緝獨

用十五合十六葉十七洽通毛稚黃曲韻則準洪武正
韻而一屋單用二質七陌八緝通用三曷六藥通用四
轄九合通用五屑十藥通用又屑葉可單用因南曲入
聲單押而設也與詞韻俱可參證

方子謙韻會小補所載有一字而數音者有一字而古
讀與古叶各殊者古人用韻參錯必有援據今人孟浪
引用借以自文惑已如辛稼軒歌麻通用鮮不疑之毛

稚黃云古六麻一部入魚虞歌三部蓋車讀如居邪讀如徐花讀如敷家瓜讀如姑麻讀如磨他讀如拖之類是也填詞與騷賦異體自當斷以近韻爲法

沈休文四聲韻中如朋與蒸靴與戈車與麻打與等卦畫與怪壤之類挺齋升菴俱駁爲缺舌而宋詞中至張仲宗呼否爲府以叶主舞林外呼瑣爲掃以叶老俞克成呼我爲襖以叶好詞品皆指爲閩音其說甚當而毛稚黃謂沈韻本屬同文非江淮閒偏音挺齋詆之謬己蓋自三百篇楚詞以迄南曲一系相承俱屬爲韻統而

北曲偏音四聲不備爲別統故金元人作詩亦用沈韻
作詞亦不專用周韻從無以入聲分叶平上去者又安
得以曲韻廢詞韻且上格詩韻乎

菊莊偶筆云古體詩辭以及南北曲雖以時遞遷一系
相承然畦畛旣分用韻自別善乎陳其年之言曰使擬
贈婦述祖之篇而必押家爲姑作吳歛越豔之體而乃
激些成亂染指花閒而預爲車遮勸進耽情南曲而仍
爲關鄭殘客實大雅之罪人抑亦閨檐之別錄也

沈約之韻未必自合聲律而今人守之如金科玉律此

無他今之詩學李杜李杜學六朝往往用沈韻故相襲不能革也若作填詞自可變通如朋與蒸同押打與等同押卦字畫字與怪壤同押乃是鴟舌之病豈可以爲法耶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韻一以中原之韻爲正偉矣然予觀宋人填詞亦已有開先者蓋眞見在人心不約而同耳試舉數詞于右東坡一斛珠云洛城春晚垂楊亂掩紅樓半小池輕浪紋如篆燭下花前曾醉離歌宴自惜風流雲雨散關山有限情無限待君重見尋芳伴爲說相思目斷西樓燕篆字沈約在上韻本屬鴟舌

坡特正之也蔣捷元夕女冠子云蕙花香也雪晴池館
如畫春風飛到寶釵樓上一片笙簫琉璃光射而今燈
謾挂不是暗塵明月那時元夜況年來心嬾意怯羞與
開蛾兒爭耍江城人悄初更打問繁華誰解再向天公
借剔殘紅炮但夢裏隱隱鈿車羅帕吳淦銀粉待把舊
家風景寫成閒話笑綠鬟鄰女倚窗猶唱夕陽初下是
駁正沈韻畫及挂話及打字之謬也呂聖求惜分釵云
重簾下微燈挂背闌同說春風話用韻亦與蔣捷同意
晁叔膺感皇恩云寒食不多時牡丹初賣小院重簾燕

飛礙昨宵風雨尙有一分春在今朝猶自得陰晴快熟
睡起來宿醒微帶不惜羅襟搵眉黛日長梳洗看看花
影移改笑拈雙杏子連枝戴此詞連用數韻酌古斟今
尤妙明初高季迪石州慢云落了辛夷風雨頓催庭院
瀟灑春來長恁樂章懶按酒籌慵把辭鶯謝燕十年夢
斷青樓情隨柳絮猶縈惹難覓舊知音把琴心重寫天
冶憶曾攜手鬪草闌邊買花簾下看轆轤低轉秋千高
打如今何處縱有團扇輕衫與誰共走章臺馬回首暮
山青又離愁來也諸公數詞可爲用韻之式不獨綺語

之工而已

木蘭花慢柳耆卿清明詞得音調之正蓋傾城盈盈歡
情于第二字中有韻近見吳彥高中秋詞亦不失此體
餘人皆不能今載二詞于後柳詞云刺桐花爛漫乍疏
雨洗清明正豔杏燒林緗桃繡野芳景如屏傾城盡尋
春去驟雕鞍紺幃出郊坰風煖繁絃脆管萬家齊奏新
聲盈盈鬪草踏青人豔冶遞逢迎向路傍往往遺簪墮
珥珠翠縱橫歡情對佳麗地任金罍竭玉山傾拌却明
朝永日畫堂一枕春醒吳詞云敞千門萬戶瞰滄海爛

銀盤對沆瀣秋高儲胥雁過墜露生寒闌干眺河漢外
送浮雲盡出衆星乾丹桂霓裳縹緲似聞雜佩珊珊長
安底處高城人不見路漫漫歎舊日心情如今容鬢瘦
沈愁潘幽歡縱容易得動是隔年看歸去江湖一葉浩
然對影垂竿吳詞後段起句又異當依柳爲正

楊復初築室南山以村居爲號凌彥紳以漁家傲詞壽
之云采芝步入南山道山深宛似蓬萊島聞說村居詩
思好還被惱蒼苔滿地無人掃載酒亭前松合抱客來
便許同傾倒玉兔已將靈藥搗秋意早月華長似人難

老復初和詞云當時承望求仙道那知薄命如郊島留
得殘生猶自好多懊惱塵緣俗慮何時掃子已成童無
用抱醉眠任便和衣倒今歲砧聲秋未搗清風早看來
只恐中年老瞿宗吉和詞云喜來不涉邯鄲道愁來不
竄沙門島惟有村居閒最好無事惱苔堦竹徑頻頻掃
有酒可斟琴可抱長年擬看三松倒白內靈砂親自搗
歸隱早朝來未放元真老宗吉旣和此詞復序云舊譜
皆以仄聲起歐公呼范文正爲窮塞主首句所謂塞上
秋來風景異正此格也他如王荆公之平岸小橋千嶂

抱周清真之幾日春陰寒惻惻謝無逸之秋水無痕清
見底亦皆如是今二公皆以平聲易之特著此以俟知
音爾

毛氏唐詞通韻說云唐詞多守詩韻然亦有通別韻用
之畧如宋詞韻者偶覩數闕漫記之以備考證東冬通
用溫庭筠定西番云一枝春豔濃樓上月明三五瑣
中按此詞則上之董腫通用去之送宋通用俱可類推
他韻上去例亦倣此支微齊及十灰前段通用白樂天
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

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真文
及十三元後段通用韋莊小重山云一閉昭陽春又春
夜寒宮漏永夢君恩又溫廷筠清平樂云鳳幃鴛被徒
燠寂寞花鎖千門競把長門買賦爲妾將上明君寒刪
通用顧夙虞美人云小屏屈曲掩青山翠幃香粉玉鑪
寒兩眉攢又按十三元後段旣通入真文則前段應與
此韻通用庚青通用李白菩薩蠻云何處是歸程長亭
更短亭覃咸通用薛昭蘊女冠子云去住鳥經三正遇
劉郎使啟瑤緘語麋通用牛嶠玉樓春云小玉窗前暝

燕語紅淚滴穿金線縷按此詞則魚虞通用可類推也
篠皓通用牛希濟生查子云語已多情未了迴首猶重
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又尹鶯滿宮花云月沈沈
人悄悄一炷後庭香裊風流帝子不歸來滿地禁花慵
掃離恨多相見少何處醉迷三島漏清宮樹子規啼愁
鎖碧窗春曉按此二詞則蕭豪通用可類推也

毛氏唐宋詞韻互通說云唐白樂天長相思云深畫眉
淺畫眉蟬鬢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迴支與微與十灰
半通用是宋詞韻也宋秦太虛千秋歲用隊韻辛稼軒

沁園春用灰韻皆渾用唐韻由是觀之唐詞亦可用宋韻宋詞亦可用唐韻自不必過判區畛耳

毛氏詞韻不兩溷說云客問唐詞既多用唐人詩韻而又可用宋人詞韻宋詞既用宋人詞韻而又可用唐人詩韻若然則作者總可以併通唐詩宋詞兩韻而無或閒然者耶余曰不也兩韻雖唐宋詞人交用之而作者仍須專按一譜如用唐韻則不得更通入宋韻用宋韻者亦不得更通入唐韻倘云直可溷通則用及灰韻者既可藉口唐韻而不劃開灰哈兩段且又將假手宋韻

而併通支齊微街矣用及元韻者既可藉口唐韻而不
劃開元魂兩段且又將假手宋韻而併通真文寒刪先
矣不其流易已甚而太夸疆畛歟且考古詞亦罕此濫
通法然則詞家直是有兩樣用韻法一唐詩韻也一宋
詞韻也客曰若然則沈氏詞韻何不兩載之曰沈氏止
著宋法以詞則大盛于宋而且欲守唐詩韻者其譜人
所共曉故不必更煩筆墨耳

詞苑叢談卷三

國朝吳江徐 鈞電發編輯

品藻一

南唐李後主重光名煜作烏夜啼一詞最爲悽惋詞曰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翦不斷
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所謂亡國之音
哀以思也

蘇東坡大江東去有銅將軍鐵綽板之譏柳七曉風殘
月謂可令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檀板歌之此袁絢語也

後人遂奉爲美談然僕謂東坡詞自有橫槊氣槩固是
英雄本色柳纖艷處亦麗以淨耳况楊柳外句又本魏
承班漁歌子窗外曉鶯殘月只改二字增一字焉得獨
擅千古今取二詞並誌千後蘇念奴嬌赤壁懷古云大
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
周郎赤壁亂石穿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
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處樓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
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柳雨淋鈴秋別

云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
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
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濶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
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
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流待與何人說

柳七

墓在真州城西仙人掌王阮亭嘗有詩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亦佳句也

遯菴閒覽云張子野

先

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

祁

尙書奇其才先往見之一將命者謂曰尙書欲見雲

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

意闌尙書邪遂出置酒盡歡宋玉樓春詞云東城漸覺
風光好縠縐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
春意闌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爲君持酒
勸斜陽且向花間畱晚照張天仙子詞云水調數聲持
酒聽午睡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
景往事悠悠空記省沙上竝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
影重重翠幙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古今詞話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爲張三中卽眼
中淚心中事意中人也子野云何不目之爲張三影客
不曉子野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
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此余生平所得意也遂又名張

三影 天聖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俱第進士其能詩
壽考悉同一博州人號張三影者是也一吳興人見齊
東野語胡氏應麟
筆叢所載如此

賀方回

鑄

嘗作青玉案詞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

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臺花榭瑣窗朱戶惟有春
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綵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閒愁都
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山谷最稱之有
云解道江南腸斷句世間只有賀方回僕王子渡江題
北征詞亦有句云縱使紅鹽才一曲也應腸斷賀方回
按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有小築在橫塘嘗
往來其間一日訪僧不遇題絕句云破水泉脈漱籬根

壤衲猶疑掛樹猿蠟屐舊痕渾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
王荆公極愛之詩載龔明之中吳紀聞周少隱云方
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謂之賀梅子方回寡髮郭功
甫指其髻曰此真賀梅子也潘子真云寇萊公詩杜
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如霧世
推方回所作爲絕唱蓋用萊公語也

晏叔原爲元獻公殊之暮子自號小山有樂府與珠玉

集並行於世慶曆中開封府與棘寺同日奏獄空仁宗

於宮中宴集叔原作鷓鴣天詞大稱上意詞曰碧藕花

開水殿涼萬年枝上轉紅陽昇平歌管隨天仗祥瑞封

章滿御牀金掌露玉爐香歲華方共聖恩長皇州又奏

圓扉靜十樣宮眉捧壽觴

舒信道名亶神宗朝御史與李定同陷東坡於罪者嘗
作菩薩蠻詞云江梅未放枝頭結江樓已見山頭雪待
得此花開知君來未來風帆雙畫鷁小雨隨行色空得
鬱金裙酒痕和淚痕王阮亭極賞此詞常曰鍾退谷評
閻邱曉詩謂具此手段方能殺王龍標此等語乃出渠
輩手豈不可惜僕每讀嚴分宜鈐山堂詩至佳處輒作
此嘆

辛稼軒守南徐日每開宴必命侍姬歌其所作賀新涼
云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

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
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畧相似一尊搔首東窗
裏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
濁醪妙理回首叫紫雲飛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
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歌竟拊髀自笑顧問坐客
何如旣而作永遇樂序北府事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
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
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
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

中猶記燈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
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特置酒召客使妓迭歌
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客多遜謝相臺岳珂時
年甚少率然對曰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
正公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尙竊有疑
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珂曰前篇豪視一世獨前
後二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
謂座中曰夫君實中予痼乃改其語日數易累月未竟
其刻意如此沒後百餘年邯鄲張楚過辛墓有詞曰嶺

詞苑叢書卷三
五
頭一片青山可能埋得凌雲氣又曰謾人間留得陽春
白雪千載下無人繼稼軒之槩可知矣朱晦菴沒黨禁
方嚴稼軒獨爲文哭之卒之日家無餘財僅餘著述數
帙而已謝疊山經其墓夜聞大聲疾呼似鳴其不平者
疊山爲文祭之而聲始息嗚呼異哉

張志和漁父詞云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
况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黃魯直取
二詞合爲浣溪紗一闋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
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

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山谷此詞清麗新婉
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贊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才
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闊浪乎

無名氏菩薩蠻云牡丹帶露真珠顆佳人折向庭前過

含笑問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惱只道花枝好一

面發嬌嗔碎按

按音那
又音緩

花打人唐宣宗嘗稱之時有婦

人斷夫兩足者宣宗戲曰此亦碎按花打人耶

宋退翁

齊愈

宣和間爲太學官固陵召對曰卿文章新

奇可作梅詞進呈須是不經人道語齊愈立進眼兒媚

詞云霏霏疎影轉征鴻人語暗香中小橋斜渡曲屏深
院水月濛濛人間不是藏春處玉笛曉霜空江南處處
黃垂密雨綠漲薰風天語稱善次日諭近臣曰宋齊愈
梅詞非惟不經人道又且自開花說至結子黃熟并天
色言之可謂盡之矣

康伯可有聲樂府待詔金馬門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
寧歸養兩宮歡集必假伯可之歌詠故應制之詞爲多
一日上元節進瑞鶴仙詞云瑞煙浮禁苑正絳闕春回
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溢花街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

觀見銀燭星球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
堪羨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暖花影亂
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著冠兒鬪轉喜皇都
舊日風光太平再見上皇覽之極稱賞風柔夜暖以下
賜金甚厚秦檜生日伯可獻喜遷鶯詞云臘殘春早正
簾幙護寒樓臺清曉寶運當千佳辰餘五嵩
嶽誕生元老帝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盡總道是
文章孔孟勲庸周召師表方春遇魚水君臣須信從年
少玉帶金魚朱顏綠鬢占斷世間榮耀篆刻鼎彝將
遍整頓乾坤都了願歲歲見柳梢青淺梅英紅小

秦少遊踏莎行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
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

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
郴江幸目遶郴山爲誰流
下瀟湘去東坡絕愛尾二句
余謂不如杜鵑聲裏斜陽暮
尤堪腸斷

王通叟

觀

作慶清朝慢踏青詞風流楚楚世以爲高於

屯田集遂名冠柳詞云調雨爲酥催水做水東君分付
春還何人便將輕暖點破殘寒結伴踏青去好平頭鞋
子小雙鸞煙郊外望中秀色如有無間晴則箇陰則箇
餽飭得天氣有許多般須教撩花撥柳爭要先看不道
吳綾繡襪香泥斜沁幾行斑東風巧盡收翠綠吹在眉

山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且住爲佳爾此晉
無名氏帖中語也辛稼軒融化作霜天曉角詞云吳頭
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說舊愁新恨長亭樹今如此宦遊
吾倦矣玉人畱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爾晉
人語本入妙而詞又融化之如此可謂珠璧相照耳

東坡夜登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永遇樂詞云明月如霜
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
攄如五鼓錚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覓
處覺來小園行遍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

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
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南樓夜景爲誰浩歎後秦少遊
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云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
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後公却學柳
七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
云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又問別作何詞
秦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坡云十三箇字
只說得一箇人騎馬樓前過秦問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
詞說樓上事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

晁無咎在座云三句說盡張建封燕子樓一段事奇哉
按山抹微雲少游客會稽席上有所悅所賦滿庭芳詞
也詞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
聊共飲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
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
分謾贏得秦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
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又小樓連苑太虛
所寄營妓婁婉詞也婉字東玉詞中藏其字在焉調寄
水龍吟曰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疎簾半捲

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
花聲過盡垂楊院落紅成陣飛鴛鴦玉佩丁東別後悵
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
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
舊少游有壻爲人所侮乃大呼曰吾是山抹微雲女壻
也可供一笑杭之西湖有一倅閑唱少游滿庭芳偶
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曰畫角聲
斷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卽改作
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
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孤村
裏寒鴉萬點流水遶低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
香囊謾贏得秦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
有餘香傷心處高城望斷燈
火已昏黃東坡聞而賞之

東坡在黃州作卜算子詞云缺月挂疎桐漏斷人初靜
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
省揀盡寒枝不肯棲楓落吳江冷山峯以爲非吃煙火
食人語鯛陽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
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首愛君
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偷安於高位也
寂寞吳江冷非所安也與考槃詩相似阮亭稱其村夫
子強作解事令人欲嘔韋蘇州滁州西澗詩疊山亦以
爲小人在朝賢人在野之象令韋郎有知豈不叫屈僕

嘗戲謂坡公命宮磨蝎湖州詩案生前爲王珪舒亶輩

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耶

耆舊續聞云趙右史云余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真

蹟書卜算子斷句云寂寞沙汀冷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

少游贈歌妓陶心兒南歌子詞云玉漏迢迢盡銀潢淡

淡橫夢同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臂上粧

猶在襟間淚尙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

三星末句暗藏心字子瞻誚其恐爲他姬廝賴也

林處士妻梅子鶴可稱千古高風矣乃其長相思惜別

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

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何等風致
閒情一賦詎必玉瑕珠纈耶

連可久江湖得道之士也十二歲其父攜見熊曲肱適
有漁父過前令賦漁父詞連應聲作清平樂云陣鴻驚
處一網沉江渚落葉亂飛和細雨撥棹不如歸去蘆花
輕汎微瀾蓬窗獨自清閒一覺遊仙好夢任他竹冷松
寒曲肱贈以詩且謂此子富貴中畱不住後果爲羽衣
多往來西山

東坡製蝶戀花詞云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來時綠水

人家遶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
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
卻被無情惱常令朝雲歌之雲唱至柳綿句輒爲掩抑
悵悵如不自勝坡問之曰妾所不能竟者天涯何處無
芳草句也

南唐書載元宗手寫攤破浣溪沙二詞賜樂部王感化
云茵茗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
不堪看細雨夢同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
珠何限恨倚闌干叉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

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
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情致如許當是叔
寶後身

馮延巳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
芳徑裏手按紅杏燕鬪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
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元宗戲云吹皺一池春水
千卿何事對曰未若陛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

玉笙寒也

南唐書

辛稼軒摸魚兒春晚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

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
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
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
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
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可謂怨之至矣聞壽王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若
遇漢唐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

范希文漁家傲邊愁云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
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

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笛悠悠霜滿地人不
寐將軍白髮征夫淚詞旨蒼涼多道邊鎮之苦歐陽永
叔每呼爲窮塞主詩非窮不工乃於詞亦然

蘇叔黨名過坡仙季子作點絳脣詞云新月娟娟夜寒
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閑卻傳
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夢濃如酒秦處度名湛少游
子也亦作卜算子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極目
煙中百尺樓人在樓中否四和臯金鳧雙陸思纖手擬
倩東風浣此情情更濃於酒合兩詞觀之二公可謂有

子蘇叔黨詞能改齋漫錄云汪彥章作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作此詞或問曰歸夢濃於酒何以在曉鴉啼

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按曉鴉草堂改作亂鴉歸夢改作歸興今從吳虎臣能改齋漫錄正之

毛升爲郡見一婦人陳牒立雨中作清平樂云醉紅宿翠髻驪烏雲墜管是夜來不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滿榻腰支堦前小立多時恰恨一番春雨想應溼透鞋兒宋人小說盛稱此詞

陳去非蜀人季常之孫也爲高宗所眷注詞品極佳語意超絕識者謂可摩坡仙之壘有桂花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

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菴中新夢一枝喚起幽禪
無名氏眉峯碧云蹙破眉峯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
未足時便忍使鴛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窗外
芭蕉窗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宋徽宗極賞此詞嘗手
書以問曹組不知何人作也

周文璞宋淳熙間人詩詞奇怪人以方李賀有鍾山詩
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頭只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
路幾歲鴛鴦上柳條又言花間集只得絲雨溼流光五
字微妙其題酒家壁詞云還了酒家錢便好安眠大槐

宮裏著貂蟬行到江南知是夢雪壓漁船盤薄古梅邊
也是前緣驚黃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奇君記取明日新
年詞旨飄逸迥出塵表

汪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
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奸佐逆
不足言也乃其詞自佳嘗見畫舫有映簾而觀者僅露
其額賦醉落魄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粧額綠雲低
映花如刻却似秋宵一線銀蟾白髻兒梢朶香紅拊鈿
蟬隱隱搖金碧春山秋水渾無迹不露牆頭些子真消

息

劉改之過以詩名江左放浪吳楚間辛稼軒守京口登
多景樓劉敝衣曳履而來辛命賦雪以難字爲韻劉吟
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遂上武昌作唐
多令云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
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
否舊江山都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
劉此詞楚中歌者競唱之

李清照聲聲慢秋閨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

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醅淡酒怎敵
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
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箇愁字
了得首句連下十四個疊字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盤也
六一居士踏莎行離別云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
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
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角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
更在春山外王阮亭曰升菴以平蕪句擬石曼卿水盡

天不盡人在天盡頭未免河漢蓋意近而工拙懸殊也
李易安作重陽醉花陰詞函致趙明誠詞云薄霧濃霧
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幮半夜秋初
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
風人似黃花瘦明誠自媿勿如乃忘寢食三日夜得十
五闋雜易安作以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有莫
道不銷魂三句絕佳政易安作也李又有春晚如夢令
云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
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極爲人所膾炙明誠

詞苑叢書卷三
卒易安祭之云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
杞婦之悲深文亦慘黯惜其再適張汝舟爲世所薄易
安旣嫁汝舟與之反目嘗作札寄人曰猥以桑榆之暮
景配此駟僮之下材見者絕倒

潘閔憶餘杭云長憶西湖湖水上盡日凭闌樓上望三
三兩兩釣魚舟鳥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
行忽飛起別來閒想整綸竿思入水雲寒東坡甚愛此
詞書於玉堂屏風

寇萊公準夜度娘曲云煙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

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升菴舉似大
復認爲唐音

范文正司馬溫公韓魏公皆一時名德重望范御街行
日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珍珠簾捲玉樓空
天澹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
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
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韓點絳脣詞
曰病起懨懨庭前花樹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珍珠淚
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

溫公西江月云寶髻鬆鬆綰就鉛華淡淡粧成紅雲翠
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
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人非太上未免有
情當不以此類其白璧也

晉宰相和凝少年好爲曲子契丹入魏門號爲曲子相
公有河滿子詞曰正是破瓜年紀含情慣得人饒桃李
精神鸚鵡舌可堪虛度良宵却愛研羅裙子羨他長束
纖腰亦香奩佳句也

金章宗喜文學善書畫宋徽宗以蘇合油煙爲墨章購

得之一兩價黃金一筋有題扇蝶戀花詞云幾股湘江
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鏤小鈿花草鬪翠條
更結同心扣金殿珠簾閒永晝一握清風暫喜懷中透
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又有擘橙爲軟金
杯者賦生查子詞云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岸柔軟九
回腸冷怯玻璃盞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取洞庭
春飛上桃花面亦南唐李氏父子之流也

金主亮頗知書閱柳耆卿西湖作欣然有慕於三秋桂
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乃密隱畫工於奉使

中寫臨安山水復畫已像題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嘗
中秋舉杯待月不至賦鵲橋仙云停杯不舉停歌不發
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
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劒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仔
細看嫦娥體態出語崛彊真是咄咄逼人

党承旨懷英宋太尉進孫母夢吳筠托宿而生丰儀秀
整初與辛幼安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著辛得離決意
南歸党得坎遂畱事金皇叔伏誅党作詔云天下一家
詎可窺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追於常刑非忘本根骨

肉之情益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於
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於重典之亟行
天高聽卑殆匪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何窮論者
以爲百年以來制誥第一党嘗作青玉案詠茶云紅莎
綠筍春風餅趁梅驛來雲嶺紫桂巖空瓊竇冷佳人却
恨等閒分破縹緲雙鸞影一甌月露心魂醒更送清歌
助清興痛飲休辭今夜永與君洗盡滿襟煩暑別作高
寒境與黃魯直口不能言心下快活雅俗自覺霄壤
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

語傳正曰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
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
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畱年少待富
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詩云今世襍襍子觸熱向人家襍
襍集韻解之曰不曉事予素畏熱乃觸熱入人家其謂
不曉事宜矣嘗愛王逐客作夏詞雨中花不用浮瓜沈
李等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曰百尺清泉聲陸續
映瀟湘碧梧翠竹面千步迴廊重重簾幙小枕欹寒玉

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綠待玉漏穿花銀河
垂地月上闌干曲此語非觸熱者之所知也

悔菴曰襍
懣乃暑衣

也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
一年心事一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箇纔
出山來便帶錯年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
又是明年那此薛沔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
湖瀕老懷歸遂賦此詞晚於溪上小築名水竹居其所
爲詩有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句去唐人思致不遠

黃魯直少時喜造纖淫之句法秀訶曰應墮犁舌地獄
魯直答云空中語耳晚年戲效寶寧勇禪師詠古德靈
雲遺事作漁家傲云三十年來無孔竅幾回得眼還迷
照一見桃花參學了呈法要無絃琴上單于調摘葉尋
枝虛半老拈花特地重年少今後水雲人欲曉非元妙
靈雲合被桃花笑會得此意直是臨去秋波那一轉應
許老僧共參也

臨川謝無逸嘗作咏蝶詩三百首其警句云飛隨柳絮
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人盛稱之因呼爲謝蝴蝶有

卜算子詞云煙雨幕橫塘紺色橫清淺誰把并州快剪刀
翦取吳江半隱几岸烏巾細葛含風軟不見柴桑避俗翁
心共孤雲遠標致雋永全無薌澤可稱逸調

按謝蝴蝶

鵬鵠

宋鄭域字中鄉三山人使金回有燕谷剽聞二卷紀金
事甚詳昭君怨詠梅一詞云道是春來花未道是雪來
香異水外一枝斜野人家冷淡竹籬茅舍富貴玉堂瓊
樹兩地不同栽一般開比興甚佳

金元百年間樂府推蔡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其和

詞苑叢書卷三
三
大江東去乃樂府中最得意者詞云離騷痛飲問人生
佳處能消何物江左諸人成底事空想巖巖青壁五畝
蒼煙一邱寒玉歲晚憂風雪西州涕淚至今悲感前傑
我夢卜築蕭閒覺來巖桂十里幽香發塊磊胸中冰與
炭一酌春風都滅勝日神交悠然得意離恨無毫髮古
今同到永和徒記年月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於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
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間賞心樂事古今難是并得
况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桐華煙霏絲

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迴玉簪瓊珮高會盡詞客
清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爲行
雨標格逞珠喉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回
嬌鬟低暉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
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謾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
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使病夫舉首增嘆又近者有
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於無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
篇詠云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峯巒映碧鮮酒令已行
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遊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

詞苑叢書卷三
到海邊曾是尊前沈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茗溪漁隱
曰冠卿詞有露洗桐華煙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
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亦語
病也

廬陵陳子宏云蔡光工於詞靖康中陷金辛幼安嘗以
詩詞謁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故稼
軒歸宋晚年詞筆尤高嘗作賀新郎云綠樹聽鶗鴂更
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
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

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
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
歌未徹啼鳥還如知此恨料不啼清淚空啼血誰伴我
醉明月此詞盡集許多怨事全與李太白擬恨賦相似
又止酒沁園春云杯汝來前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
年把酒咽如焦釜於今喜溢氣似奔雷漫說劉伶古今
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如此嘆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
憑歌舞爲媒算合作平居鴆毒猜况怨無大小生於所
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灾與汝成言勿畱急去吾力猶能

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則去招則須來此又如賓戲解
嘲等作乃是把做古文手段寓之於詞賦築偃湖云疊
嶂西馳萬馬回旋衆山欲東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小
橋橫截新月初籠老合投閒天敎多事檢校長身十萬
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爭先見面重重看爽
氣朝來三四峯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
從容我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
偃湖何日煙水濛濛說松而及謝家相如太史公自非
脫落故常者未易闖其堂奧近日作詞者惟說周美成

姜堯章而以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此說固當蓋曲者曲也固當以委曲爲體然徒狃於風情婉變則亦易厭回視稼軒所作自覺豪爽

湘山野錄云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梯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右調菩薩蠻

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

水驛樓復不知何人所作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風集於曾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撰

詹天游以艷詞得名見諸小說其送童甕天兵後歸杭

齊天樂云相逢喚醒金華夢胡塵暗斑吟髮倚擔評花
認旗沾酒歷歷行歌奇跡吹香弄碧有坡柳風情逋梅
月色畫鼓江船滿湖春水斷橋客當時何限怪侶甚花
天月地人被雲隔卻載蒼煙招白鷺一醉修江又別今
回記得再折柳穿魚賞梅催雪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說
此伯顏破杭州之後也觀其詞全無黍離之感桑梓之
悲而止以遊樂言宋末之習上下如此其亡不亦宜乎
白苧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闕世以爲紫姑神所作也
方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輪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

換得或問出何書答曰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句云東
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爲騷
雅蜀人郝文宗以春初邀請旣降自稱蓬萊仙人王英
書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暖猶微柳舒金線拂回堤
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晝漏漸遲遲愁損仙肌幾
回無語斂雙眉凭遍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沖淡有
思致

錢塘朱淑真所從非偶詩多嗟怨名斷腸集嘗元夜賦
生查子詞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

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溼
春衫袖楊升菴詞品云詞則佳矣豈良人婦所宜耶

劉伯溫未遇時賦感懷水龍吟云雞鳴風雨瀟瀟側身
天地無劉表啼鴉迸淚落花飄恨斷魂飛繞月暗雲霄
星沉煙水角聲清裊間登樓王粲鏡中白髮今朝又添
多少極目鄉關何處渺青山髻螺低小幾回好夢隨風
歸去被渠遮了寶瑟絃僵玉箏指冷冥鴻天杪但侵階
莎草滿庭綠樹不知昏曉激昂感慨擇木之志見矣
柯敬仲九思際遇元文宗爲奎章閣鑒書博士出入內

庭後失寵退居吳下虞伯生賦風入松寄之云畫堂紅
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
停驂書詔許傳宮燭輕羅初試朝衫御溝冰泮水拖藍
飛燕語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銀字泥槭報道
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傳誦

王子可南雲貌古軀偉發狂嗜酒詩詞每多奇氣曾有
句云唾絨尖舌淡紅酣卽自戲曰欲下犁舌獄耶射虎
首句云風色偃貂裘卽閣筆曰虎來矣李子遷贈南雲
詩云石鼎夜聯詩筆健布囊春醉酒錢麤真實錄也嘗

賦長相思云風暖時雨晴時熏褶羅衣人未歸
螭蛾愁欲飛枕瓊霞瑣窗紗簾月樓空燕子家
春風掃落花都非尋常語

吳二娘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翳雲滿衣陽
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
時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蓋指
此詞也

耆卿却傍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間之麗句也稼
軒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周秦之佳境也少

游怎得濃香深處作箇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山谷
女邊著子門裏安心鄙俚不堪入誦如齊梁樂府霧露
擁芙蓉明燈照空局何等蘊藉乃沿爲如此語乎

孫夫人閨情南鄉子云曉日壓重簷斗帳春寒起未忺
天氣困人梳洗懶眉尖淡畫春山不喜添閒把繡絲撣
認得金針又倒拈陌上遊人歸也未厭厭滿院楊花不
捲簾又詠雪云悠悠颺颺做盡輕模樣半夜瀟瀟窗外
響多在梅邊竹上朱樓向曉簾開六花片片飛來無奈
薰爐煙霧騰騰扶上金釵二詞堪與李清照頡頏

吳虎臣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游浙東作長短句云
水似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
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
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云今日一杯愁送春明
日一杯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問歸路詩
詞意同

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秦少
游嘗用以填詞云千里瀟湘按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
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桅檣情

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
上數峯青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嘲之曰露華
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秦少游善樂府取隋煬
帝寒鴟萬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以爲滿庭芳詞而首言
山抹微雲天黏衰草尤爲當時所傳子瞻戲之云山抹
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
語也

吳虎臣漫錄云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嘗游妓崔廿四

言外詩話卷三
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游詞都下盛傳詞云識箇人人
恰止二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
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
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拌三入清齋望永同鴛
被到夢裏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

王藻落梅詞云疎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畱取伴春應肯
萬紅裏怎著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那力若在壽陽宮
裏一點點有人惜蕭泰來梅詞云千霜萬雪受盡寒磨
折賴得生來瘦硬儘不怕角吹徹清絕影也別知心惟

有月元沒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說皆佳作也二公命
意措詞大畧相似王四明人有瓦全集蕭臨江人有大
山集

李南金自號三溪水雪翁有贈妓賀新郎詞云流落今
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
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
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
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樽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
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朝雁亦無

尋處渾欲倩鶯畱住
淒涼感慨不禁青衫欲溼也

詞苑叢談卷三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四

國朝吳江徐 鉉電發編輯

品藻二

復齋漫錄云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云世言柳耆卿是曲調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悽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此等語絕妙只一出字自是著意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諳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

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
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
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
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
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遊如斜陽外
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
語

子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快語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杏花

疎影裏吹笛到天明爽語也其詞在濃與淡之間耳

隙月窺人小又天涯一點青山小又一夜青山老俱妙
在押字乍雨乍晴天易老却不在押字而妙在乍字
史邦卿題燕曰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
井又軟語商量不定可謂極形容之妙

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指而用之曰
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各自佳

賀黃公曰唐李益詩云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
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子野一叢花末句云不如桃杏猶

解嫁東風此皆無理而妙

又曰蘇子瞻有銅喉鐵板之譏然浣溪沙春歸詞曰綵
索身輕常起燕紅窗睡重不聞鶯如此風調令十七八
女郎歌之豈在曉風殘月之下

詞有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如劉改之天仙子別妾是
也中云馬兒不住去如飛牽一憩坐一憩又去則是佳
則是煩惱自家煩惱你再若效顰寧非打油惡道乎然
篇中雪迷邨店酒旗斜固非雅流不能作此語至無名
氏青玉案云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戴酒無人勸醉

也無人管語淡而情濃事淺而言深真得詞家三昧非鄙俚樸陋者可到

南唐主浪淘沙曰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至宣和帝燕山亭則曰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其情更慘矣嗚呼此猶麥秀之後有黍離耶

元遺山集金人詞爲中州樂府頗多深衷大馬之風惟劉迎烏夜啼最佳詞云離恨遠縈楊柳夢魂長遶梨花青衫記得章臺月歸路玉鞭斜翠鏡啼痕印袖紅牆醉墨籠紗相逢不盡平生事春思入琵琶予觀謝無逸南

詩苑叢書卷四
三
柯子後半云金鴨香凝袖銅荷燭映紗鳳蟠宮錦小屏
遮夜靜寒生春筍理琵琶風調彷彿才人之見殆無分
於南北也

稗史稱韓幹畫馬人入其齋見幹身作馬形凝思之極
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詠燕幾於
形神俱似矣次則姜白石詠蟋蟀露溼銅鋪苔侵石井
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又云
西窗又吟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數語刻劃亦工
蟋蟀無可言而言聽蟋蟀者正姚鉉所謂賦水不當僅

言水而言水之前後左右也然尙不如張功甫滿庭芳
云月洗高梧露溥幽草寶釵樓外秋深玉花鉛翠螢火
墜牆陰靜聽寒聲斷續微韻轉淒咽悲沈爭求侶殷勤
勸織促破曉機心兒時曾記得呼燈灌穴斂步隨音任
滿身花影猶自追尋攜向華堂戲鬪亭臺小籠巧粧金
今休說從渠牀下涼夜聽孤吟不惟曼聲勝其高調兼
形容處心細如絲皆姜詞之所未發

長詞推秦柳周康爲協律然康惟滿庭芳冬景一詞可
稱禁鬱餘多應酬鋪敘非芳旨也周清真雖未高出大

致勻淨有柳欹花驛之致沁入肌骨視淮海不徒娣姒而已弇州謂其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誠確謂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則不盡然但平生景勝處爲多耳要此數家正是王石廚中物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內脉味吾必謂當求之陸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嶼諸家

從來佳處不傳不但隱淪之士名人猶抱此恨周清真人所共稱然如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迎面午粧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日停針線採新燕寶釵落枕夢魂迷簾影參差滿院草堂所收周詞不及此

者多矣

廬陵譏范希文漁家傲爲窮塞主自矜其戰勝歸來飛
捷奏傾賀酒玉堦遙獻南山壽爲真元帥之事按宋以
小詞爲樂府被之管絃往往傳於宮掖范詞如長煙落
日孤城閉及綠樹碧簾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等句
使聽者知邊庭之苦此深得采薇出車楊柳雨雪之意
若歐詞止於腴耳何所感耶

傷離念遠之詞無如查荃斜陽影裏寒煙明處雙槳去
悠悠令人不能爲懷然尙不如孫光憲兩槳不知消息

遠汀時起鷗鷺尤爲黯然洪叔璚醉中扶上木蘭舟醒
來忘却桃源路造語尤工却微著色矣兩君專以淡語
入情

詞繹云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
陽炯韓偓鹿虔扈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不脫隋調
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康柳蔚然大家至姜
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蓋非不欲勝
前人而中實枵然取給而已於神味處全未夢見

康伯可長相思詞云南高峯北高峯一片湖光煙靄中

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
里松詞意婉約當與林和靖並佳

元大德初燕人梁曾貢父爲杭州路總管政事文章皆
有可觀嘗有西湖送春詞一闕調木蘭花慢云問花花
不語爲誰落爲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
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幕天席地一
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高臺煙樹渺吟懷拌一醉畱
春畱春不住醉裏春迴西樓半簾斜日怪銜泥燕子却
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教風雨驚回觀此詞孰云元人

詩餘不如宋哉

資政殿學士章桀字質夫以功名顯詩詞尤見稱於世
嘗作水龍吟詠楊花東坡與之帖云柳花詞妙絕使來
者何以措詞曲洧紀聞云章質夫作水龍吟詠楊花其
用事命意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
觀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
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却面與天下婦人鬪巧質夫未免
膏澤東坡和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墮拋
家傍路思量却似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
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
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

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
點點是離人淚張叔夏云後段愈出愈奇真壓倒今古
章詞云燕忙鶯懶芳殘正堤上柳花飄墮輕飛亂舞點
畫青林全無才思閑趁游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倚珠
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吹起蘭帳玉人睡覺怪春
衣雪沾瓊綴繡牀漸滿香毯無數才圓却碎時見蜂兒
仰粘輕粉魚吞池水望章臺
路杳金鞍游蕩有盈盈淚

趙閒閒名秉文金正大間人善書法有詞藻嘗見肇窠
書自作和東坡赤壁詞雄壯震動有渴驥怒猊之勢元
好問爲之題跋而詞亦壯偉不羈視大江東去信在伯
仲間可謂詞翰兩絕者詞曰清光一片問蒼蒼挂影其
中何物一葉輕舟波萬頃四顧粘天無壁叩桹長歌短

娥欲下萬里揮冰雪京塵十丈可能容此人傑回首赤壁磯邊騎鯨人去幾度山花發澹澹長空千古夢祇有歸鴻明滅我欲乘雲從公歸去散此麒麟髮三山安在玉簫吹斷明月

沈天羽云東坡破帽多情却戀頭翻龍山事特新山谷風前橫笛斜吹雨醉裏簪花倒著冠尤用得妙

王弇州曰康輿之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也瘦又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又應是綠肥紅瘦又人共博山煙瘦瘦字俱妙

李君實曰晁無咎評歐陽永叔浣溪沙云綠楊樓外出
秋千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予按王摩詰詩秋
千競出垂楊裏歐陽公詞意本此晁偶忘之耶
復齋漫錄云謝無逸嘗於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子
詞云杏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
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下晚煙籠粉
香融淡眉峯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
千里外素光同過者抄謄必索筆於館卒卒頗以爲苦
因以泥塗之其爲人賞重可知

華亭宋尙木徵璧曰吾於宋詞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詞秀逸曰子瞻其詞放誕曰少游其詞清華曰子野其詞娟潔曰方回其詞新鮮曰小山其詞聰俊曰易安其詞妍婉他若黃魯直之蒼老而或傷於頽王介甫之剗削而或傷於拗晁無咎之規檢而或傷於樸辛稼軒之豪爽而或傷於霸陸務觀之蕭散而或傷於疎此皆所謂我輩之詞也苟舉當家之詞如柳屯田哀感頑艷而少寄托周清真婉蜒流美而乏隄健康伯可排敘整齊而乏深邃其外則謝無逸之能寫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

正伯之能壯采張安國之能用意方侯雅言之能疊字
姜白石之能琢句蔣竹山之能作態史邦卿之能刷色
黃花菴之能選格亦其選也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
而敝作者紛如難以概述夫各因其姿之所近苟去前
人之病而務用其所長必賴後人之力也夫

彭羨門孫適曰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不及
秦遠甚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

不可掩

葉少蘊曰嘗見一西夏歸朝官
云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

又曰稼軒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

今人未有稼軒一字輒紛紛爲異同之論宋玉罪人可
勝三歎

又曰長調之難於小調者難於語氣貫串不冗不複徘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槩見當由寄興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芊綿溫麗無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吳祭酒之高曠曹學士之恬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觀止矣

程村曰詞品云填詞於文爲末而非自選詩樂府來不

能入妙李易安詞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乃全用世說語
愚按詞至稼軒經子百家行間筆下驅斥如意近則婁
東善用南北史江左風流惟有安石詞家妙境重見桃
源矣

阮亭云花間字法最著意設色異紋細艷非後人纂組
所及如淚沾紅袖顰猶結同心苴荳蔻花間趁晚日晝
梁塵颺洞庭波浪颺晴天山谷所謂古蕃錦其殆是耶
又云溫李齊名然溫實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溫爲花間
鼻祖豈亦同能不如獨勝之意耶古人學書不勝去而

學畫學畫不勝去而學塑其善於用長如此

又云或問花間之妙曰蹙金結繡而無痕跡問草堂之妙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

又云載不動許多愁與載取暮愁歸去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正可互觀八槳別離船駕起一天煩惱不免徑露矣東風無氣力五字妖甚如落花無可飛便不佳

又云鍾隱入汴後春花秋月諸詞與日夕此中只以眼淚洗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種較之長城公煞是可憐

又云俞仲茅小詞云輪到相思沒處辭眉間露一絲視

易安纔下眉頭却上心頭可謂此兒善盜然易安亦從
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語脫胎李特
工耳

又云牛衣古柳賣黃瓜非坡仙無此胸次惟曹顧菴學
士時復有之綠楊杜宇酒後偶然語亦是大羅天上人
吾友蘄水楊菊廬比部因此詞於玉臺山作春曉亭子
一時名士多爲賦之亦佳話也

又云春事闌珊芳草歇一首字字驚心動魄祇爲一聲
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恐無此魂銷也

又云堂上簸錢堂下走小人以螻歐陽有情爭似無情
忌者以誣司馬至諳盡孤眠滋味及落花流水別離多
范趙二鉅公作如許語又非但廣平梅花矣

又云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
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
之嘆正如唐絕句至晚唐劉賓客杜京兆妙處反進青
蓮龍標一塵

又云程村詠物詞甚富畧舉一二如落花云五更風三
月雨慣作傷心別蟋蟀云偏與愁人作楚細思量甚事

恰關卿白鸚鵡云露冷水晶屏煙煖藍田玉料不夜珠
邊長傍冰壺浴詠草云閨中陌上到處欲斷還勻金錢
花云金風冷畱買一線斜陽怎看秋賤白鸚鵡云便花
田珠網攜來傍雕闌向梨花閒睡諸如此例不獨傳神
寫照殆欲追魂攝魄矣於此道中具有哪吒手段

又云雲間數公論詩持格律崇神韻然拘於方幅泥於
時代不免爲識者所少其於詞亦不欲涉南宋一筆佳
處在此短處亦坐此合肥乃備極才情變化不測婁東
驅使南北史瀾翻泉湧妥貼流麗正是公歌行本色要

是獨絕不似流輩樽檮稼軒如宋初伶人諱館職也友人中陳其年工哀艷之辭彭金粟擅清華之體董文友善寫閨穠之致鄒程村獨標廣大之稱僕所云近愧真長矣

梨莊曰辛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觀其與陳同父抵掌談論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於詞今乃欲與搔頭傅粉者比是豈知稼軒者王阮亭謂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稼

軒詞當作如是觀予謂有稼軒之心胸始可爲稼軒之詞今粗淺之輩一切鄉語猥談信筆塗抹自負吾稼軒也豈不令人齒冷

又曰徐巨源云古詩者風之遺樂府者雅之遺蘇李變而爲黃初建安變而爲選體流至齊梁排律及唐之近體而古詩遂亡樂府變爲吳趨越豔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以下逮於詞焉而樂府亦衰然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尙得其意則詩餘之作不謂之直接古樂府不可予謂巨源之論詞之源於樂府是矣

獨所言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尙得其意是
詞貴於言情矣予意所謂情者人之性情也上自三百
篇以及漢魏三唐樂府詩歌無非發自性情故魯不可
同於衛卿大夫之作不能同於閨巷歌謠卽陶謝揚鏹
李杜分軌各隨其性情之所在古無無性情之詩詞亦
無舍性情之外別有可爲詩詞者若舍己之性情強而
從人則今日餽飭之學所謂優孟衣冠何情之有唐人
小令善於言情然亦不爲懊儂子夜之情太白菩薩蠻
爲千古詞調之祖又何常不言情又何常以懊儂子夜

爲情乎予故言凡詞無非言情卽輕艷悲壯各成其是
總不離吾之性情所在耳

又曰宋人詞調確自樂府中來時代旣異聲調遂殊然
源流未始不同亦各就其情之所近取法之耳周柳之
纖麗子夜懊儂之遺也歐蘇純正非君馬黃出東門之
類歟放而爲稼軒後邨悲歌慷慨傷若無人則漢帝大
風之歌魏武對酒之什也究其所以何常不言情亦各
自道其情耳

王西樵曰耆卿殘蟬向晚聒得人心欲碎是寫閨中秋

怨也梁棠邨春雲怨詞疎燈薄暮又一聲歸雁飛來平
楚是寫閨中春怨也各自極其情致

宗梅岑

元鼎

曰詞以艷麗爲工但艷麗中須近自然本

色若流爲淺薄一路則鄙俚不堪入調矣近日詞家極
盛其卓然命世者真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世人不解
謂其使事太多相率交詆此何足怪蓋尋常菽粟者不
知石蚌海月爲何物耳

吳虎臣

曾

漫錄云邛州張公庠遊白鶴山有詩云初眠

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爲擁鼻吟遠宦情懷消壯志好花

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
春愁閒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秋官張才翁遂以此詩
成雨中花詞云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
雕鞍馬上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嗟壯志銷沉正
是好花時節山城畱滯忍負歸心別離長恨飄蓬無定
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裏休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
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憑闌垂袖聊寄登臨
豫章先生少時嘗爲茶詞寄滿庭芳云北苑龍團江南
鷹爪萬里名動京闕碾深羅細瓊蕊冷生煙一種風流

氣味如甘露不染塵煩纖纖捧玉甕弄影金縷鷓鴣斑
相如方病酒銀瓶蠲眼驚鷺濤翻爲扶起尊前醉玉顏
山飲罷風生兩腋醒魂到明月輪邊歸來晚文君未寢
相對小窗前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
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雒水東流山四遠路旁幾箇
新華表盡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芳草王
輔道侍郎漁家傲詞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王在徽宗
朝嘗奏天神降其家遣中使驗之無有也坐誣以死世

謂輔道乃曉人不應爾蓋輔道韶之子韶熙河用兵其
濫殺者多故冤以致禍耳

釋可正平工詩之外長短句尤佳嘗見其有菩薩蠻詞
云誰能畫取沙邊雨和煙淡掃蒹葭渚別岸却斜暉采
蓮人未歸鴛鴦如解語對浴紅衣去去了更回頭教儂
特地愁

晁以道云杜安世詞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
以譏其黃昏未到那得燒殘絳蠟或云王荊公父益都
官所作曾有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簾邃屋簾幙擁密不

到夜已燃燭矣其全章云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
昏碧雲又阻來信廊上月侵門愁永夜拂香煙待誰溫
夢蘭憔悴擲果淒涼兩處銷魂

歐陽文忠公愛王君玉燕詞云煙徑掠花飛遠遠曉窗
驚夢語匆匆梅聖俞以爲不若李堯夫燕詩云花前語
澁春猶冷江上高飛雨乍晴君玉全闕云江南燕輕颺
繡簾風二月池塘新社過六朝宮殿舊巢空頗頷恣西
東王謝宅曾入綺堂中煙徑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
匆匆偏占杏園紅

吳虎臣漫錄云予紹興戊辰至信州鉛山見驛壁有題
玉樓春云東風楊柳門前路畢竟雕鞍畱不住柔情勝
似嶺頭雲別淚多如花上雨青樓畫幕無重數聽得樓
邊車馬去若將眉黛染情深真到丹青難畫處詞甚佳
未知何人作也

甲子九月余與虞山孫赤崖道過鉛山尋所謂題詞驛壁已在斷煙荒草中矣

赤崖賦一絕云古渡春風漾酒旗驛亭不見壁間詞可憐楊柳門前路依舊青山似黛眉余和云山村斜颺酒家旗古驛曾傳幼婦詞門外青山仍似舊只憐無處問蛾眉

梅聖俞在歐陽公座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年亂生芳草誰爲主爲美者聖俞因別爲蘇幕遮一闕云露堤平

煙墅杳亂碧淒淒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少宰地
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歸期
早落盡梅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歐公擊節
賞之

韓魏公皇祐初鎮揚州本事集載公親撰維揚好詞四
章所謂二十四橋千步柳春風十里上珠簾者是也其
後熙寧初公罷相出鎮安陽復作安陽好詞十章人多
傳之今錄其一云安陽好形勢魏西州曼衍山河環故
國昇平歌吹沸南樓和氣鎮飛浮籠畫陌喬木幾春秋

花外軒窗排遠岫竹間門巷帶長流風物更清幽

南唐宰相馮延巳有樂府一章名長命女云春日宴綠
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
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其詞改
爲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圖久遠二願
恰如雕梁雙燕歲歲後長相見三願薄情相顧戀第四
願永不散五願奴畱收園結果做箇人宅院味馮公
之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樂府可以無愧一遭俗子竄
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

蜀人李久善長短句有鶯擲垂楊一點黃金溜識者以爲新余舊見王與善蝶戀花詞云粉面與花相間鬪星眸一轉晴波溜蓋出於此王元祐間人其全篇云去歲花前曾記有坐醉嬉遊花下攜纖手粉面與花相間鬪星眸一轉晴波溜一見新花還感舊淚眼逢春忍使看花柳春恨厭厭和永晝寂寞黃昏後又燭影搖紅云煙雨江城望中綠暗花枝少惜春長待醉東風却恨春歸早縱有幽歡會奈如今風情漸老鳳棲何處畫欄愁倚天涯芳草

寶文閣學士連南夫鵬舉罷守泉南李右丞邴漢老送之以詞寄玉蝴蝶云壯歲分符方面蕙風香偃禾稼春融報政朝天歸去穩步鰲宮望堯蓂九重絳闕頒漢詔五色芝封湛恩濃錦衣玉佩重繼三公雍容臨歧祖帳綺羅環列冠蓋雲叢滿城桃李盡將芳意謝東風柳煙輕萬條離恨花露重千點啼紅莫匆匆且陪珠履同醉金鍾一時妓女都歌之

禽名山和尚卽山鵲也滇中有蟲名水秀才楊用修鷓鴣天云秋水澄清勝酒醅野煙籠樹似樓臺彈聲林鳥

山和尚寫字寒蟲水秀才乘興去興闌回夕陽影裏記
徘徊正思修禊明年約無奈鳴騶得得催此詞用字新
雋僧貫休上蜀王建詩一瓶一鉢垂垂老
萬水千山得得來建呼爲得得和尚

詞苑叢談卷四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五

國朝吳江徐 鉉電發編輯

品藻三

王阮亭和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長安盛稱之遂號爲王桐花幾令鄭鷓鴣不能專美其詞云涼夜沈沈花漏凍欹枕無眠漸聽荒雞動此際閒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憶共錦裯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時太倉崔孝廉華出阮亭之門有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人亦

號爲崔黃葉汪鈍翁云有王桐花爲師正不可無崔黃
葉作弟子一時傳以爲佳話

阮亭嘗戲謂彭十是艷情當家駿孫輒怫然不受一日
彭賦風中柳離別詞云槐樹陰濃小院晚涼時節別離
可奈腸如結歌喉輕轉聽唱陽關徹情脈脈幾回嗚咽
細語叮嚀道且自消停這歇燈火高城更未絕殘粧重
整送向門前別拌今宵爲伊啼血阮亭見之謂曰試以
此舉似他人得不云吾從眾耶彭一笑謝之

董文友

以寧

善爲情語常有詞云倘若負情悰來生左

太沖人多傳之又賦憶蘿月一調云已將身許敢比風
中絮可奈檀郎疑又慮未肯信儂言語便將一縷心煙
花間斂衽告天若負小窗歡約來生醜似無鹽予謂此
無鹽正堪與太沖作匹

阮光祿大鍼固是江令一輩人所著燕子箋春燈謎雜
劇梨園子弟爭唱之嘗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光漸老流
鶯不管人煩惱細雨窗紗深巷清晨賣杏花眉峯雙蹙
畫中有箇人如玉小立前簷待燕歸來始下簾其溫麗
不減和凝予曾至皖江作雜感一絕句云亂落楊花攪

白綿皖江江水綠於煙南朝狎客無人見腸斷聲聲燕
子箋

黃京作逐妾詞悽惋不能多讀其自序曰不云遣而云
逐者以無故而去之與逐同也執手躊躇情淒此日臨
歧繾綣緣訂他生聊填白苧之詞以當青衫之溼詞云
陽關低拍紅淚青衫滴愁思亂柔腸裂分攜空有恨啼
笑應無策從今後飄零不作思家客憶昔題箋日鳳帶
連環結回首處成拋擲多愁偏到我補過原虛說人去
也不堪重話牀前月又云逗遛無計薄倖名難避攜手

地應頻記腰隨黃菊瘦淚染臙脂膩多少恨深如海水
濃如醴欲去還驚悸頃刻休看易須珍重花前意錯寫
鴛鴦字恨煞氤氲更堪嘆是歸鴻何處將心寄鄒程村
和云花檀方拍花淚頻頻滴紫釵賣烏絲裂玉環悲蜀
道銅雀欺孫策東風逆二喬應作漳臺客三秋如一日
九曲迴腸結空自把韶華擲本非司馬竊難對虞侯說
淒涼夜舉杯自懺當頭月又云欸歔無計權且相迴避
只一念應牢記柳眉休更蹙莢手應還膩堪悲是金尊
難下平原醴憶昔多驚悸歡會非容易難忘却當初意

原慙金谷主空學廬江吏伊去後淚痕又把紅綃寄阮

亭謂其同牀各夢羊長史爾時自哭亡妾真堪絕倒調寄

千秋歲

秦淮紀映淮詩人紀映鍾之妹有柳枝詞云棲鴉流水
點秋光愛此蕭疎樹幾行不與行人綰離別賦成謝女
雪飛香阮亭秦淮絕句棲鴉流水真蕭瑟不見題詩紀
阿男謂映淮也

吳祭酒梅村撰秣陵春通天臺雜劇直奪湯臨川之座
中有菩薩蠻一調云謝家池館桐花發畫屏曲屈翹紅

袖欲翦鳳凰衫青蟲搖羽簪一枝雙荳蔻淺立東風瘦
春思遠於山眉痕凡幾灣雕艷似溫尉

泰娘名姬也詩有楓橋泰娘雙翠蛾又秋娘容與泰娘
嬌之句王阮亭和張泌韻云雨後蟲絲冒碧紗朝來鵲
語鬪簷牙日痕紅曙一欄花殘夢未遙猶眷戀篆煙初
裊半天斜消魂應憶泰娘家徐東癡謂其情事如水誦
之果然

王西樵司勳詠無題諸詩秀情麗致不減溫李所撰然
脂集朱鳥逸事大爲彤管紀勝嘗賦閨情點絳脣一闋

云金井風微響，轆轤桐陰漏。日曉粧初薄，寒猶怯玉肌。
膚簾幕絮縈雙紫燕，盆池花襯小紅魚。晝長耽閣繡工，
夫阮亭謂髻時每喜吟紫燕紅魚二語，時時成誦，今細
讀之，瑤翻碧灩，宛似元美江南詞也。

范文光續花間集，皆畫船歌席題贈之作。有贈金陵楊
姬搗練子云：曲兒高月兒斜，春風場上說楊家。自是調
高難得和，誤將人面比桃花。又贈金陵劉姬：桂殿秋云
不在艷，不須多尊前一擲。與橫波梨花著雨，春容冷應
喚金陵小素娥。二詞程村載倚聲集，情致昵人不減前。

輩風流志之可當東京夢華錄也

王司理去維揚日作江南好數調云江南好風日近秦
郵銀甲暫停朱閣午玉笙纔度碧雲秋扶醉且淹畱江
南好春暮雨廉纖魚子天晴初出水鼠姑

牡丹也

風細不

鉤簾底事惱江淹江南好最好是孟湖何處情人名碧
玉誰家亭子號真珠聊爲結相於江南好畫舫聽吳歌
萬樹垂楊青似黛一灣春水碧於羅懊惱是橫波江南
好又過落花朝玉茗歌殘情厯厯金堂人散水迢迢魂
去不須招予曾於畫船白板上見之清歌宛轉似樂天

憶西湖諸作

董文友一翦梅云慣得相攜花下游蘇大風流蘇小風
流而今別況冷於秋燕去南樓人去南樓等閒平判十
分愁儂在心頭卿在眉頭少年心事總悠悠一曲揚州
一夢蘇州商邱宋牧仲謂其酷似李易安

蓬萊令沈畱侯內人顧氏雪灘釣叟女兄也嘗詠墨繡
錦纏道云數尺光綾色相莊嚴無有看濃抹淡粧渾黝
一絲如掃煙霞帚豎眼低眉只在纖纖剖擬攜向天孫
從何措手問女紅便能知否歎金針莫度頑蒙仗慈悲

洪力頂禮勤稽首標格如許何減謝家道蘊耶

程村少年過南曲中作蘇幕遮第二體詞云沈真真蘇
小小舊日知名今日餘多少花史新編誰氏了爲問青
衣可有迦陵鳥閉門羹護門草碧瑣紅橋未許何郎到
流水無聲長自遶幾朵芙蓉獨耐秋霜老按迦陵鳥西
方傳言之鳥閉門羹唐妓史鳳以却下等客護門草出
常山人過者則叱之用事譎誕亦詞中之長吉也

董文友感皇恩詠鏡云有福共嬋娟相依白首看盡雙
蛾似垂柳此中何處有箇人兒爭瘦笑效顰難效腸迴

言外書言卷三
九春塵飛處有時昏黝拂拭紅綿勞玉手芙蓉映入疑
是瀟湘清瀏怪東風起處吹難皺阮亭笑曰東風起處
吹難皺亦復關卿何事

毛稚黃玉樓春閨晚云閒庭悄立愁時候秋色滿堦花
似繡月明背著陡然驚不信我真如影瘦嘹嘹孤雁丁
丁漏又是三蓼街鼓後露珠珠淚一般多誰溼銀紗衫
子袖又踏莎行書來云數點黃花一行衰柳淒其客况
秋時候空閨寂寂念相聞書來墨淡知伊瘦心似懸旌
人如中酒慊慊最怕黃昏後枕頭耳熱浪頻猜想伊不

忍將人呪又臨江仙寫意云我醉古人千日酒醒來月
掛牀邊仰頭大笑看青天胸中無限灰江海總平川鶴
背山腰同一瘦且看若箇詩仙抱琴撫弄意冷然不思
明日事更探杖頭錢沈東江嘲曰昔子野稱張三影今
稚黃可謂毛三瘦矣

滹沱河之南柏棠村在焉中有司徒梁蒼巖公別墅公
秋憶詩城東別業輞川圖手種垂楊一萬株大麓經秋
霜幹冷綠煙猶似昔時無正謂此也嘗在燕邸作望江
南數調云清明後細雨曉風和樹裏青帘春醞美水邊

紅袖麗人多處處醉顏酡家山好春色滿平蕪花片參
差裘馬客柳絲搖曳水雲圖遠浦立鷓鴣東郊外煖日
水粼粼一路杏花尊幕燕幾行楊柳渡溪人沙細碾車
輪踏青去遙指綠陰村斜裊金鞭晴試馬高燒紅燭夜
開樽芳草滯王孫西村裏淼淼水拖藍一縷墟煙青似
織數峯嵐色碧於簪可喚小江南情致如許讀之頓令
人懷想趙郡風物

萊陽朱觀察荔裳登南京燕子磯望大江作賀新涼云
絕壁銜飛閣倚寒空嶒岵窈窕是誰琯琢六代興亡如

逝水煙冷千尋鐵索夢不到烏衣簾箔結綺臨春歌舞
散大江流尙繞青山郭悲自語簷邊鐸滔滔東下風濤
作俯層欄鼃鼃出沒雪山歎薄況是清秋明月夜何處
樓船吹角早驚起南飛烏鵲估客船從巴蜀下看帆檣
半向青天落吾欲醉騎黃鶴慷慨激昂彷彿曹公烏鵲
南飛之句儻呼銅將軍鐵綽板與髯仙共唱應使大江
鼎沸

宋觀察如夢令云剛到鳳凰臺上無那驪駒三唱願作
博山爐魂逐沉煙游颺羅障羅障高築愁城千丈曹學

士云羅障築愁城從來未有人道真是無聊情至語

一伎將落籍陽羨生於席上賦翠樓吟贈之云銀甲撈

纂珠條絡鼓清歌屈柘如縷人到離筵裏儘眉黛愁將

碧聚縱橫玉筍似綠柳縈煙紅蘭著露歌雁柱一場春

夢沒些情緒他日縱過侯門只光延坊畔櫻桃一樹奈

銅輿催上更糝遍一街絲雨橫波重注看斜側帽簷銷

魂無語紅蠟底新官舊主一般胡鬪王司勳西樵見之

朗吟一絕句云新人橋上著春衫舊主江頭側帽簷願

得化爲紅綬帶許教雙鳳一時銜

陽羨生謂陳其年也

宋荔裳席上聽女郎度曲點絳脣詞云子夜清歌隔簾
疑在靑天外瓊簫玉管莫把鶯喉礙紗帽籠頭卸却殘
粧戴嬌羞壞廣場無奈初學男兒拜周廣庵嘆其描神
處似韓僕射夜讌圖

丁荔園浣溪沙云買斷春風榆莢錢拋殘紅日柳絲鞭
王孫歸去劇堪憐鸚鵡窺翻雙陸局珊瑚劈亂十三絃
晝長無事不教眠杜茶村謂其只言無聊光景所思自
在言外此真得詞家三昧

嶺南之役變亂恍惚棠村公衮衣持節宣德威權大體

成命而返所著使粵集都道珠江花鳥之勝故余寄公
絕句有過嶺新詞喜乍攀海天歸棹泣烏蠻之句廣陵
鄧孝威亦云一別珠江煙雨暗鷓鴣啼煞五羊城今錄
公歸舟所賦洞庭春色詞奇彩煥發益知公之能從容
定變也詞云萬里河梁五羊歸權夾路春風看荔枝洲
畔沉香浦外簾開樓閣帆動艤艫載得珠江花鳥去更
千步香薰兩袖濃斜陽岸正袍侵草綠衣染鵲紅麗藏
羅浮舊繭早辦取舞蝶紗籠問踏歌蠻樂穿花遊女尋
芳何地拾翠誰從拋却南天煙月暖喜北望長安紫氣

重驪歌裏聽蘭橈。笳鼓驚起。鼉宮公自注。嶺南有千步

香草。又羅浮繭中出蝶。

千步香一名九里香。花繁如雪。

汪舍人蛟門醉春風詞云。好事而今乍。剗襪移深夜。手提金縷小鞋兒。怕怕怕。犬吠花陰。月沉樓角。暗中驚詫。軟玉相憑藉。纖指將頭卸。妾身拌得教。郎憐罷罷罷。又聽雞聲催人枕畔羞顏嬌姹。較之南唐主。遺小周后詞尤覺旖旎。

金粟顧梁汾舍人風神俊朗。大似過江人物。無錫嚴蓀友詩。瞳瞳曉日鳳城開。纔是仙郎下。直回絳蠟未消封。

詔罷滿身清露落宮槐其標格如許畫側帽投壺圖長
白成容若題賀新涼一闕於上云德也狂生耳偶然間
緇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
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盡英雄
淚君不見月如水共君此夜須沉醉且由他蛾眉謠詠
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
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諸重
君須記詞旨欽崎磊落不啻坡老稼軒都下競相傳寫
於是教坊歌曲間無不知有側帽詞者

側帽詞西郊馮氏園看海棠浣溪沙云誰道飄零不可
憐舊遊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年一片暈紅疑著
雨晚風吹掠鬢雲偏倩魂銷盡夕陽前益憶香嚴詞有
感作也王儼齋以爲柔情一縷能令九轉腸迴雖山抹
微雲君不能道也

余舊有菊莊詞爲吳孝廉漢槎在寧古塔寄至朝鮮有
東國會寧都護府記官仇元吉題余詞云中朝寄得菊
莊詞讀罷煙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
相思故阮亭先生有新傳春雪詠蠻徼繡弓衣之句益

都相國馮公有記載三長矜虎觀風流一調動雞林之
句皆一時寶錄也同時有以成容若側帽詞顧梁汾彈
指詞寄朝鮮者朝鮮人有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
柳屯田句惜全首不傳

王西樵曰丁飛濤最善填詞有扶荔集三卷爲當世所
傳誦如鎖窗寒東風詞入柳非煙弄花無影斷腸何處
聲聲慢秋夜詞撇得我恁憔悴自己難識欹著枕把淚
兒搵住怎得又柳初新詞最惜纖腰如楚恐難禁灞橋
人去及早和他同倚怕消魂夕陽飛絮又爪茉莉閨怨

詞含糊過翻恨成悲細看去都是淚被風吹直向海天
雲底也知到他那里又品令幽懷詞九十春光添做百
分憔悴不如掃却今番慢把相思再理又鳳銜杯舊恨
詞將收淚雙綃斷腸一紙交伊看怎推得無人見又臨
江仙春睡詞柳慵花醉喚不起鷓鴣啼畫梁殘日依依
輕他燕子故雙棲湘簾暗下賺得箇撲簾飛是愈出愈
妍後人駕前人之上真可謂山間明月鳳管簫聲淒楚
迴環傷情欲絕矣

徐媛小淑適范副使允臨卜築天平山享園亭詩酒之

樂嘗賦漁家傲云板扉小隱清溪曲夜月羅浮花覆屋
木籠戛戛搖生穀莊田熟桔槔懸向茅簷宿青山一片
芙蓉簇林皋逸韻飄橫竹遠浦輕帆低幾幅濃睡足笑
看小婦雙鬟綠粧點農家饒有林下風致又有詞云露
浥芙蓉茜翠澁枯棠瓣傍疎柳西風幾點又云曲曲湖
梁一片秋光纖句儘佳

朱竹垞云休寧汪晉賢

森

居桐鄉縣治東偏築裘杼樓

積書萬卷其上招致周青士沈山子相與講習詩古文
詞哲昆周士治別業於鷗波亭北令弟季青僑居雒城

往來酬和四方名流企其風尙挈舟至者戶外屢滿有
西谿小築憶秦娥詞云城隅嫩柳浮烟色谿橋一帶花
遮宅花遮宅峭寒風雨最難禁得半篙新漲沙痕碧籬
根細糝蒼苔迹蒼苔迹春泥藜杖到來吳客頗有宋元
遺響

遂安方涓仁象瑛曰毛會侯文尙適逸力洗近世虜僞
之習宜其不專以綺靡爲尙也而顧好爲小詞其所著
映竹軒詩餘有冬夜集穉黃宅聽歌調清平樂云霜寒
如許燭燄紅偏吐預借春光來作主聽得春鶯雙語新

詞幽恨無涯聲聲顫落梅花我欲徘徊起舞漫教淚溼
琵琶柔情曼調有不可槩論者

余舊屬謝彬畫楓江漁父圖南海屈大均題云夢裏一
峯青依稀似洞庭平生愛林屋未得隱秋屏白鷺自高
下梅花相杳冥君家在何處招手且虹亭葢余號虹亭
故云新城王阮亭先生云十載吳江狎釣絲筆牀茶具
似天隨朝來宣賜蓬池鱸却憶鱸鄉亭畔時施愚山云
秋雲漠漠水漫漫一色芙蓉十里寬不向長安饑索米
那知回首憶漁竿彭羨門云手結夫須上釣舟霜黃初

落潦初收憑誰翦取吳江水併作楓林一派愁嚴蓀友
云瑟瑟波中一櫂迴鳬雛相趁小驚猜等閒莫道持竿
手消得珊瑚架筆來闌中李劬菴云休沐歸來把菱荷
絲綸聊復試清波得魚換酒憑酣臥不畏花磚日影過
虞山歸孝儀云家住吳江笠澤邊短蓑細雨綠楊烟從
今預擬閒來往看到溪山二十年益都馮相國云楓江
一棹五湖灣秋月蘆花亦等閒誰使金門饑索米更牽
魂夢到吳山皆能極道江湖之樂長白成容若爲余作
漁父詞云收却綸竿落照紅秋風寧爲翦芙蓉人淡淡

言外詩言卷三
水濛濛吹入蘆花短笛中同人以爲可與張志和並傳
浦濱葉蒼巖映榴因爲余題一絕於後云身隨鷗鷺狎
煙波十里南湖一棹過月下樵青攜斗酒飲酣吹笛撰
漁歌以志和善擊鼓吹笛嘗撰漁歌也

嚴州毛會侯亦畫垂竿小照華亭高謖園層雲賦邁陂
塘云訝娥江綠揉千頃吳綃數尺誰譜烟條故踈斜汀
外半拂燕梢柔櫓風欲度挂三扇低蓬寫影眠鷗鷺晚
來佳處正野漲平橋輕蓑小笠漠漠一溪雨家長泖我
亦烟波舊侶投竿當日情緒酒徒盡覓封侯矣漫向軟

塵羈旅商去住趁春水桃花倚牒當沙激逢君何許但
茶竈香籠釣筒詩卷相對鏡中語高槎客騫謾園令子
爲余題楓江漁父小重山云十里青林半欲酤一奩秋
色淨鏡新磨繫人情處此中多栽東絹點綴小烟波我
亦兩番過半竿菱葉渡記曾拖朝衫果肯換輕蓑重移
艇相向發清歌兩詞俱極佳識者擬之晏元獻父子謾
著改蟲齋詞槎客有羅裙集

陳其年婦人集云徐湘蘋才鋒邁麗生平著小詞絕佳
蓋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詞娣視淑真姒畜

清照至道是愁心春帶來春又來何處及衰楊霜遍灞
陵橋何處是前朝等語纏綿辛苦兼撮屯田淮海諸勝
按湘蘋名燦海寧陳相國夫人也著拙政園詩餘初集
今再錄其二首西江月云翦燭閒思往事看花尙記春
遊侯門東去小紅樓曾共翠娥杯酒聞說傾城尙在可
如舊日風流匆匆彈指十三秋怎不教人白首水龍吟
云合歡花下流連當時曾向君家道悲歡轉瞬花還如
夢那能長好真个而今臺空花盡亂烟荒草算一番風
月一番花柳各自鬪春風巧休嘆花神去杳有題花錦
箋香稿紅英舒卷綠陰濃淡對人猶笑把酒微吟譬如
舊侶夢中重到請從今秉
燭看花切莫待花枝老

金沙王朗學博次回

名彥泓

女也學博以香奩艷體盛傳

吳下朗亦生而夙悟詩歌書畫靡不精工尤長小詞爲

古今絕調生平著誤極多矣火以來便成遺失嘗於扇
頭見其浪淘沙閨情三首云幾日病淹煎昨夜遲眠強
移心緒鏡臺前雙鬢淡烟低髻滑也自生憐不貼翠花
鈿嬾易衣鮮碧油衫子褪紅邊爲怯遊人如蟻擁故揀
陰天疎雨滴青簷花壓重檐繡幃人倦思慙慙昨夜春
寒眠不足莫捲湘簾羅袖護摻摻怕拂粧奩獸爐香倩
侍兒添爲甚雙蛾長翠鎖自也憎嫌斜倚鏡臺前長歎
無言菱花蝕彩個人鵲分付侍兒收拾去莫拭紅綿滿
砌小榆錢難買春還若爲畱住艷陽天人去更兼春去

也煩惱無邊才致如許真所謂却扇一顧傾城無色矣

按朗適梁溪秦氏父彥回任楚中學博又有學繡青衣閒刺鳳自把金針代補翎毛空一詞才思雕妍殊爲巧妙

虞山吳永汝

字小法

母故某尙書姬也七歲善琴箏十歲

工染翰樂府詩歌一見卽能詮識人有霍王小女之目

其母攜之毘陵十二而字鄒大程村後爲雀角所阻見

其訣別詞有云質如蒲柳敢耦姬姜年已桑榆忍甘駟

僮念一生其已矣將九死以何之其如夢令一闋云簾

外一枝花影月到花梢陰冷夜坐穗燈消寂寂小窗寒

寢夢醒夢醒重把離愁細整又蝶戀花半闋云傷心只

怕天公遠好運何時薄命應須轉西隣姊妹閒相勸抽
箋步入桐陰院餘俱楚楚可誦鄒大有惜分飛四十四
闕并製序以悼之惜分飛序中有云霍王小女母號淨
持衛氏少兒父名鄭季清風細雨無
不訝其針神綺月流雲咸共欽其墨妙直爲抒寫無遺
至云邯鄲才人終歸廝養左徒弟子空賦嬌姿金犢東
西不見臺邊之柳畫船南北徒開渡口
之桃則千古傷心不獨程村爲然矣

海鹽陳若蘭

名端麟

著閨詞一百首中有云垂柳依依綠

影生芰荷亭上設碁枰局中彈出縱橫勢笑問檀郎若
个贏又云閨中喜作道家粧雲錦裁成綠羽裳學戴星
冠簪日月侍兒齊綰髻雙雙又云一自檀郎赴玉京殘

燈挑盡淚盈盈黃昏又值芭蕉雨不管人愁滴到明如

此吟詠去花藥夫人不遠

若蘭集有綠窗閒詠一帙

康鄴

字湘雲

直隸邢臺人黃更生內子也所著有臨風閣

集其菩薩蠻詞云倚徙聽疎鐘臨窗愁煞儂又玉樓春

詞云妾顏自愧石邊花君心莫化花邊石其警句多如

此王西樵

士祿

有贈更生詩云殿前筆札凌雲賦樓上

鶯花織錦妻蓋紀康之能文也詞載朱鳥逸史

李姬

名香

秣陵教坊女也母曰貞麗

一作貞嫺

有俠氣常以一

夜博輸千金立盡姬亦俠而慧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

太史溥夏吏部允彛尤亟稱之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
受歌盡得其音節然不輕發也常一日故開府田仰以
金三百鎰邀姬一見開府向兒事魏奄者又姬常以他
事獲罪阮懷寧至是喟然嘆曰田寧異阮公乎峻却之
卒不往語小篇載其題鄧彰甫細書虞美人詞云相思
莫寫上楊花恐被風吹愁起滿天涯可謂妙絕

陳其年
曰姬與

歸德侯方域善曾以身許方域設誓最苦誓
詞今尚存湖海樓篋衍中詞固貞麗作也

無錫顧文婉自號避秦人詩詞極多恆與王仲英相倡
和有浣溪沙云風雨妨春苦不寬開簾怕見嫩紅殘錦

屏深護早春寒新嬾一身扶不起愁痕萬點鏡慵看空
拈班管寫長嘆又云獨坐無聊對簡編閒題恨字滿花
箋夕陽西去轉淒然掩淚低徊粧閣畔掀簾私語瘦梅
前此時試問阿誰憐又云曉日凝粧上翠樓惱人春色
遍枝頭湘簾風細蕩銀鉤燕子未歸寒惻惻梅花初落
恨悠悠重門深鎖一天愁句極淒婉見燃脂集中

湯畹生

名叔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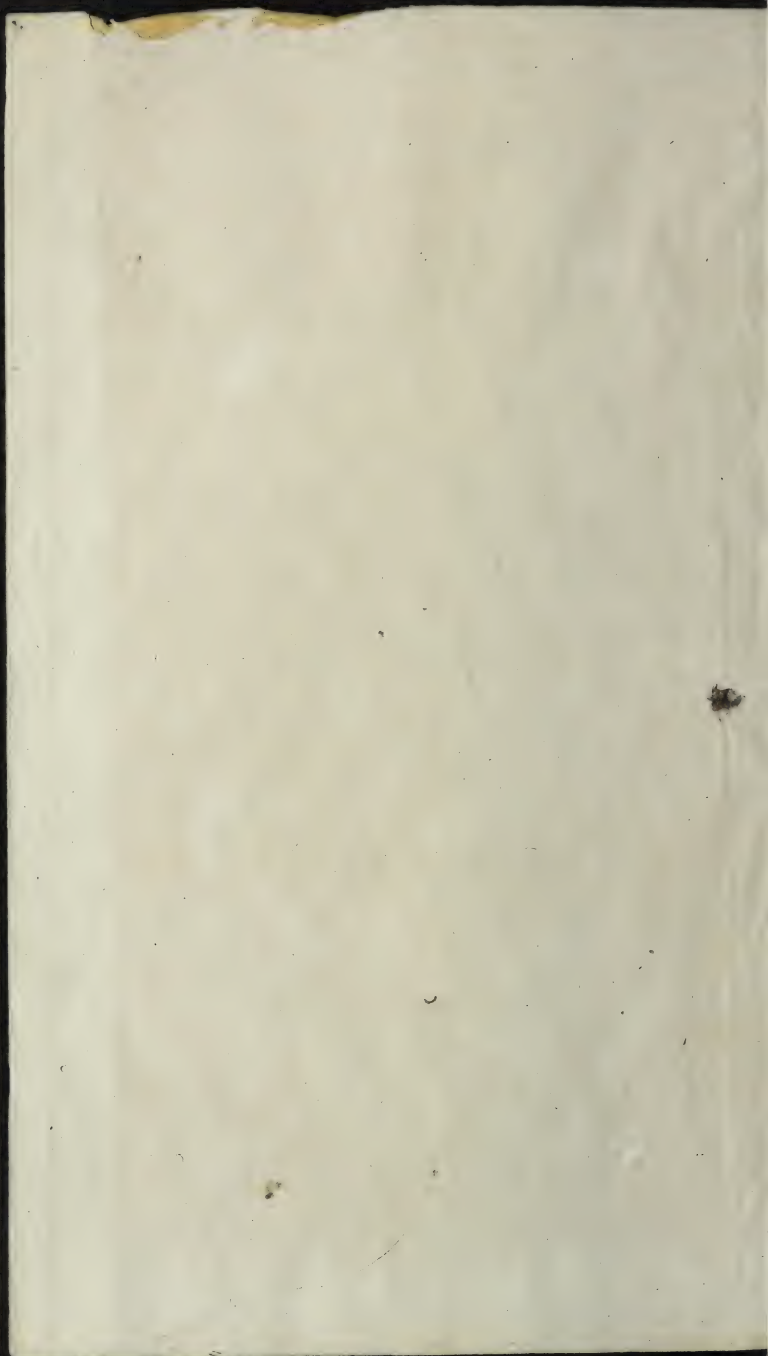
長洲人適休寧吳翺工詩善奕年僅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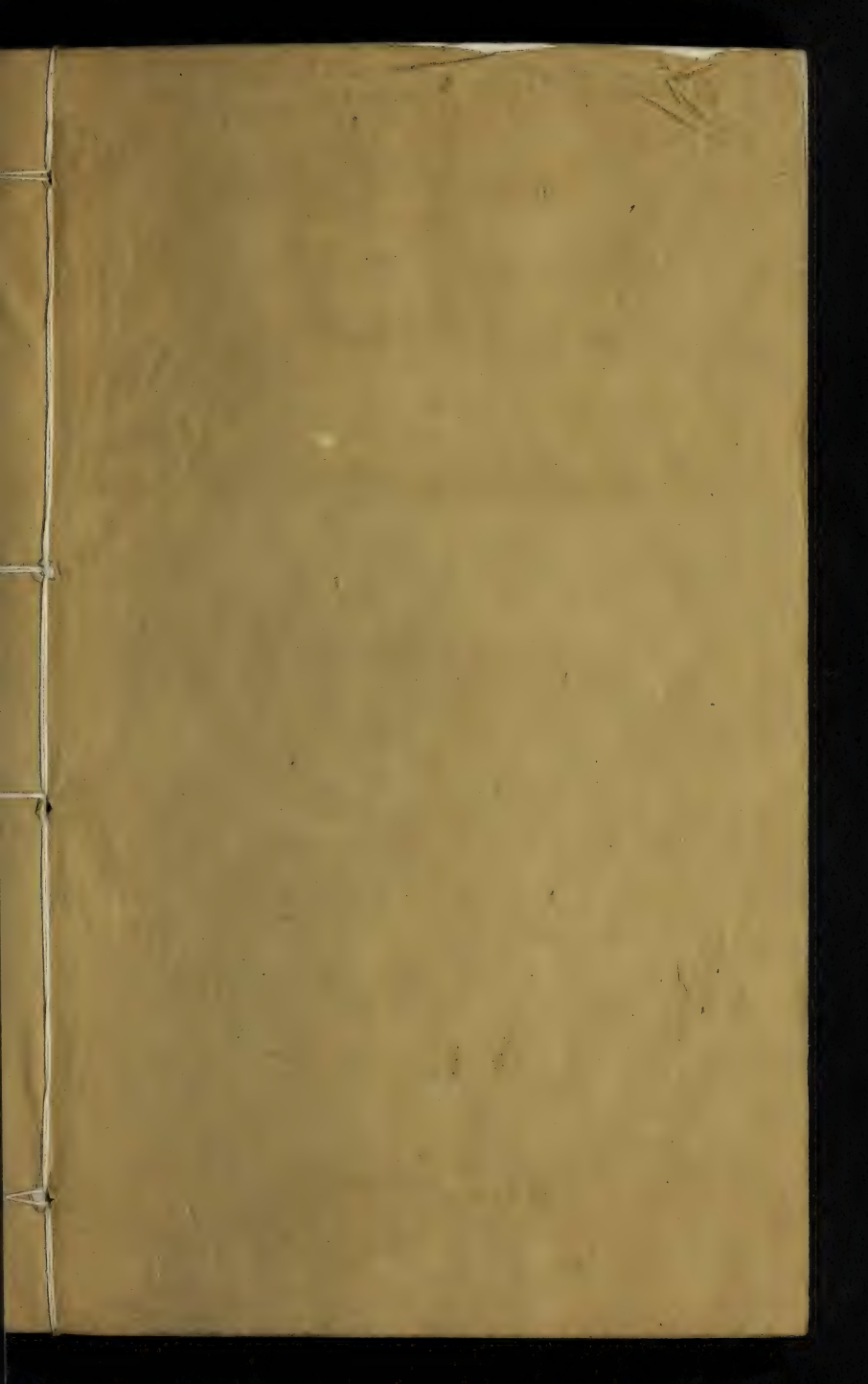
六天其春暮南鄉子云天氣最無憑乍雨還晴又做陰
時候困人三月也清明暗買韶光柳醺金杯酒恣閒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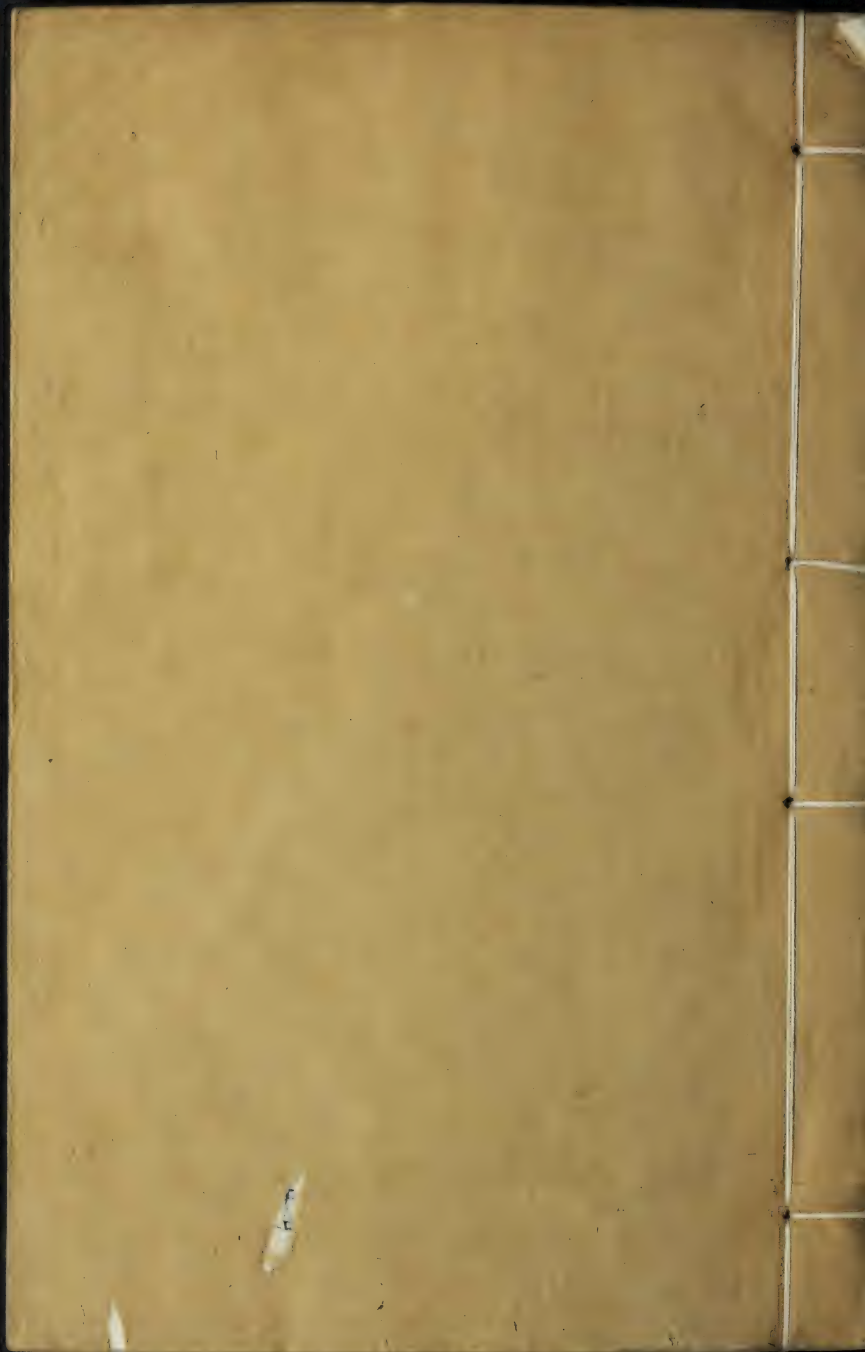
寂寞春庭鬪草心
院落黃昏簾幕悄
深深獨坐譙門又
起更曉生詞佳者
極多惜散佚不傳
王西樵補入朱鳥
逸史

詞苑叢談卷五終

番禺孟鴻光校







PL
2451
P29
V.82

詞苑叢談卷六

國朝吳江徐 鈞電發編輯

紀事一

唐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丞相托溫飛卿撰進宣宗使
宮嬪歌之詞云玉纖彈處真珠落流多暗涇鉛華薄春
露浥朝花秋波浸晚霞風流心上物本爲風流出看取
薄情人羅衣無此痕又云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
清明雨雨後却斜陽杏花零落香無言彈睡臉枕上屏
山掩時節欲黃昏無慘獨倚門又云夜來皓月才當午

重簾悄悄無人語深處麝煙長臥時畱薄粧當年還自
惜往事那堪憶花露月明殘錦衾知曉寒又云雨晴夜
合玲瓏月萬枝香嫋紅絲拂閒夢憶金堂滿庭萱草長
繡簾垂麗簾眉黛遠山綠春水渡溪橋凭欄魂欲消又
云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山枕隱濃粧綠
檀金鳳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春恨正關情畫樓
殘點聲

韓君平翊以駕部郎知制誥有姬柳氏爲沙吒利所得
韓作章臺柳詞寄之云章臺柳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

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詞云楊柳
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
來豈堪折

載唐詩
紀事

蜀主衍裏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施
胭脂夾臉號醉粧衍作醉粧詞云者邊走那邊走只是
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

李後主入國後每懷江南且念妃嬪散落鬱鬱不自聊
賦虞美人詞曰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
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

是朱顏改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時
後主在賜第七夕令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
怒又傳有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
遂被禍按史記南唐徐鉉歸宋事太宗一日問曾見李
煜否鉉對曰臣安敢私見之上遂令往鉉望門下馬一
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鉉云
奉旨來卒往報鉉入立庭下久之卒取舊椅子相對鉉
遙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
鉉方拜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李曰今日豈有

此禮鉉引椅少偏乃敢坐李默不言忽長吁嘆曰當時

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鉉不敢隱遂有秦

王賜牽機藥之事

牽機藥者服之前卻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

後賈魏公尹

京日忽有人來展刺謁曰前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一

清癯道士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少探釋氏

今爲獅子國王偶思鍾山而來懷中取一詩授公曰異

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閒驚濤千萬里無復見鍾山讀之

隨手灰滅

堯山堂外紀樂曲有念家山後主親演其聲爲念家山

破識者知其不祥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
詞曰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
西曲闌珠箔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
低迷有人嘗見其殘藁點染晦昧心方危窘而不在書
也耆舊續聞云蔡條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
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余攷之殆不然余家藏
李後主七佛戒經又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
塗注數字未嘗不全其後則書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
書也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歸陳魏之孫世功
君懋余陳氏壻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蛺蝶翻粉
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烟垂別巷寂
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閒裊鳳凰兒空持羅帶
回首恨依依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真亡國之音
也余按詞統又載此詞乃臨江仙後三句云何時重聽

玉聰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
時爲劉延仲補之未知孰是

南唐主歸宋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
淚洗面又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
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凭欄無
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何處也天上人間
含思悽惋未幾下世

後主歸國臨行有詞云三十年餘
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

一旦歸爲臣妾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敎坊
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東坡謂後主旣爲樊若水所
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前謝其
民而後行何乃揮淚宮娥聽敎坊離曲耶

李後主宮中未嘗點燭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

如日中嘗賦玉樓春宮詞曰晚粧初了明肌雪春殿嫔
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臨春誰
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未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
蹄清夜月王阮亭南唐宮詞云花下投籤漏滴壺秦淮
宮殿浸虛無從茲明月無顏色御閣新懸照夜珠極能
道其遺事

潘佑與徐鉉湯悅張泌俱有文名而佑好直諫後主於
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作艷曲歌之佑應命作小
詞有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春風

一半時已失淮南故云

宣和五年金人來歸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之地
都中盛唱小詞云喜則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怯則
怯我兩箇厮守怕則怕人來破關未幾金人犯汴京果
有擄二帝之事

南唐書載後主繼室周后卽昭惠后之妹也昭惠感疾
后嘗在禁中先與後主私後主作菩薩蠻云花明月暗
飛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晝
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郎恣意憐此詞

遂傳播於外已而納后大譏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
諷焉後主不之譴

宋徽宗北去遇清明詩云茸母

草名

初生認禁烟無家對

景倍淒然帝城春色誰爲主遙指鄉關涕淚漣又戲作

小詞云孟婆孟婆

風名

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又徽

宗北行謝克家作憶君王詞云依依宮柳拂宮牆宮殿
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怱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
腸又郭浩按邊至隴口見紅白二鸚鵡在樹問問上皇
安否浩曰崩矣鸚鵡悲鳴不已浩賦詩曰隴口山深草

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中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
上皇又洪浩祭徽宗文曰歎馬角之不生魂消雪窖攀
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忠憤鬱勃使人出涕

周邦彥在李師師家聞道君至遂匿牀下道君自攜新
橙一顆云是江南初進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隲
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
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箏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
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師師因歌此詞
道君問誰作師師以直對道君大怒因加邦彥遷謫押

出國門越一二日道君復幸師師家不遇至更初師師
歸愁眉淚眼憔悴可掬道君問故師師奏言邦彥得罪
去國畧致一杯相別不知得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
李云有蘭陵王詞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因奉酒歌云柳
陰直烟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
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
柔條過千尺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映離席梨花
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一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
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埃岑寂斜陽

冉冉春無極記月榭攜手雲橋聞笛沈思前事似夢裏
淚暗滴歌竟道君大喜復召邦彥爲大晟樂正

徽宗北轅後賦燕山杏花一闌哀情哽咽髮鬢南唐
李主令人不忍多聽詞曰裁翦冰綃輕疊數重冷淡胭
脂注新樣靚粧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
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閒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
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
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有
時不做

漫齋雜錄云元豐己未廖明畧晁無咎同登科明畧所
遊田氏者麗姝也一日明畧邀無咎早過田氏遽起對
鏡理髮且盼且語草草粧掠以與客對无咎以明畧故
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闕云上客驪駒至鸚喚
銀屏睡起困倚粧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環
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斜領花交鏡
裏掃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悵悵意空作江
邊解佩

淳熙九年八月十八日駕詣德壽宮奉迎上皇觀潮百

戲撮弄各呈技藝上皇喜曰錢唐形勝天下所無上啟
奏曰江潮亦天下所獨宣諭侍臣各賦酹江月一曲至
晚呈上以吳琚爲第一其詞曰玉虹遙挂望青山隱隱
恍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霆初發白馬凝空
瓊鰲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此景
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絕好是吳兒飛彩幟聲
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
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宮賞賜無限至月上始還

紹興間洪景廬在臨安試詞科三場畢與五友同過抱

劍街孫氏小樓夜月如晝正臨闌憑几兩燭結花燦然
若連珠孫媚黠慧白坐中者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呈
祥五君較藝蘭省其高掇不疑請各賦一詞爲他日佳
話何自明卽操筆作浣溪沙一闕云草草杯盤訪玉人
燈花呈喜座添春邀郎覓句要清新黛淺波嬌情脈脈
雲輕柳弱意真真從今風月屬閒人眾傳觀歎賞獨恨
其末句失意景廬續臨江仙曰綺席畱歡歡正洽高樓
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宮殿匆匆姮娥相對曲欄東雲

梯不知遠平步躡東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必高
中此瑞殆爲君設也已而洪景廬果奏名賜第餘皆不
偶

范石湖座上客有談劉婕好事者公與客約賦詞游次
公先成公不復作眾亦斂手游詞云暖靄烘晴簾鎖垂
楊籠池罩閣萬絲千縷池上曉光分宿霧日近羣芳易
吐尋並蒂欄邊凝竚不信釵頭雙鳳去奈寶刀被妾先
畱住天一笑萬花妒阿嬌好在金屋貯甚秋風易得蕭
疎扇鸞塵汗一自昭陽宮閉後牆角土花無數况多病

情傷幽素百花臺上空雨露望紅雲杳杳知何處天尺
五去無路次公字子明禮部侍郎操之子詩詞皆工
淳熙間御舟過斷橋見酒肆屏風上有風入松詞云一
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
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秋千暖風十里麗
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煙
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光堯稱賞良久宣問何
人所作乃太學生于國寶也重扶殘醉原詞作重攜殘
酒上笑曰此句不免寒酸氣因爲改之卽日予釋褐

章邱李生至燕都嘗對月獨歌曰萬里倦行役秋來瘦
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東雲夜靜聞鄰婦有倚樓而
泣者明日訪之則宋宮人金德淑也詢李曰客非昨暮
悲歌人乎李曰歌非已作有同舟人自杭來吟此句故
記之耳金泣曰此亡宋昭儀黃惠清所寄汪水雲詩當
時吾輩數人皆有詩贈汪因舉其望江南詞曰春睡起
積雪滿燕山萬里長城橫縞素六街燈火已闌珊人立
玉樓間後遂委身於李云按宋琴士汪元量號水雲從
謝后北遷嘗敎宮人作詩汪水雲應是此人或謂瀛國

公詩亦水雲所敎也

湖山類藁載汪水雲淮河舟中夜聞宮人彈琴水龍吟詞云鼓鞀驚

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風雨歌闌酒罷玉啼金泣此行良苦駝背模糊馬頭匝朝朝暮暮自都門燕別龍艘錦纜空載得春歸去目斷東南半壁悵長淮已非吾土受降城下草如霜白淒涼酸楚粉陣紅圍夜深人靜誰賓誰主對漁燈一點羈愁一榻譜琴中語水雲南歸又有亡宋舊宮人章麗真贈之詞曰吳山秋越山秋吳越兩山相對愁長江不盡流風颭颭雨颭颭萬里歸人空白頭南冠泣楚囚袁正真詞曰南高峯北高峯南北高峯雲淡濃湖山圖畫中采芙蓉賞芙芙蓉小小紅船西復東相思無路通

南渡初金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江西造口不及而還

辛稼軒過其地有感賦菩薩蠻詞曰鬱孤臺下清江水

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

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

鶴林玉露云鷓鴣之句謂

恢復之事行不得也

天台妓嚴幼芳嘗七夕宴坐有謝士卿者豪士也因命之賦詞以己姓爲韻酒方行而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嬾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想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畱其家半載傾囊贈之而歸

王邁丁丑第四人及第劉後村賀啟云聲名早著不數

黃香之無雙科目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又贈之詞云
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裏風霆驚坐雲煙生
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琅琅董相天人策其重之如此

林賓王荔子雜志曰詩餘荔子之詠作者既少遂無擅
長獨歐陽公浪淘沙一首稍存感慨悲涼耳詞云五嶺
麥秋殘荔子初丹絳紗囊裏水晶丸可惜天教生處遠
不近長安往事憶開元妃子偏憐一從魂散馬嵬關只
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

東臯雜錄云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

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
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奴廣南風土應
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一詞曰常
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
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
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賈似道作堂曰半閒每治事畢則入堂中打坐有佞人
上唐多令詞大稱其意詞曰天上謫星班青牛夜度關
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間人生閒

言外書言卷之六
最難算眞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畱一半與公
閒西湖志云張淑芳樵家女宋理宗選宮嬪賈似道見
其美匿爲妾似道敗芳遂削髮爲尼結庵九溪栽花種
竹以老有更漏子詞曰墨痕香燈下淚點點愁人幽思
桐花落蓼花殘雁聲天氣寒雲棲月青溪塢村到秋來
更苦風淅淅水盈盈淙淙激不平

至正丙子正月十八日元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
赴北有王昭儀名清惠者題滿江紅於驛壁云太液芙
蓉渾不是舊時顏色曾記得承恩雨露玉樓金闕名播

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輦鼓揭天來繁
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
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
肯從容隨圓缺文丞相讀至末句嘆曰惜哉夫人於此
少商量矣爲之作二首云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
色最苦是姚黃一朵移根僊闕王母歡闌瑤宴罷仙人
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霖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
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齧血回首昭陽離
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其

二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
鸞仙闕肌玉暗消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
影上窗紗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
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
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予按女史載王昭儀抵上
都懇請爲女道士號沖華然則昭儀女冠之請與丞相
黃冠之志後先合轍從容圓缺語何必遽貶耶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上皇因畱
賞月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

蓮南岸列女樂月上簫韶稍止上皇召小劉妃獨吹白
玉笙霓裳中序侍宴官開府曾覲進百字令詞云素飈
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
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
人偷記新闕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
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
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大喜曰從來
月詞不曾用過金甌事可謂新奇賜束帶紫番羅水晶
盤上亦賜寶醴更餘還宮是夜西興亦聞天樂事見錢

唐舊志余有南宋宮詞云官家北內敕吹彈錦繖黃羅
雉尾攢怪底雲中僊樂響小劉妃奏玉笙寒蓋當時人
呼德壽宮爲北大內也

宋駙馬楊震有十姬名粉兒者尤勝一日招詹天游宴
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粉兒口占浣溪沙詞云淡淡青
山兩點春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縷雲白藕香
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箇也消魂楊遂以
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真箇消魂也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律自

製曲賜名舞楊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侑觴
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丹半坼初經雨雕欄翠幙朝陽
嬌困倚東風差謝了羣芳洗烟凝露向清曉步瑤臺月
底霓裳輕笑淡拂宮黃淺擬飛燕新粧楊柳啼鴉晝永
正鞦韆庭館風絮池塘三十六宮簪艷粉濃香蕊寧玉
慶清賞占東君誰比花王良夜萬燭熒煌影裏畱住年
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壽王使御前畫工寫曾海野喜
容帶牡丹一枝壽王命徐本中作贊云一枝國艷兩鬢
東風壽王大喜

王昂作狀元始壻禮夕婦家立需催粧詞昂走筆賦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朱粉污天真嫌怕太紅白畱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張表臣過吳江賦菩薩蠻云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煙雨長橋暮白紵聽吳歌佳人淚臉波勸傾金鑿落莫作思家惡綠鴨與鱸魚如何可寄書有客覽之曰鴨可寄書耶張不答

垂虹亭在吳江長橋之上四明吳文英夢窗有十二郎詞云素天際水浪拍碎凍雲

不凝記曉葉題霜秋燈吟雨曾繫長橋過艇又是賓鴻重來後猛賦得歸纔定嗟繡鴨能言香鱸堪釣尙廬人

境幽興爭如共載月娥粧鏡念倦客依前貂裘茸帽重
向松江照影酌酒蒼茫倚歌平遠亭上玉虹腰冷迎醉
面暮雪飛花幾
點黛愁山暝

文丞相北去時有題張許廟沁園春一調云爲子死孝
爲臣死忠死亦何妨自光嶽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
誰負剛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畱得聲名萬古香後來
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歛云亡好烈烈
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
芳古廟幽沈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
雄過此子細思量又過金陵詩云草舍離宮轉夕暉孤

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
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日化
作啼鵲帶血歸

曾純甫及見汴都之盛者庚寅春奉使過汴作金人捧
露盤詞云記神京繁華地舊遊蹤正御溝春水溶溶平
康巷陌繡鞍金勒躍青驄解衣沽酒醉絃管柳綠花紅
到如今餘霜鬢嗟前事夢魂中但寒烟滿目飛蓬雕闌
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塞笳驚起暮天雁寂寞東風
賈人女裴玉娥善箏與黃損有婚姻約後爲呂用之劫

歸第賴胡僧神術尋復歸損損常賦箏詞云無所願願
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裏研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
爲榮

吳彥高爲米元章之壻曾寧府遇老姬善鼓瑟自言梨
園舊籍彥高爲賦春從天上來一闋云海角飄零嘆漢
苑秦宮墜露飛螢夢裏天上金屋銀屏歌吹競舉青冥
問當時遺譜有絕藝鼓瑟湘靈促哀彈似林鶯嚙嚙山
溜泠泠梨園太平樂府醉幾度春風鬢變星星舞徹中
原塵飛滄海風雪萬里龍庭寫胡笳幽怨人憔悴不似

丹青酒微醒一軒涼月燈火青熒三山鄭中卿從張貴
謨使北聞尙有歌之者

婺州劉鼎臣就試行都其妻製彩花一枝贈之并侑以
鷓鴣天詞云金屋無人夜翦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
執手殷勤送襯與蕭郎兩鬢青聽屬付好看承千金不
抵一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宋宣和中有王通判妾飛紅者貌美能寫染有詞云花
低鶯踏紅英亂春心重頓成慵懶楊花夢斷楚雲平空
惹起情無限傷心漸覺成牽絆奈愁緒寸心難管深誠

無計寄天涯幾欲問梁間燕

堯山堂外紀岳武穆送張紫陽北伐詩有號令風霆迅
天聲動北陬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之句又有小重
山詞云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又誰聽蓋指主
和議者多也

德祐乙亥太學生作念奴嬌云半堤花雨對芳辰消遣
無奈情緒春色尙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鵲促歸期
鶯收佞舌燕作留人語遶闌紅藥韶華畱此孤注真箇
恨煞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滅盡忽

見飛書傳羽湖水湖煙峯南峯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小腰猶自歌舞又祝英臺近云倚危闌斜日暮驀驀甚情緒穉柳嬌黃全不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舟飛渡那更塞鴻無數歎離阻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不去湖海新聞云三四謂眾宮女行五謂朝士去六謂臺官默七指太學上書八九只謂陳宜中在東風謂賈似道飛書傳羽謂北軍至也新塘楊柳謂賈妾穉柳謂幼君嬌黃謂太后扁舟飛渡謂北軍至塞鴻指流民

人惹愁來謂賈出那人何處謂賈去

宋人尙詞天南地北一調載之詞品是綠林之豪亦知
柔翰也又李全之子瑄有水龍吟云腰刀首帕從軍戍
樓獨倚閒凝眺中原氣象狐居兔穴暮烟殘照投筆書
懷枕戈待旦隴西年少嘆光陰掣電易生髀肉不如易
腔改調世變滄海成田奈羣生幾番驚擾干戈爛漫無
時休息憑誰驅掃眼底山河胸中事業一聲長嘯太平
時相將近也穩穩百年燕趙語雖麤豪亦自伉爽全雖
叛逆跋扈瑄乃盡力於宋其意於此詞已微露矣

茗溪漁隱曰賈耘老舊有水閣在茗溪之上景物清曠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沈會宗又爲賦小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閒簾幙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閒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其後小閣屢易主今已摧毀久矣遺址正與予小閣相近同在一片景物悉如會宗之詞故予嘗有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續溪翁蓋謂此也

東皋雜錄曰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
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
曉景煙霞蝶尙不知春去謾遶幽砌尋花桃李狂風過
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蓬宦路荏
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溼透撫弄
舊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趙鼎字元鎮宋中興名相小詞婉媚不減花間蘭畹慘
結秋陰一首世皆傳誦之矣點絳脣一首云香冷金猊
夢回鴛帳餘香嫩更無人問一枕江南恨消瘦休文頓

覺春衫褪清明近杏花吹盡薄暮寒成陣

張子野減字木蘭花云垂螺近額走上紅茵初趁拍只
恐驚飛擬倩遊絲惹住伊文鴛繡履去似風流塵不起
舞徹梁州頭上宮花顫未休又晏小山詞云垂螺拂黛
青樓女又云雙螺未學同心綰已占歌名月白風清長
倚昭華笛裏聲又云紅窗碧玉新名舊猶綰雙螺一寸
秋波千斛明珠覺未多按垂螺雙螺蓋宋時角妓未破
瓜時髮飾之名今秦中妓及搬演旦色猶有此製
西湖志云宋淳熙六年春車駕迎上皇太后遊聚景園

並乘步輦坐瑤津西軒酒三行都管劉景供進新製泛
蘭舟曲各賜銀絹上親捧玉酒船上壽酒斟船中人物
皆動太上喜至錦壁賞花牡丹千餘叢各有牙牌金字
別採千朶插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瓶中置沉香棹列
白玉碾花商尊高三尺徑一尺三寸獨插照殿紅十五
枝隨駕官各賜兩面翠葉滴金牡丹沈香柄金絲御書
扇知閣張掄進壺中天一闋云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
高張雲幕國艷天香相競秀瓊苑風光如昨露洗嬌妍
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春濃於酒五雲臺榭樓閣聖代

道治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年天助順基
業增隆山嶽兩世明君千秋萬歲永享昇平樂東王呈
瑞更無一片花落

賈循州雖負乘處非其據然好集文士於館第時推廖
瑩中爲最其詩文不傳雖西湖游覽志載數篇皆諛佞
語耳不爲工也偶見抄本有箇儂一詞頗富艷其詞云
恨箇儂無奈賣嬌眼春心偷擲蒼苔花落先印下一雙
春跡花不知名香才聞氣似月下筵篴蔣山傾國半解
羅襟蕙蘭微度鎮宿粉棲香雙蝶語態眠情感多情輕

憐細閱休問望宋牆高窺韓路隔尋尋覓覓又暮雨凝
碧花逕橫煙紅霏映月儘一刻千金堪值卸袂薰籠藏
燈衣桁任裏臂金斜搔頭玉滑更恨檀郎惡憐深惜儘
顫裊周旋傾側軟玉香鉤怪無端鳳珠微脫多少怕聽
曉鐘瓊釵暗擘

朱開禧中韓侂冑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乃定議伐金
金元帥紇石烈子仁領兵駐濠梁時小劉之昂作樂章
一闋大書於濠之倅廳壁間名上平南其詞曰蠆蜂搖
螳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百蹄一飲

言苑詩話卷六
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
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
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

張安國在建康畱守席上賦云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
征塵暗朔風勁悄邊聲黯消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
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殫腥隔水旃鄉落日牛羊下甌
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
腰間簡匣中劒空埃蠹竟何成容易失心徒壯歲將零
渺神京干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驚若

爲情聞道中原遺老長南望翠葆霓旌遣行人到此忠

憤氣填膺有淚如傾歌闋魏公爲罷席而入

右調六州歌頭凡三

換頭

陳石泉自北行有北人陳參政者餞之作木蘭花慢云
北歸人未老喜依舊著南冠正雪暗滹沱雲迷茫碣夢
落邯鄲鄉心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玉門關多少秦烟
隴霧西湖淨洗征衫燕山望不見吳山回首一征鞍慨
故宮離黍故家喬木那忍重看鈞天紫微何處問瑤池
八駿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杜鵑聲裏闌干

復齋漫錄云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
自序云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有碑石
在荆棘中惟存古桂百餘故末句有猶今視昔之感其
詞曰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游轉眼驚心南圃東窗酸
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沈
沈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
袖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擊碎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
撫殘碑又卻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予嘗讀
此詞不覺爲之再三增嘆夫花石之盛莫盛於唐之李

贊皇讀平泉莊記則見之矣宋之艮嶽至南渡愈盛而
臨安園囿如此者不可屈指數也今誰在耶予爲童子
時見所謂慶樂園其峯磴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間盡
爲有力者移去矣

能改齋漫錄云近有士人常於錢塘江漲橋爲狹邪之
游作樂府名玉瓏璫云城南路橋南路玉鉤簾捲香橫
霧新相識舊相識淺顰低拍嫩紅輕碧惜惜惜劉郎去
阮郎住爲雲爲雨朝還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心性柳
花蹤跡得得得其後朝廷收復河南士人者陷而不返

其友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香詩云江漲橋邊花發時
故人曾共著征衣請君莫唱橋南曲花已飄零人不歸
士人在河南得詩酬之云認得吳家心字香玉窗春夢
紫羅囊餘薰未歇人何許洗破征衣更斷腸

仁宗畱意儒雅深斥浮艷虛華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
爲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冲天詞云黃金榜
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
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
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

事平生暢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柳後
改名永景祐元年方及第

帝城五夜宴遊歇殘燈外看殘月都來猶在醉鄉中聽
更漏初徹行樂已成閑話說如春夢覺時節大家重約
排春行問甚花先發李駙馬所撰正月十九滴滴金詞
也京師上元初放燈止三夕時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
故云五夜

賀方回眷一姝别久姝寄詩云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
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賀用

所寄詩成石州引云薄雨初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闊長
亭柳色才黃遠客一枝先折煙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鴉
東風消盡龍沙雪還記出門來恰而今時節將發畫樓
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欲
知方寸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枉望斷天涯

兩厭厭風月

能改齋漫錄石州引作柳色黃

豫章

黃山谷也

守當塗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郭功甫在坐

豫章爲木蘭花令以示之云凌歊臺上青青麥姑熟堂
前餘翰墨暫分一印管江南稍爲諸公方阜白江山依

舊雲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蜀人閹侍郎蒼舒使北過汴京賦水龍吟云少年聞說
京華上元景色烘晴晝朱輪畫轂雕鞍玉勒九衢爭驟
春滿鰲山夜沈陸海一天星斗正紅毬過了鳴鞘聲斷
迴鸞馭鈞天奏誰料此生親到十五年都城如舊而今
但有傷心煙霧縈愁楊柳寶籙宮前絳霄樓下不堪回
首願皇圖早復端門燈火照人還又

蘆浦
筆記

宣德樓前雪未融賀人正見綵山紅九衢照影紛紛月

萬井吹香細細風複道遠暗相通平陽主第五王宮鳳
簫聲裏春寒淺不到珠簾第二重右調鷓鴣天上元詞
備述宣政之盛非想像者所能道詞多不盡載今錄一
首當與夢華錄並傳也

耆舊續聞云陸辰州子逸左丞農師之孫太傅公之元
孫也晚以疾廢卜築於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
間不復有榮念對客則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前輩
事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
待柳吹綿時時聞杜鵑公愛誦久之後從遊頗密嘗謂

余曰曾看東坡賀新郎詞否余對以世所共歌者公云
東坡此詞人皆知其爲佳但後顛用榴花事人少知其
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真蹟晁氏云東坡嘗作西
江月一闕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
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可
見其意矣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紅塵拂面來無人
不道看花回惟見石榴新蘂一枝開冰簟堆雪香金樽
艷玉醅綠陰青子莫相催畱取紅巾千點照池臺意有
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未知其然否又云曩見陸

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書其
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藩續注因悟東坡
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中書令王珣
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珣又唐逸史許檀暴
卒復寤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
心未盡俗緣重十里下山空月明復寢驚起改第二句
云昨日夢到瑤池飛瓊令改之云不欲世間知我也按
漢武帝內傳所載董雙成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
此事迺知陸辰州得榴花之事極鄙俚誠爲妄誕

澹庵老人胡銓玉音問答云隆興元年五月三日晚侍
上於後殿之內閣時方欲易金人書藁蒙賜金鳳牋就
所御玉管筆并龍腦墨鳳咮硯又賜以花藤席命某視
草畢喚內侍廚司滿頭花辦酒上御玉荷杯某用金鴨
杯初醺上令潘妃唱賀新郎令蘭香執上所飲玉荷杯
上注酒顧某曰賀新郎者朕自賀得卿也酌以玉荷杯
者示朕飲食與卿同器也某再拜謝賀新郎有所謂相
見了又重午句上曰不數日矣又有所謂荆江舊俗今
如故句上曰卿流落海島二十餘年得不爲屈原之葬

魚腹者賴天地祖宗留卿以輔朕也某流涕上亦黯然
俄而遷坐進八寶羹洗醖再酌上令潘妃執玉荷杯唱
萬年歡此詞乃仁宗親製上飲訖親唱一曲名喜遷鶯
以酌酒且謂某曰朕昨苦嗽聲音稍澁朕每在宮不妄
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間被上旨令唱今夕與卿相會朕
意甚歡故作此樂卿意勿嫌某答曰方今太上退閒陛
下御宇政當勉志恢復然此樂亦當時有上曰卿真忠
臣也漢之汲黯唐之房魏亦不過是上又問某在海南
時所爲詩詞時漏已四下猶侍上凭闌四望頃之天竺

鐘聲池畔柳中鴉噪矣新城王阮亭有讀宋胡忠簡公
經筵問答絕句云玉荷盃內酌
流霞宮漏無聲江月斜親聽君王歌一曲南屏鐘動柳
啼鴉又云御香都染侍臣衣回首神霄是禁闈却憶宣
和當日事玉真
軒裏見安妃

詞苑叢談卷六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七

國朝吳江徐 鉉電發編輯

紀事二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爲法曹公以眾人遇之而澤民
與妓瓊芳者善秩滿辭去作惜分飛詞以贈妓云淚溼
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
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
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宴客聞妓歌此詞問誰所作
妓以澤民對子瞻歎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

也折簡追回款洽數月

宋子京過繁臺街逢內家車子有褰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遂作鷓鴣天一詞曰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此詞傳唱都下達於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御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而止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

因以內人賜之

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
盡日無人屬阿誰此名柳枝詞相傳白傳爲小蠻作也
宣宗朝樂工唱之上取永豐柳兩枝植禁中白感上意
又爲詩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

陸放翁之蜀宿一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聞清夜金
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詢
之則驛卒女也遂納爲妾方半載餘夫人逐之妾賦一
詞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

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畱愁住
蘇子瞻倅杭日府僚高會湖中羣妓畢集有秀蘭者後
至府僚怒其來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辨子瞻亦
爲之解終不釋然也適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獻
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子瞻乃作一
曲名賀新涼云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
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
簾外誰家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
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艷一

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
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其粉淚兩簌簌令秀蘭歌以
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

謝希孟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
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爲
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
樓記云何卽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
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知其侮也一
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起歸興不告而行妓追送

江滸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
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著如何過我
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可

孫巨源

洙

元豐間爲翰苑與李端愿太尉往來尤數會

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出數十輩蹤跡得之於李
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入院
幾二鼓矣草三制罷作菩薩蠻詞寄恨遲明遣示李詞
云樓頭尙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
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謾道玉爲堂玉堂

今夜長

南游紀聞云李邦直在坐頗以卒章非佳語巨源是夕得疾於玉堂後亦同卒

夏子喬

諫

慶厯間所謂一不肖者然文章有名於世景

德中水殿按舞時竦翰林內直上遣中使取新詞竦援
毫立成喜遷鶯令以進曰霞散綺月垂鉤簾捲未央樓
夜涼銀漢截天流宮闕鎖清秋瑤臺樹金莖露鳳髓香
盤煙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上覽之大蒙稱
獎

太守閻邱公顯致仕居姑蘇坡公飲其家出後房佐酒
有懿卿者善吹笛公賦水龍吟贈之曰楚山修竹如雲

異材秀出千林表，龍鬚半翦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木落
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裊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孤
負秋多少。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倚窗學弄
梁州初遍，霓裳未了。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爲
使君洗盡蠻烟瘴。雨作霜天曉。

宋有陳襲善者，遊錢塘，與營妓周子文狎。挾之遍歷湖
山，後襲善去，爲河朔掾，宿奉高驛。夢子文褰幃攬蹙，挽
之不可冉冉，悲啼而沒。久之，得故人書云：子文死矣。按
其日，則宿奉高驛時也。旣歸，遊鷺嶺，作漁家傲以寄情。

云鷺嶺峰前欄獨倚愁眉蹙損愁腸碎紅粉佳人傷別
袂情何已登山臨水年年是常記同來今獨至孤舟晚
颺湖光裏衰草斜陽無限意誰與寄西湖水是相思淚
皇祐中呂夷簡致仕仁宗因問卿去誰可代者夷簡乃
薦陳堯佐上遂召還大拜呂生日陳攜酒過之作踏莎
行詞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覩雙飛燕鳳凰巢
穩許爲鄰瀟湘烟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
輕拂歌塵轉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呂笑
曰只恐捲簾人已老陳曰但得公老於廊廟莫愁調鼎

言少齋詩卷十一
事無功二老相推何等蘊藉

朝雲者姓王氏錢塘名妓也蘇子瞻宦錢塘絕愛幸之
納爲侍妾朝雲初不識字旣事子瞻遂學書麤有楷法
又學佛亦通大義子瞻貶惠州家妓多散去獨朝雲依
依嶺外子瞻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
通德伴伶元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
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
陽臺雲雨仙未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
葬惠州棲禪寺松下子瞻作詠梅西江月以悼之云玉

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僊風海僊時過探芳叢倒掛綠
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澹洗粧不褪脣紅高情已逐曉雲
空不與梨花同夢

柳永爲屯田員外郎會太史奏老人星見時秋霽宴禁
中仁宗命左右詞臣爲樂章內侍屬柳應制柳方冀進
用作醉蓬萊詞呈上云漸亭皋葉下隴首雲飛素秋初
霽華闕中天鎖葱葱佳氣嫩菊黃深拒霜紅淺近寶階
香砌玉宇無塵金莖有露碧天如水正值昇平萬幾多
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宸

遊鳳輦何處度管絃聲脆太液波翻披香簾捲月明風
細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懌讀至宸遊鳳輦何處乃與
御製真宗挽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
言波澄投之於地自此不復擢用菊莊曰柳七此遇與
孟襄陽卿自棄朕無異始嘆才人遭際不偶不如摩詰
以鬱輪袍爲王門伶人通公主關節也

曾覲號海野詞多感慨上苑初夏侍宴池上雙飛新燕
掠水而至得旨賦阮郎歸曰柳陰亭館占風光呢喃清
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飄揚輕

盈體態狂爲憐流去落花香銜將歸畫梁時帝登御舟
繞堤閒遊知閣臣張綸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月寒似
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碧沼鱗鱗仙娥花月
精神奏鳳管鸞絃鬪新萬歲聲中九霞杯內長醉芳春
靚和云桃靨紅勻梨腮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
澄碧芳意鱗鱗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
仙韶九重鸞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是日三殿並醉蓋
乾道三年也

劉祁歸潛志云党懷英辛棄疾少同舍屬金國初亂辛

率數千騎南渡顯於宋党在北擢第入翰林二公皆有
榮寵後辛退閒有鷓鴣天詞云壯歲旌旗擁萬夫錦韉
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象漢箭朝飛金僕姑思往
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
郊種樹書蓋舉其少年事也

范志能帥蜀陸務觀在幕府主賓酬唱人爭傳誦之常
春日遊摩訶池作水龍吟詞云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
參差春晚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桃葉初開禁
烟將近一城絲管看金鞍爭道香車飛蓋爭先占新亭

館惆悵年華暗換黯銷魂雨收雲散鏡奩掩月釵梁折
鳳秦箏斜雁身在天涯亂山孤壘危樓飛觀歎春來只
有楊花和恨向東風滿務觀又在王忠州席上賦玉蝴蝶
詞云倦客平生行處墜鞭京洛解佩瀟湘此夕何年
初賦宋玉高唐綉簾開香塵乍起蓮步穩銀燭分行暗
端相燕羞鶯妒蝶遶蜂忙難忘芳樽頻勸峭寒新退玉
漏猶長幾許幽情只愁歌罷月侵廊欲歸時司空笑問
微近處丞相嗔狂斷人腸假饒相送上馬何妨笑啼不
敢描畫俱盡

吳江三高祠前作釣雪亭葢漁人之窟宅也盧申之賦
賀新郎一詞云挽住風前柳問鴟夷當日扁舟近曾來
否月落潮生無限事零亂茶煙未久謾畱得蓴鱸依舊
可是功名從來誤撫荒祠誰繼風流後今古恨一搔首
江涵雁影梅花瘦四無塵雪飛風起夜窗如晝萬里乾
坤清絕處付與漁翁釣叟又恰是題詩時候猛拍闌干
呼鷗鷺道他年我亦垂綸手飛過我共樽酒

盧浦
筆記

劉潛夫在維揚陳師文參議家見舞姬妙絕賦清平樂
詞云宮腰束素只怕能輕舉好築避風臺護取莫遣驚

魂飛去一團香味溫柔笑顰俱有風流貪與蕭郎眉語
不知舞錯伊州

張禕侍郎有愛姬早逝猶子曙代爲浣溪紗一詞置几
上曰枕障薰爐冷繡幃二年終日苦相思杏花明月爾
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
簾垂禕見之哀慟曰此必阿灰作也阿灰曙小字

北夢
瑣言

晏元獻屬意一侍兒每張子野來卽令歌子野詞侑觴
王夫人不容出之子野戲作碧牡丹曲云步障搖紅綺
曉月墮沉煙砌緩拍香檀唱徹伊州新製怨入眉頭斂

黛峯橫翠芭蕉寒雨聲碎鏡華翳閒照孤鸞戲思量去
時容易鉤合瑤釵至今冷落輕棄望極藍橋但暮雲千
里幾重山幾重水晏讀之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
如此卽支錢贖取侍兒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道山清話

陸放翁恃酒頽放一夕夢故人語曰我爲蓮花博士鏡
湖新置官也陸遂賦鵲橋仙感舊詞云華燈縱博雕鞍
馳射誰記當年豪舉酒徒一半取封侯獨去作江邊漁
父輕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斷蘋洲烟雨鏡湖元自屬閒
人又何必官家賜與陸官臨安時有小樓一夜聽春雨

深巷明朝賣杏花之句傳入禁中極爲思陵稱賞

何丞相稟政和問狀元初入館閣飲於宗戚一貴人家
侍兒惠柔者頗麗黠慕何丰標密解手帕爲贈且約牡
丹開時再集何歸賦虞美人一闋隱其小名貽之云分
香帕子揉藍膩欲去殷勤惠重來約在牡丹時只恐花
枝相妒故開遲別來看盡閒桃李日日闌干倚催花無
計問東風夢作一雙蝴蝶遶芳叢

朱晦庵爲倉使時某郡太守遭摭摭幾爲按治憂惶百
端未幾晦庵易節他路有寄居官署者因召守飲出寵

姬歌大聖樂云千朵奇峯半軒微雨曉來初過漸燕子
引教雛飛蒼茵再薰芳草池面涼多淺斟瓊卮浮綠蟻
展湘簾雙紋生細波輕紈舉動團圓素月仙桂婆娑臨
風對月恣樂便好把千金邀艷娥幸太平無事擊壤鼓
腹攜手高歌富貴安居功名天賦爭奈皆由時命何休
眉鎖問朱顏去了還更來麼太守聽朱顏去了句不覺
起舞

宋遣陶穀使江南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
其善待之穀至果如李言熙載謂所親曰陶非端介者

其守可噉當使諸君一笑因使歌姬秦弱蘭衣弊衣爲
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與私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主宴
客穀凜然不敢犯主持觥立命弱蘭出歌所贈之曲以
侑觴穀大慚而罷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祇得
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
膠續斷絃是何年

崇熙四年重九山谷在宜州登郡城樓聽邊人相語今
歲當鏖戰取封侯山谷因作南鄉子詞云諸將悅封侯
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盡隨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

言外詩集卷一
二
絡頭催酒莫遲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
羞羞白髮簪花不解愁倚闌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
十日果不起

孫夫人寄外風中柳詞云銷減芳容端的爲郎煩惱髻
慵梳宮粧草草別離情緒待歸來都告怕傷郎又還休
道利鎖名韁幾阻當年歡笑更那堪鱗鴻信杳蟾枝高
折願從今須早莫孤負鏡中人老

有名妓侍燕開府一士人訪之相候良久遂賦玉樓春
一詞投諸開府詞曰東風捻就腰兒細繫得粉裙兒不

起看來只慣掌中行
怎教在燭花影裏酒紅應是鉛華
退暗蹙損眉峰雙翠
夜深著繡小鞋兒靠那个屏風立
地開府見此詞喜其纖麗呼士人以妓與之

蘇子瞻常自謂一生坎壈而神宗讀其瓊樓玉宇高處
不勝寒之句曰蘇軾終是愛君此等遭際足令千古艷
羨豈止金蓮歸院爲一時奇遇耶詞寄水調歌頭云明
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
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

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陸放翁娶唐氏女伉儷相得弗獲於姑陸出之未忍絕
爲別館往焉姑知而掩之遂絕後改適同郡宗室趙士
程春日出遊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園唐語其夫爲致
酒肴陸悵然賦釵頭鳳一詞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
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
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唐見而和之未幾怏怏卒放翁

復過沈園賦詩云落日城頭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

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

耆舊續聞

范仲允爲相州錄事久不歸其妻寄伊川令一闕云西風昨夜穿簾幕閨院添蕭索最是梧桐零落迤邐秋光過却人情音信難托教奴獨自守空房淚珠與燈花共落伊字誤作尹字仲允答詞嘲之有料想伊家不要人之句妻復答云閒將小書作尹字情人不解其中意其伊間別幾多時身邊少箇人兒睡

辛稼軒過長沙道中壁上見婦人題字若有恨者因用

其意成減字木蘭花云盈盈淚眼往日青樓天樣遠秋
月春花輸與尋常姊妹家水村山驛日暮行人無氣力
錦字偷裁立盡西風雁不來

天台營妓嚴蕊有才名唐與正爲守嘗命作紅白桃花
蕊作憶仙姿一闋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
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
正賞之雙縑後朱晦庵以節使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
罪指其嘗與蕊濫蕊雖備極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獄吏
好言誘之蕊曰身爲賤妓縱與太守濫亦不至死罪然

是非真僞豈可妄言以汚士大夫也繫獄兩月聲價愈
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爲憲憐其無
辜粹命作詞蕊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
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風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
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卽日判令從良

東坡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醉乘月至一溪橋上卸
鞍曲肱少休及覺已曉亂山葱蘢疑非人世因自賦西
江月云照野瀾瀾淺浪橫空曖曖微霄障泥未解玉驄
驕我醉欲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瓊瑤卸鞍

欹枕綠楊橋杜宇數聲春曉
漸水楊菊廬比部因此詞
於玉臺山作春曉亭子一時名士多爲賦之亦佳話也
張泌仕南唐爲內史舍人初與隣女浣衣相善作江神
子詞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
簇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後經年不
復相見張夜夢之寄絕句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
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

周美成在姑蘇與營妓岳楚雲相戀後從京師過吳則
岳已從人矣飲於太守蔡巒席上見其妹因賦點絳脣

寄之云遼鶴西歸故人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
千里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何際舊時衣袂猶有東
風淚楚雲得詞感泣累日

夷堅
志

蔡京旣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
金人指名來索也京作詩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
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行至渾
州賦西江月云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
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
麻止因貪戀此榮華便有如今事也逐窮餓以死門人

言外堂詩卷一
三
釀錢葬之老奸到頭狼狽至此可快亦可憐按蔡死時年止八十
此必惡之者托名爲之也又見宣和遺事亦有此詞首
句是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或是京作亦未可
定也

少游嘗於夢中作好事近詞曰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
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
矯掛晴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其後南遷北歸
逗遛於藤州光華亭下時方醉起以玉杯汲泉欲飲笑
視而化

趙真真善唱諸宮詞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新編作鷓鴣

鵠天以詠之云烟柳風花錦作園霜芽露葉玉爲船誰
知皓齒纖腰會只在輕衫短帽邊啼玉靨咽冰絃五牛
身去更無傳詞人老筆佳人口再喚春風到眼前

唐乾寧三年李茂貞犯京師昭宗欲幸太原韓建請幸
華州昭宗勉從之鬱鬱不樂登城西眺製菩薩蠻詞云
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
與萬邱遠煙籠碧樹陌上行人去何處是英雄迎儂歸
故宮見中朝故事

古杭雜記云太學鄭文秀州人其妻孫氏寄憶秦娥詞

言外意言外
云花深深一鉤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一時傳播酒樓妓館皆歌之

山谷過瀘帥有官妓盼盼帥嘗寵之山谷戲以浣溪紗贈之云脚上鞋兒四寸羅脣邊朱麝一櫻多見人無語

但回波料得有心憐宋玉低徊無奈楚襄何今生有分

向伊麼

盼盼卽筵前唱憶秦娥詞侑酒詞云年少看花雙髻綠走馬章臺弦管逐而今老更惜花深終

日看花看不足坐中美女顏如玉爲我同歌金縷曲歸時壓得帽簷欹頭上春風紅簌簌

劉弁喪愛妾趙德麟爲賦清平樂一闌云春風依舊著

意隋隄柳搓得鵝兒黃欲就天氣清明時候去年紫陌
青門今宵雨魄雲魂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此
語真不堪多誦

稼軒有姬曰錢錢年老遣去賦臨江仙贈之云一自酒
情詩興懶舞裙歌扇闌珊好天涼夜月團團杜陵真好
事留得一錢看歲晚人欺程不識怎教阿堵流連楊花
榆莢雪漫天從今花影下只看綠苔圓

韋莊寓蜀有美姬善詞翰王建托以教內人強奪去莊
作謁金門云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

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伊書跡滿院落花

春寂寂斷腸芳草碧姬聞之不食死

尤悔庵曰予惜其未有和篇因擬爲

之云休相憶紅葉不傳消息燕鎖雕梁路未識舊巢難再覓風捲楊花無力浪打萍花無跡永巷夜臺同寂寂土花和血碧古今詞話又載韋荷葉杯詞云絕代佳人難得傾國花下見無期一雙愁黛遠山眉不忍更思惟閑掩翠屏金鳳殘夢羅幕畫堂空碧天無路信難通惆悵舊房櫳詞意悽惋亦爲姬作也

元祐間王齊叟任俠有聲娶舒氏女亦工篇章後無故

離絕女歸舒家一日行池上作點絳脣云獨自臨流興

來時把闌干凭舊愁新恨耗却來時興鷺散魚潛烟斂

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少箇年時影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晏元獻殊浣溪沙春恨詞也初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
憩太明寺瞑目徐行使吏誦壁間詩戒其勿言姓名終
篇者無幾又別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
音已亡國廢沼尙畱名儀鳳終陳迹鳴蛙只廢聲淒涼
不可問落日背蕪城徐問之乃江都尉王琪所作召至
同飲又同遊池上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或彌年
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也王應聲

言外章言外一
二
曰何不云似曾相識燕歸來晏大喜由此辟置館職

秦少游贈汴城李師師生查子詞云遠山眉黛長細柳
腰肢裊粧罷立春風一笑千金少歸去鳳城時說與青
樓道看遍潁川花不似師師好

賈秋壑旣安置循州有無名氏題似道壁云去年秋今
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
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吳謂履齋也初吳履齋循
州安置賈除劉宗申知循州陰使害之後賈亦循州安
置經漳州木棉庵爲鄭虎臣鎚死時賈客趙介如守漳

致祭辭云嗚呼履齋死粵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
臣祇十八字而哀激之惻無往不復之意悉寓其中可
與是詞並垂秋壑敗師亡國後湯西樓亦有詩云檀板
敲殘月上花過牆荆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
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空池雨產在官蛙木棉
庵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予客武陵尋所謂半閒
堂者廢址竟無人復問矣故予西湖竹枝詞云行人自
向岳墳去蟋蟀秋風一半閒蓋謂秋壑也似道當國行
公田闕子法
民間苦之錢塘葉太白李上書力詆似道怒黥流嶺南
及赦還而似道有漳州之謫遇諸途太白贈之詞云君

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
當時誰與誤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
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宋亡
葉仕元至中書右丞見西湖志餘

中吳紀聞云劉朔齊宣城得代以詞別吳履齋末句云
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履齋見之垂淚送金
百兩當日憐才如此

政和癸巳大晟樂成蔡元長以晁次膺薦於帝詔乘驛
赴闕次膺至都下會禁中嘉蓮生異苞合趺負出天造
次膺效樂府體屬詞以進名並蒂芙蓉其詞云太液波
澄向鏡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綠荷深並臉爭媚天心

眷臨聖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蕊願君王壽與南山齊比池邊屢回翠輦擁羣僊醉賞憑闌凝思萼綠攬飛瓊其波上遊戲西風又看露下更結雙雙新蓮子鬪妝競美問鴛鴦向誰畱意上覽之稱善除大晟樂府協律郎

河南邱崇字宗卿有文定公詞一卷賦點絳脣云戊子之春同官皆拘文不暇游集春暮皆興牢落之嘆予亦頗嘆之因作此詞蓋三月九日也是日楊花甚盛詞云
花落花開等閒不管流年度舊遊何處淺立空凝竚驚

拍闌干忍見春將暮憑風絮爲人飛去散作愁無數

綿州文本心登第後遊西湖或問西蜀有此景否本心
卽席賦賀新涼曲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
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
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
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礪溪未遇傅巖未起國
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
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陸敦禮有侍兒名美奴善綴小詞出侑觴嘗自歌其如

夢令云日暮馬嘶人去船逐清波東注後夜最高樓還
肯思量人否無緒無緒生怕黃昏疎雨

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押一官妓誠齋怒黥妓之面將
遣之教授酌酒與妓作別賦眼兒媚云髻邊一點似飛
鴉莫把翠鈿遮三年兩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
逐東風去隨分落誰家若還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花
誠齋得詞方知教授是文士卽舉妓送之或曰帥爲孟
之經教授爲陳訛非誠齋也

歐陽永叔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錢文僖爲西京留守

梅聖俞尹師魯同在幕下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歐與
妓俱不至移時方來錢責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
涼堂睡覺失金釵猶未見錢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爲
償汝歐卽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
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只待月華生燕子飛來棲畫棟
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簾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
橫坐皆擊節命妓滿斟送歐而令公庫償釵

易彥祥潭州人寧宗朝狀元以優校爲前廊其妻亦善
詞有一翦梅云染淚緘書寄彥祥貪就前廊忘却回廊

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未理
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相思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
畫鴛鴦

金人犯闕武陽令蔣興祖死之其父被擄至雄州驛題
減字木蘭花於壁云朝雲橫度輓輓車聲如水去白草
黃沙月照孤村三兩家飛鴻過也百結愁腸無晝夜漸
近燕山回首鄉關歸路難蔣乃靖康間浙西人又景炎
丁丑有過軍挾一婦人經長興和平酒庫書沁園春於
壁云我生不辰逢此百罹况乎亂離奈惡因緣到不夫

不主被擒捉去爲妾爲妻父母公姑弟兄姊妹流落不
知東與西心中事把家書寫下分付伊誰越人北向燕
支回首望雁峯天一涯奈翠鬟雲軟笠兒怎帶柳腰春
細馬性難騎缺月疎桐淡煙衰草對此如何不淚垂君
知否我生於何處死亦魂歸

梅礪詩話

劉過字改之廬陵人能詩詞酒酣耳熱出語豪縱嘉泰
癸酉寓中都時辛稼軒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
不及行因倣辛體作沁園春一詞緘往下筆便逼真其
詞曰斗酒旆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

和靖與東坡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二人者俱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看金碧崢嶸圖畫開更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疎影何似孤山先探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正此徘徊辛得之大喜竟邀之去館燕彌月調贈千緡改之竟蕩於酒不問也嘗以此詞語岳侍郎倦翁掀髯有得色岳曰詞句固佳但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症耳舉座大噱

郭霄鳳江湖紀聞云劉過字改之吉州太和人也性疎豪好施辛稼軒客之稼軒帥淮時改之以母病告歸囊橐蕭然尋夕稼軒與改之微服縱登倡樓

適一都吏命樂飲酒不知爲稼軒也命左右逐之二公
大笑而歸卽以爲有機密文書喚某都吏其夜不至稼
軒欲籍其產而流之言者數十皆不能解遂以五千緡
爲改之母壽請言於稼軒稼軒曰未也令倍之都吏如
數增作萬緡稼軒爲買舟於岸舉萬緡於舟中戒曰可
卽行無如常日輕用也改之作念奴嬌爲別稼軒云知
音者少算乾坤許大著身何處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
可尋歸路多景樓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虛名相誤
十年枉費辛苦不是奏賦明光上書北闕無驚人之語
我自匆忙天不冝贏得衣裾塵土白壁堆前黃金買笑
付與君爲主葦鱸江上浩然明日
歸去改之又號龍洲太和邑稱也

陸放翁在蜀日曾有所盼嘗賦詩云碧玉當年未破瓜
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憔悴篷窗底飛上青天妒落花
出蜀後每懷舊遊多見之題詠有云金鞭珠彈憶佳遊

萬里橋西罨畫樓。夢倩晚風吹不斷。書憑歸雁寄無由。
鏡中顏髮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不。篋有吳箋三百箇。
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裘馬清狂錦水濱。最繁華地作
閒人。金壺投箭銷長日。翠袖傳杯領好春。幽鳥語隨歌
處。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否。身與浮名孰
是親。仍以前詩環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裘馬錦江濱。酒
隱紅塵。黃金選勝。鶯花海倚疎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
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鳳樓
曾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身親欲寫吳箋說。與這回真。

箇閒人

蔡州瓜陂鋪有用篋刀刻青泥爲浣溪沙詞云翦碎香
羅浥淚痕鷓鴣聲斷不堪聞馬嘶人去近黃昏整整斜
斜楊柳陌疎疎密密杏花村一番風月更消魂不知何
人作也

冷齋夜話云東坡守錢塘無一日不在西湖嘗攜妓謁
大通禪師師愠形於色東坡作長短句令妓歌之曰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
戲不須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却嫌彌勒下生遲

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時有僧仲殊在蘇州聞而和之
曰解舞清平樂如今說合誰紅爐片雪上鉗鎚打就金
毛獅子也堪疑木女明開眼泥人暗皺眉蟠桃已是看
花遲不向東風一笑待何時

岳州徐君寶妻被掠來杭居韓蘄王府主者數欲犯之
因告曰俟妾祭先夫然後爲君婦主者喜諾乃焚香再
拜題詞一闕於壁上投池中死其詞云漢上繁華江南
人物尙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兵刀
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

清平三百載典章人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
州破鏡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
夜夜岳陽樓

郎瑛曰豐城道中有詩婦余淑柔題浪淘沙詞云雨濤
風鈴滴滴丁丁釀成一枕別離情可惜當年陶學士孤
負郵亭邊雁帶秋聲音信難憑花鬢偷數卜歸程料得
到家秋正晚菊滿寒城

吳夢窗云余往來清華池館六年賦咏已屬感昔傷今
益不堪懷乃賦絳都春云春來鴈渚弄艷冶又入垂楊

如許困舞瘦腰啼溼宮黃池塘雨碧沿蒼蘚雲根路尙
追想凌波微步小樓重上憑誰爲唱舊時金縷凝竚烟
蘿翠竹久羅袖爲倚天寒日暮強醉梅邊招得花奴來
樽俎東風須惹春雲住更莫把飛瓊吹去便教攜取熏
籠夜溫繡戶按夢窗名文英字君特四明人從吳毅夫
遊有夢窗甲乙丙丁稿四卷沈伯時云夢窗深得清真
之妙但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易知今所云清華池館
未知在何處覽其詞猶有東京夢華遺意也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遺風也有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

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
效用韻以答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
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
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咒你
茗溪漁隱曰吳興郡圃今有六客亭卽公擇子瞻元素
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蘇東坡云予昔與子
野作六客詞其卒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有有
老人星凡十五年再過吳興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
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爲坐客仲謀請

作後六客詞調寄定風波云月滿苔溪照夜堂五星一
老鬪光芒十五年間真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
髻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
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侍兒小名錄云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城上
風光鶯語亂城下煙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
愁腸先已斷情懷一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往年
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酒闌歌之聞則泣下
後閣有白髮姬乃鄧王歌鬟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豫

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縹爲送今相公亦將亡矣果薨
於隨鄧王舊曲亦嘗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
淚眼之句

柳耆卿與孫相何爲布衣交孫知杭門禁甚嚴耆卿欲
見之不得作望海潮詞往詣名妓楚楚曰欲見孫相恨
無門路若因府會願朱脣歌之若問誰爲此詞但說柳
七中秋夜會楚宛轉歌之孫卽席迎耆卿預坐詞曰東
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唐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幕
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

列珠璣戶迎羅綺繞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羌笛弄晴蕤歌泛夜嬉嬉釣與蓮娃千騎擁
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
誇

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棠橋南北多海棠有老書屋海
棠叢開少游醉臥於此明日題醉鄉春一詞於柱云喚
起一聲人悄衾冷夢寒霜曉瘴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
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癭瓢共昏天覺顛倒急投牀

醉鄉廣大人間小

冷齋
夜話

歐陽公守維揚日於城西北大明寺側建平山堂頗得
遊觀之勝劉原夫出守揚州公作朝中措餞之云平山
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
風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飯千鍾行樂直須年少樽前
看取衰翁

元豐間蔡挺自西掖出鎮平陽經數載意欲歸作喜遷
鶯一闕云霜天秋曉正紫塞故壘黃雲衰草漢馬嘶風
邊鴻叫月隴上鐵衣寒早劍歌騎曲悲壯盡道君恩須
報塞垣樂盡橐韃錦領山西年少談笑刀斗靜烽火一

把時報平安耗聖主憂邊威懷遐遠驕口尙寬天討歲
華向晚愁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莫惜金尊
頻倒時有中使至平陽挺使倡優歌之遂達於宮掖上
因語呂丞相曰蔡挺欲歸遂以西掖召還

陳直方之妾本錢唐妓人也乞新詞於蘇子瞻子瞻因
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唐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乃引其
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詞云玉人家在鳳凰山水
雲間掩門關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
斜日映繡簾斑多情好事與君還憫新鰥拭餘潛明月

空江香霧著雲鬟陌上花開看盡也聞舊曲破朱顏
政和間京師妓之姥曾嫁伶官常入內教歌舞傳禁中
櫛芳詞以教其妓人皆愛其聲又愛其詞類唐人所作
也詞云風搖蕩雨濛茸翠條柔弱花頭重春衫窄香肌
溼記得年時共伊曾摘都如夢何曾共可憐孤似釵頭
鳳關山隔晚雲碧雁兒來也又無消息

古今
詞話

東坡既召還復除翰林承旨數月以弟嫌請郡復以舊
職知潁州正月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王夫人曰春
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

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梅花下東坡大喜曰吾不知
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趙飲用是語作減字木
蘭花詞云春庭月午搖落春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
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
共離人照斷腸

侯鯖錄

吳氏湖州秀才家女以失行繫司理獄郡僚聞其美往
觀之風格傾坐因命賦詞時值雪中遂吟長相思一闋
云烟霏雪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
開矐眼開疎影橫斜安在哉憑教塞管催郡僚大喜爲

言之太守王梅溪卽與釋放

晏仲殊一日造郡方接坐間見庭下有婦人投牒立雨中郡守命詠之仲殊口就踏莎行云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閒公事

韓蘄王生長兵間未嘗知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尙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旦

遺之

臨江仙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
與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窮通榮華不是長生藥清
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
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
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鬚鬢蒼
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

宣和間上元張燈許士女縱觀各賜酒一杯一女竊所
飲金杯衛士見之押至御前女誦鷓鴣天詞云月滿蓬
壺燦爛燈與郎攜手至端門貪觀鶴陣笙簫舉不覺鴛

鴛失却羣天漸曉感皇恩傳宣賜酒飲杯巡歸家惟恐
公姑責竊取金杯作照憑道君大喜遂以杯賜之令衛
士送歸

周美成晚歸錢唐夢中得瑞鶴仙詞一闕云悄郊原帶
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
城欄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
繡鞍緩引春酌不記春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朱閣驚
鷗動幕猶殘醉遶紅藥嘆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
事又惡任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亂自桐

廬入杭時美成方宴客倉皇出奔趨於西湖墳庵適際
殘冬落日在山忽逢故人之妾奔逃而來乃與小飲於
道傍旗亭聞鶯聲於木杪少焉分背抵菴有餘醺因臥
小閣上恍如詞中所云逾月入城故居皆蹂踐矣後得
請提舉洞霄宮終老焉

王照新志云美成夢中得此詞
遂攜家提舉南京鴻慶宮未幾

以疾
卒

右史張文潛初官許州喜營妓劉淑奴張作少年遊令
云含羞倚醉不成歌纖手掩香羅偎花映燭偷傳深意
酒思入橫波看朱成碧心還亂翻脈脈歛雙蛾相見時

稀隔別多又春盡奈愁何其後去任又爲秋蕊香寓意
云簾幕疎疎風透一線香飄金獸朱闌倚遍黃昏後廊
上月華如晝別離滋味濃如酒著人看此情不及牆東
柳春色年年依舊元祐諸公皆有樂府唯張僅見此二

詞

郭霄鳳字雲翼元人撰江湖紀聞云宋理宗時李好義
爲某郡總管作詞名望江南云思往事白盡少年頭曾
帥三軍平蜀難沿邊四郡一齊收逆黨反封侯元宵夜
燈火鬧啾啾廳上一員閒總管門前幾箇紙燈毬簫鼓

勝皇州

北方士人傳沙漠小詞三闋頗能狀其景詞云瘦藤老
樹昏鴉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斜陽西下斷腸
人去天涯平沙細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
寒一聲新雁黃雲紅葉青山西風塞上胡笳月明馬上
琵琶聲抵昭君恨多李陵臺下澹煙衰草黃沙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云武昌瀕江有呂公磯上有黃
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於其上云橫吹聲沉倚危樓紅
日江轉天斜黃塵邊火瀕洞何處吾家胎禽怨夜半乘

風元露丹霞先生笑飛空一劒東風猶自天涯情知道
山中好早翠幕含隱瑤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斷夢颺車
乾坤星火歸來兮煮石煎砂迴首處幅巾蒲帳雲邊獨
笑桃花不知爲何人作或言洞賓語也後三年己未大
元渡江

西秦張炎叔夏玉田詞云沈梅嬌杭妓也忽於京都見
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
屬余記此事詞成以素羅悅書之

調寄國香詞云鶯柳烟堤

記未吟青子曾比紅兒嫋嬌弄香微透鬟翠雙垂不道

畱仙不住便無夢吹到南枝相看兩流落掩面疑羞怕
說當時淒涼歌楚調嫋餘音不放一朵雲飛丁香枝上
幾度款語深期拜了花梢淡月最難忘弄影褰衣無端
動人處過了黃昏猶道休歸

劉几在神宗時與范蜀公重定大樂洛陽花品曰狀元
紅爲一時之冠樂工花日新能爲新聲汴坡郃懿以色
著祕監致仕劉伯壽尤精音律熙寧中几攜花日新就
郃懿歡飲填詞以贈之云三春向暮萬卉成陰有嘉艷
方拆嬌姿嫩質冠羣品其賞傾城傾國上苑晴晝暄千

素萬紅猶奇特綺筵開會詠歌才子壓倒元白別有芳
幽苞小步帳華絲綺軒油壁與紫鴛鴦素蛺蝶自清旦
往往連夕巧鶯喧脆管嬌燕語雕梁畱客武陵人念夢
役意濃堪遣情溺郃懿第六卽蔡奴之母也李定之父
與郃六遊生定而郃六死定不之知也及王荆公爲宰
相擢用李定言官交攻以爲母死不持服爲此蔡奴亦
以色著云

花草
梓編

鏡圍山叢談云宣和初燕樂初成八音告備因作徵招
角招有曲名黃河清慢者詞云晴景初升風細細雲收

天淡如洗望外鳳凰城闕葱葱佳氣朝罷香烟滿袖侍
臣報天顏有喜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君王
壽與天齊馨香動上宮頻降祥瑞大晟奏功六樂初調
宮徵合殿薰風乍轉萬花覆千官盡醉內家傳詔重開
宴未央宮裏音調極韶美晁次膺作此詞時天下無間
遐邇大小雖偉男髻女皆爭唱之又有一曲曰深院鎖
春風悄無人桃李自笑亦歌之遂入大晟府

王仲甫字明之爲翰林權直內宿有宮娥新得幸仲甫
應制賦清平樂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真

箇醉進酒猶呼萬歲錦茵舞徹涼州君恩與整搔頭一
夜御前宣喚六宮多少人愁翌旦宣仁太后聞之語宰
臣曰豈有館閣儒臣應制作狎詞耶旣而彈章罷去

耆舊

續間

東臯雜錄云林希子中知潤州東坡自錢唐赴召有官
妓鄭容高瑩求脫籍東坡爲一詞書牒尾云鄭莊好客
容我尊前時墮幘落筆風生籍籍聲名滿帝京高山白
早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林判
云鄭容落籍高瑩從良蓋取句端八字云苕溪漁隱曰

聚蘭集載此詞爲東坡贈潤守許仲涂作未知孰是

續翫說云政和中袁絢爲教坊判官撰文字一日爲
蔡京撰傳言玉女詞云淺淡梳粧愛學女真梳掠艷容
可畫那精神怎貌鮫綃映玉鈿帶雙穿纓絡歌音清麗
舞腰柔弱宴罷瑤池御風跨皓鶴鳳凰臺上有蕭郎共
約一面笑開向月斜牽朱箔東園無限好花羞落上見
之改女真二字爲漢宮而人莫解蓋當時已與女真盟
於海上矣而中外未知帝思其語故竄易之也

茗溪漁隱云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詞題吳江橋上車

駕巡師江表過而覩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詞云炎
精中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戎馬長驅三犯闕誰作
長城堅壁萬里奔騰兩宮幽隔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
豈無高臥賢傑天心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會孫周發
海嶽封疆俱效順狂虜會須灰滅翠羽南巡叩闥無路
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劒芒冷浸秋月

鄭繼超遇田參軍贈妓曰妙香數年告別歌北邙月一
闌送酒辭云勸君酒莫辭花落拋舊枝只有北邙山下
月清光到死也相隨翌日同至北邙下化狐而去

三朝野史云馬光祖尹京日有士踰牆偷入室女事覺
到官光祖出踰牆樓處子詩面試士人秉筆云花柳平
生債風流一段愁開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樓謝砌應潛
越韓香許暗偷有情還愛慾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
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大賞判一
詞於牒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
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
取媒人是馬公遂以室女配之

馬號
裕齋

營妓馬瓊瓊歸朱延之延之因闢二閣東閣正室居之

瓊瓊居西閣延之之任南昌瓊以梅雪扇題辭寄之云
雪梅妬色雪把梅花相抑勒梅性溫柔雪壓梅花怎起
頭芳心欲訴全仗東君來作主傳與東君早與梅花作
主人延之詳詞意知西閣爲東閣摧挫遂休官歸家置
酒會二閣曰昨見西閣所寄雪梅詞使人不遑寢食東
閣乃曰君今仕矣試爲判斷此事據西閣所云梅花孰
是也延之遂作浣溪沙一闋以示二閣云梅正開時雪
正狂兩般幽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詳梅比雪花輸
一白雪如梅蕊少些香東君非是不思量自後二閣歡

會如初

成都官妓趙才卿性慧黠能詞值帥府作會送都鈐帥
令才卿作詞應命立賦燕歸梁云細柳營中有亞夫華
宴簇名姝雅歌長許佐投壺無一日不歡娛漢王拓境
思名將捧飛詔欲登途從前密約盡成虛空賸得淚如
珠帥大賞其才盡以飲器遺之

杭妓樂宛與施酒監善施嘗贈以詞云相逢情更深恨
不相逢早識盡千千万萬人終不似伊家好別爾登長
道轉覺添煩惱樓外朱樓獨倚闌滿目園芳草宛管云

相思似海深舊事如天遠淚滴千萬萬行使我愁腸
斷要見無由見見了終難判若是前生未有緣重結來
生願

文信國被執北行次信安館人供帳甚盛信國達且不
寐題詞於壁調寄南樓令詞曰雨過水明霞潮迴岸帶
沙葉聲寒飛透窗紗懊恨西風吹世換又吹我落天涯
寂寞古豪華烏衣又日斜說興亡燕入誰家只有南來
無數雁和明月宿蘆花或云此鄧光薦詞也
日下舊聞
元東嶽廟有石壇繞壇皆杏花道士董宇定王用亨先

後居之張畱孫弟子三十八人之二也虞道園城東觀
杏花詩明日城東看杏花丁寧兒子早將車路從丹鳳
樓前過酒向金魚館裏賒綠水滿溝生杜若暖雲將雨
少塵沙絕勝羊傳襄陽道歸騎西風雜鼓笳當時同遊
者歐陽元功陳眾仲揭曼碩諸公葛邏祿詩最憶奎章
虞閣老白頭騎馬看花來是也又嘗賦風入松詞題之
羅帕有爲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之句柯敬仲購
得之詞載第三卷品藻中一云裝潢作軸張仲舉爲賦
虞賦此詞以寄敬仲者摸魚子詞紀其事云記蘭亭舊時風景西樓燈火如晝

嚴城月色依然好無復綺羅遊冶歡意謝向客裏相逢
還有思陶寫金章翠笋把錦字新聲紅牙小拍分付倦
司馬繁華夢喚起燕嬌鶯姘肯教孤負元夜楚芳玉潤
吳蘭媚一曲夕陽西下沈醉罷君試問人生誰是無情
者先生歸也但畱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自注
楚芳吳蘭二妓名

玉堂
嘉話

詹正至元間監醮長春宮見羽士丈室古鏡狀似秋葉
背有金刻宣和御寶四字有感因賦霓裳序中第一詞
一規古蟾魄瞥過宣和幾春色知那箇柳鬆花怯曾搓

玉團香塗雲抹月龍章鳳刻是如何兒女消得便孤了
翠鸞何限人更在天北磨滅古今離別幸相從薊門仙
客蕭然林下秋葉對雲淡星疎眉青影白佳人已傾國
謾贏得癡銅舊畫興亡事道人知否見了也華髮

元詩
餘

詞苑叢談卷七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八

國朝吳江徐 鈞電發編輯

紀事三

遼蕭后有十香詞其構禍之由也雖事出冤誣然以帝
后之尊爲奸婢作書且詞多近褻自貽伊戚夫復何言
獨喜其回心院詞則怨而不怒深得詞家含蓄之意斯
時柳七之調尙未行于北國故蕭詞大有唐人遺意也
詞云掃深殿閉久金鋪暗遊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
厚堦面掃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

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
無雲錦爲是秋來展轉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
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
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鉤未敢上解却四角
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眠疊錦茵重重
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倖人疊錦茵待
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歡
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
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行薰薰爐能將

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熱薰爐待
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窗前
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按蕭后小字觀音工書能歌詩善彈箏琵琶天祐帝敕爲懿德
皇后帝遊敗無度蕭后諷詩切諫帝疎之作回心院詞
寓望幸之意也宮女單登故叛人重元家婢亦善箏及
琵琶與伶官趙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已遂與耶律乙辛
謀害后更令他人作十香詞譌云宋國武里蹇作乞后
書之遂誣后與惟一通以十香
詞爲証因被害武里蹇皇后也

海陵大舉南侵御前都統驃騎衛大將軍韓夷邪將射
雕軍二萬三千圍子細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
喜遷鶯以爲寵曰旌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射

虎將軍落鵬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礫戟髯爭奮捲地
一聲鼙鼓笑談頃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誤
金印如斗獨把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畧人事本無
今古試展臥龍韜韞果見成功且莫問江左想雲霓望
切元黃迎路

金許道真性嗜酒每乘舟出村落閒留飲或十數日不
歸及泝流而上老稚奔走爭爲之挽舟數十里不絕嘗
賦眼兒媚詞曰濁醪篋得玉爲漿風韻帶橙香持杯笑
道鵝黃似酒酒似鵝黃世緣老矣不思量沈醉又何妨

臨風對月山歌野調儘我疎狂

金密國公璫字子瑜興陵諸孫也于書無所不讀而尤
長子史學與元好問諸名士善明窗棐几展玩圖籍商
畧品第窮極高妙典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有承平
王家故態金自明昌以還鎬厲二王得罪疎遠宗室璫
亦棄而不用故放于詩文其樂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
圍故國周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閒識者
聞而悲之又有西江月詞云一百八般佛事二十四考
中書山林朝市等區區著甚來由自苦過寺談些般若

逢花倒箇葫蘆小時伶俐老來愚萬事安于所遇又臨
江仙詞云倦客更遭塵事冗故尋閑地婆娑一尊芳酒
一聲歌盧郎心未老潘令鬢先皤醉向繁臺臺上問滿
川細柳新荷薰風樓閣夕陽多倚欄凝思久漁笛起烟
波

泰和己丑元好問裕之赴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
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良久亦投地
死好問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
邱因賦摸魚兒詞曰問世閒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
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
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
嗟何及山鬼暗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
土千秋萬古爲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邱處蒲溪
楊正卿和云恨千年雁飛汾水秋風依舊蘭渚網羅驚
破雙棲夢孤影亂翻波素還碎羽算古往今來只有相
思苦朝朝暮暮想塞北風沙江南煙月爭忍自來去埋
恨處依舊并州舊路一邱寂寞寒雨世閒多少風流事

天也有心相妒休說與還却怕有情多被無情誤一杯
會舉待細讀悲歌滿傾清淚爲爾酌黃土樂城李仁卿
和云雁雙雙正分汾水回頭生死殊路天長地久相思
債何事眼前俱去摧勁羽倘萬一幽冥却有重逢處詩
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嘹月唳并付一邱土仍爲汝小
草幽蘭麗句聲聲字字酸楚拍江秋影今何在宰木欲
迷隄樹霜魂苦算猶勝王嬙青塚真孃墓憑誰說與對
鳥道長空龍艘古渡馬耳淚如雨

元光初李欽叔與元裕之在孟津辛敬之愿自女几來

爲留數日其行也欽叔爲設饌備極豐腆敬之放筋嘆
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美食明日道路中
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臥柳泉韓
城之間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襚狐狸亦可螻蟻亦
可二人爲之惻然嘗共游河山亭敬之賦臨江僊留別
二人云誰識虎頭峯下客少年有意功名清朝無路到
公卿蕭蕭華屋白髮老諸生邂逅對牀逢二妙揮毫落
紙堪驚他年聯袂上蓬瀛春風蓮燭莫忘此時情

宋六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盛栗工張觜兒詞卽其父

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
藝滕玉霄賦念奴嬌贈之云柳顰花困把人閒恩愛樽
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
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誰料濁
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
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傳試與流連聽可人何處
滿庭霜月清冷

元宣徽院使李羅有杏園每年春諸女設鞦韆于園中
適樞密同簽帖木耳不花子拜住過園外窺一女絕色

歸白之父遣媒求婚字羅邀令賦鞦韆拜住以國字寫
菩薩蠻詞云紅繩畫板柔荑指東南燕子雙雙起誇俊
與爭高更將裙繫牢牙牀和困睡一任金釵墜推枕起
來遲紗窗月上時索羅遂以前女許爲婦

鄭義孃宣政閒楊思厚妻撒八大尉自盱眙掠得之不
辱而死魂常出遊思厚奉使燕山訪其瘞處與之相見
有好事近詞云往事與誰論無語暗彈清血何處最堪
腸斷是黃昏時節倚樓凝望又徘徊誰解此情切何計
可同歸雁趁江南春色

大名民家有男女以私情不遂赴水死後三日二尸相
攜而出于水濱是歲此陂荷花無不並蒂者李仁卿賦
摸魚兒以記其事云爲多情和天也老不應情遽如許
請君試聽雙蕖怨方見此情真處誰點注香潋灩銀塘
對抹燕脂露藕絲幾縷絆玉骨春心金沙曉淚漠漠瑞
紅吐連理樹一樣驪山懷古古今朝暮雲雨六郎夫婦
三生夢幽恨從來艱阻須念會取共鴛鴦翡翠照影長
相聚風不住悵寂寞芳魂輕烟北渚涼月又南浦

李仁卿名

冶鑠城人

金進士

歌兒珠簾秀朱氏姿容殊麗雜劇當時獨步胡紫山宣
慰極鍾愛之嘗擬沈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翠
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
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亦有鷓鴣天云
十二闌干映遠眸醉香空斷楚天秋蝦鬚影薄微微見
龜背紋輕細細浮香霧斂翠雲收海霞爲帶月爲鉤夜
來捲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皆咏珠簾以寓意也
由是聲價益騰

正大四年有狂僧李菩薩者就都人楊廣道家宿一日

大寒楊與之酒李晨出舉酒盃聞其嘆酒聲入曰淨明
亭前花開矣已而牡丹開兩花來觀者車馬闐咽酒尊
爲之一空元遺山賦滿庭芳詞記之云天上殷韓解羈
官府爛遊舞榭歌樓開花釀酒來著帝王州嘗見牡丹
開後獨占斷穀雨風流仙家好霜天槁葉濃豔破春柔
狂僧誰借手一杯喚起綠怨紅愁天香國豔梅菊背人
羞盡揭紗籠護日容光動玉笋瓊舟都人士女年年十
月常記遇仙儔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遊處也野雲廉公一日于中

置酒招疎齋盧公松雲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
花者左手折荷右手執杯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水
亭池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朶朶蹙紅羅乳燕雛鶯弄
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
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貴前定何用苦
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醕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二
輪來往如梭右調元
遺山製旣而行酒趙公喜卽席賦詩曰萬
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
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

言苑言卷八
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元妓劉燕哥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餞
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倩誰畫
蛾眉遠山一樽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
閒第一夜相思淚彈

元盛時揚州有趙氏者富而好客其家有明月樓人作
春題多未當其意一日趙子昂過揚主人知之迎至樓
上盛筵相款酒半出紙筆求作春題子昂援筆書云春
風閨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主人得之甚喜盡徹

席間銀器以贈貫雲石亦有詞咏樓調寄水龍吟云晚
來北海風沈滿樓明月留人住橘花香外玉笙初響修
眉如妒十二闌干等閒隔斷人閒風雨望畫橋檐影紫
芝塵暖又喚起登臨趣回首西山南浦問雲物爲誰掀
舞關河如此不堪騎鶴儘堪來去月落潮平小衾夢轉
已非吾土且從容對酒龍香浣繭寫平山賦

姚雲東晚暮神仙喜與黃冠遊嘗爲陸道士寫墨竹系
以一詞云王子仙成吹簫處一雙青鳳飛來借問如今
世界何地是蓬萊更有葛坡投杖龍躍起鼓浪轟雷何

如我咏猗猗菜竹淇水之澹蒼雪生吾珍簟碧香又落
霞杯喚道人相對醉後玉山頽百年笑口開得幾千回
湯正仲字叔雅楊補之甥寫梅法補之楷法道整學褚
河南而加蒼老嘗書補之所作梅詞柳梢青十首詞亦
工麗今錄其二詞云雪豔烟痕又邀春色來到芳尊憶
得年時月移清影人立黃昏一番幽思誰論但永夜空
迷夢魂遶遍江南繚牆深院水郭山村又云玉骨冰肌
爲誰偏好特地相宜一段風流廣平休賦和靖無詩綺
窗睡起春遲困無力菱花笑窺嚙藥吹香眉心貼處鬢

畔簪時

李竹懶曰梅道人倣荆浩寫魚舫十五中段樹石一叢
前後山嶼遠近出沒四五疊子兩見臨本至今壬申三
月始見真者氣象煥如也梅老題云予最喜關全山水
清勁可愛觀其筆法出自荆浩後見浩畫唐人漁父圖
有如此製作遂倣爲一軸爲人求去今復見之不意物
之有遇時也一日准仲持此卷來命識之詞昔之畫今
之題殆十餘年矣流光易謝悲夫至正十二年七月十
日梅道人書於武塘慈雲之僧舍又畫上方題漁家傲

詞瀟酒超逸逼真元真子口吻亦道人所製書作藏針
筆法古雅有餘其二云碧波十頃晚風生舟泊湖邊一
葉橫心事穩草衣輕只釣鱸魚不釣名其三云收却絲
綸歇却船江頭明月正團圓酒瓶側岸花懸枕著蓑衣
和月眠其三云輕風細浪漾漁船碧水斜陽欲暮天看
白鳥下長川點破瀟湘萬里烟其四云閒情聊爾寄絲
綸處處江湖著我身波似練鬢如銀欲釣如山截海鱗
其五云極目乾坤夕照斜碧波微影弄晴霞舟有伴興
無涯那个汀洲不是家其六云近日何人是我隣滿川

鳬鴨最相親雲浩浩水鱗鱗青草烟深不見人其七云
舴艋爲家無姓名胡盧世事過平生香稻飯軟蓴羹棹
月穿雲任性情其八云雪色鬚髯一老翁能將短棹撥
長空人愛靜浪無風宜在五湖烟雨中其九云綠楊初
睡暖風微萬里晴波浸落暉鼓枻去唱歌回驚起沙鷗
撲漉飛其十云年來情況屬漁船人在船中酒在前山
厯厯水涓涓一曲清歌山月邊其十一云風攬長江浪
拍空扁舟蕩漾夕陽紅歸別浦繫長松出自風情浪息
中其十二云一箇輕舟力幾多江湖穩處載漁蓑撐皓

月下長坡半夜風生不奈何其十三云殘霞一縷四山
明雲起雲收陰復晴風脚動浪頭生聽取虛篷夜雨聲
其十四云鉤擲萍波綠自開錦鱗對對逐鉤來消歲月
寄芳懷却似嚴光坐釣臺其十五云桃花水暖五湖春
一箇輕舟寄此身時醉酒或垂綸江北江南適意人

元時有傳按察者嘗作鴨頭綠一詞悼宋云靜中看記
昔日淮山隱隱宛若虎踞龍蟠下樊襄指揮湘漢鞭雲
騎圍繞江干勢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爲難陳
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挂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轉

朝班禁庭空土花暈碧輦路悄呵喝聲乾縱餘得西湖
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遊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
閒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

劉改之過賀新郎詞云去年秋余試牒四明賦贈老娼
至今天下與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來以爲鄧南秀詞非
也詞云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怎生悄遣衣袂
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尙軟料彼此魂銷腸斷一枕新
涼眠客舍聽梧桐疎雨秋風顫燈暈冷記初見樓低不
放珠簾捲晚粧殘翠蛾狼籍淚痕流臉人道愁來須殢

酒無奈愁深酒淺但托意焦琴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
怕荻花楓葉俱淒怨雲萬疊寸心遠

宋文丞相過唐忠臣張巡許遠雙廟留題沁園春一闕
詞旨壯烈千載後昭然與日月爭光明劉文成伯溫過
安慶亦作沁園春詞哀余忠宣公

闕

正與文山之詞相

匹其詞云生天地閒人孰不死死節爲難羨英偉奇才
世居淮甸少年登第拜命金鑾面折奸貪指揮風雨人
道先生鐵肺肝平生事扶危濟困拯溺摧頑清名要繼
文山使廉懦聞風膽亦寒想孤城血戰人皆效死闔門

抗節誰不辛酸寶劍埋光星芒失色露溼旌旗也不乾
如公者黃金難鑄白璧誰完

劉秉忠字子晦自號藏春散人嘗有三萸子詞曰念行
藏有命烟水無涯嗟去雁羨歸鴉半生身累影一事鬢
成華東山客西蜀道且還家壺中日月洞裏烟霞春不
老景長佳功名眉上鎖富貴眼前花三杯酒一覺睡一
甌茶

張怡雲大都名妓也姚牧菴間靜軒每于其家小飲嘗
佐貴人行酒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間命怡雲續而歌之

詞苑叢書卷八
三
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笑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
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姚又有
寄征衣詞云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
不寄閒妾身千萬難人多傳之

張宏範圍襄陽賦鷓鴣天詞曰鐵甲珊珊渡漢江南蠻
猶自不歸降東西勢列千層厚南北軍屯百萬長弓扣
月劍磨霜征鞍遙指下襄陽鬼門今日功勞了好去臨
江醉一場

古今詞話云蜀中有一寡婦姿色絕美父母憐其年少

欲議再嫁歸家有喜宴伶唱一詞婦聞之流涕于神前
欲割一耳以明志其母速止之遂不易其節詞云昔年
曾伴花前醉今年空洒花前淚花有再榮時人無重見
期故人情意重不忍榮新寵日月有盈虧妾心無改移
蓋菩薩蠻也

名姬張玉蓮喜延士夫復揮金不惜後入樂籍班彥功
與之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贈之有朝夕思君
淚點成斑之句又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
花尤膾炙人口

王駙馬詵字晉卿尚英宗女魏國大長公主嘗賦憶故人詞云燭影搖紅向夜闌乍酒醒心情懶尊前誰爲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沈雨散凭闌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能改齋漫錄云都尉憶故人作徽宗喜其詞意猶以不豐容宛轉爲憾遂令大晟府別撰腔周美成增益其詞而以首句爲名謂之燭影搖紅云

按原詞甚佳美成
增益反不及也

世俗以二月十五爲花朝節杭城園丁競以名花荷檐叫鬻音中律呂喬夢符有賣花聲詞云侵曉園丁叫道

嫩紅嬌紫巧工夫攢枝餽藥行歌佇立灑洗粧新水捲
香風看街簾起深深巷陌有箇重門開未忽驚他尋春
夢美穿窗透閣便憑伊喚取惜花人在誰根底按夢符
又有天淨沙詞云鶯鶯燕燕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
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此等句亦從李易
安尋尋覓覓得來

張伯遠九月九日見桃花作小令云前度劉郎老矣去
年崔護來遲紅雨飛西風起望白衣可憐憔悴去蜂愁
蝶未知冷落在天台洞裏

僧洪覺範久客南昌獨行無侶意緒蕭然偶登秋屏閣
望西山浩然有歸志作浪淘沙云城裏久偷閒塵泥雲
衫此身已是再眠蠶隔岸有山歸去萬壑千巖霜曉更
凭闌滅盡晴嵐微雲生處是茆庵試問此生誰作伴彌
勒同龕

鄭雲娘寄張生西江月詞云一片冰輪皎潔十分桂魄
婆娑不施方便是如何莫是姮娥妒我雖則清光可愛
奈緣好事多磨仗誰傳與片雲呵遮取霎時則箇鄭又寄
張兜兜鞋兒曲云朦朧月影黯淡花陰獨立等多時只
怕冤家乖約又恐他側畔人知千回作念萬般思想心

下暗猜疑驀地得來厮見風前語顫聲低輕移蓮步暗
卸羅衣攜手過廊西正是更闌人靜向粉郎故意矜持
片時雲雨幾多歡愛依舊兩分離
報道情郎且住待奴兜上鞋兒

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轉春鶯爲密縣馬氏
所得晉卿還朝賦一聯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曾無
古押衙有客爲足成之云回首音塵兩沈絕春鶯休轉
沁園花晉卿淒然賦蝶戀花詞云鐘送黃昏雞報曉昏
曉相催世事何時了萬恨千愁人自老春來依舊生芳
草忙處人多閒處少閒處光陰幾箇人知道獨上高樓
雲杳杳天涯一點青山小

嘉定閒平江妓送太守詞曰春色原無主荷東君著意
看承等閒分付多少無情風雨恨又那更蝶欺蜂妒算
燕雀眼前無數縱使簾櫳能愛護到如今已是成遲暮
芳草碧遮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仙郎輕颺旌旗易
歌襦袴月滿西樓絃索靜雲蔽崑城閭府便恁地一帆
輕舉獨倚闌干愁拍碎慘玉容淚眼如經雨去與住兩
難訴

或云是蒲江
盧申之作

眉山程正伯號虛舟與錦江某妓眷戀甚篤別時作酷
相思詞云月挂霜林寒欲墜正門外催人起奈離別如

今真箇是欲住也留無計欲去也來無計馬上離情衣
上淚各自供憔悴問江路梅花開也未春到也須頻寄
人到也須頻寄

吳彥高在燕山赴張總持侍御家集張出侍兒佐酒中
有一人意狀摧抑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婢也因賦人
月圓詞記之聞者揮淚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
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
雪雲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溼同是天涯時宇文叔
通亦賦念奴嬌先成及見此作茫然自失是後人有求

言苑言
二
作樂府者叔通卽批云吳郎近以樂府名天下可往求

之
見中州樂府

陳妙常拒張于湖詞云清靜堂前不倦簾景悠然閒花

野草漫連天莫胡言獨坐洞房誰是伴一爐烟閒來窗

下理琴絃小神仙
詞見初蓉集陳後偶潘必正

元薩都刺西湖竹枝詞云湖上美人彈玉箏小鶯飛度

綠窗楞沈郎雖病多情在倦倚屏山不厭聽一時妓女

多歌之

宿州營妓張玉姐字溫卿技冠一時見者皆屬意波子

山爲獄掾最所鍾愛罷官途次南京念之不忘爲剔銀
燈詞云江上秋高霜早雲靜月華如掃候雁初飛啼蟹
正苦又是黃花衰草等閒臨照潘郎鬢星星易老那堪
更酒醒孤棹望千里長安西笑臂上粧痕胸前淚粉暗
惹離愁多少此情誰表除非是重相見了其後明道中
張子野先黃子思孝先相繼爲掾尤賞之偶陳師之求
古以光祿丞來掌權酤溫卿遂託其家僅二年而亡才
十九歲子思以詩弔之云人生第一莫多情眼看仙花
結不成爲報兩京才子道好將詩句哭溫卿子思有愛

言苑叢書卷八
姬宜哥死州中遺言葬堤下冀他日過此得一見以慰
孤魂子思從之作詩納棺中其斷章云恩同花上露留
得不多時二人皆葬于宿州柳岸之東子野嘉祐中過
而題詩云好物難留古亦嗟人生無物不塵沙何時宰
樹連雙塚結作人閒並蒂花

豫章寓荊州除吏部郎再辭得請守當塗才到官七日
而罷又數日乃去其詩云歐借腰肢柳一渦大梅權作
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豫章又有
木蘭花令敘云庭堅假守當塗故人庾元鎮窮巷讀書

不出入州縣因作此以勸庾酒云庾郎三九常安樂便有萬錢無處著徐熙小鴨水邊花明月清風都占却朱顏老盡心如昨萬事休休休莫莫尊前見在不饒人歐舞君歌梅更酌自注云歐梅當塗二妓也

去年今日從駕遊西苑彩仗壓金波看水戲魚龍曼衍寶津南殿宴席近天顏金杯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六軍錦繡萬騎穿楊箭日夕翠華歸擁釣天笙歌一片如今關外千里未歸人前山雨西樓晚望斷思君眼此陳濟翁驀山溪詞也舍人張孝祥知潭州因宴客伎歌此

至金杯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其首自爲之搖顫者數
四坐客匿笑不止而孝祥不覺也

紹興庚午台之黃巖妓有姓謝者與楊芳情好甚篤爲
姬所制相約投之江好事者爲望海潮以吊之云彩筒
角黍蘭橈畫舫佳節競弔沅湘古意未收新愁又起斷
魂流水茫茫堪笑又堪傷有臨臬仙子連璧檀郎暗約
同歸遠烟深處弄滄浪倚樓魂已飛揚共偷揮玉筍痛
飲霞觴烟水無情揉花碎玉空餘怨柳淒涼楊謝舊遺
芳算世閒縱有不恁非常但看芙渠並蒂他日一雙雙

中吳紀聞云吳應字感之以文章知名天聖二年省試
第一又中天聖九年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居小市
橋有侍姬曰紅梅因以名其閣嘗作折紅梅詞曰喜輕
澌初泮微和漸入芳郊時節春消息夜來陡覺紅梅數
枝爭發玉溪仙館不是箇尋常標格化工別無一種風
情似勻點胭脂染成香雪重吟細閣比繁杏天桃品流
真別只愁共彩雲易散冷落謝池風月憑誰向說三弄
處龍吟休咽大家留取倚闌干聞有花堪折勸君須折
其詞傳播人口春日羣宴必使優人歌之

楊元素本事
集誤以爲蔣

言夢言言
堂侍郎有小鬟號紅梅

某殿丞作此詞贈之

西湖志餘云聶大年嘗賦卜算子云楊柳小蠻腰慣逐
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婦忙整玉搔頭春
筓纖纖露老却江南杜牧之懶爲秋娘賦又云粉淚溼
鮫綃只怨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峯酒醒燈花落數日
尙春寒未把羅衣著眉黛含顰爲阿誰但悔從前錯二
詞蓋自況也

吳虎臣漫錄云別酒送君君一醉清潤潘郎更是何郎
媚記得釵頭新利市莫將分付東鄰子回首長安佳麗

地三十年前我是風流帥爲向青樓尋舊事花枝缺處
餘名字右蝶戀花詞東坡在黃時送潘邠老赴省試作
也今集不載

又云徽宗天才甚高詩文之外尤工長短句嘗爲探春
令云簾旌微動悄寒天氣龍池冰泮杏花笑吐香紅淺
又還是春將半清歌妙舞從頭按等芳時開宴況去年
對著東風嘗許不負鶯花願宣和乙巳冬幸亳州途次
御製臨江仙云過水穿山前去也吟詩約句千餘淮波
寒重雨疎疎烟籠灘上鷺人買就船魚古寺幽房難住

夜深宿在僧居夢魂驚起轉嗟吁愁牽心上慮和淚寫
回書

洪覺範嘗爲長短句贈一女真云十指嫩抽新笋纖纖
玉染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
春曉黃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閒愁試撚梨花頻嗅
范周字無外純古之子工于詩詞不求聞達安貧樂道
未嘗屈節于人盛季文作守時頗嫚士嘗于元宵作寶
鼎現詞投之極蒙嘉獎因遺酒五百壺其詞播于天下
每遇燈夕諸郡皆歌之詞云夕陽西下暮靄紅溢香風

羅綺乘麗景華燈爭放濃焰燒空連錦砌靚皓月浸嚴
城如畫花影寒籠絳藥漸掩映芙蕖萬頃迤邐齊開秋
水太守無限行歌意擁麾幢光動珠翠傾萬井歌臺舞
榭瞻望朱輪駢鼓吹控寶馬耀貔貅千騎銀燭交光數
里似亂簇寒星萬點擁入蓬壺影裏宴閣多才環豔粉
瑤簪珠履恐看看丹詔催奉宸遊燕侍便趁早占通宵
醉緩引笙歌妓任畫角吹老寒梅月滿西樓十二中吳紀聞
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縣
令歸題于驛舍之壁其序畧云登山臨水不廢謳吟易

羽移商聊紓羈思因成鳳棲梧一曲書之驛壁詞云蜀
道青天烟靄翳帝里繁華迢遞何時至同望錦川揮粉
淚鳳釵斜彈烏雲膩鈿帶雙垂金縷細玉珮珠璫露滴
寒如水從此蠻粧添遠意畫眉學得遙山翠

徐幹臣

仲

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爲太常典樂出知

常州嘗自製轉調二郎神詞云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
花影謾試著春衫還思纖手薰徹金虬燼冷動是愁端
如何向但怪得新來多病嗟舊日沈腰而今潘鬢不堪
臨鏡重省別時淚滴羅襟猶凝料爲我慙慙日高慵起

長託春醒未醒雁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亭芳景空
佇立盡日闌干倚遍畫長人靜旣成會開封尹李孝壽
來牧吳門李以嚴治京兆人號閭羅道出郡下幹臣合
樂大燕勞之諭羣娼令謳此詞必待其問乃止娼如戒
歌至三四李果詢之幹臣蹙額曰某頃有一侍婢色藝
冠絕前歲以亡室不容逐去今聞在蘇州一兵官處屢
遣信欲復來而主人靳之感慨賦此詞中所敘多其書
中語今適有天幸公擁旄于彼不審能爲我地否李云
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旣至無錫賓贊者請受謁次第李

云郡官當至楓橋距城十里而迎翼日艤舟其所官吏
上下望風股栗李一閱刺忽大怒云都監在法不許出
城廼亦至此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斥都
監下堦荷校送獄又數日取其供牘判奏字其子震懼
求援宛轉哀鳴致懇李笑云且還徐典樂之妾來理會
卽日承命然後舍之

周美成爲江寧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
款洽于尊席之間世所傳風流子蓋所寓意焉詞云新
綠小池塘風簾動碎影舞斜陽金屋去來舊時巢燕土

花繚繞前度莓薔繡閣鳳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欲說
又休慮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轉清商暗想新粧了開朱
戶應自待月西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問甚時說
與佳音密耗擬將秦鏡偷換韓香天便教人霎時厮見
何妨新綠待月皆簿廳亭軒之名也

成都妓尹溫儀本良家女後以零替失身妓籍蔡相帥
成都酷愛之尹告蔡乞除樂籍蔡戲曰若樽前成一小
闕便可除免尹曰乞腔調蔡荅以西江月尹又乞嚴韻
蔡曰汝排十九用九字卽便應聲曰韓愈文章蓋世謝

言外詩話卷八
安才貌風流良辰開宴在西樓敢勸一杯芳酒記得南
宮高遇弟兄都占鰲頭一門金殿御香浮名在甲科第
九蓋蔡取第九人弟元度十一人也

花草粹編

豫章先生弟黃元明宰廬陵縣赴郡會座上巾帶偶脫
太守諭妓令綴之既畢俾元明撰詞云銀燭畫堂如畫
見林宗巾墊羞蓬首斜插花枝線賒羅袖須與兩帶還
依舊倒帶休今後也不須更漉淵明酒寶篋深藏濃香
薰透爲經十指如葱手蓋七娘子也

李邴字漢老任城人崇寧閒進士爲資政殿學士漢老

少日作漢宮春詞云瀟灑江梅向竹梢疎處橫兩三枝
東風也不愛惜雪壓霜欺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花期
惟是有南來塞雁年年長見開時清淺小溪如練問玉
堂何似茅舍疎籬傷心故人去後冷落新詩微雲淡月
對孤芳分付他誰空自倚清香未減風流不在人知一
時膾炙人口政和閒丁憂歸山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
談者方偃偃無計時王黼爲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
宴出其家姬十數人酒半唱是詞侑觴大醉而歸數日
遂有館閣之命

劉一止字行簡宣和進士賦喜遷鶯詞云曉光催角聽
宿鳥未驚鄰雞先覺迤邐烟村馬嘶人起殘月尙穿林
薄淚痕帶霜微凝酒力衝寒尙弱歎倦客悄不禁重染
風塵京洛追念人別後心事萬重難覓孤鴻托翠幌嬌
深曲屏香暖爭念歲寒飄泊怨月恨花須不是不曾經
著這情味望一成消滅新來還惡陳質齋云行簡是詞
盛傳京師號劉曉行

阮閱建炎初知袁州致仕寓居宜春有贈宜春官妓趙
佛奴洞仙歌云趙家姊妹合在昭陽殿因甚人間有飛

燕見伊底盡道獨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慣見惜伊情
性好不解嗔人長帶桃花笑時臉向尊前酒底見了須
歸似恁地能得幾回細看待不眨眼兒覷著伊將眨眼
工夫看伊幾遍

阮著詩
話總龜

趙彥端字德莊宋宗室之秀賦西湖謁金門詞云休相
憶明夜遠如今日樓外綠烟村冪冪花飛如許急柳外
晚來船集波底夕陽紅溼送盡去雲成獨立酒醒愁又
入阜陵問誰詞荅云彥端所作上云我家裏人也會作
此語喜甚

葛長庚自號白玉蟾閩人也一云瓊州人居武厓山中
嘉定閒詔徵赴闕館太乙宮封紫清明道真人嘗至武
昌賦酹江月懷古詞云漢江北瀉下長淮洗盡胸中今
古樓櫓橫波征雁遠誰見魚龍夜舞鸚鵡洲雲鳳凰山
月付與沙頭鷺功名何處年年惟見春絮非不豪似周
瑜壯如黃祖亦逐秋風度野草閒花無限數渺在西山
南浦黃鶴樓人赤鳥年事江漢亭前路浮萍無據水天
幾度朝暮

侯鯖錄云延安夫人係蘇丞相子容之妹也有寄季王

妹更漏子詞云小闌干深院宇依舊當時別處朱戶鎖
玉樓空一簾霜日紅弄珠江何處是望斷碧雲無際凝
淚眼出重城隔溪羌笛聲

長安妓聶勝瓊歸李之間其寄李鷓鴣天詞云玉慘花
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箇人
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
堦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

尼堅志載蓬萊仙人玉英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暖
律猶微柳舒金線水回隄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蹊

書漏漸遲遲愁損香肌幾回無語斂雙眉凭遍闌干十
二曲日下樓西

小璫英楊鐵崖伎也倪元鎮作柳梢青詞贈之云樓上
玉笙吹徹白露冷飛瓊珮玦黛淺含顰香殘栖夢子規
啼月揚州往事荒涼有多少愁縈思結燕語空津鷗盟
寒渚畫欄飄雪

能改齋漫錄云宣和間有女子幼卿題賣花聲詞于陝
府驛壁云極目楚天空雲雨無蹤謾留遺恨鎖眉峯白
是荷花開較晚孤負東風客館歎飄蓬聚散匆匆揚鞭

那忍驟花驄望斷斜陽人不見滿袖啼紅

趙孟頫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四世祖伯圭
賜第湖州遂爲湖州人宋末爲真州司戶參軍至元中
以程鉅夫薦授兵部郎中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在李叔
固丞相席閒贈歌者貴貴浣溪沙詞云滿捧金卮低唱
詞樽前再拜索新詩老人慚愧鬢成絲羅袖染將修竹
翠粉香須上小梅枝相逢不是少年時公以承平王孫
而遭世變故其詞不無麥秀狡童之感

姚雲文聖瑞宋咸淳進士也入元爲儒學提舉嘗過良

岳賦摸魚兒詞云渺人間蓬瀛何許一朝飛入梁苑輞
川梯洞層崖出猶帶鬼愁龍怨窮遊宴談笑裏金風吹
折桃花扇翠華天遠悵莎沼螢粘錦屏烟合草露泣蒼
蘚東華夢好在牙檣瑯輦畫圖歷歷曾見落紅萬點孤
臣淚斜日牛羊春晚摩雙眼看塵世鰲宮又報鯨波淺
吟鞭拍斷便乞與媧皇化成精衛填不盡遺憾

淨慈尼宋舊宮人也羅志仁賦虞美人贈之云君王曾
惜如花面往事多恩怨霓裳和淚換袈裟又送蠻輿北
去聽琵琶當年未削青螺髻知是歸期未天花丈室萬

緣空結綺臨春何處淚痕中

崑山顧阿瑛德輝同陳浩然遊觀音山宴張氏樓徐姬
楚蘭佐酒以琵琶度曲郊雲臺心醉顧賦蝶戀花詞云
春江暖漲桃花水畫舫珠簾載酒東風裏四面青山青
似洗白雲不斷山中起過眼韶華渾有幾玉人纖手笑
把琵琶理枉殺雲臺標外史斷腸只合江州死

名媛集載朱希真名秋娘適徐必用徐久客不歸朱賦
菩薩蠻詞云溼雲不渡溪橋冷嫩寒初透東風景橋下
水聲長一枝和雪香人憐花似舊花比人應瘦莫凭小

闌干夜深花正寒

花菴詞客云希真名敦儒此則別是一人也

陳鳳儀成都樂妓也有一絡索詞送人云蜀江春色濃
如霧擁雙旌歸去海棠也似別君難一點點啼紅雨此
去馬蹄何處向沙堤新路禁林賜宴賞花時還憶著西
樓否

王仲言云左譽字與言策名之後籍甚宦途錢塘幕府
樂籍有名姝張芸女名穠色藝妙天下譽頗顧之如盈
盈秋水泚泚春山與一段離愁堪畫處橫風斜雨挹衰
柳及帷雲翦水滴粉搓酥皆爲穠作當時都人有曉風

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對後穠委身立勲大
將家易性章疏封大國紹興中因覓官行闕暇日訪西
湖兩山閒忽逢車輿甚盛中覩一麗人褰簾顧譽而顰
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視之乃穠也君
恍然悟入卽却衣東渡一意空門其眼兒媚詞云樓上
黃昏杏花寒斜戶小闌干一雙燕子兩行征雁畫角聲
殘綺窓人在東風裏灑淚對春閑也應似舊盈盈秋水
淡淡春山

無名氏女郎玉蝴蝶詞云爲甚夜來添病強臨寶鏡憔悴

悴嬌慵一任釵橫鬢亂永日薰風惱脂消榴紅徑裏羞
玉減蝶粉叢中思悠悠垂簾獨坐倚遍熏籠朦朧玉人
不見羅裁囊寄錦寫牋封約在春歸夏來依舊各西東
粉牆花影來疑是羅帳雨夢斷成空最難忘屏邊瞥見
野外相逢武林卓珂月云此詞當時甚爲馬東籬張小
山諸君所服或曰洞天女作詳見元之夢遊詞序中詞
共十有八闕周勒山林下詞選錄其半

瞿士衡一日飲楊廉夫以鞋杯行酒廉夫命宗吉詠之
宗吉席上作沁園春以呈廉夫大喜卽命侍妓歌以侑

觴因袖其稿以去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
笑書生星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
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蹟月地
偷期風沈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
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祇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
勝翠裙深掩時辛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

松江俞俊弱冠從顧淵白遊負氣傲物當伯顏太師柄
國日嘗賦清平樂長短句云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槁落
落殘星猶弄曉豪傑消磨盡了放開湖海襟懷休教鷗

鷺鷥猜我是江南倦客等閒容易安排手豪留葉起之處後與葉交惡竟訴于官欲搆其罪寅緣賄賂獲免

永樂閒瞿宗吉以詩禍下獄已而謫戍保安時興河失守邊境蕭然朝廷方降佛曲于塞下選子弟唱之遇元宵宗吉淒然生望江南五首云元宵景野燒照山明風陣摩天將夜半斗杓插地過初更燈火憶杭城元宵景巷陌少人行舍北孤兒喂冷炕牆東嫠婦哭寒檠士女憶杭城元宵景刁斗擊殘更數點夕烽明遠戍幾聲寒角響空營歌舞憶杭城元宵景獨坐自傷情破竈三杯

黃米酒寒窗一盞濁油燈宴坐憶杭城元宵景淡月伴
疎星戍卒抱關敲木柝歌童穿市唱金經簫鼓憶杭城
永樂中秋上方開宴賞月月爲雲掩召解縉賦詩遂口
占風落梅一闋其詞曰姮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
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覽之歡甚
又賦長篇上益晉同縉飲過夜半月復明朗上大笑曰
子才真可謂奪天手段也

成化閒仁和教諭聶大年以詩書名世人來乞書多以
東坡行香子馬晉滿庭芳應之二詞一言不必深求學

問一言仕宦之勞皆不如隱逸之樂也後聶召至京修
史而死貧不能斂似若預爲己言者然二詞亦果痛快
今錄之行香子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
分浮名浮利休言勞神歎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
文章開口誰知且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做箇閒人
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滿庭芳云雪漬疎髯霜侵衰
鬢去年猶勝今年一回老矣堪嘆又堪憐思昔青春美
景除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侵晨
騎馬出風初暴橫雨又淒然想山翁野叟正爾高眠便

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下林邊如何好吳淞江上閒了
釣魚船馬晉字孟昭明初吳下人也

朱竹古無所本起于明初宋仲溫有一卷不知何人筆
高季迪題水龍吟云淇園丹鳳飛來幾時留得參差翼
簫聲吹斷彩雪忽墮碧雲猶隔想是湘靈淚彈多處血
痕都積看蕭疎之影隔簾欲動應是落花狼籍莫道清
高也俗再相逢子猷還惜此君未老歲寒猶有少年顏
色誰把珊瑚和烟換去琅玕千尺細看來不是天工却
是那春風筆此卷舊爲王太史家物徐惟和收得之珍

言苑叢書卷八
三
若重寶自題其後云根如蘋虬髯葉如丹鳳尾有時截
作釣魚竿珊瑚亂拂桃花水有時擲杖化爲龍白日青
天赤鱗起能將紅霧變蒼烟產在朱明幾洞天須臾絳
節生彤管只向松閒滴露研

高郵王槃作野朵譜并綴以詞雅俗相雜山家之公案
也嘉禾周履靖作茹草編亦效西樓而起編中詠燕子
不來香云新蒲正短舊壘猶空繡箔珠簾面面風粘天
芳草碧玉茸趁呢喃聲杳曉摘芳叢昭陽殿裏妒綠
嫌紅無奈香消一盼中

夏侯橋沈潤卿掘地得宋高宗賜岳侯手勅刻石文徵
明待詔^酒滿江紅詞云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
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豈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
言難贖^景無端堪恨又堪悲風波獄豈不念封疆蹙豈
不念徽欽辱^公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
當時是怕中原^公笑區區一檣亦何能逢其欲激昂感
慨自具論古隻眼後宋改謚岳忠武文云李將軍口不
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云孔明
志興漢室子儀光復唐都不嫌今古同辭將與河山並

久唯岳侯爲能不愧此謚予嘗至鄂王墳上賦一詩云
帆挂西泠隱畫橈岳王墳上草蕭蕭頻年羌笛吹孤月
盡日垂楊鎖六橋石馬夜嘶荒殿雨水犀春漲浙江潮
登臨休問前朝事只有南枝恨未消

吳江張倩倩適同邑沈自徵自徵負才任俠所著灞亭
秋鞭歌及看花髻詞三齣名漁陽三弄與徐文長並傳
倩倩有憶秦娥云風雨咽鷓鴣啼破清明節清明節杏
花零落_詞懷千疊情悰依舊和誰說睂山鬪鎖空愁絕
空愁絕雨聲和淚問誰淒切填詞集豔云倩倩豔色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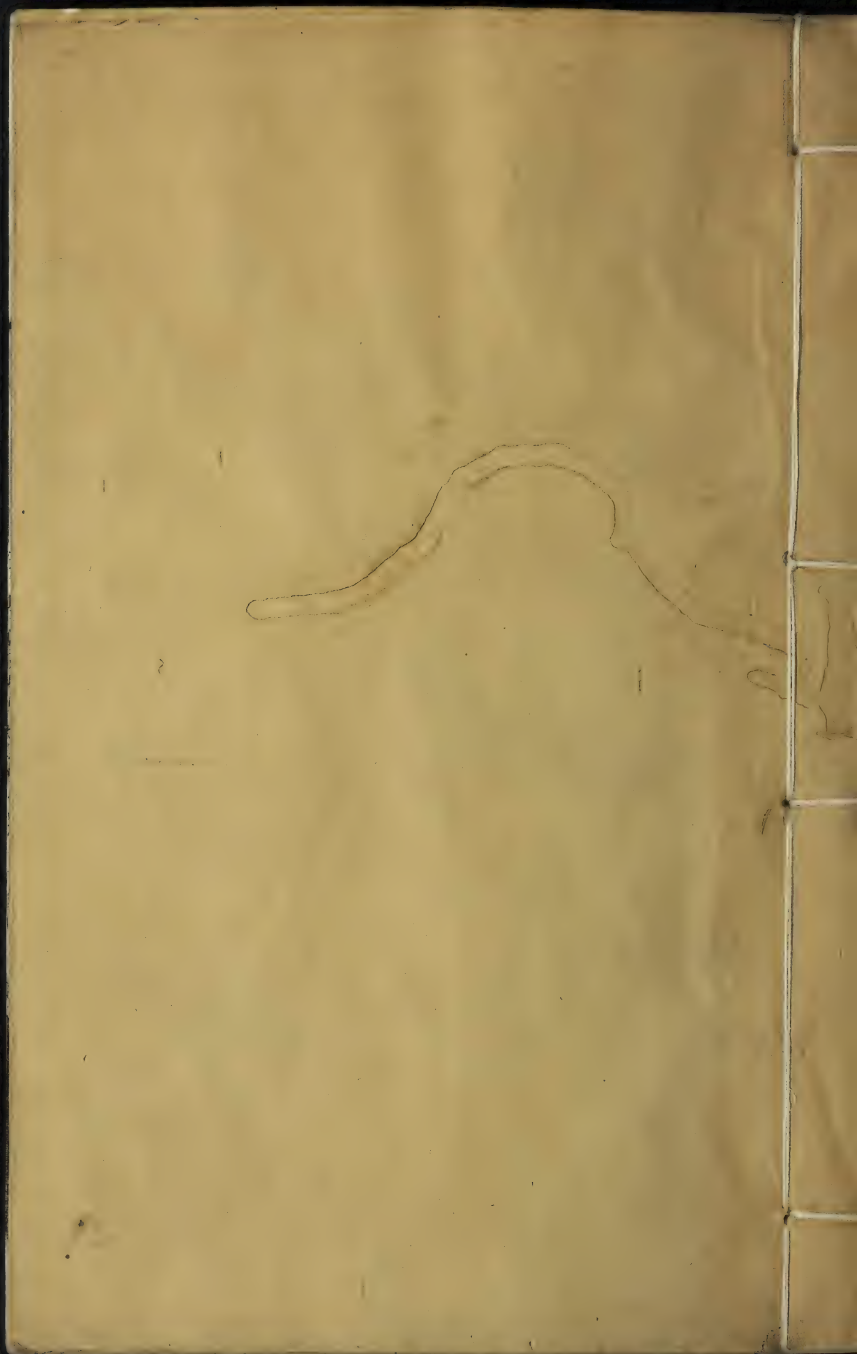
才年才三十四歿遺香僅存一二

詞苑叢談卷八終

番禺孟鴻光校







PL
2451
.P29
v.83

詞苑叢談卷九

國朝吳江徐
鉉電發編輯

紀事四

龔定山竹書與橫波夫人月夜汎舟西湖作醜奴兒令
四闕自序云五月十四夜湖風酣暢月明如洗繁星盡
斂天水一碧偕同人繫艇子於寓樓下剝菱煮茱小飲
達曙人聲既絕樓臺燈火周視悄然唯四山蒼翠時時
滴入杯底千百年西湖今夕始獨爲吾有徘徊顧戀不
謂人世也酒語情恬因口占四調以紀其事子瞻有云

何地無月但少閒人如吾兩人予則謂何地無閒人無
事尋事如吾兩人者未易多得爾詞云一湖風濤當樓
月涼滿人閒我與青山冷澹相看不等閒藕花社榜疎
狂約綠酒朱顏公進嬋娟今夜紗窗可忍關又云木蘭
掀蕩波光碎人似乘潮何處吹簫輕逐流螢度畫橋白
鷗睡熟金銀悄好是蕭條多謝雙篙折簡明宵不用招
又云悵凝每語銀蟾約見了銷魂爾許溫存領受嫦娥
一笑恩_或拈梅子橫波打越樣心疼和月須吞省得濃
香不閉門又云清輝依約雲鬟綠水作菱花蘇小天斜

不見留人駐晚車
湖山符牒誰能管
讓與天涯如此豪
華除却共樽一味賒

葉天寥侯部半不軒
留事云僊僊十三四
時卽羈迹秦淮將有錦
玉壘之行遠望故鄉
淒心掩泣真所云侯
門一入深如海也余
甚傷焉今年十七又
作巫山神女向楚王
臺下去酒閒聞之悵
然感懷口占浣溪沙
二詞云一片歸心望
也休西陵千里水東
流杜鵑芳草楚天秋
老去未消風月恨閑
來重結雨雲愁欲緘
雙淚寄亭州又金粉
傷情別石頭六朝烟
柳繫離憂破瓜人泣

仲宣樓桃葉渡邊春易去梅花笛裏夢難留子規斜月

一悠悠

俞琬綸製桂枝香古鏡詞贈女史顧文英琬綸自序云
文英善書以碧砮作小行楷繡之鏡囊遺所歡後有人
蠲二千金娶之未幾英死一夕予夢英相對如常謝此
詞予曰然悔有架罷殘粧二語遂爲卿識英曰此亦竊
疑之惡其佳不請易耳其詞云張郎一去君且代郎看
雙蛾解呈贈別躊躇不忍把君分碎問容顏君獨知焦
悴受多磨與君無異廣寒三五嫦娥愁向却原自己晴

空裏似丹青點綴箇中小小洞天深處背地沈迷形影
都無據君自爲分明累貯盡了漢宮人淚架罷殘粧
瞥然收却遠山橫翠

吳祭酒仁沐陵春一名雙影記嘗寒夜命小鬟歌演自
賦金人捧露盤詞云記當年曾供奉舊霓裳嘆茂陵遺
事淒涼酒旗戲買花簪帽一春狂綠楊池館逢高會
身在他鄉喜新詞初填就無限恨斷人腸爲知音仔細
思量偷聲減字畫堂高燭弄絲簧夜深風月催檀板顧
曲周郎時祭酒將復出山晉江黃東崖詩云徵書鄭重

眠餐損法曲淒涼涕淚橫正謂此詞也祭酒又自題一
律云詞客哀吟石子岡鷓鴣清怨月如霜西宮舊事餘
殘夢南內新詞總斷腸漫溼青衫陪白傅好吹玉笛問
寧王重翻天寶詞園曲減字偷聲柳七郎

楊卯君字雲和沈君善之側室工于繡佛名流多題詠
之作君善針針史行世其女關關字宮音尤能出新意
所繡山水人物無不精絕嘗墨繡顧茂倫濯足圖尤悔
菴題漁父傲一闕其詞云我夢吳江烟水皺綸竿擬挂
垂虹口不道連沙濯足久枕且漱滄浪一曲天如斗深

院玉人閒譜繡粉香妙寫溪山友宛轉絲絲盤素手林
下秀小玉獨占毛詩首

廣陵右老儒孿生二女子娟娟相倚雅好文墨幼時並
處不能_并以香炙面爲識戊戌年訛傳掖庭之選倉卒
歸二少年一尺城一居湖中嫁同日後皆有娠復同病
而卒閭再彭_修賦漁家傲詞弔之云畫鎖紗窗縈碧

霧瓊花自是無雙樹並蒂嬌姿無解語經行處花鈿暗
識修眉嫵畫閣肩垂朝復暮閒情時咏遊仙句奔月化
烟留不住天風度飛瓊自挽雙成去詞載倚聲集人多

傳之

紅橋在平山堂法海寺之側王貽上司理揚州日與諸
名士遊讌酒閒小有倡酬江南北頗流傳之于是過廣
陵者多問紅橋六司理在紅橋賦浣溪沙云北郭清溪
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
何處是香^紅零落使人愁澹烟芳草舊迷樓茶村杜濬
和云六月紅橋漲欲流荷花荷葉幾時秋誰翻水調唱
涼州更欲放船何處去平山堂上古今愁不如歌笑十
三樓淮陰邱象隨和云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寒笛畫

城秋紅橋猶自倚揚州五夜香昏殘月夢六宮釵落曉
風愁多清烟樹戀迷樓後陽羨陳維崧賦紅橋詩云輕
紅橋上立逡巡淥水微波漸作鱗手把柳絲無一語十
年春恨紅如塵又一帶蕪城織野烟三春板渚亂寒田
傷心錯到平山路不獨江南事可憐又雨餘垂柳鵬頭
綠日落吳天卯乙紅絕似儂家罨畫裏幾層春水幾層
風余亦有紅橋絕句云酒樓楊柳碧絲絲惱煞紅裙舞
柘枝留得狂名偏薄倖至今猶說杜分司又轉過春帘
便板橋船窗草閣雨瀟瀟蕪城一片寒烟織流水何人

問六朝人多誦之附錄阮亭遊記畧云出鎮淮門循小
秦淮折而北陂岸起伏多態竹木蓊鬱清流映帶人家
多因水爲園亭臺榭溪塘幽窈而明瑟頗盡四時之美
小艇循河西北行林木盡處有橋宛然如垂虹下飲于
澗又如麗人覩粧衺服流照明鏡中所謂虹橋也遊人
登平山堂至法海寺捨舟而陸徑必出虹橋下橋四
面皆人家荷塘六七月間菡萏作花香聞數里青簾白
舫絡繹如織良謂勝遊矣

秦淮卞賽小字玉京桃葉名姬也後爲女道士吳祭酒

琴河感舊詩有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之
句不勝^中頭燕子山上蘼蕪之感彭城萬年少壽祺賦
眼兒留贈之云花弄香紋春滿樓桃葉引江流箇人何
事斜陽獨^奇曲曲腸柔垂簾淡淡撲楊毬私心好處投
侍兒斂態閉門作意不上金鉤蓋記其少年情事猶覺
風韻可人

葉天寥治史云沈智瑤內人李妹也鸝吹五君詠珠暉
映月流玉彩迎花度可以想見風格矣有詩刻彤奩續
些年三十餘以怨恨自沈于水而死俗婦蘭支其內姪

女也有詞哭之調寄水龍吟云水晶深處瓊樓湘風半
捲鮫綃軟桂旗翠陌平沙碧草瑤天烟煖寶柱哀絃曲
終人杳晚江清淺奈芳菲極目雲霞未賞都倩靈妃遊
伴寂寞楚山高遠夜半猿聲淚痕滿鏡消菱月釵沈蘭
霧霎時分散恨逐波香愁隨浪影一天幽懣歎銷魂正
是白蘋黃葉暮鴻淒斷

沈宜修宛君天寥夫人也三女統統小統小鸞皆工詩
詞有午夢堂集數種曰昔和凝有句云春思翻教阿母
疑余以爲破瓜之年亦何須疑直是當信耳因作問疑

詞云芳草青歸梨花白潤春風又入昭陽鬢繡窗日靜
綺羅閒金鈿二八人如薜碧字題眉細香寫暈青鸞玉
線裙榴襯若教阿母不須疑粧臺試向飛瓊問

天寥又云侍女隨春年十三四卽有玉質肌凝積雪韻
彷彿花笑盼之餘風情飛逗瓊章極喜之爲作浣溪沙
詞云欲比飛花蕊更輕低回紅頰背銀屏半嬌斜倚似
含情嗔帶淡霞籠白雪語偷新燕怯黃鶯不勝力弱懶
調箏昭齊和云翠黛新描桂葉輕柳枝婀娜倚蓮屏風
前閒立不勝情細語嬌謫嗔亂蝶清臚淚粉怨殘鶯日

長深院惱秦箏蕙綢和云髻薄金釵半亸輕佻羞微笑
隱湘屏嫩紅染面作多情長怨曲欄看鬪鴨慣嗔南陌
聽啼鶯月明簾下理瑤箏宛君和云袖惹飛烟綠雨輕
翠裙拖出粉雲开飄殘柳絮暗知情千喚懶回拋繡襦
半含微吐澁新鶯嗔人無賴夏風箏諸詞俱用嗔字以
此女善嗔嘗面發赤也宛君又有長愛嬌嗔人不識水
剪雙眸欲滴之句余亦作二闕云初總銀篦攏鬢輕添
香朝拂美人屏生來腴腆自風情淺麝翠分明月雁小
檀黃入曉春鶯故憐斜撥學新箏紅袖垂鬟旖旎輕闌

干閑倚杏花屏午將噀語寄深情金釧粉痕香畫鳳玉

釵脂膩滑流鶯坐來簾下卽彈箏

按隨春一名紅于葉小鸞歿後歸龐氏別

字元元龐蕙纓有病中聞家慈同元姨爲予誦經誌感鷓鴣天云終歲懨懨怯往還盈盈兩袖淚痕潛潛一心解織愁千縷雙鬢慵梳月半彎鴛鴦被冷瑣窗寒翻經畫閣

選
懨紅顏枕面情首慙勤意不盡箋題寄小鬟見林下詞

柳亭沈暹聲豐云任情縱誕中年因所歡遂被放黜嘗
賦踏莎行一闕亦惜分飛遺意也其自序云星移物換
人世皆虛梗逝蓬飄吾生靡定是以求仙學佛羣笑爲
迂飲酒被紕元非過激聊蟄龍而伸蠖或呼馬以應牛

僕本有情兼遭多難秋風大澤情殊屈子之悲春水橫
橋恨學尾生之信雙珠待握一劍驚飛王孫之草徒芳
姊妹之花半死天高離恨總喚奈何鄉老溫柔翻爲醉
夢佯狂自廢啼則襟袖多淹恹恹如癡笑則冠纓欲絕
然而佳人不_可淑儷難雙未曾斷藕蓮復生心縱是枯
楊絮還惹恨但使小家碧玉終嫁汝南趙國才人不歸
厮養則雖堊門陋巷敵金屋之繁華沁水流泉勝瓊漿
之雋永夜窺石鏡朝起藥牀寧懷犢鼻之慚豈下牛衣
之泣無如薄命空復多愁腸無瓶綆侵曉還牽腹有車

輪何時不轉書空靡益說鬼偏宜且寄興于小詞卽徵
歌于長恨詞曰積雨埋紅沈烟漾碧小樓春信催寒食
踏青鬪草總無心自家憔悴誰憐惜枉裂香羅虛勞黛
筆東風笑殺多情客瑤琴元不是知音一牀夜月吹羌
笛

歌者張郎今日之秦青也壬子春暮讌集于宋荔裳觀
察京師寓園張後至合肥宗伯賦蝶戀花詞云春絆情
絲千縷纈夢裏人來乍暖輕寒節何處玉驄曾小歇海
棠飄落胭脂雪重倩紅牙溫舊闌張緒風前好是腰身

絕樓閣水明光四徹羅衣影漾波心月又送張還廣陵
云紅淚一巾心百纈春盡纔逢剛過菖蒲節懊恨子規
啼不歇生生催就雙篷雪莫聽陽關朝雨闕禁得年年
腸爲分攜絕芳草粘天難望徹杏花人面揚州月又代
張閨情云綵線鴛鴦愁暗纈花雨新添水暖銀塘節燕
子穿簾飛又歇冰紈襯貼芙蓉雪悶倚玉簫吹半闕報
道人歸喜極還嗔絕別後心情明鏡徹日長捱到如年
月又隋苑烟花羅綺纈小別重圓交代歡愁節腸轉車
輪輪始歇夢回關塞沙如雪爲問歡場歌幾闕比並雙

蛾畫就誰嬌絕天欲爲人須爲徹一生長似團圓月長
安諸公爭裂素紵書之于是紅牙檀板中都唱此詞

朱錫鬯

彝尊

在代州與妓小字白狗者狎一日晚往訪

之不值戲沒一詞云疎籬日影纔鋪地却早被金鈴喚
起朝雲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黃牛峽裏仙源乍入重門
閉任閒殺桃花春水劉郎自去阮郎歸算只有相如伴
你蓋步蟾宮調也錫鬯天才踴厲詩文膾炙海內填詞
與柳七黃九爭勝葉元禮嘗作駢體文序之綴以絕句
云鴛鴦湖口推朱十代北汶西詞客哀弄墨偶然工小

令人閒斷腸。賀方回

京師舊俗婦人多以元宵一夜出遊名走橋摸正陽門釘以祓除不祥亦名走百病予向欲填一詞記之近見青城集中木蘭花令正咏此也句頗雅麗詞云元宵昨夜嬉遊路今夕還從橋下去名香新暖繡羅襦翠帶低

垂金線縷回頭姊妹多私語魚鑰沈沈纖手挂釵橫鬢

顰影參差一片花光無處所青城集嘉善魏子存著○海寧陳相國夫人徐燦字

湘蘋有燕京元夜詞云華燈看罷移香屐正御陌遊塵絕素裳粉袂玉爲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挲怯三橋宛轉凌波躡斂翠黛低同說年年長向鳳城遊曾望蕊珠宮闕星橋雲爛火城日近蹕遍

天街
月

淮陽柳敬亭以淳于滑稽之雄爲左寧南幸舍重客寧
南没于九江舟中柳生先期東下憔悴失路垂老客于
長安龍松先生贈賀新郎詞云鶴髮開元叟也來看荆
高市上賣漿屠狗萬里風霜吹短褐遊戲侯門趨走卿
與我周旋良久祿鬢紅顏今盡改嘆婆娑人似桓公柳
空擊碎唾壺口江東折戟沈沙後過青溪笛牀烟月淚
珠盈斗老矣耐煩如許事且坐旗亭呼酒拌殘蠟消磨
紅友花壓城南韋杜曲問毬場馬稍還能否斜日外一

回首又賦沁園春云驃騎將軍異姓諸侯功名壯哉乍
南樓傳箭大航風鶴中流搖櫓湓浦蒿萊片語回春千
金逃賞遮客長刀玩弄來堪憐處有恩門一涕青史難
埋偶然座上嘲談博黃絹新詞七步才似籌兵北府碧
油晨啓賭棋東閣屐齒宵陪春水方生君當速去老子
遨遊頗見哀相攜手儘山川六代簫鼓千杯聽恩門一
涕之語直是敬亭知己

出湧金門沿湖爲錢王祠免葵燕麥瓦礫荆榛瓣香常
絕余過而感之題滿江紅一闕于壁上云電馬霜戈馳

江上怒濤始歇誇保障并吞割據韓彭比烈寂寞幾堆
羊虎石淒涼一片銅駝月憶白鹽澹裏是何人關情切
故宮內餘殘雪荒廟裏靈旗滅笑宋家南渡金甌也缺
五國未曾生馬角五王莫漫啼鵲血算原來天道好循
環悲雙闕亦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意也

葉元禮

舒崇

客西泠遇雲兒于宋觀察席上一見留情

時尙未破瓜也雲兒居孤山別墅密簡相邀訂終身焉
別五年復至湖頭則如絲雲飛散不可蹤跡矣元禮撫
今追昔情不自禁援筆賦浣溪沙四闕云彷彿清溪似

若耶底須惆悵怨天涯青驄繫處是儂家生小畫眉分
細繭近來綰髻學靈蛇粧成不耐合歡花又柳暖花寒
懊惱時春情脈脈倩誰知廉纖香雨正如絲團就鏡臺
烏鰂墨寄來江上鯉魚詞此生有分是相思又潛背紅
窗解珮遲銷魂爾許月明時羅裙消息落花知蝶粉蜂
黃拌付與淺顰深笑總難知教人何處懺情癡又斗帳
脂香夜半侵幾番絮語夢難尋清波一樣淚痕深南浦
鶯花新別恨西陵松柏舊同心一番生受到而今
壬子元宵吳荆西之紀沈龍門永令合樂玉樹堂名士

勝流無不畢集花燈火樹稱爲極盛校書芳蓀雲間人
色藝獨絕時微雨無月羣呼曰嫦娥何在耶吳玉川鏘
笑曰咫尺雲閒何云不見遂調畫堂春一闕云佳節姮
娥不放閒只看燈影團圓更闌薄醉蟬雙鬢無限屏山
妒煞一天風雨玉簫錦瑟生寒清光咫尺在雲閒倚遍
欄干席上有老樂工沈遂譜人管絃卽爲歌唱極歡而
罷其詞傳播揚州宗定九元鼎刻之花鈿集中

浙中查伊璜妙解音律其家姬柔些尤擅絕一時廣陵
汪舍人蛟門製春風裊娜遺查君兼贈柔些云看先生

老矣兀自風流圍翠袖昵紅樓羨香山攜得小蠻樊素
玉簫金管到處遨遊舞愛前溪歌憐子夜記曲娘還數
阿柔戲罷更教彈絕調攴端坐撥箏篴新製南唐院
本衣冠巾幘抵多少優孟春秋拖六幅掩雙鉤英雄意
態兒女嬌羞燈下紅兒真堪消恨花前碧玉耐可忘憂
是鄉足老任悠悠世事爛羊作尉屠狗封侯同郡小香
居士宗定九和云憶年前度曲無限嬌愁花未放蕊還
羞洞簫聲駢駢酒濃春蕩無端牽惹情緒難由曼娜衣
裳六朝宮樣傾國傾城看阿柔我慕香山白居易也曾

絃管識荊州此日汪郎才子新詞填就問端委十二層
樓珠繚繞玉雕鏤燈前席上巫水江頭鶯滾含桃昔憐
將熟免團月桂今賸如鉤伊人信美况西園公子英雄
曠達寄興筌篲觀二詞可以知柔些風度矣

吳玉川夫人龐小畹蕙纓詩詞書法擅絕當世片紙隻
字莫不珍惜有青蓮女伎小青者色藝皆精嘗演劇復
復堂持扇叩唾香閣乞書夫人卽調桂枝香一闕有浪
萍飛絮前生果別是傷心一小青之句一時傳誦青亦
憮然自失遂有意脫籍

沈素嘉葉蕙綢女歸中表葉學山居與龐小畹比隣後
移居汾湖有寄吳夫人小畹點絳脣曰隔箇牆頭幾番
同聽黃昏雨別來情緒向北看春樹一院藤花底是臨
書處還記取綠窗朱戶裊裊茶烟縷小畹次韻云十載
芳隣自憐一別還如雨看雲愁緒隔箇江天樹佳句曾
題小楷紅箋處頻看取相思何限一瞬情千縷

長沙女子王素音有可憐魂魄無歸處應向枝頭化杜
鵑之句辭旨酸楚王司成士正用其意作減字木蘭花
弔之云離愁滿眼日落長沙秋色遠湘竹湘花腸斷南

雲是妾家掩啼空驛魂化杜鵑無氣力鄉思難裁楚女
樓空楚雁來

桐城方太史納姬合肥龔中丞賦燭影搖紅催粧詞詞
旣纖穠序尤綺麗今載香嚴集中序云何來才子自負
多情選豔花叢旣眼苛于冀北效顰桃葉空夢遶于江
南無處尋愁歌燕市酒人之曲有官割肉慳金門少婦
之緣願得一心合爲雙璧今且窮搜粉譜恰遇麗妹綰
髻相思能誦義山之句投珠未嫁欣挑客坐之琴眉黛
若遠山臉際若芙蓉風流放誕驚絕世之佳人玉釵挂

臣冠羅袖拂臣衣微笑遷延快上國之公子錦茵角枕
良夜未央白雪幽蘭新懽方洽兼以花杵月拍並是慧
心璧版烏絲時呈纖手塞玉堂之紅藥比金屋之奇姿
可謂勝絕一時風華千載者矣昔宋玉口多微詞自許
溫柔之祖而其告楚王曰天下之美無如臣里臣里無
如東家之子嘻何隘也燕趙多佳夙驚名貴文鴛擇棲
未肯匹凡鳥耳豈必聽子夜于吳趨載莫愁于烟艇乃
稱雅合哉詞云一揖芙蓉閒情亂似春雲髮凌波背立
笑無聲學見生人法此夕歡娛幾許換新粧佯羞淺荅

算來好夢總爲今番被他猜殺宛轉菱花睂峯小映紅
潮發香肩生就靠檀郎睡起還凭楊記取同心帶子雙
雙綰輕綃尺八畫樓南畔有分鴛鴦預憑錦札

青兒者楊中丞家伎也適毘陵董氏爲青衣婦嗟哉憔悴矣猶記旗亭舊曲一日文友宴客因索清歌青兒掩抑自傷遷延不出促之至再始發聲其音瑟瑟似在潯陽江上時文友賦愁春未醒一闕以傷之詞云千金不惜歌舞教成似燕離巢後呢喃猶作畫梁聲自分年踰絃索笙簫讓後生今宵何事重聞呼喚幾度如醒欲奏

清音花檀乍拍淚已盈盈我幸非牙郎買絹不受伊輕
但覺歌餘蘆花楓葉滿中庭不知可似白家老嫗舊日
聞名陽羨生和青兒曲云檀槽尙撥仙帔初成似沙場
老將醉來偏喜楚歌聲隔著屏風舊恨新愁指下生當
年此際額黃嬌暈紅粉羞醒樂府嬌嬈從來屬董何必
盈盈但越公朱門何在玉瘦花輕分付歌奴休將臨本
笑黃庭須知一樣誤卿絕世老我虛名二詞成座客聞
之都不樂羅江東云我未成名卿未嫁可知俱是不如
人紅粉飄零才人老大安能無杜秋之悲江州之泣也

尤悔庵云僕嘗客恆山梁司徒公出家伎佐酒僕于座上
演清平調雜劇卽令小鬟歌之公賦菩薩蠻詞云樽
前若箇歌金縷盈盈十五芳如許笑靨半含羞驕憨不
解愁眉痕青尙淺秋水雙眸翦何處耐人思歌停掩袖
時座客爭爲傳唱極歡而罷

梁司徒伎有名文玉者最姝麗嘗裝淮陰侯故事悔菴
于席上調南鄉子詞贈之云珠箔舞蠻韉淺立氍毹宛
轉歌忽換猩袍紅燭豔瞧科錦繖將軍小黛蛾鬢髮尙
盤螺一辮絲鞭燕尾拖爲待情人親解取誰何春草江

南細馬馱蓋晉女未字者鬢後垂辮解辮則破瓜矣司徒見詞大喜命文玉酌叵羅再拜以獻盡醉而歸

王胥庭司馬張伎設讌棠村梁公賦春風裊娜云喜良宵烟月依舊清平花市暖晚風輕有尙書好客堂開簾捲故人歡笑粧點春城百寶珠輪九枝青玉絳燭高烧列畫屏琥珀光浮千日酒赤瑛盤薦五侯鯖誰把燕山舊事移宮換羽倩優孟譜入新聲紅牙串紫鸞笙歌喉未歇客欲沾纓夢裏功勛休嗟陳跡眼前盃酌且盡平生種槐庭院看年年無恙紅燈綠醕快聚良朋時華堂

竹肉閒發聽歌者唱至看年年無恙紅燈綠酒快聚良
朋之句舉座起舞

汪鈍翁題梁曰緝江村讀書圖云鄢陵野色平於掌也
有江南此景無王阮亭見之呵曰吳子輩乃爾輕薄汪
笑曰行當及君矣因續嘲阮亭所題云彷彿春江綠樹
陰幾回展卷幾沈吟江南於汝關何事賦得愁心爾許
深汪固輕薄然余嘗見陽羨陳髯望江南數闋風景情
事如畫讀之不得不令人轉憶江南樂也其詞云江南
憶憶得上元時人鬪南唐金葉子街飛北宋鬧蛾兒此

夜不勝思江南憶最憶善和坊猿臂醉擎劉白墮鶯喉
嬌唱小秦王花月去堂堂江南憶少小住長洲夜火千
家紅杏幙春衫十里綠楊樓頭白想重遊江南憶白下
最堪憐東冶璧人新訣絕南朝玉樹舊因緣秋雨蔣山
前江南憶懊惱是西湖秋月春花錢又趙青山綠水越
連吳往事只模糊江南憶更憶是蕪城蘭葉寒塘盤馬
路梨花微雨築毬聲風景逼清明江南憶最好是清歌
一曲琵琶彈賀老三更絃索響柔奴此事豔東吳江南
憶罨畫最風流白屋山腰烟內市紅闌水面雨中樓樓

上漾簾鉤

望春樓故邸在青州丁藥園祠部入關後偶遊山左來
尋舊址覩蔓草零烟不勝華清宮闕之感賦玉女搖仙
珮一闕令故妓歌之聽者恍如置身津陽門外奉誠園
內也詞云青州城裏帝子珠樓縹緲五雲深際繞桂鮫
鮎穿簾玳瑁舊是繁華朱邸誰意同流水見移花月檻
落榆鋪地玉階外鳥聲啣軋雨洗遺鈿數點空翠何處
鳳簫聲暗想當年玉容同倚樓上望春如醉風斷窗紗
燕子銜將花蘂鬪草踏青昭陽人去冷落鞦韆佳會飛

絮連天起笙歌杏不道岐王故第祇見得空梁蛛網粉
牆蝶鬧但餘幾點看花淚不如把鳳樓長閉

朱觀察

荔裳

罷官遊西湖與鐵崖顧菴西樵宴集演郛

鄆夢傳奇觀察曰殆爲余輩寫照也卽席賦滿江紅云
古陌邯鄲輪蹄路紅塵飛漲恰半晌盧生醒矣龜茲無
恙三島神仙遊戲外百年鄉相攣毬上歎人閒難熟是
黃梁誰能餉滄海曲桃花漾茅店內黃雞唱闋今來古
往一杯新釀蒲類海邊征伐碣雲陽市上修羅杖笑吾儕
半本未收場如斯狀詞成座客傳觀屬和爲之歛歛罷酒

曹顧庵學士詩詞流播海內已三十年辛亥復遊京國
與同志唱酬意氣凌霄精力扛鼎新詞一出小胥競寫
余嘗見其京華詞集觀女伶高陽臺一闋云鶯舌新調
鴉鬟猶彈湘裙欲整還拖懶散心情朝來愁畫雙蛾風
約繡簾搖樺燭對菱花倦眼生波儘嬌慙動人些子元
不爭多魂銷一曲清歌却似曾相識無可如何影好難
描空勞石墨三螺燈前小立紅粧換笑還嗔喚弟稱哥
暗相憐細腰無力又著蠻靴未知女伶何人知學士猶
有白傳情懷也余在西陵賦沁園春寄之云金馬銅龍

游戲當時犢車入燕看禁烟藏柳鶯啼舊樹玉河浸月
雁訴遙天華轂朱門白衣蒼犬田竇紛紜絕可憐歸來
好有陶家松菊謝傳林泉舊遊景物依然倩紈扇新詞
記往年想漳水臺空梁園鄴下華清夢短杜曲樊川無
數紅牙一羣腰鼓秋水春颿書畫船重來此聽黃鸝細
囀坡老堤邊

廣陵冒巢民家青童紫雲儇巧善歌與陽羨陳其年狎
其年爲畫雲郎小照徧索題句新城王阮亭曰黃金屈
膝玉交盃坐燼銀荷葉上灰法曲自從天上得人閒那

識紫雲迴武進陳椒峯曰憶脫春衫花底眠新聲愛殺
李延年只今展卷人猶在何處相看不可憐長洲尤悔
庵曰西園公子綺筵開璧月瓊枝夜夜來小部音聲誰
第一玉簫先奏紫雲迴于是和者幾數十人一日雲郎
合卺其年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醺醺釀喜今朝釵光
簾影燈前滉漾隔著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
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
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
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葦砧模

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
悵人傳努力做藁砧模樣句無不絕倒

陳其年旣失意無聊嘗賦悵悵詞云咄汝青衫奚不去
白楊荒漠歎是處病蘭不笑瘦琴空削鄴酒紅來心久
死越娘紫去懷長惡猛耳酣追憶玉箋河驚流落東簫
屐西紉葛北金谷南銅雀只詞流騷豔供伊談噉百不
憐人游獵賦一生誤我靈光作向要離塚上以呼余余
曰諾又云日夕此閒以眼淚洗胭脂面誰復惜松螺脚
短不堪君薦幾帙罵人鸚鵡著半牀詛世芙蓉謔笑欬

寄俠骨縛青衫奚其便曷不向清河戰曷不向青樓宴
問何爲潦倒青藜筆硯老大怕逢裘馬輩顛狂合入烟
花院誓從今傅粉上鬚眉簪歌釧又云白柳黃羊宛繪
出傷心片幅酸切處短霜供爨古烟供讀觴弄于君何
必怒飄浮似我原堪哭聽黃陵磯畔夜深船淒涼曲梨
園內絲憎肉田園內花欺粟更臬麻謗錦資菴讒菊百
隊錢刀爭作橫一身風雅單爲僕倚酒悲亂擊紫珊瑚
鳴如筑涉筆騷怨鳴咽王司成阮亭見之大爲嘆絕
王司勳倩蕭靈曦畫水晶簾下看梳頭圖余嘗見之點

染精絕陳散木世祥爲題夏初臨詞云悄意難描幽情
誰見久無人賦雙文梧影單衫閒中驗取腰身蕭生作
意經營寫濃香不著些顰曾波橫溜淺櫻忍笑活現伊
人畫簾小暇粧閣清歡釵邊翠滑鏡裏紅分欹牀凝睇
心苗全染幽芬道不銷魂相看處遞盡溫存問真真他
年好憶月想花因

曲中陳九老教師也其子陳郎亦善歌以扇索陽羨生
書生爲題滿江紅一闕云鐵笛鈿箏還記得白頭陳九
曾消受妓堂絲管毬場花酒籍福無雙丞相客善才第

一琵琶手歎今朝寒食草青青人何有弱息在佳兒又
玉山皎瓊枝秀喜門風不墜家聲依舊生子何須李亞
子少年當學王曇首對君家兩世溼青衫吾衰醜

白生名珏字璧雙通州人琵琶第一手吳梅村爲作琵
琶行陽羨生詩云玉熙宮外繚垣平盧女門前野草生
一曲紅鹽數行淚江南祭酒不勝情正爲璧雙作也一
日抱琵琶至冒巢民水繪庵撥弦按拍宛轉作陳隋數
弄陽羨生又賦摸魚兒一闕倚絃歌之聽者皆淒然泣
下其詞云是誰家本師絕藝檀槽招得如許半灣邏沙

無情物惹我傷今弔古君何苦君不見青衫已是人遲
暮江東烟樹縱不聽琵琶也應難覓珠淚曾乾處淒然
也恰似秋宵掩泣燈前一對兒女忽然涼瓦颯然飛千
歲老狐人語渾無據君不見澄心結綺皆塵土兩家後
主爲一兩三聲也曾聽得撇却家山去

江夏女子周炤字寶鐙丰神娟媚兼善詞翰歸漢陽李
生雲田李固好遊篋中藏炤自寫坐月浣花圖雙鬟如
霧髣髴洛神廣陵宗定九題風流子詞云梧桐庭院下
黃昏後又復捲簾鉤見花影一天蟾光如畫太湖石畔

烟裊簷甌新涼也畫屏間冷簟蘭芷正嬌秋低喚碧鬢
戲持銀甕露珠輕瀉細潤香柔漢宮人似否簷前月偷
看灩灩含羞寧讓海棠春睡宿酒初收縱花愁婉婉禁
寒賺暖浣花人見更惹閒愁何日雙攜畫卷同玩南樓
或云寶鐙又字絡隱某觀察女爲雲田副室年十九所
至雖謹自蔽匿人得窺見之炤蓋天人也尤悔庵曰予亦有踏莎行
云坐月青蓮浣花工部閨房之秀兼佳趣燃脂寫出麗
人行風鬟霧鬢姍姍步碧杜紅蘭明珠翠羽藥房移傍
湘君住可憐蕩子不歸家長吟蕩婦秋
思賦藥房夫人齋名雲田自號老蕩子

姚江女師維極幼歲棲真頓悟元妙微言清雋尤工詩

詞其咏梅云春來了鶯來了凍解霜枝小萼新姿巧聽
雁云擣衣聲起家聽不盡西澗芭蕉送雨丁藥園歎
其涉筆蕭疎自是蓮臺上品度繞佛天香一曲贈之云
茅庵小築疎梅幾樹能伴幽獨無生悟速長齋繡佛前
身是金粟經翻貝葉清磬裏蓮根似浴微笑拈花儼然
是先生天竺染翰恣綳竹慧業文人更清福坐老蒲團
空階秋草綠映不染禪心一枝芬郁誰道仙子塵凡料
兜率蓬山任歸宿花雨吹烟團成香玉

壬子季夏余客京師偶偕槩子方虎雪客旗亭小飲余

賦風入松云青春遊俠去江東六博場中旗亭對酒花
如雪當壚側爛醉吳儂指點綠楊蘸水贏他紫馬嘶風
偉長文筆少瑜工燕市相逢吹簫擊筑悲歌裏誰憐惜
爨後枯桐只有石頭周顗典衣埋骨堪從槩子和云澹
烟濃樹月城東節過天中北窗高臥誰呼起醉鄉深深
處宜儂幾點白鷗橫渚一雙紫燕穿風西山螺翠晚來
工雨後難逢南金滿坐連珠斗也包容棄蒯燒桐羨爾
相當旗鼓百年鞭弭吾從方虎和云棗花飛滿坐牆東
病裏愁中晚涼天氣催人出且當杯莫問誰儂酒浪平

翻柳浪裙風拖帶荷風掠波燕子晚來工故意迎逢看
看日落銀塘暗烏啼上金井梧桐歸去重申舊約狗屠
劍俠吾從雪客和云酒帘飄颺畫橋東綠樹陰中一時
佳客都相聚斜陽外倍覺愁儂岸柳猶含宿雨隣花暗
遞香風多情孝穆句偏工醉裏歡逢新詞一闕歌將歇
似秋宵夜冷梧桐欲覓雙鬟何處且攜鐵板來從大宗
伯芝麓龔公見而喜之亦遙和一闕云客心搖曳住西
東柳絮空中爭傳紫陌青帘下倩雙鬟譜出歡儂一陣
催花梅雨滿簾消夏松風五陵衣馬鬪誰工潮海相逢

唾壺擊碎狂歌發勝淒清露滴新桐寄語酒樓高李論文
吾欲過從之句擊節曰庾公南樓興復不淺

柳村在恆山之南梁冶湄使君讀書其中屬金陵樊圻
畫柳村漁樂圖余有絕句云鴉啼屋角柳藏烟一帶人
家住水邊最愛春晴三月暮夕陽斜繫釣魚船其風景
宛然江南也曹固庵學士題滿江紅云碧樹清溪孤亭
外汀沙紆曲閒家具筆牀茶竈漁舸如屋湖上綸竿惟
釣月盤中鱸膾全堆玉曉烟深楊柳蘸晴波村村綠朝

露泣連畦菊細雨灑垂簷竹有青蕞可著短衣非辱縮
項編肥春水活長腰米白江村足醉香醪船繫夕陽斜
眠方熟和者數十家于是趙郡自雕橋柏棠村而外無
勿知有柳村矣

汪蛟門記夢云己酉夏夜夢二女子靚粧淡服聯袂踏
歌于瓊花觀前唱史邦卿雙雙燕詞至柳昏花暝句宛
轉嘹亮字如貫珠詢其姓曰衛氏姊妹也及覺歌聲盈
盈猶在枕畔爰和前調云伊誰豔也看袖拂霓裳廣寒
清冷柔情綽態却許羅襟相並行過玉句仙井更翩若

驚鴻難定衛家姊妹天人不數昭陽雙影溜出歌聲圓
潤聽落葉迴風十分幽俊最堪憐處唱徹柳昏花暝驚
醒烏衣夢穩真難覓天台芳信魂消洛水巫山獨抱枕
兒斜凭

乙卯五日泛舟午風酣暢畫舫笙歌湖山環繞冷澗使
君載酒放鶴亭邊其弟中溪子偶尋小青墓不得微吟
消魂一半是孤山之句余信口足成之云青青芳草瘞
紅顏愁對雙峯似翠鬟多少西陵松相路銷魂一半是
孤山相與拍浮叫絕酒痕墨瀋幾污衫袖酒半小憩處

士祠中分韻賦漁家傲一闕已而夕陽在山入影散去
逋仙有靈亦應呼梅妻鶴子共伴香魂于暮烟衰草之
際也冶攄詞云面面漣漪呈繡縠晚蒲小荇分新綠何
處閒情聲陸續人爭逐畫橈龍笛吹寒玉幾負芳辰空
鹿鹿五絲誰倩春纖束寂寞香魂遺恨觸尊芳躅一阡
荒草銷金屋中溪詞云湖面晴分錦帶繞千風謾謾笙
歌鼻畫艇飛來聞語笑恣遠眺蒲樽催動紅顏早凉起
孤山停晚棹梅銷鶴去青苔老一任閒雲籠翠篠人懊
惱蛾眉碣蝕香魂杳余詞云艾虎釵符懸百結蘭橈重

汎菖蒲節影漾湖心清又徹無休歇子規枝上聲聲血
瘞玉埋香魂斷絕銀濤江上空嗚咽莫把靈均閒話說
春纖捏半灣邏迤沈檀屑小青廣陵人爲虎林某生妾
早卒菱菱居士爲之傳有天
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
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另另清涼界原不是鴛
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槩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
可在著衣又撚雙裙帶傳中又有南鄉子詞止三句云
數盡懨懨深夜雨無多也只得一半工夫

宗定九讀書廣陵之東原所居雖茅屋數椽而花閒亭
新柳堂頗極幽人之致繡水王安節爲之繪圖一時名
士俱賦詩贈之白門紀伯紫遺以賀新涼詞云手把花

閒卷口相羊東原溪閣百情灰遣檐外琅玕垂萬个夜
夜露啼霜泣藥房靜光明瑩繭汲古騷人恆默坐遡黃
顓下眎羸劉淺書著就腸紆展堂名新柳朝光顯拂闌
干燕泥洗淨松圓石扁截盡俗塵苔院閉寂寂莎陰眠
犬只酒甕頻空不免散絕廣陵誰復繼世蜚弧述祖如
堯典餘碌碌秋風翦

丁雁水紫雲詞云辛酉九月六日余從洪州回虔泊廬
陵張家渡萬籟鳴秋孤燈照夢髣髴身在全州襍被恩
恩作買舟他適狀蘇公東坡追送江滸賦詩贈別維時

烟雨溟濛柳條綰恨殊有黯然可憐之色余迫欲踵和
竟不能成一語蓋心知蘇公爲千古詞人未可輕持布
鼓而在全州握別若有尤難爲懷者因免填小令一闋
奉酬醒後朦朧追憶不遺一字急呼童爇燭書之其調
爲平昔倚聲所未及按之樂府雅詞仍不失分寸惜蘇
公一律不復記憶惋嘆久之余何人斯曷敢冀公之曠
代相接而粵中全州尤非緣想所至幻境迷離姑述之
以紀異詞云烟雨微茫二月天水連山征人曉立瘴江
邊默無言十里長亭新柳色旅情牽客中爲客最堪憐

別坡仙

虔南花鳥比中土絕異紅白梅常與桂花齊開可譜入
風土歲時諸記丁觀察雁水持節雙江于使院傍隙地
構甃園雜植名卉新城王司成

士稹

祭告南鎮道出雙

江題甃園詩云初來甃園裏早愛甃園詩夜雨前山過
青苔使院滋故人傾卯酒名卉發辛夷物候炎方異春
風生桂枝自後賓朋麇至雁水賦鶯啼序紀事詞云閒
來署東屐履見芭蕉覆地鎖頽牆破屋三間榱桷空存
而已淒然念前人血食荒涼菱舍今如此急鳩傭垂橐

命僕購材于市壬戌之秋八月旣望乃經營爰始厥工
肇先自軒房墜茨丹堊毋侈通中庭名葩襍植海棠與
梅桃稱最愛霜枝虬舞螭翻鵠停鸞峙層軒當北別鰲
疎垣使園通花氣更在海榴雙株下結成亭子繞以欄
杆蔭將櫻李徑鋪錦石籬牽芳荔牆陰修竹搖寒翠看
深宵月色涼如水龜魚藻影何殊濯魄冰壺此境疑非
人世檐楹旣具燕雀還來樂在其中矣且消受素屏清
几贏得身閒客至傳觴夢迴觀史四美或并六宜粗備
彈琴灌圃皆吾事較陶公運甓差堪比茲園非敢爲家

但欲流行聊隨坎止好事者爭相購寫遂與坡公八境臺並傳

古平原村店中姑蘇女子題壁鷓鴣天一闕有收拾菱花把劍彈之句庚申春暮丁觀察之任虔南和詞云瓜字初分碧玉年花枝憔悴一春前陌頭塵浣文鴛錦柳外風欺墮馬鬢郵壁上墨光懸柔腸百疊念鄉關才人厮養千秋恨箏柱調來拭淚彈頗有白香山商婦琵琶之感

附錄姑蘇女子原詞云弱質藏閨十六年嬌羞未敢出堂前眉顰曠道悲新柳袖捲輕塵擁翠鬟腸

欲斷意懸懸北頭何處是鄉關臨粧莫遣紅顏照收拾菱花把劍彈王子舉上余猶及見之

河陽角妓紅兒有名曲中嘉善曹學士固菴

爾堪

爲賦

南鄉子詞贈之云停酒按紅牙蘇合香濃掠鬢鴉秋水
模糊偏可惜天斜十五娉婷早破瓜愁恨徧天涯飛絮
啼鶯是妾家莫道臙脂開未足驚誇却占河陽一縣花
或云華亭吳六益懋謙有迎風細鳥啼紅雨隔岸殘霞
隱畫樓之句亦爲紅兒作也

按紅兒一名夢月
趙女之絕佳者

長安妓趙文素與和州吳采臣觀察共酒杯目成者久
之比丁酉觀察有行間之投是夜漏下三十刻矣聞剝
啄聲啟戶視之則文卿也袖出長相思一闕涕泗橫流

觀察亦以一闕別之後蹤跡不知所之矣其詞曰花有情月有情花月多情兩地分斷腸直至今聽君行怕君行來問君家果否行傳聞未必真觀察荅云長相思短相思長短相思不自知人來夢裏時怕逢伊又逢伊及至逢伊却恨遲明朝怎別離

吳園次以水部郎出知湖州宋轅文中丞賦浣溪沙送之云茗雪烟波百里清碧瀾堂外柳雲輕使君心似玉壺冰紅袖人暄桑岸綠白頭翁舞釣竿青共看竹馬向前迎風景如畫一時爭傳誦之

西湖女子沈方珠字浦來善詩能文以藺次代葬其祖
願以身歸之而憚於入署常以減字木蘭花寄吳有若
肯憐才攜取梅花嶺外栽之句後以事不果遂抱恨而
卒

吳湖州內子黃淑人能詩湖州常贈以臨江仙一闕中
有秦嘉書兩紙蘇蕙錦千絲之句其爲林下之風蓋不
在王夫人下矣

吳湖州江夏夫人與扶風少君皆有出
塵之韻湖州常因內宴作詞云一家都

解愛青山
蓋實錄也

吳湖州詞有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梁溪顧氏女子

見而悅之日夕諷詠四壁皆書二語人因目湖州爲紅
豆詞人

吳湖州常於碧浪湖張燈泛舟燈火管絃極一時之勝
丁藥園儀部作過秦樓一闕以紀其事云太守風流裁
紅摘翠點就玉湖烟景畫船載酒繡幕調笙香送素波
千頃樹杪幾隊燈紅鳩鵲飛來驚棲難定更銀蟾一色
藍珠宮裏袖搖波影今宵是皓魄初圓青尊浮滿畫裏
江城如鏡六街簫鼓蘭槳齊開釵色珮聲交迸杜牧當
年管取玉漏將移瓊膏漸暝笑紫雲孰是同盡兩行紅

粉蓋樊門水嬉之後僅見于此也

廣陵吳壽潛字彤本號西瀛其妻賀氏名字字乃文吳
與之情好甚篤常戲作你我詞贈之調一七令曰我情
埋愁裏無奈事如何可薄倖些些癡頑頗頗眼下總成
空心中全未妥堪嗟泣慰牛衣難負書乾螢火慢言枕
上枉封侯還憐有夢卿同我你前來語子誇弄玉隨簫
史視我何如憐卿乃爾時事笑秋雲韶光悲逝水難忘
孔雀屏前常記櫻桃帳底一生苦樂任天公白頭惟願
我和你按此調有平仄二韻始于唐人送白樂天卽席

指物爲賦作者頗多然諸譜中不載惟楊升庵有風花
雪月四作彤本蓋偶與其婦爲之耳後十年乃文死彤
本不勝哀悼諸名士爲作輓歌甚多彤本亦有無夢詞
調子夜歌日夜臺難道情俱死如何只我思量你你若
也思量應知我斷腸待夢來時省夢也無些影畢竟是
多情怕添離恨生

萊陽姜仲子嬖所歡廣陵妓陳素素號二分明月女子
後爲豪家攜歸廣陵姜爲之廢寢食遣人密致書通終
身之訂陳對使悲痛斷所帶金指環寄姜以示必還之

意妾得之感泣不勝出索其友吳彤本題詞吳爲賦醉
春風一闋其詞曰玉甲傳芳信金縷和香褪懸知掩淚
訴東風問問問明月誰憐二分無賴鎖人方寸情與長
江並夢向巫山近好將環字證團圓認認有結都開
留絲不斷些些心印

吳蘭次以二分明月女子集鵲紅夫人集寄弟玉川乞其婦小畹夫

人題跋夫人有絕句云郵筒纔到一緘開明月鵲紅寄集來閨閣文人應下拜吳興太守總憐才又朝來窗閣曉粧遲小婢研朱滴露時歌吹行西明月滿清輝多半在君詩

芙蓉開遍烟波遶沙洲閑傍輕鷗小小艇畫圖閒推篷
特地看枝枝嬌豔色野岸無人惜耐老是秋霜應教薄

海棠甲子九月鉛山道中見野岸芙蓉孫赤崖爲賦菩
薩蠻一詞余和孫韻并錄孫詞云一溪綠水芙蓉繞隔
江點點搖紅小折向玉瓶閒船窗仔細看天生真國色
不受春風惜秋雨更秋霜風姿勝海棠赤崖亦以自寓也
任邱旅店中有女子題壁云妾白浣月號蓮仿家住半
塘幼失雙親寄養他姓姿容畧異慧業不同非敢擅秀
閨中願效清風林下豈意我生不辰所適非偶日彈琴
之相對百恨纏綿時捲幔以言征一聲哽咽余爰題之
驛亭人共憐之黃土可耳其詩曰吳宮春深怨別離風

塵慘憺雙蛾眉鵲啼月落寸腸斷香消芍藥空垂垂流
黃未工機上織生小殷勤弄文筆新詩和淚寫郵亭珍
重寒宵誰面壁丙辰三月商邱宋牧仲聲北上過此挑
燈細讀因隳括原詩爲調笑令云面壁淚痕溼想見含
毫燈下立風鬟雨鬢吳宮隔芍藥香消堪惜明妃遠嫁
歸何日一曲琵琶悽惻河朔閒甚爲傳唱詞載楓香集
中

錢塘盧生愛婢姍姍年十五姿容韶秀爲嫡所嫉不得
已遣去其友王丹麓暉賦調笑令第一體嘲之曰桃葉

言夢詩名
三
桃葉忽被風姨催別拋殘無限風光枉對花枝斷腸腸
斷腸斷小玉時常誤喚

王丹麓少時中表章進士欲妻以女王父母以章將赴
遠任議遂不諧後章歸籍丹麓往省見其女乃殊色也
因賦如夢令云記得那時相見正似芙蓉初豔生小兩
情濃不料紅絲錯綰誰怨誰怨悔却當初一面
倒喇金元戲劇名也似俗而雅錢塘陸雲士次雲賦滿
庭芳詞云左抱琵琶右持琥珀胡琴中倚秦箏冰絃忽
奏玉指一時鳴唱到繁音入破龜茲曲盡作邊聲傾耳

際忽悲忽喜忽又恨難平舞人矜舞態雙甌分頂頂上
然燈更口噙湘竹擊節堪聽旋復迴風滾雪搖絳蠟故
使人驚哀豔極色飛心賊四座不勝情徐華隱嘉炎云
此等題極宜留詠以補風俗通之所未載

壬子季夏余同曹掌公朱人遠卓永瞻葉元禮周雪客
宋楚鴻王季友集周鷹垂寓齋時掌公初至都門雪客
及予將南還雪客賦水調歌頭云簾外雨初霽六月喜
新涼一時座上佳客大半是江鄉子建恰當初至孝穆
何堪遠別睹酒興飛揚我亦欲分手歸去臥滄浪看袞

袞登紫閣賦長楊渾如鸞鳳雲中接翅下高岡何用徵
歌擊鉢且共藏鉤射覆一飲罄千觴羸馬醉馳去高柳
挂斜陽一時同人皆有和詞未幾風流雲散彈指六七
年永瞻元禮俱爲異物丁未十月余宦京邸永瞻弟次
厚過余話舊賦齊天樂云西風黃葉都零亂吹得遊人
意倦新恨未消舊愁重咽相對大家難遣况逢旅雁看
天外遙征聲聲幽怨思量舊雨寒烟空鎖垂楊岸酒壚
燕市未渺舊遊零落盡難呼酒伴物換星移天高木落
不覺奈何頻喚離懷無限縱憔悴依人身同秋燕一曲

淒涼淚珠空自泣

宋人遠序曰次厚爲永瞻愛弟子交永瞻凡十餘年壬子季夏偕遊金臺

當是時名流雲集訂文酒之好若吳江徐子電發葉子元禮中州周子雪客雲開宋子楚鴻周子鷹垂王子季友魏里曹子掌公結兄弟歡如一日乃未幾別去永瞻後予半載亦歸里無何竟卒嗟乎一日之集不過九人九人之交僅得八載其間或掇巍科侍帷幄或以草茅召見官侍從或偃臥里門或汗漫遊四方如晨星之落落或不遇而死或遇矣復死於旅邸何人事之靡常若是歟此九人者當其以筆墨杯斝爲樂事非不知聚者之終不能不散然不意其散之遽也及旣散矣非不知散者不復聚然不意其升沈生死之竟至于此使更越八年且數十年人事之靡常其所爲聚散升沈生死者愈不可知此予常爲之慷慨太息流涕交襟也

庚戌秋山陽黃大宗客西湖九日爲登高會客少至十九日倣古爲展重陽客咸集而天雨大宗曰吾當再展

重陽以二十九日大會四方之客登孤山詩文極盛卽
事分賦各體體凡二十武林王丹麓拈得詩餘其望遠
行第三體云兼旬兩過重陽節却又秋光垂暮芙蓉已
老籬菊將殘只剩霜林紅樹旅客驚心特把佳辰再展
贏得曠懷如許共登高不禁徘徊今古難語試上層岡
一望見纍纍荒墳無數蟋蟀閒堂鳳凰金闕不識銷歸
何處但有芳樽細飲檀槽遞唱遑問誰賓誰主奈夕陽
西下鐘聲催去詞成令小鬟歌之座客無不嘆絕
李云田旣娶周寶鐙復迎侍兒掃鏡于吳門無錫巖蓀

友賦瑞龍吟一闋調之云吳趨里誰在小小門庭溶溶
烟水柔枝乍結春愁盈盈解道塗粧綰髻癡情難擬不
比舊家桃葉綠陰深矣檀郎近約相迎雀釵新黛玉符
空翠休問石城艇子更堪腸斷竹西歌吹唯有泰娘橋
邊離夢猶繫漢皋珮冷別是傷心地待攜向蘭缸背底
菱花偷展誰照郎心切探春試問春風來未蜂子憐新
蕊香破也報來幽窗燭起吟牋賦筆待伊次第

丁藥園祠部少時有白燕樓詩百首流傳吳下士女爭
相採掇以書衫袖婺州吳賜如之器有句云恨無十五

雙鬟女教唱君家白燕樓其爲一時傾倒如此後以事
徙關外阜帽歸來偶於邗上逢王西樵考功賦夢揚州
一闕云公言愁愁未了我始言愁總是愁城何日破除
方休吳市裏酒徒落魄王生召我爲儔桓野笛楊惲缶
并呼鼓吏岑牟同作南冠楚囚各相對唏噓亦復何求
散盡千金一劍蒯緱空留歌相樂也因而泣怎銷磨短
髮盈頭只落得兩人白眼共醉揚州曹學士見之曰僕
與祠部俱從冰天雪窖中磨鍊而出有甚于退之潮州
東坡儋耳者辦此情懷庶不使韓蘇笑人寂寂

杭州女教場在鳳凰山麓宋南渡妃嬪演武於此蕭山

毛大可

奇齡

過之賦鷓鴣天云銀甲琱戈小隊工內家

宣勅教從戎山蘿覆鏃縈金綠野火燒旗閃幔紅宮月
靜陣雲空鳳凰山下抱龍弓珠兜玉鞞圍營路小雨寒
花何處逢余亦有絕句云御教場中看點操宮娥隊隊
雁翎刀鄂王已戮斬王死羞著團花舊錦袍蓋傷南宋
之不復振也

沈家姬卯娘善度曲曹秋岳侍郎戲用卯字賦青玉案
爲贈云花前舉樂何須忌薄曉瞳瞳初麗啓戶逢君嬌

不語三秋兔魄平分留影垂柳東邊去鏤成新玉剛爲
字十二時中排第四中酒嫌人知也未芳名檢點春光
已半會取相迎意

詞苑叢談卷九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十

國朝吳江徐 鉉電發編輯

辨証

苕溪漁隱曰小說紀事亦多舛誤豈復可信雖事之小者如一詞一詩蓋亦謬爾淮陰侯廟詩築壇拜日恩雖重之句青箱雜記謂是錢昆作桐江詩話謂是黃好謙作是一詩而有二說也小詞春光好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之句湘山野錄謂是曹翰使江南贈妓詞本事曲謂是陶穀使錢唐贈驛女詞冷齋夜話又謂是陶穀

詞苑叢書卷中
使江南贈韓熙載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三說也其他如此甚衆殆不可徧舉

冷齋夜話云東坡初未識少游少游知其將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十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定此郎也後與少游維揚飲別作虞美人曰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竹陰花圃會同醉酒未多于淚誰教風鑒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世傳此詞是賀方回作雖山谷亦

云大觀中于金陵見其親筆醉墨超脫氣壓王子猷蓋

東坡詞也

張文潛詩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王

平甫嘗愛誦之不知其出于東坡也

漫叟詩話云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冰肌玉骨自

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

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

度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屈

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塘有老尼能

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意以填其詞予嘗見

一士人誦全篇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
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悄無聲
時見疎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東坡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
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王孟昶宮中一日大熱王與花
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今四十
年朱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
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
漁隱曰漫叟所載本事詩云錢塘老尼能誦後主詩首

兩句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爲正也

南唐書云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
爲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溪沙詞二闕手寫賜感化曰菡
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
堪看細雨夢回鷄塞外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
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
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暗結雨中
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
上之後主感動賞賜甚優苕溪漁隱曰元宗嗣位李璟

嘗作此二詞今以爲後主作非也

古今詞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
詞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
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
與共孤光把酒淒涼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
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忘朝廷其愛
君之心末句可見矣漁隱曰衆蘭集載此詞注曰寄弟
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涼北望則兄
弟之情見于句意之間矣疑是倅錢唐作子由時爲睢

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青瑣高議海山記云隋煬帝泛東湖製湖上曲望江南
八闕按段安節樂府雜錄云望江南李德裕鎮浙日爲
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
據此則隋時初無此調也且曲詞略不類隋人語因畱
此一闕以祛後人之惑云詞曰湖上柳烟裏不勝吹宿
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環曲岸
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煖風時幽意
更依依

茗溪漁隱曰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
爲乙稱其所作仍隨其詞牽合爲說殊無根蒂皆不足
信也如秦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
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者山谷嘗嘆其句意之善欲和
之而以海字難押陳無已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都有
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洪覺範
嘗和此詞題崔徽頭子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晁
無咎亦和此詞弔少游云重感慨驚濤自捲珠沉海觀
諸君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爲任世德作又八

六子倚危臺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浣溪沙脚上鞦
兒四寸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爲賀方回作
以浣溪沙爲涪翁作晁無咎鹽角兒開時似雪花中奇
絕爲晁次膺作皆非也

張泌南唐人有江城子二闕其一云碧闌干外小中庭
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無一
事勻了面沒心情其二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
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麼和笑道
莫多情黃叔暘云唐詞多無換頭如此詞自是二首故

重押兩情字兩明字今人不知合爲一首則誤矣

王銍默記載歐陽公望江南雙調云江南柳葉小未成
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畱取待春深十
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畱心
何況到如今初歐公有盜甥之疑上表自白云喪厥夫
而無托攜幼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錢穆父素
恨公笑曰正是學簸錢時也歐知貢舉下第舉人復作
醉蓬萊詞譏之愚按歐公詞出錢氏私誌蓋錢世昭因
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詆之此詞不足信也

高文惠具夫書曰今來織成襪一量願著之動與福
并量當作葛屨五兩是也無名氏踏莎行詞末云
夜深著繡小鞋兒靠著屏風立地繡兩盞古今字也小
詞用毛詩字亦佳

偶于友人處見念奴嬌一詞鴛幃睡起正飛花蘭徑啼
鶯瓊閣對鏡梳粧愁見那怯怯容顏瘦弱一自仙郎眉
梢眼尾屢訂西廂約牆花拂影獨眠何事如昨誰憐潘
果空投賈香難與更紅箋誰托帶眼輕拴須看取楊柳
腰肢如削珠履玲瓏羅衫雅淡件件無心著何時厮見

得償今朝蕭索又孤鸞一篇蝦鬚初揭正寺日停鐘霜
風鳴鐵懶自粧梳亂挽鬟兒翠滑追想昨宵瞥見有多
少動情難說枉在屏風背後立歪羅襪聽玉人言去苦
難說任樹上黃鶯歌遣離別強欲排餘恨反寸腸悲裂
試使侍兒挽住想未離畫橋東折傳道行蹤已遠但垂
楊烟結二詞俱工不載作者姓名後觀詩畫類編乃元
之自叙夢中美人所歌而不自載其姓後有跋亦以諸
詞出于假托而自稱全邱道人如此兩人文藻雖優一
何曖昧

從來文之所在不必名之所在如陸雪窗名不甚著其
瑞鶴仙春情末云待歸來先拈花梢教看却把心期細
問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穩迷離婉妮幾在周秦之
上今誤作歐公非是

梨莊曰虞山詩選云夏桂洲喜爲長短句詩餘小令草
藁未削已傳播都下互相傳唱沒未百年花間草堂之
集無有及公謹名氏者求如前代所謂曲子相公亦不
可得大約花間草堂亦宋人選集之偶傳者耳此外不
傳者何限況并不入選中則佳詞滅沒又不知其幾矣

黃俞邵所藏桂洲詞本甚有可觀但不傳于世故人無知者予欲專梓之以公同人

梁溪漫志云程子山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聞之蘇仲虎云一日有傳此詞以爲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篆縈乎然觀間如畫堂別是風光及十指露之語誠非先生所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予嘗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于其側歌戚氏坡笑而領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才點定五六字坐

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他詞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
足以爲中山一時艷事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
靈媿統羣仙又云爭解繡勒香羈又云鸞輅駐蹕又云
肆華筵間作脆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又云盡倒瓊壺
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回首塵寰爛漫
遊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真神仙語此等鄙俚
猥俗之詞殆是教坊娼優所爲雖東坡竈下老婢亦不
作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耶恐疑誤後人
是不可以不辨

俞紫芝秀老弟澹清老名字見王介甫黃魯直集中詩
詞傳世雖少亦間見文蘊等編葉石林詩話誤以爲揚
州人魯直荅清老寒夜三詩其一引牧羊金華山黃初
平事言之蓋黃上世亦出金華也近覽智者草堂所藏
張公詡青溪圖有秀老手題臨江仙一闕後書金華俞
紫芝不知石林何故誤也此詞世少知之錄于後弄水
亭前千萬景登臨不忍空回水輕墨澹寫蓬萊莫教世
眼容易洗塵埃收去雨昏都不見展時還似雲開先生
高趣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却重來

于湖玩鞭亭晉明帝覲王敦營壘處自溫庭筠賦詩後
張文潛又賦于湖曲以正湖陰之誤詞皆奇麗警拔膾
炙人口徐寶之韓南澗亦發新意張安國賦滿江紅云
千古淒涼興亡事但悲陳迹凝望眼吳江不動楚山叢
碧已旗綠駿追風遠武昌雲旆連天赤笑老奸遺臭到
如今畱空壁邊書靜烽烟息通輶傳銷鋒鏑仰太平天
子聖明無敵蹙踏揚州開帝里渡江天馬龍爲匹看東
南佳氣鬱葱葱傳千億嘗見安國大書此詞後題云乾
道元年正月十日筆勢奇偉可愛

歐公小詞間見諸詞集陳氏書錄一卷其間多有與陽
春花間相混者亦有鄙褻之語一二廁其中當是仇人
無名子所爲近有醉翁琴趣外篇凡六卷二百餘首所
謂鄙褻之語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前題東坡序八九
語云散落尊酒間盛爲人所愛詞雖小技其工有取焉
者詞氣單陋不類坡作益可以証詞之僞

新來塞北傳道眞消息赤地居人無一粒更五單于爭
立維師尙父鷹揚熊羆百萬堂堂看取黃金假鉞歸來
異姓眞王又云堂上謀臣尊俎邊頭將士于戈天時地

利與人和燕可伐歟曰可今日樓臺鼎鼐明年帶礪山
河大家齊唱大風歌不日四方來賀世傳辛幼安壽韓
侂冑詞又有小詞亦多俚談不錄近讀謝疊山文論李
氏整年錄朝野雜記之非謂乾道間幼安以金有必亡
之勢願詔大臣預脩邊備爲倉卒應變之計此憂國遠
猷也今摘數語而曰贊開邊借西江劉過京師人詞曰
此幼安作也忠寬得無冤乎故今特爲拈出

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
詞出大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爲實然予謂太白在

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卽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爲寧
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颯于太白超然之致不
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
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耳杜陽雜編云大中
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鬢金冠纓珞被
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歌菩薩蠻曲文士亦往
往效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尙未有
斯題何得預填其曲耶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
蠻詞令狐丞相假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

于人由是疎之按大中卽宣宗年號此詞新播故人喜歌之子屢疑近飛卿至是釋然自信具隻眼也

東坡在黃州作卜算子詞有缺月挂疎桐等句山谷以爲不喫烟火人語詞學筌蹄強爲之解皆未得其故余載人品藻中昨讀野客叢書又云乃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惠有溫都監女頗有姿色年十六而不肯聘人聞坡至相鄰溫謂人曰此吾壻也一日坡吟咏間其女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女踰牆而去坡物色得其詳正呼王說爲媒適有過海之事此議遂寢其女不久卒

言文讀言卷十一
葬于沙汀之側坡回爲之悵然故爲此詞也梨莊曰此
言亦非似亦忌公者以此謗之如堦下簸錢之類耳小
說紕繆不足憑也

南渡後有題聞笛玉樓春詞于杭京者其詞云玉樓十
二春寒惻樓角暮寒吹玉笛天津橋上舊曾聽三十六
宮秋草碧昭華人去無消息江上青山空晚色一聲落
盡短亭花無數行人歸未得其詞悲感悽惻在陳去非
憶昔午橋之上而不知名或以爲張子野非也子野卒
于南渡之前何得云三十六宮秋草碧乎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爲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
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
曲新教成兩箇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却柘枝名樂書云
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銀帶花鳳冠蓋五代時人也焉
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填此腔耶

周美成寒食應天長詞條風布暖飛霧弄晴池塘徧滿
春色正是夜堂無月沉沉暗寒食今本無條風至正是
二十字又過秦樓首句是水浴清蟾今刻本誤作京洛
草堂詞話柳梢青岸草平沙一首僧仲殊也今刻本往

往失其名故特著之宋人小詞僧徒惟二人最佳覺範之作類山谷仲殊之作似花間祖可如晦俱不及也

秦少游滿庭芳山抹微雲天粘衰草今本改粘作連非也韓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張祐詩草色粘天鷓鴣恨山谷詩遠水粘天吞漁舟邵博詩老灘聲殷地平浪勢粘天趙文昇詞玉關芳草粘天碧嚴次山詞粘雲紅影傷千古葉夢得詞浪粘天蒲桃漲綠劉行簡詞山翠欲粘天劉叔安詞暮烟細草粘天遠粘字極工且有出處若作連天是小兒語也

筆談曰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間
集云張泌所爲莫知孰是楊繪本事曲云近世謂小詞
起于溫飛卿然王建有宮中三臺宮中調笑樂天有謝
秋娘一曲望江南又曰近傳李白製然觀隋海山記中
有望江南調卽煬帝世已有之矣

舊傳水調歌一曲其首章云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
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以爲黃魯直所作蜀人石
耆翁言此莫少虛壯歲詞也少虛又有浣溪沙詞云寶
釧湘裙上玉梯雲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雨萋萋又

云歸夢悠揚見未真繡衣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
春皆造語新雋但晚歲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章今人鮮
有知其作者

有菩薩蠻咏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粧泣露
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

石曼卿號芙蓉城主

宮袍呼醉

醒休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季迪
之詞也不知季迪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
春光向菊前蓮後纔芳雁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風
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采寂寞橫塘強相依暮柳同行

湘江路遠吳苑池荒奈月濛濛人杳杳水茫茫以優劣
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得雜錄一冊前詞乃宋人高
竹屋著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耶

升庵曰小詞如周美成情情坊曲人家俗改曲爲陌張
仲宗東風如許惡俗改妒花惡東坡玉妃纖手嗅梅花
俗改玉奴孫夫人日邊消息空沉沉俗改耳邊所以書
貴舊本

山色有無中歐公咏平山堂句也或謂平山堂望江左
諸山甚近公短視故耳東坡爲公解嘲乃賦快哉亭詞

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
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非細雨不能也然公起
句是平山闌檻倚晴空晴空安得烟雨恐東坡終不能
爲歐公解矣

蜀亡花蓋夫人隨孟昶行至葭萌驛題壁云初離蜀道
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竟
爲軍騎促行只二十二字點點是鮫人淚也及見宋祖
有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之句足愧鬚眉
矣乃有無名子戲續之云三千宮女如花貌妾最嬋娟

此去朝天只恐君王恩愛偏不惟虛空架橋亦且狗尾
續貂也又按鐵圍山叢談云花蕊夫人蜀王建妾號小
徐妃者也後主王衍歸唐半塗遇害及孟氏再有蜀傳
至昶又有一花蕊夫人費氏作宮詞者是也後隨昶歸
宋十日召花蕊入宮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晉邸數
諫昌陵不聽一日從獵苑中花蕊在側晉邸方調弓矢
引滿擬獸忽迴射花蕊一箭而死

亂鴉啼後歸興濃于酒蘇叔黨詞也或云汪彥章在京
師作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歌之坐客有挾怨

者亟納檜相楫爲新製以譏檜檜怒諷言者遷之于永
趙秋官妻書岐陽郵亭武陵春云人道有情還有夢無
夢豈無情夜夜思量直到明有夢怎教成昨夜偶然來
夢裏鄰笛又還驚笛韻淒淒不忍聽總是斷腸聲此詞
一作連倩女寄陳彥臣作

朝天紫本蜀牡丹花名其色正紫如金紫大夫服色故
名後人以爲曲名今以紫作子非也見陸游牡丹譜

朱竹垞云庭院深深一闋載馮延巳陽春錄刻作歐九
誤也

王弼州曰楊用修所載太白有清平樂二闕識者以爲
非太白作謂其卑淺也按太白清平樂本三絕句而已
不應復有詞第所謂女伴莫話高眠六宮羅綺三千一
笑皆生百媚宸游教在誰邊亦有情語予每誦之及樂
天絕句云雨露由來一滴恩爭能遍却及千門三千宮
女如花面幾箇春來無淚痕輒低回嘆息古之怨女棄
才何限也

李重光深院靜小令升庵曰詞名搗練子卽咏搗練也
復有雲鬢亂一篇其詞亦同衆刻無異常見一舊本則

俱係鷓鴣天二詞之前各有半闕其雲鬢亂一闕云節
候雖佳景漸闌吳綾已暖越羅寒朱扉日暮隨風掩一
樹藤花獨自看雲鬢亂曉粧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
香腮春筍嫩爲誰和淚倚闌于其深院靜一闕云塘水
初澄似玉容所思還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三夜露似
珍珠月似弓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
寒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吳虎臣

會

能改齋漫錄云樂府有明月逐人來詞李太

師撰譜李持正製詞云星河明淡春來深淺紅蓮正滿

城開遍禁街行樂暗塵香拂面皓月隨人近遠天半黿
山光動鳳樓兩觀東風靜珠簾不捲玉輦待歸雲外聞
絃管認得宮花影轉東坡曰好箇皓月隨人近遠持正
又作人月圓云小桃枝上春風早初試薄羅衣年年樂
事華燈競處人月圓時禁街簫鼓寒輕夜永纖手重攜
更闌人散千門笑語聲在簾幃近時以爲小王都尉作
非也

今世樂府傳沁園春詞按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爲皇后
憲恃宮掖請奪沁水公主園然則沁水園者公主之園

也故唐人類用之崔湜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歌舞
平陽地園池沁水林又李義云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
園中好物華世傳呂洞賓沁園春詞所謂九返還丹者
乃知唐之中世已有此音矣

仙女下董雙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萬
戶千門惟月明李太白詞也有得于石刻而無其腔劉
無言自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東臯雜錄又以爲范德
孺謫均州偶遊武當山石室極深處有題此曲於崖上
未知就是

王通叟觀官翰林學士常應制撰清平樂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真箇醉酌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高太后以爲媒黷神宗翌日罷職世遂有逐客之號今集本乃以爲擬李太白應制非也

一云宣仁太后以其近褻謫之

周晴川作十六字令云眠月影穿窗白玉錢無人弄移過枕函邊朱竹垞云按十六字令卽蒼梧謠也張安國集中三首蔡伸道集中一首其首俱以一字句斷今本訛眠字爲明遂作三字句斷非也是詞見天機餘錦係

周晴川作今相沿刻美成然片玉集無此其不係美成明矣

陶穀使江南遇秦弱蘭作風光好詞見宋人小說或有以爲曹翰者翰能作老將詩其才固有之終非武人本色沈叡達雲巢編謂陶使吳越惑娼女任社娘因作此詞任大得陶貲後用以勑仁王院落髮爲尼李唐吳越未審孰是要之近陶所爲耳

藝苑
卮言

秦少游謫處州日作千秋歲詞云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疎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

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鴛鴦同飛蓋攜手處今誰
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
今郡治有鶯花亭因此詞取名宋吳虎臣云少游千秋
歲詞在衡陽與孔毅甫作也詞云憶昔西池會言在京
師與毅甫同朝敘其爲金明池之游耳今言處州非也
耆舊續聞云待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泠泠
斷橋斜路橫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白壁青錢欲
買真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真訪司
農公不值于几案間見此詞驚賞不已遂書于扇而去

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扣其所從來朱具
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客退從容
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對旣而以實告司農公責之曰
兒曹讀書正當畱意經史何用作此等語耶然心實喜
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名于世今諸家詞集及漁隱
叢話皆以爲孫和仲或朱希真作非也正如詠摺骨扇
詞云宮紗蜂趁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
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
余嘗親見藁本于公家今于湖集迺載此詞蓋張安國

賞爲人題此詞于扇故也

詞苑叢談卷十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十一

國朝吳江徐 鉉電發編輯

諧謔

中吳紀聞云徽宗卽位下詔求直言及上書與廷試直言者俱得罪京師有謔詞云當初親下求賢詔引得都來胡道人招是駱賓王并洛陽年少自訟監宮及岳廟都一時閒了誤人多是誤人多誤了人多少

宣和四年預借元宵有戲爲詞云太平無事四邊寧靜狼烟眇國泰民安謾說堯舜禹湯好萬民翹望綵都門

龍燈鳳燭相照只聽得教坊襍劇歡笑美人巧寶籙宮
前咒水書符斷妖更夢近竹林深處勝蓬島笙歌鬧奈
吾皇不待元宵景色來到只恐後月陰晴未保是年中
秋後帝在苑中賦晚景一聯云日映晚霞金世界月臨
天宇玉乾坤宰臣皆稱賀次年戎馬犯闕後國號金
少游悶損人天不管悶損一作瘦殺山谷在某大夫家
聞歌此曲乃以好字易瘦字戲作一詞云心情老懶對
歌對舞猶是當時眼巧笑靚粧近我衰容華髻似扶着
賣卜算思量好箇當年見催酒催更只怕歸期短飲散

燈稀背鎖落花深院好殺人天不管

建炎中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名振一時後秦
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爲十客中之狎客專應制爲
歌詞重九遇雨奉勅口占望江南云重陽日陰雨四郊
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會上水平臍直浸到東籬茱
萸胖菊蕊濕滋滋落帽孟嘉尋簞笠休官陶令覓蓑衣
兩箇一身泥上大笑

詞品云小說載曹西士赴試步行戲作紅窗迴慰其足
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一雙腳底

一日廝趕上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博得官歸恁時賞
你穿對朝靴安排爾在轎兒裏更選對宮樣鞵兒夜間
伴爾又劉叔凝繫裙腰詞云山兒矗矗水兒滿船兒似
葉兒輕風兒陣陣没人情月兒明廝合湊送人行眼兒
簌簌淚兒傾燈兒更冷清清雁兒陣陣向前程一聲聲
怎生得夢兒成

王齊叟字彥齡元祐樞密彥霖之弟也任俠有聲初官
太原作詞數十曲嘲郡邑同僚并及府帥帥怒甚因羣
吏入謁面數折之曰君恃爾兄謂吾不能治爾耶彥齡

歛板頓首謝且請其故帥告之復趨進微聲吟曰居下
位卽恐被人讒昨日但吟青玉案幾時曾唱望江南下
旬不屬回顧適見兵官乃曰請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
衆亦匿笑而退時都監倉惶失措伺其出詰之曰素不
相識何故以我作証王笑曰不過借公叶韻耳娶舒氏
女亦工篇翰因不得于翁竟至離絕而夫婦之好元無
乖張女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作點絳脣云獨自
臨流興來時把闌干凭舊愁新恨耗却來時興鷺散魚
潛烟歛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少箇年時影後再適

他族彥齡終浮沉不顯

東坡送子由奉使契丹詩末句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用李揆事也紹興中曹勛功顯使金國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闕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說與教知便是紅窗迴底兒謂功顯之父兄寵昔以此曲著名也後大璫張去爲之子安世以闔門宣贊爲副使或改其語曰說與教知便是中朝一漢兒蓋京師謂內侍養子不闔者爲漢兒也最後知閤門事孟思恭亦使北或又改曰便是鹽商孟客兒謂思恭父爲販鱉巨賈也

裴郎中誠晉國公次弟子也善談諢與溫岐爲友好作
歌曲旣入臺爲三院所諢曰能爲淫艷之歌有異潔清
之士其南歌子云不是廚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
落展轉恨還深又曰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流荷
葉動無夜不搖蓮二人又爲新聲楊柳枝詞裴云思量
大似惡因緣只得相看不得憐願作琵琶槽畔美人
長抱在胸前又云獨房蓮子没人看偷得蓮時命也拚
若有所由來借問但道偷蓮是下官溫詞云一尺深紅
朦朧塵舊物天生如此新合歡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

別有人又云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碁玲瓏
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中吳紀聞云宣和初予在上序俄有旨令士人結帶巾
否則以違制論士人甚苦之當時有諺詞云頭巾帶誰
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例不得向後長垂與巾服相
法甚嚴人盡畏便縫闊大帶向前而繫和我太學先輩
被人呼保義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
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爲諺以寓調笑徽皇

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
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艮嶽萬歲山命俊臣爲臨江仙詞
以高字爲韻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
里送鷺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爲韻檜亦高五六丈
圍九尺餘枝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
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客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
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爲詩因進詩上
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爲好詞以咏師成詩句之美且
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句云欲知勤苦爲新詩吟安

一箇字撚斷數莖髭上大笑師成恨之諧其漏泄禁中
語謫爲越州鈴轄太守王嶷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
火蕭疎明日攜詞見帥敘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窗摸戶
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
白如玉雪頗有體氣豐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
皚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末
云只愁歌舞罷化作綵雲飛邢雖小才亦是滑稽之雄
子瞻若在當爲絕倒

賈似道欲行富强之策是時劉良貴爲都曹尹天府吳

世卿爲餉淮東入爲浙漕遂贊公田事欲先行之浙省
候有端緒則諸路倣行之于是以官品限田立回買派
買之目民皆騷然有爲詩云襄陽屢載困孤城豢養湖
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其後又
立推排打量之法白沒民產有人作詩云三分天下二
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
封疆又有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
述何州何縣何鄉何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
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唯何甚爲官爲已不把人

憐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

鳥道兩淮清野日驚狼烟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

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

江湖紀聞云淳祐壬子饒信行

經量番陽以邑庠置局有題詩云大成殿下水漫漫堂

上盡是經量官孔子回頭顧孟子是爾說出許多般咸

淳甲子又復經量湖南醴陵士人有詩云失淮失蜀失

荆襄却把江南寸寸量一寸縱教添一丈也應不是舊

封疆時又有詞云宰相巍巍坐廟堂說着經量便要經

量那个臣僚上一章頭說經量尾說經量輕狂太守在

吾邦聞說經量星夜經量山東河

北又拋荒好去經量胡不經量

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賈似道毅然行之凡應舉給厯

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隸業于厯首執以赴舉過省

參對異同筆跡以防僞濫時有詩譏之云戎馬掀天動
地來襄陽幾處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却把科場惱
秀才又有詞云士籍令行件條分明逐一排連問子孫
何及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
氏試問于妻何與焉鄉保舉那當著押開口論錢祖宗
立法于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千算行關改會限田放糴
生民凋瘵膏血俱涸只有士心僅存一脉今又艱難最
可憐誰作偏陳堅伯大附勢專權

容齋隨筆曰紹興初范覺民爲相以自崇寧以來創立

言列子言卷十一
法度例有汎賞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參酌追奪有至
奪十五官者雖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造謗浮議蜂起
無名子因改坡語云清要無因舉選艱辛繫書錢須要
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旅中愁心中悶部中身雖
抱文章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誰真不如歸去作箇齊
民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大字書寫貼于牆上邏者
得之以聞朝論慮或搖人心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爲
臺諫所攻

徐淵子好以詩文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乃棄家居

茶寮山茹素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患之祈
徐譬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筐餉丁併
遺以阮郎歸詞云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者麼螭蟬
螃螬與烏螺知他放幾多有一物似蜂窩姓牙名老婆
雖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它丁見詞大笑歸

後村詩話云嘉定更化收召故老一名公拜參政雖好
士而力不能援謂客曰贊而來見者吾皆倒屣未嘗敢
失一士外議如何客素滑稽答曰自公大用外間盛唱
燭影搖紅之詞參政問何故客舉卒章曰幾回見了見

了還休爭如不見賓主相視一笑

吳虎臣詞話云王都尉有憶故人燭影搖

紅詞曰燭影搖紅向夜闌酒醒心情懶尊前誰爲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沉雨散凭闌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徽宗喜其詞意猶以不豐容宛轉爲恨令大晟府別撰腔周美成增損其詞而以首句爲名謂之燭影搖紅云芳臉勻紅黛眉巧畫宮粧淺風流天付與精神全在嬌波眼早是縈心可慣向尊前頻頻顧盼幾回相見了還休爭如不見燭影搖紅夜闌飲散春宵短當時誰會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爭奈雲收雨散凭闌干東風淚滿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

趙公衡宗室居秀州性和易善與人欵曲但天資滑稽遇可啟顏一笑衝口輒發見者無不敬畏因寡髮俗目爲趙葫蘆洪景廬戲作減字木蘭花云家門希差養得

一枝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幾回水上軋

捺百翻真箇強無處容他只好炎天曬作巴

出夷堅
支志

紹興辛巳金遣使來脩好洪景廬往報之入境與其伴
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
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廬不可于是局驛門絕供
饋使不得食者一日又命館伴等來言景廬懼畱不得
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廬素有風疾頭常微掉
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飢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
語天朝供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太學生作南鄉子詞

謂之曰洪邁被拘留稽首垂哀告彼酋一日忍飢猶不
耐堪羞蘇武爭禁十九秋厥父旣無謀厥子安能解國
憂萬里歸來誇吾辨村牛好擺頭時便擺頭

郎瑛曰庠彥沈明德宣嘗賦吾杭除夕元旦蝶戀花二
詞道盡中人以下之家俗誠足解頤錄以遺好事者除
夕云鑼鼓兒童聲聒耳傍早關門挂起新簾子爆仗滿
街驚耗鬼松柴燒在烏盤裏寫就神荼并鬱壘細馬送
神多着同興紙分歲酒闌扶醉起闔門一夜齊歡喜元
旦云接得竈神天未曉爆仗喧喧催要開門早新畫鍾

燈先挂了大紅春帖銷金好爐燒蒼朮香繚繞黃紙神
牌上寫天尊號燒得紙灰都不掃斜日半街人醉倒
杭妓朱觀奴頗通文義嘗欲構一室而募緣于人求題
詞于瞿宗吉宗吉援筆戲書云傾國傾城美貌爲雲爲
雨芳年金沙灘上舊因緣重到人間示現欲構雲窗霧
閣奈慳寶鈔金錢諸公有意與周旋請看桃花好面人
以宗吉故喜捐資焉

有生第三子者王正之戲製喜遷鶯詞以賀之曰古今
三絕爲鄭國三良漢家三傑三俊才名三儒文學更有

三君清節爭似一門三秀三子三孫奇特人總道賽蜀
郡三蘓河東三薛慶愜况正是三月風光盃好領三百
子並三賢孫齊三少俱篤三餘事業文旣三冬足用名
卽三元高揭親具慶看寵加三命禮膺三接

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甫嘗寓焉一日過山谷論文山谷
傳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
功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而未有以
却之者次日又過山谷問焉山谷荅曰昨日偶得一海
字韻功父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

甫不復論文于山谷矣蓋山谷用俗語以却之也

管仲姬趙子昂夫人也子昂嘗欲置妾以小詞調管夫人云我爲學士爾做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箇吳姬越女無過分爾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夫人荅云爾儂我儂忒殺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個爾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爾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爾爾泥中有我我與爾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子昂得詞大笑而止

陳藏一雪詞譏賈秋壑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
漫地不論高低并大小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神招邀
巽二一恁張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鶯鴨
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
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
河元是我底

因話錄云紙錢起自唐時紙畫人未知起于何代今世
禱祀禳禱者用之刻板印染有男女之形而無口北方
之俗歲暮則人畫一板于臘月二十四日夜珮之于身

除夕焚之時有謔詞云爾自平生行短不公正欺物瞞
心交年夜時燒毀猶自昧神明若還替得爾亦可知好
裏爭索無憑我雖然無口肚裏清醒除非閻家大伯一
時批判昏沉休癡呵臨時恐懼各自要安身

林鐵崖

嗣環

使君口吃有小史名絮鐵嘗共患難絕憐

愛之不使輕見一人一日宋觀察

琬

在坐呼之不至觀

察戲爲西江月詞云閱盡古今俠女肝腸誰得如他兒
家郎罷太心多金屋何須重鎖羞說餘桃往事憐卿勇
過龐娥干呼萬喚出來麼君日期期不可衆皆大笑

雲間周冰持

稗廉

吾友鷹垂才子也喜爲詞曲常有詠

門神春風嫋娜詞云羨恥圖鴉鵲嬾繪麒麟隨北富任
南貧總相親解惜春封粉裏窺園忘禁竊葯隨人月黑
齊肩日高對面賞遍簷花不欠伸衫薄怕沾梅後雨命
輕難看隔年春頗怪天公懞懞雌雄未配兩相看俱是
孤身支薄俸有椒尊大同值夜雞伴司晨儘一樣身材
難兄難弟兩般性格宜喜宜嗔借問題門舊字至今可
剩餘痕長老見之無不稱絕

朝霞李尚書容齋戲爲優人新婚賀新郎詞云夫子門

樞異却贏來嬌羞事業風流經濟一向喬粧身是妾此
舉差強人意指山海香盟粉誓笑煞逢場花燭假喜今
嘗花燭真滋味貪美酒恣尤殢箇儂休作男兒覷料無
非鉛華侶伴裙簪班輩正自難分姑與嫂謾道燕如兄
弟恐還是趙家姊妹兒女溫存原自慣願卿卿憐婦如
憐婿今何夕三生會長安中盛傳此詞

錢塘陸雲士大令家有萬年冰一塊長安諸公賦之者
甚衆尤悔庵云幾時海上凌波去碧雲宮裏偷冰柱攜
向玉臺中光爭琥珀紅長安多熱客把玩清心骨若問

是何名多年一老兵昔劉原父在署隔舍羣武弁玩一
水晶器不識何名原父遙謂之曰諸公勿訝此乃多年
一老冰耳今讀梅庵此詞不覺絕倒

詞苑叢談卷十一終

番禺孟鴻光校

詞苑叢談卷十二

國朝吳江徐 鉉電發編輯

外編

蘇小小者錢唐名娼也蓋南齊時人其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古詞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今西陵在錢唐江之西則云江干者近是宋時司馬標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窻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

黃金縷後五年才仲以蘇子瞻薦作錢唐幕官爲秦少章道其事少章爲續其後詞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明夕復夢美姝迎笑曰夙願諧矣遂與同寢自是每夕必來才仲爲寮案談之咸曰公解後有蘇小小墓得無妖乎不逾年才仲得疾所乘遊舫艤湖塘柁工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卽前喏之聲斷火起舟尾倉皇走報其衙則才仲已死矣

黃魯直登荊州亭柱間有詞調似清平樂令詞云簾捲

曲闌獨倚山展暮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
數點雪花亂委撲鹿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烟
叢裏魯直悽然曰似爲余發也筆勢類女子又有淚眼
不曾晴之語疑其鬼也是夕有女子見夢曰我家豫章
吳城山附客舟至此墮水死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
能識之魯直驚悟曰此必是吳城小龍女也 乾道六
年吳明可芾守豫章其子登科同年生朱某來見得攝
新建尉值府中葺吳城龍王廟命之董役忽憶荊州詞
以爲語意憤抑悽斷殆非龍宮嫺雅出塵之度爲賦玉

樓春一闋書于女祠壁云玉階瓊室冰壺帳恁地水晶
簾不上兒家住處隔紅塵雲氣悠揚風淡蕩有時閒把
蘭舟放霧鬢風鬟乘翠浪夜深滿載月明歸畫破琉璃
千萬丈是夜夢旌幢羽葆儀衛甚盛傳言龍女來謁宴
飲寢昵如常人經一日夜言談瀟灑風儀穆然將別謂
朱曰君前身本南海廣利王幼子行遊江湖爲吾家壻
妾實得奉箕箒今君雖以宿緣來生朱氏然吳城之念
正爾不忘以故得祿多在豫章之分須君官南海陽祿
且盡當復諧佳偶言訖愴然而別旣覺亟書其事識之

特未悟南海語爾後浸淫病瘠家人疑其崇挽使罷歸
明年丁艱服闋調袁州分宜主簿須次家居縣之士子
昔從爲學者相率來謁因話袁州風土偶及主簿廨前
有南海王廟朱恍然自失明日抱疾遂不起竟未嘗得

至官

冷齋
夜話

紹興間都下有烏衣椎髻女子歌云朝元路朝元路同
駕玉華君千乘載花紅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回望海
光新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鬟雲半動飛
花和雨著輕綃歸路碧迢迢烟漠漠烟漠漠天淡一簾

詞苑叢書卷之十二
三
秋自洗玉舟斟白酒月華微映是空舟歌罷海西流凡
九闕皆非人世語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驚曰此赤
城韓夫人所製水府蔡真君法駕道引也烏衣女子疑
龍云

五代新說載鬼僊柳梢青詞云曉星明滅白露點秋風
落葉故址頽垣冷烟衰草前朝官闕長安道上行客依
舊名深利切改變容顏消磨今古隴頭殘月意此鬼亦
太白長吉之亞耶

南唐盧絳病店夢白衣美婦歌詞勸酒云玉京人去秋

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
和清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
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因謂絳
曰子之病食蔗卽愈如言果差數夕
又夢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
于固子坡後入宋被刑有白衣婦人
同斬宛如所夢問其姓名曰耿玉真
問受刑之地則固子坡也

南唐書

夷堅志云陳簡齋東靖康間嘗飲于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不顧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顧視其衣服皆故敝時以手揭衣爬搔肌

膚綽約如雪乃復召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于曲闌于
曲紅颺綉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
黛蹙山青鏗鋏板閒引步虛聲塵世無人歌此曲却騎
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真人
詞也歌罷得數錢卽下樓亟遣僕追之已失所在矣

冷齋夜話云劉跛子者青州人也拄一拐每歲必至洛
中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卽還京師陳瑩中甚愛之作長
短句贈之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
乘興閒看洛陽花聞道鞋紅最好春歸後終委泥沙忘

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飢飧困寢觸
處爲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會
赤水黃沙誰知我春風一拐談笑有丹砂余政和春見
于興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拐大梁間妙語時時見
一班我欲從公蓬島去爛銀坑裏看青山予姻家許中
復之內乃趙參政之孫女云我十許歲時劉跛子來覓
酒飲笑語而去計其壽百四五十歲許嘗館于京師新
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書邸中人無識之者
宋慶之寓永嘉適逢七夕學徒醵飲有僧法辨者在焉

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爲說時人號爲辨八煞酒邊一士
致仙叩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
此但求七夕新詞箕復請韻宋指辨云以八煞爲韻意
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闕云鸞輿初駕
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咿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
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
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

後周末汴京民石氏開茶肆有丐者索飲其幼女敬而
予之如是月餘父怒笞女女供奉益謹乞謂女曰汝能

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之少覆于地卽聞異香亟飲之便
覺神體清健乞者曰我呂仙也汝雖無緣盡飲我茶亦
可隨汝所願女只求長壽不乏財物呂仙遣詞曰子午
當餐日月精元關門戶啟還扇長似此過平生且把陰
陽仔細烹遂不復見宣和中又遺吳興倡女張珍奴詞
曰坎离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兩山
頭漸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固煉庚申要生龍
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只道先生姓呂步蟾宮詞也
壬辰北渡順天毛楊二生祈仙蘇晉降乩有百偽無一

真中有羲皇醇二句以語元遺山遺山云此予少時所作晉豈予前身耶二生更述其酒裏神仙我之句公因作詞云繡佛長齋半生在伴蒲團過酒壚橫臥一蹴虛空破頗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麼醉鄉天大小箇神仙我

劉改之得一妾愛甚淳熙甲午預秋薦赴省試在道賦天仙子每夜飲旅舍輒使小童歌之到建昌遊麻姑山屢歌至于墮淚二更後有美人執拍板來願唱一曲勸酒卽賡前韻云別酒未斟心已醉忽聽陽關辭故里腸

鞭勒馬到皇都三題盡當際會穩跳龍門三汲水天意
令吾先送喜不審君侯知得未蔡邕博識爨桐聲君抱
負却如是酒滿金盤來勸你劉喜與之偕東果擢第調
荆門教授遇臨江道士熊若水謂之曰竊疑隨車娘子
非人也劉具以告曰是矣今夕與並枕時吾于門外作
法教授緊緊抱之勿令竄逸劉如所戒乃擁一琴耳頓
悟昔日蔡邕之語攜至麻姑山訪之知是趙知車所瘞
壞琴也焚之

大觀中有紫竹者工詞善諧謔一日手李後主集父問

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東
流耳有秀才方喬與紫竹野遇晝夜思之見賣美人圖
者輒取視冀有似者有句云若使畫工圖軟障何妨終
日喚真真一日遇一道士持古鏡謂曰子之用心誠通
神明吾有純陽古鏡今以奉贈一觸至陰之氣留影不
散試使一人照此女卽得其貌矣當急請畫工圖之勿
令散去又戒喬不可照日恐飛入日宮喬如言達意紫
竹忻受長夏紫竹遺書云欲結赤繩應須素節泣珠成
淚久比鮫人流火爲期聊同織女春風鴛帳裏不妨雁

語驚寒暮雨雀屏中一任雞聲唱曉喬答以玉樓春詞
云綠陰撲地鶯聲近柳絮如綿烟草靚雙鬟玉面碧窻
人一紙銀鈎青鳥信佳期卜遠清秋夜梧樹梢頭明月
挂天公若解此情深此歲何須三月夏紫竹又賦生查
子詞云思郎無見期獨坐離情慘門戶約花開花落輕
風颭生怕是黃昏庭竹和烟黯斂翠恨無涯強把蘭缸
點自此私諧繾綣其父稍聞召喬以女妻之紫竺約方
喬于望雲
門暫會牆陰下閒履蒼苔鞋底盡溼而方不至作踏莎
行一闕云醉柳迷鶯懶風熨草約郎暫會閒門道粉牆
陰下待郎來蘇痕印得鞋痕小花日移陰簾香失裊望
郎不到心如擣避人愁入倚屏山斷魂還向牆陰繞移

時喬至責其失約竺賦菩薩蠻云約郎共會西廂下嬌羞竟負從前話不道一睽違佳期難更期郎君知我愧故把書相詆寄語不須慌見時須打郎喬答云秋風只擬同衾枕春歸依舊成孤寢爽約不思量翻言要打郎鴛鴦如共耍玉手何辭打若再負佳期還應我打伊

平江雍熙寺月夜有婦人歌曰滿目江山憶舊遊汀花汀草弄春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猶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客有傳之姑蘇者慕容富卿驚曰此余亡妻詞也詢所由來正其妻旅櫬處

竹坡

清話

姚氏月華隨父寓揚子江與隣舟書生楊達相遇見達

昭君怨詩愛其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向單于照舊顏之
句私命侍兒乞其稿遂相往來一日楊偶爽約不至姚
作阿那曲云銀燭清尊久延佇出門入門天欲曙月落
星稀竟不來烟柳瞳矓鵲飛去

詞統云阿那曲
一名雞叫子

張世英館于蕭公讓家公讓妹蕭淑蘭挑之張拒不納
蕭賦菩薩蠻詞曰天教劉阮迷蓬島桃花片片依芳草
芳草惹春思王孫知不知紅顏輕似葉薄倖堅如鐵妾
意爲君多君心棄妾那張辭歸蕭又賦云有情潮落西
陵浦無情人向西陵去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憶了

千千萬恨了千千萬畢竟憶時多恨時無奈何後公讓
知之以妹許張備禮而婚

舒信道中丞宅在明州子弟羣處有一舒于燈下忽見
女子自稱丘氏舉手代拍歌燭影搖紅云綠淨湖光淺
寒先到芙蓉島謝池幽夢屬才卽幾度生春草塵世多
情易老更那堪秋風嫋嫋曉來羞對香芷汀洲枯荷池
沼恨鎖橫波遠山淺黛無人掃湘江人去歎無依此意
從誰表喜趁良宵月皎况難逢人間兩好莫辭沉醉醉
入屏山只愁天曉遂相從月餘家人驗其妖怪請法師

治之乃池中大白鰲也

賈雲華之母與魏鵬母有指腹之約鵬謁賈賈命女結
爲兄妹不及前盟兩人遂相與私未幾鵬以母喪歸雲
華賦踏莎行與決別云隨水落花離絃飛箭今生無處
能相見長江縱使向西流也應不盡千年怨盟誓無憑
情緣有限願魂化作啣泥燕一年一度一歸來孤雌獨
入郎庭院遂鬱鬱死二年後有長安丞宋子璧女暴卒
復甦自言雲華借屍還魂丞以告賈遂歸鵬焉

明州女子柳含春禱于關王祠一僧雛窺其姿而悅之

戲以姓作咒語誦之于神曰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攀折
尙憐枝葉小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女聞之怒
歸告其父父訟于方國珍國珍捕僧至問其姓名對曰
姓竺名月華國珍命以竹籠盛之將沉之江曰我亦取
汝姓作偈送汝因吟曰江南竹巧匠結成籠好與吾師
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哀訴曰死我
分也乞容一言國珍許之僧復吟云江南月如鏡亦如
鉤明鏡不臨紅粉面曲鉤不上畫簾頭空自照東流國
珍大笑釋之且令蓄髮賜柳氏爲婦

按江南柳或以爲
卽歐陽公雙調望

江南前半闕
未知孰是

詩餘載獨夜曲云玉漏聲長燈耿耿東牆西牆時見影
月明窻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進士楊蘊中下獄
成都夢一婦人自稱薛濤贈楊此詞

延祐初永嘉滕穆僑居臨安月夜遊聚景園遇一美人
自言衛芳華故宋理宗朝宮人卽命侍女翹翹設茵席
酒果歌木蘭花慢一闕云記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
向月地雲堦重攜翠袖來拾花鈿繁華總隨流水歎一
場春夢杳難圓廢港芙蓉滴露斷堤楊柳垂烟兩峯南

北只依然輦路草芊芊恨別館離宮烟銷鳳蓋波沒龍
船平生玉屏金屋對漆燈無焰夜如年落日牛羊塚上
西風燕雀林邊又詩云湖上園亭好重來憶舊遊徵歌
調玉樹閨舞按梁州徑狹花迎輦池深柳拂舟昔人皆
已沒誰與話風流自是白晝亦見生遂攜歸寓所下第
後美人留翹翹使守舊宅而身隨生歸里凡三載生復
赴浙試美人請與生往訪翹翹至則翹翹迎拜于路左
矣美人忽淚下云緣盡當奉辭是夜鐘鳴急起與生分
袂贈玉指環一枚而別

宣和中蜀人王通判女嬌娘與中表申純字厚卿者私
通酬和甚多有寄申生滿庭芳詞云簾影搖花簾紋浮
水綠陰亭院清幽夜長人靜贏得許多愁空憶當時月
色小窗外情話綢繆臨風淚拋成暮雨猶向楚山頭殷
勤紅一葉傳來密意佳好新求奈百端間阻恩愛休休
應是紅顏薄命難消受俊雅風流須相念重尋舊約休
忘杜家秋父納帥子之聘嬌娘竟以憂卒申生痛念之
亦死

羅愛愛嘉興名娼也色藝俱絕嘗與諸名士讌于鴛湖

凌虛閣愛愛賦絕句云曲曲欄干正正屏六銖衣薄懶
來凭夜深風露涼如許身在瑤臺第一層自此才名日
盛同郡有趙氏子者與之狎遂托終身焉未幾趙有父
執官太宰以書自上都招之許授江南一官趙躊躇未
決愛愛勸之行因置酒中堂捧觴爲趙母壽自製齊天
樂一闋歌以侑之詞曰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
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爲主流年幾許況悶
悶愁愁風風雨雨鳳折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
三分付向堂前奉侍休辭辛苦官誥蟠花宮袍製錦待

要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落日西山易生愁阻早促歸
程綵衣相對舞歌罷淒然趙子遂去及至都而太宰殂
矣無所依托遷延旅邸趙母以憶子故感病沒愛愛親
爲營葬甫三月張士誠陷平江參政楊完者率兵拒之
因大掠見愛愛姿色欲納之愛愛以羅巾自縊死不久
張氏通款趙子間關北歸則城郭人民皆非故矣遂獨
宿于堂中忽見愛愛淡粧素服出燈下與趙禮畢泣而
歌沁園春一闕云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記尊
嫜抱病親供藥餌高堂埋葬親曳麻衣夜卜燈花晨占

鵲喜雨打梨花晝掩扉誰知道恩情永隔書信全稀于
戈滿目交揮奈命薄時乖履禍機向銷金帳裏猿驚鶴
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貞須拚一死免被傍人
話是非君相念算除非畫裡重見崔徽每歌一句悲啼
掩抑趙子遂與入室款若平生雞鳴泣別瞥然而逝但
覺寒燈半滅而已

至順中有王生者居金陵嘗趁租船往松江泊舟渭塘
入肆沽酒一女于簾幙間窺之姿態獨絕彼此注視快
快登舟是夕忽夢至肆中見壁上花箋效東坡體題四

時調其一云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
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蹴罷髻髮粉汗
凝香沁綠紗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新茶其二
云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草花含金鳳嘴一雙乳燕出雕
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午漏
遲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兒其三云鏤馬聲
喧風力緊雲窻夢破鴛鴦冷玉爐熏麝有餘香羅扇撲
螢無定影洞簫一曲是誰家河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
纖紅指甲金盆夜搗鳳仙花其四云山茶未開梅半吐

風動簾旌雪花舞金盤
冒冷塑狡狴綉幙圍春護
鸚鵡倩人呵筆畫雙眉
脂水凝寒上臉遲粧罷
扶頭重照鏡鳳釵斜亞
瑞香枝後女終歸于生
然是詞未知何人也

至正辛卯真州有崔生名英者家極富少工書畫補浙江永嘉尉攜妻王氏赴任道經姑蘇舟人艷其貲夜沉英水中并婢僕殺之留王氏欲以爲子婦王佯應之乘間逸去奔入尼庵中遂落髮于佛前歲餘忽有人施畫芙蓉一幅王過見之識爲英筆因詢庵主所自乃言顧

阿秀兄弟以操舟爲業人頗道其劫掠江湖間王遂援
筆題于上云少日風流張敞筆寫生不數黃荃芙蓉畫
出最鮮妍豈知嬌艷色翻抱死生冤粉繪淒涼餘幻質
只今流落誰憐素屏寂寞伴枯禪今生緣已斷願結再
生緣其詞蓋臨江仙也尼皆不曉所謂後其畫爲好事
者買獻御史高公而英亦因幼習水善泅得不死因賣
草書高遂延爲館客一見畫泣然流涕高怪問之遂言
被盜之由且誦其詞曰此英妻所作也高因廉得其實
捕盜置法而跡英妻復合焉

戴石屏薄遊江西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識盡以奩具贈行仍餞以詞曰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石屏旣別遂赴

水死

輟耕錄

洪武初吳江沈韶遊于九江嘗月夜偕友訪琵琶亭聞有歌聲次日獨往躊躇良久見一麗人宮粧艷飾二小

姬前導來就韶曰妾僞漢陳主婕妤鄭婉娥也年二十
而死殯于亭側侍女二人名鈿蟬金雁亦當時殉葬者
遂共飲于亭上歌念奴嬌詞曰離離禾黍歎江山似舊
英雄塵土石馬銅駝荆棘裏閱遍幾番寒暑劍戟灰飛
旌旗鳥散底處尋樓艣暗鳴叱咤只今猶說西楚憔悴
玉帳虞兮燈前掩面雙淚飛紅雨鳳輦羊車行不返九
曲愁腸慢苦梅瓣凝粧楊花飛雪回首成終古翠螺青
黛絳仙慵畫眉嫵歌竟謂韶曰此卽昨夜所謳也因口
占一詩云鳳艦龍舟事已空銀屏金屋夢魂中黃蘆晚

日烘殘壘碧草寒烟鎖故宮
隧道魚燈油欲盡粧臺鸞
鏡匣長對憑君莫話興亡事
淚溼胭脂損舊容所言多
當時宮掖間事

張紅橋閩縣良家女常曰欲得才如李青蓮者事之福
清林鴻投詩稱意遂侍巾櫛鴻有金陵之遊作念奴嬌
詞留別云鍾情大甚任笑吾到老也無休歇月露烟雲
都是恨况與玉人離別軟語丁寧柔情婉戀鎔盡肝腸
鍊岐亭把酒水流花謝時節應念翠袖籠香玉壺溫酒
夜夜銀屏月蓄喜含嗔多少態海岳誓盟都設此去何

之碧雲春樹晚翠千千疊圖作羈思歸來細與伊說紅
橋次韻以答之云鳳凰山下恨聲聲玉漏今宵易歇三
疊陽關歌未竟啞啞棲鳥催別含怨吞聲兩行清淚漬
透千重鐵柔情一縷不知多少根節還憶浴罷描眉夢
回攜手踏碎花間月謾道胸前懷荳蔻今日總成虛設
桃葉津頭莫愁湖畔遠樹雲烟疊寒燈旅邸熒熒與誰
間說後紅橋竟以念鴻而死遺稿中有蝶戀花半闕云
記得紅橋西畔路郎馬來時繫在垂楊樹漠漠梨雲和
夢度錦屏翠幕留春住

嘉靖初清河邱生泊舟江陵有一女子自和兩淮運使
何公之妾翠微引生至一亭就枕臨別賦憶秦娥云楊
枝裊恩情無恨天將曉天將曉漏窮難喚教人煩惱郵
亭一夜風流少匆匆後會應難保應難保最傷情處殘
雲風掃又詩云不斷塵緣露本真翠薇花下遶香魂如
今了却風流債一任東風啼鳥聲次日訪之乃其墓也
元之夢遊僊詞序云夏夜倦寢神遊異境榜曰元妙洞
天見少女獨立朗然歌謁金門詞云真堪惜錦帳夜長
虛擲挑盡銀燈情脈脈繡花無氣力女伴聲停刀尺蟋

蟬爭啼四壁自起捲簾窺夜色天青星欲滴歌竟命侍

兒傳語曰與君有緣今時未至請辭遂翻然而醒

玄之不知

何許人詞載

卓珂月詞統

福清諸生韓夢雲嘉靖甲子過石湖山見遺骸掩之其
夜夢一麗人自稱王秋英字澹谷楚人也元至正間從
父之任遇寇石湖山投崖而死今感掩骼之恩願諧伉
儷自是數日一至詩詞甚多明年寒食夢雲攜雞黍奠
其墓秋英出見韓作瀟湘逢故人慢一闕云春光將暮
見嫩柳拖煙嬌花帶露頃刻間風雨把堂上深恩閨中

遺事鑽火留錫都付却落花飛絮又何心
盡提壺鬪草踏青盈路子規啼蝴蝶舞遍南北山頭紙灰綠醅奠
一邱黃土歎海角飄零湘陰淒楚無主泉扃也能得有
情雞黍畫角聲吹落梅花又帶離愁歸去遂與夢雲同
歸產一子萬麻癸巳年自言緣已盡揮涕而別

蘇小娟錢唐名娼也其妹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狎不
敏赴官三載後有祿俸餘資囑其弟趙院判遺盼奴且
言盼奴妹小娟俊雅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言至錢
唐則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爲盼奴所歡以於潛官

絹誣扳繫獄院判言于府倅倅召出之付以所遺物小
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折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
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
蘇無小娟得詩默然倅索和之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
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
也無倅喜免其償絹脫籍歸院判焉元遺山題小娟圖
詞云綠陰庭院宜清晝簾捲香風逗美人圖子阿誰留
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
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

林下詞選載浣溪沙一闕云溪霧溪烟浮草新溶溶春
水浸春雲碧琉璃底靜無塵風颺游絲垂蝶翅雨飄飛
絮溼鶯唇桃花片片送殘春或以爲宋時女鬼珍娘作
也不知珍娘爲何許人

花史侍兒名楚江甲申三月降生趙地有和花史鷓鴣
天半闕云情猶戀意如醪依依不舍舊藍橋東君可許
歸相伴暫向塵封學楚腰尤悔庵稱之

聞人林景清過金陵與院妓楊玉香狎許終身焉臨別
賦鷓鴣天一闕云八字嬌蛾恨不開陽臺今作望夫臺

月方好處人相別潮未平時僕已催聽囑付莫疑猜蓬
壺有路去還來藐藐一樹垂絲柳休傍他人門戶裁遂
與訣別後五六年景清再訪之則玉香已死留宿軒中
吟詩云往事淒涼似夢中香奩人去玉臺空傷心最是
秦淮月還對深閨燭影紅徘徊不寐忽見玉香從帳中
出唏噓吟曰天上人間路不通花鈿無主畫樓空從前
爲雨爲雲處總在襄王曉夢中景清失聲呼之隱隱而
沒

宣和間有題于陝府驛壁者云幼卿少卿言凡同硯席

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締姻父母以兄緣仕難其
請遂適武弁明年兄登甲科職敎洮房而良人統兵陝
右相與邂逅于此兄鞭馬畧不相顧豈前恨未平耶因
作浪淘沙以寄情云目送楚雲空前事無蹤漫留遺恨
鎖眉峰自是荷花開較晚孤負東風客館歎飄蓬聚散
匆匆揚鞭卹忍驟花驄望斷斜陽人不見滿袖啼紅
吳興周權選伯乾道五年知衢州西安縣招郡士沈延
年爲館生沈能邀紫姑神談未來事多驗尤善屬文清
新敏捷出人意表通判方案宴客就郡借伎周適邀仙

因求賦一詞往侑席指瓶內一捻紅牡丹令詠之名瑞
鶴僊用捻字爲韻意欲以險困之不思而就云覩嬌紅
細捻似西子當日留心千葉東都競栽接賞園林臺榭
何妨日涉輕羅慢褶費多少陽和調燮向晚來露浥芳
苞一點醉紅潮頰雙壓姚黃國艷魏紫天香倚風羞怯
雲鬟試插便引動狂蜂蝶况東君開宴賞心樂事莫
惜獻酬頻疊看相將紅藥翻階尙餘侍妾旣成畧不加
點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人有請仙問得失者賦詞
云淒涼天氣淒涼院宇孤鴻叫斜月寒燈灺公漏落盡

梧桐秋影瘦鑑古畫難就重陽又近也步花依舊此人竟失舉

田世輔爲金州都統制荆南人劉之翰者待峽州遠安主簿闕作水調歌頭獻之田覽之大喜致書約來金城欲厚加資給之翰遽亡明年田出閬武見之翰立道左泣曰人鬼殊途公能恤我家亦足表踐言之義忽不見田大驚異亟送千緡與其孤詞曰涼露洗金井一葉下梧桐謫仙浪游何事華髮作詩翁烏帽蕭蕭一幅坐對清泉白石矯首撫長松獨鶴歸來晚聲在碧霄中神仙

宅留玉節駐金狨黔南一道萬里貔虎控雕弓笑折碧
荷倒影自唱採蓮新曲詞句滿秋風劍佩八千歲長入

大明宮

花草
粹編

謝五娘萬厯中潮州女子有讀月居集一卷多懷人寄
友之作其風懷放誕固可知也賦柳枝詞一闕云近水
千條拂畫橈六橋風雨正瀟瀟枝枝葉葉皆離思添得
鶯啼更寂寥嘗被逮繫不知所坐何事或以爲父受二
聘遂致雀角云

王瓊奴徐荅郎妻也荅郎未娶時以紅箋一幅遺之瓊

奴題詩答云茜色霞箋照面頰玉郎何事多情風流

不是無佳句兩字相思寫不成後茗郎戍邊有吳指揮
者以計殺之欲納瓊奴瓊賦滿庭芳詞自誓云綵鳳羣
分文鴛侶散紅雲路隔天台舊時院落畫棟滿塵埃謾
有玉京雛燕東風裏似訴悲哀主人去捲簾恩重空屋
亦歸來涇陽憔悴女不逢柳毅書信難裁歎金釵脫股
寶鏡離臺萬里遼陽郎去知何日却得重回丁香樹含
花到死肯共野蒿開後鳴于御史得白其冤遂自殺
詩話類編云吳氏女愛吟咏隣有鄭僖雅擅才華女常

令嫗索詞于生生賦木蘭花詞與之因從其母求婚不
允女密寄詞與生云看紅箋寫恨人醉倚夕陽樓故里
梅花纔傳春信又付東流此生料應緣淺綺窗下雨怨
雲愁樓外杏枝綻也珠簾懶上銀鉤絲蘿喬樹欲依投
此景兩悠悠恐鶯老花殘翠媽紅減辜負春遊蜂媒問
人情思總無言應只低頭夢斷東風路遠柔情猶爲遲
留女竟以憂恨而卒作詩別生云淚珠滴滴溼香羅病
裏芳肌瘦損多怪得夜來春夢淺不知今日定如何生
聞之爲悼亡吟有死生真夢幻來往只廿二句

王十八娘天寶間宮人與太真寵相亞

王十八

娘亦歸晉安故里明萬厓間與閩人東海生冥會歌菩薩蠻詞云妾身本是瑯琊種當年曾得君王寵傾國鬪紅妝人稱十八娘絳綃籠玉質纖手金盤擘驛路起塵埃驪山一騎來見幔亭集按東坡詠荔枝詞有骨細肌香恰是當年十八娘之句或以爲十八娘卽荔枝也

乩仙王氏秋波媚詞云流水東迴憶故秋疎雨滴更愁雁來楚峽風淒江渚瘦損輕柔誰憐絕世嬌姿在斜倚小妝樓慵窺寶鏡淚懸情眼恨鎖眉頭自言宋時人年

二十卒又有詩云兒家夫婿太輕狂錦瑟春風淚萬行
孤枕伴人憐夜雨翠娥蹙損五更長見沈宛君伊人集
瑤宮花史何氏小名月兒山陽人早夭爲王母散花女
歲癸未降乩賦鷓鴣天詞云整束簪環下碧霄教人腸
斷念奴嬌曲房空剩殘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斟別話
酌清醪盈盈徐送小紅橋從今不伴烟霞客愛向風前
鬪柳腰載悔庵沙語

吳江士女沈靜筠字玉霞山人呂元洲室沒後降乩作
鷓鴣天詞云一片春光遍九霄這回風雨也消重來

言方盡言
繡閣吟殘句不數
綏山弄玉簫身外事

功萬層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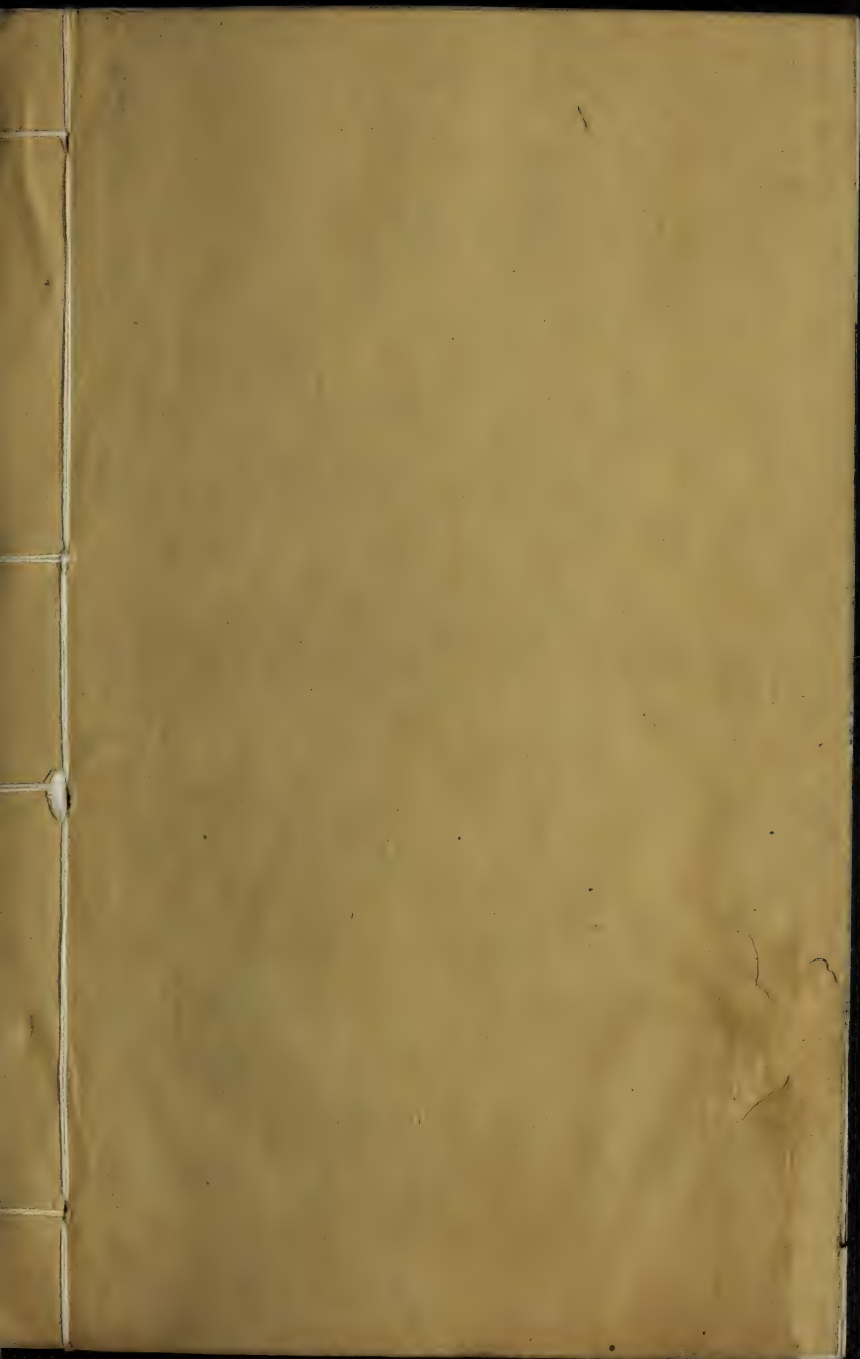
路碧迢迢香南雪北何由見
直比人間午夢遙
載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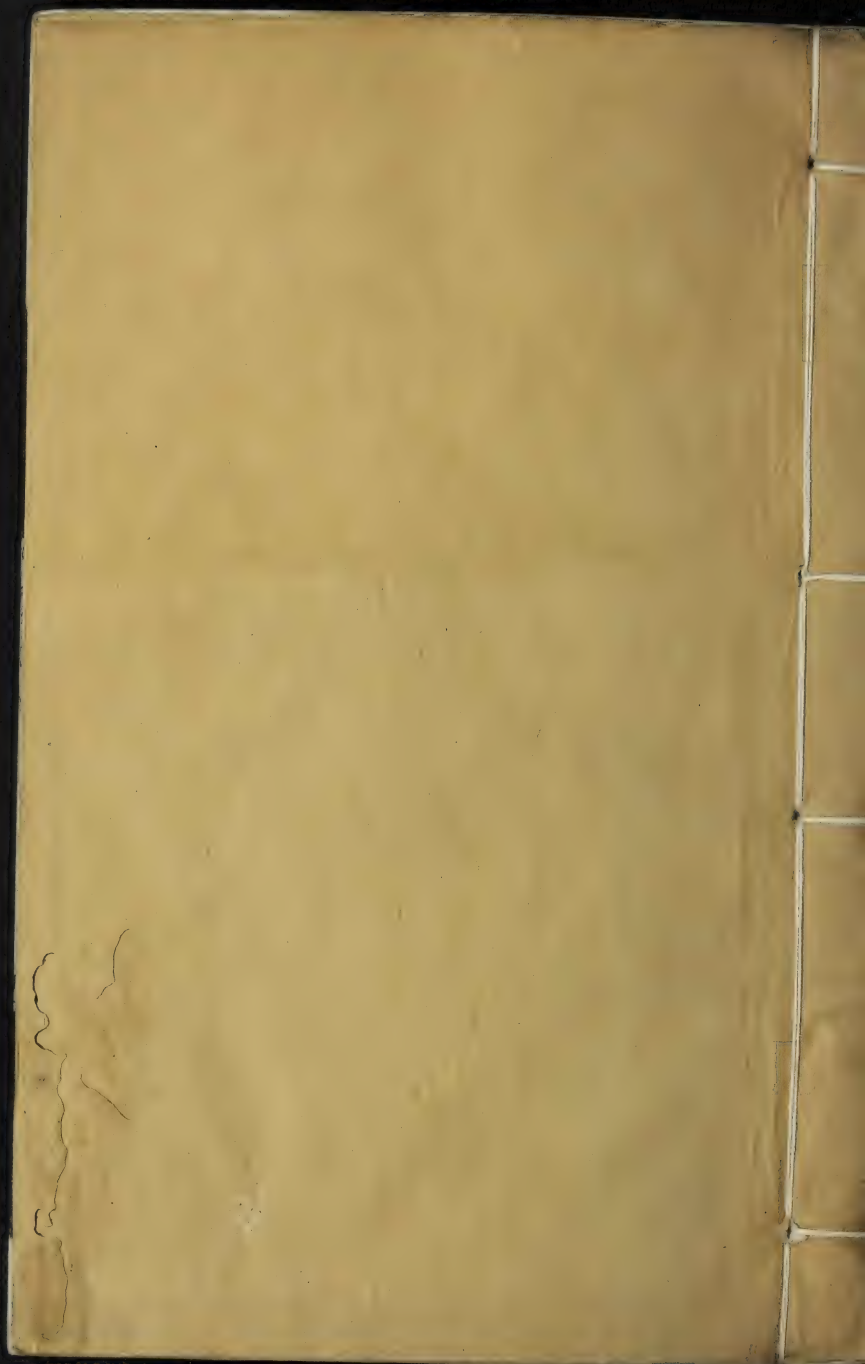
詞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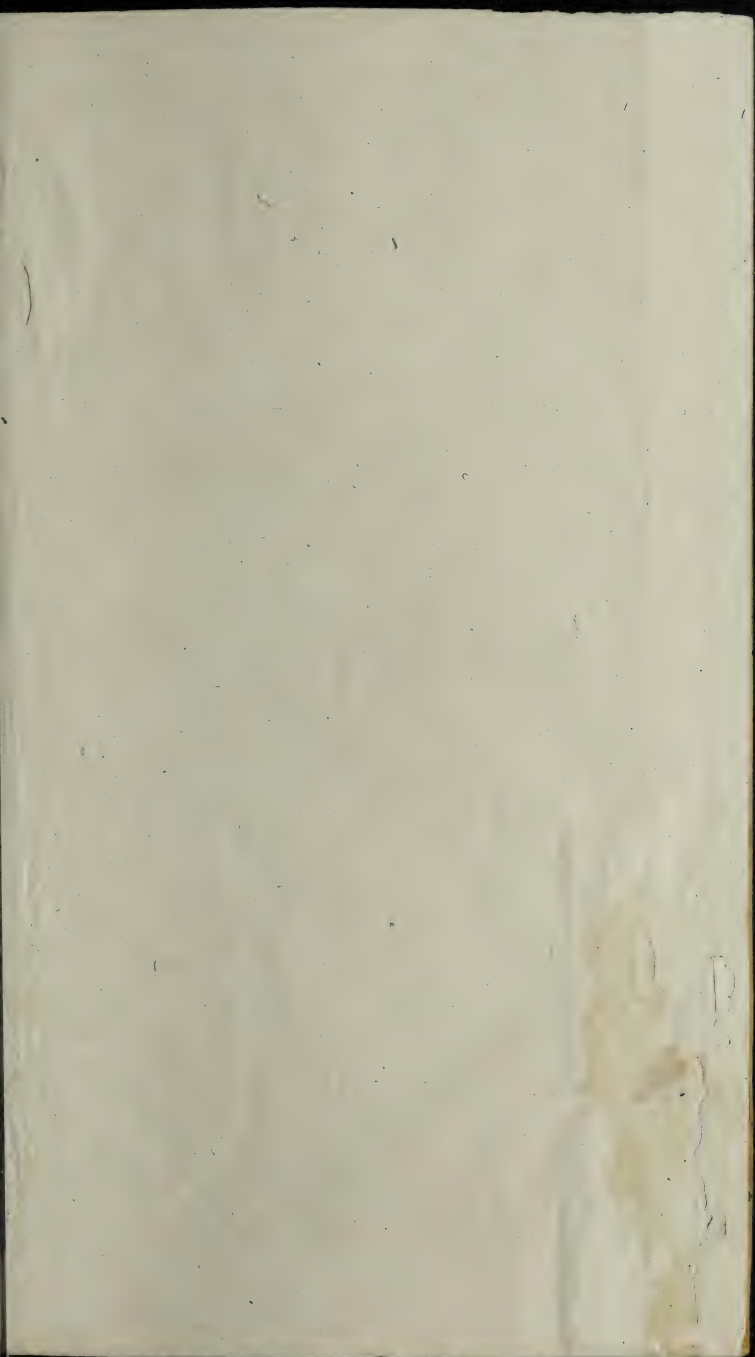
詞苑叢談卷十二終

番禺孟鴻光校









道光丁未鑄

竹雲題跋

海山仙館叢書

卷之六

新編

通鑑

PL
2457
P29
v. 84

竹雲題跋序

金石文字流傳最爲奧蹟而考評題識雅不在多顧非
好古而能察書者鮮克與焉康熙間翰林金壇王君竹
雲工八灋酷嗜前賢遺墨所得金石刻一一鉤稽真贋
手題掌錄必研審再三而後著於篇往予見竹雲京邸
圖史左右其積帙至梁相間者率古灋書也旣同館相
善每退直過從見竹雲昕夕丹鉛辨析窮苗髮不少置
則進規曰子欲爲張仲揚柯丹邱其人耶竹雲笑謝予
曰人各有癖樂此不爲疲也竹雲歿數年

八肖肖印

愛其手蹟并其題跋而哀集之者不一家
刻之凡四卷同里楊子竹坡復得其續成十卷校梓以
傳抑顧寧人所謂同此好者繼而錄之者非歟昔孫莘
老守吳興網羅僵仆斷缺於荒坡野艸之間莫不甄錄
其墨妙亭石刻大半載王象之碑目而劉原父在長安
其地多古簋敦鏡顱尊彝之屬愛其款識文字奇古因
以攷知三代制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予嘗惜吾鄉曹
倦圃先生聚法書數十年自大禹峒嶠碑以下凡八百
七十餘卷自爲表示後迄今散佚不傳一字曩曾舉似

竹雲竹雲顧不少懈使其得孫劉覽古之地輯而識之
吾知其所得必有與歐趙諸人相頡頏者而豈僅此一
刻再刻已也樂順居士錢陳羣時年八十有九

竹雲題跋者虛舟王先生評隲其所臨摹碑帖以成書而茗溪錢君壽泉爲之鋟板以行世者也虛舟以工書名海內故能鉤元挾奧窺見古人精神之所寄而其辨證史家之闕謬其用心又同於趙德父金石錄仿歐陽集古之遺意而爲之故壽泉尤愛重梓以廣其傳夫以虛舟好古力學而所著止此或疑其書不備然如曾子固亦作金石錄五百卷而元豐類彙所載金石跋尾僅存十五條則不必以未備之書爲不足傳亦在善學者之取資已耳昔晦菴朱子少好古金石文

山家貧不

多得出先世所遺益以已所搜不過數十為橫軸懸之壁凡循行卧起恆不去目以為樂以壽泉之力加以好之篤而求之勤雖去古日遠其所積不能如歐陽氏趙氏曾氏之多然亦可繼虛舟著一編以自志其學古之所獲第壽泉以賢公子蘊經世學將膺百里之任凡士有一材一藝可引為居官長民之助者吾知壽泉之愛重當必進於是而士之樂見收於壽泉者必多奇偉特達之材此其意予見魏叔子序曹氏金石表而移以遺壽泉倘亦壽泉之所不鄙也夫

乾隆丁亥八月長洲沈德潛時年九十有五

卷一
序

竹雲題跋目次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茗上錢人龍壽泉訂

卷一

比干墓銅盤銘

比干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

秦詛楚文

婁壽碑

西漢五鳳題字

西嶽華山廟碑

曹全碑

鍾太傅薦季直表

鍾繇賀捷表

鍾繇調元表

吳天璽紀功碑

皇象急就章

王右軍樂毅論

王右軍黃庭經

王右軍曹娥碑

曹娥碑別本

蘭亭二十種

定武真本

東陽本

國學本

上黨本

玉枕本

賈秋壑玉枕本

南宋重刻定武本

趙吳興臨本

以上八種歐陽派

潁上本

米氏袖珍本

洛陽宮本

婺女本

張界奴本

神龍本

良常于氏藏本

米元章臨本

宋高宗臨本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慈谿姜氏本

開皇本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以上一種附見

定武蘭亭

宋楊蘭亭九字損本

潁上蘭亭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集聖教字蘭亭

卷二

王右軍十七帖

王右軍王略帖

唐僧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

王右軍快雪帖

王右軍裹鮓帖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王大令桓山殘碑

索靖月儀章

楊義和內景經

梁瘞鶴銘圖

瘞鶴銘考

卷三

歐陽率更醴泉銘

虞永興破邪論序

歐陽蘭臺道回法師碑

褚摹蘭亭真跡

褚摹蘭亭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兒寬贊

褚河南文皇哀冊

褚河南隨清娛墓誌銘

魏栖梧善才寺碑

褚河南高士贊

唐朝散大夫陸柬之書

唐蕭瑀書

唐孫思邈書

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李懷琳仿絕交書

孫過庭書譜

唐碧落碑

唐狄仁傑書

張九齡告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李陽冰謙卦

李陽冰殘字

唐經生書靈飛經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

汝帖唐初四家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顏魯公中興頌

顏魯公宋廣平碑并碑側記

卷四

顏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顏魯公送蔡明遠序

顏魯公送劉太冲敘

顏魯公乍奉辭帖

顏魯公乞米帖

顏魯公與李太保乞米鹿脯馬病等帖

顏魯公劉中使帖

顏魯公論坐書稿

顏魯公祭姪季明稿

顏魯公告伯父稿

顏魯公奉命帖

卞氏所收僞魯公帖

懷素帖

懷素藏真聖母二帖

唐李紳告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唐李商隱月賦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宋高宗臨蘭亭

米臨蘭亭

米元章顏魯公碑陰

米元章蜀素真蹟

祝京兆書

篆書謙卦家人卦

十種千文

篆書第一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隸書第三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楷書第五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行書第七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草書第九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學自誠是謂曰公明

淵源其正其本也

其本也

淵源其正其本也

其本也

淵源其正其本也

其本也

淵源其正其本也

其本也

竹雲題跋卷一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茗上錢人龍壽泉訂

比干墓銅盤銘

尚書云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水經注朝歌縣北牧野有比干冢一統志云墓在衛城北十五里卽武王所封或又云一在偃師唐開元中縣人畊地得銅盤徑二尺許有銘一十六字篆法奇古遂以爲墓在偃師且據以爲周武王封比干之銘三代文字古奧今此銘殊直遂

決知非武王語又其文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
萬世之靈於焉是寶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
世之藏茲焉是寶彼此互異究竟不可識別雖有博雅
君子可據何者是歟余以其字特古聊復精摹以存其
舊

比干墓題字

比干墓題字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
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石斷闕止存其四而墓字復
不完世傳以爲孔子書按隸始於秦孔子時不應有隸

書故秦觀以爲是唐人筆愚意此四字筆力峭古唐人
所不能及當是秦漢時書古人云買王得羊吾願已足
卽非孔子猶得秦漢較之三代彝鼎爲孰重歟

延陵季子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字世傳以爲孔子書故淵明季札贊有
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之語張燕公謝碑額表亦云孔篆
季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據此則此十字信爲孔子書
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后變化信不誣也但淳化所
收字小而延陵石刻極大一書而大小不同如此故歐

陽公謂孔子未嘗至吳此十字必非孔子作然篆法敦古卽非孔子亦決不是漢以後人書淳化所載一十二字乃後人因此碑縮成小字又於有吳君子之五字外妄增七字筆力短弱其非孔子書決矣張司直云舊碑湮滅元宗命殷仲容摹榻今此碑正仲容所摹余稍加收束令就吾尺幅取便裝冊若其字勢固不敢分毫增減也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十有三字內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按十字

碑唐元宗命殷仲容摹搨大歷中蕭定重刻於石張從
申碑跋可證閣帖刻于宋太宗淳化中遠出十字碑後
謂閣帖縮取此碑則可謂此碑衍閣帖可乎又閣帖僅
十有二字此誤以謂十三本不足置辨聊復書之以當
一笑

秦詛楚文

詛楚文世有三石董廣川云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
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辭盡同惟所以質
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此其祀巫咸文也歲久刻弊廣

竹雲題跋卷一
三
川氏據舊本補完之余借得錫山秦氏所藏文待詔本
與絳汝二帖所刻校勘毫髮不異因據文氏本摹之筆
法簡古在大小篆之間其篆法將變時書歟

西漢五鳳題字

金開州刺史高德裔題記云明昌四年詔脩孔聖廟靈
光殿基西南三十步土中得此石石側有文曰五鳳二
年者漢宣帝年號也曰魯三十四年者餘孫孝王時也
世所傳隸書多是東漢其在西漢僅此一十三字耳隸
法樸古真無上太古此書中之落月晨星也

按德裔題記以此書爲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云五鳳二年塼一凹嵌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文一行志塼植之歲月則又以爲塼又其書極古質今雖模糊然斷是隸不是篆竹垞竟目爲篆皆不可曉豈竹垞得之傳聞故誤乎然篆隸之不同較然可辨而亦誤稱何也他日有曲阜人來爲塼爲石當執而問之

婁壽碑

漢婁元考碑宋時在光化軍乾德縣歐陽公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以墓在穀城界中遷碑還縣立於勅書

樓下光化今爲湖廣襄陽府不知元考此碑亡自何時
隸釋云題額有元儒婁先生碑六篆字碑陰可見者五
十四人漫滅者四人余在京時從何義門先生借摹正
文一本額與碑陰均未見也前人論隸書云方勁古拙
斬釘截鐵自谷口出而漢法大壞不可不急以此種救
之

碑在漢隸中爲方整與韓仁銘正相似蓋已開唐隸之
先特出唐人手時結構更精密耳

西嶽華山廟碑

碑以嘉靖二十四年地震毀去世間傳本甚少曩在京師從商邱宋蘭暉檢討齋頭得睹湯堂冢宰所藏宋本卽王徵君山史所得之郭允伯者文甚完好唯未行闕一兩字耳蘭暉藏古甚富有皆以事質於人此碑獨愛惜之弗忍去余欲從蘭暉借臨靳弗肯去年秋客廣陵西唐高山人雙鉤一本遺余余得之喜遂精意摹此本徐浩古蹟記以碑爲蔡中郎書漢碑多不載書者名氏徐浩之語必有據依或可信也碑末卽遣書佐郭香察書款世遂以爲郭香察書顧天山云蓋一人市其石一

人察其書乃察涖他人之書非郭香書之也然愚意郭香書佐耳何敢察涖中郎之書所云察猶今所云校書書當時緣是中郎書特矜重故於刻時更遣一人校勘其合否耳以其矜重故載此款并勒石始末丞掾諸人名氏盡載之漢碑所未有也朱竹垞先生稱此爲漢隸第一此可信矣

曹全碑

曹全碑出自萬厯間今在西安府郃陽縣蓋全爲郃陽令時三老故吏等所爲刻石紀功者也余在京師時得

初斷本五以其四分餉友朋而獨存其一正文完好無
闕唯碑陰闕一兩字耳碑陰凡五十七人顧荅漢碑目
僅稱五十六人當由處士歧茂標列碑陰上方榻本偶
未之及故僅以爲五十六耳

漢隸有三種一種古雅西嶽是也一種方整婁壽是也
一種清瘦曹全是也西嶽婁壽石刻已亡獨曹全完好
無闕三碑旣足槩漢隸又皆漢碑所絕少故余所臨止
此三碑也

鄭汝器隸書絕有名於時要只學得曹全一碑耳世人

耳食見汝器書竟如伯喈再生一涉方整便目以爲唐而厭棄之實則漢唐隸法體貌雖殊淵源自一要當以古勁沉痛爲本筆力沉痛之極使可透入骨髓一旦渣滓盡而清虛來乃能超脫故學曹全者正當以沉痛求之不能沉痛但取描頭畫角未有能爲曹全者也汝器作書多以弱豪描其形貌其於曹全亦但得其皮毛耳僕嘗說歐褚自隸來顏柳從篆出蓋古人作書必有原本曹全碑者褚公原本也今觀聖教序有一筆不似曹全碑否細意體之見古人一點一畫定有據依方知下

筆之不可草草也

鍾太傅薦季直表

鍾太傅薦季直表自唐以來未之有聞宋時博雅好古如黃伯思亦未之及至元九年分湖陸行直始得之鄭明德袁仲長爲之題記至明宏正間題句綮綮於是薦季直表遂爲無上太古第一名跡矣嘉靖時歸錫山華氏刻真賞齋帖中後爲大吏脅取以獻分宜嚴相國嚴敗沒入內廷後復轉落人間爲王弇州所得反復轉徙至康熙中入真定梁相國手雍正三年雙峰年太保

入覲還過真定此卷遂歸于年未幾年敗又沒入矣老友蔣拙存在秦中得見真蹟精摹以南自喜爲平生第一希邁余未之見僅從真賞齋本摹取之復以未當意毀去今更精摹此本似畧得太傅手意太傅賀捷表幽深變化奇絕一世此表在賀捷表後益更精微益更淡古蓋其晚年融釋脫落渣滓盡去清虛真味有如此也祝京兆指爲焦季直直誤認侯字耳不足一笑也

按魏志武帝建安四年遣劉備追袁紹備至邳遂殺徐州刺史舉兵屯沛五年春曹公自將東征備破之表所

謂王師破賊關東者是也武帝凡三改元惟建安厯二
十五年帝之征備在五年故云建安之初也八月袁紹
進臨官渡曹公與紹連月相拒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
謂運糧者却十五日爲女破紹不復勞女矣表所謂三
軍饋饟朝不及夕者是也公之破紹在延津官渡之間
然皆在許之東又因東征備轉戰而北故畧而言曰破
賊關東也志不稱運糧人者當由書法所不暇及如表
所稱當卽季直也後銜稱司徒東武亭侯按鍾繇傳繇
以說催汜等功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尙書僕射封東武

亭侯尋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曹公征關中得繇爲
資表爲前軍師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卽位改
廷尉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終操丕兩朝
繇未嘗爲司徒疑不能明也史書往往多誤失實此或
史誤亦未可定

鍾繇賀捷表

唐摹鍾太傅賀捷表後列銜名乃開元五年所題署袁
昂論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此表用筆一正一偏脫然
畦迥之外與世所流傳本不類信可謂幽深無際古雅

有餘鍾繇隸意未除此又鍾書之最近隸者歐陽公集
古錄謂表稱戎路兼行履險冒寒曹公以建安二十四
年冬軍于靡陂曹仁徐晃破羽後未嘗出履險冒寒之
語可疑表又稱關羽已被矢刃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
樊爲仁所敗而走後爲吳兵斬於沮與此帖不同按魏
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
效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操本欲十月還洛以權乞討
羽遂至正月乃還表所謂履險冒寒者是也是年閏十
月曹仁徐晃破羽走之十二月權始殺羽表稱關羽已

被矢刃者謂羽已爲曹仁等所破乃賀其破羽非賀其殺羽也又魏志稱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十月賀捷有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之語而後銜但署南蕃東武亭侯不稱太傅也蕃集韻蒲麋切地名前漢地里志注邾國也讀作蕃鎮之蕃誤凡此皆本黃長睿東觀餘論以其詞繁而未能盡故更著之

魏鍾繇調元表

世傳鍾太傅表凡四季直力命賀捷宣示皆絕烜赫有名者此調元表宋時潭絳等帖皆有之而潭帖刻自唐

貞觀摹本尤爲真正太傅變隸爲楷其書仍具隸法翫此尤信

吳天璽紀功碑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在今江寧府學舊在城南天禧寺門外宋元祐六年轉運使胡宗師移置漕臺後圃不知何時又移入學中也其石面濶旁狹文四面環之而虛其旁之一一石三段首段文五字二十一行次段文六字十五行三段文二字九行斷裂不可讀所存字全者一百九十一半者二十有二都二百一十三字按吳志

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璽長一尺廣三分上刻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元天璽元年開臨平湖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上刻作皇帝字秋八月厯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楊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石室所在表爲大瑞於是改元大赦以明年爲天紀元年總孫皓在位一十六年凡八改元言符瑞者累累矣不數年而王濬入吳國隨以滅天發神讖果何有哉人事不修而好言符瑞者此足爲炯

戒矣書法銛厲奇崛於秦漢外別構一體然是篆書之
變褚河南聖教序題額實學此書董廣川以爲本漢隸
黃長睿以爲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至楊東里竟目爲八
分書朱竹垞亦以爲在篆隸之間皆非能知皇象者也
至關中郭允伯以爲牛鬼蛇神直斥爲牛腹書尤妄誕
可笑古人篆法爲體各殊不可勝紀小篆特其中通行
之一體此碑必古有是法而象則之亦猶夏承碑之於
隸中別構一體耳去古旣遠見聞淺薄以己所未喻指
訾古人不亦過乎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顧起元以爲

其文乃東觀令華覈作皆不知何據

按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工八分篆
草初學於杜度作章草文而不華質而不野沉着痛快
世以書聖稱晉葛洪曰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
然朱季平皆一時之絕今劉岑諸書皆不復可見唯象
書僅有一二存者此書如龍蟄蟄起盤屈騰蹕一一縱
橫自然比於江瑤蝤蛸蚌信爲味中珍品然不可多食恐
發風動氣此碑亦然學之不成便墮惡道此不可不知
也

皇象急就章

秦兼天下丞相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今皆不傳於世獨黃門令史游急就篇在耳顏師古序所載尙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所書今亦罕有存者宋時葉夢得石林集尙載皇象索靖兩家今俗流傳亦復寥寥矣海寧陳氏玉烟堂所刻不名何人書玩其筆法與官帖所載皇象文武帖正同夢得所謂規模簡古氣象沉遠猶有蔡邕鍾繇用筆意者此其近之幼安秀

勁故當別是一格章草自唐以後無能工者而皇象書跡尤少故悉心臨寫以示後昆

王右軍樂毅論

官奴大令小字右軍潛於其後掣其筆不脫故書此以示之緣是庭訓故筆法端謹爲右軍楷跡第一貞觀十三年勅馮承素等勾摹六本分賜長孫無忌等諸人終宋之世唯存高紳學士家海字不全本耳明季收藏家乃有唐摹二本一貞觀六年褚遂良奉勅審定一則新安吳用卿所藏褚本在涿鹿馮伯衡家端謹有餘願乏

勝槩惟吳氏本筆勢精妙似柔而剛似謹而逸邢子愿
所謂既純且綿亦溫而栗者信爲得之宋僧希白潭帖
所刻與吾家鬱岡吳氏餘清兩刻可謂唯妙唯肖余臨
此風力亦正不減也

王右軍黃庭經

武進唐荆川先生藏右軍父子小楷兩種大令十三行
今尙在唐家其六世孫薊門宗伯球圖守之非好古深
識人不以示也黃庭經向爲莊丈雲襄所得雲襄歿其
子畱相貧不能存遂以質米於人汪生中立爲余贖取

寄至京師遂爲余所得玩其筆法柔閑蕭散神趣高華
迥與世俗流傳本不相類自當爲天下黃庭之冠余臨
此凡易數紙乃就稍兒觀之當知老夫一段若心也

王右軍曹娥碑

孝女曹娥碑元文宗以墨蹟賜鑒書博士柯九思上有
宋高宗跋但云晉賢書曹娥碑不名右軍而文待詔稱
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則又目以爲
右軍迄無定論余嘗說論晉唐小楷於今日但須問佳
惡不必辨真僞數千年來千臨百摹轉相傳刻不惟精

神筆法全失并其形模亦盡易之故求大楷於唐人碑
碣雖斷蝕之餘僅有存者猶見唐人本來面目若求晉
人小楷於今之類帖腐木溼鼓了乏高韻豈唯不得晉
并不得宋如此碑正不必定目爲右軍但得古雅純質
如宋越州石氏本雖目爲右軍可也

曹娥碑別本

此與元本字跡不同文亦小異未知何人所摹或目爲
李北海疑未敢信也元本肅括此書縱逸故有北海之
目然晉唐小楷至今日百無一真者但令不失古法便

足愛玩正不必硬差排一人以爲證也此本廿年前曾
於毘陵市上見之以貧故未能得去年九月從同年程
午橋太史處再見如遇故人因借摹一本

蘭亭二十種

金華王禕云蘭亭自唐以後分爲兩派其一出於褚河
南是爲唐本其一則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定武
唯一石至宋南渡後士大夫家有一刻遂至多不可稽
褚本當時摹搨極多流傳最廣故古本今刻亦往往各
異自歐褚盛行而趙模馮承素諸家摹本皆於是單微

矣余就所見歐得八種褚得九種歐褚以外別派僅得三種蘭亭變態大畧已盡日用宣德牋精心摹勒合爲一卷以示兒孫孫依吾學之便是承顏順志之孝子矣所臨各種序列如左

定武真本

蘭亭摹搨始於隋之開皇唐文皇見搨本求真蹟真蹟乃出命廷臣臨摹分賜諸王大臣選逼真者得歐陽本刻置禁中所謂定武本者是也宋南渡後家刻一石真贋不分故朱子有聚訟之譏余來京師垂十年所見宋

揭數十卷皆是南宋時覆本唯程孟陽張朴村所藏的
爲真本雖剝蝕已多而再三研玩妙不可尋字中有韻
字外有神腴而不膩清而不浮變而不佻莊而不滯唐
文皇所謂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跡似奇
而反正唯此得之余臨他卷往往落筆輒得獨此凡五
易紙猶未肖其髣髴信定武爲天下妙也

唐文皇得辯才真蹟命歐褚二公摹賜諸王大臣旣稱
勾摹不應歐褚異同若此余以定武正本反復玩味始
知歐之與褚格律不同淵源自一余嘗論蘭亭之有定

武猶十二律之有黃鍾雖互相損益以成變化要未有能過黃鍾者細研定武本始知崑崙爲萬派之原河南妙腕猶爲所蓋東陽以下皆其支流矣後壬寅九月十四日從儼齋大司農借觀趙子固落水蘭亭始知孟陽樸村所藏猶非真正定武然益攀躋無路矣把玩竟日惘恍久之

東陽本

宋理宗所藏百十七種其一集十三刻第一爲舊梅華十二爲新梅華今東陽何氏本石裂爲三號三段石世

所稱梅華本者是也但未知其新舊何居耳吾友淳安
黎如文翰云曾至東陽親見此石質堅如玉字裏塗金
何氏子孫各執一片冬至祠祭已乃會爲一處揭數本
以傳其矜重如此余謂此刻乃南宋定武覆本決非原
石定武全具右軍筆妙此則但有歐法定武衆妙俱來
仍一妙未罄此則一已無餘衆復何有辨定武者正須
於此具眼

同年洪瞻仁爲江西泰和令得楊東里先生所藏四種
第一種爲鄭清之家本蓋卽重摹松圓老人九字損本

者第二種卽何氏本而尙未斷裂欲取之不可得爲之
惘惘

國學本

國學本明初出天師庵士中比定武本短二寸許字亦
差小而瘦然精神意度奕奕動人勝東陽本遠甚今在
大成殿東廡余嘗親詣其下手揭數紙細玩筆意往往
時露趙法定爲吳興手摹後見周錫圭上黨本跋語先
得我心爲之拊掌

楊東里亦以國學本爲吳興所摹與余見正合甚快

上黨本

有明熹廟時上黨長治令耆海來從縣治東偏土中得此石筆法圓勁風神清朗蓋亦南宋佳刻的爲定武之子周錫圭贊以爲水流雲行鸞翔鳳翥信矣

玉枕本

玉枕蘭亭有三本其一見太清樓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枕蘭亭其二則宋政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內臣見後有役夫作枕小石有刻畫視乃蘭亭序只存數十字其三則賈秋壑使廖瑩中

以燈影縮小刻之靈壁石者今洛陽宮本不復可見率更秋壑兩種猶有存者往在淮南從友人周白民借得玉枕宋本比秋壑本高下如一而行列較寬字亦較爲清瘦豈卽率更本耶又金華王禕玉枕跋云河南始縮爲小本或謂率更亦嘗爲之今此本清和淡蕩正與定武宛合不似河南還當以率更爲正余曩以油牋摹得一本攜來京師念不可再得將復精摹藏之篋笥

賈秋壑玉枕本

文待詔云賈氏刻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

珍玩印章右軍作立象而鬚心其一坐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豈當時得率更遺墨而刻一石鐙影縮小者又一石耶余所見閩中蕭氏所藏石乃坐而執卷者所謂福州本是也此石向在金壇余曾手搨數紙今被勢家所收不復易得矣

新安汪博山云藏有立象宋本特精妙而末由得見寶應喬介夫有一卷與秋壑本微有不同疑是立象本而失其象無從考鏡亦一段恨事也

南宋重刻定武本

此本乃淮安程有懷同年所藏會字闕亭字羣字不全
蓋亦南宋覆刻定武本而純用禿筆與定武又微有不
同趙吳興所云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此可徵也

趙吳興臨本

趙文敏喜臨蘭亭平生凡數百本余所見真蹟唯獨孤
所藏定武正本後有文敏十三跋跋中臨得一卷與今
快雪帖中所刻字畫一同今古迴絕同年繆二文子處
尙有俞紫芝所臨亦至佳惜被其弟武子攜之而南不
能借摹爲之神往子昂平生得力全在蘭亭故其所臨

獨爲得髓然亦不免稍縱時露我法矣

以上八種歐陽派

潁上本

蘭亭兩派一爲歐陽一爲褚氏歐陽獨有定武褚氏首推潁上董宗伯目潁上爲米所臨正恐未然米雖天才超軼而一種清和廣大韻度故當遠遜前良非河南妙腕焉能到此余曩得初搨視今本少肥特爲精妙五年前爲吾友方貞觀取去惋惜至今河南摹本最多要無出此上者李伯時云柔閒蕭散神趣高華風流天成非

學力可到惟此得之

米氏袖珍本

米元章得褚摹黃絹真跡對紫金浮玉裁爲袖珍手裝
成卷者卽此是也其先爲蘇太簡所藏裝于天聖丙寅
用忠孝之家印鈐識之後歸米氏鑒定爲褚摹真跡第
一有明景泰間歸吳中陳祭酒緝熙陳好勾摹遂榻數
本亂真而分綴宋元諸跋以便售利明季董宗伯得一
本後有范文正王堯臣米元章父子等跋以五百緡質
於海寧陳氏掣去盛字以下六行共三十五字以示必

收取之意後竟不果故玉烟堂所刻遂闕六行海寧查氏重摹一石以他本補之蘭亭雖非真跡而刻猶娟秀要是時本之可觀者

洛陽宮本

唐文皇以褚摹本賜高士廉于洛陽宮前有御書兩行後有臣褚遂良四小字款比河南本筆法不殊風神又別向藏涿鹿馮相國家刻之快雪帖中格韻清朗自是近刻佳觀也

婺女本

此宋丞相游景仁所藏百種之一首闕永字後有貞觀八年遂良摹七大字款蓋當時奉命摹搨進御之外必有自臨別本進御唯恐不似則規規摹倣法勝於意自臨則心閒手敏意勝於法此卷別有法外之意格韻又微不同款字大書又不稱臣決是自臨別本

張界奴本

此亦褚氏摹本比之穎上特爲沈雄縱逸有明神廟間藏新安吳太學用卿家刻于餘清帖中惜刻手不精全乏神采要之褚公筆妙故非凡庸所能抹殺也

張界奴本滄桑後入真定梁相國手刻秋碧堂帖中摹
搨之工頗勝吳氏余從崑圃黃奉常處見之惜末由搨
得也

神龍本

珊瑚網云禊帖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
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摹搨遂亡余所得毘陵董
侍御玉虬宋本前有神龍小璽後有褚氏印章搨法精
良紙墨皆古比他本高半字字亦較大勢極縱宕郭天
錫稱爲字法適逸墨彩艷發奇麗超絕洞心駭目良非

虛語往在毘陵見新安汪氏所藏褚摹黃絹真蹟與此
正同以余篤好之遂爲奴子竊去竟失所在可惜也

良常于氏藏本

此吾邑于氏藏本因向之痛夫文六字雙勾第九行闕
董文敏以紅牋補之江上筮在辛跋爲定武前者非也
此皆神龍褚本耳細按筆法無不合同唯闕六字雙鉤
爲異廣陵李都諫書雲爲于氏館甥得于藏四世矣今
其曾孫建侯攜來京師曰從借摹之已遂爲有力者售
去不可復見惋惜何已

頃見宋丞相游景仁所藏一本六字雙鉤與于本一同而更清明有神采蓋卽于本之佳者以索值過昂不能得可惜可惜

米元章臨本

此吾家損菴先生所藏宋本十種之一中闕七字不名何人所摹筆法清圓飛動特爲超特非是褚公自運卽爲米老所臨細玩其波戈趯磔雖極自然要自俶詭還當以米爲正

宋高宗臨本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
于達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看蓋當時兩
宮之篤學如此此本乃臨賜向子諲者行列較寬字尤
秀腴中闕五字朗字月中闕兩小畫蓋臨褚本亦游丞
相所藏百本之一也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承素臨本他無所見惟見家損庵先生鬱岡帖中變化
俶詭如千丈游絲獨裊空際頃刻百變或以爲元章所

臨故作奇麗以驚俗眼余謂米老作書飛動有餘瘦勁
不足此卷純是一片清剛之氣冰結所成非歐非褚別
成一格決非米老所到與楊義和黃庭內景經正相似
有鼻孔人定不向人言下轉也

慈谿姜氏本

慈谿姜西溟前輩得舊刻蘭亭一石兩面皆集聖教序
字所成西溟題爲唐刻褚本非也南渡後俗尙定武家
刻一石幾數十百本好事家出奇破格爲蘭亭別開生
面當時懷仁集聖教序以蘭亭爲宗極此集蘭亭以聖

教爲宗極輾轉相倣愈遠而愈失真觀其刻法殊嫩而弱不及聖教遠甚西溟好古而過向上擠排正恐未爲定論兩本一肥一瘦細玩筆法大致相同故獨存其肥者

開皇本

此海寧陳氏所藏字類定武而少肥大中間合縫處僧字上有騫異兩字乃滿騫朱異合縫款定武所無蓋開皇本也余臨契帖先之定武以求其正中之顚上以盡其變終之開皇以還其本千變萬化不離本宗跂想前

良風流如覩心慕手追烏能已已

頴上變化似定武而雄厚不及開皇遭古似定武而淵
渾不如大而化之無所不有其唯定武乎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褚河南右軍書目永和九年二十八行詩二十二行共
五十行今右軍詩不可見所傳者獨序耳宋淮海桑世
昌蘭亭博議中載陸柬之蘭亭本又引王氏金石錄云
五言蘭亭詩四十二行今柬之蘭亭亦不可見獨五言

詩得睹宋游丞相所刻全本近今戲鴻餘清諸刻不同
以其難得特臨以附蘭亭之後

以上一種附見

宋理宗收集蘭亭已一百十七種丞相游景仁亦得百
種理宗所藏今俱進入內府無從得見獨游丞相百種
往往散落人間余來京師垂十年所見凡十餘本不免
好惡雜出良由當時意在博收不暇決擇故耳然雖擇
之不精而細玩筆法亦各自有可人意處董宗伯言蘭
亭無下拓信解人語也余所臨雖僅二十種而少有不

作書題跋卷一
三
愜輒便廢去凡經百易乃始定之其有未曾到眼者且從闕略以俟他日更補未知於古何如然用力亦可謂勤矣稻孫其好收之母爲蕭郎所賺也

是卷始於戊戌之三月暨庚子正月乃始畢工計此時稻孫才三歲耳未親筆硯便圖書此授之爲計太早獨計吾髮已種種矣失此不書後將弗及非爲兒早正恐余遲耳今稻兒已七歲頗能執筆每引筆作長畫雖徑尺輒端若繩他日果能學父書知老子三年辛苦未必爲過計也

雍正元年夏五月客有持秦玉印來者上爲九連環子
母相屬母印徑方寸厚如之文曰秉萬福健無極子印
方八分厚亦如之文曰壽昌子母俱覆斗紐紐旁刻細
螭文色黃黑精古可愛希世之珍不可易得因印其文
於卷首

自余來京師於今二十年所見定武正本凡六卷一涿
州馮相國所藏趙松雪十三跋本二崑山徐相國所藏
賈秋壑本三同年繆太史所藏榮芑本四關中王山史
所藏宋仲溫本五佟太保所藏范文正公本賈趙宋三

本皆五字已損者榮芭本雖五字未損而搨法未精不免如輕雲之籠日范本搨手精良遠出前四本上而泯爛特甚損失殆半皆不得爲全玩唯華亭儼齋司農所藏趙子固落水本雖亦不免少剝然五字具全且拓法較善爲定武本第一坐卧其下真覺無美不臻而筆痕墨跡無所不化顧懷仁所集聖教爲覺具體而微虞褚顏柳諸公皆各以其資之所近得其一體耳備記於此以志余之追摹雖未能擬其萬一而所見之廣亦足爲平生一快事也

往在淮陰見程太學霞起所藏大令銅印文刻九鼎第
九鼎中有獻之兩字精古特絕余家系出義獻此印宜
以歸余然中心藏之未敢言也壬寅秋聊復作書求之
則云已贈中州友人矣遂絕意不復問既踰年而霞起
復索還見寄寄到日余此卷適裝成豈亦有數存其間
耶爰印於卷端以誌一時遭逢之幸

定武蘭亭

定武本在汴宋時猶不甚重之黃山谷以爲不失右軍
遺意於是始見寶愛南渡後一本索值數十百緡趙彞

齋至破五千金購一本於盧宗邁提點還至昇山舟覆
落水大呼蘭亭在此餘無憂矣於是遂題此帖爲落水
蘭亭題曰性命可輕至寶是寶此臨落水本第七卷在
華亭大司農公家雖字畫不免少利然比之他本則此
不過如輕雲之籠日猶未覺甚也余見定武正本凡七
卷以此爲長維時吏事荒忽日屬老友蔣拙存用白宋
牋窮日之力精摹一本細意對校無毫髮差失藏之篋
笥五年於茲矣今年三月三日適當脩禊之期日色暝
晦獨坐北窓殊無意賴乃齋心滌慮臨此一卷亦脩禊

之一法也

宋楊蘭亭九字損本

此松圓老人所藏松圓鑒爲定武正本義門何太史亦據以爲信余從儼齋大司農公處得趙子固落水蘭亭細意相校始知此本猶非真正定武乃是南宋覆刻桑澤卿蘭亭博議所謂九字損本者是也同年洪瞻仁令江西泰和得楊東里所藏四種以金華鄭清之本居首與此正同而氣象之雄厚筆力之古雅不逮遠甚乃知此爲鄭氏祖本其重摹者尙足凌跨一切况祖帖乎余

所藏諸蘭亭雖乏真正定武而此帖之去定武直未達
一間耳自當爲諸本之冠

潁上蘭亭

蘭亭自北宋至今皆重定武獨至董思翁始爲思古齋
吐氣以爲各本皆出其下允爲千古精鑒獨其謂是米
南宮所摹恐不然昔米南宮得褚摹黃絹本裁爲袖珍
手裝成冊者與此正同今爲海寧陳氏所藏較然可考
則此卷的爲褚蹟無疑也人謂潁上縣有井夜放白光
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壘其

說亦頗神怪可喜庚寅秋余下吳門何義門屺瞻先生
爲余言董說弔詭無實因出楊東里集示余中有思古
齋帖一跋云顙上令某餉以二本當時東里已有此帖
則非至明季出自井中又可知也米南宮稱褚摹本轉
折毫鉉備盡與真無異爲天下蘭亭本第一此本不愧
斯語自南渡來士大夫專尙定武競相傳刻遂爲所掩
董思翁始爲發之名遂大噪崇正間縣令張俊英者北
之鄙人也惡上官索取之煩遂碎其石於是世間傳本
漸少去年石林江丈自維揚來攜一本自隨以較新塌

鋒勢不殊而一枯一腴精神迥別真思古齋第一搨也
後有董其昌印當卽是思翁所藏容臺集所謂余家藏
宋搨思古齋帖者是也余苦愛之遂從江丈乞得而以
新搨傳其後江丈名之祥字文山號石林歙州人今之
古人也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此三種南宋游丞相所藏丞相名侶字景仁藏蘭亭凡
百種余在京師時曾見二十餘種此其三也一摹定武
一摹褚本一集蘭亭字每卷前後各以雜色綾裝之上

有晉府大小印記蓋有明時曾入晉府者其趙氏孟林印則當時裝潢款也

余所見游丞相蘭亭每卷之尾皆有印記唯此三卷失之而以韋奧宗所集百五十三字本居前兩卷之間題云前一本眉州寄居趙使君所刻後一本帶御器械韋君所刻韋乃太府卿璞之子顯仁后家也據此則此兩卷之所以無題記實緣互見非關脫失至末一集則竟失題記不可考矣

河南摹本所見致多正以縱逸太過所以畧隔定本一

塵此卷縱逸中有肅括意與定武本正在伯仲之間信是南宋佳刻

集聖教字蘭亭

此南宋集聖教本西溟前輩目爲褚摹非也刻法與西溟所藏第二本正同然別是一石西溟以爲卽是其所藏亦非也余以雍正丙午三月獲于京師行與所藏五宋本合裝以爲蘭亭勝觀

竹雲題跋卷一

終

番禺孟鴻光校

竹雲題跋卷二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茗上錢人龍壽泉訂

王右軍十七帖

唐摹硬黃十七帖前明神廟時藏臨邑邢太僕子愿家
子愿手自鉤摹刻石來禽館爲天下十七帖第一比之
世俗流傳本少一十五行蓋脫失也此宋楊全本爲錫
山秦氏所摹不唯與世俗流傳本天地懸隔并與唐摹
亦微不同如吳之爲芝養之爲老不之爲小樓之爲桮

筆法全異余見十七帖不下百數來禽館刻本外唯此
爲最爰取耻菴王孫所贈白宋牋精摹一本流示子孫
十七帖多言蜀中事自昔相傳爲與蜀郡太守書董思
白云淳化第八卷有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帖十七帖中
亦有去夏足下所致邛竹杖皆至帖則知此蓋與周益
州者益州名撫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溫攻成都李
勢降以撫爲益州刺史益州平封建成公在官十年卒
則知此廿許帖多與益州書雖未必盡然要之與益州
者居半也又世傳右軍帖多弔唁語此卷唯有老婦疾

篤等一二帖餘皆無之昭陵當時收右軍帖最多每以丈有二尺爲卷因類其談蜀事者爲一卷而以他帖詞語蘊藉者足成之遂爲右軍烜赫有名之書以卷首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非數止十七也

淳化帖右軍凡三卷僞作十居三四元章辨別淄澠較若鳬雁固緣識力之精然孔子七十從心不踰陽貨雖貌似然苟非匡人未有一望立辨者右軍雖鳳翥鸞翔實則左規右矩唐文皇所謂烟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者於十七帖便可見之來

者但以此爲之準繩稱量淳化卽真僞可一見而決何
事一波一磔研同素異始標定力乎

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方中矩如何盡變無員而不矩
無方而不規如何用力從規矩入從規矩出如何盡變
一步不離步步縱舍至於能縱舍斯謂從心不踰右軍
化不可爲其底蘊不過些子顛素只此些子差所以永
墮異趣

王右軍王略帖

東觀餘論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于伊

水遂入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此帖所敘桓公
摧敗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時逸少去會稽
內史已歲餘方遯跡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
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悲時志猶不
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去使才猷弗光于世獨區
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長睿此跋深得右軍
之心無復加矣

董氏戲鴻所刻右軍書多據曹之格寶晉帖入石此帖
亦本曹氏而米老標題既有異同帖後楊少師等題識

又俱脫去今年秋余到維揚從徐氏借得寶晉本細意
臨摹收之積書巖帖中以補戲鴻之闕
此右軍真蹟米老據船欲墮乞得于韓持國者也既自
爲之贊又請諸同志者交爲之贊一贊不已且再三贊
之又特自書其後其珍重愛玩之意纏綿切至可見矣
世俗刻本但存米贊劉涇黃誥等贊皆無之不知後五
贊亦米老書也康熙乙丑館於毘陵從市上得宋揭全
本驚喜之至不殊米老得右軍真蹟時常爲友朋臨之
忽已二十年計所臨者不可勝數未知與此優劣何如

也

唐僧懷仁集王右軍書聖教序

右良常王氏秘玩聖教序有明內府故物天下行書第
二吾家法書第一嘉靖間初歸顧汝和中舍有文五峰
兩跋繼歸王酉室吏部有文待詔唐解元等跋明季爲
孟津王覺斯所收後歸卞令之少司寇司寇歿家業中
落遂爲吾友夏光祿金輅所得康熙後壬寅秋八月光
祿病持以質藥遂以白金百二十銖易之碑凡一千九
百有三字剝蝕者七微損者六榻時模糊及標工剪損

余以金筆補之者又七凡二十字餘皆完好無闕贊曰
右軍爲書凌今轍古聖教一出劇跡咸聚仰配蘭亭有
目共覩維此宋本聖教之冠幽光油然生香不斷數千
百年神明呵護以及于余罔有塵污亦願寸靈默持此
帖授受得所永絕灰劫卽如僕身享此帖焉千萬斯年
宣和書譜載懷仁書二聖教居首題語云聖教序有二
本一褚遂良書一則僧懷仁集羲之諸行字所成也二
本皆爲後學宗楷學羲之書者必自懷仁始黃長睿東
觀餘論云書苑言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談宏

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右軍劇跡咸萃
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
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
無高韻因是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
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能至者自俗耳碑中
字未嘗俗也二書之推重如此自唐以來士林甚重此
碑匪直與福寺隆闡法師等碑爲顯效其體卽李北海
張司直蘇武功亦皆從此奪胎自有院體之目於是光
焰遂殺以故宋元以來黃米諸巨手皆弗道及獨宣和

書譜黃長睿始爲吐氣耳至有明宏正間士大夫始復重此碑購求一本往往傾囊倒篋以爲難得雖已斷者購之猶數十金蓋至於今又二百餘年而聖教石刻遂至斷闕剝蝕幾於無字可尋矣此本榻法精良古香滿紙字畫芒鍛纖毫畢具自余在京時十餘年所見宋榻聖教凡百十本未有及此者信聖教中絕品也按劉軻大遍覺法師碑元奘俗姓陳氏河南緱氏人年十三出家於洛隋季依高祖於晉陽貞觀三年往遊西域得大乘等經六百五十七部十九年還京師勅就宏福寺翻

譯二十年進所翻經表請題序成於慶福殿令宏文館
學士上官儀對羣僚讀之二十二年夏高宗又御製述
聖記十二月始自內出高宗咸亨三年建碑自貞觀廿
二年至咸亨三年凡歷二十五年搜羅移榻不知費幾
許工夫幾許心力乃得完正其前唯定武蘭亭文皇所
刻自大內者淵渾肅穆風力少勝其他一切右軍石刻
無與匹者蓋當時右軍墨蹟盡歸內府收藏既富摹榻
復工冠冕藝林模楷百代有以也

懷仁集聖教以蘭亭爲主而輔以官奴其餘增損裁成

悉以爲準故一一中規中矩爲千古行書之宗董宗伯據舍利塔碑款有習右軍書之語以爲集之爲習正合定爲懷仁自運竊謂懷仁若果能作如此書便當遠出歐褚諸公上不應寂寂無聞乃觀戲鴻所刻懷仁書兩種筆弱韻微比于聖教譬若珉珎之於美玉不可同年而語矣又况碑中字有相同者有合成者有拆開者非出鈎摹必不能纖微惟肖如此評者遂謂焉得如許劇跡咸萃其中不知右軍之在唐初猶文董之於今日雖集十聖教亦無不足若以今日觀右軍論故宜爾矣

聖教序不知斷自何時僕在京師嘗于閩中許氏借觀
趙文敏臨本凡斷處字皆闕則知自元以前蓋已斷矣
斷者不足言其未斷者的爲宋榻無疑也余見未斷本
以百數唯高平楊氏靜海高氏北平胡氏吳門繆氏所
藏鋸鍛宛然足爲聖教甲觀然比之此本則如珷玞之
於美玉矣右軍書登無上神品聖教序爲右軍書中無
上神品此榻又聖教中無上神品余家藏古榻三十餘
種以此爲長行則隨行倦則作枕從我所好玩而老焉
平生志願足矣

款稱奉勅潤色乃潤色經文非潤色其字也當時旣勅
元奘就宏福寺翻譯遂下詔令太子太傅尙書左僕射
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尙書許敬宗黃門侍
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甫杜正倫看閱隨事潤色蓋
恐譯經時文義或有未安故特勅于志寧等潤色之唐
代事佛最謹佛典特爲矜重故宰相必帶譯經潤色使
銜至宋初猶因之未改盲人不解此義遂謂右軍書法
一壞於懷仁之鈎摹二壞于于志寧等之潤色豈不可
笑

集右軍書爲碑者自唐以來不可一二數若吳文斷碑
絳州夫子廟碑周孝侯碑皆絕有名於時唯吳文碑風
力適雋爲不失右軍手意餘者皆不足觀然吳碑雖摹
搨至精而嚴謹有餘風度不足比於聖教則氣象之大
小相懸千里矣當時去右軍未遠真蹟摶萃極于天府
又得懷仁妙手積二十餘年之工宜其直入神解足稱
右軍嫡嗣下此相去滋遠但從石本摹取輾轉移搨愈
遠而愈失真矣

郭允伯稱聖教謂較定武蘭亭相去千里不免推許太

過定武瘦不贅骨肥不贅肉和明肅括無美不臻爲右
軍石刻第一聖教風神朗暢過於定武然所以不及定
武者正在此矣此中消息未可明言非心解人未易窺
此秘者至于南宋蘭亭諸刻以及淳化大觀方之聖教
譬猶高曾之視子孫尊卑濶絕不敢仰視矣

定武蘭亭因山谷老人一語遂自宋至今珍逾拱璧聖
教以有院體之目終宋之世無齒及者然定武名重當
時至萬方瓊蠟千手覆刻了乏形似當南宋時石已毀
廢不可究詰聖教序至今巋然猶在關中天假院體一

語爲耳載留神蹟嘉惠後學洵不可謂不幸然自明以來槌擊之聲晝夜不絕行且剝落殆盡爲今日之定武蘭亭矣慨念神蹟日湮得此墨王焉敢不倍加珍重

蘭亭覆刻南宋以來多至數千聖教纔數十種耳然蘭亭雖轉相摹仿數百年來人皆珍之獨聖教覆本了乏勝趣良由蘭亭千載矜重摹刻時不敢苟且故至今無下揭聖教則唯賈人率意重刻爲衣食資旣乏勝情又鮮妙手所以筆趣頓置了不足觀又蘭亭定武本存於世者絕少但得舊搨便交相矜尙聖教宋本往往多在

人間雖有佳刻亦不爲重况刻又不佳乎

聖教真僞至難辨鑒賞家多以深字水傍作兩啄者目爲原本然吾見覆本多矣其水傍作兩啄者亦不少以此定真僞究不足據惟佛道崇虛道字首二筆中斷遍檢覆刻皆絕無有以此爲定百無一失要之此亦只爲初學者立法耳看得熟時便一展卷如別黑白正不俟研同索異始能識別也

往在京時客有持宋經生書聖教序來者未有聖教後記載有元奘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手勅其序元奘

顛末與劉軻所撰大遍覺法師碑不異輒命蔣生師淵
錄之已而又謂師淵若以此仿懷仁之集右軍書以麗
聖教之後亦足爲翰墨一奇師淵于是博搜遍考竭兩
月移榻之力乃就時余方患赤眼連綿數載未得臨寫
及眼病少已而余改官吏部朝夕承事乾清門又不暇
于爲然輒以筆硯攜入官署但有一隙便精意作數十
字積力久之乃以成冊攜之而南過淮陰程生蓴江荔
江以爲得未曾有遂爲余勒石而攫墨本以去還念前
勞不忍遽舍附記于後要之亦一段勝事矣

蠶蠟之法宋時最精往見儼齋大司農家所藏大觀帖數本墨光如鑑古香滿紙歎爲帖中墨王唯余此本足相妃匹屈指平生所見宋搨古帖不下千種皆無有及此者曩年刻得米老西園雅集記自以宣德鏡光賤小華山人龍柱墨窮日之力蠶蠟六十餘次自意致精及較此搨尙覺墨色淺淡卽其他更不足論已

舊史元奘傳元奘年五十六以顯慶六年卒顯慶六年卽龍朔元年也由龍朔元年上推五十六當生于隋煬帝大業二年劉軻三藏法師塔銘則云元奘十三出家

顯慶五年二月五日卒年六十九出顯慶五年上推六十九當生於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以仁壽四年出家唐高祖武德元年乃從高祖於晉陽太宗貞觀三年自請於帝往遊西域於時年三十八歷十七年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年五十四又十五年當高宗顯慶五年年六十九卒於故玉華宮肅成院其徒令檢以三藏傳記請爲塔銘比於史書故當無誤可據若據史書五十六年之語則十三出家當在高祖武德元年與其所稱大業末出家者自相矛盾矣文皇之序降於貞觀廿二年八

月文皇以是年二月幸玉華宮十月乃還則此序自玉華宮出也又塔銘稱天皇大帝居春宮以廿二年夏六月製述聖記則亦當以八月同降自玉華宮故於述聖記之末總而記之曰貞觀廿二年八月三日內出也又本傳顯慶元年奉勅潤色經文者凡六人碑只五人無杜正倫本傳又有助加翻譯三人碑亦無之當由史誤序記雖皆有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之語然當貞觀時所翻經論尙未就惟西域記十二卷先成文皇及高宗先作記序賜之顯慶初乃更令于

志寧等詳加潤色踵而成之耳翻經潤色皆由奉勅集
書則懷仁所自爲故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厯二
十五年乃成不稱奉勅也後記不知出自何人手蓋亦
唐人所作宋經生所書余以康熙六十年見自京師中
有元奘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勅皆世所未有因屬
蔣生師淵仿懷仁例集右軍書經年乃就及余司封吏
部官居多暇乃臨一本以之而南過淮陰程生蓴江取
以勒石乃更臨一本藏之

王右軍快雪帖

右軍快雪帖米老所收與趙魏公所跋各是一本雖字跡相同要之定非一帖不獨趙本下有君倩二字爲可證其非是也又董思白言快雪帖相傳爲右軍正書此在真行之間米亦有此論則快雪帖已有三本矣果據何者是乎正書舊有以霜寒帖誤作快雪之語可不復論米趙兩本必有唐人雙鈎一本以其廓填精妙不可辨識故米趙二公據以爲真耳

王右軍裹鮓帖

裹鮓帖乃右軍晚年書筆力沉勁獨最他帖故薛紹彭

贊有右軍爲書暮年更妙裏鮓一出衆帖咸少之語真
跡在北平孫少宰承澤家刻石知止閣又雍正二年承
事乾清門竹齋佟太保示余趙文敏所臨三本一款子
昂二款松雪道人三帖皆精妙幾可奪真遂發興以孫
氏所刻真跡臨得一紙以趙本臨得三紙三年夏京師
霖雨公事畢一步不能出雜取舊紙以意書之聊用破
悶凡二百許紙四年南還於揚州涂氏借觀寶晉宋本
後刻薛紹彭贊及米元章札極精妙又臨一紙余於裏
鮓帖愛之深而學之篤如此旣自笑而行自喜也

帖凡一十八字致君上玩其筆法當是今字朱竹垞釋
作一一作一十九字誤也十八字凡五句裹鮓味佳句
今致君句所須可示句勿難句當以語虞令句言裹鮓
味致佳今以致君若復須此可更示我勿欲之而不言
也難當如忿斯難之難去聲當以語虞令者言不特我
致君并當以語上虞令亦致君也古人短札古雅簡到
乃如此若出今人手不知費如許紙筆矣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此梁谿安氏所藏唐摹墨蹟邵曾訓別以油箋摹得一

紙余從京師見之離方遯圓不守繩墨而自作勝槩全
得禊序妙處定從子敬真本勾取得之唐人爲法度所
窘不能及也或者目爲褚公所臨褚公天材超越其摹
禊序可謂具體而微及其自運則但有右軍之一體爾
此本變化詭異意在法外謂褚公所摹則可謂褚公所
臨則不可十三行傳本不一要未有能及此者此有天
工正未可以人力爭也今安氏真本久已失去余僅從
邵本摹之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大令此表世罕傳本唯十司寇所刻帖中有之當時唐
榻本在其家曾於京師瞥得一見忽便持去心甚恨之
今對刻帖追摹一本亦略得其意

王大令桓山殘碑

大令桓山碑止存六字潘駙馬跋以爲桓溫破姚襄是
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八月桓溫破姚襄於伊水遂
至洛時晉偏安江左桓溫此舉中原有克復之機功莫
大焉樹碑頌之固其宜

索靖月儀章

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尙大爲道疎米元章
謂月儀不能佳只唐人耳無晉人氣格董廣川所得十
一章稱其筆畫勁密他人不能睥睨殆唐人臨寫近似
黃長睿亦以月儀爲贗物余竊以月儀爲幼安真蹟者
固非以爲唐人書者亦過觀其文字卑靡殆齊梁間人
所爲卽其書雖乏晉人澹古風韻亦無唐人方幅氣習
亦應出齊梁間人手余曾見齊梁碑刻數十種筆法峭
勁形貌雖不同精神正與此合以其近似靖書故目以
爲靖耳

楊義和內景經

右臨本晉楊義字義和黃素黃庭真跡曩爲吳郡韓敬堂宗伯所藏吾家損菴先生借摹入鬱岡帖康熙丙申三月余得自京師辛丑五月以贈吾友江西裘魯青者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丹陽句曲山以上清真經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義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穆并弟三息上計掾翽二許又更起寫脩行得道宋徽宗題爲王羲之書黃

長睿東觀餘論云逸少以晉穆帝昇平五年卒是在歲
之辛酉後二年爲哀帝興寧二年甲子始降黃庭於世
安得逸少豫書之故米芾以爲六朝人書趙孟頫直目
爲楊義書吾家損菴亦云若非楊君始寫之本卽是許
掾重書然究不能定爲何氏之作按真誥云三君手跡
楊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郗法筆力
規矩並於二王掾書乃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長
吏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故不寫經也今此經字體閒
曠飄飄有仙氣與二許勁利古拙者不合隱居所謂不

古不今乃正得之定當爲義和書述書賦稱其方圓自
我結構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故董其昌
大書正名曰晉上清真人楊羲字義和書以神仙之跡
不繫時代直置右軍之前推重可謂至矣獨惜其未勒
全文耳曩真跡在余處時曾囑蔣生師淵摹一本今以
摹本追擬真跡臨之知褚登善書法淵源於此大是有
會爾

梁瘞鶴銘圖

以今現存字圖之

江陰真宰

丹陽外仙尉

峯山真君

真侶瘞爾

洪流前固重

唯髣髴事亦微

相此胎禽

山之下仙家

未遂吾羽

爽塏勢掩華亭爰集

厥土唯寧波蕩

華表留

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也乃以元黃

朱

旨

董廣川書跋載南陽張魯字子厚所記瘞鶴銘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余按旣首尾不預則敘三行銘四行僅七行耳九字蓋誤今如張所記以二十五字爲準第一行闕二十字第二行闕一十六字第三行末原文短二字僅闕九字第四行闕一十七字第五行闕一十三字第六行闕一十六字第七行原文六字今存四字僅闕二字總計存字八十闕字八十有九共一百六十有九字要之此亦只按其

位次約畧計之當時就石書銘字之疎密蓋不可知究
未可據以爲定也

瘞鶴銘考

瘞鶴銘舊在焦山西南觀音庵下濱海崩崖亂石間春
夏水漲石沒不可搗秋冬水落始可摹取康熙壬辰冬
陳滄洲使君閒居京口徙置山上千年古跡久淹於蛟
宮鼉穴者一旦復出人間然存字無幾又前人考證亦
復互有同異今以出水所存字爲準其已經剝蝕轉相
傳疑者各以次具列疑以存疑蓋其慎也

文左行題名一行誤書名號一行序三行銘四行後款
三行凡一十二行原文就崖書石故其行之疎密字之
多寡大小俱不整齊又歲久磨滅不可知其字數宋邵
資政以來諸公以意考證次爲全文究竟是是非莫辨皆
所謂不知而作吾無取也

原石凡四出左第一出二行全字四半字二中上一出
六行全字二十五半字四中下一出三行全字十六半
字一右一出三行全字十一半字二原刻凡六十有五
字左下一出宋人補刻三行全字十四半字一凡一十

五字今共存全字七十半字十凡八十字第一行前人考次大書瘞鶴銘三字稍偏左旁註有序二字凡五字張力臣本鶴字猶存今全闕

第二行前人考次華陽真逸謨上皇山樵書凡十字分兩截低四五字書張力臣本猶存謨字上皇字今唯上字全皇字存上半

序三行前人考次互有同異不可定其字數第一行金山經度本鶴壽不知其紀下闕一字邵資政張子厚本壬辰歲得於華下闕一字張力臣本上半原刻猶存歲

得於華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亭甲午歲化于朱方
天其十字今本上四字華字未闕下十字止存一朱字
第二行邵資政張子厚本未遂吾翔下闕一字奚奪下
闕一字金山經度本奚奪下有余仙鶴三字張力臣本
中上石猶存未遂吾翔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之遽
也乃裏以元黃之幣藏于茲十三字今本上四字翔字
不全下十三字止存也乃以元黃五字第三行邵資政
張子厚本仙家無下闕四字輟耕錄作仙家無隱金山
經度本并無仙家二字竟作故立石旌事今仙家二字

現存經皮本誤又邵資政張子厚本我下竹頭字不全
下邵作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張作旌其事今旌事篆
銘四字現存張本誤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山之下仙
家五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
曰十一字今本上五字如舊下少故立二字僅存九字
耳

銘四行前人考次異同尤多不可究詰金山經皮本更
顛倒錯亂不足論第一行相此胎禽四字現存邵資政
本作相彼胎禽誤又邵資政張子厚本浮邱下闕二字

言爾下闕五字去鼓下闕一字表留下闕二字輟耕錄
浮邱著經下作迺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
靈陳氏玉烟堂本作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
爾歲辰俱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相此胎禽浮
邱六字下半猶存華表留形義五字今本上半止有五
字無邱字下半華字不全止存留表二字第二行邵資
政張子厚本解化下闕五字尸字不全下又闕五字張
本作闕一字微冥下邵張本俱有爾將何之解化六字
輟耕錄竟作解化唯寧今唯寧上厥土字現存輟耕錄

誤金山經度本微冥下有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
化浮邱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六句不唯臆造無據
并與原石地位多寡亦迴不相符而張力臣以左取曹
國四字補右割荆門上汪退谷以西竹法里四字補厥
土唯寧上皆屬臆造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唯
髣髴事亦微六字下半猶存厥土唯寧後蕩六字今本
上半微字不全餘如舊第三行石本洪流二字現存邵
資政作洪波誤局石下邵張本俱作五字不全又闕八
字金山經度本作我欲無言爾也何明輟耕錄作右割

荆門厯下華亭皆不足據玉烟堂本作未下華亭亦無
考今石本華亭上爽塏勢掩四字現存知邵張諸本之
皆誤也汪退谷以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山陰爽塏十二
字爲原石定位亦是臆說輟耕錄以爰集作奚集乃筆
誤不足辨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洪流前固重五字下
半猶存爽塏勢掩華亭爰集八字今本上半存洪流前
固四字重字不全下半如舊第四行邵資政張子厚本
瘞爾下闕兩字注云或但止於此未可知金山經度輟
耕錄諸本皆有作銘二字按文義此當是至經度本作

銘下有宜直視之唯將進寧二句荒謬尤甚張力臣本止存真侶瘞爾四字耳爾字不全今本同

後款邵資政張子厚本止丹陽真宰四字注不知其次
今石三行現存第一行首二字不全下存徵君二字第
二行丹陽外仙尉五字第三行江陰真宰四字皆全則
知邵張皆憑搨本流傳未嘗親見石刻故不知其次至
金山經度以仙作僊真宰下多立石二字陳本因之而
於峯山徵君上作上皇山樵人逸少書八字尤謬妄可
笑蓋緣潤州圖經以爲王右軍書故妄意增入耳

黃山谷以瘞鶴銘爲右軍書其書遺教經後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又云瘞鶴銘斷爲右軍書使人不疑歐薛顏柳書最爲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蘇子美詩亦有山陰不見換鵞經京口新傳瘞鶴銘之句皆以此爲右軍書唯黃長睿東觀餘論云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

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董廣川亦云其時未嘗至
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爲稱以是考之
此銘決非右軍書明矣

歐陽永叔初謂此銘是顧況書云華陽真逸乃顧況道
號銘其所自作又云不敢遂以爲況以碑無年月不知
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董廣川云顧況卒于貞
元末當元和七年爲壬辰九年爲甲午良已不及若上
推壬辰爲天寶十一載况尙兒稚其號華陽子蓋自貞
元以後皆不合於此余于崖上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

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據此則歐陽以爲顧況者決非也

黃長睿斷然以此銘爲陶隱居書云審定文格殊類陶宏景陶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蓋其別號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則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

陽矣馬子嚴陶九成皆以長睿之說爲然然余按前款云華陽真逸謨上皇山樵書則隱居乃謨文之人不得遽以爲隱居所書又可知矣

汪退谷中允云書謨姓氏本無可考旣非右軍亦非宏景卽華陽真逸與華陽隱居偶同道號亦祇可懸擬爲宏景之文不當直定爲宏景之書其書者固自稱爲上皇山樵何從知其姓氏而一時道流皆各自別銜如真宰仙尉徵君卽銘辭所謂真侶是也諸君並高世慕道匿跡逃名更安可強指其人退谷此論信可謂老眼無

花直舉數百載聚訟一筆埽盡當時此銘就石作書行之疎密字之大小且不能齊一卽其爲書未必匠意可知又石理龕頑刻時恐未能盡善兼之千載以來水汨石泐不免鋒頽頽秃非復當時舊觀自歐陽公黃山谷盛稱之于是鶴銘聲價比於蘭亭遂至諸家刻舟求劍殆同聚訟竊謂此銘當時既不著年號又不列姓名深自晦匿不欲稍見蓋不唯處亂世之末流匿跡逃名唯恐不密而諸君之高世慕道鴻飛冥冥其所矜尙蓋已可知又安從得其姓氏卽果得之亦迥非諸公之志况

百千聚訟究屬茫昧竟不如疑以傳疑猶爲得其本來也至其書法雖已剝蝕然蕭疎淡遠固是神仙之跡退谷所謂字體寬綽具古隸鋒稜雖刊精光瑩者分兩正得或者推許太過竟謂筆法之妙可爲書家冠冕殆過也黃長睿言石頑難刻且爲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掘筆書者然昧者從而仿之深可一笑可謂知言者矣

此銘舊在焦山下崖江流亂石間非俟霜降水涸布席仰卧卽不可搨故人間難得近日滄洲使君拽致山上搨之爲易然正恐自此以後無鶴銘矣滄洲爲功於鶴

銘甚大其爲害於鶴銘亦復不小余恐其非久卽毀以
雍正六年秋七月特遣從事孫龍往焦山搨一本并滄
洲新刻石亦搨以來行將手自裝界書跋于後以垂永
久銘後題識唐有王瓚詩宋陸放翁題名瓚詩在銘側
小石放翁題在未至銘數十步崖上皆未及搨他日舟
至焦山定當手自搨之又潤城蔣亦屋于北固得米老
題字云仲宣法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觀山樵書凡十
有六字亦左行字類鶴銘乃從來未有者老友蔣拙存
以一紙贈余特附列銘後以爲絕觀

竹雲題跋卷三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茗上錢人龍壽泉訂

歐陽率更醴泉銘

筋骨血肉精神氣脈八者全具而後可爲人書亦猶是俗子作書但有血肉都無筋骨墨豬爾高手矯之而過遂至枯朽骨立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每見爲率更者多方整枯燥了乏生韻不知率更風骨內柔神明外朗清和秀潤風韻絕人自右軍來未有骨秀神清

如率更者醴泉銘乃其奉詔所作尤是絕用意書比于
邕師塔銘肅括處同而此更朗暢矣余爲人臨自南北
來凡數十本多欲追取其風姿不徒貌其形似五輯多
元賞知必契余斯語

虞永興破邪論敘

虞永興書筋力內涵風姿外朗如有道之士世塵不能
一毫嬰之獨破邪論序筆韻清迴與率更爲近然自宋
迄今摹刻以百數無有佳者今所見唯宋僧希白潭帖
所刻略得筆意余茲所臨亦但據潭帖追摹未知究與

永興當否也

歐陽蘭臺道因法師碑

歐褚兩家書多自隸出而率更得之尤多故風骨遒勁如孤峯峭壁有不可犯之色蘭臺一稟家學作書多用此法但時出鋒稜每以峭快斬截爲工則不免筋骨太露乏和明渾勁之度耳余此書參取率更風韻損其圭角出以溫雅以退爲進以離爲合乃適得其正凡臨古人書不可不知此語

褚摹蘭亭真蹟

右褚摹墨蹟拙存老友自秦中摹得之後有米老詩一首蓋是寶晉齋中珍秘之物余按褚公書昔人稱其字裏金生行間玉潤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其所摹蘭亭動多姿態比於定武則歐爲有道正士而褚則絕代佳人矣此本筆力縱橫排奐有不可控勒之勢與尋常褚本不同疑是米老所作托諸褚公以傳者蓋風姿朗秀褚米所同而褚則淵靜此較飛動時代爲之在作者亦不自意其然也後詩寄言好事但賞佳俗說紛紛那有是亦明以後生求褚者爲好奇可笑蓋已略逗端倪矣

余此語初似不經諦審實確未知吾拙存謂之然否
拙存曰當時有米臨褚墨蹟絕類穎上本此之蒼渾非
湯仕所能爲也且快然自足快字褚本乃重筆牽過至
米臨竟作快字不知當時何故不留心乃爾羣字直乃
改筆今聖教集字似飛白亦可疑且諸本押縫無僧字
米臨則有之想其臨本不一余所見二本同時確有異
同姑存俟參訂

褚摹蘭亭

米老得褚摹墨蹟對紫金浮玉裁爲袖珍每一行分作

兩行爲五十六行手裝成卷今此卷尙存海寧陳宗伯家往在京時曾從借觀自七行盛字起至九行盛字止凡闕三十五字蓋董宗伯質於陳時所掣去者也余以褚摹別本補之其行列亦仍還二十八行之舊米老剪碎乃其生平恨事余故特爲補其闕

米老三跋詭異飛動余幼時輒喜臨之余學米書從此起自後每爲米書皆默擬此三跋筆法無不似者輒自謂腕有元章鬼亦可知用力深處便舉手得也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董廣川稱河南書學逸少疎瘦勁鍊不減銅筋等書此
聖教序今在西安府南六百里慈恩寺塔下序記分兩
石東西兩龕覆之序右行記左行序字差小記字差大
蓋序書于永徽四年十月記書于十二月非一時故也
評者謂此書如瑤臺青瑣宿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
綺此僅得褚書之貌耳河南廷諍立武昭儀引義極諫
叩頭流血置笏于地曰還陛下笏此其骨幹與鐵石何
異宜其筆法瘦勁如鐵線綰成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評者但以輕弱相擬非知褚公者也按舊唐書公以

永徽元年進封河南郡公尋坐事出爲同州刺史三年
徵拜吏部尚書則此記序乃是同州召還後所作其稱
臣者郭允伯言以御製文非奉勅書是也序以十月書
銜稱中書令記以十二月書銜改稱尚書右僕射意其
代張行成爲尚書右僕射在十月後而史不及詳也

康熙己丑余授徒常州唐丈若營以舊本來蓋唐氏半
園所藏也記完序闕一百三十八字以新搨補之壬寅
劉庶常河南自陝還京師以一本見遺搨法精良墨光
如漆惟左下方有十字微損耳餘皆絲髮完好如新刻

成者余並珍之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聖教序有三本行書一楷書二行書立石在懷
仁集右軍書時二十餘年前爲宋道君瘦金書之祖今
已亡之惟二楷書尙在一在雁塔一在同州在雁塔者
乃其原本在同州者則河南旣歿後好事者以河南嘗
刺同州故以雁塔本更刻一石以志甘棠不忘之義也
按舊唐書遂良以永徽六年諫立武昭儀爲后貶潭州
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尋貶愛州刺史明年卒于

愛州至龍朔三年去遂良之卒已五年矣其爲後人覆刻無疑余嘗以兩本逐字對校結體無異唯筆法麤細不同當由覆刻者失真故耳王元美疑爲遂良嘗書之至是始摹榻上石郭允伯疑爲兩碑皆非公手書公歿後習褚者摹雁塔習歐者摹同州故各具一氣骨風韻趙子函又謂同州勝雁塔都是夢語玩後款但記立碑年月不稱官爵至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十一字并不復摹褚書古人質直明示此本爲覆刻而觀之者皆不之省橫生多少閒議論可發一笑

余得萬曆間舊本模糊不可耐及在京師汪退谷以新
搨一本遺余蠶蠟旣佳字尤清楚勝舊搨十倍問之退
谷云曾至同州親爲洗刷亭以覆之乃知唐人碑碣苟
得好事者精意蠶蠟皆可十倍舊搨惟恨陝人以惡烟
麝紙率略搨賣以爲衣食資則全汨本來耳退谷又言
碑字刻法皆直下畫底皆方深得漢人手意然刻旣精
妙如此而傳摹反至失真何歟

褚河南兒寬贊

褚公兒寬贊墨蹟曾於京師見之其用筆之妙具如拙

存所言但謂其兩聖教遜此沉着則恐未是此之沉着
易見彼之沉着難求正惟力透紙背故能離紙一寸沉
着之至至於超絕乃爲真正沉着也拙存尙未見及此
耳余故特書于後爲我拙存更下一砭

附錄拙存跋曰恭壽先生曾見褚公兒寬贊墨蹟背臨
一本示余姿態綽約余歛手拱視歎爲奇絕西至關中
余亦幸得真蹟寓目遂盡心摹之大約橫畫發筆以重
取勢其收處輕圓意足鉤俱藏鋒若垂露波則用全力
直出如刀削不使輕颺拖沓亦多燥墨至其點畫時帶

隸意或細若絲髮而不弱或肥似肉勝而不滯應推河南第一奇蹟但未知聖教二碑墨本又何如似彼飛動處太多反遜此沉着耳

褚河南見寬贊墨蹟蒼巖梁相國所藏黃文獻揭伯防以下七跋皆亡之想其先爲庸工剪去耳昔人論作書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用力勤貞觀中遂良寡諫議大夫兼起居注文皇嘗問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職在載筆君舉必書持此直亮風節故其爲書外露柔閑中含挺勁評者但目爲瑤臺青

璵春林羅綺皮相之論也書法以人爲本無其本而但效其書縱使無筆不似亦優孟衣冠耳學其書而得其所以書斯善學古人者矣

中間刮去五字三爲宏兩爲元元者宋太祖諱宏者宋宣祖諱也

去年八月九日稻兒生日以魯公自書告與之今年八月九日以褚中令倪寬贊與之俾合爲一卷裝于顏告之前二公皆唐室蓋臣足爲來者法而中令世次先於顏公故也

褚河南文皇哀冊

文皇哀冊米虎兒以爲河南書喬簣成但以爲唐人書
自宋潛溪以來俱如虎兒所鑒無復異說按河南書評
者謂其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此冊折旋容止灑落蘊
藉有出塵之姿自非河南不能然玩其筆何其神似米
老也米書出自河南豈元章嘗效之而虎兒遂題爲河
南以惑鑒者耶余出此語雖未敢遽以爲定要之正自
有見後有解人決不以余言爲謬也

褚河南隨清娛墓誌銘

河南此銘純祖蘭亭當時奉詔摹搨惟河南最多故隨筆流露如此余以辛卯秋得宋本於江寧承恩寺前乃吾家鬱岡祖本等爲陳生潛豈取去今以鬱岡本追摹其意臨之

魏栖梧善才寺碑

魏栖梧此碑涿鹿馮相國所藏題作褚河南曩嘗借玩十許日以其隱僻末由考證然按文義不能無疑遂書其後云前款書河南褚遂良遂良錢塘人封河南郡公非河南人也可疑一也舊唐書遂良以永徽元年出爲

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顯慶三年卒於愛州至
神龍改元遂良卒已四十八年矣可疑二也中宗卽位
建元神龍纔兩年卽改景龍無十一年可疑三也武后
稱制後遂良之卒二十七年於時未有則天之號可疑
四也碑云律師以大唐七年九月五日卒槩云大唐不
名何年後有元開震驚等語元開二字文義不屬疑是
開元當時作僞者亦心知開元年號與遂良不符故諱
之而特錯亂其字耳可疑五也據此則此碑決非河南
書然其筆法便娟秀腴真覺字裏金生行間玉潤酷似

河南又淵字世字皆有闕筆的是唐人習褚者所書後來好事家以其跡似褚又不細考其世次本末但竄取碑字湊集成文而割裂他碑褚款以便售利耳不然如碑中所不合處雖千百世後略識字人尙不應一誤至此况唐人乎又况褚河南乎今以此碑印之聖教雖筆法相似而聖教娟秀中有肅括意此則太縱逸矣余以其世所希有故特仍其舊臨此一本而爲辨其僞如此涿鹿相國盛推此碑以爲河南書未一二見特弗深考耳後以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閱趙明誠金石錄第

五卷目錄云九百八十六唐文蕩律師碑下注盧渙誤
魏栖梧正書開元十三年十月乃知此碑果非褚公書
余之所疑一一是也遂改題爲魏栖梧善才寺碑十載
疑團一旦冰釋爲之大快

褚河南高士贊

河南此碑世所未見余以康熙辛卯秋獲自金陵前輩
何義門徐魯南兩先生見之歎爲希覲藏之篋笥幾二
十年矣今日陰雨獨坐北窓臨此一本破悶

僕以善才寺碑爲非褚公書疑是後人集褚所作及閱

趙氏金石錄乃知果魏栖梧書竊謂此碑當亦猶是筆力短弱無褚公懸崖撒手游行自在之趣風力又出善才下不獨永徽二年辛亥誤書甲寅爲可見其謬也義門魯南一見深許特未暇深考耳

唐朝散大夫陸柬之書

陸司議爲虞永興甥馮具區以爲顏平原甥不直一笑也少時書學舅氏晚乃上法二王張懷瓘謂一覽未察窮研始精妙處可見此五言蘭亭詩蓋臨右軍者據桑澤卿蘭亭博議前尙有臨右軍蘭亭亭惜不傳也

此書已開米老之先

唐蕭瑀書

蕭太保書唯淳熙秘閣續帖中有此一詩筆力腴健卷軸之氣流溢豪端史稱其愛經術善屬文乃詩思轉弱何歟豈唐初風氣未開雖愛經術者亦不能不爲時所局乎余以其書特少故悉意臨之若其詩固不足錄也

唐孫思邈書

孫華原人品高潔不可榮以祿累徵不起壽百餘歲神仙人也此兩行見於秘閣續法帖中想其丰裁超然有

塵外之致魏晉以來門法人其手都無所用真是曠絕

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唐摹萬歲通天進帖今藏

武英殿曩在史館於人

直時常得見之白麻紙雙鉤廓填精妙絕似一筆書無
一毫痕跡真絕品也此卷有明嘉靖間藏錫山華氏勒
石真賞齋摹榻精良爲有明刻帖第一文氏停雲我宗
鬱岡都從華本覆刻不逮遠甚江陰沈凡民廿年前贈
我火前初本攜入 殿廷與墨蹟細校絲毫不失今
對真賞齋帖臨此卷如對真蹟細意摹取矣

按唐敘書錄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蹟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現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王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謂方慶曰此卿家世守奪之不仁乃命善書者廓填成卷仍命方慶正書標二十八人官世設九賓觀於武成殿而以墨蹟卷還

方慶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敘其事復以集
賜方慶當時以爲榮故寶泉述書賦有順天矜而永保
先業從人欲而不顧兼金之句泉說文泉辭與也從亼
自聲其冀切岳跋屢稱寶泉倦翁誤也此帖原二十八
人今止存六人十帖已亡其二十有二其十帖中王僧
虔已下兩帖帖存而題署已失尊體安和帖竟不知何
氏書按董廣川寶章集跋當時方慶所集大小差次不
能比櫛相倫隨其高下廣狹爲卷其後散落人間各復
一一得之淳化所上帖已有雜出是集者元符中秘閣

復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寶章集盡刻之故
廣川據寶章集所刻取淳化秘閣兩帖標出別爲一冊
名之曰寶章集惜未見此集無能知爲何帖他日倘得
寶章舊本取淳化秘閣本盡摹之以還二十八人之舊
亦大快事也

李懷琳仿絕交書

李懷琳所仿絕交書比於右軍則勢較縱逸矣然不失
右軍門法其縱逸者時代爲之其縱逸而不失則學力
所到也右軍以後草書種子未亡賴有此耳

張彥遠言昔嵇叔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自有書矣後跋二行有晉右軍字不知何人書則又目爲右軍及讀竇臬述書賦則云乃有懷琳厥跡疎放假他人之姓氏作自己之形狀故黃伯思湯容庵諸公皆據此爲懷琳仿書以至於今曾無異論然懷琳生於唐時不應有梁天監三年進入款豈懷琳仿此并其後款而仿之與疑不能明也世旣盡目以爲懷琳書余亦姑仍其舊聊爲此說用以存疑

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趨庭之訓亦已非復乃
翁門伋顛素已降則奔逸太過所謂驚蛇走虺勢入戶
驟雨旋風聲滿堂者不免永墮異趣矣孫虔禮謂子敬
已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內不足者勢外張匪直
世降風移之故也余論草書須心氣和平歛入規矩使
一波一磔亡不堅正乃爲不失右軍尺度少一縱逸卽
倂規改錯惡道全出米老譏顛素謂但可懸之酒肆非
過論也隋唐以降惟永師千文孫虔禮書譜爲得草書
之正雖變化不及右軍而格律嚴謹無鼓努驚奔之態

猶見中郎虎賁虔禮云沒草書種子絕矣往在天津見書譜真蹟圓勁古雅遠出停雲館上余少參以右軍十七帖筆法臨此一本中有闕失處以武進橫野洲鄭氏本補足之於是書譜遂完

世所傳虔禮草書有數種千文及景福殿賦皆妍媚不足錄惟書譜甚有名於時曩于武進見橫野洲鄭氏本神清韻古爲書譜石刻第一及見真蹟雖字形不殊而精神全別不知當年刻本何遽異同若此豈或別有本耶後人臨摹故有不同也前題書譜卷上後語云誤成

六篇分爲兩卷意所謂六篇者乃是其譜今已亡之此特存其序論耳然書法微妙亦已宣洩殆盡學者但於此遜心求之卽不得其門者或寡矣

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惟孫虔禮步趨不失尺寸所謂具體而微未達一間者也然歐虞諸公當文皇全盛時君臣賡和聲聞休暢虔禮少出歐虞之後及其學旣成而文皇晏駕矣以此名出歐虞下豈其學遽弗及遇之幸不幸有數存焉耳然隋珠和璧光價豈與時增減書譜一卷至今與廟堂醴泉等碑並駕爭先到此覺

時數失權物故自有真

唐文皇論右軍謂烟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蟠
跡似奇而反正正如春夏秋冬因時變易所以不激不
隨而變化自足風規自遠有意求變卽非能變元章謂
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平淡少
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虔禮去右軍未遠顛素
未興繩尺步趨不失毫髮所以右軍風流未全歇絕猶
四時之有閏雖不當節自得暄涼之正也從此求右軍
乃可得門而入

勁如鐵軟如綿須知不是兩語圓中規方中矩須知不是兩筆吾於書譜得之

歐褚離紙一寸顏柳透過紙背惟右軍恰好到紙虔禮書譜其庶乎然不免着紙矣只緣少變化故

或者云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有右軍卽不可無顛素循塗守轍正不如獨開生面也余謂魯男子正也柳下惠變之正也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則可謂善學魯男子莫如柳下惠可乎歐虞以來皆能自闢新規不欲復存右軍一筆然皆變不失正如大令之於右軍

不過稍加縱焉耳吾猶且少之至顛素則偏規矩而改錯矣挾破右軍十重圍欲自成一隊卒至草法湮絕爲沿門擲黑者開先路實惟顛素之咎

筆力能透紙背方能離紙一寸故知虞褚顏柳不是兩家書至筆力恰好及紙則須是天工至人巧錯天地中和之氣細縕薈萃於指腕之間乃能得之有數存焉耳竇泉述書賦譏虔禮書千紙一類一字萬同余按書譜之不及右軍不過少其變化耳若其步趨山陰則儼然登堂矣觀其前半筆力專謹直亦自擬右軍適嗣入後

勢益縱逸韻益古雅豈惟渴驥游龍直亦商彝周鼎矣
余臨此凡三卷前兩卷得其專謹失其縱逸此卷乃并
其古雅之趣而盡得之禪門所謂不求法脫不爲法縛
至此正未可以智巧爭已

唐碧落碑

碧落碑今在絳州高祖第十一子韓王元嘉諸男爲追
薦其母房太妃所立者也尙書故實謂陳惟玉書洛中
紀異錄謂追薦像成忽二道士來自謂天下能篆書者
李聽所爲則局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鶴飛去篆文宛然

像背此說不經必訓兄弟當時欲神其說以驚衆故託爲此言耳又世傳李陽冰覽之七日不忍去學之十二年不成亦不足據蓋後世淺陋之夫見其篆法奇古欲抑李監以張之實則任意雕巧筆力凡弱上壤三代古法下開後世惡道陽冰筆法直逼斯喜如此碑者正不足當其一笑乃肯坐卧其下乎碑名碧落李漢謂終於碧落字故以名今碑文完好可讀未嘗終於碧落字惟李肇所謂碧落觀者得之碧落觀至開元間始改名龍興寺也文初在天尊像背後乃別刻之石今像已亡所

流傳者皆別刻本也元嘉六子碑止列四舊唐書稱顏
川王訓早卒新唐書又稱上黨公諶早卒彼此互異蓋
流傳誤耳

唐狄仁傑書

徐浩古蹟記大足中則天太后賞納言狄仁傑能書仁
傑曰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率愚性何由得能則天
乃內出二王真蹟二十卷遣五品中使示諸宰相此孟
冬帖乃梁公晚歲之作曾見二王墨妙故清挺超詣有
黃庭樂毅風格梁公勲蓋天地忠貫日月雖不能書千

載以後見其遺跡尙當拱璧奉之况其精妙有如此者
乎

張九齡告

九齡唐賢相也開元廿三年正月與裴耀卿李林甫同
日柄用明皇能知九齡之賢不能專心委任乃以林甫
參雜其間可謂傾矣未幾九齡果遭貶而林甫晉爵晉
國公君子小人薰蕕並列未有不爲所擠者君實爲之
小人何有爲之一慨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米氏書史書魯公朱巨川告後云又一告類徐浩書在
邑人王衷處據此則米老但以爲似徐書未遽以爲季
海也至鮮于困學始據宣和書譜斷然以爲季海書董
思白遂推爲季海真得意作實則視其所書不空和尚
碑才十得三四耳

李陽冰謙卦

篆學之亡四百餘年矣有明一代惟西涯李相國筆法
圓健而不免傷肥文待詔能瘦差足步子昂後塵而風
格緩弱無沉冥塊扎之意下逮趙寒山則俗氣撲面不

可向邇矣吾嘗說谷口賊隸寒山賊篆世有解人定不
河漢我言也篆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
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史籀石
鼓從心不踰篆書之聖也斯喜妙跡淪絕至唐李少溫
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于是中起謙卦尤其奇絕之
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裹鐵舒元輿所謂蟲食鳥
步鐵石隔壁龍蛇駢解鱗甲活動者于此見之壇山石
刻適嗣也三十年來望而驚怖不敢涉筆今年新正息
心閉關日摹數字竭半月之力始成此卷於少溫殘雪

滴溜之妙頗有契處恨不能起少溫於九原一質正之

李陽冰繒雲城隍廟碑

繒雲城隍廟碑爲陽冰有名之書歐陽公以爲視陽冰他篆特爲奇瘦趙子函亦云瘦細偉勁飛動若神顧世間傳本甚少今春正月江陰老友沈凡民過余九峰精舍云藏得一本急從借觀疎瘦圓勁果出三墳先塋等碑之上吾宗止言精摹一本毛髮惟肖余卽以止言爲粉本摹之

五日不雨日字以日爲日篆法日以⊙象形也日古三

切從口含一象口含物也以甘爲日誤巔字上無山詩
首陽之顛頂也加山俗字又山宜作𡵓今作山乃耑豈
等字之頭亦誤

李陽冰慧山聽松二篆字

按錫山志慧山寺有石牀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廣
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牀頂側有聽松二篆字
傳是唐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斷非陽冰不能唐皮日
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牀是也雍正六
年三月余率同志往揭此書一時觀者列如堵牆蓋塵

埋經久莫有過而拂拭者驟見槌揚故遂驚爲僅事也
右有楷跋十數行日久磨蝕不可復識悵悵良未有已

李陽冰殘字

右李陽冰殘字二種載淳熙續法帖中陽冰篆法直追
斯喜顧在唐時已自殘闕失次不可多得如此淳熙續
法帖最稱名刻而此二十六字乃不及陽冰他碑類帖
多傳摹失真雖古刻亦不能免爲可歎也

唐經生書靈飛經

靈飛經自宋元來不著至有明萬厯中始有名於時董

思白深愛此書目爲鍾可大每欲寫法華經必凝觀許時而後書之余按後款稱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可大生平未有斯號則知非可大書余得唐經生書三彌底部論于淮陰與此經字形筆法無毫髮異其非鍾可大書無疑又鍾書楊厯碑稱義男鍾紹京銘并書厯中官楊思勗父也可大身爲宰相取媚閹人至以義父事其父可謂陋矣雖果出可大吾猶削之況決非是乎思白位高名重妄以己意題署百餘年來無敢有異論余故特正其譌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人隸書多尙方整與漢法異惟徐季海嵩陽觀碑明
皇紀泰山銘爲得漢人遺意孝經注肉重骨柔弗及也
明皇以開元十三年九月禁奏祥瑞可謂得治理矣會
未數月遽有封泰山之舉先後截然如出兩人侈心一
萌遂以釀成天寶之禍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泰山
一舉蓋唐治亂之幾自此決之矣雖其銘辭未嘗不兢
兢於多前功闕後患然方寸一動寢尋猖獗不可復救
所謂毫末不治相尋斧柯君子以爲貴謹其幾也是時

張說創爲此議導君子奢假使姚宋當國必無是舉用人一不當國之興廢以之可不慎乎碑在泰山之巔御製御書字大如掌摩崖勒石蓋自漢以來碑碣之雄壯未有及者曩在京時新建裘魯青遺我一本手自剪帖裝成卷冊愛玩不舍下截模糊百餘字當由歲久水土侵蝕或爲樵夫牧豎所擊傷王元美以爲搨工惡寒篝火燒殘意泰山高寒冬時決不可搨必無篝火燒殘之理傍有蘇丞相頌東封頌閩人林焯竊朱子忠孝廉節四大字爲已書鐫刻其上以致損壞俗夫妄意留名

徒博千古笑罵可恨可恨

唐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

按唐史開元廿二年冬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主屈烈及可突汗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諫阻之及明年裴耀卿等上狀請宣付史館勒碑作頌上顧不許豈有見於九齡之言故特加歛抑歟方是時楊氏未興王心未蕩故猶能因九齡之一言而功不自有如此此開元之治所以爲盛而大臣之有益於國其功爲大也

奏狀三人銜名並列董氏戲鴻帖據狀末臣耀卿上狀之語獨標以爲耀卿書臆決之論也唐自太宗崇尚書法當時大小臣工無不皆能書者此狀實兼有樂毅內景之長而於內景得之尤切何必專家卽此便足名一世矣戲鴻刻本亦據淳熙續帖而字形大小不同首行五字脫失不省當年何據草率乃爾不可解也

明皇批答之末有桓山之頌復在于茲之語見者不省所謂按王大令有桓山之頌梁天福元年洛陽脩城得之碑裂不全正存桓山頌獻之銘六字刻絳帖中可按

而得也明皇書出大令於桓山碑尤所攀仰曩見其孝經批答以爲絕似桓山碑今見此答益信明皇行書果出桓山一點一拂無不逼肖當時桓山之碑已不復全此書乃大似之故不覺沾沾自喜以爲桓山之頌復在於茲耳

汝帖唐初四家

宋王宋輔道守汝州雜取各帖中篆隸行楷爲十二卷多湊集殘斷不具首尾故黃長睿深詆之獨第十卷初唐四家首尾完具可觀此又蠶蠟最古比之宋渡江以

後諸刻圓勁有神采信可寶玩也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文饒相業大有可觀徒以威權太盛至於天子有顧我
手髮森豎之語宜其不克令終也及貶崖州不能義命
自安乃抑鬱不自聊賴一至於此旋卒貶所實自爲之
又何尤焉東坡謫儋耳嘯歌自得卒致身名俱泰竟以
壽終嗚呼彼獨非貶斥者哉

顏魯公中興頌

有唐一代碑版顏魯公最多率以雄厚勝獨中興頌及

宋廣平二碑瀏漓頓挫態出字外臨書者正未可以輕
心掉之也余爲此書初尙雄快及細玩原刻乃知前者
矜意太勝如子路初見夫子未爲升堂弟子也智過於
師方名得髓凡臨摹古人須令透一步翻一局乃得恰
合所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也余臨此碑正以不
及一分爲透過一步處世有解人必契余斯語

顏魯公宋廣平碑并碑側記

顏書多以沉雄痛快爲工獨宋廣平碑紆餘佚蕩以韻
度勝東坡元章皆謂顏書自褚出此碑尤覺全體呈露

碑側記無意求工而規矩之外別具勝趣尤是顏書第一合作蓋前碑直入神品而碑側更居逸品矣史稱宋璟剛正過于姚崇元宗素所尊憚以璟之忠直而魯公爲之碑兩公人品不殊并顏書可稱三絕然廣平以剛正得全而魯公竟以剛正爲盧杞所忌至擠以死遇之幸不幸蓋有天焉而君臣遇合之難此亦可以觀矣按年譜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六十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碑正書於七年九月而猶稱撫州者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命也又六年當大歷十

三年公由刑部尙書改吏部尙書時公年七十始有廣
平碑側之記先是顏公以天寶八載遷殿中侍御史於
時宋公第四子渾官中丞爲御史吉溫所誣謫賀州欲
請御製碑文緣此中止大歷五年十二月宋公第七子
華之子儼以顏公嘗爲中丞屬吏遂請製碑閱二年而
公至東京除書未至居閑多暇始爲書之及刺湖州復
製碑側記未及刻而宋公第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至
十二年十一月衡自吐蕃還朝明年春乃續書而刻之
自大歷二年至十三年凡經九年而碑始完蓋廣平爲

人魯公所特矜重故於其碑也不憚詳書深考必至無有闕遺乃止非由宋公能持天下之正以佐唐中興焉得有此功在社稷名垂古今實自致之寧有倖乎

按新史宰相世系表宋公八子與顏碑同舊史僅載其六而無復與延碑文八子俱載而但稱公有七子非緣筆誤當由復先公而卒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也而復稱第八子衡者公實有八子存者乃七數之則入核之則七也然公八子皆以賊私淫穢敗乃門閥廣平風教無復存者名有八子實竟無後自古名臣往往

而然天道不可知一至于此豈不惜夫

宋公有名無字新舊史皆同顏碑亦復闕如宋公爲唐室名臣其孫屬魯公爲之碑且碑之成去宋公之薨不過三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能舉如此不可解已

按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尙書舊史作贈邢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新史但云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不稱將幸西京碑云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則云官名

改易爲侍中碑云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史俱作十二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史與舊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抱疏告老新舊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足以證史書之誤廣平勲業著日月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儷篆籀較然在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碑側記所載三事皆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之所未解已

又碑文與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

吞之集作公吞之碑云異而召還集作后異而召還碑
云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集作不宜與執政通同碑云
公實佐奇謀集作其謀碑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元宗
將幸西蜀碑云又爲洛州長史集作尋入爲洛州長史
碑云東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多宗廟社
稷主也六字碑云兼黃門監監脩國史集本少一監字
碑云五年復兼侍中集作改號侍中碑云明年駕幸洛
陽集無駕字碑云以臣言免之集無言字碑云母寵子
異集作母寵子愛碑云手詔優遂集作優許碑云俾公

而歿集作躡公而歿又都穆金薤琳琅云建一言而天
下倚平碑作一陽今碑正作一言欲優游自免碑作優
游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右震悚碑作天后震悚今碑
正作左右震悚勅使馳救之碑作馳赦今碑正作馳救
公盛氣詰之碑作盛色今碑正作盛氣駕幸洛陽碑作
駕達東都今碑正作洛陽幸字陽字猶髣髴可見馳道
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
馳道險隘行不得前勅公覆按碑無勅字今碑正有勅
字喪葬官供碑作器葬今碑正作喪葬戊寅歲五月碑

無歲字今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作顏色今碑正作
言色既遷鄴城碑遷作還今碑正作遷都氏之云皆與
元碑不合按碑以宋崇寧五年范致君別刻一石都氏
所見必范致君別刻本以其所見之非而轉疑元碑之
是無端自生瘡痍良可笑也

顏碑云開元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新舊
史本傳皆在十二年明年東巡泰山駕發東都蓋帝以
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十三年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
東都耳碑蓋欲約而言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

爲西京留守於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
都無用留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爲留守乎
又公引年致政碑在二十一年新舊史本傳皆在二十
年而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後自違反宋公始
終右丞相綱目誤書左丞相新舊史及本傳公之拜右
丞相在開元十七年綱目闕而不書俱是疎忽

竹雲題跋卷三

終

番禺孟鴻光校

竹雲題跋卷四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茗上錢人龍壽泉訂

顏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勍取姿欹側取勢獨至魯公
不使巧不求媚不趨簡便不避重複規繩矩削而獨守
其拙獨爲其難如家廟元靜等碑皆其晚歲極矜練作
也此碑書於天寶十三載距貞元元年七十有七爲李
希烈所害尙三十有二年則此爲四十五歲時所作乃

其盛年書故神明煥發而時出姿態不失清遠耳

東坡謂魯公此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不倫而氣韻良是按右軍爲王脩書東方朔畫贊脩死其母以其生平所愛納之棺中則知右軍書不傳久矣故常擬以爲僞而董廣川亦謂後人爲之託逸少以傳今觀魯公後記云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厚自謙抑明是自書又其文字與右軍所書多不同決知其非臨右軍書矣安世鳳墨林快事謂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故其斯立等字多譌據此則此碑今爲重刻然較

文選所載原文惟弃俗作棄世神交作神友耳此外絕無譌字不省安氏所云多譌者是何刻也或其所見是南渡後權場所市覆本亦未可知碑首兩額皆魯公所題前贊不書互見耳安氏稱十二字古雅峻拔陽冰高手所不及未免譽過其實此書方整實不及陽冰余以魯公篆隸絕少故并臨之

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精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晨興卽磨墨升許以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滓穢故墨彩艷發氣韻深

厚至數百年猶黑如漆而餘香不散也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書於是始尙淡墨雖一時韻味冲勝及其久也則黯黮無色矣要其矜意之書究亦未有不濃用墨者觀者未之察耳

按舊唐書楊國忠怒公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平原去范陽不遠爲祿山東戶是時祿山反兆已萌公託霖雨脩城池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以爲書生易之遂不爲防而竟爲公所困此碑立于天寶十三載距祿山之反一載耳而斤斤爲此不

急之務大書深刻惟恐後時蓋卽當時飲酒賦詩之意
明示祿山以書生所急不過如此使祿山以爲不足慮
而後可圖大計耳蓋公之用意深曲一至于此千百載
後覽此碑者但賞其書法之佳豈知公之苦心有不可
明言者哉余故特表而出之使覽此碑者直當比于罵
賊齒擊賊笏未可但以書目之也

顏魯公送蔡明遠敘

此書堅剛如鐵而用筆一正一偏釵脚漏痕之妙宣洩
殆盡山谷極力追之不能得其彷彿余何人斯乃竟放

筆效之無乃太不知量也歟然亦彷彿得矣

按年譜乾元二年公年五十一六月自饒州移刺昇州
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昇州卽江寧郡也公與蔡
明遠帖中有及來江右中止金陵等語則知此帖當在
是年公以去年十月刺饒州明遠相從趨事今來江右
又復千里饋餉轉輸不絕公深德之故有此序也

顏魯公送劉太冲敘

劉太冲帖碧牋書宋時爲唐垌所收其子常語米老謂
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葬則世間已無此帖矣而

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楨家當時有密爲王詵購去之語豈果爲晉卿所得故流傳至今耶又米氏書史稱垌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隣九字剪去今此帖九字無恙獨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蓋唐人善鉤摹或別有揭本亦未可定顏書多適古釵腳漏痕之趣時時流露於行墨之間此敘獨秀潤有姿態爲顏書最宜人之作余在京時曾臨一本以未能匠意毀去更臨之

此序不記所作之年按序中有秦淮頂潮句溪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刺

江寧明年二月追爲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
此序與送蔡明遠敘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又序中
言昔在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
拒祿山時太冲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萼不
及太冲非有此序則太冲一段謀畧幾沒殺千古矣則
知此序關係太冲不小非直移贈而已此序碧牋書碧
牋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爲腴潤

顏魯公乍奉辭帖

此帖疑卽報蔡明遠後帖所云乍奉辭者卽前帖所謂

指期斯復也承已過埭者卽過邵伯南埭也惘然珍重者卽所謂行李之間深宜尙慎也兩兩相印語意正同可指而數也蓋明遠於公爲大有勞故於其去也丁寧反復不能自己如此魯公作人堅剛如鐵乃于朋友之間萬分委至故知千古真君子未有不近人情者也

顏魯公乞米帖

東坡謂魯公書細筋入骨如秋鷹此乞米帖真所謂細筋入骨者也與論坐書故當是一時所作寶晉英光集謂此帖挑踢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筆氣鬱結不條暢

是逆旅所書愚謂此與爭坐同皆圓勁古淡有游行自得之妙比於鹿脯馬病故是異流同源寶晉妄有軒輊恐非平允之論若其謂公學褚則可謂知公之深至以李太保爲光顏則不直一笑矣

顏魯公與李太保乞米鹿脯馬病等帖

寶晉英光集以李太保爲光顏以穆宗初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公爲刑部尙書時光祿名位尙微不得遽稱太保今考李光弼傳稱代宗卽位拜太子太保正在廣德二年則此太保決知爲光弼無疑也光弼爲國

元老盡力王室與魯公爲氣類其從光弼乞米乞鹿脯
宜其不厭于煩矣

又按此數帖皆當在廣德二年或永泰元年與論坐畧
先後蓋永泰二年二月公便貶峽州別駕不得復稱刑
部尙書矣

顏魯公劉中使帖

此帖與裴將軍書正同魯公忠義之氣出於天性故不
覺色飛神動如此希烈醜奴乃欲屈鐵可恨可惜

張丑清河書畫舫云顏真卿大字瀛洲帖爲宋宣和御

府故物元初藏張可與家後具王芝鮮于樞等六跋喬
簣成題名嘉靖壬辰歸錫山華中甫文徵仲爲之跋後
歸樵李項氏康熙間錫山秦公子樹灋見于京師云字
大如掌縱橫適古驚欲下拜今董氏戲鴻堂所刻字形
差小王芝以下諸跋皆無之戲鴻所刻旣拙惡又草率
不復匠心一至於此余未見他刻僅據戲鴻堂臨之正
未知有合否耳

顏魯公論坐書稿

魯公論坐書稿凡七紙渡汴時在長安安師文家兄弟

析產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鹿脯帖作一分遂離
爲二黃山谷從師文借得後三紙於是仍合爲一東坡
稱其信手自然動有姿態比公他書尤爲奇特山谷亦
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米元章云
爭坐位帖爲顏書第一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于意外
蓋由當時義憤勃發意不在書故天真爛然自合矩度
長安所摹石雖已泐然剝蝕之餘風骨未減不比戲鴻
堂草率荒略全體盡失也余自幼酷好此書數十年來
臨寫百餘本畦徑之外輒有合處此本尤更可意神氣

到來不殊我自作草也

學魯公書須使盡氣力至於無所用力處乃見天則

魯公爭坐位帖氣格當與蘭亭並峙然蘭亭清和醇粹
風韻宜人學之爲易及旣入手却不許人容易寫得非
整束精神皎然如日初出却無一筆是處爭坐奇古豪
宕學之爲難一旦得手卽隨意所之無往不是此亦兩
公骨格之所由分也

此魯公與郭英父書英父爲尙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
驕蹇泰侈陰事元戎魚朝恩以固其權時郭子儀大破

吐蕃於長安朝臣德之爲興道之會英乂擠八座尙書
坐朝恩下公移書糾正之年譜以此書在代宗廣德二
年按行狀公以肅宗寶應元年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
金紫光祿大夫是年十月吐蕃寇長安上幸陝州子儀
擊却之十二月上還京師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使
二年正月以公檢校刑部尙書三月進封魯郡開國公
觀公自署銜及稱朝恩爲軍容者與年譜正合則知此
書正當在廣德二年十一月蓋明年夏劍南節度使嚴
武死英乂往代之卽不復在京矣顧寧人金石文字記

不知其年列此書于大厯之後蓋未深考耳

按米氏書史爭坐帖是唐畿縣獄狀碓熟紙起草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石刻麤存梗槩耳又袁清容集爭坐真蹟京兆安師文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以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摹刻今此二本世未之見所見惟關中刻耳如米氏言行列已非麤存梗槩不知真蹟妙處何如使人神往又不知安氏吳氏所刻比今關中本又何如或曰今關中本卽安氏所刻亦未知其是否也

東坡初見安氏全帖手搨數十本袁清容得一本於東
平王氏無纖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
米海嶽少時亦臨一本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亦爲袁清
容所得三十年前於金壇于氏青蓮社見一本筆法大
似元章與關中本不類疑卽袁氏本刻石者蠶蠟精妙
定是古搨惜未借臨爲悵悵東坡本則未見附記于此
亦可知坡書之與魯公其用力精勤如此宜其落筆輒
合也

顏魯公祭姪季明稿

魯公三稿皆奇而祭姪稿尤爲奇絕蓋泉明以公命購
杲卿季明屍于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季明僅得一
首魯公痛其忠義身殘哀思勃發故縈行鬱怒和血迸
汨不自意其筆之所至而頓挫縱橫一瀉千里遂成千
古絕調想爾時祭兄杲卿亦自有稿意其雄絕處正復
不減惜今不傳耳明季墨跡在吳太學用卿家刻餘清
帖中爲祭姪刻本第一停雲館或云米臨非魯公筆也
平生愛臨魯公三稿不惟喜其書以其可以發人忠孝
之思故援豪濡墨輒覺腕底有魯公神至所謂古釵屋

漏痕峻拔一角潛虛半股諸微妙不傳處筆墨之間自有契合正不足道也

顏魯公告伯父稿

山谷老人論爭坐書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蓋一紙半書而真行草法兼備也弇州山人云此帖與祭季明姪稿法同而頓挫鬱勃少似遜之然風神奕奕則祭季明姪稿小似不及也按江村高氏銷夏錄此稿尙在人間余未之見所見惟淳熙續帖及吾家鬱岡帖刻本筆力緩弱殊不稱魯公風骨余參取論坐祭姪兩稿筆

意臨之但未知果與真跡合否耳

按留元剛年譜乾元元年公年五十歲三月除蒲州刺史先時杲卿妻妹兒女及杲明之子皆被賊拘囚流落河北至是公使杲明往求之九月得姪季明首櫬故祭姪季明文有攜爾首櫬及茲同還之語尋爲酷吏唐旻所誣以十月改饒州刺史至東京拜埽以骨肉歸京暨一門卹贈告於濠州伯父濠州名元孫杲卿之父世稱祭伯者非也祭姪時刺蒲州故銜稱蒲州刺史告伯時改饒州刺史又行狀及新史皆稱封丹陽開國子而兩

藁公所自署皆稱開國侯乃記載所誤當以公所自署
爲正

顏魯公奉命帖

唐史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往
宣慰之明年希烈僭僞號問儀于公公不爲屈八月希
烈縊殺公于蔡公有自汝移蔡帖未之見也公幽於汝
蔡凡三年幾死者數矣義命自安始終不易及入龍興
寺自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此帖所謂祇緣忠勤
無有捷意中心悵悵始終不改者蓋其時書以明志之

語也或者議公年踰七十不肯致政難以言賀當是時
唐室禍亂相仍殆無虛日又林甫盧杞相繼爲相中外
之勢危若累卵公以五十年舊臣不忍坐視其亡而寧
以身殉此其心跡直與日月爭光可也或又議公不死
於希烈僭號之時至爲希烈所殺以爲公惜希烈之陷
汝僭號等及耳公不死於僭號之時與不死于使汝之
日一也豈謂公於此時尙復有偷生畏死之心哉一日
不死或者朝廷匡復尙可留其身以有爲未可知也且
建議遣公者杞也從杞遣公者德宗也以宗社柱石之

臣投之亂賊是魯公之死君相死之耳綱目大書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殺罪君相也

按留元綱年譜魯公生於景龍三年己酉距貞元元年乙丑年七十有七因亮行狀亦云貞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使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七令狐岷神道碑則云今上興元二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而碑末復云貞元初遇害舊史則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殺真卿然又云年七十七皆不合綱目從舊史而新史不載年月按公有自汝移蔡帖云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

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此公所自書者的的可據當以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有七爲正或云八月二十四日或云八月三日則無須深考矣

卞氏所收僞魯公帖

卞令之少司寇收魯公自江淮帖僕以劉太冲蔡明遠寒食等帖細意對較字字皆同則知此爲好事者集魯公字雙鉤所成又其所收湖州帖筆法浮蔓少力亦屬好事者仿顏面貌而爲之以便售利顏書雖率爾作草

無不沉勁入骨此書殊不爾決知非魯公余此論似妄
實有精鑒不虛也恐來學或未能識別聊復書之以麗
於寒食帖後

懷素帖

懷素草書以小字千文爲最以其用筆謹嚴猶不失晉
人尺度次則藏真律公三帖飛動瘦勁天真爛然雖少
縱於千文然謹嚴之意故在態正不乏至于自敘則縱
矣游絲連綿亦少頓折遂出藏真律公下然筆瘦神清
狂縱中尙有肅括意下逮聖母雖規模大令故饒姿態

而體肥筆圓失其清迴故步外此今世所傳苦荀真跡亦當在藏真律公之間餘皆不足道矣

懷素藏真聖母二帖

素師書法出自大令而縱逸過之要其過處卽其不足處凡用意外張者皆內不足而以氣凌者也蓋雖大令猶不能無憾況下此者乎此兩帖爲素師生平合作而藏真尤清矯拔俗律以右軍之法誠不免如前所云要之天馬脫銜游絲獨裊故自神奇可愛矣

唐李紳告

公垂唐武宗相也以其短小精悍故世目之爲短李會
昌二年由淮南節度使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此其告也
公垂分司東都歷河南尹故告有河洛神明等語其尹
河南政治剛嚴惡少遠遁故告有方嚴寡徒豪黠屏跡
等語蓋亦當時才相也然威烈之過陷于刻暴至枉殺
江都尉吳湘身歿以後竟坐湘冤子孫不振固其宜矣
史稱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告身無之又稱封趙郡
公告但如舊封贊皇縣開國男耳恐史誤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北海書法原本大令而豪邁飛動態度過之此少林寺
戒壇銘騰天淵之勢于分釐之間在北海碑刻中當居
第一又末書伏靈芝刻乃北海所自鑄記托名者爲當
時絕矜重之作尤可寶也二十年前于淮陰程氏見一
本雍正四年從老友蔣拙存行篋中得一本平生所購
惟此而已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按慧明葉法善之父法善三世爲道士有攝養占卜之
術睿宗卽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功故拜法善鴻臚卿封

越國公又贈其父爲歙州刺史碑所謂有開必先大啟
聖猷者是也撰文書碑名字俱泐隸法清瘦頗類御史
臺精舍碑不合東漢筆法然僕之所惡于今之爲隸者
正以不得漢人風骨徒以襲其形貌耳此碑風骨爽勁
正喜其于漢人之外別樹赤幟何必公相沿襲千手一
同乎

趙德甫金石錄第五卷目葉慧明碑下注韓擇木撰并
八分書今此碑分書頗類擇木然前款撰文者載江夏
李書碑者載國子監太學生明是兩人非出一手又江

夏李三字尙存決知非韓所撰書碑名姓俱泐然德甫
旣誤以兩人爲一又焉知所謂韓擇木者不亦爲一時
率爾誤書者乎

唐李商隱書月賦

率更書法多尙脩長行書爲甚義山此書出自率更而
比于率更尤覺長而踰制蓋自魏晉來無有如此書者
義山作人絕跌宕不可繩以禮法書亦猶爾余於此聊
爲書中增一殊觀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右楊景度書神仙起居法八行真跡在范一齋總制家
乃其先大司馬公所遺曩余在京於林笏齋出以示余
摹得一本并虎兒高宗商左山三跋皆摹之後尙有留
丞相文待詔二跋則未及摹也景度甚有名於宋山谷
推爲散僧入聖爲魯公後一人余竊謂景度險勁有餘
鮮明和悅暢之氣蓋其生當亂世氣習纖仄未暇仰窺
先聖賢典型但以其資質所近筆力所到走入狹小一
路故僅可比之散僧入聖至於典謨訓誥清廟明堂氣
象則未或有後來王荆公全學其書宜其見訶於紫陽

先生也景度書流傳甚少但據所見真跡聊復臨之以備五季時書法至步虛詞意實不喜之故不復臨也

宋高宗臨蘭亭

此宋思陵所臨以較潁上本無豪髮之異蓋臨潁本也潁本闕二十七字此僅闕五字後有思陵御押思陵行九而押爲五蓋取易飛龍九五之意曩在京師從儼齋大司農公借得宋本初見以爲潁上觀後御押知是思陵所臨因絕人事摹得之

宋游丞相景仁藏蘭亭百卷內有一卷爲思陵臨賜向

子諲者行列比定武本爲寬字亦極圓潤攄適蓋其自
運本也此卷筆筆規模褚公不惟形似并其神韻而具
得之吾嘗說顏上爲褚摹禊帖第一此本又思陵臨顏
上第一明眼人必能契余斯語

米臨蘭亭

此米老所摹乃拙存老友得自秦中者黃文獻公稱其
貌不必同意無少異衡山云當求之牝牡驪黃之外董
文敏公則云絕無本色乃與褚摹相類乍屬目以爲貞
觀時物三公之論不同如此余昨摹褚本定爲米老所

作今摹米本益信非謬蓋其摹褚時意在託褚不規規
求似所以神完氣足無所不似此斤斤摹倣無遊行自
在之趣反覺未爲神似蓋彼則意勝于法而此則法勝
於意故也此惟老於書法者知之非吾解人未易窺此
語

米元章顏魯公碑陰

老米書魯公碑陰卽學魯公宋廣平碑深勁秀拔在米
老書中別是一種風格與山谷夷齊廟碑全非二老本
色故並著之

余曾見魯公碑陰墨蹟超妙入神以較刻本筆力十倍
再四追摹不能及其萬一益信古人神妙無方非後來
所能彷彿跂望前良殊增慚愧

魯公爲廬杞所忌遣使希烈幽囚汝蔡者殆三年終不
屈以死此其義烈真可與日月爭光者也元章痛其死
乃爲仙去之語以攄其憤懣之思用意良善然吾獨以
爲大失魯公之心當希烈遣縊魯公時僞傳有旨公神
色不變徐問旨自何日來京師及告言至自希烈乃云
此賊耳此其志操定之已久豈復有偷生之志考魯公

平生頗溺老佛當時或從陶八八學神仙之術亦未可知及其使希烈一出一入動以義命自安蓋舉平時所爲神仙者至此已盡付之浮雲矣藉使果得仙去吾猶將諱之以成公之志節況事理之所必無哉元章不識大義乃以無稽小說大書深刻誣衊昔賢可謂愼矣若其書法深勁則吾曩時所謂學魯公宋廣平碑者得之恐來者愛其書誤信其說故不可以不辨

米元章蜀素真跡

蜀素卷吳郡邵氏造於慶歷甲申閱二十五年至熙寧

戊申邵子中始跋其尾又閱二十年至元祐戊辰米元章始爲之書計自甲申始造至戊辰中更四十五年邵氏裝褫藏弃特爲珍重至米元章自謂腕有羲之鬼遂不復讓此卷明季爲吳用卿所藏董文敏以諸名蹟易之戲鴻堂所刻先據摹本入石故其字跡各小分許曩在京師從儼齋大司農借觀風神秀拔仙姿絕世去戲鴻堂本萬倍爲米老行書第一展玩旬日不能釋手歸來追摹其意臨此一卷米老以蜀素余以吳紈且行數適合無餘無欠豈亦有數存其間耶米老書此卷自謂

腕有羲之鬼余臨此卷亦自謂腕有元章鬼矣

聖教自有院體之目故有宋一代無稱道者然蘇米諸公往往隱用其筆法而米老尤多乃其平生絕未嘗一字道及所謂鴛鴦繡了從教看不把金鍼度與人也此卷實筆筆從聖教來余臨寫之次恍然有契特爲拈出不使千百世後爲古人所欺亦是一適

祝京兆書

他人書千紙一同惟祝京兆紙各異態字各異勢平生無有同者僕推京兆書爲有明第一爲此也然往往縱

逸處多肅括處少不免爲沿門獨黑者開先路此則京兆之病此卷圓美中有肅括意縱橫馳騁而不失繩墨乃京兆書之絕矜鍊者中亦有一二湯筆不免帶本來習氣要之自是京兆合作余見京兆書以百數此故當爲甲觀也

篆書謙卦家人卦

卑以自牧威如以閑家所以脩身齊家之道備而天下之理得矣自世教衰微道法息滅整身無檢律家亡則以放恣爲高明以褻嫺爲和順縱心所如往而不反失

身滅倫必基于此矣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始之不
謹漸必隳之可不戒乎余拈此二卦非以爲書爲整身
律家者閑也其用篆者物理其本明不敢易也伊川云
作字須用敬篆律尤嚴毫髮有忽全體具廢知此義者
可以語學矣一準小篆變化自生至於參差俯仰一中
矩度斯亦可爲守禮自得者之一方也圓潤和明仁也
中規合矩禮也布分整飭義也變動不居知也準律有
恆信也五德具備舉而措之無施不當矣不止一身一
家之治矣至由此而悟書法行楷草章直如馳驟康莊

耳

僕論書法有意求變卽匪能變少溫書謙卦謙字數十兼用大小篆不足又以訕爲謙雖字各異體然未免有意求變所以變盡輒窮絳雲在霄化工肖物所以萬古不同者無心於變也作書但因時舒卷卽變化具足何事研同較異逐字推排乃始爲變乎至於結體最患方整長短大小字各有態因其自然而與爲俯仰一正一偏錯綜在手所以能盡百物之情狀少溫謙卦如征四等字必欲擴而大之亦未免排比有跡余爲此書一用

小篆字不求變然筆之所如興與意會既定視之自無同者質之解人其謂我何如也

十種千文

按董廣川書跋梁武帝得右軍遺書命殷鐵石搨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因令周興嗣次爲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鬚髮盡白自謂心力竭於此書帝甚重之詔令蕭子雲寫進今蕭本世不復傳惟隋僧智永所書真草八百本散施江東諸寺者至今僅存一二而宋大觀間薛嗣昌所刻最烜赫有名世所傳爲鐵門限者是也自

唐以來名能書者多以字各不同體制盡備可以自見
筆力故書千文者不可一二計然智永僅得真草二種
趙子昂文徵仲亦僅得篆隸行楷四種雍正四年夏余
假還二泉道經邗上吾友汪君竹廬囑書篆隸真行草
千文各二種每種一自運一臨古共十種爲古今千文
獨開生面且曰將爲余勒之石余遂欣然竭兩年之力
以踐斯諾旣成各以李少溫筆法篆題其顛字各異態
不欲復存永師一筆匪敢自異前規聊用取新來學耳

篆書第一

篆學絕於有明李懷麓傷肥文徵仲傷弱其餘諸家強以綿力搯^木魚有能屈精華者至趙寒山父子則俗韻逼人不可向邇篆法之陵遲至斯極矣余嘗說篆法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石鼓操縱在手從心不踰篆書之聖不敢仰攀斯喜遺跡亦復淪絕惟李少溫上追史籀下挹斯喜足爲篆法中權余學之三十年略得端緒每作一字不敢以輕心掉之必正襟危坐用志不分乃敢落筆竟此一本凡經半月心力瘡瘁乃僅成之陽

明言良知非白非黑乃正是赤余之所書亦當作如是觀耳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元吳睿字孟思濮陽人劉誠意稱其篆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矩度趙文敏吾子行不能過余在京時新建友人裘魯青以其集詛楚千文一卷贈余筆柔如綿力勁如鐵能於古人法外別開一徑而規繩矩削變不失正篆之逸品也余臨此卷參取太公九府圜法筆意不必盡用孟思而斟酌損益不過十存一二於孟思不傳之

妙筆墨之外正有水乳之契前卷守正此卷盡變合兩而觀亦可以得篆法已

隸書第三

張彥遠法書要錄論隸書云長豪秋勁素體霜妍摧鋒劍折落點星懸隸雖變繁趨易要其用筆必沉勁痛快斬釘截鐵而後可以爲書故吾衍三十五舉有方勁古拙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之語自鄭谷口出舉唐宋以來方整氣習盡行打碎專以漢法號召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每見方整書不問佳惡便行棄擲究竟谷口隸

書僅得漢人之一體且用筆多以弱豪描其形貌於古人秋勁霜妍星懸劍折之妙去之殊遠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者也余於隸書未嘗一二爲之而心知其意略仿西嶽華山碑筆法爲此書以就正有道亦不欲更墮谷口五里霧耳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有明一代隸書前有全室叟後推文待詔全室承趙文敏遺烈作書古淡猶有前人風韻文待詔專以觚稜斬截爲工則云古法愈遠矣余稍以漢魏法臨待詔使就

簡勁卽其刪稜不煩繩削自然淵渾透過一步乃適得其正凡臨古人不可不解此法

楷書第五

余嘗說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摹不惟筆妙銷亡并其形似都失惟唐人碑刻去真跡僅隔一紙雖剝蝕過半而其存者猶可見古人妙處余自少酷愛臨率更醴泉銘得宋搨本悉意臨仿凡千百過後得蘭臺道因法師碑雖覺風骨太露要自同源異流的然率更血派也此本以率更爲骨參以蘭臺使其結體駘宕峻而不

削潤而不流多力豐筋是固前人所矜尙也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此楷書千文蓋後人集率更字成者董文敏不能鑒別刻之戲鴻帖中且摹勒拙惡全乏率更手意余謂醴泉銘率更書之極軌也以醴泉筆法臨率更又臨率更之善則也此本取千文之形模追醴泉之風韻有契與否識者必能鑒之

行書第七

蘭亭聖教行書之宗千百年來十重鐵圍無有一人能

打碎者雖米元章自謂腕有羲之鬼卒亦莫能拔奇於前古之外余所見蜀素真蹟卷爲其平生第一合書然究其根株實筆筆原本聖教彼雖不言其源流所自固可覆按得也余平生學米最深於蜀素卷尤有微契此卷亦彷彿得之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往在京師曾見率更行書千文墨蹟風稜峻削有不可犯之色閱已卽卷以去未能摹也丙午春老友蔣拙存自秦中摹取以來不覺撫掌稱快率更楷法峻削而中

具和明之韻故爲唐人第一獨其行書不免風骨太露如史事帖及千文皆帶本家習氣仲氏雄冠終未得爲升堂弟子也余以其楷法筆意臨此書使其觚稜稍歸平淡取其意而不襲其貌臨古之善則也

草書第九

右軍草書獨絕千古子敬則已縱至於顛素則奔逸太過去之愈遠孫虔禮謂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不刊之論也草書須以楷法爲之一點一拂皆歛入規矩乃定右軍適嗣妄意使才至於脈興血作夏雲

奇峰公孫矧器雖云神逸實乃過則之論也余爲草書一以十七帖爲宗兼取絕交書譜淳化諸帖毋令偏規改錯不墨守規矩無以致神明臨古者知之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有宋蘇米四家各以逸足馳騫藝苑惟薛道祖墨守晉人成法無少踰越雖才力超軼不及蘇米然自唐以來能得晉人心法者道祖一人而已曩在京師見其千文真跡全法蕭子雲意其時子雲書跡尙未泯滅故得悉意爲之今子雲之書不可見見道祖此卷猶是中郎虎

賁何義門先輩嘗言章草於今不可書恐字體不備不免率意撰寫取戾方家道祖此書上援鍾索下開二朱信是子雲適嗣究其源流何嘗一筆無來歷乎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昔人謂有唐一代楷書歐陽率更第一率更碑版化度寺醴泉銘爲最二碑在宋時便已剝蝕佳搨絕不易致令人有甘井先竭之歎世所傳皇甫明公碑用筆結體較二碑爲少遜然完字尙多略存率更面目余嘗見舊拓數本肥不臞肉瘦不臞骨蕭爽秀潤與近搨本絕異

世之學是碑者或失之板滯或失之寒峭皆未得其妙處所在也余臨此卷意欲追取信本精神而自愧工力淺弱不能少異流俗尙當悉力求之存此以自勗云爾

竹雲題跋卷四終

番禺孟鴻光校

書爲六藝之一取指事象形通其意而已而書家必
論筆法猶文章本以明道紀事又必輔以法度文采
而後可傳然苟不深究法之所在而妄爲論列則如
昔人之所譏窮子爲他家數寶人皆笑其無着囊一
錢也王虛舟先生書家正宗其用筆主乎堅正而教
學者當原本篆籀嘗以篆籀之離合定顏柳之高下
其說見於與錢訥生書訥生學何義門書取姿媚意
在仿褚河南先生書有烈士氣得歐陽率更之清勁
居多著先生之於法深矣吾邑沈君芥舟兼長八法

六法而樵悴專壹于法書名畫之中一日過其方竹
居得先生所著竹雲題跋反覆讀之知先生臨池無
間人書俱老正在會通之際而盡發其緘秘之情數
他家寶一如數自家寶無不可舉其美善之實以告
人而人皆可由是以求其法并求其不法之法以通
於神明先生之功于後學豈淺鮮哉予於是囑芥舟
輦爲四卷手書以授梓其原文出自傳寫間有疑處
無從校讐則芥舟與其友吳君晚青細按文義正其
訛謬予乃任剞劂以廣其傳予聞先生臨摹古蹟最

多有積書巖藏本幾于等身其跋尾悉有論述而惜其皆不傳他日倘遇好古如芥舟其人不秘所有以示予予當再邀同志晚青輩二三人謀續刻于後雖如趙德父食去重肉衣去重采亦無憾焉嗟乎得可傳之書而不傳其賢於守錢者幾何封已所有以傲人所無而不自知其有同于無也亦可憫已錢人龍謹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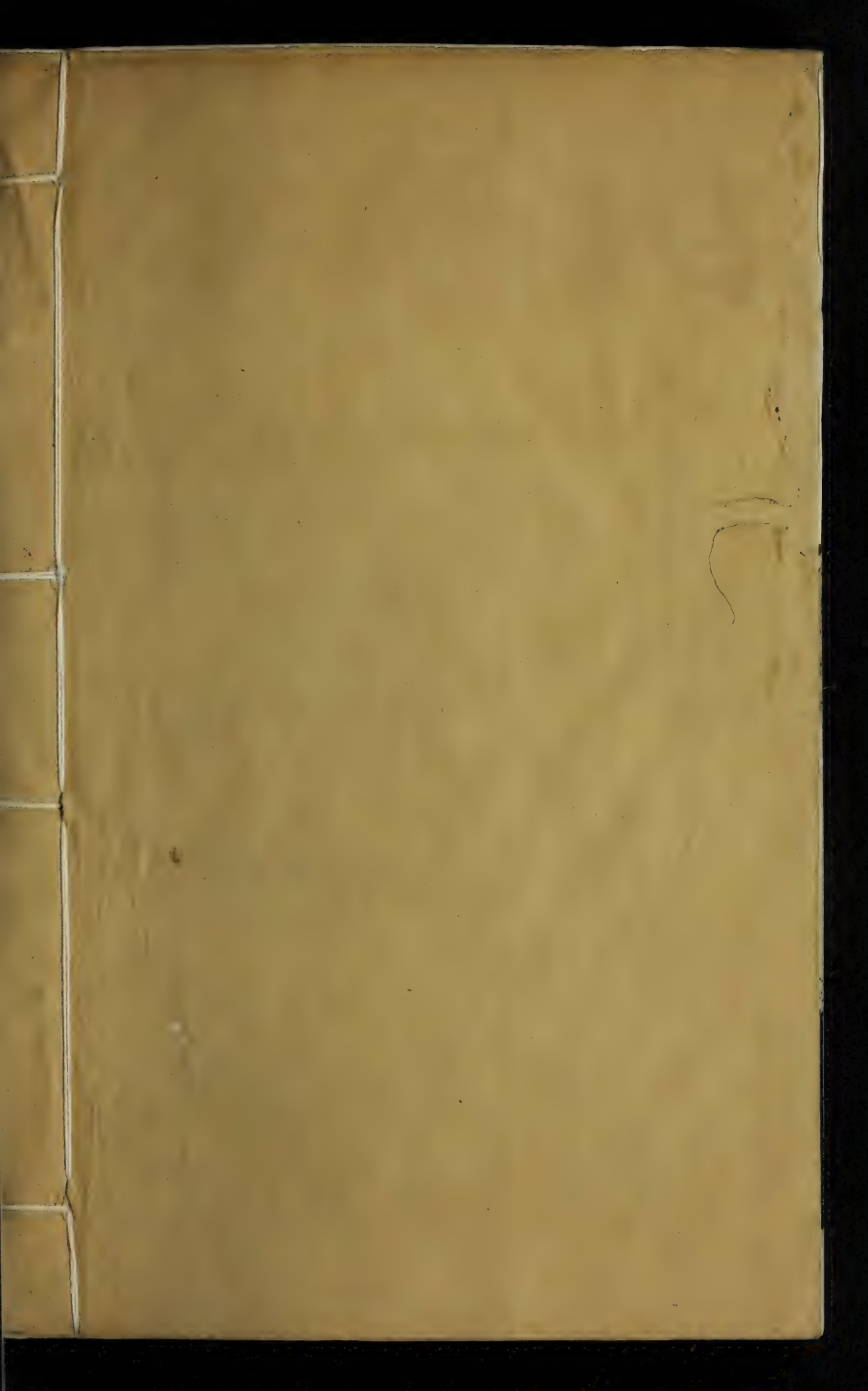
右王虛舟先生竹雲題跋吾友芥舟沈兄所書錢明
府壽泉刻之以傳者也是本出于故中丞雅公今台
州太守吳公南村守杭時借而錄之余又從吳公許
屬友錄藏是刻卽出於余所藏也轉相傳寫不無亥
豕之訛丁亥春余重至漳州遇松江李君松廬示虛
舟題跋十三卷云從虛舟之子稻孫手校本錄得而
失去一卷至三卷中大抵多言篆隸者余方
作書向芥舟索取舊藏互相校讐補其未備冬中芥
舟忽從海上以是刻見寄考稻孫手校本中先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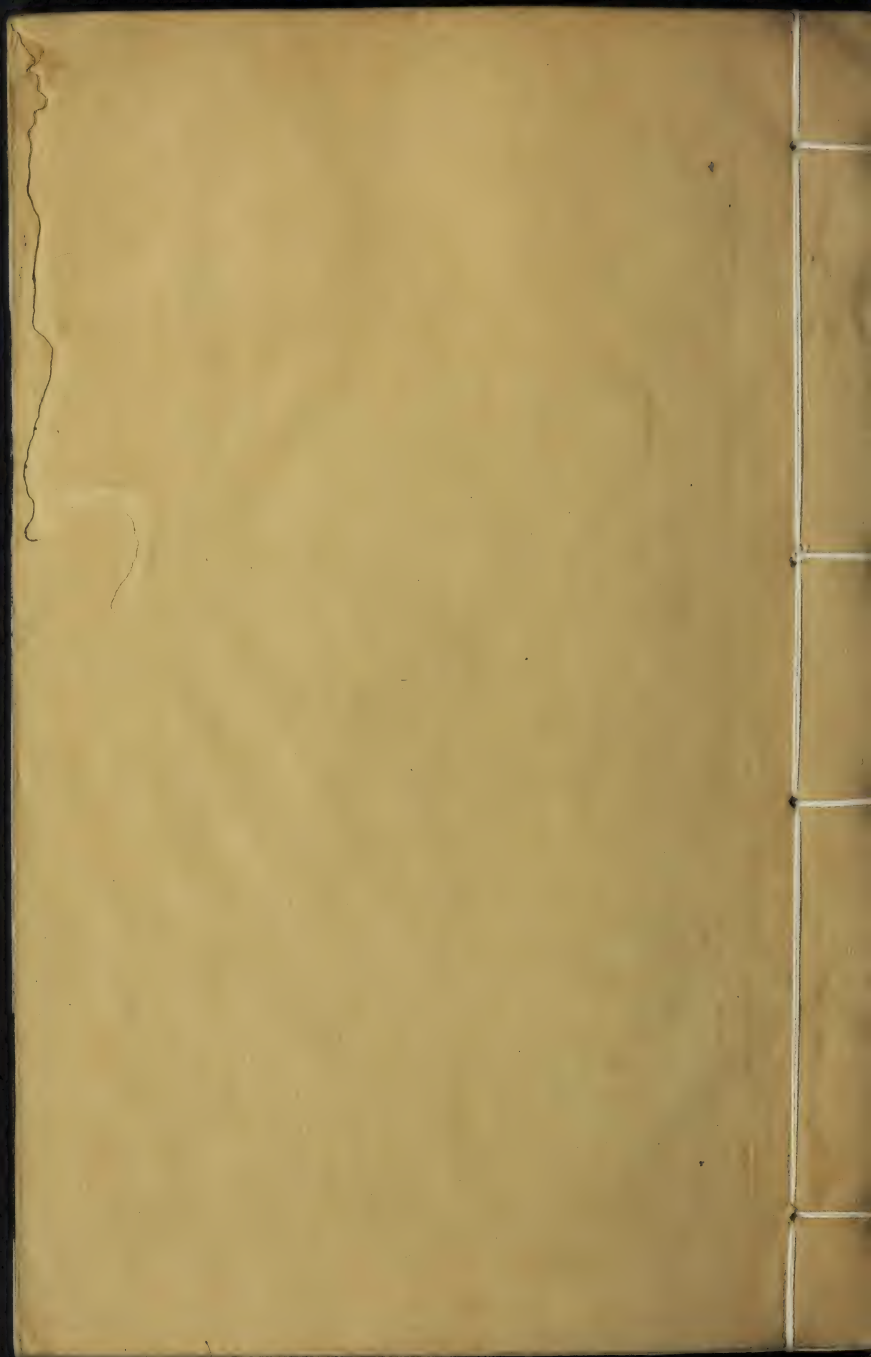
竹雲圖跋云余於雍正丙午夏以假南還道經淮陰友人邊鵬公同泛珠湖仰見天際白雲如竹者千百根枝柯葉皆具下有微雲數片狀若恠石儼然畫圖久而不變江臯沈凡民曰此先生退老之徵也爲刻印文曰竹雲越二年凡民過九龍山齋復爲作圖按此題跋之名易虛舟而爲竹雲斷在先生歸休後也且讀而勘之此本較稻孫校本刪削大半而改其前說增其未有者頗多殆以優游林下學與年進由博返約盡存精粹俾後之學者得其要歸毫髮無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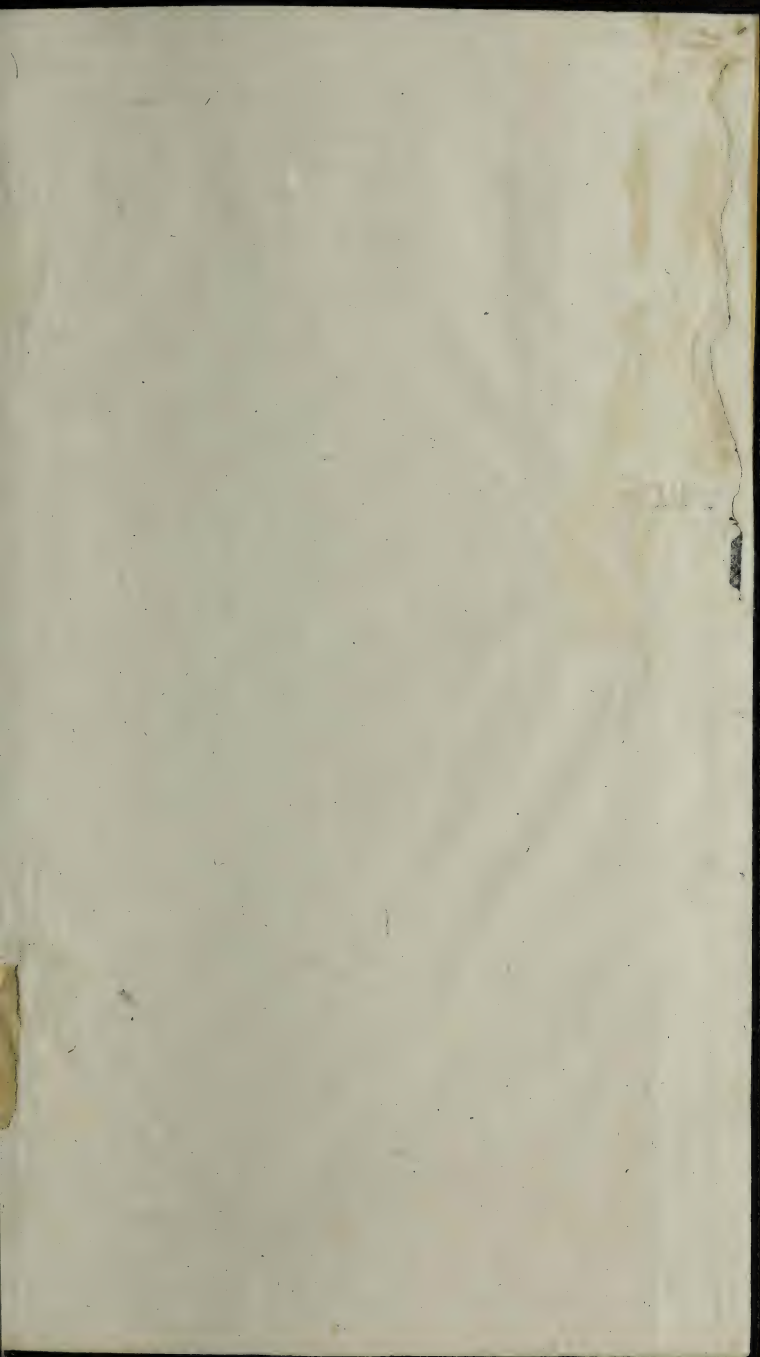
余淺見寡聞就所見而識之當更求全本爾時乾隆
戊子秋七月浮玉山人陳焯跋於漳治之綠淨齋

番禺孟鴻光校









道光丁未鑄

讀畫錄

海山仙館叢書

海山館藏書

壽康親王

寶

讀畫錄序

畫之興也其與書契並始乎在昔結繩既久河洛孕靈
開萬古文字之祖卽開萬古圖象之先故六書之義首
曰象形畫已濫觴於此矣有虞氏之十二章夏后氏之
鑄鼎象物皆此義也其以山水爲畫則自宗炳始炳之
言曰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
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是以身所盤桓目所
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
數尺體百里之迴故嵩華之秀元牝之靈皆可得之於

一圖此畫豕山水所自昉也自是而後高人曠士用以寄其閒情豕二大夫亦時抒其逸趣凡皆外師造化未嘗定爲何法何法也內得心源不言本之某氏某氏也興至則神超理得景物畢肖興盡則得意忘象矜慎不傳亦未嘗以供人耳目之玩爲已稻梁之謀也惟品高故寄託自遠學富故揮灑不凡畫之足貴有由然耳唐宋而下始有簪筆而供御尚藝以名家者然或位居左相馳譽祗擅丹青身本畫師能事不受逼迫此豈區區一技自鳴者哉宋立畫學遂進雜流猶令讀說文爾雅

方言釋名等篇各習一經兼著音訓要得胸中有數十
卷書免墮塵俗耳風會日下此義全昧一二稿本家傳
師授輾轉模彷彿無復性靈如小兒學步專藉提攜纔離
保姆立就傾仆矣昔人有云山水不言橫遭點染筆墨
至貴浪被驅使豈不冤哉然而錚錚佼佼正不乏人多
在冠蓋之中或饒世外之侶大約不以此市利者乃能
於中得解更不以此博名者正於此道大有神會耳櫟
園先生飛鳳海掉鞅詞壇著述等身不脛而走至於
繪事尤多貝心子嘗見先生所哀唐宋諸家手蹟神奇

變化觸目怡神信雲術之靈函重醴之環秘也下逮時
賢咸加徵隻人海內之士有以一竹一木一邱一壑見
長者無不曲示獎借收之夾袋而海內之士凡能爲一
竹一木一邱一壑者亦無不畢竭所長以求鑒賞數十
年中所收不下數千帙於是拔萃選尤裝潢成冊一時
名流多爲品題此讀畫錄所由作也蓋先生于役淮陽
舟中多暇乃取前冊信手繙閱隨意所至爲立一傳或
記相交之因緣或敘作畫之始末或詩或跋或繁或簡
不獨山水之神情躍躍欲現卽作山水者之面目具在

寸楮尺幅中矣然亦有至交密友或翻缺焉者則以扁
舟旣達酬應遂勞未免以公事奪其閒情青鏤分於赤
牘耳見者多以爲先生未竟之書而予謂卽先生已成
之書也蓋先生意中所欲言筆下所肆及已露一斑引
而伸之聞一知十豈必人人立傳乃稱全書哉昔阮孝
緒傳寫士有人所共知而未必具載乃其所載或翻出
人擬議外者禪家參悟不死言下畫家筆墨不墮蹊徑
高人會心正目如是固不得以定法求耳然則得先生
之意以讀畫當不墮作家雲霧中得先生之意以作畫

必不以神化讓古人矣繖山張遺瑤星拜誤

...

...

...

...

...

...

讀畫錄序

予過龍江見先生時值先生作畫人傳畫人或存或亡
凡爲先生所及見者率記其梗概詳略惟意一若傳以
阿堵譬畫家之寫生然今距七八年畫人存者若梅村
虞山浮廬一輩復相繼亡去而先生亦逝矣方先生未
逝時忽拮所爲文付之樵蘇旣而悔之雪客承先人遺
志重輯先生集而傳稍闕略且有虛列其名者予再過
龍江晤雪客於遙連之舊堂得重讀是傳而記以數言
夫烟雲木石非一定之情禽魚蟲獸悉冥頑無識然而

含黃把炭舛衣磅礴極天下賁侖之氣選蠕之狀悉見
之筆端而开手腕下何則其生全也先生以寫生之筆
使畫人各有以全其人生猶憶先生傳老蓮旣已徵事
及予復就予考晰以辨其實令片言所至畢睹其毛髮
而後已今予集亦傳蓮而當時報先生書具在也夫先
生之嘯枯吹匱何如哉乃先生已逝而親見先生寫生
者終不得寫先生生如先生之寫畫人則其撫遺文而
泣然者也西河毛甡拜手謹題

庚戌之春先大夫既盡焚生平著作之書見棄後

不

孝浚等

復收合梓之維其中尚有未備然大半皆追

憶平日面訂者未敢以意爲增減也至讀畫錄一編
則先大夫所未付之丙丁而歸然獨存者憶先大夫
嗜畫三十年集海內名筆千百紙裝成卷冊每出載
以自隨督綽江南時乘一艇按部錫峯虎阜廣陵瀨
水間輒自展玩所見佳山水有髣髴圖畫中者益復
欣然自得因憶某幅出某君筆某君家世里第及與
所訂交爲先大夫染翰之時之地旁及韻言品藻一

軼事一雅謔俯仰今昔不去於懷輒隨所觸會筆之於篇久之稍稍成帙其間未及涉筆尙十之六七焉雖生平所極賞譽時時曜就之者亦或且置姑俟之徐徐云以其闕而未備猝不成書雜亂紙破硯中故未燼之一炬耳而

後等

於手跡旣湮之後從敝篋中

收拾遺編乃獲登茲一帙不禁悽愴泣下曰思其飲食思其嗜好彼何人哉聞之善事先者栢棬小物猶以手澤之存而不忘慎守矧先大夫性情所託者乎於是舉而謀之梓或曰闕而未備矣梓之母乃啟人

遺憾乎曰古之高人畸士姓名不傳於世行事不著於時者豈少也哉傳其所及傳而其所不及傳者大略可想焉則予先大夫之傳畫人也安在不傳盡天下古今之真畫人也耶

時

康熙十二年重午後十日不孝男在浚記於梨莊廬舍

志強士二公武志士三

德

古今之通人出

學可勝計明平矣大夫之稱進人出

然即達達也出於斯其出也勝而此道不其

出於古之通人出士故余不勝然世

讀畫錄卷一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李君實

李君實太僕日華一字九疑別字竹懶予向未見先生
畫讀先生恬致堂集紫桃軒雜綴及畫勝始知先生精
繪事遍覓其手跡不可得後見先生與董獻可札子云
頃在貢院中偷讀古人書意味浹心有欲起舞者大都
古人不可及處全在靈明灑脫不掛一絲而義理融通
備有萬妙斷斷非塵襟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

吾輩學問富一意以充拓心胸爲主極服先生議論愈
思見先生筆墨後在都門北海孫夫子以先生畫帙一
冊見貽已浙游又得先生數幅先生畫以意少變北苑
而其源則實出巨然僧梅道人蒼鬱秀潤併極出藍之
妙至於題畫諸詩諸跋一語兩語皆妙極形容坡公之
後未易得其匹也而最愛其題畫諸絕一絕有一幅佳
畫有三數幅佳畫擇其最愜鄙衷者錄于後題畫霜落蒹
葭水國寒浪花雲影上漁竿畫成未擬將人去茶熟香
溫且自看爲王章甫畫黃葉陂深隱釣舟蓼花瑟瑟水悠悠

鷓鴣睡熟漁翁醉偷取瀟湘一段秋

寒江待別圖

雲去蘭亭

雁影孤凍痕淅淅上蘼蕪噓呵滴得梅梢雪爲寫江干

待別圖

題畫與曹允大

黃石堆牆竹埽雲澗流花落去紛紛讀

書聲到樵人耳樹擁峰迴又不聞

題畫小卷

江上孤吟欲暮

天一舟橫渡草芊芊柳花飛盡黃鸝啞只好低頭聽杜

鵲

題畫與沈子廣

烟中浦潑出復沒霜外柳枝疎又斜秋色不

禁初到眼偶因洗硯立平沙

題畫高孟奕扇

卜築新開水竹扉

日斜烟樹望成圍數聲柔櫓蒼茫外多是尋僧訪鶴歸

題陸間田扇

石田茅屋入雲峰一帶清溪潑玉龍隱者近從

王屋至天壇移得小虬松

題畫蠶紙與張霄函

雪後茅堂護曉寒

酒餘呵筆佐清歡不須更簇閒花草凍柳梢雲已耐看

題畫與

沈子廣

雨寒松閣恣高眠夢入金庭陟紫烟七十二峰

多忘却聽泉剛記到開先

題畫與沈子廣

帳掛元綃烟霧冥簾

波撼撼水涵星碧雲不動高天迥夢遶廬山九疊屏

與沈

翠水論繪事因

題所畫便面

烟沙漠漠夕陽餘野樹酣霜水溜渠何

處秋光閒入夢琵琶亭子對匡廬

畫沈明九扇

秋林薄處見

山巔霜樾烟柯指顧便小作沙坳容野艇空明畱與白

鷗天

白描梨花

雨香雲淡月霏微薄薄鉛華淺碧衣却似道

山春宴罷水晶簾下拜安妃

小
幅
與
焦
逸

山亭放眼入遙天

疊疊春沙萬井烟鬪草踏青兒女事且教畱住賣花船

題
畫

霜柯霧樾骨寒流上有高人讀易樓釣處每教雲

氣掩不令聲跡認羊裘

題
畫
褚
絹
小
幅

柳淡波寒春事遲雨晴

剛得曬鷗鷁社同故作閒風調醉手離岐顫釣絲

甲
子
二
月

訪陳眉公先生柳上阻風朱涇寫風雨維舟卷

江店酒香花正穠午潮初上碧

連空蓬籠暫掩蕭蕭雨柳外晴霞一縷紅

乙
丑
三
月
三
日
北
上
伯
遠

送余至京日舟中無事爲寫小景

雲林興寄轉高孤老木虛亭傍太湖

曠朗不容塵隔斷一痕山影淡如無

溪
山
入
夢
圖
卷
倣
大
癡

釣罷

輕舠且蕩烟遠山遮盡近畱巔不須更怯答簪雨江樹
低梢好繫船後之人慕先生不得見先生筆墨者讀諸
絕句先生之畫滿四壁矣

董文敏

錢虞山嘗言董文敏最矜慎其筆墨有請乞者多倩他
人代之或點染已就僮僕以贗筆相易亦欣然爲題署
都不之計家多侍姬各具絹素索畫稍倦則謠詠繼之
購其真蹟者得之閨房爲多冊中數幅皆其極得意筆
山陰祁止祥題石洞生雲根觸膚雲自至壁壘雄怒飛

只作等閒事孫阿漚題元人評高彥敬在子久山樵之
上豈非以氣韻勝哉元宰先生一筆一墨真足度世神
品不如逸品于此益信倪闇公題每歎世人輒學倪迂
不知引鏡自窺何以爲貌雲間先生嘗云不讀書人不
足與言畫夫豈欺我

吳梅村

吳祭酒偉業字駿公晚號梅村不多爲畫然能萃諸家
之長而運以己意故落筆無不可傳者北海孫寶仍題
曰吾師風流文彩照映海內其秀如廬岳千尋其遠如

蜀江萬里閱此一往如侍顏色毛卓人題婁江秋雨聽潺湲東澗西田自往還此中招隱無人到叢桂風生月滿山楊大鶴題野橋流水樹深深獨看雲峰曳杖尋忽聽上方鐘磬落空山何處有知音

葛震父

葛震父一龍洞庭人久客秣陵晚得一官不能行其志棄去仍歸秣陵行書妙極一時臨池之餘偶及繪事寫生酷似白石翁有十集詩行于世家故不貧散金結客晚年金盡好客猶不已常于滁陽道上值二三故人北

還欲有以贈之顧囊中無一有也乃一一書借券付之
約曰他日相過當一一償此但希免子錢耳時人笑之
然頗有哀其志高其義者震父與大梁林宗張先生侯
官能始曹先生善皆年七十三沒余集三先生手蹟都
爲一卷顏曰三十三先生手蹟寶藏之

趙文度

趙文度名左華亭人與董文敏同郡同時筆墨亦相類
世人謂開松江派者首爲屈指然無筆不自古人中出
非時輩可及也吳梅村題云梅道人有此圖峰巒險絕

人物叢萃爲收藏家所賞此幅蕭疎見長散乘小果自足證道不必學如來面孔也周廣菴題翠帚春風想見張緒當年元微之云流傳畫師輩奇態盡埋沒頑榦纖枝爲近人埋沒不少方敦四一絕云雙樹孤舟靜山空鳥不喧爲詢垂釣叟曾否是桃源

李長蘅

李長蘅流芳嘉定孝廉與婁子柔唐叔達程孟陽同以品行詩文重于時世所稱爲嘉定四先生者是也長蘅與孟陽皆工畫長蘅常語子柔云精舍輕舟晴窗淨几

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子柔笑曰吾却
有二快兼看兄與孟陽耳在都門孫伯觀雞樹館遇曲
中一姬度曲公心賞之作一畫相贈姬攜回張室中海
內文人游都門者無不往觀姬遂成名王西樵題長蘅
小幅云壓雲突兀一峰蒼石路寒松共渺茫莫怪丹青
足詩意詞人解識李流芳方田伯題幾家茅屋翠微橫
石壁疎林無限情絕少人行向山峪儼然古剎有鐘聲
談長益曰長蘅僅一北上遂謝公車往來湖山謂可終
老不意遽返道山每邁遺墨想見其人

姜周臣

姜封翁周臣思周錢塘人抱瑰異才入京師無所遇縱於酒縱於畫山水花卉皆多奇致醉後逞筆尤英英自異也人索其畫者不恆得或怒詈人曰若輩安足知余畫顧酒錢乏則又急作一二幅與裝潢人郭華陽郭則跪進酒資酒資既足復傲睨不肯爲人作或怒詈人如故以故其畫益貴重至其子真源公以進士爲名侍御公之畫益不可得見矣公豁達不羈好雅謔常於筵間命人演劇至相關處輒嗚嗚泣數行下座客詢之曰少

年鄙高冠理學不足語與一二同人間復登塲今老矣
幾日春風遂非年少聲音易觸徒羨他人乃知髀骨之
痛唾壺之歎了不異人耳聞者羨其達

陳旻昭

陳旻昭侍御一字涉江法名道昕江寧人性豪爽事親
孝交遊廣詩文古崛精繪事爲諸生時極爲余鄉鄭潛
菴撫軍所知長齋繡佛以報恩三藏僧舍爲家非大故
弗歸諸衲子爲修羅屈抑者輒白公直之公護法亦如
護己腦目癸未成進士登第後門無懸額第無杆旗堂

無優伶室無妾媵旣斷葷血未嘗以衆生肉食客餉客
余嘗曰涉江淨人故多淨筆每覽其畫輒引人坐清淨
地涉江作畫不名一家畫成必自題其上雖三數語亦
成一佳文長篇勿論矣張稚恭曰東坡論畫謂筆略到
而意已俱觀涉江畫卽筆不到處意已先矣涉江著作
甚多皆零星未及鈔訂同里錢季水藏之又秋粕五七
言詩四百首亦未刻余獨不喜其梅花詩而時人乃競
和之涉江一切都捐獨於古小小玩弄物不能忘情不
肉食不飲酒而見客飲雖終夜不厭倦酒間時出滑稽

語使人絕倒家大人與涉江善嘗云於岑寂無聊中時憶此老妙舌

魏考叔

魏考叔之璜工山水可稱能品老年筆尤蒼勁顧文莊稱其筆法秀美姿顏媚弱有不勝羅綺之態殊不然也淡墨花卉頗有天然之致此則可據勝場矣余猶及交公蒼顏修髯似深山老煉士望之使人肅然起敬少孤貧匿影閉門日事盤礴天性孝友養老親撫諸弟皆取給於十指不肯干人當時畱都士宦比於北往來舟騎

尤夥募考叔者無不造其廬考叔一無所報謝惟招之
飲則往清言獻酬坐無考叔弗樂也年近八十卒於秦
淮水閣冊中皆七十餘外爲予作以余喜其花卉故較
山水爲多考叔行書撫聖教序楷倣歐率更別有卷軸
公詩如問朗公病短榻延朝夕孤燈伴死生贈友載見
一回老相逢各盡歡皆爲人傳誦云考叔尊人堯臣亦
工畫尤精人物神像今天界殿後壁洞神宮斗母殿壁
尙是其手筆見者謂非近今所能辦考叔周晬日其尊
人臂之嬉有叩戶者趨應之則吳門友人寄畫筆至考

叔手之堅不捨尊人歎曰又一畫工矣奈何

魏和叔

魏和叔之克考叔弟更名克亦工山水寫水仙則妙極
今古子百雉都與子爲文字交嘔心爲舉子業卒不博
一青衿弟叔夜名珠亦有聲菽苑不得志塲屋僅博一
貢皆鬱鬱死

鄒滿字

鄒滿字典吳縣人客遊金陵遂家焉君畫筆意高秀絕
去甜俗一派故足俯視餘子家貧能自行其志嘗以除

夕視餅粟餘升許復覓楮數枝爲二親一日供凌晨
出郭外登雨花臺高歌竟日逮暮而返居平客至脫冠
自汲以供茗椀所居東園水濱友人胡念約爲構小閣
顏曰節霞賦白日掩荆扉以見志不妄就人所往還葛
霞甫一龍顧與治夢游劉今度象先程望尼希孔數人
而已與子從兄敏求比屋居余又交其子喆故余得其
山水寫生大小幅獨夥

鄒方魯

滿字仲子喆字方魯畫宗其父圖松尤奇秀守節霞閣

敬事父友謹慎保其家予北還贈以詩板橋花隙種桑
麻織屨先生恹憊家只識前修真寂寞應知後美賤繁
華關心明月人千里過眼烟雲畫一义肯羨東鄰釜底
熱寒門久已節松霞母沒能盡禮會葬多名士

朱翰之

七處和尚卽朱翰之睿警也以畫名江南者六十年秣
陵畫先惟知魏考叔兄弟翰之出而稜陵之畫一變士
夫衲子無不宗之晚乃削髮從苾蒭遊自名七處人稱
之曰七師數椽南郭外蕭然瓢笠不肯輕爲人落筆但

數過諸蘭若衲子有求必應冊中皆當時在維揚爲子
作者其在高座寺作者則絕筆也方與三曰凡作詩文
字畫須楮墨之外別有生趣迎人令閱者目動心搖始
稱快筆然又非狐媚取悅須極蒼古之中寓以秀好極
點染處見其清空始稱合作七師畫吾無間然子常曰
每展七師畫覺一冷面老瞿曇立於吾前師望入始寂
去沒後片紙尺素人皆以多金購之並南郭諸衲子所
有皆爲人索取殆盡近則贗筆紛出矣子知鄮

朱知鄮

朱知鄆字思遠翰之先生子也幼與陸可三魏百雉汪子白羅星子高康生子從兄敏求及余爲同硯友思遠才獨傑出頗有文譽晚乃棄去諸生工畫力學爲詩畫與尊甫並有聲詩頗奇鑿予常詢翰之先生畫於君君曰家公筆下只是打發得開余曰打發得開何足云君曰君到打發不開處始思吾言世間生死大事以及文章經濟到絕頂處只是打發得開耳君謂有他異耶子甚旨其言君自北回佚馬傷足不良於行攜妻子入溧水山中或名璆或名遠或字遠公窮甚衆悲其志偶入

城病卒於承恩僧舍中友人殮之詩數卷板行與未鐫各半其子藏於家子亦能畫近聞人魏惟度刻詩持不知何從得思遠作極賞之自云恨不見其人亦思遠沒後知己也惟度集中稱遠公余仍作思遠廿年來屈指同人惟星子康生與余存耳追念宿昔之交故不忍從其晚更之字云

陳章侯

陳章侯洪綬字老遲亦字老蓮其稱悔遲則甲申後也方伯公之中子章侯畫得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昔人

云前身應畫師若章侯者前身蓋大覺金仙曾何畫師
足云乎人但知其工人物不知其山水之精妙人但訝
其怪誕不知其筆筆皆有來歷有過平陽水陸社見吳
道子真蹟數十幅歸謂人曰人言章侯杜撰今乃知道
子預倣章侯豈道子亦杜撰耶家大人官暨陽時得交
章侯數同遊五洩余時方十三齡卽得以筆墨定交辛
巳余謁選再見於都門同金道隱伍鐵山諸君子結詩
社章侯謬好余詩遂成莫逆交余方赴灘章侯遽作歸
去圖相贈可識其曠懷矣後十餘年再見湖上冊中所

存皆在孤山小閣中爲予作者章侯兒時學畫便不規
規形似渡江楊杭州府學龍眠七十二賢石刻閉戶摹
十日盡得之出示人曰何若曰似矣則喜又摹十日出
示人曰何若曰勿似也則更喜益數摹而變其法易圓
以方易整以散人勿得辨也初畫楚辭像刻于山陰再
刻水滸牌行世及崇禎間召入爲舍人使臨厯代帝王
圖像因得縱觀大內畫畫乃益進故晚年畫博古牌畧
示其意章侯性誕僻好遊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
喜爲貧不得志人作畫周其乏凡貧士藉其生者數十

百家若豪貴有勢力者索之雖千金不爲搦筆也一齷齪顯者誘之入舟云將鑒定宋元人筆墨舟旣發乃出絹素強之畫章侯科頭裸體謾罵不絕顯者不聽遂欲自沉於水顯者拂然乃自先去浼他人代求之終一筆不施也以此多爲人詬厲年五十六卒於山陰存詩一帙余爲藏之後以歸其子曹秋岳曰老蓮道友布墨有法世人往往怪之彼方坐臥古人豈顧餘子好惡程翼蒼曰老蓮人物深得古法不意山水亭榭蒼老潤潔亦復不讓古人方與三曰北宋閻次平南宋張敦禮徐改

之專借荆關而入自脫北僮躁氣然設境未能如老蓮之高曠楊猶龍曰子辛卯于役入閩定交櫟園酒闌燈炮抵掌天下人物未嘗不首推章侯也歸而索晤於錢塘握手歡然不似初相識者爲予作畫數幅高古奇駭俱非耳目近玩珍藏篋笥庶幾此遊不虛笑當年陸賈徒囊中千金耳何期神物秘惜世無桓宣武竟爲盜資可勝歎哉黃仲霖曰予以癸未別章侯於燕明年從金道隱郵筒得章侯書併書畫扇意存諄戒惟此老自無雷同語耳己丑過虎林從南生魯署見章侯爲作寫生

圖數十種雄奇凸凹子謂吾黨當爲老遲惜此腕不令
復作若令復作者恐遭龍雷鬼物收攝又明年櫟園出
畫冊四部示余余見章侯畫益夥如見章侯蓬首赤體
右手持酒杯左手抓頭足之垢擷口張目談天下古今
事此而不遭龍雷收攝也者當有神氣元命護持之子
薄命人章侯一點一畫俱歷兵火不復僅存異日不向
生魯乞圖卽向櫟園乞冊耳章侯爲諸君子所歎如此

惲道生

惲道生向後更字香山香山爲高材生治詩以制義名

世晚乃棄去獨工畫高自位置耻與平流伍常以十幅贈余傲然曰今人畫特描金匠耳又常題畫貽余曰逸品之畫筆似近而遠愈甚似無而有愈甚其嫩處如金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爲俗人道也晚年尤縱橫如意妙極自然蓋其往來齊魯間最久嘗登泰岱得山水雄渾之趣故其落筆非凡近可擬王于一曰香山如老將橫刀砍陣筆墨所到山不暇樹雲不暇懶沈啟南後一人也然頗爲俗筆所詆良由胸中多數行書少輕媚習氣耳詩文皆然豈獨畫哉余在青齊得其三四巨幅

是最得意筆著畫旨四卷張爾唯太守屬孫阿漚序而梓之香山去世棗梨遂不可問

邵僧彌

邵僧彌姑蘇人性孤癖詩畫極爲吳人所重隱於瓜疇自號瓜疇老人張瑤星遺題秋水圖云蒹葭秋水一船移自對空江玉笛吹好景見前誰寫得月痕猶識邵僧彌又爲余作結茅圖季介菴止題曰山深木性枯於石竹引泉聲冷到扉此中人知非附熱者李劬菴念慈題蕭疎岑寂無處落些子喧熱而生氣殊王坐此中者當

得靜悟許有介友題江舟燈火之間得觀此幀卽欲置
身其間紀伯紫曰吾猶及見僧彌伸紙用筆蓋惜墨如
金者朱近修題一幀危峯密樹隱花宮驢背秋風獨聽
鐘一自乾坤兵革後丹青畱得六朝松梅杓司題陰森
古樹能藏寺厯亂奇峯欲插天獨客騎驢知賞咏想應
胸次得蕭然曹顧菴曰僧彌爲吳中高士窮約而死已
二十餘年梅村先生爲誌其墓今觀其筆墨間多有寒
氣宜其貧而天歟

鄒衣白

鄒衣白先生畫法全撫子久晚年應酬之筆皆出捉刀人惟有阿誰章者爲其得意筆先生收藏宋元名蹟最富故其落筆無一毫近人習氣晉陵吳問卿家藏子久富春山圖長卷爲子久生平第一畫先生極愛之比之右軍蘭亭屢欲求售不可得時時借觀每一過目輒題其後後問卿歿欲以此圖爲殉病篤時投之火中旋卽暈憤其子急以他卷易之已焚前一段矣其子卽攜致先生高索千金時先生方困乏無力售之把對浩歎復題數百言于後以紀其事悒悒者月餘其嗜古之癖如

此宜乎其畫超凡入聖也先生小幅更難得予所得亦不過數幅張瑤星題云衣白先生畫多寥寥數筆不求工好而爽氣逼人自有生趣此幅巖壑深秀屋宇錯落橋磴參差於六法中無不具備文心之不可測如此李屺瞻題隱深峭拔簡潔孤秀畫家懸腕中鋒而無荒雜枯寒之病者近代僅覩先生風格性情畢見是幅鄒程村題先伯大父中丞生平筆墨矜重不輕爲人作畫或有偶落數筆爲門下生所足成者亦稱善本今人悉目疎曠厯落者爲真蹟謨家有其爲先大父中憲公所繪

數幘又極曲折細潤知爲晚年得意筆似未可一例觀也王阮亭一絕云雲嵐半幅落人間衣白山人去不還卻憶題詩東礪老夕陽粉本出關山其爲時流傾倒如此

祁止祥

祁止祥身佳山陰人行五世培中丞之從兄予同門文載之胞兄也丁卯舉於鄉數入春明不得志常自爲新劇按紅牙教諸童子或自度曲或令客度曲自倚洞簫和之借以抒其憤鬱甲午冬送予北上過金陵畱予家

一月至維揚始返舟中爲予作山水花卉四十葉又別
爲數小葉畱一詩別余曹顧菴曰止祥書不在董文敏
右畫則入荆關之室詩文填詞皆有致能歌能奕能圖
章以至擲錢蹴鞠之戲無不各盡其致以名孝廉隱於
梅市蓋異人也

讀書錄卷一

終

番禺孟鴻光校

讀畫錄卷二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翁壽如

翁壽如陵閩之建寧人工畫能詩小楷圖章分書皆有意致飲稱大戶滿面酒痕然卽甚醉亦無少酒態人暱就之每置酒高會無壽如弗歡也君畫初多閩氣遊秣陵從程端伯少司空遊畫乃一變已又移家公路浦時彭城萬年少孝廉亦移此晨夕過從畫又一變壽如畫屢變遂臻極境江以南翁然稱翁陵翁陵云娶小妻將

言事錄卷十
終於淮上已忽思歸攜家從陳階六使君返及歸而廬舍不存親弗死亡殆盡復淒然欲還公路浦江南酒伴亦恆望其來然老矣又空囊不能出戶也

姚簡叔

姚簡叔允在山陰人常流寓秦淮簡叔作畫一洗浙習盡萃諸家之長而出以秀韻然每見能令人靜穆不似近人但以浮豔悅人耳目也予從胡念約得其小冊十二幅皆自江南入北地紀所見名勝幅幅皆有意致王貽上使君最愛其秦淮一幀題云予在白門作秦淮絕

句二十章汪比部琬謂可作秦淮竹枝詞又有句云朱
樓映水皆成綺綠柳垂條漸拂波披此如覩昔遊又題
予最愛程孟陽詩最憶西風長板橋笛牀禪閣雨蕭蕭
而今畫裏猶知處一抹寒烟似六朝旣錄鄙作因并書
之陳其年維崧題紅板橋東白石祠烏衣巷口綠楊枝
誰人重寫臺城景愁殺多情老畫師予與胡元潤入閘
舟中同披此圖感當時之盛得四律王勝時謂當書此
後因書之紅兒家住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
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湘簾緩翠幔歌

輕紈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簫聲只在板橋西二曲曲
銀河蕩晚霞闌叢玉瑟間琵琶暗潮夜濕依欄石細雨
朝開隔岸花菡萏無心臨翠蓋芙蓉有意映窗紗雲鬢
月底渾難盡更向垂楊密處遮三不分合歡夜不開吹
笙無力自徘徊鐘聲漸遠隨波去花氣將眠過渡來曲
曲鴛鴦流豔夢垂垂楊柳綰深杯一生明月秦淮好過
眼烟雲第幾回四拂水藏鴉弱自持輕寒簾外影離離
風吹香動花無骨露逼歌清月有絲漁笛暗隨紅雨落
酒鑪閒受綠陰支鍾山松老雲霞漫近日金陵客不宜

簡叔在日自矜其筆墨不多爲人作常遊子鄉久畱雪苑子訪之侯氏昆季不能得人有持多金往山陰購之者亦不能得其一水一石

程孟陽

程孟陽歙人移家嘉定與婁子柔唐叔達李長蘅善謝象三爲刻嘉定四先生集孟陽浪淘集松圓閣詩極爲董文敏推重畫不多見余僅得其數筆並冊中一二幅而已文敏題孟陽最矜重其畫不輕爲點染此幅真吉光片羽人間不多見也近有吳中畫家僞作孟陽一冊

屬余題識予面斥之不懌而出今爲櫟園題此幅孟陽
當爲默舉矣曹顧菴題僕年二十四五時尙得見孟陽
先生深靜枯淡如深山學道人頗相期待比以管樂今
暮齒年五十病苦憂患無所成就有愧先生多矣喬松
古藤之下恍然見之不減在彷彿華林時握麈支頤也
王貽上曰松圓詩往往有畫想觀此乃如見其詩

胡長白

胡長白宗仁一字彭舉上元人畫自文五峯伯仁來晚
出入王叔明黃子久二家其筆意古質頗有五代以前

氣象貌傲岸高蹈絕俗晚年衲衣挂杖反手徐步修髯
從風見者目爲神仙中人八分書學禮器碑無一點俗
態工詩本富家子老而食貧不謁時貴時人重之長白
畫所傳最少余與其姪元潤交廿年冊中僅得其二幅
當時矜貴可知矣長白與伯敬札子云公詢寒門諸子
弟敬以名字相聞弟宗信字可復以字行世所稱雪村
者名宗智耀昆起昆僕之子玉昆士昆雪村子也皆學
畫華門畫掩茗椀爐香間閣筆盈案妄擬堆笏滿牀昔
人一門五貴七葉蟬聯想如是耶公聞之得無噴飯觀

此札可想見其家庭之樂君詩二千餘首極爲竟陵所
賞如花落竹堂靜烟消石屋空殘月半窗白寒星徹夜
疎一水帶寒月孤村幕夕烟貧惟尊酒在詩豈衆人傳
渚雲乍去猶拖水山月初生不過林人從淺水過路向
半山通岸楓紅隱寺湖水碧連山皆詩中畫也惜無力
板行相傳長白家武學右袁府巷偶鋤園地鏗然有聲
見一研山其下長可尺許高數寸峯巒峭崿森秀紋如
胡桃色黝然真几案間佳物也長白以形類九華因名
小九華自爲記佳物固爲高士出哉

胡元潤

李君實嘗言作畫惟空境最難以余所見善於用空者其惟胡三褐公歟褐公一字元潤卽長白之猶子玉昆也君性孤僻作畫如之用筆設色好作縹緲虛無態故咫尺間覺千萬里爲遙余蓄畫冊自君始入手使得摩尼珠散瓊碎璧不足辱我目矣予識君緣方密之密之辛巳冬偕君過濰密之南去君獨畱後此數與往返患難中時復相從故余存君畫最多爲君賦詩亦獨多長歌外盡錄於畫冊上報君藍縷華路之功也

汀署聽雨有懷胡三

元潤時元潤
寓子省署

孤燭全無寐雨聲入夜驕旅愁增老病鄉

夢隔雲霄別去踪無定同來信亦遙終宵難更聽不悔

種甘蕉

送元潤
返白門

頗欲畱君住能還亦我私慮親開遠信

仗友飾歸辭疲硯分燈倦勞魚任字遲秦淮春信好弱

柳綠絲絲

又

度嶺時無幾言歸每謂遲悲子連歲住更

切老親思劬客迷勞劍殘書借倦卮煩君安我友瘴濕

漸相宜

雪舫送
元潤

小閣傳知載荒園學種瓜貧能堅旅骨

交足世寒家入夢三眠柳移情六出花何時芳草岸相

對數歸鴉

夢至元潤家
見所餞菊

只似曾過境柴桑處士居人皆

漢魏上花亦義熙餘質朴無繁卉蕭條伴野蔬此中真

自好肯更憶吾廬

又

東籬一二畝約畧早秋時微雨侵

花檻寒風吹酒卮主人欲採贈坐客解吟詩將去頻相

挽殷勤有後期

又

訝予猶未返遠道亦能來自謂初能

遂因君晚更開渾忘新雨雪苦憶舊莓苔頓首加餐飯

家園努力回

又

亦有生平約烟雲逐處遮平林霜後路

一月眼中花枝較看時勁葉從何日加踉蹌輕別去城

上噪寒鴉

雲門

送元潤

劣前君能到雲門得暫停鬚眉空似

雪踪跡尙如萍冷署三竿臥遙山九點青畱人不肯住

修竹雨冥冥

又

論交真耐久幾日盡成衰雪後同過嶺

潮平自渡灘閒身能去住老筆更紛披所歎稱君友惟

工送別詩

送元潤返白門

與君同住古青溪五度燕山並馬蹄

垂老措身知坎窞生還藉爾作端倪清尊變變春雲亂

碧樹參差夕照低回首廿年霜雪路全交只剩數行啼

初聞徙塞外

信寄元潤

柴車毳帳擁風霾區脫天高孰與偕一帶

黃雲連城堡半生明月夢秦淮書殘尙冀同心續骨老

憑教絕塞埋消息從今難更達深卮北向重君懷

又己

荷殊恩放逐臣枉君江上待垂綸荷衣蕙帶青門客蓆

帽柳瓢紫寒人孤雁欲銜霜後葉哀筇不吹戍前春桃
花艷勒宵征馬莫道遼陽信未真與元潤君家兄弟予兄
弟二十年前訂古交眼底何人爲續客林中許我結重
茅長貧只合終身醉漸老猶慚百念淆莫憶燕齊閩越
路門前芳草費推敲後人讀諸詩可以知予之與元潤
矣

程正揆

程正揆字端伯別號青溪道人書法師李北海而丰韻
蕭然不爲所縛嘗欲作臥遊圖五百卷十年前予已見

其三百幅矣或數丈許或數尺許繁簡濃淡各極其致
然矜貴不肯輕以與人惟于石和尚無所恡耳查二瞻
題云昔人論書云旣得平正須追奇險青溪先生今之
所書名家也書畫無二致詎不聞然張瑤星題云長康
右丞諸公皆以士夫作畫故皆能造入神妙宋時畫學
猶分士流雜流俱令治大小經仍讀說文爾雅方言釋
名等書宜其下筆不苟也子畏學畫於東邨而勝東邨
直是胸中多數百卷書耳此事固當讓青溪獨步矣

釋無可

無可大師子庚辰同榜方密之也公名以智幼稟異慧
生名門少年舉進士自詩文詞曲聲歌書畫雙鉤填白
五木六博以及吹簫撾鼓優俳平話之技無不極其精
妙三十歲前極備繁華甲乙後薙髮受具耽嗜枯寂麤
衣糲食有貧士所不能堪者於是謝絕一切惟意興所
至或詩或畫偶一爲之然多作禪語自喻而已不期人
解也施尙白云予昔同無道人自蒼梧抵廬山見其乘
輿作畫多用秃筆不求甚似嘗戲示人曰若猜此何物
此正無道人得無處也拈此二則則道人之禪機畫亦

露一斑矣

石谿和尚

石谿和尚名髡殘一字介邱楚之武陵人幼而失恃便思出家一日其弟爲置氊巾禦寒公取戴于首覽鏡數四忽舉剪碎之并剪其髮出門徑去投龍三三家菴中旋歷諸方參訪得悟後來金陵受衣鉢於浪丈人丈人深器之以爲其慧解處莫能及也公品行筆墨俱高出人一頭地所與交者遺逸數輩而已繪事高明然不輕爲人作雖奉以兼金求其一筆不可得也至所欲與卽

不請亦以持贈子從瑤星張子與交因乞作冊子數幅
公欣然命筆自題云殘山剩水是我道人家些子活計
今被櫟園老子奪角爭先老僧祇得分爐頭半箇芋子
且道那半箇嚮他日覲面再與一頓方邵村題其畫云
曲曲村墟歷歷真長鏡不共短筇論非關筆墨多殘漏
老衲山樵自隱身瑤星云舉天下言詩幾人發自性靈
舉天下言畫幾人師諸天地舉天下言禪更幾人拋卻
故紙摸著自家鼻孔也介大師箇中龍象直踞祖席然
絕不作拈椎豎拂惡套偶然游戲濡吮輒擅第一此幅

自云效顰米家父子正恐米家父子有未到處所謂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耳

釋漸江

釋漸江歙人本江姓爲名諸生甲申後棄去爲僧喜倣雲林遂臻極境江南人以有無定雅俗如昔人之重雲林然咸謂得漸江足當雲林隱居齊雲不妄爲人作冊中二幅汪舟次索以相贈別有一二立幅則君以寄余者君未五十沒畫亦貴重其門徒贗作甚多然匡骨耳此直須另覓雲林矣

周靜香

周觀察靜香荃吳門人畫宗倪董大士相尤得古法李
次公題其畫云視荆關稍潤較董巨微枯此真不爲古
人所束縛者迂翁有云非王蒙輩所能夢見倪閻公曰
每歎古人用筆之際運其神氣於人所不能見之地故
人莫能及美人之光可以養目觀靜香畫亦然靜香常
倣元人作絕交圖蓋別有所感云葛雲芝題曰忽聞車
馬來俗務敗人意相望了不關曠然隔天地程幼洪和
之劉峻廣絕交此論洽人意金盡試求交踟天而踏地

靜香罷青州政歸長齋閉戶罕與人接余過吳門靜香以札招余曰僕所居園雖無奇觀然是顧青霞宿構頗爲閒嬾客所稱石不奇映以老梅頗有致樹不多參錯以石頗有映帶池不廣然垂柳拂之頗如穀室不甚幽然不燥不濕頗可坐臥室中所懸畫雖太舊然是李營邱手蹟董文敏三過而三跋之頗爲識者所賞酒不甚清然是三年宿醞多飲頗不使唇裂主人雖老然不憊頗能盡日奉客歡櫟園以公事至雖忙然頗可偷半息暇一徘徊樹石間看舊人畫聽老夫娓娓述吳中逸事

以佐飲天下無不忙者況服官然天下事亦忙不得許多且過我飲爲是讀此札可想見此老胸次

王石谷

王石谷翬常熟人自號烏目山人少從王烟客太常遊太常精于繪事且收藏古蹟最富石谷揣摹盡得其法倣臨宋元人無微不肖吳下人多倩其作裝潢爲僞以愚好古者雖老于鑒別亦不知爲近人筆予所見摹古者趙雪江與石谷兩人耳雪江太拘繩墨無自得之趣石谷天資高年力富下筆便可與古人齊驅百年以來

第一人也已酉顧予于白下時予已謝督精石谷寓續
燈菴爲予作大小十六幅老年患難頗藉以自遣石谷
苦心於此中二十餘年於予頗有知己之感自題其畫
與予云嗟乎畫道至今日而衰矣其衰也自晚近支派
之流弊起也陸張吳遠哉遠矣大小李以降洪谷右丞
逮於李范輩巨元四大家皆代有師承各標高譽未聞
衍其餘緒沿其波流如予久之蒼渾雲林之澹寂仲圭
之淵勁叔明之深秀雖同趨北苑而變化懸殊此所以
爲百世之宗而無弊也洎乎近世風趨益下習俗愈卑

而支派之說起文進小仙以來而浙派不可易矣文沈而後吳門之派興焉董文敏起一代之衰挾董巨之精後學風靡妄以雲間爲口實瑯琊太原兩王先生源本宋元媲美前哲遠邇爭相倣效而婁東之派又開其他旁流緒沫人自爲家者未易指數要之承訛藉舛風流都盡輦自齟時搦管矻矻窮年爲世俗流派拘牽無繇自拔大底右雲間者深譏浙派祖婁東者輒詆吳門臨穎茫然識微難洞已從師得指法復於東南收藏好事家縱攬右丞思訓荆董勝國諸賢上下千餘年名蹟數

十百種然後知畫理之精微畫學之博大如此而非區區一家一派之所能盡也由是潛神苦志靜以求之每下筆落墨輒思古人用心處沉精之久乃悟一點一拂皆有風韻一石一水皆有位置渲染有陰陽之辨傳色有今古之殊於是涵泳於心練之於手自喜不復爲流派所惑而稍稍可以自信矣先生爲藝林宗匠尤於繪事素所研精遂盡發二十年探求之業默取所見宋元諸蹟雜爲撫倣凡一十六幅彙成一冊并自述所歷甘苦與時俗宗趨之弊冀蒙教益益亦騏驥長鳴於伯樂

龍劍耀采於雷公士遇知己不能自護其短耳自敘若
此可知石谷之於畫矣予收合畫冊五十帙前後幾四
十年得石谷最晚而蒐羅之役亦畢於此庶可以壓多
寶船也王阮亭嘗題其畫云不必千金買范寬天機絕
處到應難太常無恙廉州在畱取三王畫苑看廉州元
照太守也其爲名流賞識如此

方邵村

方侍御邵村名亨咸坦菴太史仲子少年科第爲名執
法吏治文章之外精于八法旁及繪事早年不過遊戲

筆墨患難後自塞上歸一借不聿舒寫其抑鬱無聊之
氣故其畫更進海內士大夫以畫名家者程青溪顧見
山及侍御可稱鼎足然侍御足迹幾遍天下五嶽之外
如點蒼武夷羅浮之奇無不遍歷匡廬黃海又其庭戶
間物耳故其所見無非粉本不規規於古人此所以更
勝於古人也侍御從兄無可和尚爲予同譜兄弟兩家
患難中復與其弟與三結兒女姻故侍御甚愜予雖甚
愛重其筆墨而於予無吝也年來爲予作不下數十幅
嘗與予論畫云半千畫士士畫之論詳矣確不可易覺

謝赫畫品猶有漏焉但伸逸品於神品之上似尙未當
蓋神也者心手兩忘筆墨俱化氣韻規矩皆不可端倪
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謂大而不可知之謂神也逸者
軼也軼於尋常範圍之外如天馬行空不事羈絡爲也
亦自有堂構窈窕禪家所謂教外別傳又曰別峯相見
者也神品是如來地位能則辟支二乘果如兵法神品
是孫吳能則刁斗森嚴之程不識逸則解鞍縱臥之李
將軍能之至始神神非一端可執也是神品在能與逸
之上不可概論況可抑之哉半千之所謂神者抑能事

之純熟者乎總之繪事清事也韻事也胸中無幾卷書筆下有一點塵便窮年累歲刻畫鏤研終一匠作了何用乎此真賞者所以有雅俗之辨也豈士人之畫盡逸品哉我公精於讀畫者必不河漢子言

王子京

王子京使君遂蜀人不以畫名偶然落墨便有出塵之想丙戌與子同官江南爲予作一二小幅筆意在黃子久吳仲圭間袁荊州籀菴題云畫法卽書法所在畫至脫化譜格卽書家所謂離鈎也子京生處活處與作家

迴別張瑤星題云冉冉綠陰中位置層軒好松外亭空
天更空天濶孤亭小石壁絕躋攀明月聞長嘯壁後還
藏千萬峯峯際閒雲繞

姜綺季

綺季名廷幹山陰大宗伯子風流倜儻詩畫文章無不
登峯造極繪事山水外尤精寫生龔半千題其所臨崔
白花卉云綺季名家子所藏佳蹟甚富如崔白艾宣丁
貺之流皆極力摹寫非今人隨意所到不事章程也綺
季能世其家學可出而撒鹽和梅而故效兒女子施朱

調粉此非吾黨所能測也

龔半千

龔半千賢又名豈賢字野遺性孤癖與人落落難合其畫埽除蹊逕獨出幽異自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信不誣也程青溪論畫於近人少所許可獨題半千畫云畫有繁減乃論筆墨非論境界也北宋人千邱萬壑無一筆不減元人枯枝瘦石無一筆不繁通此解者其半千乎半千早年厭白門襍沓移家廣陵已復厭之仍返而結廬於清涼山下葺半畝園栽花種竹悠然自得足不

履市井惟與方龔山湯岩夫諸遺老過從甚歡筆墨之
暇賦詩自適詩又不肯苟作嘔心挾髓而後成惟恐一
字落人蹊逕酷嗜中晚唐詩蒐羅百餘家中多人未見
本曾刻廿家于廣陵惜乎無力全梓至今珍什笥中古
人慧命所係半干真中晚之功臣也予嘗過半畝園贈
以四律附錄之於世殊無事經年合閉門白衣鮮墨汁
烏几潤花痕亂竹三更雨空山半畝園畏人常屏跡感
激虎狼恩野老閒稱病柴門永日關殘苔生破屨修竹
蔽衰顏得酒看人醉成詩肯自刪夢中頻過爾風月有

無間萬累已全息荒園足自怡棋邊今態好酒外古心
危妙畫殊無意殘書若有思屑榆亦可飽努力莫言衰
彥遠今高士武林一畝田納君爲隱侶交我舊忘年僻
地誠難覓同心亦可憐懷人真隔世獨坐聽鳴泉彥遠
胡介與半千爲世外交隱虎林一畝田

讀畫錄卷二終

番禺孟鴻光校

讀畫錄卷三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黃濟叔

黃濟叔經別字山松書法圖章之外尤精繪事在若廬時惟日以篆籀詩詞自娛閒亦遊戲筆墨未知其如此之工也與予後先返江南顧子白下始放筆爲予作數小幅蒼古澹遠全倣黃吳未幾予赴青齊濟叔乃死於友人酒間展閱此冊爲之愴然黃俞邵題云長松落落來高士瀑布遙遙下遠岑想見吾宗黃叔度高寒命筆

此時心張瑤星題取境不高則雲霞之氣不鮮肆眺不
遠則林壑之懷不暢崇岡絕壁以謝煩喧曲徑平臺以
供嘯咏若有知者吾必過而問之予在邗上重見濟叔
贈之十絕句附錄之憶爾歸成我復東深卮望豈更相
同疎燈再翦秋花好却夢含毫板屋中驢背霜寒客路
艱年前此日見君還歸來不索荆關畫得看江南別後
山憑教荒憬永相望願始寧知有故鄉萬劫誰能除舊
態烟雲一見又商量不祭臯陶筆亦奇蒿牀薄醉墨淋
漓臨岐頗有荒唐話並擢江山撫大癡秫田菊徑久荒

蕪舊日籃輿近在無念爾箴子應有意倉皇急示五湖
圖好友能歸願未全支筇日夕望征鞭荒涼更莫圖關
塞爲報龍眠盡已還勞君北望盼飛鴻鳩杖重扶兩退
翁孺子相期胡不早圮橋更爲寫黃公夢外逢君淚漸
收依然明月舊邗溝當時莫道無歸思日勸黃癡寫釣
舟關前征鴈宵南來誰道窮邊是夜臺待得長征人到
後同君細細寫龍堆時開龍眠方公南還吮筆園牆雨雪霏烟巒
再展事依稀籬邊濁酒真相勸賴爾先還引我歸在雲
門聞濟叔卒哭之云物外能全棄老身萬竹叢濃看高

言言金卷三
下綠飽飯舊新紅大翮書猶在小山賦未終寧知江上
約一夕盡成空喜我更生返頻頻江上來烟雲紛老眼
雨雪動深杯海嶼書方寄泉臺客不同惟傳臨化去失
喜鼓于鬣君化去方飲酒觀伎自言死甚樂不足怖也

張爾唯

爾唯太守學曾又號約菴山陰人畫倣董北苑辛卯秋
爲予作數幅極爲程青溪所賞題云此道寥寥得其解
者唯約菴吾友差足與語不復多見矣是幅筆意從江
貫道來無可題雖有六法而寫意本無一法妙處無他

不落有無而已世之目匠筆者以其爲法所礙其目文
筆者則又爲無礙所礙此中關捩子原須一一透過然
後青山白雲得大自在一種蒼秀非人非天不然者境
界雖奇作家正未肯耳然亦不可執定一樣見識以印
板畫譜甲乙品題倘有碎須彌乾蓬萊底漢何妨更具
空中五色以粟米一毫畫盡千世古今耶曹秋岳題云
筆勢空蒼吐納北苑不作元人佻薄氣櫟公雖博賞諸
家終以爲正法眼藏吳梅村題請看韋白新詩句能作
蘇州刺史無爾唯名家老輩晚得吾鄉一郡論者并其

畫簪誓之卽此幅真迂倪畫脈蕭疎簡遠移入詩中可
入香山蘇州兩廡而見怪流俗殊可笑也

許有介

許友有介又名友眉字介壽閩之福州人玉豸先生子
也有介畫如其詩蒼楚有致無一毫烟火氣字畫詩酒
種種第一有介歿後指不能再屈矣好畫小竹倣管仲
姬柔枝嫩葉姿態橫生自鐫許友畫竹章每作竹卽用
之因子累至京師渡河而北不復畫竹忽放筆爲枯木
寒鴉蒼涼之態不可把視蓋無聊之氣一寄於此耳嘗

畫羣鴉寒話圖子爲作歌云許生崛強好畫竹整整斜
斜風肅肅向北忽不見此君一心惟愛寫枯木南司夜
夜北風多呼酒不來可奈何硯凍杯乾不肯睡秃筆閒
從冷炕呵呵筆搖搖拂敗紙童童偃蹇無樹理燈下微
窺龍虎姿離離欲死不成死雨鞭風撻老蛟饑左攫已
絕右拏離心憐欲益好顏色粉墨兩看無所施淺者屈
霜深屈雪白摧龍骨黑老鐵到底不能看作薪此公雖
苦有高節半夜俄聞烏亂啼啞啞軋軋明月低苑樹何
曾集冷翼不知飛向誰家棲許生見鴉長太息萬巢突

兀生胸臆鴉爾來前爾鵞前吾將巢子以奇墨我樹雖
枯得大年南枝不脆北枝堅關河雪冷謀且息暢飛暢
舞好更遷夜深鴉與羣鴉語上下四旁同一處嘈嘈切
切無畱言我歌爾和慎莫拒朝從昭陽殿裏來千門萬
戶一時開龔乎鼓之軒乎舞親見鄒衍吹律回鳩樂閒
房鵲笑大來遺我酒羣相賀吾徒豈不憶寒號枯枝得
坐且同坐楊柳藏身憶白門欲飛不飛憶黃昏此心流
水孤村外此地難言好久存葦屋風飄不成畫放筆與
鴉爲酸話不知幅間與樹間更殘月黑羣鴉拜許生畫

竹竹盡情許生畫鴉鴉有聲但是一點兩點墨何至遂
與羣鴉爭許生慎莫悲寒昀會使墨光有奇吐翮翮天
上鳳凰鳴日寫梧桐千萬樹

張大風

張大風風上元人家貧惟容膝地每天雨湫隘踣臥書
案上常累日嚴冬冰雪與鄰舍生談裸脰立或移漏刻
妻亡不再娶大風畫無所師授偶以己意爲之遂臻化
境瀟然澹遠幾無墨路可尋秣陵畫家掉臂孤行者大
風一人而已貌頗偉美髭髯望之似深山老煉士工圖

章詩賦少時爲諸生甲申後遂焚帖括衣短後佩蒯緱
走北都出盧龍王谷覽昌平天壽諸山所至公卿爭相
迎大風揮灑應之有中貴子招飲邀館幕中大風起立
瞪目不答酒罷引去一日興盡卽治裝衣舊衣騎驢而
歸性幽僻多寓僧寮道院不一省其家所爲詩若詞皆
秀警可誦與人處渾渾不露圭角畫尾署眞香佛空四
海或稱昇州道士病胃膈疾篤自題墓石小像卒壬寅
余自北回邀大風過高座寺相聚五六夕爲予作冊中
諸幅已又以小冊貽我未數月卽歸道山矣傷哉瑤星

日子仲大風死後入夢衣冠甚偉出袖中文屬余爲流通自云居天上爲散仙甚適新構小屋繪諸葛柴桑一像供其中仍以筆墨遊諸上真別語甚多異哉瑤星作詩紀夢詩錄於後與子稱同志天懷各暢然生當魏晉後詩續邨鄘前四海畱雙屐千秋共一肩雨花臺上月相與踏層烟一荷鍾來高座相從只比鄰地荒蘭蕙少年老弟兄親命酒聊驅俗寫山緣救貧前修凋喪後風雅藉斯人二忽漫歸城市憐予更索居幸畱肝膽在所惜往來疎每見僧求畫時從客借書何來摩詰病恐是

散花餘

三

竟爾謝人世殘陽隔暮烟星真應名士死不

媿前賢好友收遺帙塵踪失大年夜臺遇妻子慰藉識

衣牽

四

上界多官府輸君汗漫遊雲中新卜宅天上舊

埋憂筆鑄黃金像名鑄白玉樓英雄能辟穀應畫漢畱

侯

五

欲別還相送醒來霜氣清曉烟殘月影冷露遠鐘

聲遺藁當尋讀新詩誰主盟巫咸如夕降細與說陰晴

六

大風遺書有雙鏡菴詩上藥亭詩餘楞嚴綱領一門

反切病中付鄭汝器藏之一門反切法甚簡但用音和

一門使學者一調音韻便得可以不習等韻而人通韻

書是大風生平最得意著述丁未秋汝器出其藏藁欲共徐起渭開呂之詩同梓之杜蒼略爲傳會汝器爲一令累又不果梓後爲一友攜去遂失其半至今惜之

程穆倩

程穆倩邃自號垢道人新安人家廣陵楊孟載評黃子久畫如老將用兵不立隊伍而頤指氣使無不如意近人惟道人能之道人詩字圖章頭頭第一獨於畫深自斂晦惟予能知其妙道人亦自喜爲予作嘗自題其畫云余生平有媿癖方今海內宗工林林焉不敢仰視其

幟於時家孝感侍郎張涇陽大行登峯造極十數年雄
絕今古余遂一意藏拙矣周夫子納瓦礫于珠玉之側
爲之汗下不已倪閣公題不見穆倩久每誦其風雨出
郭篇曰焦飯空懷哺奇溫竟御綿除夕書壁詩曰帝王
輕過眼宇宙是何鄉以爲胸懷結曲不減少陵閱此幅
又置我於千巖萬壑中矣吳六益題昔人夢蛟蛇糾結
便工草書此幅尙復有夢耶何以神行其間也沈朗倩
一絕老筆含蒼秀遊神董巨間故人詩境好悟入兩宗
禪王昊廬題穆倩與余爲石交自言不肯多畫張璪有

生枯筆潤含春澤乾裂秋風惟穆倩得之

張稚恭

張舍人恂字稚恭涇陽人家維揚舍人詩文雄視一世
尤好作畫晨夕與程穆倩處士往來故初年畫與穆倩
無辨後自變以己意尤有雄渾之致子湛字水若亦能
畫稚恭自塞外歸家旣破以賣畫自給張小箋示人曰
一屏值若干一簋一幅值若干人高之

楊龍友

楊龍友文驄一字山子貴州孝廉家秣陵工畫善用墨

初爲華亭學博從董文敏精畫理然負質頗異不規規
雲間蹊徑也後貴陽之勢漸張急於功名不復唱渭城
人有求者率皆盛伯含林玉兄弟及施兩咸捉刀董文
敏題冊中一幅云意欲一洗時習無心讚毀間作生活
者王勝時曰予少從龍友夫子遊見其下筆如風舒雲
卷神爽奕奕自歸道山嘗入寤寐觀此幀不勝仙翁龍
蛇之感釋無可曰同輩墨妙推龍友超宗子一皆以蒼
秀出入古法非復倣雲間毘陵以懦弱爲文澹也吳園
次題龍友畫不見楊公二十年畫中巖壁尙依然當時

若有扁舟在呼出人間郭恕先王貽上在雲門寓閣題
龍友畫乙巳夏冒雨登織山絕頂見僧舍壁上有龍友
畫孟津先生題云筆帶烟雨蕭疎而遠止以無意得之
爾時眺聽之美皴染之工書法之妙眼中頓有三絕北
渡以來憶昔遊宛如昨夢今披櫟下所藏龍友小景便
使棲霞舊遊歷歷在目何時擺脫塵鞅結茅山中與僧
紹卜鄰閣筆三歎

楊無補

楊補字無補號古農又字曰補吳門人嘗畫小幅大不

盈掌自題云永嘉郭外山川點點皆倪黃粉本也金俊
明題此幅是龍友令永嘉時古農遊經其地憶寫所見
秀澹潔朗擅元人之勝龍友曾爲古農作小幅轉以相
贈筆致亦絕類此可知良友氣味相入也兩君並與子
習古農契好尤篤龍友旣歿古農亦墓有宿草對此可
勝於邑王阮亭一絕云布衣曾說楊無補筆墨風流自
一時畱得永嘉遺蹟在殘山剩水也堪思

趙雪江

趙雪江澄一字湛之潁州人嘗移家東萊又移膠西移

大梁晚移濠上所至人爭重之君畫善臨摹常入長安
從王孟津遊多見大內舊藏皆縮爲小幅無一筆不肖
君爲余倣舊二十幅余歸之王逸菴侍御後爲琉球國
王所得永作海外之珍矣雪江又作四十幅皆有孟津
滿幅小楷真尤物也君擬歸余後君卒爲濠梁人得去
余至今思之性好奕又工臨帖善寫照子師張林宗先
生沒於黃流余恆思追摹先生小照偶以語君君曰大
異事今夜方夢林宗授我以筆當急歸圖之遂髣髴如
生公子允集見而伏地哭乞歸藏於家雪江別吾師垂

二十年而故人容貌猶往來胸臆一落筆便肖如此交
誼何愧古人不獨歎其技藝之工矣君偶得漢銅章文
曰趙澈凡得意之作皆用此章余澹心題雪江飛雪圖
曰趙翁老矣好穿紅衣攜杖行雪中此幅殆自寫照也
爲題數語畫水是山畫山是水高松橫崖飛雪滿紙烏
巾紅裘倚樓誰子睨而視之趙雪江氏王貽上題雪江
傲摩詰羣峰飛雪圖寒色冥冥下巖壑千峯萬峯雪初
落瀑布無聲溪澗凍紅樹微茫數孤閣閣中有客方縕
袍當杯氣與蒼山高遙看飛鳥落何處如聞落木鳴東

臯崖迴路斷少人跡稍見老樵下巖隙高低遠近一溪
通晦暝合沓千重隔右丞昔日居藍田山水落筆窮自
然雪岡漁市盡高妙藥瀨歌湖紛眼前此圖會入宣和
譜董巨荆關焉足數兵火相尋六百年玉躡金題幾更
主雪江老筆妙入神臨摹古本幾亂真縱教唐宋多能
手未必常逢如此人宋荔裳曰往歲丁丑雪江訪先大
夫於山園時方秋也夜坐溪上命童子撲螢火數十餘
納紗巾中遙望之火齊明珠飛光燭路雪江行歌自若
其風格高邁類如此孫北海先生曰雪江作畫或一日

數幅或數日不成一幅或先詩而後畫或先畫而後詩
余拈出題畫詩四十首梓之北海先生刻其四十首余
擇其三錄此後漠漠江天雪霽時曙光雲影半參差柴
門初啟寒鴉噪已有漁人理釣絲又懸崖琪樹靜垂陰
流水何人解聽琴獨坐石砮觀始作晚風吹雨過前村
又布袍攜杖訪山家宛轉層岡不厭賒相見主人渾一
笑豆花棚下飯胡麻雪江子申字坦公孫建字秋俱以畫名

宗開先

宗開先灝晴雪小幅自題云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如月

之曙如氣之秋落款處止題一灝字王宗伯見之誤以爲沈朗倩題云倣吾家摩詰雪圖朗倩自是老到北海夫子爭之曰此開先筆也冷倩如對開先予笑曰此開先丁亥在高郵舟中爲予作也幸老櫟猶在不然又開後人幾許辯端矣王阮亭曰此是畫苑中一則佳話也

沈朗倩

沈朗倩顥吳人嘗遊白門名噪甚爲予作南北宗各二十幅俱有妙境每畫成多自題於上亦多韻語性好徵逐故不甚爲人所貴每落筆必曰吾家白石翁晚遂自

言言金卷三
三
號石天自擬在石田上然歟

謝仲美

謝仲美成其尊甫彬臺名道齡本吳人移家秦淮與僕
望衡而居仲美從其尊人學畫而加以秀潤山水花鳥
皆擅長寫生尤逼肖有頰上三毛之妙先君作後一大
像無分毫似欲以小像傳模於大幅因告之仲美某處
肖某不甚似仲美曰我固從太公遊可意而得也隔數
日以所圖來賤兄弟以及妻孥見之無不伏地痛哭仲
美食貧而爲人醇雅克孝了非時流可及仲美與予同

庚子自北回值仲美生辰與一詩依君父子秦淮住同
頗朱欄理釣竿幾度鶯花吾輩老百年蘿薛酒杯寬芳
州禊罷拋書臥絕塞人歸借畫看但得烟雲常作供不
須努力已加餐予丙午季秋返自雲門仲美載酒醉我
于偶遂堂酒半謂予曰向索公一詩久不與今公歸矣
曷書一箋出入我懷袖中予諾君不十日君還道山矣
傷哉偶得一詩哭君却書箋上囑令子焚之靈几前誌
吾不敢死仲美也敢謂交生死我歸爲哭君秋花誰更
看破硯竟須焚骨瘦千條雪情閒一片雲空憐昨日事

載酒意慙懃嗟夫子乃至爲此等詩以踐仲美約豈不
悲哉

吳遠度

吳宏字遠度與予同家雲林白馬間生長於秦淮幼好
繪事自闢一徑不肯寄人籬落癸巳甲午間渡黃河遊
雪苑歸而筆墨一變縱橫森秀盡諸家之長而運以己
意予目遠度曰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君
殆畫中之陳同父歟范中立以其大度得名曰寬遠度
亦名宏遠度偉然丈夫人與筆俱濶然有餘無世人一

毫瑣屑態令范吳論之世未有不豁然大度而能以筆
墨妙天下者宏與寬並傳矣披此圖者能不羅列下拜
予嘗贈之詩云幕外青霞自卷舒依君只似住村墟枯
桐已碎猶爲客妙畫通神獨示予過雨閒拖花外杖臨
風對展柳陰書深卮莫戀青溪好白馬雲林舊有居

高蔚生

高蔚生岑康生弟康生有聲藝苑豫章艾天傭負人倫
鑒言秣陵以古法行之制舉業者高阜一人而已阜康
生名也岑與阜同有時譽予與阜交最久晚乃交岑岑

鬚髯如戟望之如錦裘駿馬中人然喜佞佛早年卽厭
棄舉子業學爲詩詩好中晚恆多雋句始從法門道所
遊伏臘寺居茹蔬淡雖年少訥然靜默鬚眉間無浮氣
幼時學同里朱翰之畫晚乃以己意行之冊中諸幅皆
在南郊山寺松影泉聲中所成浮囂旣盡肅肅引人入
靜地信夫筆墨一道不當向十丈軟紅塵相購也所公
筆墨妙天下又收藏最富予嘗在松風閣見岑與公永
夜靜談商量位置兩人舌本間卽具一佳畫蠕蠕欲見
之素壁岑每以舌本所得急落于紙然甫落紙或半竟

兩人舌本觸觸相生別多幽緒追成時乃無初商一筆
以此鏤精刻骨益入微妙潘君之筆樂君之舌宜稱岑
者恆多昕公云昕公吾友待御陳涉江也阜與岑皆至
性過人所居多薜蘿閒綠冷翠中兩高士在焉奉孀母
備極色養往阜與岑送子至大江子別以詩有晨昏蔬
筍饌兄弟薜蘿居之句可想其怡怡之致阜畫水仙爲
魏考叔所歎絕然方攻制舉業不能畢力肆志也

高雨吉

蔚生姪雨吉名遇康生子也予愛其俊爽有逸氣以從

言事錄卷三
三
兄子恭女妻之喜作畫棄舉子業從事卽師其叔蔚生而邁上之致自不可掩嘗爲予作落霞晚眺一冊光景直超然天半正如青蓮妙句出自天才非郊島寒瘦可比也吳門王石谷見而歎異之謂此道後來之彥能空羣輩者當推雨吉

樊會公

樊圻字會公江寧人工山水花卉人物莫不極其妙境子庚寅北上遇王孟津先生於旅次閱所攜冊子孟津最賞會公小幅時年六旬燈下作蠅頭小楷題其上云

洽公吾不知爲誰此幅全撫趙松雪趙大年穆然恬靜
若垺德淳儒敦龐湛凝無忒無忒燈下睇觀覺小雷大
雷紫溪白岳一段忽移于尺幅間矣又云是古人筆不
是時派時派卽鍾譚詩也小印模糊誤視會公爲洽公
會公後卽以洽公行感知已也兄沂字浴沂筆墨與會
公有雙丁二陸之名居迴光寺畔疎籬板屋二老吮筆
其中蕭蕭如神仙中人予贈之詩云兄弟東園戶自封
不教人世見全龍疎燈夢穩長橋雨破硯欹磨近寺鐘
白墮荒唐胸五岳青來迢遞筆三峯北山雲樹蕭條盡

老去朝朝拜廢松可以見其高致矣

張損之

張損之修其先吳門人家秣陵性狷介自闢三徑于鷺
峯寺側籬落幽然花竹靜好偶然欲畫伸紙爲數筆倦
則棄去最不耐促逼也工山水花草蟲鳥更好繪藕花
人爭購之君常獨坐鷺峯鐘樓反扃其戶不聞聲息遐
想雲外蕭然吮筆宜其落紙皆非凡近也周鹿峯曰于
清言工畫荷花獨步一郡宋寧宗時進荷花幃其名益
重損之此幅別有風味反恐清言未必臻此損之畫春

燈謎甚工至今人多藏之者重損之畫也

胡石公

胡石公慥秣陵人石公善噉腹便便負大力拳勇而最工寫菊菊冷花經石公手洗盡鉛華獨存冰雪始稱真冷然筆墨外備極香豔之致此則非石公不能爲也惜哉未六十而沒子清濂皆能畫

葉榮木

人言榮木與人殊性又不耐交以予觀之豈不信然哉李贊皇不欲觀白傅詩恐啟篋同心也予藏榮木畫每

不欲觀然不能禁每展玩開口與攢眉交并蓋此老善
結構能就目前所見一一運之紙一經其筆雖極無意
物亦有如許靈異故往往引人勝地常爲予摘陶詩作
小幅滿百用筆楚楚覺陶公句倍增幽澹余作百陶舫
於閩署藏之時攜以自怡患難中爲張樵明攫去頃從
其公子海旭覓歸頓還舊觀兩眉欲舞會稽姜武孫見
之謂得未曾有也人傳榮木出姚簡叔之門但師其意
耳實未執贄撮土也相傳簡叔見榮木畫如衛夫人見
鍾太傅筆畫有此子必蔽我名之歎世人之傳或簡叔

一歎所致歟榮木名欣雲間人流寓白門無子女貌類
閨媼宜其性與人殊歟

讀書錄卷三

綴

番禺孟鴻光校

讀畫錄卷四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馮幼將

馮肇杞幼將越之會稽人爲子總角交少時閒作山水人物花鳥極奇秀每出人意表三十後遂棄去一切惟寫梅竹蘭石有求者輒應之取適已意初不計工拙也幼將竹宗湖州眉山派知者絕少嘗爲友人畫徑丈壁盤礴揮毫頃刻就如身入茂林中清風拂拂又寫數枝於友人齋燕雀見之羣飛停宿至墜地友人捧長幅數

丈夫爲寫蘭幼將潑墨甫就香氣滿室賓客以下無勿聞者知鄰女心痛點睛破壁精詣所至有確乎不爽者無足爲幼將異也幼將性冲融深理解偶爲賞音標舉觸引不窮至衆賓雜坐喧填紛還默如也意有不可人不能奪以秋毫而與物無忤不見理遣情喻之跡爲詩及詞曲雜文有當世知名之士不能望其階阨者而往往爲其所掩幼將亦不與之競此豈當世之人哉幼將書學南宮通內經素問家言醫藥多所奇驗世皆不得而名之多著述詩子極賞之以爲罕有子與幼將生同

歲千支只異一字而予之躁妄君之冲默遂有仙凡隔
愧幼將者豈止筆墨間事哉詩如

舟行雜句

千網集斜

照孤村合斷流暖歸堤草綠晴入水天紅遠樹皆山色

深雲半雨聲白沙新鳥跡青竹老漁竿

山店雜句

野市

爭春釀新壚急暮春香影花臨砌寒聲竹到牀

贈友

無

邊作客意不盡故人心孤枕寒更入殘燈細雨來俱佳
句也

楊元草

楊元草亭維揚人寄居秣陵工山水有品行家固貧又

言畫金卷四
無子晚益無所依與瞽妻對坐荒池草閣中晨夕禮佛
號雖晨炊數絕嘯咏自若不妄干人也年七十餘竟以
貧死

李雲谷

李雲谷根侯官人工詩精篆籀之學嘗註廣金石韻府
余爲梓之以行於世雲谷圖章逼秦漢畫皆有遠致佛
像極靜穆之致見之使人增道念閉戶食貧蕭然高咏
甚不可耐則吮筆爲江上數峯以自娛悅而已

許子韶

許中翰子韶儀無錫人舅氏李采石者工繪事子韶一見欣然窮其技多軼出其上工山水而於花草蟲魚屬尤極精致范質公先生嘗言子韶畫花能香鳥能聲米友石亦頗重之余在閩從許有介見子韶畫抵雲門晤堵芬木托爲購之君特遣使至雲門頃復破關訪予于青溪所得君畫亦頗滿志君好神仙家言工篆籀圖章稱能品尤通醫所著詩集甚夥君一子名日師幼時失去頃君在余齋中忽傳通州使至持一函則公子手書也云單外欲有所成立卒不就今依通州某將軍幕娶

妻生一子十四齡矣先歸以代溫清兒神采頗奕奕咸謂善人之報云已酉冬客死閩之劍津

方爾張 凌又蕙

方維字爾張學畫於鄭千里故其佛像山水皆似千里而稍加流動凌又蕙晚學畫於爾張其佛像山水亦似爾張而有出藍之譽其道乃大行於維揚朱近修題爾張畫云辛丑秋日遊廬山歸宗寺幽澗鳴泉高松浮翠逶迤深入獨見一僧在道上行翛然自得意頗羨之今觀此畫還我舊遊引人入勝地何必身到此山中乎祁

止祥題又蕙畫云空山鬱蒙茸長松出林表所以蔣山
徑無人亦自好莊澹菴題云性癖蓋爲設色工聊將枯
木寫寒空灑然落落成三徑不斷青青聚一叢人意蕭
條看欲雪道心寂歷悟生風低徊畱得無邊在又見歸
鴉夕照中

姚若翼

姚若翼字伯右一字寒玉爲人疎宕豪爽大有晉賢風
致不多爲詩而出語自雋工畫梅得法於秋澗先生及
允吉公家傳而以意變而化之縱橫曲折疎密大小意

匠經營絕無重複當其濡筆肆應免起鶻落目之所見
手之所觸譬欬舉止無非梅者嘗以所藏鍾山梅花瓣
黏紙上稍增榦枝逸韻動人鬚蓋俱存色香不改自以
爲補繪事所未備實則華光元章諸公慧想所未及也
予嘗爲瑤星跋其畫扇云余在閩送郭生去問北上有
嶺上梅花開已遍渡河始見一枝新之句蓋紀江南北
花信之不同也今歲在江南一過靈谷梅尙無信渡河
來絕無暗香疎影惟從瑤星簾上得見伯佑此枝江南
河北一年花事如是盡矣伯佑取鍾山梅瓣加枝幹其

上蓋幻枝幹作返魂香者同人有姚梅之目非謂伯佑以畫梅世其家意謂庾嶺元墓西溪銅坑外天壤間又有此種耳兩君與子同家江上同客青齊折來歲晚看去鄉思誦少陵詩令人百端交集矣

葉君山

葉君山有年華亭人畫宗孫雪居冊中皆陳階六同年爲余索得者今年八十餘尙吮筆不倦張友鴻曰君山爲雪居之首座而又斟酌於文度竹嶼之間故出奇無窮遂成作手

沈蘧夫

沈蘧夫樹玉虎林人善寫生無近人斌媚氣兼工篆籀
在都門作寒梅一枝相贈頗極幽韻益都孫道相先生
題其上蘧向于京師爲余作芙蓉枝竹視此爲疎葢春
葩欲豔秋意欲疎豔如靚妝好女疎如野服高僧也

朱近修

朱近修一是海寧人以詩文雄視一世作江上數峯圖
澹遠空濶怡人心目是李山顏寄余者曹子顧曰余與
近修同研席者二十年自未見其畫亂離之餘遊戲爲

之便自神詣近修有爲可齋集與古大家爭衡頗有可
傳者丁未夏過白門與余論畫語語當行其集中諸小
記妙極形容頗有繪畫不能盡者顧菴又何疑焉

陳原舒

陳舒字原舒一字道山從松江之朱家閣移居金陵構
小園於雨花臺下吟詩作畫怡然自得所作花鳥草蟲
在陳道復徐青藤之間而設色深淺更饒氣韻南中人
士得其片紙皆知珍重原舒素豪邁不羈嘗遊東牟登
蓬萊閣憑欄觀海獨舉數大白旁若無人索筆書眇乎

小矣四字一貴客稍以語侵之原舒攘臂起欲持投海中座客驚駭力勸而止故來金陵乃更謙飭每風日晴好捫腹縱步或過市上人留之飲亦飲雖府史屠沽載酒往亦不拒欣然便醉醉輒高歌數調曼聲遏雲或請之歌則不歌人莫能測也凡畫必自題信手疾書不由思索而皆有韻致嘗爲子作數十冊自題有云擔糞登春冒柳烟城中別有賞花天綺羅珍饌時時病菜飯麻衣忙到年又云山秋人亦不能由率性依秋弄釣舟釣得魚來沽得酒杖藜還上水邊樓錢湘靈和云人間何

處不巢由纔遣樵青繫小舟多少釣鰲海上客月明辜
負酒家樓

和子長

和子長發祥河陰人移籍祥符能畫翎毛花卉雖雪臺
先生之孫然其父玉炙鄙俗狡獪故子長聞見不廣極
其所至歸於惡道而止余冊中只存其鵲鵲

江遙止

江遙止處士念祖歙人時家虎林字畫皆極力摹古然
頗有自得之致嘗作畫與子自題云黃子久沒北苑樹

詩畫錄卷四
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荆關遺意今人以虞山片石畫子
久以荆關諛雲林老人未爲得二家宗法卽此可知遙
止自命矣晚年隱金衢間閉門深山罕與人接范文白
題遙止畫曰顧陸而下倪黃而上風流未墜不特氣韻
高亦緣本領大耳昔人欲以五百卷益趙令穰畫心便
是此意

郭去問

郭去問鼎京福清之綿亭人著有綿亭詩集余爲序而
行之君詩芊綿可愛畫如之冊中一頁爲予作數千竿

竹藏一團瓢老居士跌坐古先生前方樓岡題其右曰
懶瓚邪拾得耶人生何福顯克至此但恐櫟居士未必
能共此老煨芋團瓢中耳山陰祁文載題一絕石邊流
水響珊珊翠滴蒼崖灑面寒白雀館中文與可墨林澹
掃五千竿去問精小楷爲子於此冊前寫楚辭全部又
一冊寫陶詩全部紙皆高不踰尺橫不過二尺許筆筆
倣歐率更無少局促態真神技也予付浚兒寶藏之

郭無彊

郭無彊輦閩之莆田人移家會城無彊作畫具有天質

山水翎毛皆工尤以寫生名爲余作小照攜歸江南見者皆匿笑不禁咸曰得無彊波臣可以死矣波臣曾鯨也亦莆人閩臬長長治程公仲玉以白予冤同被逮病死霞嶺予北歸寄語高生雲客請無彊追寫程公無彊援筆立就望之如生寄余曰程公義凌霄漢且辱下交久聲音笑貌往來予目未已矣故落筆輒得肖卽此可覘無彊矣余作拜玉菴祀之別有紀

盛伯含

盛丹字伯含茂開子畫本家學而蕭疎有林下風致每

過友人處見几案潔淨筆墨和適輒取案上紙隨意揮
灑不自矜慎人更以此重之嘗作秋山蕭寺圖杜子漣
題云爭見時人貌大癡總然貌得止膚皮何如竟向空
山坐笑岸秋風白接離朱玉叔題云空山多雨雪獨立
君始悟王龍標句也不觀此畫不知古人立言之妙

盛林玉

伯含弟林玉琳有美才畫能自寫已意極爲楊龍友諸
君子所重使天假之年其造就正未可量名方成而遽
沒惜哉嘗以十幅贈予張罽笈二嚴題其空山冒雨圖

云幽人空山冒雨而出尋花耶訪友耶大似黃子久筆
意題二絕擬訪高人上翠峯籃輿清興逐松風子規喚
醒英雄夢白葛花開細雨中又孤舟傍岸借烟霞松裏
藤蘿映月華曉起不知風露冷南村有客伴尋花董文
友以寧題幽人冒雨出空山且挈婦偕往似非尋花訪
友如老衲所題也因賦一絕山雲風雨合幽棲何似籃
輿逐遠蹊多恐姓名人漸識移家更向白雲西毛大可
牲題攜家出郭翦蒿萊雲薄初看日影回纔上筍輿山
雨下午橋莊上晚歸來

施雨咸

施雨咸霖江寧人予聞雨咸壯年遊廣陵是時方盛稱張圖南畫心亦豔之閒倣其作人物會圖南失其粉本一帙圖南與其門人咸疑雨咸雨咸辯之力終不釋雨咸曰若以吾宗若筆墨耶此不難辯吾終身作畫但有一筆近若者粉本我竊矣此後雨咸但師元四家遂臻勝境馬瑤草楊龍友作畫但能小小結構耳其大幅皆倩雨咸爲之雨咸名遂高出衆家上以視圖南不啻鵬鵬之於斥鷃矣人豈不貴自立哉北海孫先生精鑒賞

者題雨咸畫云近從舊內得名畫以數百計序世代而
遞閱之一至南宋遂覺奄奄不振至黃子久沈啟南此
道始爲中興無奈近趨嫵媚淺薄又二十年直令夏禹
玉輩笑人齒冷耳安得如雨咸而與之論畫哉張瑤星
曰雨咸畫山水不屑屑景色間有元人風度近日畫家
惟雨咸可稱逸品云諸公精鑒賞者其服膺雨咸如此
惜乎未六十而沒

吳子遠

吳子遠期遠丹徒人與子交最晚偶過雲門匆匆同玉

匙孝廉北上燈下作二幅畱贈子居然一峰老人近日
作者紛出當以子遠爲巨擘自題其畫云觀子久富春
圖純用中鋒如右軍作草書法乃知世人所摹盡隔數
壁乙巳初夏漫爲臨此東武李渭清題夾岸青山翠欲
流深林蕭瑟晚風秋桐江今古閒如此不見嚴光見釣
舟鄒訐士題其小幅縹緗營邱故弄姿小橋野艇樹參
差孤帆影落千峯外正是山紅澗碧時丁飛濤戲效宋
人句題前幅丹楓遙映白蘋洲影入溪橋萬樹秋啼鳥
數聲山葉下晚風吹到讀書樓戊申秋在都門寄子一

冊尤韶秀可寶吾師孫北海夫子云以繪事遊都門者
甚夥若子遠者尤英英自異已酉子罷官後子遠來慰
子時時以筆墨相娛悅歲暮遍邀白下諸公爲大會詞
人高士無不畢集數十年未有之勝事也子及門溫陵
黃俞邵虞稷作長歌云今冬仲月風景和晴烟暖日搖
庭柯潤州吳郎來白下開筵命客爭鳴珂青溪烟水雖
慘淡六朝金粉寧銷磨江東風雅盛文藻竭來四座肩
相摩倪黃墨妙天下寶文沈風流海內播東村十洲富
粉本白陽磬室能詩歌今宵共集一堂上酒香燭燄何

猗那霜浦衰叟老爲客

袁重其

高筵盛會時經過自言此

會良不易舉觴屬筆煩陰何黃生閉門少酬酢頗知姓

字識面訛東橋孫子老耆舊

顧與田

爲我指示何縷觀談

諧善謔姜綺季十年不見鬢未皤勾留風月興難已點

較詩篇情轉多王生石谷來拂水風華冉冉流春波烟

江疊嶂妙圖寫梅村長句追東坡

梅村集中有題石谷山水詩

元潤

迂緩頭已白

湖元潤

把酒不飲顏微酡高懷落落肯偶俗

水邊林下閒漁蓑徐熙花鳥昉仕女兩樊異代稱同科

美人生綃寫齋壁至今想像鬢青娥

會公爲予寫籠燈美人妙絕一世

臨川竹史性豪邁

吳遠度

方頤哆口談懸河霜柯老筆恣

披拂吳綾東絹紛投梭損之修潔頗自好亭亭皎皎風

中荷鄒生結廬傍谿上四壁淨綠懸藤蘿松巒古寺認

鍾阜風枝露葉疑曲池

鄒方魯張損之

點染之妙者誰是夏生

已老形婆娑

夏茂林

竹君師授類王洽

胡竹君爲石谷高足

中立好

手如謝邁

謝仲美化去近推陳中立

長年葉叟獨後至

葉榮木

筆花韶

秀同姪娥

主人前身本摩詰詩禪畫聖書籠鵝燕臺幾

年聲價重梁園一夕秀句誇酒人豪士每徵逐東歸昨

日乘青羸由來各擅一時妙佳賓賢主美且都金錢不

惜罄沽酒夜良月出起舞傿金陵昔時饒盛事承平人

物如菁莪美之富文聚圖史黃琳美之姚公市隱來軒

車姚澗秋澗市隱園唐寅文壁座上客髯仙秋碧人中豪後來

茅楊亦大雅茅止生楊龍友詩壇畫社相矜誇真賞司農樓讀

畫金題玉躑森駢羅我經登陟盡披閱獨恨良會多齟

齬何期握手在今夕城隅雅集無譴訶獨嫌高髯臥齋

榻高蔚生時臥病更有聖子棲巖阿龔半千隱後來筆墨數奇

傑王郎俊少玉色瑳重城相隔不時見王安節相思使我

歌江沱長篇爲子記韻事當筵得句幾度哦我友倪寬

惜相失聞公來不遇而返不令與我相切磋還思西園雅集古

來幾合寫團扇畱君家

馬瑤草

馬瑤草士英貴陽人罷鳳督後僑寓白門肆力爲畫學
董北苑而能變以己意頗有可觀陸冰修曰瑤草書畫
聲不減文董沒後僧收其骨焚之得堅固子二十餘洪
景盧記蔡京胸有卅字骨頗與此類使瑤草以鳳督終
縱不及古人何遽出某某下功名富貴有幸有不幸焉
可慨也已王貽上曰蔡京書與蘇黃抗行瑤草胸中乃

亦有邱壑黃俞邵題一絕半閒堂下草離離尙有遺踪
寄墨池猶勝當年林甫輩弄麝貽笑誤書時貽上又題
秦淮往事已如斯斷素流傳自阿誰比似南朝諸狎客
何如江孔擘牋時瑤草爲後人揶揄若此余謂瑤草尙
足爲善不幸爲懷寧累耳士人詩文書畫幸而流傳於
世置身小一不慎後人逢著一紙便指摘一番反不如
不知詩文書畫爲何物者後人罕見其姓字尙可逃過
幾場痛詈也豈不重可歎哉瑤草名成後人爭購其畫
不能遍應多屬施雨咸爲之

劉酒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畫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爲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款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爲上雒郡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嗔急索畫曰尙未款乃捲入傍室縱筆書百十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坡公云子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

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
相似相似尙如此何況真箇是酒索予顏其草堂予書
曰略似菴以坡公所錄前四句去醉睡字爲聯酒得之
欣然意足也酒與予交最久無妻子每謂予曰死以累
君一日方持盃大飲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在手余
感其宿昔之言爲買棺殮之

王子杓

王子杓國彛山陰人旅寓京師食貧畫人物甚工繆然
非數日不能竟一幅人勸其苟且應酬子杓曰寧貧耳

言言錄
三
不欲以率筆敗吾名人有以多資求其畫者竟歲始成
成則又質之子錢家非後有以重資索其畫者前畫弗
得也余里王君玉比部愛子杓畫館之署中經年所得
子杓畫最多惜哉大梁壬午之變俱沒黃流中矣子杓
卒以貧死人始悔不早購其畫競曰今欲以高資從子
錢家數數贖子杓畫何可得哉

蘇澤民

蘇澤民初名霖更名遯字遺民華亭人王勝時濡曰遺
民爲人奇狷善畫帝釋諸天像得吳道子遺意閒寫山

水成輒毀棄之人莫測其意以窮困死死後畫益貴重
在子鄉亦不易得也余蓋親見揚子雲者今且從片紙
中呼之出矣

章言在

章言在谷虎林人蕭然食貧閉門作畫人恆重其品子
子鶴子真皆以畫名同時父子兄弟皆以畫名者推秣
陵盛氏虎林之章秣陵之盛人恆並稱之

讀書錄卷四終

番禺孟鴻光校

道光丁未鐫

續二十五

海山僊館林散書

新山劉翥林書

蘇三十五

道次丁未

香品益煥光校

續三十五舉原序

丁未春交桂未谷於濟南旋別去乙卯冬余攝鐸涇川
石工李良玉出未谷繆篆分韻刻版及續三十五舉寫
本求售刻版既歸王葑町太僕而余獲是書藏諸行篋
幾十年每一披校恍與未谷復面也因授梓以志心好
且公同好焉

嘉慶八年十一月婺源胡翔雲黃海氏識

漢武八年十一月廿三日

廿三日

...

...

...

...

...

曲阜桂未谷精研六書嘗舉所說摹印條件如元吾子行之數題曰續志原始也志其始故不復云一舉二舉也續其舉故引說無例也宋王侁字子弁王球字夢玉是兩人子行誤以嘯堂爲球今逕改之不主於糾正也未谷論摹印諸條尙不止於是是舉隅之義也其不名續學古編以此乾隆戊戌九月大興翁方綱

吾十四五時卽好篆刻遍求勝國及本朝諸家印譜觀之皆不與漢印合周櫟園作印人傳抑揚衆製其持論亦多在離合間蓋自子行氏而後能言漢印者鮮矣

三十年來每以此意語客莫之省也桂未谷明經出示
所述續三十五舉則凡吾所欲言者未谷已畧言之而
後喜吾之有鄰至于結字損益信縮爭讓之法運刀疾
徐輕重之度非未谷又誰爲論之是不能無後望矣桐
鄉陸費墀

桂未谷先生續三十五舉凡前舉所及例不複出按吾
子行閒居錄云宋賈師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
其篆法用李陽冰新意盤屈成文前無此體蓋唐人所
創又云黃魯直於元暉古印章詩注云謝元暉若是謝

眇則元暉是其字北史元魏諸王亦有名暉者或卽此
也未谷謂漢篆不盤屈至唐始變且言古人表字印皆
連姓實與子行相發如表之有裏也海寧沈心醇

官印始于周而私印至漢始盛其體卽所謂摹印篆也
自唐用朱文舊章寢失及後又以蟲魚蝌蚪雜施其間
而古法亡矣稽古之士追述先民如宋則鼂克一王俅
王厚之顏叔夏姜夔各有著錄而元吾衍之學古編三
十五舉尤稱博綜吾友桂君未谷復取其未備者而增
述之密心冥索以成是書蓋駸駸乎神與古會矣錢唐

吳錫麒

未谷既集印文爲繆篆分韻五卷復取吾子行學古編續其三十五舉追漢法訂俗體數易橐而後成蓋其慎也摹印家叅究二書庶幾無歧途與安邑宋葆淳

閻潛邱劄記云近代圖章力駁何雪漁而返文三橋鑿鑿至理古學復興亦其一也未谷作印取法於漢直駕三橋而上之所誤續三十五舉名言精理卓然可傳於戊戌歲開彫京師今又改定重刊可謂豪髮無遺憾矣庚戌二月海寧陳鱣

續三十五舉

乙巳更定本

曲阜 桂馥 冬卉

米芾曰有人收相侯宣印其文作繆篆乃今所謂填篆也填篆自有法近世填皆無法

徐官曰說文序中有曰繆篆所以摹印也繆字今人多讀作繆誤之繆去聲非是當讀如綢繆牖戶之繆平聲蓋言篆文屈曲填滿如綢繆也人多忽而不講篆刻往往致誤爲此故也

朱必信曰印篆增減一法必須詳稽漢隸蓋漢隸每

多益簡損繁之妙作印仿其法而仍用篆書筆畫則得之矣斷不可杜撰妄爲變亂古文有悖增減之義
黎民表曰近世操觚者往往師心凡見不復檢勘私印銘石十譌其九

程孝廉瑤田通藝錄曰潘毅堂舍人蓄古印千有餘事邀余往觀時張君古餘宋君芝山皆主於毅堂余乃披其譜指一事以語三君曰此一章兩面刻者一曰田乃始印一曰手乃始印手之爲田無疑也而文若是此象井田中三夫共一遂也遂必入於溝故出

三夫外芝山曰遂何以不置於三夫之首而必貫於其中也余曰中貫之則分三爲六彼三夫也此亦三夫也遂在其中所謂夫間有遂也芝山乃復指一事曰王氏之社以謂余曰若知社爲璽之字乎余曰然哉然哉蔡邕獨斷以爲璽古者尊卑共之此則卑者稱璽之驗也於是復相與披譜見有曰○垓者又見有○尗者又見有○尗者皆私璽二字也私璽者卑者之璽但用尗字者古文省也芝山曰私璽而不冠以姓名可乎余曰往時見玉印二字曰家璽家璽猶

私璽也是不冠姓名之驗也是譜中有一事曰生余
以爲封之省徒用封字以封物其權輿與三君皆曰
善

案此論秦以前印皆古文與
秦漢以後用繆篆者不同

馮班鈍吟雜錄曰印章止字或可用隸書不純用小篆
也世人多以爲譌字又曰在鐘鼎上字雜用不得梁千
秋刻印章名重一時用字憤憤古篆雜不得隸書今人
不知也又曰平生喜教人刻印章用漢法者施於名字
藏書印用元人法齋堂樓閣唐人有法詩句作印起於
近代用文三橋法一兩字大印蘇爾宣所作多用古人

碑額上字爲得體亦一長也不可以其人而忽之字多者板拙不可觀宋人閒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變態其式有用古鐘鼎琴樣花葉之類今人皆不行瓢印頗有用者亦隨時可耳唐人名印有學漢法者皆圓潤工緻宋人多勁古元人或失之野今皆以爲漢印失之矣

吳先聲曰鐘鼎古文皆周秦款識原不施之印後人或取以作朱文但須得體不可雜湊狐裘續羔緇衣補編徒獻笑耳

毛奇齡曰予嘗聞隰西萬年少論鐵書大抵晉有楷漢

有篆晉以楷法易六義點畫增損雖倉頡弗顧也漢以篆銅易鼎漆句曲變換雖姬公旦弗得預也以故鐵書宗漢銅猶之毫書法晉帖凡說文六書均無用之而其間填朱琢白若正變偏滿益減爭讓諸法確有程量唐宋以後無聞焉

趙宦光曰近人不會寫篆字容易談印白文小印尙可描補稍大卽不能至朱文更出醜矣

王兆雲曰秦漢印章傳至於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猶借工人臨石非真手迹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

刀法章法字法燦然俱在真足襲藏者也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曰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爲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章一道耳然其人多不善書落墨已繆安望其佳予在江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爲印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

王兆雲曰漢晉之印古拙飛動奇正相生六朝而降始屈曲盤回至唐宋則古法蕩然矣

何震曰圖朱文始于趙松雪諸君子殊不古雅但今之

系三十三
不善園朱文者其白文必不佳故知漢印精工實由工篆書耳

徐友竹堅曰漢人有摹印篆亦曰繆篆平正方直篆隸互用然其增損疎密極有意義非若今人之故爲增損故爲疏密也又皆白文承璽卽遺意也唐以來始有朱文便多蟠曲非復自然矣宋趙子昂矯之以圓轉去古愈遠然一本許氏字無疑難近代則益蕪蕪雜陳不知蠹蠹者爲何語

楊慎曰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

字庵彌俗也予嘗攷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
菴靄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邱蔽野此取菴覆之義至
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間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
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載之
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又案古篆有作莽者又止借莽
者石鼓文作窰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
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詳玉篇皿部有盦烏
含切覆蓋也考古圖有伯堯饋盦盦器皿而借爲菴舍
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

知是否以俟知者橫鐫復古編序曰古無菴字謙中以
謂當作閭而難於題扁山谷雖定從艸謙中亦不用也
嘗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終篇偶無此字碑額雖從
广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從俗類若此因樹屋書影
曰今俗書庵字旣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三
國志焦先居蝸牛廬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
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
廬巡視三軍感悅卽用此菴字爲有據依黃山谷之言
如此予案六書遺漏字不少劉爲漢姓六書中竟無劉

字僕名亮每爲僕作印者執亮字須用言旁京之語多作諒予甚以爲不然俗書不可從者謂古無此字近人譌用者耳若劉若亮安得謂之俗字乎今泥古者如菴字必從弇然與弇何與印宗漢人而必以漢人所有之字爲俗字吾所不解

案說文所無之字見於繆篆者不可枚舉繆篆與隸相通各爲一體原不可以說文律之謙中之說守說文者也櫟園之說論摹印者也若升菴謂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則不知八體六體之說矣

又案广卽庵字广本象形因不合隸體故加奄變爲諧聲山谷諸家皆不識此字說文广因广爲屋因广當爲因广

趙希鵠曰漢印多用五字故左有三字右有二字者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畫少者占地少

馬永卿嬾真子錄曰今印文榜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厯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

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僕仕於
陝洛之間多見古印于蒲氏見廷尉之印章於司馬氏
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
文勝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
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

七修類稿曰漢印二名姓獨居右名俱在左妨誤看也

案單名複姓表德閒雜印俱無回文

又案陸友仁得古印曰陸定之印名其子曰定之倪
迂贈詩有辨文曰定之之句此應是回文否則姓陸

名定非定之矣印譜有陸定之印非回文且前二字
占地多自是單名豈友仁所得又一印邪

七修類稿曰稱臣者多兩面有文

案兩面印一面姓名全具故一面單具名作臣某原
不同押一處如後世書牘外面姓名全具內但云某
啟某再拜也又有一面姓名一面曰甲曰乙曰翁曰
翁伯翁仲翁孟翁叔翁季翁公翁君翁孺翁壹翁稚
翁子翁孫曰長翁次翁中翁少翁小翁曰伯曰長伯
次伯曰孟曰長孟季孟子孟曰季曰長曰伯長次長

宗子長曰兄曰長兄少兄曰長公次公中公季公少
公幼公曰長孺次孺中孺季孺君孺少孺曰卿曰伯
卿長卿次卿中卿叔卿季卿少卿幼卿子卿孫卿曰
君曰翁君長君中君季君少君幼君小君稚君曰長
子中子小子稚子少子王子公子功子曰孫曰翁孫
長孫中孫次孫孟孫少孫小孫王孫公孫弟孫子孫
不可枚舉王楸野客叢書曰筆談云景佑中審刑院
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上問此人名次公何義龐
莊敏公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

霸次王也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爲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又曰唐詩多用張長公事長公者猶言長卿長君耳前漢人語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幼少穉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長幼次等字爲次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宏字穉卿兄昌字次卿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攷世系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二兄必字長公次

公此理明甚洪邁容齋隨筆曰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人之命字一而已矣初日子已而爲仲爲伯又爲叔爲季其老而尊者爲甫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下至西漢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雲子兄子真子公子陽子賓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長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聖卿長君少君穉君游君次君顓君

近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長公
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叔子叔長倩曼倩次倩穉季
長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
君房君賓君倩君敖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
少路少游穉賓穉主穉游穉君巨先巨君長賓長房
翁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爲雅馴若陳
勝字涉項籍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
元王字交案楚元王名交字游
疑本書傳刻之誤朱雲字游爰盎字絲
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德字路畦宏字孟迨東

漢以下則不盡然

鄭杓覽古編曰古碑碣實與漢之印章同法同意如張宏李廣別部司馬之印其字絕是古碑額其得形神之用死生之機矣非精深者不能察也

鄭梁曰年來獲縱觀秦漢名碑見其字體之多寡疎密不必排比均停而勁拔斌媚各臻其妙因悟古人以善書屬之良工其傳寫神明皆在筆先刀下有不規規形像之間絕鶴而續鳬者用是心識篆印一道亦必如此而後爲工而世之人乃惟以配搭爲先夫

所貴乎配搭者體有不同無容雜亂耳非謂點畫煩
簡間架方員欲其相稱也若僅求相稱則必攤一爲
兩并兩爲一其與牙僧之求精花押何異乎夫爛銅
斷碑好事競賞吾猶惡其貌古藏拙作僞滋甚而矧
其俗等花押者縱使古曾有此天下事豈必古人便
可法乎

顧苓曰白文轉折處須有意非方非圓非不方不圓天
然生趣巧者得之起刀住刀處亦然

朱簡曰使刀如使筆不易之法正鋒緊持直送緩結

轉須帶方折須帶圓無稜角無臃腫無鋸牙無燕尾
刀法盡於此矣

江皜臣曰堅者易取勢吾切玉後恆覺石若宿腐如書
惡縑素輒膠纏筆端不能縱送也

案金玉質堅故可製印如水晶碑磬瑪瑙兕角象牙
皆取其堅自王冕易以花乳石而攻堅者鮮矣

困學紀聞曰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
古之鄉官也說苑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案予所見祭尊印有東昌祭尊南孟祭尊上官祭尊

宜士祭尊萬歲祭尊單人祭尊始樂單祭尊千歲單
祭尊廣世無極奉親單祭尊長生安樂單祭尊之印
趙彥衛曰古印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
君敖印近之矣

顧大韶炳燭齋隨筆云凡物之凸起者謂之牡謂之
陽凹陷者謂之牝謂之陰此一定不易之詞也蓋大
至山谷小至器用皆然惟今之言印章者則以凹陷
者爲陽文凸起者爲陰文蓋古來之傳說固然求其
說而不得則曰以其虛也故稱陽以其實也故稱陰

不知此瞽說也凡後人之印章以印紙故凸起處其印文亦凸凹陷者其印文亦凹古人之印章以印泥故凸起處其印文反凹而凹陷處其印文反凸所謂陽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凸也所謂陰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凹也蓋從其所印言之非從其所刻言之也不察古今之異而妄爲影似之解其貽誤後學深矣又云凡古人書牘俱用竹簡或用木札旣書則泥封之而加印於其上以爲識周禮之所謂璽節左傳之所謂璽書其製大率可想也秦漢封禪則書以玉

冊封以紫泥印以玉璽至于上書言事則書或用絹素盛以緘囊其用印想或用於絹素之上當更詳之因樹屋書影曰漢制皇太子金印龜鈕諸侯王金印橐駝鈕列侯丞相將軍金印龜鈕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銀印龜鈕千石以上光祿大夫無秩六百石以上銅印鼻鈕四百石以上大夫博士御史謁者卽無秩二百石以上銅印鼻鈕太子將軍曰章餘皆曰印余按官印如此計其私鈕亦必從官故今所得坑墓漢印諸鈕不一必非貴而下擬賤而上僭也然不知其某人某官者人

非著名傳記後世何從考之此雖細事博古家亦當曉之其餘獅象辟邪覆斗亭鈕之類則不可知矣

米氏書史曰印文須細圈細與文等我太祖秘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字大印粗文若施于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帖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細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損書畫也王詵見余家印記與唐印相似始盡換了作細圈

攷古紀略曰古人名印中偶見字旁有龍虎環抱者其

字法精妙人皆知之而龍虎形像略存其意亦有一種古樸處最是可愛後人學之不善作意描畫反覺不堪夫龍虎原非印中必須古印內不過偶一見之與其學而貽誚於識者何如不學爲藏拙邪

周亮工印人傳曰梁千秋妾工摹小印或以大者往輒怒曰要儂斲山骨邪

案漢書云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古者官印不過寸許私印更小六朝以降始漸大猶未懸絕至前明私印且有大大於官印者亦見出女子下矣

甘旭曰六代書簡奏疏上用某人啟事言事白事白牋
言疏等印極當近於書簡用某頓首再拜敬緘謹封護
封者俱時俗所爲決不可從封固處只用一名印足矣
又云秦漢止有名印晉至六朝間有表字印唐宋始盛
行近有用某人父者譌謬特甚若某道人某山人某某
子之類古無此制

顧芳錄曰余見江左周郎四字銅印今以地名小字刻
印者大都仿倣是式然亦古人偶然之作終非大方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曰印章之制始於秦而盛於漢然

祇記姓名及官階耳至宋元始有齋名及別號

張應文曰晉漢印章余所蓄所見約數十方其文止刻姓名及字間有小字者別無閒散道號家世名位引用成語惟單字象形禽鳥龍虎雙螭芝艸圓印有之若子孫永寶宜爾子孫子孫世昌日利利出等印卽爲閒文矣

葉盛水東日記曰圖書印信之說具印史等書蓋自漢以來固有之而元爲特盛但多官封爵邑姓名道號書堂齋舍而已雖亦有尊德樂道筆精墨妙等印

終非雅製嘗見八十年前兩伍張氏所刻家乘一時
諸公圖記尙有典型後來奇巧溢出漸不足觀近又
有摘古人語以寓己意或自造語以爲謙己自勵之
詞皆非也其書不盡言仁知所好等作固已可笑而
所謂保傅尙書大學士章則又可厭矣

周亮工曰文國博爲印名字章居多齋堂館閣間有
之至何氏則以世說入印矣至梁千秋則無語不可
入矣吾未見秦漢之章有此纍纍也欲追踪古人而
不先除其鄙惡望而知爲近今矣

雲門山樵張紳書朱伯盛印譜後曰

朱伯盛名珪崑山人館閣

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尙質樸亦所不免惟揭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著甚詳然其所用却又多非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晶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晶宮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闔座絕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鮮于郎中一印曰鮮于伯幾父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德鞭滑稽大略相同子行嘗作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

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
印子行曰不妨坐客不曉他日文敏見之罵曰箇瞎
子他道倒好嬉子耳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
可見今不可得矣余座主張先生仲舉在杭一印曰
平臯鶴叟蓋用杭州三山名臨平臯亭黃鶴也古人
亦有如此者如雲烟過眼錄載姜白石印文鷹揚周
郊鳳儀虞廷蓋以其姓字作隱語辛稼軒印曰六十
一上人又以破其姓文米元章書史言劉巨濟符符
字亦好奇耳

梅菴雜志曰古官私印外表字印亦不多見宋後用閒
雜字印於書幅之首謂之引首杜撰可笑今人遵守而
不敢有違何邪

都穆聽雨紀談曰前代有某氏圖書之記惟以識圖畫
書籍今刻私印亦曰圖書誤矣

朱必信曰古來止有名印字印名字之外別有圖畫
書籍間所用印名爲圖書記者始于趙宋金天會十
三年得有宋內府圖書之印此卽圖書之始而非古
法也至於稱名印槩爲圖書者乃世俗相承宋人之

誤也

陸容曰前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曰某人圖書今人以此遂槩呼印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王基曰作印非以整齊爲能事要知古人之法曾字畫之意有自然之妙今人不知凡能捉刀卽自負擅長當時羣公貴客妄爲稱道而此匠流本不知秦漢印爲何物或見之亦曰篆法不同於說文刀法未造及整齊門外俗夫聞之以爲妙論卽以品評天下之印遂令人不

知學古只知字畫工整爲能也

考槃餘事曰今之鑊家以漢篆刀筆自負將字畫殘缺刻損邊旁謂有古意不知顧氏所集四千餘印內無十數損傷卽有傷痕乃入土久遠水鏽剝蝕或貫泥沙剔洗損傷非古文有此欲求古意何不求其篆法刀法而竊其損傷形似乎

張舍人塤曰漢印多撥蠟故文深字湛其有剝爛則是入土之物今人仿漢印有意脫落字無完膚此畫捧心之西子而不知其平日眉目固朗朗然姣好也

豈不甚愚也哉

程孝廉瑤田曰今之業是者務趨於工緻以媚人或
以爲非則又矯枉而過乎正自以爲秦漢鑄鑿之遺
而不知其所遵守者乃土花侵蝕壞爛之賸餘豈知
藐姑射之神人固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者乎

王基曰印篆之病有三聞見不博無淵源一也偏旁點
畫轉合不純二也經營位置妄意疎密三也

袁三俊篆刻十三畧曰蒼兼古秀而言譬如百尺喬松
必古茂青葱鬱然秀拔斷非荒榛斷梗滿目蒼涼之謂

又曰光卽潤澤之意整齊者固無論矣亦有鋒芒畢露而腴理自是光潤否則似物迷霧中不足觀也又曰人有服飾鮮華輿從絡繹而駟僮之氣令人不可耐者俗故也篆刻家諸體皆工而按之少士人氣象終非能事米氏書史曰畫可摹書可臨惟印不可僞作作者必異王詵刻句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予辨出元字脚遂服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毛奇齡曰摹印各有質或金或玉或晶或石或木或牙角骨骼各具形樞則各有其質而今祇一石而曰

仿骨仿角仿金玉晶木吾所不解也

蝸廬筆記曰文太史印章雖不能法秦漢然雅而不俗清而有神得六朝陳隋之意至蒼茫古樸畧有不逮今之專事油滑牽強成字者諸惡畢備皆曰文氏遺法致爲識古家所薄夫文氏之作豈如是乎

案文氏父子印見於書畫者深得趙吳興圓轉之法此如詩之有律字之有楷各爲一體工力匪易毀之者譏其變古譽之者奉爲正宗皆所謂不關痛癢也甘暘論歷代印曰漢因秦制而變其摹印篆法增減改

易制度雖殊實本六義古朴典雅莫外乎漢矣魏晉本
乎漢制間有易者亦無大失六朝因時改易遂作朱文
印章之變則始於此唐因六朝作朱文日流於譌謬多
曲屈盤旋皆悖六義毫無古法宋承唐制多尙纖巧其
文用齋堂館閣等字較之秦漢大相悖矣元時六文八
體盡失印亦因之絕無知者至正間有吾邱子行趙文
敏子昂正其歎制然時尙朱文工巧是飾雖有筆意而
古樸之妙則猶未然又論摹印篆法曰摹印篆漢八書
之一以平方正直爲主多減少增不失六義近隸而不

用隸之筆法漢印之妙皆本乎此又論篆法曰印之所
貴者文作者不究心於篆而工意於刀惑也又論刀法
曰墨意宜兩盡失墨而任意雖更加修飾如失刀法何
又論增減曰漢摹印篆中有增減之法皆有所本時人
不知六書之理立意增減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
又論陰陽文曰上古璽書封以紫泥餘皆折簡封蠟用
白文印印於蠟上其文突起曰陽後代制有印色印之
其文虛白曰陰古所謂陰陽文者言其用不言其體又
論回文印曰古用回文印者各有取意如雙字名印當

回文姓字在前名字在後若一順寫則名之二字必分而爲二矣此古用回文者取二字相連之意也其單字名印者不宜回文只當順寫以姓名在前或之印或私印二字卽在後矣如齋堂閒雜等印不用回文用則失款耳又論名印曰上古用印以昭信也當用名印爲正名姓之下止可加印字及印信印章之印私印等字氏字與閒雜字樣俱不可用用之不合古體亦且不敬耳又論重字印曰印有重字布置當詳字意或明篆二字相重或下者加二點以代如以一字作兩樣篆者則又

涉於雜而章法之正失矣又論破碎印曰古之印未必不欲整齊而豈故作破碎但世久風烟剝蝕以致損缺模糊者有之若作意破碎以仿古印而文法章法不古寧不反害乎古邪

鼂公武三榮郡齋讀書後志曰印格一卷皇朝鼂克一撰克一張文潛甥也文潛嘗爲之敘其畧曰克一旣好古印章其父補之愛之尤篤悉錄古今印璽之法謂之圖書譜自秦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

朱簡曰上海顧氏嘉興項氏所藏銅玉印不下四千方

歙人王延年爲辨出宋元印十之二刻爲集古印譜可謂博矣然而玉石並陳真贋不分豈足爲印家董狐邪近又有濫收顧氏棄餘及邇來僞造合爲秦漢印統是以蜚九而充蘇合亦印譜之厄也

案宋皇祐初命太常摹歷代印書爲圖宣和集印史踵事日多如王俅王厚之顏叔夏姜夔吾邱衍趙孟頫諸家各有圖譜然皆集古非自作前明嘉隆以後始自爲譜李雲谷云刻印者仿古數章首列諸巨公數章索李大僕王太虛一序便侈然成譜以作者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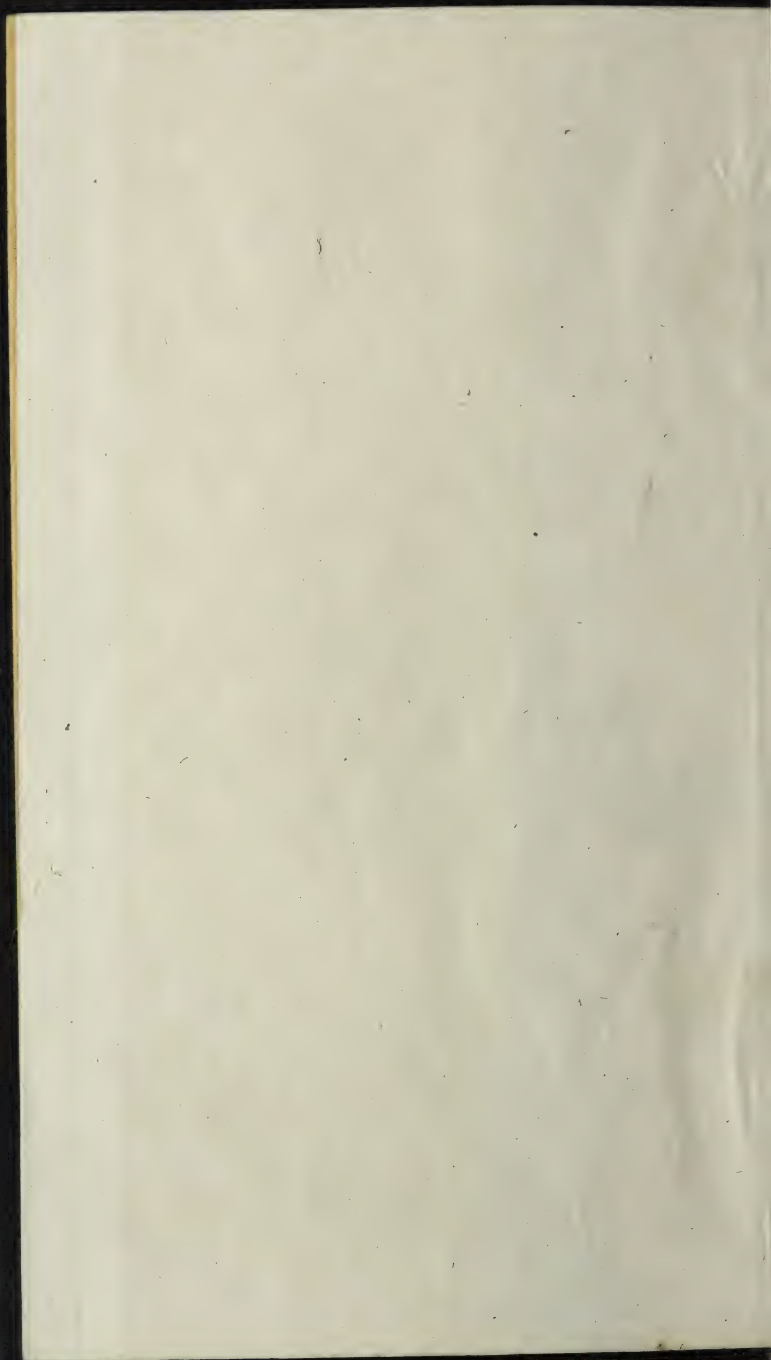
命豈不大可恥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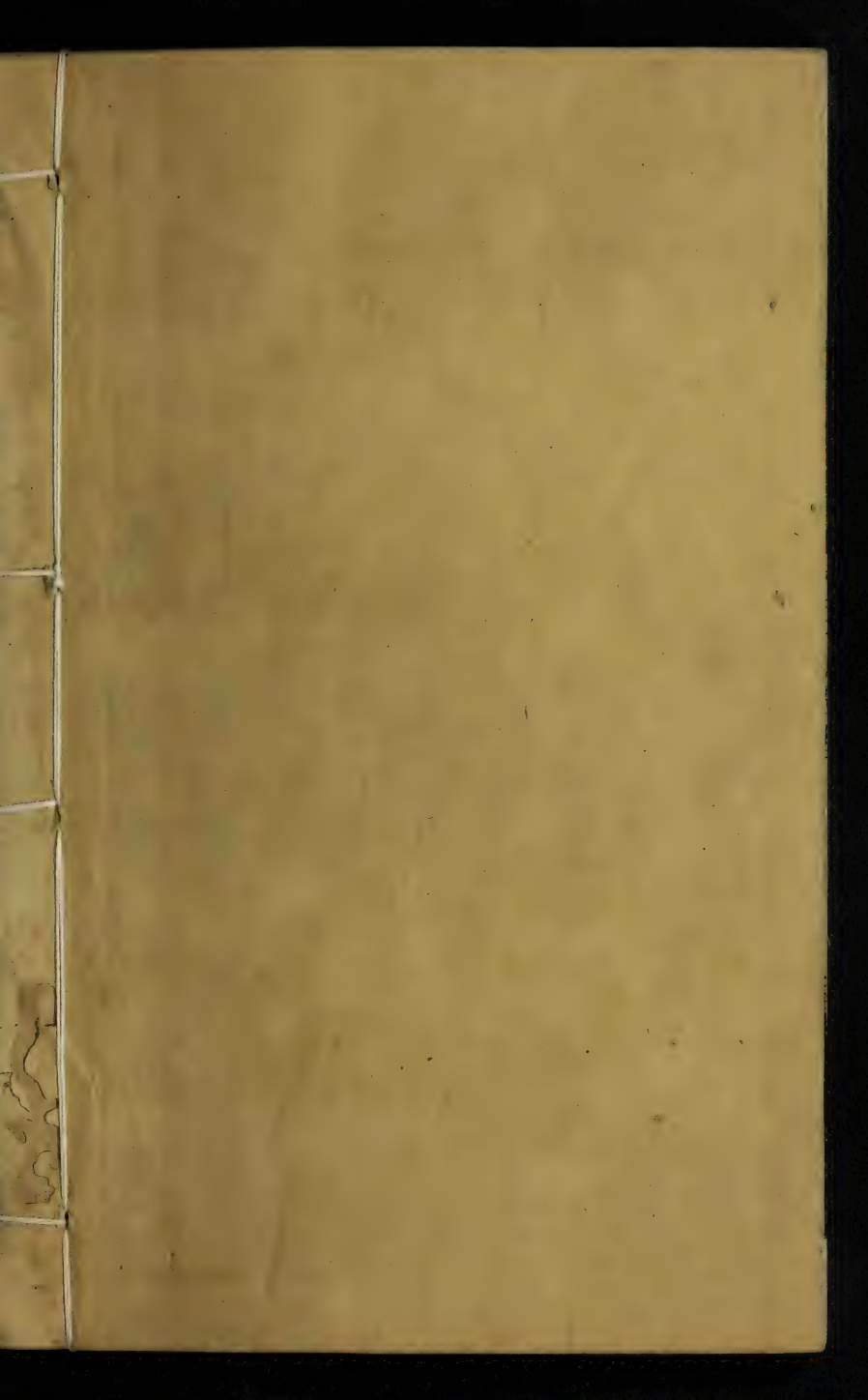
乾隆辛丑上元盧抱經程魚門周林汲丁小正陳
竹厂王石臞劉端臨同觀於詩境軒覃溪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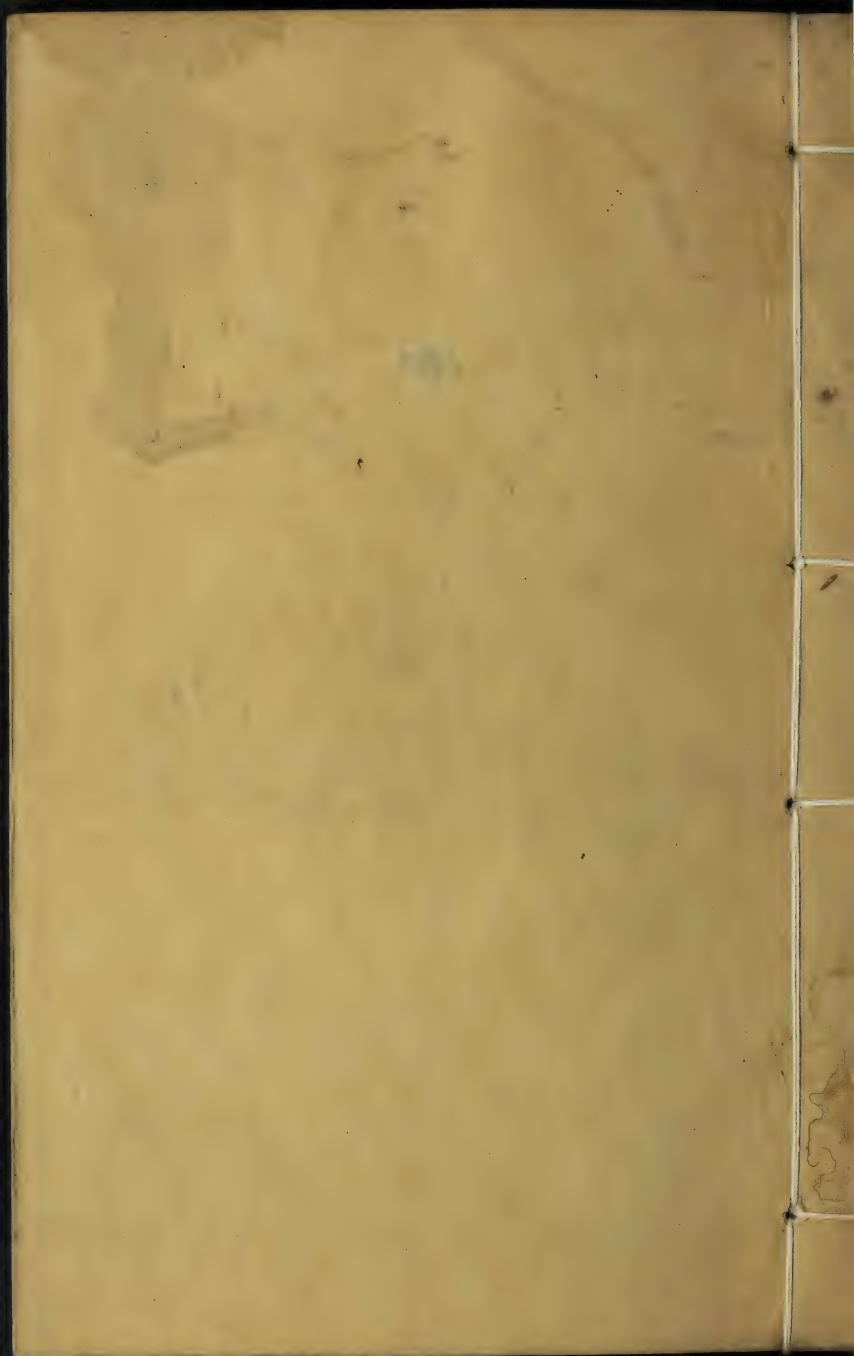
續三十五舉

終

番禺孟鴻光校







道光丁未鑄

海山
茶董
補

海山仙館叢書

海王王爺

茶羅王

通新人心

PL
2451
P29
v.86

茶董補目錄

上卷

造法爲神

漸兒所爲

莫茗工詩

縛奴拔火

爲萍爲茗

祀墓獲錢

鬻茗姥飛

謙飲茶果

日賜茶果

館閣湯飲

綠葉紫莖

慕好水厄

白蛇銜子

瞿唐自潑

山號大恩

驛官茶庫

士人作事

前丁後蔡

僊家雷鳴

陸羽別號

南方佳木

早茶晚茗

山川異產

又

又

又

又

茗之別名

茶之別種

至性不移

片散二類

御用茗目

製茶之病

製法沿革

如針如乳
不逆物性
靈泉供造
湖常爲冠
畏香宜溫
焙籠法式
瓶鑊湯候
酌盃湯華
味辨浮沉

點勻多少

下卷

玉泉僊人掌茶

唐李 白

竹間自採茶

唐柳宗元

茶山

唐袁 高

茶山

唐杜 牧

喜園中茶生

唐韋應物

送陸鴻漸棲霞寺

採茶

唐皇甫冉

陸鴻漸採茶相過

皇甫冉

茶會

唐錢起

茶中雜詠十首

唐皮日休

和

唐陸龜蒙

茶嶺

唐韋處厚

詠茶

宋丁謂

詠茶

宋鄭遇

謝孟諫議寄新茶

唐盧仝

謝僧寄茶

唐李咸用

西山蘭若試茶

唐劉禹錫

煎茶歌

宋蘇軾

謝送講筵茶

宋楊萬里

茶述

宋裴汶

進新茶表

宋丁謂

茶董補目錄終

茶董補卷上

茸城眉公陳繼儒采輯

造法爲神

以下十八則補敘嗜尚

景陵僧於水濱得嬰兒育爲弟子稍長自筮遇蹇之漸
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
始造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其像置於煬器之間祀

爲茶神云

因話錄

漸兒所爲

有積師者嗜茶久非漸兒偕侍不鄉口羽出遊江湖師

絕於茶味代宗召入供奉命宮人善茶者餉師一啜而
罷訪羽召入賜師齋俾羽煎茗一舉而盡曰有若漸兒
所爲也於是出羽見之

紀異錄

莫茗工詩

胡生者失其名以釘鉸爲業居霄溪近白蘋洲有古
墳生每茶必奠之嘗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爲
詩而嗜茗塋室子居之側常銜子惠欲教子爲詩生辭
不能柳曰但率子言之當有致旣寤試構思果有冥助

者厥後遂工焉

南部新書

縛奴投火

陸鴻漸採越江茶使小奴子看焙奴失睡茶焦爍鴻漸怒以鐵繩縛奴投火中

蠻甌志

爲薺爲茗

任瞻字育長少時有令名自過江矢志旣下飲問人云此爲薺爲茗覺人有怪色乃自分明曰向問飲爲熱爲

冷

世說

祀墓獲錢

剡縣陳務妻少寡好茶茗宅中有古塚每飲輒先祀之

夜夢一人曰吾塚賴相保護又享吾佳茗豈忘醫桑之
報及曉于庭中獲錢十萬從是禱祀愈切

異苑

鬻茗姥飛

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提一器茗往市鬻之一市競買
自旦至夕其器不減得錢散乞人或異之州法曹繫之
獄至夜老姥執鬻茗器從獄牖中飛出

廣陵志傳

讌飲茶果

桓溫爲揚州牧性儉每讌飲唯下七奠拌茶果而已

晉書

日賜茶果

金鑾故例翰林當直學士春晚困則日賜成象殿茶果

金鑾
密記

館閣湯飲

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麒麟草

鳳翔退耕傳

綠葉紫莖

同昌公主上每賜饌其茶有綠葉紫莖之號

杜陽雜編

慕好水厄

晉時給事中劉綽慕王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綽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

內有學顰之婦卿卽是也

伽藍記

白蛇銜子

義興南岳寺有真珠泉稠錫禪師嘗飲之曰此泉烹桐廬茶不亦可乎未幾有白蛇銜子墜寺前由此滋蔓茶味倍佳士人重之爭先餉遺官司需索不絕寺僧苦之

義興舊志

瞿唐自潑

杜幽公棕位極人臣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

舟次瞿唐爲駭浪所驚左右呼喚不至渴甚自潑湯茶

喫也

南部新書

山號大恩

藩鎮潘仁恭禁南方茶自擷山爲茶號山曰大恩以邀

利

國史補

驛官茶庫

江南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太守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至一室爲酒庫諸醞皆熟其外畫神問何也曰杜康太守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備復

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太守益喜又一室曰菴庫諸菴
畢具復有神問何也曰蔡伯喈太守大笑曰不必置此
茶錄

士人作事

宋大小龍團始於丁晉公成於蔡君謨歐陽公聞而歎
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茗溪詩話

前丁後蔡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
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後丁晉公漕閩乃

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
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
體何陋耶茶之爲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
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
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
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鶴林
玉露

僊家雷鳴

蜀雅州蒙山中頂有茶園一僧病冷且久嘗遇老父詢
其病僧具告之父曰何不飲茶僧曰本以茶冷豈能止

此父曰僊家有雷鳴茶亦聞乎蒙之中頂以春分先後
俟雷發聲多購人力採摘三日乃止若獲一兩以本處
水煎服能祛宿疾二兩眼前無疾三兩換骨四兩成地
仙僧因之中頂築室以俟及期獲一兩服未竟而病瘥
至八十餘時到城市貌若年三十餘眉髮紺綠後入青
城山不知所終

原闕

陸羽別號

羽於江湖稱竟陵子南越稱桑苧翁少事竟陵禪師智
積異日羽在他處聞師亡哭之甚哀作詩寄懷其略曰

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

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羽貞元末卒鴻漸小傳

南方嘉木

以下十則補敘產植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曰檳三

曰葭四曰茗五曰薺

茶經

早茶晚茗

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薺蜀人名之苦茶

爾雅按

二則正集太略補其未備

山川異產

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芽號爲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硤州有碧澗明月芳蒨茱萸繁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澧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筍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黃芽蘄州有蘄門團黃而浮梁商貨不在焉國史補

又

建州之北苑先春龍焙東川之獸目綿州之松嶺福州
之柏巖雅州之露芽南康之雲居婺州之舉巖碧貌宜
城之陽坡橫紋饒池之仙芝福合祿合運合慶合蜀州
之雀舌鳥觜麥顆片甲蟬翼潭州之獨行靈草彭州之
仙崖石花臨江之玉津袁州之金片龍安之騎火涪州
之賓化建安之青鳳髓岳州之黃翎毛建安之石巖白
岳陽之含膏冷

見茶論臆乘
及茶譜通考

又

湖州茶生長城縣顧渚山中與峽州光州同生白茅懸

脚嶺與襄州荆南義陽郡同生鳳亭山伏翼澗飛雲曲
水二寺啄木嶺與壽州常州同安吉武康二縣山谷與

金州梁州同

天中記

又

杭州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林
茶上天竺白雲峯者名白雲茶

天中記

又

會稽有日鑄嶺產茶歐陽修云兩浙產茶日鑄第一

方輿

勝覽

茗之別名

西平縣出臯蘆茗之別名葉大而澀南人以爲飲

廣州記

茶之別種

茶之別者有枳殼芽枸杞芽枇杷芽皆治風疾又有皂
莢芽槐芽柳芽乃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故今南人輸
官茶往往雜以衆葉惟茅蘆竹箬之類不可入自餘山
中草木芽葉皆可和合椿柿尤奇真茶性極冷惟雅州
蒙山出者性溫而主疾

本草

至性不移

凡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必以茶爲

禮義固有所取也

天中記

片散二類

以下八則補敘製造

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惟劍建則既蒸而研編竹爲格置焙室中最爲精潔他處不能造其名有龍鳳石乳的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末骨粗骨山挺十二等以充國貢及邦國之用洎本路食茶餘州片茶有進寶雙勝寶山兩府出興國軍仙芝嫩蕊福合祿合運合慶合指合出饒池州泥片出虔州

綠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臨江軍靈川福州先春早春
華英來泉勝金出歙州獨行靈草綠芽片金金茗出潭
州大柘枕出江陵大小已陵開勝開捲小捲生黃翎毛
出岳州雙上綠芽大小方出岳辰澧州東首淺山薄側
出光州總二十六名兩浙及宣江等州以上中下或第
一至第五爲號散茶有太湖龍溪次號末號出淮南岳
麓草子楊樹雨前雨後出荆湖青口出歸州茗子出江

南總十一名

文獻
通考

御用茗目

凡十八品

上林第一○乙夜清供○承平雅玩○宜年寶玉○萬
春銀葉○延年石乳○瓊林毓瑞○浴雪呈祥○清白
可鑒○風韻甚高○賜谷先春○價倍南金○雲英雪
葉○金錢玉華○玉葉長春○蜀葵寸金並宣和時政和曰
太平嘉瑞紹聖曰南山應瑞北苑貢茶錄

製茶之病

土肥而芽澤乳則甘香而粥面著蠹而不散土瘠而芽
短則雲腳渙亂去蠹而易散葉梗半則受水鮮白葉梗
短則色黃而泛烏蒂白合茶之大病不去烏蒂則色黃

黑而惡不去白合則味苦澀蒸芽必熟去膏必盡蒸芽未熟則草木氣存去膏未盡則色濁而味重受煙則香奪壓黃則味失此皆茶病也

茶錄

製法沿革

唐時製茶不第建安品五代之季建屬南唐諸縣採茶北苑初造研膏繼造蠟面既而又製佳者曰京挺宋太平興國二年始置龍鳳模遣使卽北苑團龍鳳茶以別庶飲又一種叢生石崖枝葉尤茂至道初有詔造之別號石乳又一種號的乳又一種號白乳此四種出而蠟

面斯下矣真宗咸平中丁謂爲福建漕監御茶進龍鳳
團始載之茶錄仁宗慶厯中蔡襄爲漕始改造小龍團
以進旨令歲貢而龍鳳遂爲次矣神宗元豐間有旨造
密雲龍其品又加于小團之上哲宗紹聖中又改爲瑞
雲翔龍至徽宗大觀初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目爲
一種與他茶不同其條敷闡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然
生出非人力可致正焙之有者不過四五家家不過四
五株所造止于一二銖而已淺焙亦有之但品格不及
於是白茶遂爲第一旣而又製三色細芽及試新銖貢

新銚自三色細芽出而瑞雲翔龍又下矣宣和庚子漕
臣鄭可間始創爲根絲冰芽蓋將已揀熟芽再令剔去
止取其心一縷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光瑩如銀絲然又
製方寸新銚有小龍蜿蜒其上號龍團勝雪又廢白的
石三鼎乳造化銚二十餘色初貢茶皆人龍腦至是慮
奪其味始不用焉蓋茶之妙至勝雪極矣合爲首冠然
在白茶之下者白茶上所好也其茶歲分十餘綱惟白
茶與勝雪驚蟄後興役浹日乃成飛騎仲春至京師號
爲綱頭玉芽

負暄
雜錄

如針如乳

龍焙泉卽御泉也北苑造貢茶社前茶細如針用御水
研造每片計工直錢四萬文試其色如乳乃最精也

天中記

不逆物性

太和七年正月吳蜀貢新茶皆於冬中作法爲之上務
恭儉不欲逆其物性詔所貢新茶宜于立春後作

唐史

靈泉供造

湖州長洲縣啄木嶺金沙泉每歲造茶之所也湖長二

縣接界於此厥土有境會亭每茶時二牧異之斯泉也
處沙之中居常無水將造茶太守具儀注拜勅祭泉頃
之發源其夕清溢供御者畢水卽微減供堂者畢水已
半之太守造畢水卽涸矣太守或還施稽留則示風雷
之變或見鷲獸毒蛇木魅之類商旅卽以顧渚造之無

沾金沙者

茶錄

湖常爲冠

浙西湖州爲上常州次之湖州出長城顧渚山中常州
出義興君山懸腳嶺北崖下唐重修茶舍記貢茶御史

大夫李栖筠典郡日陸羽以爲冠於他境栖筠始進故
事湖州紫笋以清明日到先薦宗廟後分賜近臣紫筍
生顧渚在湖常間當茶時兩郡太守畢至爲盛集又王
川子謝孟諫議寄新茶詩有云天子須嘗陽羨茶則孟
所寄乃陽羨者

雲錄
漫抄

畏香宜溫

以下六則補敘焙瀹

藏茶宜翦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
以翦葉封裹入焙三兩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溫然
以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蔡襄
茶錄

焙籠法式

茶焙編竹爲之裹以翦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茶不入焙宜密封裹以翦籠盛之置高處同上

瓶鑊湯侯

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瀾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說又陸氏之法以末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末若以今湯就茶甌瀾之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

量鶴林
玉露

酌盃湯華

凡酌茶置諸盃令沫餽均沫餽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
沫厚者曰餽輕細者曰花茶經

味辨浮沉

候湯最難未熟則味浮過熟則味沉前世謂之蟹眼者
過熟湯也况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蔡襄茶錄

點勻多少

凡欲點茶先須煖盞令熱冷則茶不浮若茶少湯多則

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

同上

芳華初集

卷一

茶董補卷下 全卷補敘詩文

茸城眉公陳繼儒采輯

玉泉仙人掌茶

答族僧中孚贈

唐李白

常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鷗倒懸深谿月茗
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灑芳津採服洞肌骨叢老
捲綠葉枝枝相接連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舉世未
見之其名定誰傳宗英乃禪伯投贈有佳篇清鏡燭無
鹽顧慙西子妍朝坐有餘興長吟播諸天

正集止收序詩不可遺

竹間自採茶

謝吳上人見贈

唐柳宗元

烟俯石瀨咫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圭璧無纖瑕呼兒
爨金鼎餘馥延幽遐滌慮發真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
露飯佛事薰毗耶咄彼蓬瀛侶無乃貴流霞

茶山

在今
宜興

唐袁高

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
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
顧渚源得與茶事親氓輟農桑業採採實苦辛一夫但
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欹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

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爲不春陰嶺芽未吐
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力先走銀臺均選納無晝夜搗
聲昏繼晨衆工何枯槁俯視彌傷神皇帝尙巡狩東郊
路多堙周迴繞天涯所獻愈艱勤未知供御餘誰合分
此珍

茶山

唐杜牧

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修貢亦仙才溪
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徑度喧豗等級
雲峰峻寬平洞府開拂天聞笑語特地見樓臺泉嫩黃

金湧

金沙泉在此山中詳見上卷

芽香紫壁栽拜章期沃日輕騎若

奔雷舞袖嵐侵潤歌聲谷答迴磬音藏葉鳥雪豔照潭
梅好是全家到兼爲奉詔來樹陰香作帳花徑落成堆
景物殘三月登臨愴一盃重遊難自尅俛首入塵埃

喜園中茶生

唐韋應物

性潔不可汙爲飲滌塵煩此物信靈味本自出山原聊
因理群餘率爾植荒園喜隨衆草長得與幽人言

送陸鴻漸棲霞寺採茶

唐皇甫冉

採茶非採菴遠遠上層崖布葉春風暖盈筐白日斜舊

知山寺路時宿野人家借問王孫草何如泛碗花

陸鴻漸採茶相過

前人

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烟霞羨獨行幽
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然燈夜相思一磬聲

長孫宅與郎上人茶會

唐錢起

偶與息心侶忘歸才子家元談兼藻思綠茗代榴花岸
幘看雲卷含毫任景斜松喬若逢此不復醉流霞

茶中雜詠皮陸倡和各十首

茶塢

唐皮日休

閑尋堯氏山遂入深深塢種薜已成園栽葭寧記畝石
窪泉似掬岩罅雲如縷好是夏初時白花滿煙雨

和

唐陸龜蒙

茗地曲隈同野行多繚繞向陽就中密背澗差還少遙
盤雲髻慢亂簇香篝小何處好幽期滿巖春露曉

茶人

皮

生於顧渚山老在漫石塢語氣是茶薜衣香是烟霧庭
從顙子遮果任孺師虜日晚相笑歸腰間佩輕簍

和

陸

天賦識靈草自然鍾野姿閑來北山下似與東風期雨
後採芳去雲間幽路危唯應報春鳥得共斯人知

茶筍

皮

哀然三五寸生必依岩洞寒恐結紅鉛暖疑銷紫汞圓
如玉軸光脆似瓊英凍每爲遇之疎南山挂幽夢

和

陸

所孕和氣深時抽玉茗短輕烟漸結花嫩蕊初成管尋
來青靄曙欲去紅雲暖秀色自難逢傾筐不曾滿

茶籊

皮

貧勞曉攜去，暮過山桑塢。開時送紫茗，負處沾清露。歇
把傷雲泉，歸將挂烟樹。滿此是生涯，黃金何足數。

和

陸

金刀劈翠筠，織似波紋斜。製作自野老，攜持伴山娃。昨
日鬪煙粒，今朝貯綠華。爭歌調笑曲，日暮方還家。

茶舍

皮

陽崖枕白屋，幾口嬉嬉活。棚上汲紅泉，焙前蒸紫蕨。乃
翁研茗後，中婦拍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滿山月。

和

陸

旋取山上材架爲山上屋門因水勢斜壁任巖隈曲朝
隨鳥俱散暮與雲同宿不憚採掇勞祇憂官未足

茶竈

皮

南山茶事動竈起巖根旁水煮石髮氣薪然松脂香青
瓊蒸後凝綠髓吹來光如何重辛苦一一輸膏梁

和

陸

無突抱輕嵐有煙應初旭盈鍋玉泉沸滿甌雲芽熟奇
香籠春桂嫩色凌秋菊煬者若吾徒年年看不足

茶焙

皮

鑿彼碧巖下都應深二尺泥易帶雲根燒難礙石脈初
能燥金餅漸見乾瓊液九里共杉松相望在山側

和

陸

左右擣凝膏朝昏布烟縷方圓隨樣拍次第依層取山
謠縱高下火候還文武見說焙前人時時炙花脯

茶鼎

皮

龍舒有良匠鑄此佳樣成立作菌蠢勢煎爲潺湲聲草
堂暮雲陰松窓殘雪明此時勺複茗野語知逾清

和

陸

新泉氣味良古鐵形狀醜那堪風雪夜更值烟霞友曾
過蘋石下又住清谿口且共薦皇蘆何勞傾斗酒

茶甌

皮

那客與越人皆能造磁器圓似月魂墮輕如雲魄起棗
花勢旋眼蘋沫香沾齒松下時一看支公亦如此

和

陸

昔人謝堰堦徒爲妍詞飾豈如珪璧姿又有煙嵐色光
參筠席上韻雅金罍側直使于闐君從來未嘗識

煮茶

皮

香泉一合乳煎作連珠涕時看鱗目濺乍見魚鱗起聲
疑帶雨松餽恐生煙翠儻把瀝中山必無千日醉

和

陸

閒來松間坐看煮松上雪時於浪花裏併下藍英未傾
餘精爽健忽似氛埃滅不合別觀書但宜窺玉札

茶嶺

唐韋處厚

顧渚吳商絕蒙山蜀信稀千叢因此始含露紫茸肥

詠茶

宋丁謂

建水正寒清茶民已夙興萌芽先社雨採掇帶春冰碾

細香塵起烹新玉乳凝煩襟時一啜寧羨酒如澗

詠茶

宋鄭遇

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白和燈一作烟搗寒爐捧一作

對雪烹羅憂碧柳散煎覺綠花生最是堪憐處能令睡

思清

謝孟諫議寄新茶

唐盧仝

日高五丈睡正濃軍將叩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
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
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未嘗陽羨茶

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黃金芽
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
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
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二碗
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
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膚清六碗通仙靈七碗
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
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
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便從諫議

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

此詩豪放不讓李翰林終篇
規諷不忘憂民如杜工部詩

之上乘者且談茶事津津有味
正集寥寥收數句真稱缺典

謝僧寄茶

唐李咸用

空門少年初行堅摘芳爲藥除睡眠
匡山茗樹朝陽偏暖萌如爪拏飛
鳶枝枝膏露凝滴圓參差失向兜羅綿
傾筐短甌蒸新鮮白紵眼細勻於研
瓢排古砌春苔乾殷勤寄我清明前
金槽無聲飛碧煙赤獸呵冰急鐵喧
林風夕和真珠泉半匙青粉攪潺湲
綠雲輕綰湘娥鬟管來縱使重支枕
胡蝶寂寥空掩關

西山蘭若試茶歌

唐劉禹錫

山僧後檐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爲客振衣起
自傷芳叢摘鷹嘴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
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雲滿盃花徘徊悠揚噴鼻宿醒散
清峭澈骨煩襟開陽崖陰嶺各殊氣未若竹下莓苔地
炎帝雖嘗未解煎桐君有錄那知味新芽連拳半未舒
自摘至煎俄頃餘木蘭沾露香微似瑤草臨波色不如
僧言靈味宜幽寂采采翹英爲嘉客不辭緘封寄郡齋
甌井銅爐損標格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

可知花藥清冷味須是眠雲跂石人

嗜茶十九吾輩此詩親切有味熟讀

可當盧仝七碗不妨全收觀者勿疑重複

煎茶歌

宋蘇軾

蟹眼已過魚眼生飈飈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
眩轉遶甌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
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
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我今貧病
嘗苦饑分無玉碗捧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博鑪石銚
行相隨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願常及睡足日

高時

謝木舍人送講筵茶

宋楊誠齋

吳綾縫囊染菊水蠻砂塗印題進字淳熙錫貢新水芽
天珍誤落黃茅地故人鸞渚紫微郎金華講徹花草香
宣賜龍焙第一綱殿上走趨明月璫御前啜罷三危露
滿袖香烟懷璧去歸來拈出兩蜿蜒雷電晦冥驚破柱
北苑龍芽內樣新銅圍銀範鑄瓊塵九天寶月霏五雲
玉龍雙舞黃金鱗老夫平生愛煮茗十年燒穿折脚鼎
山下汲泉得甘冷山上摘芽得苦梗何曾夢到龍游窠

何曾夢喫龍芽茶故人分送玉川子春風來自玉皇家
鍛圭樵璧調水水烹龍炮鳳搜肝髓石花紫筍可衙官
赤印白泥牛走耳故人氣味茶共清故人肝胆茶共明
開緘不但似見面叩之咳唾金玉聲麴生勸人墮巾幘
睡魔遣我拋書冊老夫七椀病未能一啜猶堪坐秋夕

茶述

宋斐汶

茶起於東晉盛於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淡潔其用滌煩
其功致和參百品而不混越衆飲而獨高烹之鼎水和
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厭得之則安不得則病彼芝

術黃精徒云上藥致效在數十年後且多禁忌非此倫也或曰多飲令人體虛病風余曰不然夫物能祛邪必能輔正安有蠲逐衆病而靡保太和哉今字內爲土貢

實衆

以下
原闕

茶董補卷下

道光丁未鑄

西觀漢記

海山館叢書

也或曰多飲令人體
能補正安有調達斯
也

西
見
用

道
安
志
鵬

酒顛補目錄

上卷

遺冠雪政

夜辱樂身

焉用聖人

易內而飲

窟室夜飲

聖賢能飲

最歡一石

司諫醉舞

禁中大噓

士卒淪沒

去衣露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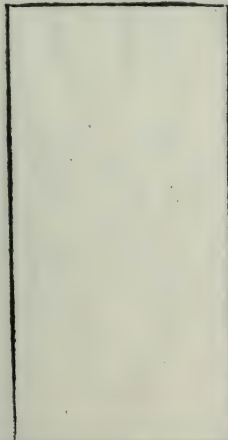
遠別能飲

不用常杯

糟肉堪久

自號上頓

建康醇美



文飲兩美
生活似勝
師阮步兵
盜竊求乞
鹽酒同味
髻金叵羅
醉舞不止
莫吐相茵
從事沐帥

麴蘖摧人

二盤無餘

簇器並飲

欲視別腸

飲冬瓜片

後宮醉妝

君臣懽笑

飲玉蓮杯

飲人狂藥



花前醉鄉

紅友黃封

杯賢杓聖

白櫛劇飲

歌呼和吏

水灑羣臣

襁縛吏部

酣法何得

糟漿逆鼻

醺遊元圃

神全不懼

酒池肉林

抵破書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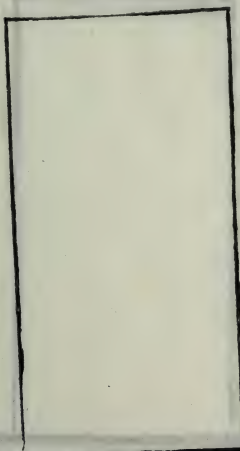
面折同列

搏擊左右

攜樽登覽

宣勸灌死

洗梨花妝



濯麴蘖腸
鼻尖挑魔
毛髮識味
攜聽黃鸝
奪履飲酒
每日邀賓
爭春大宴
量廣鷄舌
醉用鮫胎

少延清歡

一客一婢

金牌滿座

吞花臥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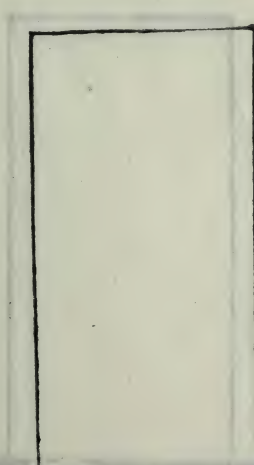
鹿腸懸注

雙珠爲吉

九吐爲神

烏梅解醒

毛詩代燭



晚年舊好

爭豪歌舞

花露潤肺

中卷

酒之始終

酒之好惡

古名醴酪

始作醪味

五齊之名

九醞之法

天之美祿

人之歡伯

釀飲諸名

華夷眾品

蘭英

桑落

玉瀝

醪醕

鄱淶

耶筒

箬下

宜城

曲阿

梨花

竹葉

君山

蓬萊

金液

玉饋

琬琰之膏

瑤琨之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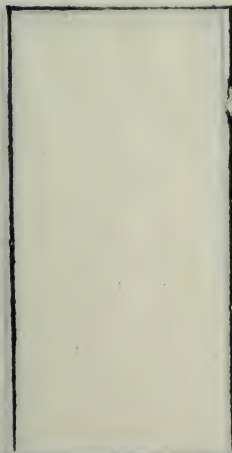
元碧之香

瓊粳

瓊蘇

仙漿

瑞露



洪梁

千里

楮汁

龍膏

澄明

露漿桂醞

停花懸樹

椒花

樅汁

夷釀

舉白浮君

三三兩兩

駝馱鼉

白玉石

字旁爲率

體物押韻

卦名證人

鵲尾指人

鶴足傾側

自暖杯

又

破壺杯

碧瑤杯

鸕鷀卮

下卷

飲酒三首

對酒

晉陶潛

梁張率

田飲引

梁朱異

對酒

陳張正見

獨酌謠

陳沈炯

賜魏證

唐太宗

看釀酒

唐王績

詠酒

唐李嶠

飲中八仙歌

唐杜甫

湖中對酒

唐張謂

待酒

唐李白

山中與幽人對酌

李白

獨酌

李白

月下獨酌三首

李白

將進酒

李白

將進酒

唐李賀

與諸客空腹飲

唐白居易

何處難忘酒二首

白居易

不如來飲酒四首

白居易

勸酒

白居易

勸酒

唐孟郊

勸酒

唐李敬方

勸酒

唐武瓘

酒中十詠

唐陸龜蒙

容南太守合酒詩

宋羅大經

月下傳杯

宋楊萬里

酒箴

漢楊雄

與曹操書

漢孔融

又書

孔融

與兄子秀書

宋陳·瑄

酒顛補目錄

終

酒顛補卷上

茸城睂公陳繼儒采輯

遺冠雪政

以下七十二則補敘酒人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廩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韓子

夜辱樂身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之家晏子立于門曰國得無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

夫子樂之晏子曰臣不敢與焉公乃殽於司馬穰苴之家穰苴答如晏子公復移于梁丘據據左執琴右擁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無彼二子何以持國無此一臣何

以樂身

晏子春秋

焉用聖人

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

左傳

易內而飲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嫫氏易內而

飲酒注云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嬖家

左傳

寤室夜飲

鄭伯有嗜酒爲寤室而夜飲擊鐘焉朝至未已注云寤

室地室

左傳

聖賢能飲

平原君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

路嗑嗑尙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吾子何辭焉

孔叢

子

最歡一石

齊威王置酒後宮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
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問故髡曰賜酒大王之
前執法在前御史在後髡恐懼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
乃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
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臣心最歡能飲一石

史記

司諫醉舞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令司諫韓璜往廉
按王憂甚有妾故錢塘倡也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璜
舊遊妾家最好歡強邀之飲妾當敗其守已而韓至王

郊迎不見入城見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固請乃許水陸畢陳妓樂大作旣而王麾去妓樂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狂不自制卽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引滿再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卽當出韓醉甚卽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扶掖而登歸寢酒醒覺衣衫牽絆索燭覽鏡羞愧解去不復有所問

鶴林
玉露

禁中大噓

富平侯張放淳于長等成帝愛幸入侍禁中設宴飲之
會及趙李諸侍中引滿舉白談笑大噱

漢書

士卒淪沒

苻堅使呂光討西域至龜茲胡人厚於養家有蒲萄酒
或至千斛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

晉書
載記

去衣露形

孝靈末百司湏酒酒千文一斗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
令與人飲輒去衣露形爲樂也

典論

遠別能飲

邴原辭家求學八九年間酒不向口臨別師友以原不
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
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以燕飲於是共坐飲酒終日
不醉

魏志

不用常枵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用常枵斟酌以
大饗盛酒圍坐相向大酌

世說

糟肉堪久

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恆飲酒不見酒家覆甌

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

世說

自號上頓

王忱嗜酒醉輒經曰自號上頓世諺以大飲爲上頓起

自忱也

宋書

建康醇美

顧憲之元徽中爲建康守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醇旨者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

宋書

文飲 兩美

梁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

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
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

梁書

生活似勝

胡叟少聰敏披讀羣籍再閱于目皆誦于口蓬室草筵
惟以酒自適謂友人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

魏書

師阮步兵

李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園庭
羅種果藥親朋尊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遨里

開每言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

北史

盜竊求乞

齊郡王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幹綜家事頗節簡飲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

北史

鹽酒同味

太宗引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大悅賜浩縹醪酒十斛水晶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魏書

髻金叵羅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字多技藝而粗率無行嘗因宴醉
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

北齊書

醉舞不止

孫權請顧雍父子及孫譚時爲選曹尙書見任貴重是
日孫權忻譚醉酒三起舞舞又不知止雍明日召譚訶

責之

江表傳

莫吐相茵

林蘊仕不稱意縱酒自適多忤時政白居易贈詩戒之
曰世上如今重檢身吾儕恃酒似狂人西曹舊日多持

論慎莫吐他丞相茵

閩中才士傳

從事沐帥

武元衡帥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

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

散宴

乾牘子

麴蘖摧人

崔櫓酒後失以詩謝虔州陸郎中肱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摧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

頭

撫言

二盤無餘

王源中文宗時爲翰林承旨暇日與昆季擊毬誤中源中額有損俄有急召上訝之源中實以上聞上命賜酒二盤每盤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許宣令并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容

撫言

簇器並飲

朱溫初兼四鎮蜀遣潘炕持聘炕每讌飲禮容益恭溫飲酣謂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炕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炕並飲之愈溫克溫謂其歸館多應傾

瀉困臥遣人偵之屹簪筍籜冠秤所得器物

北夢瑣言

欲視別腸

閩主延曦與翰林學士周維岳嘗會飲極酣因顧左右曰維岳身軀甚小能飲如許酒左右曰酒有別腸非可以肌體論延曦欣然使拽維岳下殿將取別腸而視之左右善對曰今侍奉飲樂惟維岳最有殊量取其別腸是無可陪奉者延曦然之獲免

五國故事

飲冬瓜片

閩王延曦審知之子也卽位後爲長夜之飲以銀葉爲

酒杯賜飲羣下銀葉卽柔弱因目之爲冬瓜片又名之
曰醉如泥酒旣盈不復置他所惟飲盡乃可置之

五國故事

後宮醉妝

後蜀王衍後宮皆戴金蓮花冠酒酣免冠其髻髻然更
施朱粉號醉妝國中人皆效之

五國故事

君臣懽笑

宋眞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懽笑無間忽問鄺
沾中貴人以實價對上遽問近臣唐酒價惟丁晉公奏
曰每斗三百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云速來相

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斗三百上大喜玉壺

清話

飲玉蓮杯

王永年嘗置酒延賓卞楊繪於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
右手掬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杯賓子野酒譜

飲人狂藥

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傲慢過度崇欲表免
之裴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

乎晉書裴楷傳

花前醉鄉

許碯遍遊名山嘗作詩曰閨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
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

列仙傳

紅友黃封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還北歸常與單秀才步月
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
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

鶴林玉露

杯賢杓聖

壺隱仙人嘗吟詩曰杯賢與杓聖與我萬戶封

樹萱錄

白擲劇飲

元行恭少頗驕恣父文遙令與盧思道交遊文遙嘗謂
思道曰小兒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
師風思道答云大郎神情俊邁自是克符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北齊書

歌呼和吏

曹參代蕭何爲丞相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卿大夫
及賓客欲言至者參輒飲醉之終莫得言相舍後園近
吏舍日夜歌呼從吏惡之請參遊園中聞幸召按之乃

反取酒張飲歌呼與應和

史記

水酒羣臣

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令人以水洒羣臣曰今日酣飲醉墮臺中乃當止耳

吳志

甕縛吏部

太興未畢卓爲吏部郎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去其瓮間取酒飲之掌酒者謂是盜執縛之郎往視乃畢吏部也卓引主人於瓮側取醉而去

晉中興書

酣法何得

衡陽王義季素嗜酒略少醒曰文帝詰責曰將軍蘇微耽飲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

宋書

糟漿逆鼻

子產之兄曰公孫朝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政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疎雖水火兵刃交於前不知也

列子

醺遊元圃

高帝幸東宮召諸王醺飲因遊元圃園長沙王晃捉華

蓋臨川王英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
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王敬則自捧觥饌高帝大飲賜
武帝以下酒並大醉盡歡焉

齊書

神全不懼

夫醉者之墜車也雖疹不死骨節與人同犯難與人異
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
其胸是故還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况得全
於天乎

列子

酒池肉林

紂車行酒騎行炙二十日爲一夜按紂以酒爲池因謂以車行酒以肉爲林因謂以騎行炙耳或是覆酒滂沱於地因以爲池釀酒積糟因以爲邱懸肉似林因言肉

林也

論衡

抵破書案

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後漢書

面折同列

馬武爲人嗜酒濶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

長短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樂笑

後漢書

搏擊左右

胡綜性愛酒醉後謹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

愛其才不備責也

吳志

攜樽登覽

趙季仁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攜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飲一杯

登覽竟日未嘗厭倦

鶴林玉露

宣勸灌死

蔡攸嘗賜酒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
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

鶴林

玉露

洗梨花妝

洛陽梨花時人多攜酒其下曰爲梨花洗妝唐餘錄

濯麴蘖腸

房壽勸吳田以輶轡甕田懼其深曰但見龍門溪水濯

麴蘖腸耳叩頭錄

鼻尖挑魔

唐元載不飲羣僚百種強之辭以鼻聞酒氣已醉其中
一人謂可用術治之取針挑元載鼻尖出一青蟲如小
蛇曰此酒魔也聞酒卽畏之元載是日飲一斗五日倍

是

元山記

毛髮識味

石裕方明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
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

無厚薄

酒中元

攜聽黃鸝

戴顓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

耳鍼砭詩腸鼓吹

高隱外書

奪履飲酒

趙廷芝安成人作半月履裁千紋布爲之托以精銀縑以絳蠟唐輔明過之奪以貯酒已乃自飲廷芝問之答曰公器皿太微此履有滄海之積耳

妙豐居士安成記

每日邀賓

龍山康甫慷慨不羈每日置酒於門邀留賓客不住者

贈過門錢日費酒鶴瓶二十

放懷集

爭春大宴

揚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畷每至爛開張大宴一株
令一倡倚其傍立館曰爭春開元中宴罷人或云花有

歎聲

揚州
事跡

量廣雞舌

飲酒者嚼雞舌香則量廣浸半天回則不醉

酒中
元

醉用鮫胎

張寶常使子弟巡市乞雞鴨卵殼雞卵以煮藥鴨卵以
金絲縷海棠花名鮫胎蓋醉後畏酒時多用之

就印
錄

少延清歡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數日

淵明別傳

一客一婢

陳无咎宴客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斟而後使滿以

盡誠敬

洛都要記

金牌盈座

河間王夜飲妓女謳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終金牌盈座

豐盈

傳

吞花臥酒

虞松方春以謂握月擔風且期後日吞花臥酒不可過

時曲江春宴錄

鹿腸懸注

號國夫人就屋梁上懸鹿腸於半空筵宴則使人從屋上注酒於腸中結其端欲飲則解注于杯號洞天聖酒
元酒中

雙珠爲吉

洛陽人有妓樂者三月三日結錢爲龍作錢龍宴四圍

撒真珠厚數寸以斑螺令妓女酌之仍各具數得雙者
爲吉妓乃作雙珠宴以勞主人又各作餽緩帶以一丸
餽舒之可長三尺者賞金菱角不能者罰酒

粧樓記

九吐爲神

酒席之士九吐而不減其量者爲酒神

醉錄

烏梅解醒

陳永陽王宿醒未解則爲蜜漬烏梅每啖不下二十枚

清醒乃已

樵人直語

毛詩代燭

倪芳飲後必有狂怪恬然不恥嘗以毛詩卷染油代燭

醉遊徹曉

醉仙圖記

晚年舊好

長安孫逢年曰一醉無虛日妓妾曳綺羅者二百餘人

晚年衰憊而舊好不衰

長安後記

爭豪歌舞

隋諸葛昂高瓚爭爲豪侈昂屈攢串長八尺餅濶丈餘
餖粗如柱酒行自作金剛舞以送之瓚復屈昂以車行
酒馬行肉碓斬鱸碾蒜虀自唱夜叉歌以送之

朝野僉載

花露潤肺

楊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凌晨傷花枝吸花上露

潤肺

天寶遺事

酒顛補卷上

終

酒顛補卷中

茸城眉公陳繼儒采輯

酒之始終

以下四十一則補敘酒品

空桑穢飯醢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麯音完

甜醪

音乳

九醖

音豆

澄清百品酒之終也

酒經

酒之好惡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

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世說

古名醴酪

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

古史考

始作醪味

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

世本

五齊之名

齊音薺

酒正掌酒之政令辨五齊之名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

四緹

音體

齊五沈齊注云泛者成而滓泛泛然如今宜城

醪醴者成而滓汁相將如今甜酒盎者成而蓊蓊然葱

白色如今鄮白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沈者成而滓

沈如今造清周禮

九醞之法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

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

西京雜記

天之美祿

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

漢書

人之歡伯

焦氏易林坎之兌曰酒爲歡伯除憂來樂賓子野酒譜

云益其可愛無貴賤賢不肖夷夏共甘而樂之

天中記

釀飲諸名

醪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醕薄

酒也醕旨酒也曰醢曰醖白酒也曰釀曰醢造酒買之

曰沽當肆曰壚釀之再亦曰醖漉酒曰醢酒之清曰醢

厚曰醢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醢使酒曰醢甚亂

曰營音詠飲而面赤曰酡病酒曰醒主人進酒于客曰酌

客酌主人曰酢獨酌而醉曰醢出錢共飲曰醢賜民共

飲曰醢不醉而呶曰醢

音婢說文

華夷衆品

酒則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劒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萄嶺南之靈溪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睦蝦蟇陵之郎官清河漠又有三勒漿類酒法書波斯三勒謂庵摩勒毗黎勒訶黎勒

國史補
已上總敘

蘭英

漢書禮樂志云百末旨酒布蘭生謂以百華末雜酒芬香若蘭之生枚乘七發云蘭英之酒酌以滌口

桑落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名齊民要術云索郎桑落反語也

玉漉

玉漉隋煬帝酒名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

平龍城錄

醪醕

李絳在相位多直言上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賜

酴醾酒

白氏六帖

鄮淶

衡陽縣東二十里有鄮湖周二十里深八尺湛然綠色
土人取以釀酒其味醇美晉武平吳薦於太廟

湘中記

郾筒

成都府西五十里曰郾縣郾人剝竹之大者傾春釀於
筒包以藕絲蔽以蕉葉信宿馨透干林外然後斷之以
獻俗號郾筒酒

風俗錄

箬下

一作若

吳興箬溪多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土人取
下箬水釀酒極醇美吳錄云烏程若下酒七命云酒則
荆南烏程烏程卽吳興縣名

宜城

宜城醪蒼梧清酒名也一名宜春王烈之安成記云安
成宜春縣出美酒謂之宜春醇酎又張華輕薄篇云蒼
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是也

曲阿

曲阿出名酒皆云後湖水所釀故醇烈也今按湖水上

承丹徒高驪覆舟山馬林溪水水白味甘

寰宇記

梨花

杭州俗釀酒趁梨花時熟名梨花春白樂天杭州春望詩有云青旗沽酒趁梨花是也又圖經云杭州食貨有梨花乾酒之上者

竹葉

吳志烏程酒有竹葉春杜子美九日詩云竹葉於人旣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又有金陵春李白詩云甕中百斛金陵春又有麴米春杜甫詩云聞道雲安麴米

春 又有拋青春韓愈詩云且可勤買拋青春 又有

松醪春見裴鉶傳奇凡酒以春爲名者皆取毛詩爲此

春酒以介眉壽之義已上名品

君山

湘中記云道士言君山左右皆有美酒得飲之者不死
又岳陽風土記云寺僧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
處

蓬萊

楊羲會蓬萊仙客洛廣休旣下山半遇許主簿語之曰

吾爲汝置酒四升在山上可往飲之此太平家酒治人
腸也諺曰欲得長生飲太平真諸

金液

王母會帝于嵩山飲帝以金液流暉之酒又有延洪壽

光之酒

黃帝
內傳

玉饋

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美如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
玉邊取一尊一尊復生焉與天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

不生死

神異
經

璇琰之膏

穆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
來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璇琰之膏以爲酒

拾遺記

瑤琨之碧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味如醇
酎帝坐神明臺酌瑤琨碧酒炮青豹之脯果則塗陰紫
梨琳國碧李仙衆與食之

洞冥記

元碧之香

安期先生與神女會于園邱酣元碧之香酒

列仙傳

瓊粬

謝元卿遇神女設瓊粬酒

續仙傳

瓊蘇

南岳夫人設王子喬瓊蘇酒

上

仙漿

枸樓國有仙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十日醉

物類相感志

瑞露

田璆鄧韶攜觴晚道遇書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釀于百

花之中不知與足下乾和五醖孰愈耳與飲其味甘香

無比

嵩岳嫁女記
已上仙品

洪梁

武帝思懷李夫人親侍覺帝容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斯之國酒出洪梁之縣縣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帝飲

三爵色悅心歡

拾遺記

千里

任昉謂劉杳曰酒有千里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

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
忘實不憶此杳曰出楊元鳳所撰

梁書

楮汁

又杳在昉坐有人饋昉楮酒而作楸字昉問此字是否
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楮音振木名其汁可以爲酒
同上

龍膏

順宗時處士伊初元召入宮飲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
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

杜陽雜編

澄明

武宗會昌元年夫餘國貢火玉才人常用煎澄明酒其酒亦異方所貢也色如紫膏飲之令人骨香

上

露漿桂醞

同昌公主上每賜御饌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

上

停花懸樹

南海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甕中數日

成酒甘美

南史

西南夷有樹類櫻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李士人以麴納

罐中以索懸罐于實下倒其實取汁流于罐以爲酒名

曰樹頭酒

雲南志

椒花

朱崖郡以土爲釜器用瓠瓢無水人飲石汁又有椒似
安石榴花着甕中經旬卽成酒其味香美甚醉人

十道志

櫛汁

山海經櫛汁甘爲酒齊民要術沈約集皮日休集皆有

櫛酒

天中記

夷釀

酒類彙考

三佛齊有柳花酒椰子酒檳榔酒皆非麴蘖取醞飲之

亦醉扶南石榴酒辰溪釣藤酒赤土國甘蔗酒孫公談圖○已

上異

品

舉白浮君

以下八則補救觴政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醕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醕不仁舉白浮君君不應不仁曰君令不行可乎君舉白而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

上客

說苑

三三兩兩

王肅與孝文帝殿會帝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
辨之賜金鐘彭城王勰曰臣解此是習字高祖卽以金
鐘賜之

伽藍記

駝馱鼉

進士顧非熊相國令狐楚聞其辨捷乃改一字令云水
裏取一鼉岸上取一駝將這駝來馱這鼉是爲駝馱鼉
非熊曰屋頭取一鴿水裏取一蛤將這鴿來合這蛤是
爲鴿合蛤

紀異錄

白玉石

陶穀使越越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
陶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要錢塘宣和間林攄奉使契
丹國其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云白
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曰
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王卽無口耳王林詞窘罵之幾

辱命

雲麓漫抄

字旁爲率

宋時有以進士爲舉首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
曰以字偏旁爲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紬絹

綱至其黨人曰鬼魅魍魎貢父詩話

體物押韻

楊大年于丁謂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斟則見丁云

有餅如月因食則缺續青瑣高議

卦名證人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故事一人云
孟嘗君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
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汙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
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指荆公父子

也唾玉集

鵲尾指人
以下七則補敘杯勺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樽凡王有欲勸飲

者呼之則尾指其人
朝野僉載

鶴足傾側

韓王元嘉有一銅鶴樽背上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正不

滿則傾側
同上

自暖盃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

上有縷金字名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

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庫

唐書

又

丁石韞監花厯榷場一日數胡兒用綿裹一物至玉柱碗也表裏瑩徹無纖瑕製琢亦工注酒頃刻卽溫碗底刻安美二字云得於長安古壙中

清波雜志

破壺盃

劉卿任待制言宣和時王黼宴從官于私第各出一寶器勸酒侍兒捧一物至卿任前宛若疊穀俄而瀉酒錚

然有聲隨酒漲起酒滿如常盃飲盡復如故名破壺盃

云南方軟琉璃也

南墅閑居錄

碧瑤盃

杜陵韋弇遊蜀春末南出鄭氏亭有仙女曰我玉清之女此玉清宮也命酒樂宴亭中出一杯色碧而光瑩洞徹顧謂弇曰碧瑤杯也

宣室志

鷄鵲卮

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我

家乃賜鵝鵝酒卮翡翠盤

北夢
瑣言

酒顛補卷中終

酒顛補卷下

茸城睂公陳繼儒采輯

飲酒 以下補敘詩文

晉陶淵明

有客常同止趣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
醒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頴寄言
酣中客日沒燭當炳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
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
迷所留酒中有真味

對酒

梁張率

對酒誠可樂此酒復芳醇如華良可貴似乳更非珍何
當留上客爲寄掌中人金樽清復滿玉椀亟來親誰能
共遲暮對酒惜芳晨君歌尙未罷却坐避梁塵

田飲引

梁朱异

卜田宇兮京之陽面清洛兮背脩邛屬風林之蕭瑟值
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聚散鴻冥冥而遠翔酒沉兮俱
發雲沸兮波揚豈味薄於東魯鄙密酣於南湘於是客
有不速朋自遠來臨清池而滌器闢山牖而飛觴促膝

兮道故久要兮不忘間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翩之章

對酒

陳張正見

當歌對玉酒匡坐酌金壘竹葉三清泛葡萄百味開風
移蘭氣入月逐桂香來獨有劉將阮忘情寄羽杯

獨酌謠

陳沈炯

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予未要不愚復
不智誰當予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生涯本漫
漫神理暫超超再酌驚許史三酌傲松喬頻煩四五酌
不覺凌丹霄倏爾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葬夷

江真初卷一
二
跖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鵬鷃但逍遙寄語號呶侶無乃
太塵囂

賜魏證

唐太宗

醺醺勝蘭生翠濤過玉瀼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

看釀酒

唐王績

六月調神麴正朝汲美泉從來作春酒未省不經年

詠酒

唐李嶠

孔坐洽良儔陳筵幾獻酬臨風竹葉滿湛月桂香浮每
接高陽宴長陪河朔遊會從元石飲雲雨出圓邱

飲中八仙歌

唐杜甫

知章騎馬似乘船
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陽三斗始朝天
道逢麴車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興廢萬錢
飲如長鯨吸百川
銜杯樂聖稱避賢
宗之瀟灑美少年
舉觴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樹臨風前
蘇晉長齋繡佛前
醉中往往愛逃禪
李白一斗詩百篇
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
張旭三杯草聖傳
脫帽露頂王公前
揮毫落紙如雲煙
焦遂五斗方卓然
高談雄辯驚四筵

賀知章汝陽王璿李適之崔
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

湖中對酒

唐張謂

夜坐不厭湖上月
晝行不厭湖上山
眼前一樽又常滿
心中萬事如等閒
主人有黍萬餘石
濁醪數斗應不惜
卽今相對不盡歡
別後相思復何益
茱萸灣頭歸路賒
願君且宿黃公家
風光若此人不醉
參差辜負東園花

待酒

唐李白

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
山花向我笑正好銜杯時
晚酌東籬下流鶯復在茲
春風與醉客今日且相宜

山中與幽人對酌

唐李白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
明朝有意抱琴來

獨酌

唐李白

春草如有意羅生玉堂陰東風吹愁來白髮坐相侵獨
酌勸孤影閒歌面芳林長松爾何知蕭瑟爲誰吟

月下獨酌三首

唐李白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
旣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
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

酒真補名一
情交相期邈雲漢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
地既愛酒愛酒不媿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
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
中趣勿爲醒者傳

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輕愁不來所
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辭粟臥首陽屢空饑顏回當代
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卽金液糟邱是蓬萊且須飲
美酒乘月醉高臺

將進酒

唐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
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
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黃金散盡還復來烹
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與君
歌一曲請君爲我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
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
樂斗酒十千恣歡譁主人何爲言少錢且須沽酒對君
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

將進酒

唐李賀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
屏繡幙圍春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
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
劉伶墳上土

與諸客空腹飲

唐白居易

隔宿書招客平明飲暖寒麴神寅日合酒聖卯時歡促
膝纔飛白酌顏已渥丹碧籌攢采碗紅袖拂盤盤醉後
歌尤異狂來舞可難拋盃語同坐莫作老人看

何處難忘酒二首

唐白居易

何處難忘酒天涯語舊情青雲俱未達白髮遞相驚二
十年前別三千里外行此時無一盞何以敘平生
何處難忘酒朱門美少年春分花發後寒食月明前小
院迴羅綺深房理管絃此時無一盞爭過艷陽天

不如來飲酒四首

唐白居易

莫隱深山去君應到自嫌齒傷朝水冷貌苦夜霜嚴漁
去風生浦樵歸雪滿巖不如來飲酒相對醉厭厭
莫作農夫去君應見自愁迎春犁瘦地趁晚餽羸牛數

江真初卷一
被官加稅稀逢歲有秋不如來飲酒相伴醉悠悠
莫學長生去仙方悞殺君那將薤上露擬待鶴邊雲
砧皆燒藥纍纍盡作墳不如來飲酒閑坐醉醺醺
莫入紅塵去令人心力勞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且滅嗔中火休磨笑裏刀不如來飲酒穩臥醉陶陶

勸酒

唐白居易

勸君一杯君莫辭勸君兩杯君莫疑勸君三杯君始知
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天地迢迢自長久
白兔赤烏相趁走身後堆金柱北斗不如生前一杯酒

勸酒

唐孟郊

白日無定影清江無定波人無百年壽百年復如何堂
上陳美酒堂下列清歌勸君金屈卮勿謂朱顏酡松柏
歲歲茂邱陵日日多君看終南山千古青峩峩

勸酒

唐李敬方

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憂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
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真

勸酒

唐武瓘

勸君金屈卮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

酒中十詠序

詩不佳
不錄

唐皮日休

鹿門子性介而行獨於道無所全於才無所全於進
無所全於退無所全豈天民之憊者耶然進之與退
天行未覺於余也則有窮有阨有病有殆果安而受
耶未若全於酒也夫聖人之誠酒禍也大矣在書爲
沈湎在詩爲童羖在禮爲豢豕在史爲狂藥余飲至
酣徒以爲融肌柔神消沮迷喪頽然無思以天地大
順爲提封傲然不持以洪荒至化爲爵賞抑無懷氏
之民乎葛天氏之民乎苟沈而亂狂而酗禍而族真

蚩蚩之爲也若余者於物無所斤於性有所適真全
於酒者也噫天之不全余也多矣獨以麴蘖全之抑
天猶幸於遺民焉太元曰君子在元則正在福則冲
在禍則反小人在元則邪在福則驕在禍則窮余之
於酒得其樂人之於酒得其禍亦若是而已矣於是
徵其具悉爲之詠用繼東臯子酒譜之後夫酒之始
名天有星地有泉人有鄉今總而詠之者亦古人初
終必全之義也天隨子深於酒道寄而請之和

和皮襲美酒中十詠

唐陸龜蒙

酒星

唐陸龜蒙

萬古醇酎氣結而成晶
熒降爲嵇阮徒動與樽
壘并不獨祭天廟亦應
邀客星何當八月槎載
我遊青冥

酒泉

唐陸龜蒙

初懸碧崖口漸注青谿
腹味旣敵中山飲寧拘
一斛春疑浸花骨暮若
酣雲族此地得封侯終
身持美祿

酒蘗

唐陸龜蒙

山齋醞方熟野童編近
成持來歡伯內坐使賢
人清不待盎中滿旋供
花下傾汪汪日可浥未
羨黃金籬

酒牀

唐陸龜蒙

六尺樣何奇，谿邊濯來潔。
槽深貯方半，石口口還咽。
間移秋病可，偶聽寒夢缺。
往往枕眠時，自疑陶靖節。

酒壚

唐陸龜蒙

錦里多佳人，當壚自沽酒。
高低過反坫，大小隨圓詆。
數錢紅燭下，滌器春江口。
若得奉君歡，十千求一斗。

酒樓

唐陸龜蒙

百尺江上起，東風吹酒香。
行人落帆上，遠樹涵殘陽。
凝睇復凝睇，一觴還一觴。
須知凭欄客，不醉難爲腸。

酒旗

唐陸龜蒙

搖搖倚青岸遠蕩遊人思風欹翠竹紅雨澹香醪字繞
來隔煙見已覺臨江遲大旆非不榮其如有王事

酒樽

唐陸龜蒙

黃金卽爲侈白石又太拙斷得奇樹根中如老蛟穴時
招山下叟共酌林間月盡醉兩忘言誰能作天舌

酒城

唐陸龜蒙

何代驅生靈築之爲釀地殊無甲兵守但有糟漿氣雉
堞屹如狂女墻低似醉必若據而爭先登儀狄氏

酒鄉

唐陸龜蒙

誰知此中路暗出虛無際廣莫是隣封華胥爲附麗三
杯聞古樂伯雅逢遺裔自爾等榮枯何勞問元第

容南太守合酒詩

并序

宋羅大經

余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壯府兵厨以
慶遠堂合嚴州瀟灑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
以觀德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於容南太守
王元遂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
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風韻頓奇索余作詩余爲長

句云

小槽真珠太森嚴
兵厨玉友專甘
甜兩家風味欠商
略偏剛偏柔俱可
憐使君袖有調元
手鸕鷀杓中平等
分更憑石髓媒妁
之混融併作一家
春季良不用笑伯
高張竦何必譏陳
遵時中便是尼父
聖孤竹柳下成一
人平雖有智難獨
任勃也未可嫌少
文黃龔丙魏要兼
用姚宋相濟成開
元試將此酒反觀
我胸中問學當日
新更將此酒達觀
國宇宙皆可歸經
綸書生觸處更饒
舌以一貫萬如斲
輪使君聞此却絕
倒罰以大白眠金
樽

月下傳杯

宋楊誠齋

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
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
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望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
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
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
酌酒更吞一團月

酒箴

漢楊雄

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藏

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徽纆一旦惠礙爲裳所輻身投
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
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
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與曹操書

漢孔融

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
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著
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觴無以堪上
聖樊噲解卮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

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餉糟歆醕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

又書

漢孔融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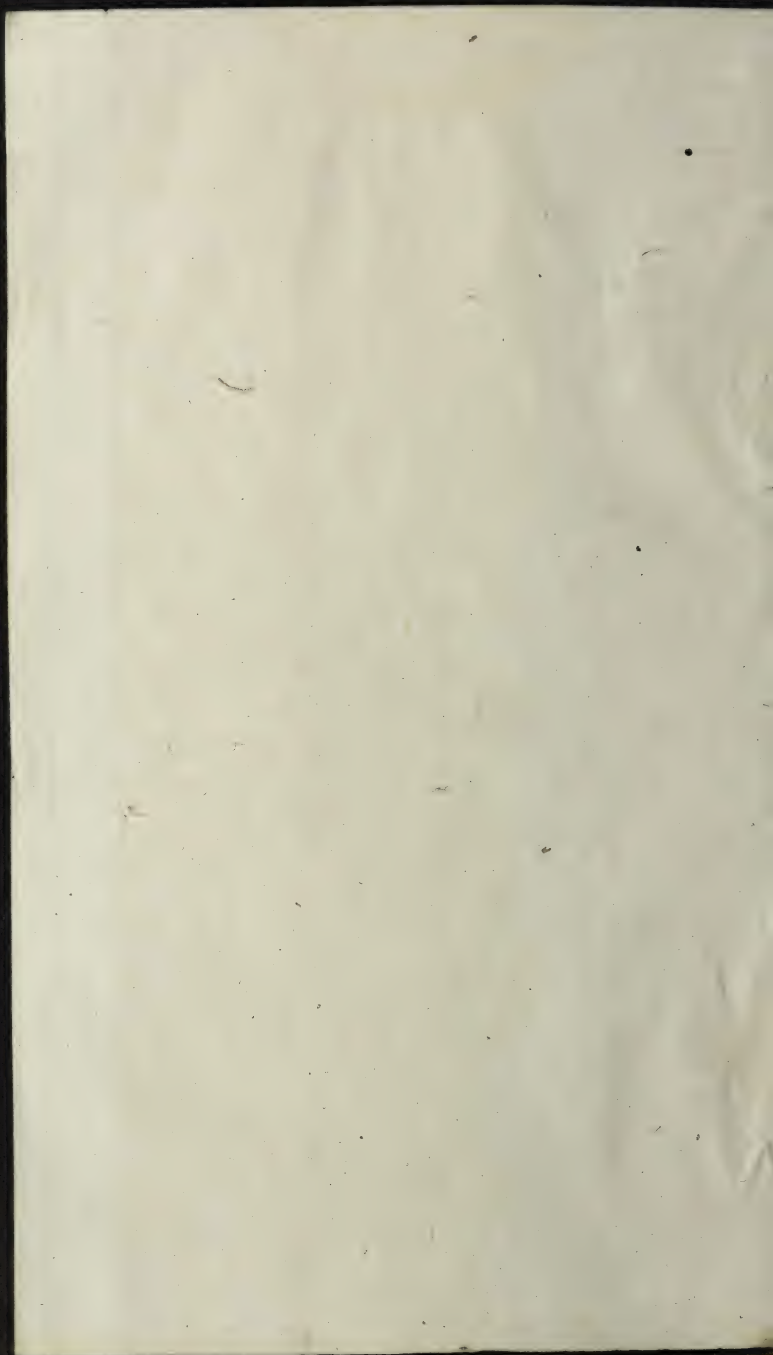
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
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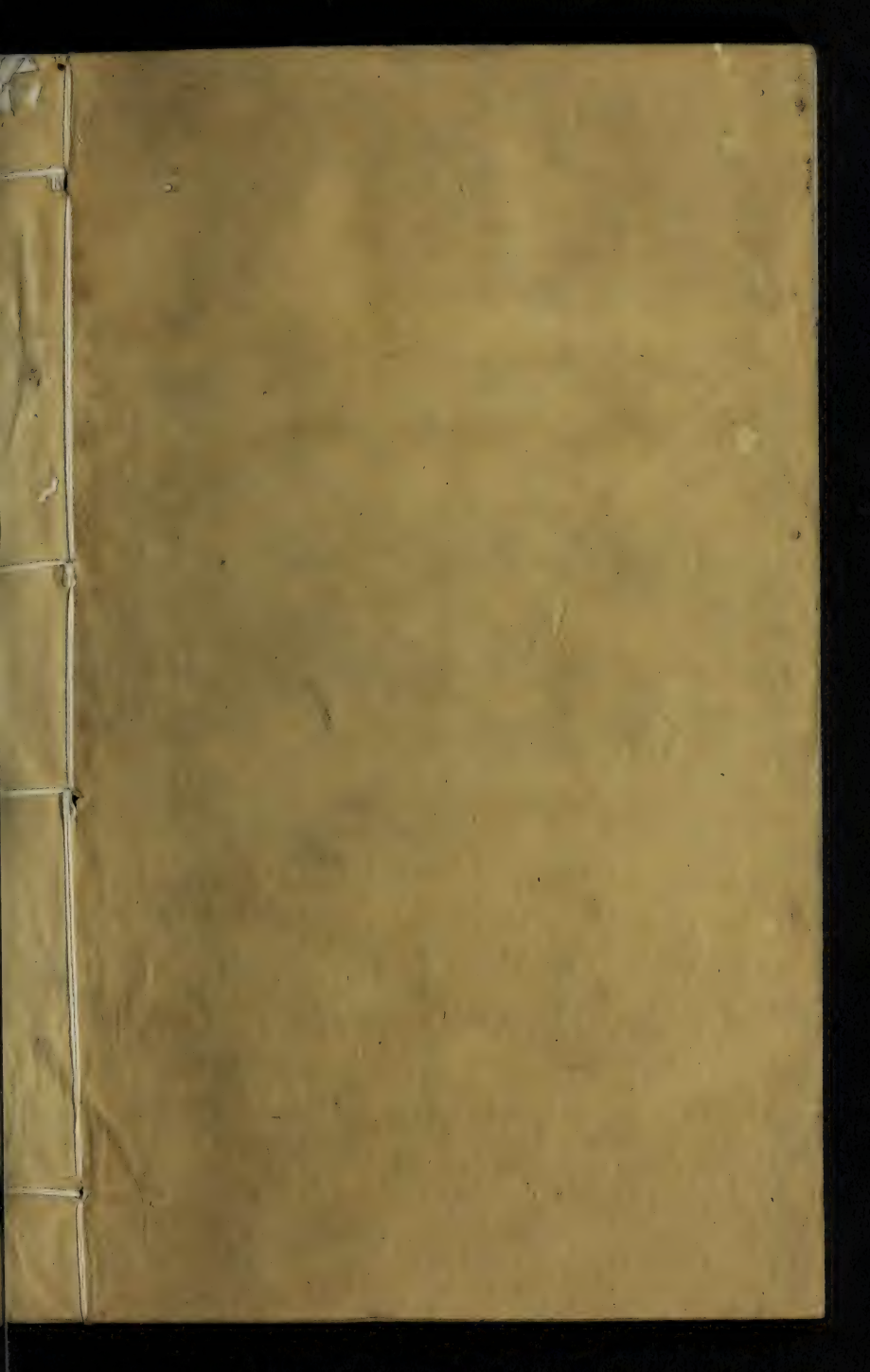
與兄子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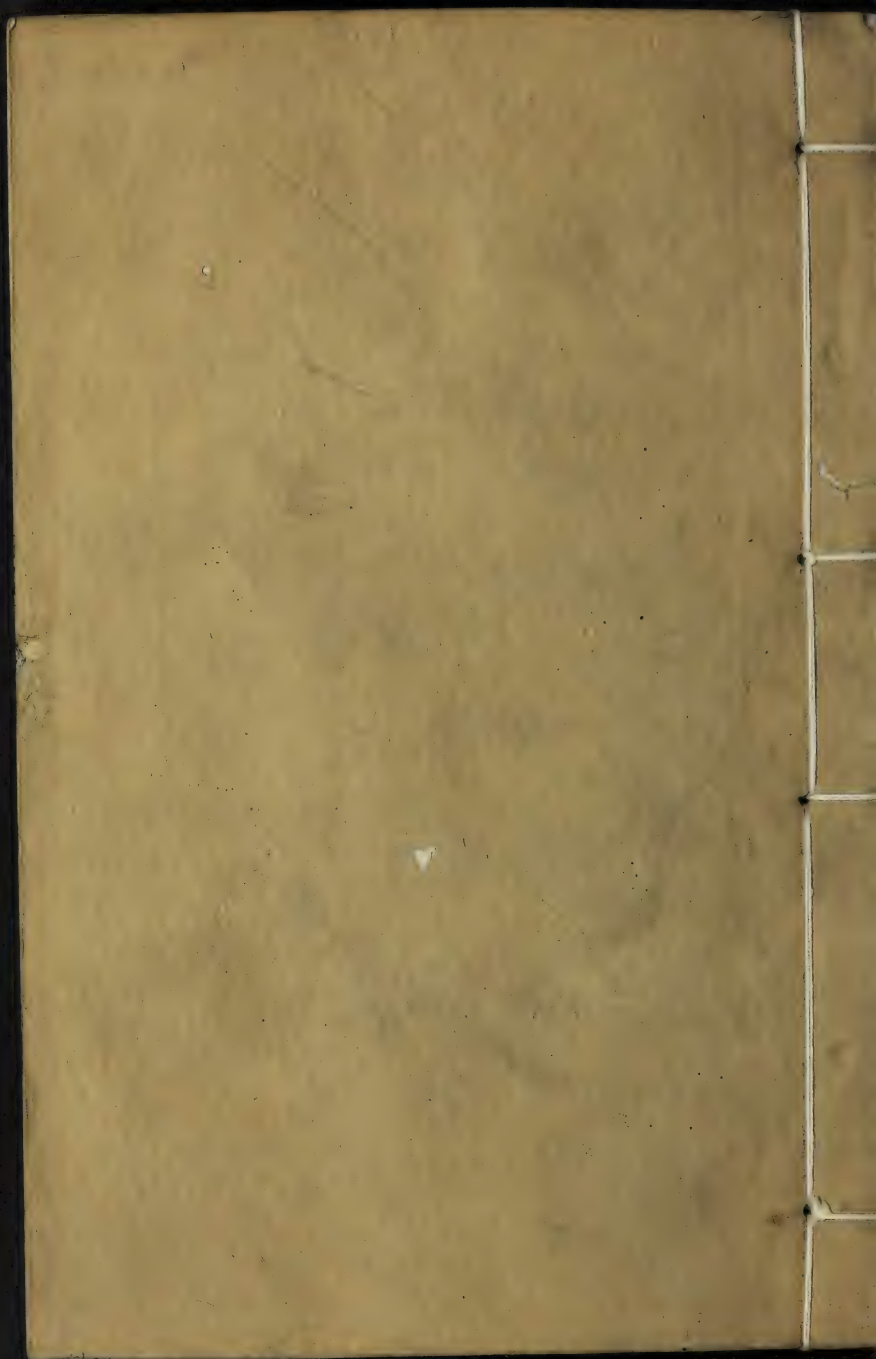
梁陳 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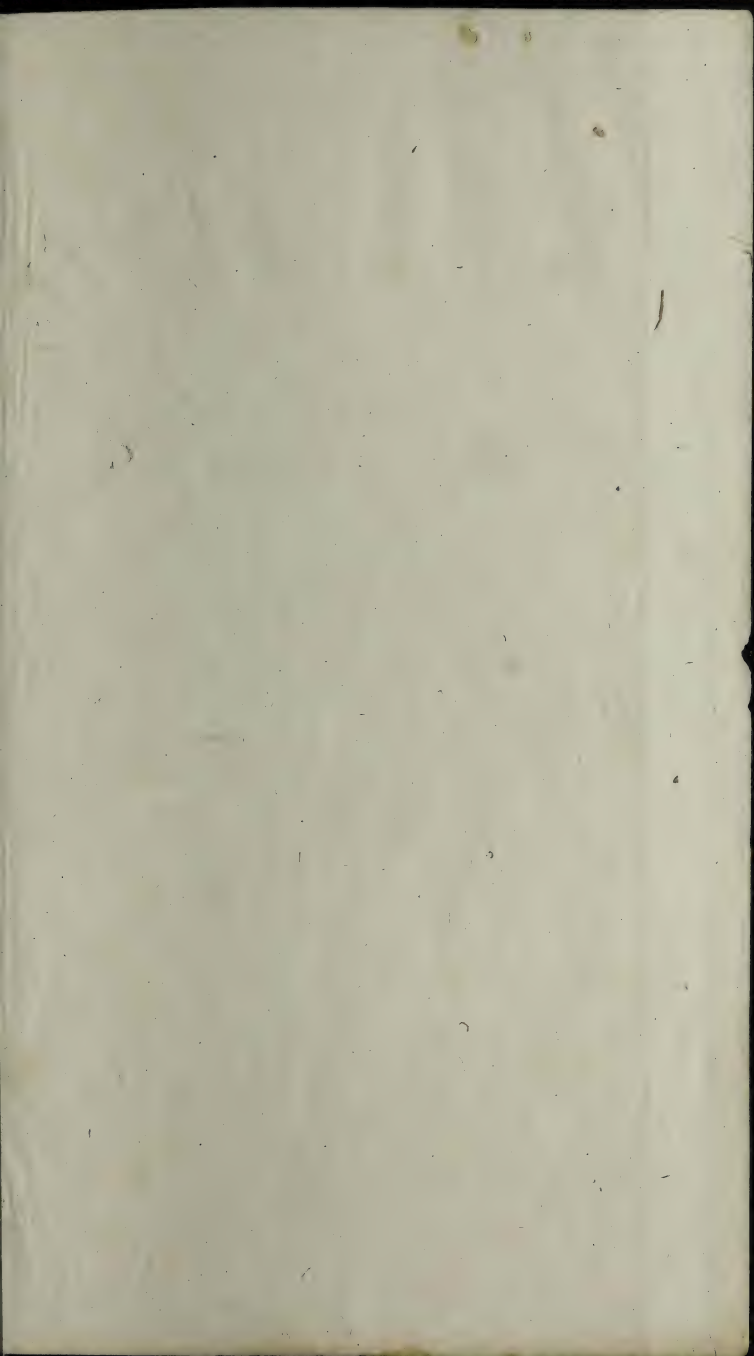
具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
昔吳國張公亦稱耽嗜吾見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
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邱吾將老焉

酒顛補卷下 終









道光丁未鐫

尺牘新鈔

海山仙館叢書

新刊
古今
圖書

尺
賣
元
金

新刊
古今
圖書

PL
2451
P29
v.87

尺牘新鈔序

錄文心雕龍書記篇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尙書尙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詞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

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荅劉
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
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
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辭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
志高而文偉矣趙至贈離廼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
占詞百封各意彌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
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
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
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

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于膠后其義
美矣迄至后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箋記之
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實奏記於公
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于江夏亦肅恭其遺式
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畧名
取實則有美于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
情周而巧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旣上窺乎表
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
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

劄襍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鑒歷
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
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
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于心著言于翰雖藝文之末品
而政事之先務也故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
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
闕句長一言則辭妨竝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
朕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
色牝牡也言旣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于
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	--	--	--

尺牘新鈔選例

文章一道惟經國大業闡性微言日進覽觀味等菽
粟至于文人贈荅之篇一時揮灑之製新致宜標陳
言務去故有一時名作非不斐然及乎數見遂爾不
鮮是集不敢陳所已陳期于見所未見啟朝霞之燦
爛披晨薤之芳鮮凡經梨棗一字不登懸之國門羣
驚竊見

謀文無定通變趨時踵事而增後來居上每見選家
搜採翰牘上至漢京之詔令左國之詞章莫不收入

瓊編修爲祕錄止取源流之遠何關毫素之良是集
斷自數十年以來名家不特遠古所宗不須贅設卽
傳聞之彥弗更遐稽益以數十年間風氣大開闡揚
不及者頗富鄧林之名材未經蒐採荆山之祕寶尙
待攻求從此輯成自然鉅麗古今錯雜終覺不倫也
尺牘家言更易蹊畦者以其事本酬酢辭取從臾也
夫以王李分鑣袁徐繼響崆峒恢體製於前太原揚
風徽於後初成創則漸以因陳家守一編遂矜絕麗
徒爲紙墨之污止見蕪綦之塞是集篇無定格幅不

同規要於孖寫性情標舉與會可謂獨空前往遊方之外者矣

道士眠食之言瞿曇面壁之旨自有耑家非關染翰故是集槩不輕入儻或妄見飛裁反至流爲綺語集中尙載蓮池大師數則者亦曰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猶之乎風華之朴茂者云耳

聖真淹遠不落詮談靜氣參求始探奧祕間有一二研理之家辨析疑義論難岐端然一涉往復便啟爭凌既有勝情遂生掎角於聖賢精義亦復何有徒使

翰墨之林爲迂腐學究之播煽而已西銘太極之書
鷺湖鹿洞之語具有別集不雜是編

自好尙波流淫辭風煽砥持藝苑者自宜歸之於大
雅範之以正則子瞻海外之文悉抒理趣昌黎毛穎
之傳亦秉史裁豈可以尺牘小道而不之繩檢也故
是集雖尙風趣不事儒迂凡所登選亦必有關大道
裨益古心不特桑濮之音槩從屏置卽月露之句盡
謝甄收

誌別有時序之悲言情有物華之感卽事偶然不能

冥默茲風旣扇遂若典型落落星霜之句矜并徐庾
悠悠霄壤之辭奉爲江鮑通體全無意義一節亦愧
雅風是集非置不錄卽用微刪若欲不廢寒暄不妨
別爲擬託又何必乞靈於往牘取辦於陳篇也哉

啟事通懷萬端難盡分門別類一節可稽尺牘之選
徃徃如是所以利淺學之漁獵便不文之襲取也不
思一牘而中涵數事究將依附何門卽使區別果安
豈能纖微悉合若欲少加移就終當恃我才思是拙
手旣難全勦巧筆又何用懸疣不若并渾之爲得也

且是集全爲通才而陳勝賞耳儻欲借文淺陋自有
合俗簡編

尺牘爲一時揮翰之文非關著作或與會所至濡染
逾涯或繁牘交紛拖沓累幅至有名章俊語每以一
句之疵一字之類少爲減價者不妨稍加刪割要之
無傷大體

裁書見志取喻已懷如病者之自呻樂者之自美安
能隔彼膜而披其衷詎可剗他膚而附其骨故以此
假人不能快我心以此代人不能暢人意何遜衡山

之作徒涉於淫韓愈文昌之篇實緣盲廢歷稽古彥
亦甚寥寥故代倩之章棄而弗錄因及擬古亦姑例
置也

文人制作以詩古文爲大業尺牘家言旣非吟咏之
音又異縱橫之筆然綢繆雁羽多屬風人寄託瑤函
類稱爾雅析唐風之正變可返漢魏宏裁推吏部之
起衰便洗陳隋滯響兼以書溯鍾王畫東李郭商官
徵奪元人之席較黑白流太傅之馨誠爲風雅至論
不僅藻翰翩翩

一書之成必須博採衆家不備詎足大觀合二十二
家所藏卷帙何啻汗牛充棟凡係翰牘必事甄收加
以舊家祕本廢簾殘編莫不曲意搜求恣心採訪甚
至友人所存往復之箋雖半紙數字亦必傾筭借錄
以罄幽奇聚千腋以成裘釀衆英而爲蜜數十年間
名人鉅公之構可謂侈矣猶有海內碩彥不無掛漏
之嫌者以未走尺一遍檄同人故也儻不吝瓊瑤惠
而錫我嗣成續集佇候好音

察萬象者非一目之明舉百鈞者非一臂之力是役

也始自載陽成之隕籙余固不無微勞而分治之功亦不可沒焉人期一卷則簡別惟精卷不百篇則論衡不易芟繁標異備極苦心故某卷屬某纂訂者卽載某氏於前不忘所自也

文人聚訟自古爲然尺牘紛爭於今更甚自何李倡道於前艾陳沸騰於後近世因之遂相慕效一字之譌一言之異動生牴牾論難百端至十易翰札而猶未知所底者不過爭吐筆鏑之飛翔大肆文瀾之湍激耳不知一理而兩端具足殊塗而歸旨斯同妄持

偏見終類井蛙競起狂鋒究同管豹啟門戶之漸造
水火之端釀禍貽譏莫此爲甚原其所始未嘗不可
兩存而并是也豈不多事之甚也哉故是集尤嚴絕
之

昔人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謂其華與實違也今則
不然卽此筆墨之間便徵心術之險是以盜名巧若
穿窬衍直工同龍斷生未謀面忽有太史之報任安
死旣無知纔見魯連之規樂毅因成敗之旣定冒涇
渭之全分鬼蜮同情戈矛易向流將何極孰謂可欺

此等之篇槩不入選矣因知是非之無定毀譽之難明尊已卑人槩爲刪逸

是集非標榜之書間有評語或照映苦心或闡揚逸行多則數十言少則一二則期於抒其所見而止故意之所至不能爲五日一石十日一水意所不至不盡如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一人之牘必系之一帙者可以辨其源流見其品第至於次序隨選卽登總無定例旣非全紀世次有初盛中晚之分又非編次摺紳有通隱顯逸之別故前

後一本無心也

雅誥初興間有偶語文華旣盛漸抑單行大畧駢麗
極於齊梁疎古全於漢宋兩家爭喙厯世同驅而近
者書記一流便分岐路全用對待彙於四六函中通
體錯綜收之尺牘集內強生區別妄畫畛封不思上
世表箋亦以單行盡意則今人裁答何妨偶語抒華
蓋廟堂制作必殫雄風而駘宕風流兼呈麗則可也
閨秀之篇集中鮮載惟顧夫人大家規範周淑媛道
韞雅風急登數則獲表雙竒自餘非抒閨怨則報幽

期非申花月之盟則訂香茗之約或青樓艷質思銜
價於捉刀或繡口令才競託名於染黛玉臺遙憶終
類神山翰墨導淫徒沉慾海故寧失之嚴勿失之濫
也

彥和抽文心之祕雕龍抉簡牘之精後世言辭翰者
莫得踰其範焉故是集卽用原文以當弁首無煩屬
序徒係支言前賢明體之書若爲今人預製近代發
函之作先獲哲彥宣源推是義也豈獨一書凡有作
者皆當定例

賴古堂尺牘新鈔目錄

卷之一

高攀龍

存之景逸江南無錫人
忠憲公遺書

荅吳安節年伯

荅袁寧鄉

與葉同適

荅劉

統侍御

與華潤菴鄒荆璵

忠餘

與鄒荆璵

與黃鳳衡

與卜子靜

荅劉念臺

與徐檢老

房師

陳

衍

磐生福建侯官人子涓濬潤泳俱有文名
大江草堂集

與何季穆

與何彥季

與鍾儀部

與王彥升

上董夫子

與俞少卿

與鄧彰甫

荅李明六

曾異撰

弗人福建晉江人侯官籍
紡授堂集

復潘昭度師

與趙十五

荅曾長修書

復曾叔

祈書

又

與黃東崖先生書

與卓珂月

荅

陳石丈 問余希之足疾 與丘小魯 與施辰

卿書 與施漁仲書

王志遠 遠亭福建漳州人 鋟鏤稿

與徐耀王職方 與陳睂公

曹學佺 尊生能始福建閩縣人 石倉遺集

與友 又 與徐興公 與陳開仲 又 與徐存 永 荅吳方伯

王熙 子雍胥庭順天宛平人

著述緣公啟

謝肇淛 在杭福建閩縣人 小草齋集

寄鄭孟瞻 寄徐興公

林之蕃 孔碩福建侯官人

與周減齋

宋 珏 比玉福建莆田人

遺稿
與邦衡書

宋祖謙 去損福建莆田人

與胡元潤 又 與盛丹 與胡元青 與郭去問

又 與陳章侯 與周櫟園先生共四則 與

吳罔次 與林缺崖先生 與羅星子 與陳伯

殘 與張子京 與王壽格先生 與黎愧曾

與吳冠五 又 與高雲客

韓廷錫 晉之更名錫福建侯官人

與李明六

與友人論文

荅林九還

山中寄衡

之伯兄

山中荅孟韓妹

王

鐸

覺斯河南孟津人

擬山園選集

荅牧豎

與質公

荅玉涵

荅石壘

與李君

與友

何

楷

元子福建龍溪人

荅冒辟疆

魏裔介

貞菴直隸栢鄉人

與紀伯紫

楊思聖

猶龍直隸鉅鹿人

與紀伯紫

張如蘭

德馨江南江寧人官驃騎同野先生集

與劉生

熊文舉

公遠雪堂江西南昌人耻廬集

與康小范

與紀伯紫 與減齋

王士禎

貽上阮亭山東新城人漁洋集

與汪茗文

將出都與茗文

答陳其年

與程崑

又

崑復張友鵠

與顧修遠

與友

與減齋

紀映鍾

伯紫慙叟江南江寧人直令堂集

與周減齋

卷之二

徐世溥 巨源江西新建人 愉溪集

上虞撫潘先生 荅王商侯 荅錢牧齋 又 荅

楊維節 寄李匡山 與陳伯璣 與友 又

宋懋澄 幼清江南華亭人 轅文尊人 九籀集

與樊一 與周五 與劉二 荅蔣孝廉 簡袁先

生 簡周先生 與鄭二 與楊大 與酒人

與洪二 與卜十 與皇甫七 與顧八 與吳

大 戲陸三 與范大 與麻二 與戚五 與

龐千里 與服二 與唐七 與鹿三 與荀二

顧夢游 與治江南江寧人 酒隱堂集

與梅杓司 又 與龔野遺 與就園先生 與

周雲客

杜濬 于皇湖廣黃岡人 茶邨集

復王于 與蔣前民 又 答某公 與范仲聞

金聲 正希嘉魚籍休寧人

與譚友夏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與友人

莫廷韓 秋水雲間人

與徐麓菴 復璿敏仲 寄歐侖山 又與殷無美

與客 與王元楨 與劉與可 與黃望洲 與

徐文卿 與曹芝亭 與友人 又 又 又

又

張風 大風上元人

雙鏡庵集

與偶遂堂主人 與張瑤星論畫 與鄭汝器 與

程幼洪

陳

翰

字克張長樂人 陳孝廉遺稿

與薛蕸園 與雪舫先生

嵇永仁 爾諧吳門人

與黃俞邵

薛所蘊 行屋河內人
桴菴稿

與某

黃經 濟叔一字山松如臯人

答因樹屋主人 又

卷之三

周嬰

方叔福建莆田人初名中規
遠遊篇 卮言

與黃若木 重答黃光 與陽春令黃兆修 謝譚

海澄

陳際泰

大士臨川人
已吾山房新訂集

復張天如 寄韓求仲太史 答閩中羅美中 甲

戊戌登第後家報

陳孝逸

少游臨川人

與羅杓菴

柬某 答朱子強 柬蕭伯玉大行

答劉孝若

與陶堯生 答管子敬 寄李力負

與鄧止仲

答黃子師 寄徐仲光太史 柬竺

庵

答魏宣子 柬孔登小 與蕭明彝 與傅

平叔

寄王于一 答無生

陳孝威

興霸臨川人
壺山集

與吳次尾 與傅平叔

章世純

大力臨川人
遺稿

示門人劉士雲

又

又

又

又

又

正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與門人饒子

曾文饒

堯臣廣信人

問友人病

與蕭伯玉

文德翼

用昭登岩九江人

與陳石丈

艾南英

于子臨川人
天傭子集

答楊淡雲書

陳宏緒

士業新建人

石莊初集二集鴻換集恒山存稿

與馮躋仲 答梅惠連 與巨源書 復嚴子岸書

再上司理李公懇辭薦辟書 與劉伯宗書 上

督師閣部書 與楊維節書 與周樂園書 與

黃俞邵 再與樂園書

傳汝舟

遠度江寧人 遺集

與廖傅生

卷之四

張九徵

公選京口人

與王阮亭 與陳伯璣

董

黃

得中華亭人

答吳錦雯書

盛于斯

此公南陵人初名錢字鏗侯休菴遺稿

與滅齋

與力園

與金冶王

與傅遠度

與吳

賓賢

與周園客

與汪舟次

倪元璐

王汝鴻寶上虞人家會稽應本

答卓蓮甸

又

王猷定

于一南昌人遺稿

答周滅齋

唐堂

肯堂叔升金谿人祥符籍遺稿

與高康生

與馮伯宗

與滅齋舅氏

與吳冠五

與周雪客

與程石門

卓發之

左車一名能儒字無量一字蓮甸錢塘人漉離集

上葉曾城師 與顏開美司理 與丁叔潛水部

又 與金臺法師 與管乾三 與李太虛太史

與某 與湯海若先生 與洪戴之 與黃海岸

公祖 與薛歲星 又 又 又 與徐野君

答葉曾城師 又 與倪鴻寶先生 答寒氏姪

家書 與大兒書 又 又 與羅暇公

卓人月

字珂月錢塘人
蟾臺集蕊淵集

答詹日至 答曾弗人 與薛諧孟 與辛市 與

吳來之

陸彥龍

驤武仁和人
燹餘稿

報苕溪吳舜舉書 報鯢庭書 報雪川吳旦生

茅

維

孝若歸安人
十資堂集鹿門先生子
名僧曇

與王宇泰太史書 與愚和尚書 寄葉相公 與

李本寧先生書 與周季侯明府書 與湯冷衷

宿父襄兄弟書 與陳眉公 與李 白書 答

朱大復

沈守正

無回武林人
雪堂文集

與柴延喜

寄凌巨先

與王獻叔

又 又 又

支大綸

心易攜李人
華平先生集

示兒

出京辭同年

聞啓祥

子張仁和人
無譽齋雜識

示子弟

嚴調御

印持仁和人

與蕭伯玉

汪汝謙 然明休寧人家武林

與周靖公

卷之五

王

鐸 覺斯孟津人
擬山園選集

答秋濤

答拙存

答吳隆燾

答圖南

答親友

答九陽

答後予睡足

與房海客

答粹然

與藐山

答益吾

答季重

答觀水嚴六衷原

答舍白

答存我

答石憲

答孫北海

答周

元亮

唐時升

叔達嘉定人
三易集

與王澹生吏部書

楊于庭

道行全椒人
續集

與李鵬岳少參

楊希淳

道南江寧人
楊太學遺稿

與吳幼安

李逢陽

維明江寧人
李儀部遺稿

與黃龍岡年兄

秦

鎬

京河南汝陽人
頭責齋集

與邑人辭建坊

錢

梅

彥林嘉善人
仿村別墨

與友

李流芳

長蘅嘉定人
檀園稿

與夏華甫

高

兆

雲客候官人
遺安草堂

與周減齋先生

與紀伯紫

張鹿徵

瑤星江寧人

與程端伯先生

答劉元夫

與董樵

與劉公勇

上紫淀老

答姚寒玉

茅元儀

止生歸安人
石民四十集

與紀竹遠

胡介

旅堂彥遠錢塘人
河渚集

與康小范

錢謙益

牧齋常熟人

與冒辟疆

與臧齋

金人瑞

字聖歎一名彩吳縣人
貫華堂集

答王道樹

與家伯長文昌

楊嘉祚

寨雲泰和人

與蕭伯玉

張

燮

紹和龍溪人

與黃俞言

蕭士瑀

次公泰和人

與兄 又

李盤

小有原名長科興化縣人

與李仲休 與唐宜之 與張爾唯

張幼學

詞臣泰州人
塞上游

與客

孫宏祖

令宏秀水人
樸語

答沈甥君善

答馮茂遠賀兒入學

答沈德瑜

答歸彥先

示後人

蘇下室戶册新錄

周容

茂山寧波人

與史立庵

于奕正

司直宛平人

與顧與治

艾寧

子救江寧人

與王王式

高岑

蔚生江寧人康生弟
蘿棲稿

與羅星子
與吳遠度

孫枝蔚

豹人關中人
既堂集

與王貽上

范

驤

文白海寧人

與就園

與減齋

胡

介

再見

與陳平遠札

與孫元襄札

復王鐵山師

與叩

永和尙書

答龔總憲書

復唐中翰祖命書

與龔半千

論詩書

招減齋

復龔中丞定山書

留啓慙叟

與櫟園司農

堵廷葵

芬木無錫人
九友堂集

與櫟園

又

又

又

與吳冠五

與高蔚生

陳士奇

弓父平人漳州鎮海衛人

與陳昌箕

申涵光
鳧盟永年人

與馬頌公

金 堡
道隱錢塘人
清淵集

辛巳與同年生

黃端伯
元公海岸建昌新城人
瑤光閣遺集

與黃子安

卷之六

李陳玉
石守一字玉郎吉水人
退思堂集

與錢爾斐孝廉 與同年 復諸縉紳為謝鳳老舉

名宦 復錢孝廉爾斐 復門人吳求履 與廬

陵劉廣如父母 復座主朱茂翁老師 復友人

復沈孝廉臨秋 復友人 復友人 與錢孝廉

彥林 與門人廖田生 復友人 與某友 復

友人 復支比部寧琬 復曹太史九大 復楊

扶曦年兄 復支曰旦年兄 與魏子一

徐

芳

仲光南城人

藏山初集二集

與湯楊菴 答蕭明彝

答劉子淳

又寄綏安

聶桂侯 寄鄒陸奕

答逸菴

答張蕙嶸 答

鄧日生 與陳伯璣

答傅羸濱

答蕭明彝

答傅平叔 答竺庵

五三寧德人

崔

崑

武夷與黃師元

吳宏 遠度金谿人家秣陵

與減齋 與吳冠五

邱象隨 季貞山陽人

與慕鶴鳴大令書

吳國對 默巖全椒人

與王貽上

劉榮嗣 半舫簡齋曲周人

與成先生 答盧德水 回王受人 又與陳眉公

與楊崑岑總漕 與路皓月 與張恒山 與憚

道生 回練任鴻

陳周政

子鵲營山人
蝶菴存稿

答王普瞻書

與杜六符書

再與王普瞻書

姜圖南

滙恩錢塘人

與張繡武

李雯

舒章華亭人

答陳大樽

又

與吳子遠書

何謙

非鳴崑山人

與張公亮

卷之七

萬時華

茂先新建人
概園初集

答李復初
與李龍侯

蘇

桓

武子新建人
遺稿

上馬劬思先生書

報陳龍媒

與梅朗三

黃虞龍

俞言晉江人家白門海岳先生子俞邵兄
二陵雜著

別蘇何蘇

與陳眉公

與廖傳生

與鄒公履

示俞平

與李君

與客

與繆太質

與宋比

王

與俞平弟

與聞子將

與宋比玉

與客

與傅遠度

與葛震甫

與劉今度

與鄒滿字

與顧與治

郝

敬

楚望京山人
小山草

與王百穀 寄繆大質茂才 與田肖玉

吳懋謙 六益華亭人

與張友鴻

張 象冲高州人

石龍鳴草
上伍國開師

李繼白 夢沙臨漳人

望古集
與同社 與張曉人

惲向 道生香山武進人

與櫟園

伍瑞隆

國開鐵山香山人
懷仙亭草

寄王喜廣

又

上葛介龕直指

范文光

仲閣內江人

刻李鍾合選與友人

又

與張文寺

陸陞

左城仁和縣人

為外母與外父書

梁以樟

公狄宛平人

與龔半千

胡從中

天仿淮安人

與龔半千

諸九鼎 駿男錢塘人

與胡彥遠

黎士宏 愧曾汀州人舊字愧孫

與曾弗人

俞琬綸 君宣姑蘇人自娛集

與姚孟長 與周玉繩 又

與繆當時 又 與
客 與陳古白 與王太玉 與林若撫 答友人

答友人

唐

時 宣之烏程人 巾馭乘選集

賴正宣所刊新錄目錄

答錢彥林書 又 與友 與友 與袁州平 答

張夢澤先生書 與徐穆公 答方孟旋書 又

又 與友 答薛更生書 與李仲章 與友人

論詩 與沈雨公

周積賢 履道華亭人

與弟西臨

鍾震陽 百里元洲宣城人 偶居次集

與某

張賁孫 繡武錢塘人

與周減齋論詩 又

康范生 小范安福人

與周減齋論王于一古文

卷之八

丁雄飛

齒生江浦人家秣陵蘭書

與劉生三

邀六羽叔賞玉蘭

復徐儀明與張行祕又

邀六羽叔泛秦淮

蕭士瑋

伯玉泰和人春浮園集

與錢牧齋

與李懋老

與次公

廣陵與故人

與萬茂先

與弟

與萬吉人

與聞子將

初

度日與弟

與楊寨雲

與次公

與聞子將

與何非鳴

與潘昭度

與次公

又與馬季

房論詩

林增志

在先瑞安人

與李小有

張可度

蜀笈更名二嚴江寧人扶輿文寺公弟瑤星叔

與周櫟園 又

徐伯昌

子期南昌人
涂子一杯水

與客論詩 與切晉

李如一

貫之江陰人
得月懷存餘

與繆西溪 又

劉夢震

長公丹徒人

與李小有

陳龍正

惕龍嘉善人
幾亭合集

與友

與胡剛中

與高彙旃儀部

又復錢仲

馭

與友

復塞菴閣老

與人

與友

陸

培

鯤庭仁和人
旃鳳堂集

與王右白

與姚純甫

與驤武

與吳天署

洪吉臣

載之仁和人

與李小有

胡澂

靜夫致果休寧人

除夕與顧與治

顧錫疇

九疇崑山人

與李小有

刺古堂戶牖新金巨鏡

張元輔

相宸

人

與李小有

王光承

玠右華亭人

與吳六益

趙明鑣

珍雷虎林人
炙輶集

答周五溪

臧懋循

晉叔吳江人
負苞堂文選

與吳左兆

上潘司馬

陳子壯

秋濤南海人
南宮集

束孫念先

與凌茗柯

余大成

集生江寧人
龍秋殘夢

答友人

答心燈

雷士俊

伯籲涇陽人家維揚
艾陵文集

與鄭廷直書

與周盛際

再答周盛際

劉廷諫

咸仲通州人
雪菴初集

與繆西谿先生

與倪鴻賓

又

與孫北海

與

劉簡齋

徐

增

子能吳縣人
九誥堂集

與申勗菴

又 又

張芳

菊人句容籍家江寧

與黃俞邵

又 又 又

與陳伯璣

與李小有

卷之九

龔鼎孳

孝升芝麓合肥人
三十二芙蓉齋集

與紀伯紫

又 又 又

與方與三

張民表

武仲武匡林宗中牟人
原圃集

與閻審令

與周元亮

與鍾蟠菴

與秦京

孫承澤

北海上林苑籍益都人
退谷集

與梁玉立 又

王

斥

王屋初名澤久字春脚河南蘭陽人
遺稿

與薛諸孟太守

再與薛諸孟太守

與某

答座

師

潘昭度中丞

復鍾百里令君

劉

繪

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
嵩陽集

答李給事同野書

與吳太守勸除酒禁書

侯方域

朝宗商丘人
壯悔堂文集

答張西銘

答孫生書

與陳定生論詩書

與任

王谷

論文

葉秉敬

敬君西安人

寄吳賓暉

答沈元海

寄鄭同卿崢陽

與姜神

超

啟黃鳴谷座師

與永平程蘿陽

答張參

戎明初

方應祥

孟旋西安人

東李衷一 答費無學

徐日久

子卿西安人

東吳伯霖先生

與聞子將

與譚友夏

復聞子

將復友人

與方孟旋

復翁子遠

與本學

王廣文 與王遂東

與韓鵬南

復黃經甫

與兩學師 復陳子金

王相說

鞠劬泰州人

覆鹽臺鄧

答道學辛金

嚴首昇

平子華容人

瀨園文集

瀨園文集

答江陵詩社入子 與王明最 又 與王季豹 與

又 與陳子貞 又 答華藩 與高彙旃 與

黎耳菴 與魏織仙 與陳斗翔 與陳小有

與錢彥林

梅

磊 杓司宣城人 響山文集

與周櫟園 與兒耘 又 與周櫟園

余

懷 澹心莆田人江寧藉

與周櫟園 答太初索畫 寄雲溪枯木寒泉圖

劉

城 伯宗貴池人

與陳伯璣

凌世韶

蒼舒歙縣人家江寧

與羅瑕公

新古室川片新錄目錄

三

沈 顥 朗倩吳縣人

與羅瑕公

卷之十

顧若璞

和知錢唐人士林署丞顧友白女督學黃寓庸
長子文學東生婦黃夫人卧月軒合集

示諸兒

與張夫人

與弟

周 庚

明嫖莆田人
諸生陳拔公承續元配

與仲嫂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

七

與兄無聲

與夫子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陳鍾璵

石丈晉江人
密菴初集

富黃若木書

富孫本芝公祖書

遊英州觀音巖

示弗人

與慧林和尚

與曾弗人

與友人

與友

與友

與同社

與張士弼

王思任

季重謔菴山陰人
文飯

與冒辟疆

又簡徐元仗

簡趙履吾

簡米仲

詔

與許伯倫論文

施閏章

尚白宣城人
雙谿草堂集

與蔣虎臣

蔡復一

敬夫元履同安人
遜菴全集

與劉侍御

與黃石齋吉士

與楊衡毓

與畢東

郊鄭撫

又

與孫玉陽楚撫

又

與王崑壁

中丞

與顧桐栢

與長沙府

答劉學憲

鄭崑貞

十師龍溪人

與滅齋

林章

初文福清人茂之尊公

答黃序賓太守

與李如真書

與何維聖將軍

與丙卿大來

答許將軍

與某

又

慰友

林

嵎

小眉莆田人

與張公亮

寄楊復師書

與張公亮第二書

劉體仁

公勇潁川衛人

與紀伯紫

廖孔悅

傳生江寧人

與紀伯紫

張惣

僧持江寧人

寄周岷公

與周櫟園

與友論厯下竟陵書

龔賢

半于江寧人

與胡元潤

程正揆

端伯孝感人

與惲香山

與胡元潤

林嗣環

鐵崖晉江人

與紀伯紫
與胡元潤

梁以桷
仲木宛平人

與紀伯紫

胡介
再見

與紀伯紫

張二巖
再見

與姪瑤星
與房大生

汪偉
長源江寧人

與紀伯紫

翁德洪

纖若蕭山人

與丁大聲

王鐸

覺斯孟津人

與櫟園

蓮池大師

祿宏錢塘人本沈姓

答王弱生

答錢養淳

與嚴天池

答孫無高

與秦任南

與蔡坦如

與黃彭池

朱吾弼

密所高安人

示弟

張鼐

侗初華亭人

與姜箴勝門人

劉達生

與余集生

王若之

湘客山東益都人

東友
東友

倪元璐

再見

與甥徐云吉
與某

卷之十一

宋之楨

弼虞六安州人
慧觀堂集

東劉肖華 答顧惺涵 寄真存古 東吳中陽年

兄 復李劬雲 東路帶河 東陳父母 東王

赤江 復何六陽 東許青畝 招王鹿柴 東

胡見可

葉

甲

白生莆田人 師石堂集

與方八公書 與家太守書 再寄方八公書 與

周無聞

方

綜

章岷莆田人 紅琉璃

寄永陽黃維乙書

林

簡

于山莆田人 房江集

寄周無聲 又 又 又 又

周

聞

無聲莆田人 白湖集

復許又米書

張壬則

督大長泰人

復王穀子書

朱泰禎

馮仲莆田人

報會長修書

與某同年書

上施四明公祖書

方拱乾

坦菴桐城人

與陳伯璣

吳山濤

岱觀歙縣人家錢塘

致周減齋墨

徐延壽

存永侯官人宛羽樓遺集

與周減齋

許

友

有介更名睂字介壽侯官人米友堂集

與周減齋先生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陳允衡

伯璣建昌人寶琴館集

復朱遂初先生書

張可仕

字文峙以字行號紫淀江寧人

與姚寒玉

答龔芝翁

韓詩

聖秋固菴涇陽籍三原人

賴古堂尺牘新錄目錄

除夕與伯紫

黃景昉

東厓晉江人
甌安館集

與黃明立

答周減齋

與周減齋

宋徵輿

轅文華亭人

與張薇菴

陳台孫

階六山陽人
蜃舫集

與陶菴

陳焯

默公桐城人
滌岑集

與姑孰同人書

答王涓來

又

范印心

正河內人溫縣籍

都門別友 與周減齋

萬代尙

開來長治人

答林可任 答王伯馭 約友人

袁于令

籀菴長洲人
音室槁

與安公

卷之十二

王亦臨

穆如江寧人
虎鼠齋集

與羅瑕公 又

與黃維章

張纘孫

宗緒錢塘人
志孟編

正同學書

王仕雲

望如歙縣人家江寧
四辰堂稿

與羅星子

與高康生

與某

宗

灝

開先興化人江都籍

與黃與權老伯

王

琯

玉吼江寧人

與紀伯紫

藏古堂尺牘新錄目錄

鍾文明

蟠菴祥符人

與閔伯宗

葛一龍

震甫洞庭人

與鄒滿字

又

與東鄉令同年孫養冲

尤

侗

子展吳縣人
西堂雜俎

遣亡友湯卿謀書

上沈旭輪師

與周星曙

與

友

與友

謝人餽藥書

與友

來集之

元成蕭山人
南行偶筆

與呂範伯韓重生同年

胡宗仁

彭舉長白江寧人
知載齋集

與鍾伯敬

胡玉昆
元潤江寧人

與櫟園

唐際
仲午江寧人

與王鍾淑書
與徐聞復書

張明弼
金壇人
螢芝全集

侯蔣
入公座主

李昌祚
文孫漢陽人
真山人前集

與易曦侯

新古堂戶册新錄目錄

彭而述

子錢禹峰鄧州籍新喻人

與就園

與某

丁

遂

霽懷江浦人
鹿園稿

示兒

又

夏

華岳孝感人時爲陳州守

與蔣養菴父母

吳第

日庸晉江人

竟陵署中以詩代家書寄弟

沈光裕

仲連種蓮宛平人
譽諱

與友 與友

吳宗信

冠五休寧人
屯溪集

與櫟園

又 又

與周雪客

吳晉

介茲江寧人

復汪舟次

與林鍊崖先生

與林茂之前輩

與

周園客

魏學洙

子敬嘉善人
茅簷集

答唐宜之

周體觀

伯恒遵化人

答池州劉德輿修誌書

朱

徽

遂初進賢人

與張修崖

魏大中

孔時嘉善人
藏密齋集

答吳生白

答方孩未

付淨兒

答蕭元恒

答王中詠

答游肩生

尺牘新鈔卷之一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高攀龍

景逸無錫人
高子遺書

荅吳安節年伯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
中培養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益驗
念菴先生無見成良知之說也

荅袁寧鄉

敝邑之士於臺下津津去思無不曰長者長者此益見

臺下之真寧鄉之政不占有孚矣不佞妄謂人生作令
率爾放過真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世血食方寸有
無窮之慊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
已臺下當已深味於斯

與葉同適

足下狷而知裁駸乎中行矣兩年兩與足下連宵之話
退而自惟每愧不及足下闇然內充令人心融氣平弟
望此境而未見也第足下精神氣魄太近收歛其弊欲
入於佛老不可不察朋友相與須盡力砭其失方有進

處弟施矣足下不可不報大塊百年中偶爾相遇毋相孤負也

荅劉心統侍御

天下原是一身吾輩合并爲公卽天下如一氣呼吸何調合并爲公人人真心爲君民也爲君民心真則千萬人無不一故曰如一氣呼吸三晉得門下得保障矣屬吏最優最劣切願一聞此二項不爽中人當不日而化知門下心所同然也

與華潤菴鄒荆璵忠餘

趙太宰一世名傑每事出格庸人噤而不敢動賢知囂而不能靜再得一年在事吏治民生必有可觀其言曰君子在救民不能救民算不得帳誠然然此事或尙可爲培得元氣感天之和氣轉禍爲福此癡人癡心也

與鄒荆璵

當道有人海內遺逸相繼彙征此亦佳事可喜在此可危亦在此譬如優人滿堂紅袍盡數登場便將散場若賢主佳賓興濃量大再做一本方好耳

與黃鳳衢

年丈橫被風波然轉高聲價矣夫天意豈直高年丈之名乃玉成年丈之實百年浮榮轉盼過眼遲暮思之惘然無得若將向外精神反歸自已討箇定帖乃千生萬劫轉迷成覺之日也此箇路頭干涉非小但在順境中趁着興頭難得回頭逆境中沒了世味方尋真味故弟嘗謂造化每以逆境成全君子以順境坑陷小人以弟驗之卽今半生受用實緣聖主一謫年丈異日當有味斯語幸勿以弟言爲迂而忽之

與卞子靜

年來愈覺得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
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亦成當面蹉過聖人
之學下學上達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求只一求字便
可做二六時中工課也何如

荅劉念臺

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
卽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墻而死也况吾輩一室之中
自有千秋之業天假良緣安得當面蹉過大抵現前道
理極平常不可着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着一

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于極痛憤時未之思也

與徐撿老房師

科場事發一時公論已闡到九分有餘盛則必衰明則必晦譬如時已向寒一番熱適重一番寒耳此陰陽之定機不知當軸于時何以妙其用耳

陳

衍磐生侯官人子涓濬潤泳俱有文名

與何季穆

信宿園林歸來覺寓舍多不稱意人情易移若此可嘆也

與何彥季

雨花臺細草綿軟如茵坐卧其上不見泥土他山所無也攝山往祖堂磴道幽甚清涼寺前草坡平曠極宜心目弟於數處皆時遊憩內養不足正藉風景淘汰耳

與鍾儀部

伯敬先生

求詩文而采聲名自是常態若方兄之仰望台慈則名實相副非時套者矣然作誌傳必一一擇其人又必一一不涉過情之語則蔡中郎無復郭有道之歎矣人子欲以長者一言顯其親也言與淚下此一念可嘉也一

念可嘉遂予之矣仲尼不爲已甚者伏惟俯鑒鄙言惶
仄惶仄

與王彥升

聞都視燕齊如在井底加之兵荒又是胥井弟則胥井
中斷釵也年將五十頽然遲暮矣卽欲秉燭游顧安所
得燭乎兄丈德業日新無繇欵奉徒有伊鬱萬祈順時
保重爲慰

上董夫子

昔陸公平泉子告語唐公荆川曰某如人家教學先生

乞歸便得歸去公如好郎中主人病勢未愈安肯放回
伏惟師臺今日是國家一大醫王詎得便謝主人

與俞少卿

仲茅先生

明公暫居下僚一方獨寄視往年徘徊卿寺默默養重
不更舒暢耶譬天地之潤物無過川澤矣川居高勢峻
雖所之長遠而潤物之功薄澤居卑勢緩蛟龍是處霧
露是興而潤物之功厚故川則有至有弗至焉澤之德
惠無窮也明公以爲然否若急利欲趨榮赫者則以衍
言爲迂且拙失笑反走矣

與鄧彰甫

小賦不知堪入巨目否萬祈斧正方可就梓此書良百花董狐但批評圈點爲時套濫觴似當速去且所謂批評者一則能挾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古不決之疑一則援引商畧判然詳盡以自見其賅博如論漢魏而下證晉唐如談詩賦而兼覈子史之類也倘語意平常不如無批輕薄率易尤爲可厭矣至于選取權衡當寬于古而嚴于今適見所採故實多不全用古語此尤不可古人文字不取則已取則勿剪削之彼作者苦心

脉絡關紐實暗藏字句之中稍經裁斲便索然臨楮干
冒惶仄不旣

荅李明六

數米祝鷄靜中樂事人心苟有自得爪生髮長亦是一
番境界惟至人固能坦然也

曾異撰

弗人晉江人候官籍
紡授堂集

復潘昭度師

大序中謂詩之纖艷不逞者皆情之衰人人能知詩則
天下無復事此古今未發之論竊謂天下無情外之理

道凡忍於犯倫傷義皆世間極寡情之輩蓋古今之忠臣孝子不過其情至于君父者使世皆深情于夫婦昆弟朋友之人則亦必無谷風之怨閨牆之爭與夫二夫失節之事所云人人能詩則天下無復事正以人人深情則天下無事自然恩厚而篤於倫也

與趙十五

名璧侯官縣人工詩

十五雙腕能畫不得縱力于詩使千百年後少吾代趙十五一位者皆此兩手王摩詰倪雲林絕妙山水爲崇使十五折肱痿臂無手可鬻便入山閉戶從此十數年

月窟新錄卷之一
李白杜甫未可知何至出賈浪仙孟東野下哉弟與兄
俱老矣至四十年以上尙茫茫然不計算百世而下位
置何所無乃蜉蝣不知旦暮者乎

荅曾長修書

足下以爲人寧可無詩名不可辱詩之理色甚善甚善
某于詩理與色俱無之信口出聲愾然而嘆啞然而笑
屹然而淚未省此嘆者哭者淚者爲色乎爲理乎以色
而笑嘆而悲淚則優人之排場也若以理而笑而嘆而
淚則其勉強假借又甚于優不但不成詩而亦不成理

矣今之人辱詩之理色而理色亦可辱詩來書所云以廉耻護送詩道者無理亦無色者也

復曾叔祈書

前者手教之及某適薄游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時方小春梅使未發是以報章遲之頃者又接來翰不知何日得與叔祈西窗剪燭盡其所懷每歎腐史于張子房叙其博浪之豪爽圯下之溫文與夫辟穀仙遊之霞舉其贊之不容口至想像于其狀貌不知史遷此際如何想慕遷之生後于子房所云狀貌亦不過得于傳聞

伊人宛在暗中摸索愚謂此中大有回味乃不佞手叔
祈無論生同時又爲一家之人今手札之往來者三乃
吾竟不知叔所作何狀彼此懷抱中各有一我家某某
明明于心目之前但須一相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暗
索之人印而合之想明秋把臂時當亦啞然一笑也

又

愚意今之帖括當如古人引詩之例隨其興會而解之
愚近喜讀左氏傳凡左氏引詩皆非詩人之旨然而作
者之意趣與引者之興會偶然相觸殊無關涉精神百

倍此非詩人之情而引詩者之情也後之訓詁註疏者
自舍其情而徇聖賢之貌而今之爲帖括者并舍聖賢
之貌以徇序訓詁註疏者之貌輾轉相摹愈求肖而愈
遠矣

與黃東崖先生書

在里閭中二十年夢想竟未敢自通于左右生平頗能
自廣殊非以乘車載笠之故不欲曳裾于先達公卿間
意頗非今世之浮游而附聲氣者嘗謂吾人心中不知
史記爲何書雖司馬子長復生日與之居處笑語祇以

增其人藏之名山之懷恨耳故雖日把先生詩文而不
敢一通書問留未盡之晤語摸索于心目宛在中不更
意遠而味長乎今者始以拙藁自贄而以家母之行畧
請夫天旌下及于寒戶而執筆紀載斯亦太史公之事
也而亦以見某之進而求見于當世之名公大人非吾
母之故則鄭重其事雖以二十年夢思而不敢慫有道
之晉接非如世之食名而來取名而去者徒以褻元禮
之門塵李郭之舟也附上縑素一方倘爲家慈載筆懸
之紡授堂中不但爲先生之教孝亦使人謂異撰寡婦

之子雖垂老碌碌無所見其于先生猶不在禮弗與交之列耳

與卓珂月

某自十數年前則知海內有珂月卓子欣賞奇文每掩卷作蒹葭伊人之思輒欲奏記自通已又念近日時刻中諸君子所記載交藉不啻招降納叛而世之附名其中者雖不盡弭耳乞盟然意已近之此無論非志士所以自處而泥首而縛受之不武祇爲壇坫之辱尤非所以處吾珂月也是以門士王生再游武林某但致小刻

二種以志神交入林把臂寧俟他日未敢數行上瀆耳
又今世失路生每作書相問訊滿紙怨望嗟卑嘆老問
天詈人強相憤慰此尤非珂月所樂聞而又世之造作
書牘以定交于當時才名之士者大率抵掌論文汗漫
千百言將以誇多示辨某竊自揣欲與珂月言者何文
乎吾代時文不足言欲與珂月言古文則自具千古之
眼者是以某俱不欲有所言以取珂月鄙笑而但以母
氏之行畧請卓子想哀其孤而許之

荅陳石丈

每閱墨藝房書輒有棄日之歎以爲前世司馬子長杜
甫諸君何幸而不爲此彼亦人耳使我無科舉之累得
肆力于文章固未能勝之亦未必盡出其下以此爲應
制帖括事每一舉筆輒謂我留此數點心血作一篇古
文辭數首歌行直得無拘無礙而又庶幾希冀于千百
年以後何苦受王介甫籠絡如此意況似于富貴功名
一道極相嫌恨雖未甘謝去巾衫飄然爲隱士逸民又
似不可強昔人所謂抑而行之必有狂疾耳天下事必
且日甚一日此後極難題目正須我輩爲之弟衰憊無

受鞭蹄足矣兄不可不自勵也

問余希之足疾

賡之弟

兄近來足疾知未脫然頗疑兄不能慎疾我輩少年時
耗費精氣無異破家蕩子中年得病此債主持帳簿登
門時也但能忍節嗜欲稍償一二彼亦有時而去然宿
負未完一二月後不能再來問我使着實省嗇積聚
逋欠填滿一去遂不復來矣兄之足弟之肺殊爲同病
留此一雙脚他日小則拜跪上官胼胝民事大則跨馬
據鞍馳驅天下極爲要用物事不可不善養之也

與邱小魯

某未衰而老顛毛種種每顧影自歎唇腐面皺于八股中而又似不願處其羅籠之內私念我輩旣用帖括應制正如網中魚鳥度無脫理倘安意其中尙可移之盆菴畜之樊籠雖不有林壑之樂猶庶幾苟全鱗羽得爲人耳目近玩一或恃勇跳躍幾倖決網而出其力愈大其縛愈急必至摧鬢損毛祇增窘苦如某得無類是縛急力倦正不知出脫何日耳小魯何以教之

與施辰卿書

作理題正當如剝笋皮殼不盡真味不出今之深于說
理者不但不剝其殼且包封數十重厚皮繭紙浪說煨
而食之之雅此則不但無笋味人亦不知其爲笋矣至
于某某諸監儒妄言先輩但以寥寥數語言不敢盡爲
合作此又似不食笋肉但掇皮煮汁畧一沾唇而止者
鄙意如此所作者不能如其所言但以破今時之失未
爲不是也

與施漁仲書

兄飄然高蹈如赤松子仙游視蕭相國漢廷械繫不啞

然一笑乎然閉戶著書正在此時無帖括之累頭巾之縛史遷杜甫唯吾意之所之此吾輩善占便宜妙着也若以爲隱居放浪業已謝去巾衫遂可從諸少年作狹邪世外之樂則是張子房不辟穀訪黃石公而學魏公子之飲醇酒近婦人此占人鬱鬱不得意而求死不得者之所爲兄今方爲天下第一等快活之人作第一等高尙之事無錯認題目倒行逆施效日暮途遠者云云也

王志達

遠亭漳州人
鉛鏤稿

與徐耀玉職方

藩宣之司久失其職既不能如仗鉞持斧者之雷厲風
行又不能如分竹鳴琴者之朝施暮暨動皆掣肘竟成
何事下檐以來靡日不思拂衣而尙平未果雞肋猶在
而虛語麋鹿之志則雖知已不信也以爲操牘及之耳

與陳眉公

門下名滿天下不得其門者謂直當百尺樓上置耳聞
諸家弟門下恂恂常常不縵不續見之但使人意消不
使人氣索某嘗疑老聃氏之教孔也去其驕志與淫態

已乃使人一見驚以爲龍至口張而不能翕殆非真老
時也以所聞家弟門下乃能不猶龍夫能不猶龍者乃
不能使人不得不以爲真人矣

曹學佺

導生能始閩縣人
石倉遺集

與友

禪有理障有魔障與綺語無干觀昔詞人劉勰陸羽生
長叢林所著文心茶品雕繢滿眼不涉禪隻字卽支道
林廬山遠非老法師乎言固字字文也今人以單刀一
棒等語竄入寧不厭嘔

又

論詩譬諸書者奕者謳者若無傳授任一已聰明則必趨于邪路終身不能精進然稍就規矩效法古人其難乃若登天勿畏其難可矣

與徐興公

釋道有藏獨吾儒無藏可乎僕欲合古今經史子集大部刻爲儒藏

與陳開仲

盛唐諸公妙處全在用拙拙則渾雄大雅而無乘捷鬪

巧之病予觀應急之詩一時不能卽就輒以巧思勝之
若用拙非從容暇豫不能

又

伯敬詩歸其病在學卓吾評史評史欲其盡評詩欲其
不盡卓吾以之評史則可伯敬以之評詩則不可

與徐存永

國初集如陶主敬張翠屏宋潛溪楊東里諸公每有贈
送郡邑幕僚之作驛宰倉巡皆所不廢雖其人自足取
重而亦見前哲之留意吏治民生不以微忽

荅吳方伯

亡兒頗稱適用之器而造物者亟收之此固以一篇極大題目相難而弟畧以一篇平淡文字應之曰不得已而已但棄世勢而修梵行此弟之素志又非有所托而逃也

王

熙

子雍胥庭宛平人

著述緣公啟

爲陳默公焯刻著作

益聞天祐斯文自產千秋之宗主人肩大道寧號一代之浮榮故賢聖惟發憤而詩乃成卽後儒必窮愁而書

可著春秋須羽翼丘明之雙目難存史記待昭垂司馬
之全形忽廢他如張文昌以乍盲而工樂府盧照鄰緣
久疾而擅吟壇若斯之徒殆猶小技矧夫守先待後析
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思來備今古興亡之準鑑非邀
休暇豈獲專勤桐城今司馬默公陳氏九液蘊靈六匡
誕秀七歲遍通經傳箋研百氏以無遺十齡輒庀史材
身任三長而不讓衡制藝于吳下張楊婁東願撤皐比
平聲正騷賦于雲間陳李齊投縞帶入興朝而膺恩
拔在廷爭覩其光儀甫鄉薦而掌祕書政府咸資其手

筆雖大魁中沮至今猶歎爲真狀元迨釋褐南歸舉世
仍呼爲好才子是以熙父任祭酒時之贈詩也則曰注
殘經史年猶少厯盡艱虞氣更新大家宰靜海高公之
貽句也則曰無雙經學黃江夏第五科名杜紫薇期待
各已如斯通顯奚難立致乃造物巧爲成就奪去子野
之聰令儒術大振今時悉倚離婁之目寸陰必惜用是
日斯邁月斯征萬卷堪娛遂至冬不爐夏不扇書成廿
種載可盈車挾六籍之奧義于二經其功約而倍寓一
朝之褒譏于四部其指隱而彰掃山陰餘姚之禪唾門

庭斷自程朱溯嘉隆宏正之詩源流品分從趙宋西京
以下未嘗無賦賦會出而世識真騷八家以後敢曰無
文文會行而人裁僞體若不共襄剗剗何以仰謝聖賢
熙等職在清曹分應獨任但畧計鏤板之費動須數千
勢必賴大雅之流各資涓滴與其結佛緣以需利益何
如種文福以厚箕裘且默公氏官僅數旬居無五畝彼
于頔亦人耳能將百萬爲高士買山卽郝超小夫乎屢
費千金爲故人治宅今陳子旣以詩書爲生活則吾黨
亦用梨棗代田廬伏乞諸老年臺先生隨分樂捐聲施

不朽噫嘻杜微失聽猶來君相之求徐積病龔實賴蘇
黃爲友況有功于孔孟詎止篤夫情親諒切同心敢申
虔懇

謝肇淛

在杭閩縣人
小草齋集

寄鄭孟麀

家室至得手書甚慰兼悉近況水部自不惡而河上翁
尤不惡俗言紛紛但患貧耳而貧非不佞所患也老母
在堂不乏菽水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百畝之田足以
供饘粥視一二善宦者誠貧回首作措大時已過之遠

矣吾嘗謂人生苟存一知足之心何官不可爲何地不可居如不知足則卿相不已必思帝王帝王不已必思神仙神仙不已必思玉皇大帝而元會運世百六陽九之期于心尙以爲未足也歷觀古今人所爲知止知足不貪得不競進者皆虛言耳以敬通仲翔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此天下之至樂而猶然怨天尤人齎志長恨至謂死之日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不恨寧知知己之有無于於自家本來面目分毫有何干涉此僕所常考鏡千古而不勝竊笑者也

寄徐興公

僕之不作二千石而持節河干非逃富也自揣生平骯
髒之性未除猖狂之名已滿天下一旦復親簿書錢穀
之事如砧魚俎肉任人膾截一不便也疎散之人動輒
振觸法罔既密虛文復繁一不留意譴訶加之安能以
有限之精力散之無用之地二不便也二十年制科鬚
鬢半白一旦低眉折腰爭諸年少亢則失人隨則失己
目今驄馬使者盛氣行部目中寧復有老太守哉三不
便也體既好閔性復嗜睡每至日高始離牀榻午飯方

罷便作羲皇華胥間想聞剝啄之聲輒恨其影響之弗
幽況於冒暑雨犯霜露戴星露冕于郊坰之間以候當
道顏色親米鹽細事乎四不便也文弱之人酷耽書史
行立坐卧不能相離而欲一旦棄置柔翰傾倒簿書譬
之纂組織織之女令之親操井臼五不便也性不耐暑
每歲入伏瘡瘍遍體四支糜潰膿血狼籍直至秋末冬
初方獲脫痂巾舄韓履九夏一切不御況能步趨唯伏
講案長跼鞠躬屏氣如三日子婦哉六不便也族戚旣
廣交遊汎濫仰給衣食十人而七一聞銅虎之符莫不

延頸望濟千里裹糧戶外之屢旣滿幸舍之席無贏窮
乏得我昔人比之失其本心况遊橐未飽怨謗遽騰青
蚨方飛白簡隨至又安能以一身之名節爲他人填谿
壑也七不便也有此七者展轉胸中計之爛熟故得河
干之役遂其本懷然此情可爲知己道難與一二俗子
言也安平孤署介於河濱節制千里不爲不尊日高視
事日息而入心無錢穀出入之計目無案牘平反之事
耳無桁楊夏楚之聲不爲不適也所少者赤仄耳然上
視二千石則誠不如回思窮措大冷司李及南刑曹時

豈不過之哉

京邸與人書

長安二三月間土膏變動煖氣上騰家家戶外溝潢一時翻浚穢瀋狼籍平鋪交衢人馬踐之輒陷衣體臭腐經月不消觸鼻入喉靡不眩逆嘔噦寢成瘟疫四月以後卽苦暴暑斗室如爨牀几皆難着手袒跣卧則青蠅虻之不置青衣平頭塵箠交揮纔得合睫復聞剝啄聲官署政事無纖毫可經心目而投刺報謁置酒召客及赴人召日日相續晷晷相牽無寸隙也生平不喜見

尊貴客及禮法宴會而人道以此爲重稍自疎遠動成
讐釁尉置未舉而微禽先驚每一自念惘惘如失人生
行樂耳年過五十鬚髻漸星駒影電流河清寧復可俟
而陸沈縶絆如梟禽處樊長鯨在沼蹙蹙四顧不得遂
其搏霄橫海之志良可歎也

林之蕃

孔碩候官人

與周減齋

得大著吟咏千百遍自宋元至今七百年無此作矣之
蕃雖愚且鈍曾經一番苦心出一身白汗因得知先生

之詩最真，惟知之最真，故心悅誠服，非阿所好也。吾輩
一生精神成此一部集，已與日月爭光，更何所求哉？二
三十年功名轉盼成空，榮辱毀譽是非得失，總是夢中
之夢。今日洗脚上船，正好作明心見性之事。始是英雄
究竟古語云：「卽今休去便休去，欲待了時無了時。」先生
高明超子瞻之藩下，劣寧敢効佛印饒舌，然竊比于春
夢婆發居士一笑也。

宋

珏

比玉莆田人
遺稿

與邦衡書

醉中袖麝提室詩歸謬爲評校未卒業而酒醒矣故半
部獨爲無類之璧然醉之所云不甚無會或過當耳大
抵詩以言志情貴副境緣情肖物各極其致乃爲佳也
而或欣笑之時不能強爲不平之語而言哀已嘆顧念
增愛此時卽幽獨自訴心口相語已落二景況昨者之
景已陳于前而今者之情復新于後安能追數前歡申
造舊悲故但可畧易片言不宜便更前句以不拂夫爾
時得心書紙之意耳

宋祖謙

去損莆田人

與胡元潤

徐青藤有言吾老年作畫如登州海市時而有時而無
僕固不工畫近日拈筆輒如泰山沒字碑

又

寫生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意不在似者太史公
之于文杜少陵之于詩也

與盛丹

昔人論作米家雲山當用淡墨焦墨積墨破墨潑墨非
獨米家爲然古名家作畫無不如此李營丘惜墨如金

董宗伯常有言作畫不惟惜墨亦當惜水古人皆以渴筆取妍今人乃以爲雲林一家法不然也

與胡元青

東坡論書謂筆畧到而意已具足下畫卽筆不到處意已先之矣故與貪筆墨之功者不同也

與郭去問

見足下落日照大旗圖尺幅之中酸風涼激不必十載征人卽一往已堪白頭矣

又

每展足下畫便思放杖投足此自足下精神能取人于毫楮之外也

與陳章侯

昔人云傳神寫照在阿堵中老蓮寫文姬便令縑素有聲有淚轅文夫子以儷都尉僕以之擬河梁之篇矣

與周櫟園先生

吾師此冊真是披沙揀金東坡云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他人狼籍堆頭拾得蜚蜋彈耳雖多亦奚以爲

又

方叔歸述雪舫盛事如自旃檀林來舉體皆香

又

不增華不改葉不累藻不掩情北雪大概不麗而馨矣
小序不能贊一詞所謂未能身歷其險聊復仰看其高
耳

又

吾師生平著述之多同三藏法師講論筆受草本可滿
一屋謙欲買紙一百車繫筆一千管盡鈔師書

與吳蘭次

君家填詞蘅蕙吐于行間亦能顧曲之誤晚蘭採于字裏不數辨過之工君真四聲之功臣而十法之領袖也若使飛卿有知亦當點首地下矣

與林鍊崖先生

先生憫世人心骨沸熱故以此出世儻佯語滌之卽子瞻姑妄言之之意也然謙固不敢妄聽

與羅星子

古端硯一方奉換足下宋板胡傳春秋倘得如願此石腴理中有一部陽秋矣勿輕視之

與陳伯璣

求墨于足下者衆矣而獨以贈予此不可解也或曰伯璣之嗜子猶子之嗜墨也此語可爲吾兩人寫照敢持以獻聊當報瓊

與張子京

足下以墨惠子且曰子留以殉塋者今贈子足下真善行其惠哉語曰欲者不多則與者忘少弟于墨貪矣而足下輒樂施焉傷廉傷惠吾儕于筆墨間不暇避矣

與王壽格先生

嘗憶姚現聞先生上蒲州書方今君子之破小人不當以口舌勝之而當以功業勝之此二語至言也敢持以獻公

與黎愧曾

十五年始通一音問政如層城桃花一度蓬萊水一番清淺不足訝也

與吳剋五

渠殆薛伯宗耶不然那得此徒癰法

又

僕所作寒鴉賦幸足下一序非足下目擊不知僕以淚
濡墨

與高雲客

足下謂僕八分書學家叔祖比玉僕固不厭家雞然何
至舍古撫今然家叔祖二十時便已入漢人之室僕不
迫也

韓廷錫

晉之更名錫侯官人

與李明六

韻經領入註孝經實大快事而註出明六手又一大快

事也弟愚意以爲註有二法一訓經一發經訓經者訓其字義而寘其經義非遺意也留其意不發以俟讀者自得之也此是註經第一手如鄭元之于詩經是也發經者借經文以寫自己見識讀之若一字無與于經者統而會其大意則字字與經相長也此雖不及訓經者義長而爲力則難而爲意亦不淺如向秀之于莊子是也惟宋儒乃合訓詁解義而一之然訓詁與古同而解義與古異何也蓋卽經以解義非依經以解義也故除却經文註卽不成章矣故弟嘗謂漢晉解經如現相宋

代解經如寫真蓋謂此也嘗欲用訓詁法于詩經樂經而用解義法于易經書禮經春秋蓋有志而未及爲之也因兄註孝經故書以請教屋事固在道理之外然世間之事必道理順者而後忍耐此自庸人能之何用賢者乎然謙讓乃兄家家法固無俟弟贅也

與友人論文

文有虛神然當從實處入不當從虛處入尊作滿眼觀著虛處所以遮却實處半邊還當從實上用力耳凡凌虛仙子俱于實地修行得之可悟爲文之法也

荅林九還

別兄旣久清風朗月能無元度之思時時如夢中相對也兄亦曾于此國土覓弟否山中一室僅如斗大冥寥之外無所復餘雖極迫狹然弟素無坐性緣此亦得少止耳自初春到此已更兩季飽食罷無復一事卧繩牀上看樹頭猴子跳躑聚散便了一日無分毫進益甚足爲知己辱也奈何奈何承示功名一念比前稍淡談何容易即古今多少鐵漢平日口裏咬破頑石一到功名場中便打折骨頭兄雖是出世男子然而于此一言弟

寶未能盡信也姬遊再爲兩阻弟與姬無緣邪抑姬深
拒俗客也今而志絕矣兄與樵門不必行可也

山中寄衡之伯兄

別日甚草草然知不得不別故遂決耳弟今年所居又
勝去年不用兄憂也況坐處想已決策在塘頭但不知
能脫然家累否日邁月征所事未就兄宜痛割俗纏可
也弟家計日促數年以後男女長大不知作何處冥然
事到絕頂處定有一番出豁刻苦讀書盡我本分至于
世事聽之于天處世正如登山且揀目前穩處冥脚前

面縱有險阻俟到時商量耳此段迂濶願與兄共之

山中荅孟韓妹

二哥在山中已是長素忽寄若干肉至得無羊踏菜園
乎然不欲虛妹一片至情爲妹一飽食然後復素佛是
千古有情人彼不加我犯戒之律也聞大哥又有越行
奶在家中當悶不過妹有便小袖時時使去一看蓋媳
婦痛姑終不如兒之痛母也二哥一身未了事須一第
了之自以生無福相不十分刻苦造物不肯輕以相與
是以自閉窮山作一段苦頭陀行徑雖然奶老矣膝下

愛子越在山中我輩少年人猶自不堪況老人乎每一
念此歎息而已妹可體二哥此意餘不盡

王

鐸覺斯孟津人
擬山園選集

荅牧齋

妬造物私以青鏤管厚足下也足下之外誰復才負淵
嶽與足下七雄中推爲秦楚者乎僕禦兒港弱兵也父
矛缺短實不敢執小旗鼓而見足下孫吳之壘

與質公

大梁張林宗詩家董狐伐毛洗髓于此道足下料時晤

對服子慎束廣微夏侯孝若任彥升殆其儔匹歟

荅玉涵

未晤輒刺刺應自憎朕天下必聯膝擎拳以爲好則未必朕

荅石齋

今始知天大矣螭螭蠻觸何處矜口

與李君

囊中山詩儼負覺重否郵而致我

與友

芳花繽紛明月逍遙僕四十餘年襟期袁公標格各自
足矣黃鶴樓中復有何人吹玉笛乎

何楷

玄子龍溪人

荅冒辟疆

人不可言病言病則真病至矣弟前此固有託而逃者
而不意其果病也飲食不化步履艱難竟夜不睡終日
如在藥中苦甚苦甚展誦佳卷精邃凝穆直承元鉢南
國卽多才求其養如木雞體追臺閣斷未有逾台兄者
也弟筆研久荒然寶氣所呈猶望而識之非欲慢然貢

佞唯傾耳以聆好音而已

魏喬介

貞菴栢鄉人

與紀伯紫

素心晨夕良晤在懷忽復邁征咏采葛之章爲之三嘆
老社翁高懷不羈真氣迎人每向長安物色不敢再屈
一指也所教井陘獲鹿以連晉陽之險蓋弟昔于役之
所諳矣其山嵯峨其水激蕩較之吳越雖稍粗放然而
奇矣古矣若乃吊淮陰左車之舊蹟攬唐宗宋祖之遺
伐尹鐸保障越石清嘯俯仰古今得無有動于中乎恐

烟雲滿貯古囊不止此行堪白首終日厭青山之句也
弟少而多病長而寡學雖欲策其駑鈍勉監功業于時
而才疎志劣毫無補益此方寸地近愈成灰矣先人遺
薄田數頃敝廬數十間在泝水之北其中亦粗有亭臺
沼榭明歲春杪便圖乞恩于 聖明躬耕隴上且以求
盡昔日所聞于大君子者耳老社翁嗜痴之好乃比之
于昌黎弟誠媿死矣若乃東野之達則老社翁實足以
相後先也

楊思聖 猶龍鉅鹿人

與紀伯紫

長安論詩如昨日耳每每從往來者問紀先生行踪南
望少微知竹杖芒履逍遙于杏村龍潭間素羣徐引高
歌岸幘何復別有蓬瀛弟遂奔走風塵幾成俗吏太行
登頓世路險巇去歲簿書兀兀如失舵孤舟今弟復攘
攘粟芻如求林饑鶴老社翁聞之當爲一歎息也然而
面雖積垢此心綴于筆墨終未能斷新作肯寄示乎固
菴之便特附候音知已久離把臂傾倒弟不能不欣羨
固菴耳

張如蘭

德馨江寧人官驃騎贈官傳扶輿公紫淀季篴
君父瑤星祖同野先生集

與劉生

足下神遊竹素寄情鼓吹覽是編也沿媚澤涉山輝栗
栗落落觸目皆寶其詩家之嚆矢乎愚以爲此外尙不
可窮詰玉于玉玉于不玉吾心又有藍田也是在學者
善養隋和哉不然拾璣璫而捨火齊琢楚璞而星弁會
此技止此矣唯足下圖之小詩附郢

熊文舉

雪堂南昌人

與康小范

握別長安倏忽八年跂仰黼黻於丹青之上怒如饑渴
今皇綱特張名賢奮翼巍峩大對直上金廬此其
時矣難弟夙塵契誼而豚兒又附蘭譜青雲在望激昂
如何不佞自棄田間久嬰痼疾益三疏而後得請年來
潦倒窮愁今春病幾不起而當事輒以小草相迫是進
之不能步夔龍之踪退之不能恬猿鶴之夢誰謂箕山
潁水爲俊物乎別久懷深所欲敷陳於知己者期期其
未悉一也臨書惓惓

與紀伯紫

二十七年之別一旦相逢懷往悼來如麻姑同上元夫人嘆蓬萊清淺也俗冗蝟集面目可憎何時得與諸老友放杖浩歌於荒寒寂寞之濱弟雖鈍笨尚可索林梅陶菊也謝教不莊仰惟原宥

與減齋

老年翁宜力巖疆功高鼎釜而不孝灰心林壑夢斷塵緣屬風霾瀕洞未有那居且嚴闈有命誓墓難堅一出逡巡四疏迂直愧無涓埃之效遂抱終天之痛卽

恩隆守制益搶地誓死

闕下而後得之已矣不可

爲人不可爲子奄奄蜍志雖臯魚立槁猶恨晚矣王穀
子孝廉附函未達武夷其有回雁峰哉閩海沸羹江鄉
風鶴懷來悼往總不勝情幸老年翁綸羽所歸鯨波頓
靖差足爲文士才人吐氣然麋香草檄霜鬢論兵六七
年於此北山偕偕之詩能詠乎今春與士業社兄望衡
對宇宛其一洲所謂伊人時勞兼遡而良書遠頌美於
黼黻煌煌哀些榮及泉扃益一日捧誦踞陳幽明悉爲
感涕何老年臺重念鮮民而錫類惠施之過渥也俾也
可忘胡然罔極閩疆積苦積勞九閩昭格百爾君子亦

知從事獨賢願竟宏猷佇光麟閣不孝銜哀草土亦旣
練而小祥蒲柳早衰蓼莪罷賦行將結茅匡廬萬山深
處作打鐘掃地頭陀以畢餘年曩昔千秋自命謬欲有
所結撰著述追擬古人屬烽火連綿心計迕錯所抄書
卷盡付秦灰鮑錦不還江花久萎雖有一二剖存無可
爲鴻鉅道者佳詩海涵地負愈出愈奇蓋才本於情情
深而才具赴每一落紙便覺欲飛欲舞可泣可歌時賢
作詩本無其情才復茶弱卽累牘連篇湊字櫛句耳未
足與議也必傳何疑容志片言以附不朽

王士禎

貽上阮亭新城人
漁洋集

與汪茗文

嗟乎茗文昔與同人翱翔京雒入則接席出則聯鑣
睨時流上下千古意氣何盛也自鄢陵讀禮潁川引疾
周量家兄同時出使弟旣風塵憔悴悽愴江潭兄復放
廢支離退歸吳苑又何衰也昨者蕪城暮雨官閣孤檠
相見悲喜真如夢寐爾時舊愁新感觸緒紛來對此茫
茫百端交集竊思百年之中良會有幾毋論舊遊雲散
不可復得卽如此夕剪燭聽雨共話長安舊事老父稚

二歡若一家豈非人生極樂而今風流人遠傷心事多人孰無情獨能堪此嗟乎茗文憶弟客秋病卧羈提閣中幾殆者數矣病中百念灰冷所不能忘者自老父老母之外惟諸兄暨吾茗文周量數子懼不得復生相見則願來世得爲眷屬今世之指天誓日號稱朋友者多矣恐合離死生之際纏綰纏綿如吾兩人者未必多見也卜鄰洞庭之約數載于茲靈威丈人實聞斯語比聞欲裁去李官深愜麋鹿之性便當一瓢一笠從吾兄于七十二峰之間此願不遂爲當奈何

將出都與茗文

天涯兄弟晨夕過從誼同手足一旦晨風零雨天各一方人孰無情能不蕙結况復梁生出關獨念高恢伯牙輟絃無忘鍾子禎雖不敏願附古人南指廣陵之潮北眺華陽之館睠然惜別怒焉增憂惟冀音旨雖遙而神明不隔山川雖阻而鱗羽時通則千里不異比隣兩地無殊攬袂比辱七言二章音調纏綿情文婉惻蘇李錄別之什元白神交之篇以昔準今若合符節從此竹西明月常同希逸之思東閣梅花獨詠少陵之句惠而好

我何日忘之外綾卷并當襲以緇尼藏之梵夾使天下
後世知吾兩人交誼如此不獨以文章相穉諛聞相矜
耳

答陳其年

得來書知近撰婦人集采樂衛於宮闈表殷劉於螻蟻
文流佳話快觀其成家兄西樵向撰燃脂集攬擷古今
閨秀文章殆無遺美十年以來至百六十卷又撰閨中
遺事爲朱鳥逸史一書益取漢武外傳中語亦十餘卷
正可與尊著相發明幸錄一副本相寄用致西樵屬其

以逸史副本南寄各以見聞佐其未逮如何橐駝行雄
麗渾脫鈔有意寄卽錄入神韻集中矣

與程崑崙

林茂之先生今年八十有三文苑尊宿此爲碩果亦歸
然老靈光矣頃相見詢其平生著述皆藏溧水之乳山
中詩自萬厯甲辰未付棗梨茂翁貧且甚不能自謀板
行行恐盡淪烟草今人黃口才學號嘖連篇累帙便布
通都此老負盛名七十年至不能傳一字於後世可惜
也弟意先檢點其近作約好事者人任一卷積石爲山

集翠成裘大是佳話顧同志寥寥耳

復張友鴻

回首燕市秋風淋漓擊筑潞河曉月悵望停帆才如彈
指間事而兩年契闊千里間關當弟畱滯京華兄方相
羊林壑及兄遄還江左弟復奔走郵亭相須殷而相遇
疎詎我輩一握臂覲面亦定爲造物者忌耶弟自仲秋
嬰疾委頓幾殆賴慈蔭得更生闕除日始知年兄得滇
南點蒼山色昆明池水尋莊蹻之故蹟弔伏波之遺烈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是我輩本色顧六詔初開五溪

乍闢風烟屢易瘴癘爲憂藥物當攜舟車可念此吾黨
故人宵旦反側而不能已耳然燕公得江山之助端明
傳海外之文以古揆今何必有間會使碧雞金馬盡入
奚囊洱海峽山咸歸載筆異日者鋒車北指驛使南來
文章老於遠遊功名表乎絕域此又文人之極致而吾
黨之快舉也弟卒簿書意興都盡獨詩文夙債未能
蠲除庚子新詩遂至二百餘首風格頗復長進昨偶過
京口遊三山得詩四十許篇亦能自豪天能困我輩以
束帶折腰而必不能困以千古之名與手中三寸不律

彼狡獪何益哉今聊寄過江近詩及餘四五種以當晤
對大篇相憶情見乎詞慷慨纏綿令我淚墮南望九峰
三泖才若咫尺獻歲謁直指可以上元前後入吳得一
解帶流連未可知也

與顧修遠

日日無暇不得一把臂奈何文選樓刻文選妙絕佳話
前有蕭維摩後有顧辟疆弟得左顧右盼其間良快良
快

與友

陶弘景入官而松風之夢故在此自我輩性情僕游涼
口三山遶雲嵐決滌泉石瀆薄真欲脫屣軒冕卜一枝
之隱於竹林海嶽之間至今數日猶夢在江天疊嶂中
也

與臧齋

袁伯修中郎同過董元宰伯修曰近代畫苑諸名家如
文衡山沈石田唐伯虎輩頗有古人筆意否元宰曰近
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肖卽無肖也昔人
云殿馬萬匹皆吾師又云吾與師諸人也母寧師諸物

吾與其師諸物母寧師諸心此皆及雲間論畫之語而足參微言

又

元次山自謂與世聾牙因號聾叟其編篋中集當天寶大厯之間而不列高岑王孟輩盛名之作獨取沈千運孟雲卿數人如古鐘磬不諧里耳良非虛語杜清江編宋末逸民之什爲谷音幽憂愴鬱多非詩流恒格五言如不煩歌敕勒並欲案丁零人烟正搖落樓笛頗清圓七言如美人十日跨驢出黃葉堆門雲雪深忽憶梅花

不成語夢中風雪作江南江陵白魚如研玉挂帆獨去
風日寒洞庭濯足一尊酒夫君不來空白雲此例殊不
減篋中風格也

紀映鍾

伯紫江寧人
真冷堂集

與周減齋

竟陵有言英雄失意泣得意亦泣日者捧讀偶遊堂近
刻知字字是淚字字是英雄本色又知風波畏途步步
引入聖賢兢業地位真不敢作詩讀矣經年苦別一見
便披拂此鴻寶快幸何如稍俟一二日卒業完趙亦願

附傳不朽耳

尺牘新鈔卷之一終

番禺孟鴻光校

尺牘新鈔卷之二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徐世溥

巨源新建人
榆溪集

上虔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二月十五日蒙南昌縣發下手諭以不肖世溥應薦者
伏讀震怛手足顫掉始嘗竊聞堅不謂信乃今果然三
復無措恐傷知人之明不收感恩之實有難處者二必
不可者六近有所聞不安而未可信者一敢冒昧悉布
之夫不肖一介下士師臺因欲周知地方利病延及蒞

堯固辭不允始踐往役之義垂將二年硜硜守愿庶幾
無罪泊師榮陟去德日遠昨冬詔旨初下省中卽傳有
是舉紛紛藉藉譁於道路親友聞之皆來見問不肖答
曰無是也大中丞聰而慎且深知我愚聰而慎必不以
愚人應明詔知我愚必憐而曲全之其爲烏有不待言
乃或不信疑有隱情輒復旁訊自熊生人霖輩對人皆
爲不肖辨之往往至于面頸發赤其執以爲無有如此
今也一旦所傳皆實必以不肖陰有于求陽爲不知前
此質語皆爲飾詞懷詐之嫌無以自白難處一也字下

深識高蹈之士年長於溥材力倍之者尙有數人其間
詭昧歆羨鑽營冀得者盍可數計就中裴徊在欲與不
欲之間者亦復有之一以爲海錯一以爲雞肋一以爲
腐鼠不肖氣浮性戇舉止狂率發言措足動生尤謗師
臺一朝薦及此人憎者益恚求而不得者轉生嫉媚高
蹈之士復引爲口實虧名增詬兄弟不知啞其相笑無
若氓之棄婦然難處二也不肖生二十九年矣在母懷
僅七月而免氣體孱弱幼從塾誦穀藥相半以迄于今
鬚未髥鬚髮已拔白每答一牋舌心爲燥簿書繁劇決

不能任抑而爲之必至生疾不可一也十四五歲時先
君攜至山莊不辨麤黍旣冠析爨一切米鹽之事拒家
人毋相聞每僕婢爭訟交訴於前竟日不能辨其曲直
無一語遣發但令各去藉令坐堂皇聽訟何以折獄不
可二也所以忍饑寒竭羸力而不廢學者亦欲徼幸制
科慰父母志願嘗私妄念誠得與春明一第卽陳情不
仕歸田著書以自娛樂此夢寐之所不忘也先人見棄
未一觀場卽應薦辟宿昔授書遺經之意安忍恣然背
之其必不可三也今天下何時哉驅馳三四千里令不

得對罷歸卽屬萬幸假令選置殘破流離未集國課不
蠲起瘡痍之餘捶撻敲剝令出租賦實所不忍勢亦不
能急則民變不則必受參罰甚而逮勘破家累後四不
可也若在邊遠巖邑席不及煖布置未備猝有非常卽
捐軀以殉耳無益於國徒損鴻毛五不可也卽以師臺
之福獲在善地而野性未馴驟令受事如猿處囊通身
不便萬不能以父母遺體朝夕跪拜迎送不知誰何之
人凌風濤犯霧露戴星履霜行殆以護冠帶非所能也
昔韓愈乞晨出於張僕射陶潛賦歸去來辭此皆古賢

高致不肖遠無二公之才而有其野今若上韓公之書
卽恐開罪僕射賦歸去來辭則刺史追檄隨至聽叅矣
其不可六也近郴州袁生來言咨中及艾生南英云云
夫艾生博聞強識遠在不肖上特以敢言多怨然當壬
申之歲師臺再三見召不敢應命而卒爲師臺邀致溥
者非艾生與若以不肖爲無狀耶失人之過不在艾生
今也薦溥而斥南英此又不肖之所不安也袁生云咨
稱不肖面折艾生於師臺座中不肖固未嘗與艾生合
堂同席且師臺之所以取不肖者必非爲其能面折人

而罵坐也袁生其浪傳乎違先志則不孝應命而致僨
事則不忠負師臺之恩則不義備此數者不得立於天
地之間尙何面目復圖執筆墨侍恩師左右乎部咨且
至祥禪有期伏惟師臺矜其愚鑒其誠力爲辭免則不
肖幸甚風有將仲三章雅有鹿鳴四牡皆不肖之至情
也伏冀垂聆

答黃商侯論保舉書

往年於行卷中得讀兄文嗣與貴郡諸公遊則益習兄
爲人近從李大司馬左右不啻聞之稔而服之素矣心

雖仰止草野之性常不欲無因自達兄乃儼然先教又
申貺之開緘一行卽及先人仁者之言幽明俱感讀未
竟已心銘矣今天下紛紛多事聖明日下旁求之詔誠
欲獲如兄者庶足建顯烈以慰延佇顧弟何人亦附後
車哉少本驚劣長而惰游承先人之庇衣食纔足隨俗
學文所傳於師者不過比偶八股講章數部而已於世
態人情十不知一於古今成敗百不知一於當世之務救
時之略無一知者大中丞過聽虛聲謬以入告與兄同
稱非其倫也昨接大司馬書驟聞此事驚悸欲絕人亦

孰不願報主誠自知其不能也方今天下之患不在於
求賢之途狹而惠養民之道微不在於百爲之不振而
患振刷之未得其方夫小臣救過不暇勢必媚大臣以
求寬故操切而權愈下移權在下則拙者憎者易於求
疵巧者愛者可以高枕故綜覈而功罪仍不當其實如
是則事何以立事不立患益多不免日求足用以爲集
事之計賦日重民日貧四方盜賊安得而不多蠲免無
受賜之實加派有不返之勢言者有不測之恐優容復
有意外之量是故威失其所以爲威而惠失其所以爲

惠譬如有人百節皆病不思致疾之由休養焉以審藥餌乃顧日求不知誰何之醫於四方將使新進之醫持未達之藥治不諳之病而責旦夕之効愚未見其可也當萬厯之世宴安優游如人醉飽無事耽卧淫處以致經絡痿靡而不覺痛兵事之始發難也直猶惡瘡發於臂膊而已當事者不知就毒攻毒內固元氣外施鍼石而遽騷動天下以奉一隅師未出而氣先奪此如疽方赤腫庸醫遽曰是不可起之疾也主人驚懼不顧而驟服峻劑劑未必達疽而臟腑先受傷迄今十七八年浸

淫虧損以至疥癰瘍癰噎脹消渴走氣刺痛徧作矣於
此之時舊任療者習其病苦不勸以休養元氣緩審所
宜而欲求驟進之醫各持一鍼各砭一穴各凡一艾各
灸一方假令今者中丞之薦萬不獲辭則兄將爲之灼
艾乎針穴乎立方乎此弟所謂不可也科目之來久矣
當開國草昧之時而曰薦辟不如科目是謂謬愚至於
今三百年功名之路旣一其格日以益尊舉天下聰明
才俊之士竭力奔赴於中矣豈復有舍是而趨萬一或
由之途者哉敢問兄將以爲薦辟他日能與科目並重

耶抑未可知也今之科目太醫院之醫也由薦舉出者
草澤之醫也太醫院醫位分定格勢成寅寮各相爲以
爲紀綱苟不至於殺人雖冠帶褫而頭項可存草澤之
醫固院中所擠也乍進一方今日服之明日不効旁進
數語而主人之怒有不可測者矣夫積習固不可變而
成格固不可移頃者主上嘗有志於重武矣臨陞而策
之金盃之賜袍馬之榮隆於文榜然垂今六年鎮總參
遊不聞能自行一事自建一言其仰文臣也奔走趨奉
無改曩時夫非主上固欲揚之諸公敢故抑之也積風

約之漸所從來者久也然則將來薦舉之輕重視武臣而已天下耽耽孰不苦心竭力以營一第隨例而謁試得雋爲科甲隨例而聽選人人可以爲翰林太守令尹何者例然則莫之求多也譬如行媒講婚隨例納采至期莫雁但非男子無不可爲婦者今日薦舉則越溪之購西施漢殿之推王嬙也苟非夷光明妃其面立見吾恐衆方羣起而笑之此弟所以萬不敢出也中丞公不先見諭使弟驟受驚憂三日以來不知所出吾鄉先達如劉子高極邀眷注楊文貞位登師保皆貴郡往事仁

兄勉之矣近見朱禮垣疏中已以百里之說懸待孝廉以廣文待諸生被薦者矣仁兄今冬北上得捷甲榜或特簡清要亦未可知如弟不才餽學宮已將十年少加自愛再十年旅進應考微倖不被宗師降黜安往而不得廣文哉使旋聊布腹心仁兄以爲何如嘉貺謹拜鷄筍黃豉至機杼菁華非孤子所敢服也附謝不盡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暮冬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反覆來章高言如綺不肯于先生固以當世所宗嚮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抑何

懃懃不遺若此耶六君子序此殆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眉山自况以金陵譬當國者旨幽而顯言毅而辨斷曲而有直體聞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於自達其性情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爲本根柢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氏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敘退之之答李翱書其致可槩見矣如必曰某處爲龍門所安身是卽非龍門某處爲昌黎所立命是卽非昌黎矣那吒析骨還

父剔肉還母始露全身爲文之境何以異此此非故爲
推墮滉漾不可致詰實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
先生下問輒復罄陳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
各有門庭則各以其所熟爲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於
左柳出於國永叔出於西漢明允父子出於戰國介甫
出於注疏諸文子固出於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
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
書通卽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
其率爾時露熟態往往望而知爲某家文章亦如米元

章所謂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輩元宰
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鄙意如此不識先
生以爲何如若別有所謂安身立命者則願明以教我
矣承教韓魏公高文典冊不當謂其不文深感切劘此
蓋不肖戊辰歲所作於時筆穉心粗如此之類失言尙
有數端旣而悔之微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以嘉教
敢不祇承來教曰寄廬小箋偶興之書也偶興如此足
以傳矣苟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夫繹國風者常失之淺
解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

諷事援引極博後世多不能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
指意所存至牧齋而始發之然竊謂攷據確核之中勿
涉穿鑿附會之態則作者之意更不患其求明而反晦
此又溥所效於先生耳春初賊氛震隣日行山野思爲
歸田之計敝鄉民貧賦重而追呼頗急蕭牆之憂未知
稅駕何所得長以靜晝焚盟致書姑熟卽無量之慶矣

答楊維節博士論著述書

辛未辱枉車騎昨夏復拜教言則仁兄之先施者厚矣
畱都如故家敝園軒爽之氣自在分野明秀之色自在

山川矜治之態自在人物繁麗之容自在塵陌然而其
雲烟風氣之間有荒寒焉有曠遠焉故有入焉而蕩亦
或以戒入焉而樂亦或以悲蕩者溺其繁治戒者覺其
矜麗樂者以其軒爽明秀而悲者以其荒寒曠遠也同
是園趣而蕩與樂者生于大悲與戒者生於舊能通此
志雖收金陵於斗室寄長于於千里可也弟窮居淺見
生平足跡僅至此間而止然鄙意更欲縱觀五岳九邊
非如昔人常談徒邀向平高尚之名襲太史公奇誕之
跡耳天地之大以疆界爲面目譬如人貌以面目爲疆

界故夫不覩其全則性情不現經濟不發豈可直與豎
儒爭馳博耶夫人之質各有所宜之地其所治亦各有
所宜之時如兄臺與弟皆非宜處金陵者也頃四方雲
攘羽檄交馳秦晉豫黔齊楚之地無不被兵縱有揮斥
濟變之才無繇自見況弟非其人者惟有讀書一道是
其所宜用是竭力而攻之仁兄幸踐王路正當畱心世
務時人競言經濟難夫經濟豈必盡責之天亦患志力
不堅事情不熟耳老將入軍直如健婦持家醯酒鹽豉
一一嫻便豈非熟之效耶然則吾兄坐金陵而讀書向

非其時也承教欲治五經二十一史異同二書甚善但
弟謂窮經一事雖曰翼聖扶衰亦是粉飾太平之事正
如坐金陵摩娑古玩須讓閒者爲之士大夫事勢不熟
經濟不開思在不通古不通古是以不達今然則吾兄
且先治廿一史異同以當覽五岳之情狀訪九邊之形
勢此則顯者之所宜也浹歲苦無便使不成報章希恕
狂簡附去歸壺一執尙友編一冊吾兄或淪茗而論古
人庶幾時時念弟也

寄侍御李匡山先生書

奉教忽焉經歲蒹葭伊人自是朋輩相懷終以一水爲
恨若不肖於先生直高山仰止耳憶山房寒食聽雨夜
談於時禪心詩境都絕歸來益厭囂雜此卽學問未深
之一端也范景仁生平不喜梵書而晚年終日危坐黃
魯直謂蜀公却是學佛作家張天覺精心釋教乃其立
朝反覆攻擊此果雪山之所收耶世人無識凡一切斷
葷入山卽謂之禪他日嘗語宏明伯曰以匡山先生爲
禪者不知匡山者也以匡山先生爲非禪者亦不知匡
山者也不肖之言如此然亦未敢自以爲知先生也出

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夫非將相所能爲者豈
可以之爲禪而亦豈可以爲非禪哉不肖於世間所謂
嗜欲者俱淡然其淡也乃比世之多欲者乃更濃此自
反而知之之而未能自治者也子夏心戰而癰彼固
以心戰爲劣若某政復恨少此一癰耳每當愛靜之時
輒思入山已而曰此生於愛不生於山或苦喧之際亦
思入山已而曰此生於惡不生於山蓋厭離欣慕二者
雖殊然其爲情則一也不肖未能免此故尙未敢從先
生遊也天下多事昔如多病今復如多藥以藥治病尙

苦不當況以藥治藥其病之不逐日而深者幾希先生將何以策之

與錢牧齋先生書

後學世溥再拜牧翁先生閣下三月九日得接丙申仲春十八日所賜手書何其獎予之深指示之切反復循環實非小子所克當也當虞山之世未有以斯文自任者也以斯文自任者必未嘗知虞山之萬一不知虞山由於無淹古之學無貫古之識且無希古之心是以目塵爲山瀉墨如水此醢鷄之翔乎甕中而自以爲飛之

至耳俗學錮蔽則以根漚帖括志在口耳撫槃捫籥謂
見曜靈奎蹄曲隈侈居大厦此蜣螂之轉丸自以爲蘇
合耳之二虫又何知烏足道哉烏足道哉竊不足以挂
齒牙也若夫兼併古人則有故焉無柁之舟與波上下
糊竹爲毬隨風輪轉良由無主於中是以數變於外一
也抑人固有工乎臨摹而不能命筆者近如俞可進乳
銀寫黃庭曹娥西昇清淨靡不似也而自運卽不成書
此由天限能爲從而不能爲主二也頃年山居頗諳草
木之性物亦有善變易染者惟茶也近蘭卽似蘭近桂

卽似桂人亦宜然顧所自置何如耳似蘭似桂而茶已失其故我一一多似而茶之爲茶者盡亡矣自優孟不能爲兩人之衣冠米海岳少時不免集古字之謂太史公所以貴於自成一家言今日兼左馬合韓歐并李杜者嬉笑甚於怒罵也象人之喻則淮南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君形者亡焉五語盡之矣太史公於五帝本紀首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曰擇其尤雅馴者此十四字龍門心法也今人雅不能馴馴卽不雅好學而能深思者鮮矣况能心知其意

乎小子不敏竊有一言效於宗匠夫不足膏斧質者殺
之祇成其名若猶在可教也伏惟宏大雅之量推善誘
之恩曲引而直教之使後進英才有識路之樂而無望
古之驚相成百世猶私淑於虞山焉不亦賢聖之盛心
仁者之教思也乎杜子美曰不薄今人愛古人
易也不薄今人則具眼所難也漢陽李文孫昌祚長汀
黎愧曾士宏此皆有希古之心而能識者小子敢以進
焉上下百餘年縱橫萬餘里獨以孺子爲可教信不敢
當也行年亦五十矣千子旣遠誰定吾文者生平經史

戶牖新金卷之二
著述當吾世不可不請正於虞山秋穫有羸便圖買棹
後學世溥謹再拜復不宣

與陳伯璣

歐天敘歸得手教欣然如面也弟在靖安有詩云羈旅
客中客亂離身後身念此爲我兄又復潛然人至爲客
亦已悲矣旅人又不得卽次豈不可憐哉文章山水要
不能於窮途領略但博得幾句酸語則生事又復關心
矣將來亦思一長策乎冰玉冰炭旁人枉勸弟頃語遂
老云若無壁上觀者王離項羽戰亦無趣此可爲喫飯

也

與友人

當神宗時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
瓊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
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厯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
祠之本章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治方
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儔
天壤而萬厯五十年無詩濫於王李佻於袁徐纖於鍾
譚

又

不十年而復社之禍起巨源之言卒驗

今天下文章聲氣可謂盛矣雖然日午月望有道不居
將來必有以文章得罪數百里不敢通尺書者

宋懋澄

幼清華亭人
九籀集

與樊一

少苦羈縻得志但願畜馬萬頭都缺啣轡

與周五

今有賈胡自云乘馬足不動而日千里價值尋常而人
不顧者惡其不信也

與劉二

彈夜光於碧漢不可以爲星沉昭華於清流不可以爲
月

答蔣孝廉勸禁酒

生於此中頗稱耐久燈下相親恩同姬妾便致媾嫌不
若處仲後房一時驅盡也

簡袁先生

梅花百樹枝枝善眼仙人遙禮佳城恍然淨土玉壺在
艇功德淋漓敢不稽首以謝

簡周先生

深院涼月偏亭微波茶烟小結墨花紛吐梧桐蕭蕭與
千秋俱下

與鄭二

馬字浮雲足繫之千鈞則不過欸段矣

又

明駝負重駕須由人使舍人自負不一鈞而漉汗矣

又

此君白雪微有寒態請雕商刻羽以助煖律

與楊大

貧賤少業而多苦富貴少苦而多業能無苦以絕業外境任之而已

又

吾視天下猶剩物殘編不足煩我四大

又

詩文非怨不工我於世無憾遂斷二業

與酒人

痛飲可以全神年來胃不受酒覺思慮之煩

與洪二

白七歲以至今日識見日增人品日減安知增非減而減非增乎

與卜十

近讀素書至苦莫苦兮多願嗟乎孰能以多願爲苦乎某也不才請從乎此

與皇甫七

吾畏見風波由胸中無此

與顧八

此君愛煖愛涼爭餐爭色一力士成擒矣

又

自去年已來萬事了不動心惟見美人不能無嘆

與吳大

丈夫讀書欲以資通達定經權若惜字憐篇兒女事也

戲陸三

小窗秋月竹影之間時雜幼清不若元常軒後止見萬竿相摩了無一人影也

又

年來神散讀過便忘然必欲貯之腹中猶含美饌於兩
頰而不忍下咽我之於書味之而已

與范大

村居遇雨來往絕人自晨昏侍食之外雖妻子罕見居
植修竹間有鳥鳴女墻低檻疑近山岫晝則讐校史書
夜則屈伸一榻謝絕肥甘疎遠苦醴胸中無思或會古
今得失一頓足而已如此數日天亦將晴人亦將至我
亦將出不可以不記也因就燈書之

與麻二

元美之駁用修也確矣然而不免有勝心也詆獻吉也似矣然而不免有忌心也譽于鱗也誠矣然而不免有黨心也

與戚五

鷺鳥當秋臨風整翮飽禽肉而高颺頓洗羈絏之辱何爲復受人招

又

聞足下六月着犢鼻褌相將平頭採蓮此樂不減簞瓢陋巷

又

人生累我豈惟妻子皆爲古人所累耳

與龐千里

禹平水土利毛羽裸之蟲而不仁於介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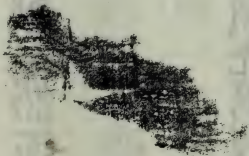
與段二

人畜役於思草木役於時

與唐七

士恨不生戰國斲張儀而咤魯連

與鹿三



視佛法如看天畔樹樹外有天天不限樹入竟不能於
樹外見天以爲天盡於樹

又

自蕪城至白門高高下下戰爭之地其草不生果然

又

于鱗於詩文輒曰擬議以成其變惜乎吾見其擬矣

與荀二

王右軍誓墓文以質宣情以命定氣實獲吾心至於耻
下懷祖而狀罪諸郎不免尤悔

顧夢游

與治江寧人
酒隱堂集

與梅杓司

仁兄天才曠逸弟所仰首而望愧莫能追顧蒙損挹垂
交若惟恐失之者自惟衰廢何以得此於天下士分手
以來感悚交集頃接尺素崇獎非宜益深跼蹐君子稱
人貴於其倫仁兄故欲以中原赤幟強付之弟顧弟非
其倫也奈何奈何新詩寄我宛對冰壺意中將有酬句
病思荒落輒復敗之以此出入懷袖間俟其興會自至
當覓寄耳惠玦頗佳向未敢拜必欲弟傷廉耶敬謝

又

弟自四月抵揚州一病至今未能脫體困乏到不可耐處所喜洲灘雀角不煩詞訟而曲直大分可望售脫矣機緣小湊便可復爲閒人未知造物遂肯佚我否也聞吾兄吳遊歸無幾時又將買舟以出竊計山田不堪再荒不堪再賣所冀決意閉門與古人相對學問日進不憂聲名不起廢故業而失盛年將來悔之何及吾輩非泛泛交不得不爲知己苦口幸不以爲怪力疾殊不能悉

戶部新錄卷之二
三
與龔野遺

老病增饑以口腹累高士罪豈可憾耶承選拙詩幸侍
者先錄一帙見示有未安處及生前改竄也一氣不屬
與仁兄異路矣奈何奈何

與就園先生

抱疴習懶經年廢吟去秋以來頻客南徐情緒極惡而
山水友朋互相感觸此事那能使廢積數十首寄正先
生率易荒陋何當宗工或謂桐焦可削不敢自外斧斤
也

與周雪客

往在北固連值好月卽景懷人每夕成詠追錄以正足
下是時方爲催科所窘虎吏擗兵性命呼吸愛我者顫
心雪涕僕方作此閒暇生活皆笑爲檠下彈琴回想忽
易六秋而患難未脫病逾一載真有性命憂矣此月月
色殆過北固每夜移榻相向竟不能更成一語病之苦
人甚於患難可爲發嘆也

杜

濬

于皇黃岡人
茶村集

復王于一

月別錄卷之二
三
承問窮愁何如往日大約弟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
近日之窮以舉火爲奇此其別也

與蔣前民

書畫骨董之類有一輪迴焉多變而爲爨下之柴釜中
之米近則泔然一空變無可變書畫涅槃骨董圓寂矣
一笑

又

足下與于一詩俱已過細尙未過麤過麤更微於過細
行當知之

答某公

辱示云云殊爲可異願公勝之以靜而辯之以默且僕
嘗有言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
至於成君子之名業已受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破壞
者不少矣區區愚見得之十年讀史輒敢以爲左右獻

與范仲闇

世所謂真詩不過篇無格套語切人情耳弟以爲此佳
詩尙非真詩也何也人與詩猶爲二物故也古來佳詩
不少然其人要不可定於詩中卽詩至少陵詩中之人

亦僅有六七分可以想見獨有陶淵明片語脫口便如
自寫小像其人之豈弟風流閑靖曠遠千載而上如在
目前人卽是詩詩卽是人古今真詩一人而已可多得
乎聞公方讀陶詩試以此意相印

與茅止生

酒間聞老兄論張江陵在伊尹之下霍光之上此非書
生眼孔然亦非名流高論要是平實畱心經國甘苦痛
癢人語耳止生真可與言弟從此不復默然矣夜來太
費并謝西有已西龍友已東耶

答王雪蕉

紛紛悠謬但投諸無量虛空中豈復有踪影耶行李過
寺卽圖快談禪房燈影青當再邀和篇也

金

聲

正希嘉魚籍休寧人

與譚友夏

弟之樸櫟小大無當謬承推獎使人益慙年來益復無
似惟學問一事耿耿於懷恨不得勝師良友日親時接
以此亦欲見翁兄一聲區區之意別有轉懇爲死友劉
與鷗向爲一二嫉妒之人豕鬼張弧控持朝議至今孤

忠苦節尙在隱現之間弟念半爲此灰念今天下文章
一道遠接古人而可以必傳者惟我翁兄得借椽筆一
傳贊一古風與鷗死骨可以不朽人心蒙簪庶幾有瘳
與鷗存日廩無儋石家徒四壁其沒也老母孀妻稚子
弱弟煢煢不自保度翁兄篤念不待弟詞之畢也與鷗
之歿生平知交誠多氣義而路人視者亦間有之乃其
聞風感懷爲慷慨悲歌痛苦切身者往往出於不相識
面之人惟翁兄諒其子弟無力自請之苦而又恕弟因
緣阻隔不能爲與鷗匍匐躬懇之情慨然執筆幸甚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邑方多難賴仁明公祖父母戮力卵翼需才方殷有二
尹如何君而不得畱佐治邑父老人士日相與咨嗟慨
嘆徬徨奔走而互相誅責問何故而不竭力圖所以畱
尹者尹離蜀十餘年念母心勞卽日賣刀市書典弓鬻
衣而徒步以歸度其勢不可畱卽得請於當事而爲題
畱尹亦必不畱尹已決歸而邑人日徒咨嗟慨嘆徬徨
奔走空望其畱而畢竟端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衣徒
走以去而亦何以爲心嗚呼尹生西蜀去吾休六千里

外但奉天子命而來尹此乃視邑如家邑宄盜如其家
宄盜患苦如其家患苦而險難罔顧怨責不避以爲吾
邑人搔剔疏決而人則未嘗取給吾邑人一錢出則未
嘗啜享吾民間一飯終朝饘粥并日榮羹而竟從吾邑
中棄其官今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去此豈其
有夙負於吾邑人而今應平白爲吾邑勤苦而吾邑人
宜平白而坐受其勤苦若此以爲吾邑上自士大夫而
下及徒販少有人心者皆如此焉動念矣雖賢者夙負
高志自不屑意而自休達蜀六千里道路上見者聞者

其當以吾休之士大夫與父老人士爲何如人雖今日
仁明公祖父母其勤施於吾民也初不爲報而夙念尹
居官任職苦其身以爲吾邑民如此而今冷眼見吾邑
民重利尹之畱而不利於其去畢竟乃以咨嗟慨嘆贈
尹六千里之行而坐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衣乃如此
其以吾邑人爲何如人其不視吾邑人如草木如鳥獸
而雖有深愛厚仁不無□□□□□□□□然而淡乎俗
情貪貨利憚廉節而□□□□□□□□之人爲尹嘆惜
而亦徒以嘆惜如此其不益憚廉節如登峻山而趨貨

利若赴流水邑人士志習其得不日以劣而民心其得不日以偷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吾爲茲懼謹告長者維桑與梓共深念之

與友人

予文不逮人而負其耿耿倔强自遂不避談笑不畏躋蹙抑落此實區區所長自乙卯丙辰始能成文鄉里小兒歲時相視爲笑柄弟固不屑意乃至辛酉得落卷開卷則見卷首書一毫不通觀場則甚八字卷中橫塗直抹其意恨不欲殺欲割者友人勸弟匿勿示人弟不肖

初未嘗動念也

莫廷韓

秋水雲間人
遺稿

與徐麓菴

讀來札知况味亦復未佳佛氏稱缺陷世界正須以清
涼心地爲對治之藥可耳所云二生物化此皆屠沽兒
爲酒肉死百不當一如古之禰衡衛玠王訓李賀乃可
至今悲之

復璿敏仲

中年哀樂易感觸事銷魂雖復強顏應世而內懷憤憤

戶部集卷之二
每一念至卒卒欲無明日

寄歐侖山

赤烏碑經千餘年已無影響而六朝已前間有之如南
中三段石是皇象書亦沅江九肋鼈耳不多見也故老
言今畱都通衢作石板車馬蹂躪者多六朝古碑世有
陵谷得還舊觀不知逮耳目否也一笑

又與殷無美

經春離索想彼此同懷比來雅抱何似齋頭著述足銷
窮愁淵明酒豪而困於貧時復有王江州顏始安諸君

其人爲具資斧否

與客

此卷吾竟不能定李北海不辨右軍眞贋此道自昔爲難耳眉公至耶天憐吾徒岑寂使此山樵從天而下

與王元楨

吳會有莫生安得楚又有王生□□□□□□□□未之
唯唯及見足下論撰又欲低□□□□□□□□莫生何
與劉與可

二絕婉麗近人親於覲面才士類多有情語不虛也

與黃望洲

雨中抱鬱且人境塵喧悲秋之士極難爲情也稍朗霽
西出圖面不盡縷縷

與徐文卿

春雨雖佳恨斷吾相知往還耳不審齋頭作何事也且
夕不晴當須一面案上置何書且願聞之

與曹芝亭

扇惡不能作佳書如美人行瓦礫中雖有邯鄲之步無
由見其妍也一笑

與友人

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端來洒洒窗几上
化作天籟虛無矣

又

月色滿地爛若塗霜深更推戶聞無人跡良夜勝情此
爲奇絕

又

古梅放花時以盤石置彝鼎器焚香點茶開內典素書
讀之正似共百歲老人捉麈談霞外事

又

東南有武林西湖是大地中一盆池小景此地雖隣城郭而林水紆迴溪山清遠縱遊屐紛紛正如彭蠡大藪羣鶩翔集不能爲有無多寡耳

又

僕平生無深好每見竹樹臨流小窗掩映便欲卜居其

下

張

風

大風上元人
雙鏡庵集

與偶遂堂主人

陶先生曲林館作三重樓乃後以此礙上昇是知吾儒
元釋統尙謙抑僕卑伏斗室正如蝸牛窩丹藥難成恃
以冲舉者獨此耳

與張瑤星論畫

此事有悟亦有證悟得十分苟能證得三分便是快事
前輩有言我所恨者未具此手先具此眼又云眼裏有
筋腕中有鬼都是說見到行不到乾慧之無濟乃爾

與鄭汝器

畫要近看好遠看又好此卽僕之觀畫法實則僕之心

印蓋近看看小節目遠看看大片段畫多有近看佳而
遠看不必佳者是他大片段難也昔人謂北苑畫多草
草點綴略無行次而遠看則烟村籬落雲嵐沙樹燦然
分明此是行條理於粗服亂頭之中他人爲之卽茫無
措手畫之妙理盡於此矣絕非近日承學家所指之董

與程幼洪

善摹者落落布子聲東擊西漸漸收拾遂使段段皆羸
此奕家之善用鬆也畫亦莫妙於用鬆疎疎布置漸次
層層點染遂能瀟灑深秀使人卽之有輕快之喜

陳

翰字克張長樂人
陳孝廉遺稿

與薛蕸園

木天不能容公耶蛾眉出宮作米鹽新婦真可嘆也

與雪舫先生

章侯詩謹爲較閱不無竄改數字聊效他山之攻昔憨
山和尚爲柴柏大師舉火云不意此老這一件贓私還
落在老憨手裏翰謂此亦老蓮一件贓私也遂不敢輕
易放過

稽永仁

爾諧吳門人

與黃俞邵

近有一絕異事周計百使君司李賡南讀才子書慕聖
嘆爲人遣使賫舟車之費往迎之聖嘆適有唐詩選未
赴也然業已心許之越明年使君夢一人披髮跣足聳
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聖嘆也使君晨起謂客曰聖嘆
休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使君夢中之夕卽聖嘆絕命
之晨也嘻異矣僕爲之作紀夢詩追悼詩足下和之

薛所蘊

行屋河內人
掇菴稿

與某

文信國集杜詩自序云凡吾意所欲言子美先代爲言之乃知子美非能自爲詩也自是人性情中語煩子美道耳讀足下詩益深服乎其情至矣

黃

經濟叔一字山松如臯人

答因樹屋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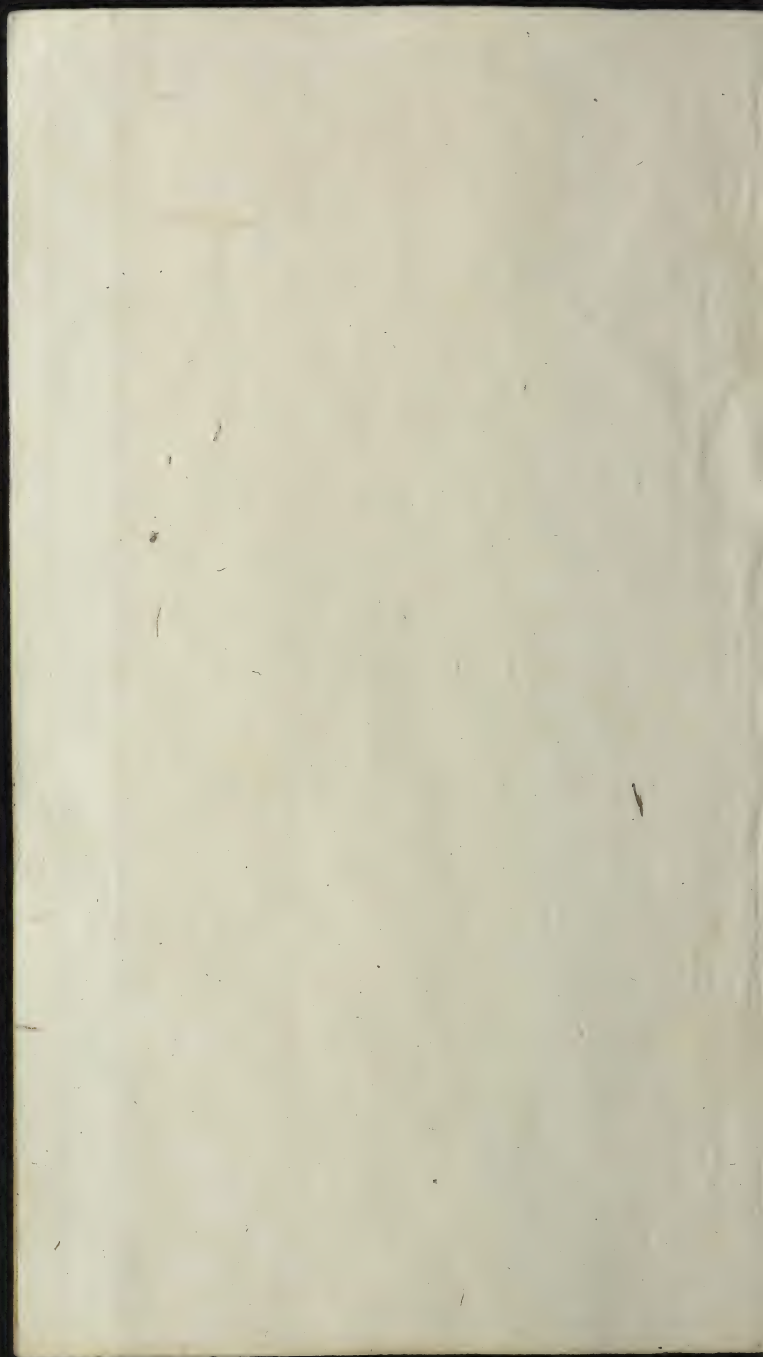
乃公處經不可以先往經在難故人固當先經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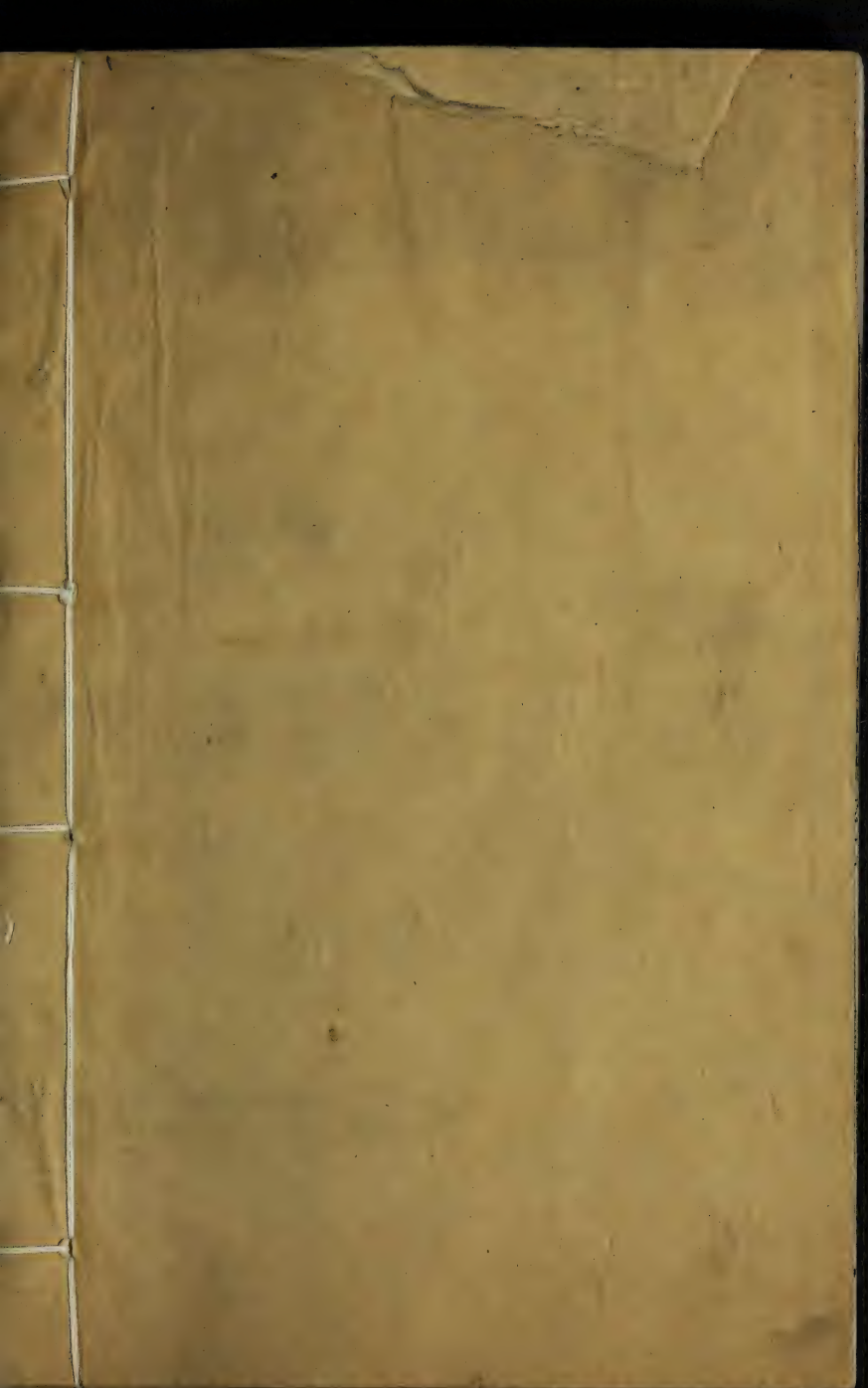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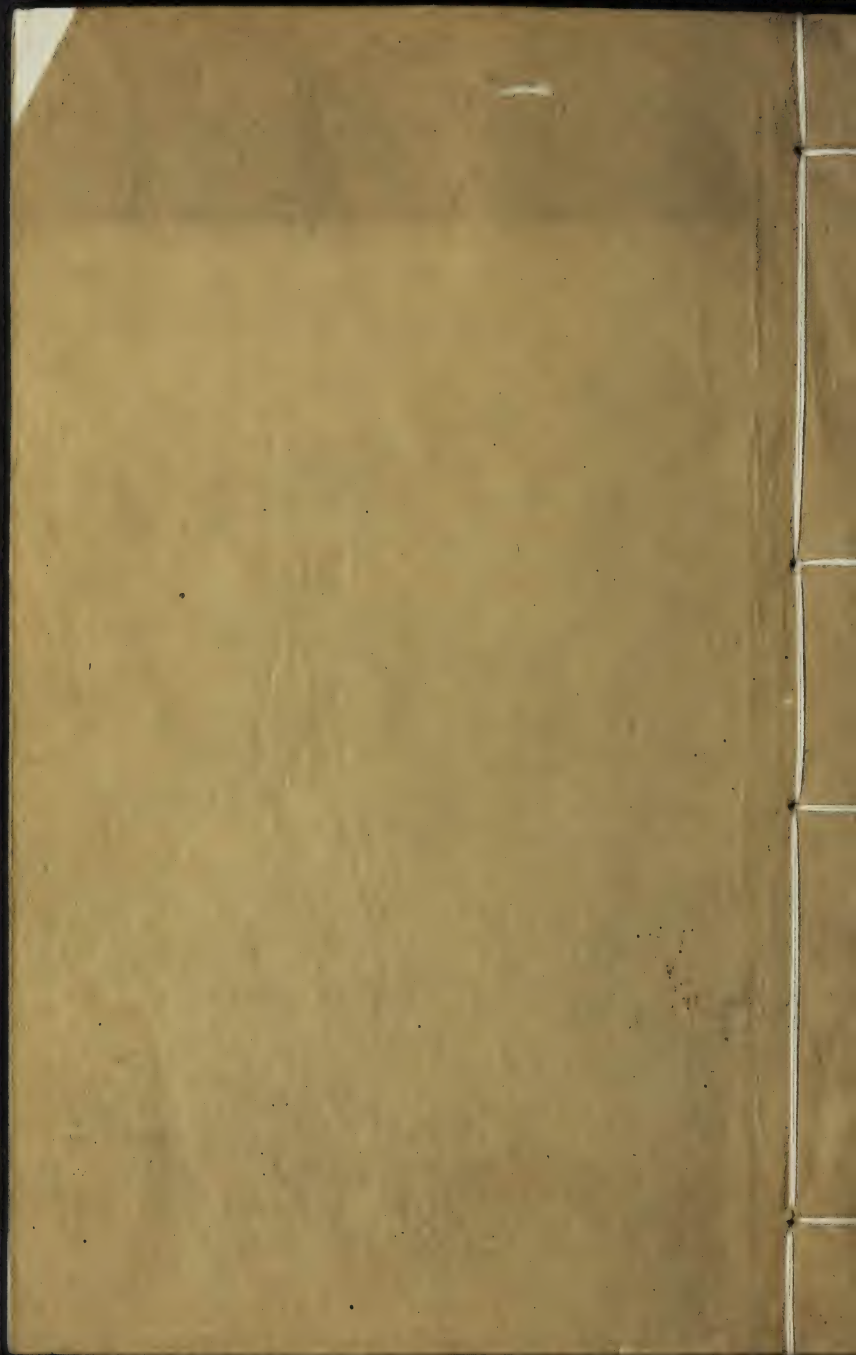
乃公處欲投以書歟笠之誼不可先於乘車遂援筆而止

尺牘新鈔卷之二終

番禺孟鴻光校









PL
2451
p29
v.88

尺牘新鈔卷之三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周嬰

方叔蒲田人初名中規
遠遊篇 庖言

與黃若木

陽輪不駐陰呂潛移靡草才萎寒梧遽下一歲之晷驚
其迅速百年之景知復幾何撫枕興哀難爲胸臆惟別
之後歡情頓絕何者景興曠世見望於方回威卿輕俠
貽譙於新息故或始素而終黜有前荃而後茅羽積輕
叢舟沈軸折猜嫌不釋肝鬲未剖夫漉澤濫淵則蛟龍

不遊採巢茂卵則長離增逝吾不能振鱗冥海奮翼蒼
梧徒以爲其嗟可去其謝可食托彼鱣穴嗅此鴟銜高
樓有儋梯之窘幽谷無遷喬之望夕景欲戢則應門納
鑰曉河未落則當關疾呼繫類支祁梏同貳負撫事一
鬱如何可忘但百六之厄未盡於此夫拔山之力不抵
鬼伯之催步天之智難藏將終之魄輒亦臨命而歔歛
彌留而泣下今疾在腸胃寢於骨髓夜不得臥晝惡聞
聲叢辰數筴告我不長日者發書其卦遇剝如使泰元
之師或信弘農之著無爽懼征西之命逢長順而凋零

黃門之算向靈牀而奄忽辭好卽惡命也如何嗟乎神
州者骨骸之遽廬岱宗者精魄之區域去來常數噫芥
何爲所恨壯圖行乖遠猶摧隕白馬誰赴朱生奚托洛
城之魂空思舊里檠亭之鬼終恚他鄉相去千里生死
長辭秉筆爲書涕淚橫集

重答黃光

字若木莆田人

塗遵武夷時與貴人遊焉靈谿清淺渟波鴻洞鏡流見
底沈鱗虛懸長蘿修竹映發芳洲鶴子雁雛回翔曲渚
聆青猿之傳響看白鷗之羣飛仰視側觀高峯隱天壘

巖虧日勢步仞而輒變形顧眄而靡記使人思渺渺而
獨徂氣飄飄而上厲散賞極娛一往忘反又何知蠻觸
之力爭蜂鷁之心競乎所之旣倦相與集乎萬年之宮
霄客蛇行而先路羽士鶴立而夾侍將饗遊者陳饋八
簋別客而進薜茗度賓而殊鷄鶩咸心傾于貴介視蔑
乎逢掖矣夫以人間寂莫之士山阿幽逸之人混儒墨
輕王侯猶復反側其情高下其手況乎燕雀之侶駟僮
爲心慕背揣乎熙涼驩咄易於旦暮滔滔皆是奚怪其
然哉

與陽春令黃兆修

前令侯君卽聞之昭武人聞其心含仁恕政尙勤卹據俗而動罔以毀譽撓懷不貪爲寶靡以脂膏自潤柴桑旋反終乏三徑之資萊蕪去官猶却一斛之餽信吾鄉之宿德彼國之遺愛循良不孤儒雅係踵雖巫馬之代子賤各不相師而秀之之承虞公差得無事伏惟足下宏獎名教搜採前徽察摛紳之同辭餐民志之椒蘭遠使須昌路側式樹漢文之碑太丘城中方圖仲弓之像庶芳猷有述茂則長垂斯亦明質之令典樹風之雅化

矣屬因思至聊疏所知倘在妄塵勿以爲濶

謝譚海澄

費謂鉛山費無學也

明公視僕旣無親習之故非有平生之好若鳬乙翻翔于天未夔虻蹠蹕于泥中本不關情何緣介意而僕又干時寡術資身無策夙齒備嘗狼狽秋齡不免流離凍餒所驅大業靡竟人非王粲托跡荊州交異長卿遨遊邛邑循躬知懼對客抱慙明公猶納之洪流收以大度者豈不以費有把臂之雅故答其緩頰之殷哉僕賦命多邅遭代仍蹇不圖此子奄化異物運斤之質旣逝因

針之契不追詎宜懷疇昔之意氣于尊嚴之恩澤乎明
公誼烈于霄襟期蓋世延陵寶劍心已許于徐君楚市
黃金諾不渝于季布雖僕栖遲宇下游泳波餘而衢尊
未憚于過斟宮鏡不疲于屢照敢忘大德以霄鴻私所
恨宿草陳根懷哉曷旣素車白馬行矣將馳命駕之謀
思隨夢遠受廬之願道爲勢牽輒瀝悃以辭歸爰告誠
而陳謝倘宿好不逮會面可期猶望元燕降睇重過故
壘青驪結乘或駙舊軒率爾睽攜自知悠悠瞻言墀側
不覺囁嚅

陳際泰

大士臨川人
已吾山房新訂集

復張天如

人居城中友生騁之不置如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
死奈何奈何相隔既遙不能如山間麋鹿常相聚每有
西風何能無嘆

寄韓求仲太史

不肖弟方授書時卽知海內有求仲先生而深嗜其書
以爲天際真人旣而果以文字冠冕一時而地在必爭
讒者勝之此何預吾求仲事能遲十年宰相而不能奪

千秋之業與千秋之名且求仲卽不爲狀元卽不爲宰相豈能減其毫末於此哉每與毛伯論此事動笑嘈嘈者之無識也蘇子瞻千古文豪而李定舒亶輩猶承人下竅而力毀之至謂買科徒作千古奇話而已矣

答閩中羅美中

弟無似誠不自意孤行一道宇宙之大翕然從之四海之風爲之丕變弟文凡萬首行世者亦三千首貴鄉陳仲謀貽書弟云海內得大士片紙隻字皆已掇巍科躋膺仕兒孫滿天下而祖父母尙自留滯人間是天下極

不平之事此意不知美中謂何耳豚兒孝威孝逸頗好學能文俱可一日十餘藝天遲弟如此弟將以取償之道寄諸兒而未敢必也然而老禿翁所藉以娛暮齒者具是矣

甲戌登第後家報

威逸二兒可勉勵攻苦兄弟俱有雋才不宜自滿自弱失上天所以予之之意與負老父所以望之之心尼兒要曲體我懷好行其德學做好人勤儉雅慎助成老父一箇賢鄉紳決不可忘其寒落忠厚之舊大言大語美

衣美食爲所不當爲六十六翁竟何所至思之思之

陳孝逸

少游臨川人

與羅杓菴

弟輩潦倒半生孟浪無似縱有古人古書百萬盤胸逢
人說之人誦道之亦有何名何實藉使下辟之上庸之
亦關何利何害賤兄弟內顧其聰明志力閉之深山足
有所修述成一家言徒以饑寒累之不獲遂願又聲色
毀譽不能頓割絕而無所事事秋閒姑且破釜沈舟持
三日糧爲射賊擒王計必不効而後杜門却軌發伏藏

滌筆硯張文設字椎古詈今操一時權衡而擬議其得失蓋亦有所長未可謂悲憂憤悶之所爲出也弟輩素惴爾爾對翁兄前正不敢欺隱耳

柬某

六千君子逐鹿園中高才捷足何所殘有又况目迷五色試官將不能與奇鬼爭權不肖亦年年送故人耳拙卷經大筆竄削數字頓易舊觀然輒以解元許孺子得毋驚殺三軍恐當場豪傑皆欲捫長者之舌矣笑謝不

答朱子強

譽言匪楮何寵之深也弟年紀寢大尙持數行文字從少妙輩問妍媸於不必知己之人此正如老女嫁國奢言不辱者強顏爾

柬蕭伯玉大行

天眷幽人得縱意於文章山水雖雲中仙子未必有此清福而况胸無丘壑者乎聞日月之記高與尺齊是當播之天下使風流蘊藉者讀之孝逸雖無遠神尙饒孤韻受書而行如載春浮以東令我時時見三莪先生於

湖頭深牧閒也

答劉孝若

王大將軍一旦開後閣驅出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意氣
何似常開平每戰必斬所幸美人頭然後臨士對敵千
古英雄人物正詭不同而剛決則等吾曹丈夫於天下
何所足係累乃復刺刺昵昵向兒女耳邊語耶來教獲
我心矣

與陶堯生

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今日對堯生正欲道一句不

得也遞歲來陵鋒蹈戈握蛇騎虎七尺之軀不必死弟之心則幾死者數矣孔北海所謂憂能傷人此子不復永年者也

答管子敬

曹孟德壯歲雄飛功名兒子大慰平生東西門行顧復云爾何也烈士暮年自悲短景正是貪戀功名兒子岌岌且去之耳欲將婬好妓人從銅雀臺上哭望西陵其意殊可憫也奸雄人由此一念故事事不肯罷手所以能殺天下尊見若何

寄李力負

今日接得道兄字真如古骨董我輩面肉不常作一處
合所可合者紙言墨語耳故交殆盡稍聞舊人同志相
守喜不成寐况道兄風義文章歲臻日上悉於躬菴舌
譜柴桑真不在潯陽矣弟憤嫉甚不死于兇亦死于恚
謝翺善哭而弟不能禰衡善罵而弟不敢意者出于哭
與罵之閒騷鬱甚而佯狂佯狂甚而痼疾如是之人有
生理耶道兄筆墨有靈他日幸借一挽其恩甚大

與鄧止仲

紫芝眉宇闊復數年嘗思此人如在天際客夏數度入
貴郡一寓章山寺宿所甚願見者吾止仲看今日人士
了無可語其不可語不必在學問文章山水之間數端
而外別有神明惟社兄獨解此耳

答黃子師

世不知蜀忠武之木牛流馬乃得之諸葛夫人也來書
驚才絕艷直是女子中李長吉獨念仁兄自負一世豪
名犯此勃對正在枕蓐閒兩賢相厄殆矣哉誰當爲黃
郎解圍者乎

寄徐仲光太史

海內幽人何止千數第如進賢冠中頗難得耳我公襟
眼皎然玉嶺清霄在其足下熱膽求仙搖頭卽佛此乃
男兒入世出世事世烏足以知之傳平叔贈吏部詩特
致尊覽并系以惡句爲笑兩弟於仲光面孔無素而能
神傾若是湯臨川所云人生何必深也

東竺庵

細省和尚言語著我痛處偌大世界無真正爲人朋友
若和尚者乃真相知相愛也某非等無知無識自暴白

棄之人只緣打算不過看那邊事大怕難怕苦時下不
得瀟灑快活地位如但要我頭顱反不難一刀斷付易
的是死不易的是死幾度却還生也某二十年無甚罪
惡明室暗室心中口中從不肯著箇欺字獨無猛力堅
膽向前做件事來亦以庸人滿眼其品地識解無可規
我矩我憤我悱我之處大家安於悠悠謬謬以至鬚眉
如許茫然烟海豈不慟絕然和尚卽能規我矩我憤我
悱我願且緩之恐千尺釣竿釣不出這般浪子何如昨
東二三兄弟聲聲和尚高姿俊骨如此如此非必推尊

月別新錄卷之三
長老凡爲若輩狠敲熱罵引向裏學熏修耳此似自己
挑不起反捉他人替挑擔子也笑笑

答魏宣子

逸不能知韻事而家有其書古來惟大禹一人聲可爲
律耳喉之不同胥如其面以今議昔猶後議今周德清
譏沈約南蠻之音不知國鬼六溜甚於之知王黃也存
而不論若何

柬孔登小

知髯公浩氣橫空遺世特立辟之冬嶺孤松獨秀千尋

嗟夫魯國男子當如是矣養高兼養閒可望不可攀此
非任華致青蓮語乎弟懣中作憤嘗有屈平江上之聲
然卑卑無奇能自喜終未若髯之音喉絕倫也

與蕭明彝

孝逸極支離人也然而豪氣不除深情一往儒心俠骨
眼裏諸生似未有見逾者以此差爲勝流所錄嘗聞翁
兄浩魄雄襟旣已神思奔會又知于內典更有證入益
增媿惶弟生平自許不徒許其媿亦不徒媿便欲辦香
飯依以開誘其不逮乃去歲僅從驛前一拱而過憶元

德伯符相望于公路東西階之間何必有閒也

與傅平叔

長卿病天子使所親急索書內人曰無書時爲一卷書
則岱山社首事也彼非以其書條封禪冀後學封禪其
書耳平叔遂愒然不必如長卿顧所惠汪洋之記筆才
絕與曩書近亦似柳州之許京兆蕭翰林意致枕閒辦
此平叔不死也安有神氣萬里爲鬼伯縛取者乎且誦
且快慰其他雜焉諸篇心鋒殊銳處處作拗折勢入庸
兒喫子食不下咽矣豈知當吾世不有蔡中郎袁石公

舍近軀而遠想誰何平叔亦已眼空餘子哉逸鼓波斯
之熬不盡而藏不止日大力文止二先生不遇逸拾遺
補亡幾不黃叔度有行無文也生平結習獨注是耳大
程云讀書亦玩物喪志弟謂不然好色人之所欲彼有
其具天則誨之必與蛾眉爲仇者予無樂乎丈夫也使
使今日竟捐結習置身空洞則不如亟埋土中平叔不
於此時悉率新舊頌寄同方更待弟死或平叔死爲知
已不必盡知己者部署褒矜若逸之于大力文止二先
生也乎夜郎王不知漢大于闐疎中國自雄癡山集類

爾譬之楊德祖後人一旦斟酌于正平小兒相呼以虬
髯客之悍見李公子灰心而去材魄氣燄不可誣已

寄王于一

父友盡矣突見于一之面尙有典型也別去不敢時思
耳思社翁未嘗不思于皇也念此一二老成巋然於天
傾地缺滄桑改易之後甚慰甚慰又閱邇來手札如虬
松古柏嶽嶽名家真能不作近代語故是可人笥箱諸
稿盍長短簡付定吾文者正自不易目中覓解事亦必
不得逸有數種書雖無奇致或可沙礫閒撥取文石恨

無副草遠寄耳

答無生

逸有丈夫之心而爲兒女所累雖此腔甚熱此心不欺
然于世間仁義豪傑之爲不能縱臂展脚而行一事朱
家郭解亦笑人矣

陳孝威

興霸臨川人
壺山集

與吳次尾

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而評閱者亦復逞臆橫議爭訟
一時弟深以爲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

樸其時人心羣居和一而不矜尚貴爭及其衰矣合從連衡熾而六國人秦顧廚俊及標而漢祚爲墟卽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冑猶誣爲僞學而殘噬之繇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流輩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疎者以淺俚爲古樸填砌者以六朝爲冶麗此繇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爲得意以文士之戈矛釀兵爭之禍厯觀

古來應若指掌足下主盟壇坫須當痛懲流弊克已求物不以所能愧人不以所不能憎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

與傅平叔

會兄寢苦塊中猶且牢役古昔復呼痴山送難飛毫於白雲青嶂之間何快可似弟心妒殺實媿殺也痴山嗜奇物一肚呆皮裏如許古董時復斌媚而弟不量菲薄方思與平叔分霸並驅中原豈非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耶古文詞一道雖本朝數百年

以來時有作者指蓋未敢多屈非惟索手難索眼豈復
易也湯季雲鄭元近頗是解人游公大足稱俊士弟所
存者雙眸炯炯而腕力不堪爲主人作傭奈何

章世純

大力臨川人
遺稿

示門人劉士雲

與人居當有剩于溫厚毋見端于秋冷死羊皮尙爲煖
于人生人之情也不能爲溫和于世乎

又

人者理之所疎情者人之所親故計情而可矣事之安

心者其可行者也其忤心者其可止者也吳虞初曰孰
爲天理人情而已事不合于人心此不爲昧天絕理
者哉

又

善惡之行有光有臭獬豸觸邪正見其光象嗅不直正
聞其臭

又

富貴非惡也嘗以便惡貧賤非善也嘗以便善桀紂不
爲天子安知不但恆人也蘇秦蔡澤不困厄安知不但

庸士也

又

有金生者遣人牛羊以金冒角而衣之氈錦龔獻甫聞之曰此難以與世交矣過爲情數開多責之門此其與人十金不當一金也夫澗中之鮒盈尺而人以爲大江中之鱸數尺而人以爲小人亦以素分相索耳

與門人饒子正

財者變化萬物者也愚者在財而知直者當財而曲誠者在財而僞此之謂財

又

人當庇人不當爲人所庇爲人所庇卽能自立亦半人耳庇人者尙餘半在人其相去遠矣

又

家庭之接當勉率禮節以輔持天性能勉強則自然者亦應之夫詳于義數者非獨旌飭樸心亦將導迎不及故節文所以習敬習敬所以養愛養愛所以成恩若鄙樸而無章箕踞偃仰以蕩然于嚴親之側親雖得親于我不得尊于我所以孝弟者亦恃半而往者耳故聖人

多言勉強少稱天然

又

家無賢父則不可復無賢子也無賢兄則不可復無賢弟也不幸無上不可無下不幸無前不可無後

又

人之論人皆存已其中譽人以賢無以置已之不肖矣故不肖必好誣賢多得人之不肖所以寬身也唯賢者爲能廣因其類夫賢之藉賢以寧已也亦猶不肖之取不肖以恕身也故君子多譽小人多毀與君子言天下

必多君子矣與小人言天下必多小人矣

又

教兄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于先矣教子弟而可以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又

人生役役馳而就死非安而受其自至也

又

神龍何德于萬物乎動則務爲雨澤虺蛇何怨于萬物乎動則務爲毒霧不爲恩仇萬物皆有見使于性其皆

有不能自己者耶

又

星卦等術驗不驗相半鬼神之道也不明之人不有鬼神矣盡明之無以爲隱亦不成爲鬼神矣

曾文饒

堯臣廣信人

問友人病

足下病不可求速愈欲速藥必過劑爲害甚大夫藥非能去病能殺其勢耳勢殺則駸駸乎不能終日邪氣日衰元氣日長故病去而身安否則元氣受傷矣故曰大

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不欲至盡也肉不可使勝食食氣藥不可使勝元氣夫老穉相反也藥病相反也然而老過成穉藥過成病凡事忌盡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也

與蕭伯玉

今人爲文大約如屏幅閒架現成但須糊裱耳此文迥出蹊徑之外然非深心讀之覺平平也

文德翼

用昭登岩九江人

與陳石丈

明月入懷畢竟幽冷不如朗日在胸以赤腹投人也

艾南英

千子臨川人
天傭子集

答楊淡雲書

兄氣誼文章無愧古人弟不能以兄之行已自持而能以兄之古誼發爲評衡提揭後輩使作爲文章無愧古人則亦兄所以自持之意也兄之自持以古道爲已任朋友一道於今始見五倫計兄之志憊精神糜歲月不以爲苦弟之於文亦復如是妒者謗之愛者憂之然弟

以爲制藝一塗挾六經以令文章其或繼周必由斯道
今有公評後有定案吾輩未嘗輕恕古人後來亦必苛
求吾輩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一代舉業當必如漢之賦
唐之詩宋之文升降遞變爲功爲罪爲盛爲衰斷斷不
移者則兄以爲今日置我輩於功乎罪乎今將明吾道
必使吾輩文章推而上之有祖有宗與先輩大家合又
與聖賢合然後推而下之有子有孫若如今所推穢惡
勦襲空疎腐敗其爲說也推而上之無祖無宗伊尹生
於空桑矣推而下之無子無孫吾見斯人之不血食也

如是而猶欲謗弟疑弟此非待弟之過亦覺天下之小
三百年國家之功令千餘年先聖之是非爲一輩無知
者敗壞至此既無一人任之任之者又從而謗之疑之
嗚呼甚矣今文定今文待二刻繼之房剛之後亦猶用
藥者先用大黃芒硝瀉去腸胃積穢然後以參朮正其
元氣房剛者弟之大黃文定文待弟之參朮也何人能
阨弟而止之已付吳中大賈可呈兄案頭矣

陳宏緒

士業新建人

石莊初集二集鴻掄集恆山存稿

與馮躋仲

當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見者屈指不過二十輩其餘率多樊英殷浩聞其姓字或亦赫然與之狎處往往使人自咎其傾注之過

答梅惠連

江漢豫章之文世之竊其詞句者皆得以取榮名擢上第而江漢豫章能文之士大半偃蹇屈抑于泥塗之中仁兄引劉安以爲喻至謂安之鷄犬皆得昇天而安反久滯於地上其言曲而中淒然足以感人

與巨源書

弟病猶昔但嘔血差少耳少則更可慮也昨始檢得故方以麻油炒東向女貞木嫩條煮酒服之小僮買麻油爲市賈所紿雜以桐油夜半食脫如爲鬼掌所扼俄而吐瀉交作沈疴旣未得痊而虛服一碗毒藥薄命可嘆如此禮因昨已檢出此書若成當在朱子家禮之上家禮暮年乃就晦翁自云其間合禮會文字皆只起得一個頭欲望後來諸公勉力整理今讀之實多有未安處年翁束荆炊藿之暇正應用力於此大抵期於今人可行而亦不失古意爲善如古不墓祭而又有冢人爲尸

之文古居喪廢業而又有聖室著書之事古婚禮三周御輪三月而後廟見晦翁與其門人亦且笑之疑之此等固應斟酌時勢以立論庶不至託之空言若二氏禮與俗禮有可采者俱不妨錯綜變化以創爲因如朔望齋實繫六齋十齋之類諸儒未見有行之者年翁直以朝日夕月義引之齋戒沐浴使知迎陽答陰達識妙想遂令此事永久不廢昔張僧繇詣江陵天皇寺畫廬舍那佛像因並作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門內何以著儒僧繇曰他日正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

獨以此殿有宣尼像獲全弟固知年翁之微旨有在也
推此而冥器楮錢禮懺拜七雖無益而可以厚吾親俱
宜盡情竭力以求無憾況其未必無益者乎蜡祭之致
鹿與女方相氏之黃金四目直是戲事而猶相沿迄千
載其可以厚吾親者反委之先王未聞而遂以闢異端
息邪說沾沾自喜何其悖也望年翁悉破拘攣觀會通
以立教俾盡仁人孝子之心至於禮從宜使從俗與夫
禮時爲大戴記已明言之古之日月今之日月古之水
火今之水火今之古禮古之俗禮也要於去太去甚而

已尊作原帙收藏弟處茲以錄本附上芋談師友類竟
散失強半致匡山先生士雲諸兄軼事不傳甚爲悵悵
亦祈閒中續成之

復嚴子岸書

弟北來一切灰冷雖筆硯圖史之好生平所不能消磨
者亦皆等之遺爪棄髮不復流連但耽靜厭鬧一念未
免障礙特甚乃知處喧無惡涉事無惱之境真未可爲
狂慧藉口也中原殺運未知何時底止主上迪畏焦勞
殆同日昃不遑之懷而普天類皆泄泄夢夢江以北肝

腦塗地江以南猶復酣歌恆舞自如以弟度之劫數漸次相加政恐不免及于我輩此時惟有捍勞忍苦衣粗食淡力持忠孝以挽回害氣庶可感動天心于萬一耳戒殺之舉自是懺悔首著弟已將仁兄所寄諸書謀之同社梓行當不敢虛吾兄之慈悲也

再上司理李公懇辭薦辟書

捧讀台諭仰識老公祖俯念沈淪噓植不遺餘力夫士爲知己者死況重之以章服之榮畀之以井邑之寄宏緒非有胸無心者何能不捐軀圖報但宏緒家有八旬

之母小草一出便不能躬親菽水之奉而令長之職又
非他官可得給假借差者比勢必六載報滿然後得少
伸定省之私毫耄之親風燭可虞此其不能恣然者一
又先大夫暨先母殯於西山宅兆未協寢食俱爲皇皇
旣爲王事驅迫勢不能復顧私圖馬鬣之封竟無期日
暮霜秋露痛楚何窮此其不能恣然者二宏緒幼懷攻
苦之志濡首鉛槧之業廢諸售奇輟舖尊異積之日月
得書四萬餘卷擬欲偃仰此中竭其負山之力勒成一
家之言雖不足鼓吹休明亦庶幾稍存筆墨於人世吏

檄旣來著述遂廢此其不能忽然者三至於時勢極難
措手資格易以限人則又宏緒之所審度最定者伏惟
老公祖之於宏緒不減慈父之於弱子輒敢盡吐衷曲
萬乞婉達於撫臺懇其俯允辭免感生成之德更非筆
札之所能盡耳

與劉伯宗書

頃在明聖湖頗窮冷泉韜光諸勝留烟霞石屋一帶候
仁兄杖屨東來不期山靈妒人夙疴陡發前驅至而弟
已掛帆行矣有此良晤自應有此缺陷世豈真有騎鶴

揚州之人哉歸來百端併集參苓之力不能爭風雨寒暑之勞擬欲謝絕一切與老頭陀輩煨榾柮啜稀糜了此殘臘竟不可得只陶泓楮先生日遠日疎差減疇昔之役耳

上督師閣部書

曩者宏緒樸遯無似強項幾至殺身荷皇上出之縲紲復加錄用脫械之日匍匐謝恩於大明門退遂屏跡閉戶不敢一謁當世要路顯者閣下於么麼賤吏未有生平之素而惓惓稱城守微勞不置伏念潦倒之人猥辱

閣下注存如此又安敢以泄柳段干木自高及獲見顏
色而閣下慙惻之意虛受之懷悉出賤吏揣測之外因
是益忘其愚戇而欲有所盡言遂以請釋成侍御寶慈
一事反覆甚力當是時閣下不以緒爲駭不曉事而督
過之也應之曰某已具疏申救矣不得且復子姑待之
緒出而告於諸君曰楊公誠非無意於侍御者待之而
已今宏緒南涉江淮東浮茗霄又北崎嶇廬陽歲且一
易寒涼再易暑雨矣有自長安來者問之曰成侍御已
還柱後惠文否乎曰未也已出狴犴否乎曰尙繫如昔

宏緒啼噓泣下不能自止已又問曰公曾有再疏三疏
讜言危詞而力救之乎則又對曰無之於是宏緒不得
不仰而疑俛而嘆夫以閣下之爵位聞望不應失然諾
於廝養走卒豈至失然諾於一介之士必其連篇累牘
而未蒙我皇上綸綍之需也不然則造膝而陳密揭而
請而外庭莫之或聞也又不然則戎馬之倥傯軍儲之
旁午欲有所懇禱而未暇也乃昨閱邸報則侍御近又
奉駁究主使之抄傳矣閣下得君之專如此每有敷奏
呼必應籲必俞如此度閣下不爲力救則已閣下果能

讜言危詞其勢宜無不可得之造膝通之密揭以邀如
綸如綽之需者若夫賢士大夫之用舍禍福其關係又
豈後於戎馬軍儲閣下誠有意人才更不宜緩此而急
彼而使聖朝有瘐死直臣之事然則宏緒數端之疑俱
爲無當而閣下必別有所見遂遲久未發致追悔於疇
昔之然諾也閣下前此之申救何其見義勇往而後此
之寂寂又何其與初懷悖謬而甘蒙不白於天下後世
乎昔正德中太宰楊公爲王給練昂論劾武宗震怒欲
加以罪楊力救得從薄譴旋又上疏懇留卒不獲命未

幾王公雲鳳巡撫宣鎮貽書於楊曰留王昂一疏大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英州不數年而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旣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頃刻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極貧之陸布政反超拜尙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書傳京師爭錄誦指爲名言夫外調非罔圖之苦也降遣非有銀鐙桎梏之辱也雲鳳猶以未

獲超擢爲恨其書詞嚴峻剴切敵以下或不能堪而鳳
言之疊疊太宰亦不以爲忤己緒恆以是嘆先輩之不
可及也設遇淹繫之人如侍御者王公之言之剴切又
當何如今卽柱後惠文之冠未可驟還而囹圄之苦銀
鐺桎梏之辱何至漠然坐視此亦所謂在閣下頃刻之
筆端爾記宏緒幽拘之日親見侍御橐饘不給營屨不
完坐一敝漏四室拳縮而讀春秋率至夜分忘倦頃宏
緒叨沐浴蕩鳥飛魚沈且得竊升斗之祿乃侍御繫逾
兩載不復知所謂人閒世者何形何狀苟非木石能不

兩淚長歔念宏緒報閣下之知莫如此事爲大輒敢不
避斧鉞踞而瀆之左右閣下其幸毋曰予方日夕從事
戎馬軍儲奈何以不急恩乃公則幸甚

與楊維節書

弟素時讀書甚樂但苦病耳然因病得暇因暇乃得讀
書既已受其樂豈可復辭其苦乎生計蕭然往往垂橐
亦復覺有少趣何者弟性不甘寂寥阿堵在手便思擾
擾若長此蕭然實減無限馳逐呂申公每至窘時輒誦
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之句便爾迥然願

與台兄共受享斯語也閉戶之餘繙閱諸集見所載古人得意著作求之不得每至負痛竟日台兄居金陵四達之地所獲秘本應多幸有以示我傳台兄留心經濟之書特甚有可開豁胸智者當以其目相聞大抵諸子百家稗官小說偶爾紀載類多裨益於用世彼分門別戶抄襲陳言號爲經濟書者反未必有補於經濟也何如何如兵家之書劉歆別分一畧古今最難措手者惟有此事台兄得其著述幾何雖方畧不必仰借於故紙然亦不能不資其觸發也宋吳武順王璘所著兵法二

篇弟求之累年矣望台兄多方覓之弟自三月以後以
病移居遠郭所假小齋頗佳湖光與天相併草色與烟
相亂雲來几上樹入簾閒大足供我嘯傲弟得徜徉此
處而賤恙猶未見有霍然之勢甚矣二豎之頑也

與周櫟園書

傾仰龍門積有歲月值干戈滿地山河閒阻私念生不
逢辰於人世一切俱已久置度外惟寤寐所服膺如老
社臺者庶幾得一瞻望眉宇雖九死而可以無憾今時
勢如此瑣瑣寒畯何由裹半月糧拜大君子劍舄於數

百里之遠以慰夙昔調饑已念古賢士相與不得見其人則或假之尺帛托之郵傳以通其綢繆繾綣而老社臺方居周召之任當軍旅之衝又安得以餘暇而賜筆札於所未謀面者某又安敢以潦倒閒人冒瀆典記自傷大君子之門遂不復有鄙人之姓名矣乃者手諭自天而下疊疊千百言高情雅誼淋漓楮穎老社臺垂念於蓬蒿賤子者何其敦以切崇以至也自非木石安能不感佩而泣下哉捧誦迴環之餘謝何能盡古文一道作之難而知之尤難丁敬禮致嘆於後世之知其美惡

較不如其自知之深曹子建詫爲名談敬禮文不傳於
世誠未辨其美惡何如然其唏噓嗚咽顧影自憐要必
有酣適於衷而形之舞蹈者豈遂無片語隻字之可垂
而後世竟寂寂無聞則無怪其低徊傲睨而長太息也
古俠烈之士感知已之恩至于陷胸斷脰而不恤其所
懷者或性情之相合或議論之偶同遂以爲不可再違
於天壤乃若文士竭百年精力潛心濡首以期有所表
見而要眇之音不獲鍾期之賞奔軼絕塵之步不邀九
方皋之盼則亦徒然攻苦而已然則文士之致感于知

已也豈特如俠烈之士云爾哉今得老社臺主持選政
一時作者真可快然於俯仰矣吾鄉自千子茂先巨源
而外尙有賀可上之宏肆丁士奇之簡樸陳伯璣之秀
潔劉痛子之奇快周白山之酣暢康小范賀子翼之高
爽今其人或存或亡者旣已荒煙冷霧存者亦復風
絮雨萍無從覓其集以寄而茂先雲將原刻久已化爲
煨燼舒魯直褐塞軒稿亦歸烏有曾聲伯名裕者聞其
藏稿盡爲土寇拋擲泥武子遺文亦不知尙有存否
諸君幸而早逝幸不覩十餘年來兵燹之酷烈然其殘

編亂帙蕩然零落無餘則又不啻委七尺於兵燹也氣
運漸轉道路漸以通達當把弱翰賁側理問諸藏書之
家冀有所得卽抄錄馳寄但不能限之以日月耳得讀
詩話樓佳刻神魂已繚繞於樵川菖溪况台命肫篤如
是敢復如曩昔憚數百里之遠而不一泥首於檠戟以
抒其仰止耶天啓中敝友曾堯臣一日忽從鷺洲駕舫
艣詣會城茂先問其來故曰吾思楓亭荔子急往圖一
飽噉時已近秋闈諸友競挽其船相尼堯臣乘夜靜解
纜遽去竟不及與試事堯臣以一荔子之故而高致如

此今有人焉詩則仙掌玉露文則蓬島蘭肴曠古所不
數見而枵腹之人不一醉飽于其側無以對吾堯臣于
夕夢矣拙刻附正胸次萬端嗣圖縷旣

與黃俞邵

開緘如讀古人之書也甲申之後吾見亦罕矣僅寧都
溫伯荒兄差堪與俞邵項背然亦孔明所謂未及髯之
逸倫絕羣也收採異書正鼎革之際要務然須如漢武
帝宋太宗以萬乘之力乃能聚其所好孟蜀之母氏宋
之歐陽子趙明誠要終不能敵也易詩春秋語孟沈酣

其中游泳其外一生用之不盡此實實反而說約者幸
勿以爲老生常談也虞山錢先生古文爲當代第一藏
書聞亦冠東南頃乃亦燼于吟隧豈張司空所謂積油
萬石自然生火乎鄭所南心史越四百年而出于井中
物之精英必有光怪故魯壁無書則已有則必爲絲竹
鐘磬之音汲冢無書則已有則必不待發而出豈非所
謂石沈海底火性千年不滅乎悟此則蒐輯遺書固後
死之責卽不網羅放失亦可以無天喪斯文之懼矣如
何如何

再與櫟園書

戊子之變某避地於西山之烏晶石臂爲石所傷每一
痛發輒視寸管爲丈八矛知己恩深竟不獲以塗鴉惡
札布悃誠於掌記悲酸何極然清夜終不能以自安聊
復扶痛作此惟老社臺鑒之跽誦佳句高奇秀逸兼右
丞少陵之勝數百年所未有也安得盡發枕中之藏日
坐臥其下庶幾少有進益不能不翹首於五雲耳某自
乙酉入山輦載所藏書不下數萬卷鐵騎一來屯劄於
敝居石河一勺一粒一絲一縷俱盡而所藏書悉被割

剥擄扯裂作紙甲數千煤痕丹點離離駃騠之背餘以
支枕籍地數萬縹緗淪於一旦生平所輯有明文類抄
一書三十年訪求於南北詩文羅網幾盡卷帙與文苑
英華相等今亦付之流水矣又以諸經自大全注疏之
外凡文集語錄類書小說與歷代史傳發明經旨爲先
儒所未及者廣搜旁摭滙爲一書易則附以古法詩則
附以鳥獸草木考證春秋則附以傳錄異同如陸淳以
克段於鄆爲鄆石經以齊崔氏出奔爲崔天之類禮則
補所未備如汪寬經禮補逸之類其鄙見稍有管窺亦

論次於後今僅存易經備考四冊又復失去繫辭然此
四冊頗有可觀欲乞元晏片言托以不朽先此預白異
日襍被延津當長跼面請也此外尙有雜著數種滄桑
以來饘粥不繼苦不能覓人繕寫呈政悵悵如何衆香
兄遂作古人爲之雨淚密之兄蹤跡杳不相聞今當無
恙否念之念之武子令弟不識存亡此兄竟無一綫之
傳真可憫也昭武偶有兵噪之變道路復梗稍俟寧息
卽圖造謁率謝不旣

傅汝舟

遠度江寧人
遺集

與廖傳生

夜來寒月皎淡望水簾月色同化蘆花入枕但聞淅瀝
葉響草聲疑雪疑雨終莫能定夢去猶在水晶國耀耀
千百顆招涼珠

尺牘新鈔卷之三終

南海譚瑩校

尺牘新鈔卷之四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張九徵

公選京口人

與王阮亭

三日月夕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歎子建李密之遇秦
王氣奪神疑莫知所以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厯下瑯
琊公安竟陵爲重夫厯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
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行飛騰縹緲身在五城十二樓
猶復與人閒較高深乎譬之絳灌隨陸非不各足英分

對留侯則成倉父嵇鍛阮酒非不骨帶烟霞對蘇門先
生則成笨伯留仙之裙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洛神之
驚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屋漏之痕古釵之脚非不名世
對右軍之鸞翔鳳翥則臥被不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
絕者先天也弟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
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
自題丙申一篇全身寫照睥睨前人公安滑稽而不典
弇州工麗而不遠竟陵取材時文競新方語既寒以瘦
亦俗而輕何有于諧聲麗則乎明公徵言獨有千古諸

名士猶囿七里霧中耳京口題名壁上七則造語似酈
道元而逸氣仍屬青蓮弟欲歸分嵌各山麓中老公祖
世傳墨妙肯以大襪紙揮灑使與貞白蘇米分主諸山
乎柳子厚愚谷小記寵惠粵西子瞻月夜泊舟石鐘山
遂寫其情狀第爲柳與黃之人者無辭于樸遯耳所有
緒言副之別楮

與陳伯璣

兩月未得荔公信輒爲彈指詫異過京口時弟適入鄉
未及把臂有社翁追隨調護覺交道猶在人間耳諸湖

上主人面目嚴冷王遂東所云一味做官半言難入者
耶王于一忽然客死遺文散落不知有收拾者乎此亦
老社翁之任也弟嘗謂世間有最不可解事徽賈西商
啖名慕貴輒挾行卷詩集丹黃梨棗潤飭精工不一二
行令人狂悶嘔吐而窮巷著述鴻文鉅章求一授梓渺
不可得沈于寒烟沒于覆甕才鬼無靈文章無口自唐
宋以來不知其幾千百人矣造物者何不愛美好如此
耶于一集櫟園曾任之弟亦以託之貽上唯先生留意
或同顧與治作一集如何歲杪旅次冗惡接台札如沃

我于梅花樹下酌中冷泉也附謝不一

董

黃

得中華亭人

答吳錦雯書

自別西陵時懷季重尺素三年已置石頭城下相思兩地僅存明月詩中何期雲閒之鶴忽墜瑤函原上之鴈載啣嘉命坐對季方如逢陳紀交歡文若展憶慈明但令乏臨邛徒勞馬卿之轍人非細柳空羈劇孟之車況乎田蚡坐上但有酒人彭寵幕中從無俠客恐敝季子之黑裘無補莊生之涸轍則敝邑之羞亦良朋之恨也

至於劫灰未盡茸城之荆棘參天羽檄交馳滄海之烽
烟匝地機雲池館鶴唳空聞王謝樓臺燕巢靡托此日
青閨已經蝶散當年紅粉半屬塵銷縱有徐吾之妹百
鎰莫睹其容僅存宋玉之鄰千金難令其笑足下情同
穆滿空想赤鳥才是子桓徒懷絳樹倘念綠珠可貯真
珠百斛如迎碧玉須將趙玉連城但恐白頭吟罷未計
茂陵之聘桃葉來歸空佇秦淮之渡寧敢賓戲聊代解
嘲

盛于斯

此公南陵人初名錢字鏗侯
休菴遺稿

與臧齋

後世非無說客無說主耳試看列雄縱橫時其一代人品爲何如若今純綺兒讀國語史記且不能句讀矣尙何說哉

與方園

方子春散樂一部遺棄東海中世竟失其譜爾後琴師所傳水仙操實不過于客窗環珮同藁子耳獲足下天琴一選何必住蓬萊三月哉

與金冶王

斯福薄不敢妄及願此生得一少年如張緒衛玠王子
晉能飲一斗不醉得一老緇老黃能痛飲酒記天寶遺
事得一遲暮佳人能歌離騷舞三尺劍醉誦南華秋水
篇如此十年則少年者且髟髟矣老緇老黃亦欲各求
出世大路矣遲暮佳人亦欲尋到頭伴侶矣斯何人敢
不辦西行裝束乎世態如此而已生平如此而已

與傅遠度

貧者士之常此是爲范史雲作解嘲耳

與吳賓賢

歌不必定要遶梁遏雲但要得當年作者意或喜或怒
或唏噓或慷慨或低徊婉轉宜各悉其態不然雖子夜
玲瓏無取也

與周園客

學問越遊越長古來自經傳以及子史原不是屋底一
個說的

與汪舟次

奇書古榻不遇賞鑒家寧落咸陽一劫

倪元璐

玉汝鴻寶上虞人家會稽
應本

答卓蓮旬

得半日閒周讀枕秘天下文章盡於此本難名頌客又
騁人總之不欲以世手雲雷之形唐突彝鼎惟當小鳥
發明比諸陳師錫則已耳然猶冀放限一月容到家小
了塵件卽爲之遂是入山開宗第一章也大章之逼漢
人在其神骨或望其氣以爲眉山此盲人也感至愛欲
于無揀擇中稍形去取竟有不能得失寸心知台兄豈
當以我爲佞詩及各體悉作是觀

又

頃凌遽東渡不得小俟高軒歸來夢尋未至迷路也台
兄文心道韻氣幅才條自吾眼中未見其輩聚元璐等
百餘肝腎節骼鑄不成蓮旬半毫此人人之言也若夫
聲分投合亦關緣會菖蒲與痴皆爲奇嗜然人必以劉
邕爲譏無有議姬文者由此言之元璐幸甚蓮旬定受
元璐累無疑耳尊藁獲如天書法藏緣過江松楸方了
又爲兒輩經營娉娶塵勞萬端金陵之約以此愆稽廿
外有舍親史維城原寓金陵者暫歸復出當使奴子隨
之晉候並報隆命郎君龍文始變盼瞬冲飛世稱三蘇

由此耳附去張太史史論一套吳叔大墨精一函此亦
佩刀之義引賀郎君以良史材翱翔子墨之林當爾時
寧忘斯語

王猷定

于南昌人
遺稿

答周減齋

風雅之在今日危于一綫先生以苦心積學上溯有唐
暨漢魏屈宋又進而三百篇窮源星宿書篋几杖外殷
然留金石聲若寡昧如定束髮有志白首紛如連年貧
病交纏心血枯耗且每對古人益不敢輕下一筆自悟

三十年讀書方悟慚愧二字承示大業鏗然鍾呂而欲以糠粃爲導可乎適由家問至骨肉死喪慘傷肝脾而又不敢重違大君子之命勉作數語著穢佛頭惶悚甚矣

唐

堂

肯堂叔升金谿人祥符籍遺稿

與高康生

塑像之法鼻不厭其大而後可減也目不厭其小而後可增也文字立極如是而已

與馮伯宗

伯敬柬友夏曰曹能始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已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而近日范仲闇又謂自詩歸行無一人敢向伯敬言誤伯敬不淺此非名人遞相誚也人苦不自知耳

與臧齋舅氏

舅氏之明達俊偉宜救八閩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秉正而自持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耀於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祿可誇詡乎衆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於千百人

者身雖利子孫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于一身者
身雖不利其利必歸於子孫舅氏宜深念之勿謂甥迂
論

與吳冠五

詩文工拙難言久矣其要大率以虛字活句斡旋則入
目易以實字板腔填積則成章亦拙曾聞蘇文忠見諸
子謀業凡虛字少實字多者必塗抹擲還此爲文之法
也願與足下共志之

與周雪客

牡丹畢竟以長幹豐葉者爲佳今人求花之大而不顧其幹有幹不滿尺而花過尺五者此中人以爲勝弟謂天下事豈可使根本弱于枝葉哉花人面也幹人身也譬于以美女豐盈之面加諸三尺之身見者且怪其臃腫矣故畢竟以幹大者爲佳足下以爲然不

與程石門

等閒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釐此唐祐讀老莊詩也每見詞人自矜一藝頓忘天地之大真爲可恥吾輩不可不自警也

卓發之

左車一名能儒字無量一字蓮甸錢塘人
澠籬集

上葉曾城師

以真正命世豪傑如師臺不令主持國運而困之丘壑
閒每一念及輒爲寤辟號呼而不可止某流寓南中爲
背城借一之計乃三折肱兩折足兼而有之因思天下
精誠之極可以貫金石孚豚魚不平之鳴可以呼父母
訴上帝惟文章中不白之冤至于魂離魄散委棄溝壑
而不可以告人此天下至痛而乃有行誼較然可以照
耀天壤猶未免爲世所疑如台臺者又于文章外增一

種痛哭情事矣

與顏開美司理

聞子宓弟作古則尤深憾于造物也追思少年同學此時已有爲名臣鉅卿者有自揆輔而林下者子宓才具猶當橫駕其上而雲泥判絕如此然其中亦有老死未遇者有纔一擢第而輒蓋棺者有詔獄而死者有褒卹崇祀者不獨榮悴生死有如飈塵卽妍媸好醜亦千載曾無定論青史衰鉞與市井小兒是非大畧相類則又不覺破涕而笑也

與丁叔潛水部

音塵銷滅又更兩載今春歸省過化城舊館闐無一僧
頽櫺敗瓦委荒榛蔓草閒頗有稷苗之悲舟人指水一
方已屬他姓庭樹寂寥枝條欲折大畧今日鼯穿鼠竄
烟顰露泣之地皆我兩人同年花朝月夕嘯歌寤宿處
也昔之所樂今之所哀人言聲無哀樂此地亦當無哀
樂爾昔日紅顏半就衰老且有墓木蕭蕭者市上少年
面目多不相識雖鐵石作肝能不銷鑠自非舁心西土
逆旅此邦不能不閒思往事也

又

弟寢處此中逃名剗迹置身才與不才之間尙不能以
樗櫟自免何有于楸楠栝栢耶無論天步艱難無能爲
煉石之補而性與物忤動輒見咎鉛刀真不能一割老
驢真不堪先駑馬也仁兄所云無乃類山公之引用叔
夜耶然叔夜尙自慚孫柳而弟神棲安養更欲向孫柳
頂上行無煩以腐鼠相嚇也

與金臺法師

計向年聚首時亡兒才十五齡嗣後亡兒方墮落名場

中今又十五年矣我輩一緘未達已歷過少年文人一
番生死朝露夕槿不足爲喻也世智辨才都成障難自
此恐遂淪墜大法王將何以津渡亡者令其一種淨域
生緣若止超生人天非所願也

與管乾三

學道如逆流之棹進寸退尺光陰如順風之帆瞬息萬
里是以累卵之危而幾上天之難也今狂禪捧喝欲遍
天下每思乾三爲東注之砥空谷之音乃自丁卯倚公
一函之後未得復通今尺素再達顏面未覩而兒輩馬

塵駒隙已歷一世苦海中便如促一劫爲一日乾三踞
師子座而建大法幢自可于此中延一日爲一劫也

與李太虛太史

世宙蕭颯人間可哀士生此時如歸花落葉無所棲托
台臺以一片至心熱腸宏獎風流策引後學凡荷青眼
一顧不啻廣廈萬間非獨林宗子將而后罕見其儔竊
意尼山之轍鹿苑之輪止是千古熱腸一種度世博愛
之意不能自己故有如許棲棲皇皇蹈湯赴火之態若
如世間人只作自了漢不但世界無與撐持而從來貧

士失職而志不平寥廓如在遠行者其將以誰爲歸宿
耶得台臺卽起而當國以旋轉氣運則斯世尙如月之
未晦歲之未暮也聞南藏已卽就台臺以命世之宏才
千秋之大業探本于無生之妙諦非止苦寢中以此爲
夜壑之寶筏抑亦調焚時可以當昏衢之慧炬也昨過
姑孰以未得追隨杖履爲恨數詩附呈郢削

與某

近方彙集散佚諸藁先以一卷求正乞爲一一評隲指
摘瑕類以當負劍辟咤之詔庶不負親炙宗匠一番耳

但台臺方嚴提正令以告天下自彭澤輞川而外不著一字青蓮少陵判屬別教長慶昌谷擯作邪因而門下士乃有離奇輪囷不中繩削者舐之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狂醒而不解將無棄置道傍而不復顧視耶倘哀其墮坑落塹爲說大總持以擁護而提獎之自當令夢瞪者皈依耳

與湯海若先生

某年十齡而得讀先生經義至唾震澤毘陵爲腐儒又五年而得讀先生牡丹亭記至與楞嚴共函藏之篋中

中與同臥起嗣後便索玉茗堂集讀之每讀一篇輒下
酒一斗迄今又十年矣常欲一命豫章之駕如趙至之
狂走亡命而索叔夜于洛陽乃經歷多難偃蹇名場羊
觸狼跋蹙蹙靡騁至今遐想風器媿彼童子之求侶何
以忽膺齒牙餘論有秣陵珠樹之語耶遙聞聲而相思
非後學所敢望於先輩也昨秋蹶足燕市今復轉徙白
門頗多悲憤之什令其先不佞而見先生竊以國朝詩
人王李諸家如桃梗土偶石女木童畧具冠簪面目耳
會稽公安乃欲日鑿一竅而濫觴浸淫如徐孺多情感人

益薄然則二百餘年風雅大家不得不推先生若上自周秦下追漢唐其中曠世文人世所誦述以爲宗祖者某不敢以此中位置先生蓋某於此中每每蹂躪如宿莽其魂銷心折而不能自禁者大半淪落不偶當世唾棄以爲不解之物者也倘以先生爲古人則以先生而踵古人之後塵此賤近貴遠之論與東家之譏正等耳某乃誦之先生乃受之耶蓋自商周秦漢六朝唐宋無不各標一代之奇各極一人之致而必欲爲古之某某是欲以生王之頭而易死士之壘也夫雜劇効元人之

顰猶必爲新聲創調經義効宋人之顰猶必爲微辭妙
義不欲襲填詞之舊句宿儒之陳言而况登千秋之壇
坵震一代之聾瞽者乎某竊不自量欲一洗從來世代
升降之陋見爲文自出手眼直抒性情以幽憂之疾成
感憤之言因危迫之緣發廣大之願而舉世無可告語
一求證于先生夫特達之知千古所難而根柢之容壯
士所恥遂復以此自通薊邱一集乞芟薤擲還昔人所
云附青雲以施後世固是名士一障但物類相感每如
磁石吸針魚形叩石則今日訂正拙集者非先生其誰

升殿希金龜之四

歸

與洪戴之

弟以老生落第最是人閒苦諦然堇蟲習堇翻不覺苦
年年被放只是春闌花墮秋深葉隕耳

與黃海岸公祖

以祖臺現宰官身行世閒法握如意珠以濟人駕大寶
航以拯溺一切人天凡有希求無不饜足而寒家奕世
沐浴膏澤如以饌鼠而飲恒河尤覺腹中充滿然他人
施恩猶可圖報若祖臺則施者同于夢幻亦令受者等

於泡影或卽以六如破除三有是則名爲真報恩乎今
方開堂出世諸老如麻似粟而魔胃熾然莫可救療方
擬追隨祖臺作塗毒鼓前摻搥之吏足令諸方聞聲者
喪身失命乃遄歸白門留此願王用埃異日遺墨數卷
乃亡兒精靈所存今以付之梨棗如聚斂魂魄于蒿里
也祈祖臺以法語爲元晏以不思議力之言說而爲世
智辨才之津筏向蒙慧劍割削一過如集龜毛爲城而
攻以兔角之梯今乞法音唱嘆一番如聚空花爲茵而
照以水月之光也非真正出世人文安能卽文字相而

空諸文字乎幸卽擲來以慰跂予之望

與薛歲星

網羅放佚舊稿復得二冊皆亡兒手跡也今卽以哭亡兒文併入此中字字皆成血淚矣弟文向來如漢水沈金亡兒則竹頭木屑無不爲我收拾然可留者未必存存者未必可留是以未見令人思旣見輒自憎今又以自傷不復能展視矣或中有一二差勝者仗法眼揀出其餘盡汰去可也亡兒得大傳便足不朽如獲返魂之香尸解之藥枯骨都有生氣尙欲求輓詩數首便當彙

作一集數日內專候擲示卽歸哭亡兒矣

又

欲求大筆爲亡姬作一誌用以塞悲正斷腸時胸懷亂
不能理不得不稍拈事實以供採擇筆端未免亂如復
亂斷如復斷也幸暫謝一日之牘以成千秋之業感當
奕世

又

自去秋小兒歿後弟游故鄉如入荒村蔓草閒今此中
一席復失偕隱之侶如良朋宴會閒忽然離席破座中

人月新金卷之四
宴散去主人安能復舉卮酒自娛樂耶遂不得不變爲
一瓢一笠之局自此與仁兄接塵連袂之遊又不可屢
得或當如王裴之仙遊瞥見于櫻桃園畔耶亡姬一誌
乞以天剗神鏤手別鑿世界使我驚怖震慄庶可奪却
悲心耳

又

大兒遺文欲求仁兄芟薙一過成就亡兒身後絕快事
酷暑中對靈幃前遶次兩世哭窮之文此何等胸懷耶
然欲焚棄筆硯不得不耐此一番苦毒刻成卽置高閣

不復著眼矣

與徐野君

弟流寓此中大類少卿入胡殊無桑梓之樂恨不得時
與足下揮麈而對乃於佳句中得接言笑似於并州客
舍復覩咸陽風氣耳

答葉曾城師

文章自有定價而遇合則有機緣昔人多忤此論若今
師臺所云似乎利鈍之途亦有可據而就某橫計則謂
是非之案亦復何常卽如千古文人之文舉世奉爲天

球拱壁者我輩或視爲芻狗而我輩意消心死者世或
蒙蒙不辨也故云爲文而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
則豈獨利鈍不足憑雖是非亦無定論又若此矣此莊
生所以標齊物之宗釋氏所以作平等之觀也

又

師臺下訊蕩蕩出自至性蓋古大臣風非千秋文人所
及也乃不肖生平讀書如曠埜看月止領畧其光明照
耀處耳非如照公于章句留心所謂摘葉尋枝我不能
也或過于芟削則有之若誅人則從來無有師臺近作

以聖賢而爲英雄之文庶幾乎荀卿子矣倘其中果有蟾兔之缺則知無不言若小小故實未確字句未諧則但以簡點之責屬之照公可耳或牡而黃或牝而驪此一種淆訛處相馬者本未嘗見非與照公有諛直之異也

與倪鴻寶先生

小集乞塗抹一過若薙氏之芟草向來東語西話久已蕩爲飛塵偶爲亡兒撮漉復成聚沫旣執鞭弭以望接引定不希假借避斧鑕也倘師臺不暇著眼便當摧燒

之當風揚其灰耳此外亦誰可告語耶

答寒氏姪

昨艾千子來云後進嗜古而學力不純生吞活剝如一片古錦中未免雜以新布余指所衣葛答言金壇之布正以純葛爲貴若雜以縑素雖美弗尊此又於千子所持下一轉語今寒氏新菰必能上逼商周爲千子所重如古純錦又必能直抒性情爲余所推重如金壇純葛方免近時陋習耳

家書

男生平每以人力奪造化此造化所忌也當其人定勝
天未嘗不足幹旋缺陷然東邊幹旋西邊隨復崩裂幹
旋甚小而崩裂甚大不如安坐而聽天爲得也

與大兒書

古來功名之士功成名遂而身不退如淮陰文種同是
世所不滿卽醉夢汨沒于富貴場中而老死牖下亦非
英雄所甘其必以子房少伯一流爲可願矣當其爲赤
松之遊駕鴟夷之棹沼吳滅項之事已如雲烟過眼不
可復問然則做却一番與不曾做却一番究竟有何差

別何不一往竟作赤松鷗夷則吳之沼與未沼項之滅
與未滅亦總如夢中饑飽枰中勝負現在且不可得而
況過去耶倘謂遇合遲速不同不妨需以歲月待功成
名遂而後退不知此語耽悞却英雄多少若自今以始
猛與一刀割斷此真勇烈丈夫非將相所能爲翻覺子
房少伯輩迂迴逗留多却幾許閒事矣

又

真實採取最上一乘則善惡亦無定論如人之君子而
或爲天之小人造諸善業而反多諸過患故雲棲詩學

道無倖屈余謂功名亦無倖屈不獨功名無倖屈而文章亦無好醜不獨文章無好醜而自性亦本無善惡也若得以鹿門眷屬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便是千古第一家庭樂事何必隕涕啼血如羈纍相向耶

又

古人言生子才俊未必可喜此是何意家有才俊之子是人生第一可喜事何爲反有此言時時回想此言則一切矜誇自喜之意爽然自失只此便是得力處無竅他人策勵也又當知此乃真實傷感之言非是愛彼愚

癡子弟正向才俊人頂門上下一針睡夢中劈面一喝
迫拶他再進一步耳

與羅瑕公

茶記韻絕可敵坡公酒經弟勸駕而成千秋之業亦虎
邱之功臣山中人得依法採焙自此可療林巒渴疾瑕
公又螺髻之開山也連朝有悶絕事非一旗一槍所能
戡定枚叔能來此以要言妙道說而去耶

卓人月

字珂月錢塘人
蟾臺集蕊淵集

答詹曰至

所諭西江金沙之異同真足片言折獄弟魯鈍之人聞諸君爭論如牀下之鬪不辨蟻牛天首所飛罔知鳬乙矮人善笑聾人亦善笑弟以此二者自居而已

答曾弗人

人月讀台兄之文慕台兄之人蓋十年于茲矣不自意其得交于高弟子王無擇遂得領畧紡授堂全集且并其形容之巖巖磬咳之嶽嶽而留連于耳目之間蓋又三年于茲矣然猶以爲有閒也倩女之魂一在牀上一在舟中未至堂上未得合而爲一乃于今之夏五忽無

擇攜手書至當其出於無擇之手入于人月之手則人月與台兄之魂合矣夫而後喜可知也徐而讀之則不徒爲驚世駭俗之論而務爲切肌刺肝之言抑又何弗人之于我深也夫今之時文則予已知之矣今之爲時文之人則予旣已知之矣何忍言何敢言又何屑言其言之卑者爲饑鷹相附之態耳其言之高者爲鬪虎不下之局耳且夫天下之事其可爲者正多文云乎哉卽文之一道其可爲者正多時文云乎哉乃不顧一代之功令不惜一生之精神濡尾滅頂而爲時文中趨炎倚

勢之小人濡尾滅頂而爲時文中好剛使氣之君子則
吾不知其可也善乎仁兄之教月曰時文古文一切置
之而爲母氏行畧綴一言于後夫時文古文同醉同濁
孰能過而問焉求一片清醒道場庶幾在詩耳抑詩獨
非文乎介子推謂其母曰身將隱焉用文之今弗人將
出而用世矣文曷可少也萊子之奉親也上堂詐跌爲
小兒啼有啼則有笑有謳吟矣則文之以詩又曷可少
也弗人試舉人月之詩跽誦于母氏之前其爲嘆殺之
聲可以失聲一號者有之其爲嘽緩之聲可以破涕一

笑者有之他日者人月命千里駕升堂拜母母勞之以酒曰是吾曩耳其節孝歌者也當此之時又豈但吾兩人目不相識而聲相聞者握手歡然若故舊而已哉

與薛諧孟

弟昨歸時所持仁兄詩古文詞爲表兄沈魯餘見而心死遂欲一識荊州以慰宿願魯餘四始之業久已奪旗螯弧而先登且又具正平北海之氣宇自許非小顧獨折節于大匠之門蓋交亦有神不自知其所繇然也仁兄磁珀在手豈曲針腐芥之是取若魯餘者其亦可以

當高賢之一顧矣爲是附綴以致先游之意誠欲使莊
孟忽然相見爲士林一快耳非有他也

與辛市

凡人作詩文無論佳惡其識想所結必有一種輕熟之
境當其作之或異時異地示之或異人卽有重複句意
人都不覺并已亦不覺矣昔吳王僚初見子胥與之語
三日三夜詞無複者今人著書盈尺尙不足以供他人
三日夜之讀豈可漫不簡點正須出之不窮如鮫宮珠
又能一見不再見如鱗角鳳毛斯爲可喜耳

與吳來之

盈盈一水相隔不遙而以所居僻陋鴻便甚希久不獲
布一語于左右然弟生平廊落迂疎當其不言胸中未
嘗有不可言之言及其既同而言亦無以加于未有言
之初此雖與吾兄交甚淺而亦于有以知其深耳

陸彥龍

驤武仁和人
焚餘稿

報茗溪吳舜舉書

前玉昆旦生丐僕序言方在潦倒凡有所需槩爲謝絕
獨以諸昆懇懇誼不得辭聊敘湖山宴會卒爾成篇不

事溢美之言諛諂之辭天性然也頃見并刻增易數語
大異元藁陳思敬禮相爲定文古人之風豈可多及雖
出雅意使僕掩其本醜增所借輝然粗絺疏綿中雜以
純錦反傷質素耳幸爲釐正於計甚善不則擲元藁還
之王荆公不妄徇人之請以瑣事增入誌銘與僕同意
况文匪三都吾慚元晏亦毋事此紛紛也爲傳此語不
罪不罪

報鯢庭書

庚辰
孟夏

南溟一徙爲吾輩吐氣聞之喜動非特不寐今上特擢

新賢振古隆典以足下之才夙夜講究經濟大畧自足
鼓動風雲上感夢協況平臺便殿時時接對在廷諸公
平日塞默不得言此正建明得志時足下勉旃僕且旦
暮望之矣黃石翁近事若何石翁海內人望朝廷丰采
所屬當事眈眈願得而甘心者乘此閒相與引繩批根
脫使非意羅織致起大獄如東京鉤黨時係天下安危
不小僕等束首草野亦日祝天王聖明而已別後潦倒
支離猶賴有同盟伯季時時過從痛飲高吟因念足下
獨留京師拜政之餘自當肆力詩古文辭遠追建安近

逼嘉靖諸子雖非時所急然以英雄兼才子差足豪耳
有所述作郵以示我并國勢治亂倚伏人士進退大畧
悉以語我

報雪川吳旦生

屢辱手教拳拳連篇累牘不卽答問以僕鈍質不支兼
疎懶成癖嵇生七不堪竟坐其六其一惟不能搔蝨耳
所屬大集一序忽忽數閱月矣然僕臨文之際亦坐是
懶癖又竊自迂怪值興則日可十數篇詩數十章然當
機應塞嘿雖悉索叫呼日數十輩如催科責負益厭苦

不出矣况重以對客報謁之煩贈言訓謝之事乎無昔人百函並發之才而時給衆務此所以重自蹟耳自春及今四方屬詩文者蟬聯不得脫長夏無事避客臥山中舉觴獨酌輒命筆灑灑藉酒氣噴薄中出之耳殊病率畧然素不工文卽迴腸嘔心徒自苦無益也藉使者報命記室留之

茅

維 孝若歸安人一名僧曇十賚堂集鹿門先生子

與王宇泰太史書

不肖才駑思鈍多厯踳蹶雄心銷折垂盡顧夢寐賢豪

之思窮而愈堅門下方爲九州之被如僕單布襜褕固
易納之鍼孔中敢介季常諸君自通門下

與愚陽和尚書

蒙示九戒中不執語不執見二諦殊有微妙然而初學
人必須有所遵奉科條由守入化倘一旦盡掀佛祖面
目突信一種凌虛造聖要眇之談得則爲至人溷迹寒
拾重來失則爲天魔鬼母更墮黑海鯢生影響學佛人
也何敢爲大和尚判此希有公案惟願慎之重之鄙心
無已聊呈一偈真是持布鼓過雷門悚息悚息

寄葉相公

鼎札至今春始達稍悉相公里居之概不以西河餘痛
損其行樂高懷所云時出郊外看小兒放風鳶便以高
低爲榮辱誠是曠論我明以上相歸田春秋鼎盛立朝
絕恩怨之猜退休尊韋布之樂書之史冊富范諸公便
不足專美于前不肖維聞中事已得而復失命也久已
安之春來惟是閉門課子及尋山水蒔花竹諸不緊要
事交知青雲之士疎密聽其自然而已

與李本寧先生書

不肖匏落無成今茲北上倘邀惠明公釋褐秋薦京邸
郵筒時時可達不然者九秋鍛羽直當以匹馬入秦叩
明公于賀蘭之西矣男兒三十無成不一出九塞安能
坐老三家村中與黃口豎子伍羸然布衣所挾亦自不
淺絕不敢爲馮驩彈鋏面孔千累知己因茲便羽輒先
言之

與周季侯明府書

不肖方在埭溪卜築一椽爲半生小歇脚關境頗良只
少鄒嘉賓爲辦百萬隱貲然坐此結構清疎不至如戴

家剡曲嚴整如官舍亦政賴窘中滋味耳

與湯冷襄宿父兄弟書

江右山川清淑人豪代起乃今匡廬江漢之靈獨鍾君
家尊公清標偉節奇字古文將左攝淵雲而右拂李郭
爲政南服豪傑奔走者如登廣乘咸池星霧亂目不辨
其奇不意兩公子復出而汗血駒也翩翩弱冠慧心朗
韻犀利少雙頃者得縱觀兩公子汗青之業文之秀矣
動如笙匏置之綠字丹書不復可甲乙不佞雖以一爨
嘗鼎望而知奇邈然如晨旭之耀扶桑難爲崦嵫矣勉

旃公子日新富有灼理傅才行且躡兩司馬而上何數
遮須國小兒乎不佞弱不好弄壯益瓠落無偶于世兩
敗枋頭纍然一廣武君耳然私心嗜古日甚必不敢當
吾世而失尊公自五湖望蒼括諸峯紫氣團圞如蓋恨
不能鞭蒼龍而一望海若今兩公子行矣束牲之盟何
以期我幸爲我致尊公孔北海魯國男子快在識豫州
今僕于門下猶淮陰之泗上長也兩公子雖歸將從乃
公傾武庫而寓目千里比肩豈無其期哉

與陳眉公

入夏暫學閉關益嬾酬對馳思足下如暑月涼風招搖
不能去懷抱

與李元白書

秋風鱸膾季鷹思逃官而就之我輩幸負七尺骭髀爲
龍爲虎他日謝之不可去猶今日博之不可得也御板
與於北園採黃花於東落詎庸知不勝風塵馬蹄乎

答朱大復

家姪韶稚英偉稱其家兒第虞鋒鋷太露易致缺折是
在一二父執嚴束之非癡叔所能口舌爭也今茲出而

讒諛滿座恐愈益蹶張矣門下不忘死友其善成此孺子

沈守正

無回武林人雪堂文集

與幾延喜

世道日涼交情不古谷風有棄予之歌伐木絕嚶鳴之
好五交三異未盡其變翟公書門翻爲常矣閒有噓枯
借煖絕少分甘亦必兩貴相援兩窮相倚若炎涼驟改
華素倂分昔之側肩忽成攘臂詳推斯義無殊貿易至
於山陽聞笛西州慟門撫今悼往已不易得但存孤惜

舊責其宏濟卽不至耽睦耳之懽揮無情之涕虛往實
歸淒入肝脾何益死者若風雪推孝標之衣飲泣剖郈
成之宅其人綿邈如□□□□此等在今人以爲奇
事在古人直是尋常□□□□生則又在數流之上矣
所以然者弟於季思□□□連牀摩首從子往休復之
末行小稱氣分奉世□□講下便有休戚與共之誼縱
竭躬碎心以謀其不逮自是後死之責如仁兄者生慳
半面死已宿草徒憑紙上之陳言耳邊之芳譽拔之頑
穉授以衣冠昨其兄昌世書來感切高誼至不啻口自

云九世以前來茲以後代奉神君是日弟政較蕪廣堂
多士雲集伸紙再讀淚流盈睫非感歎歸生之一青衿
政以當此交朋薄惡之日乃有急義尙賢如仁兄者東
南義問從此如百川之赴海矣

寄凌巨先

僕此行所謂六州四十二縣不能鑄此錯今不久舍此
歸再作商量

與王獻叔

始作已佳今更神絕矣奈小巫之奪何

又

蕙何多英也謝

又

此中數載受門下之愛最深別後相思當與江瑤同雋
永耳來貺益不敢當謝謝

又

雨中爲足下作小畫急欲求教故未及燥而卽遣之

支大綸

心易樵李人
華平先生集

示兒

丈夫遇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值
膚受之愬須心硬浸潤之譖須耳硬

出京辭同年

生以狂妄上觸權奸槩從竄逐如白頭媳嬭屢易翁姑
無論食性難諳舊嫌易隙而華色旣衰卽務爲婉變恭
媚之容酒漿織紉之勞亦且醜之矣况諸姑小叔嘖有
煩言又有不可必者乎此所以自古孤孽終於銜怨以
歿齒而生之決意長往以自同于鑿坏灌園之侶者也

聞啓祥

子張仁和人
無譽齋雜識

示子弟

文有正位不可大粘亦不可太離張賓王常閱友生一
義云他人說得少愈多子說得多愈少耳張元長云作
文如打鼓邊鼓須極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幾下二老真
狐精也

嚴調御印持仁和人

與蕭伯玉

雲棲慧公今之支公也觀其婆娑樹下倚徙牀上雖穆
無一言而頽然天放唐宋以下恐無以位置斯人耳

汪汝謙 然明休寧人家武林

與周靖公

人多以湖遊怯見月誚虎林人其實不然三十年前虎林王謝子弟多好夜遊看花選妓徵歌集于六橋一樹桃花一角燈風來生動如燭龍欲飛較秦淮五日燈船尤爲曠麗滄桑變後且變爲飲馬之池晝遊者尙多蜩縮欲不早歸不得矣

尺牘新鈔卷之四終

南海譚瑩校

尺牘新鈔卷之五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王

鐸覺斯孟津人
擬山園選集

答秋濤

轟飲驩甚便欲擊缶以代秦聲拙字蚯蚓形耳足下何
愛之若此自顧之無異枯核之登華俎

答拙存

深山大澤君龍蛇也乃不遐棄于蝸蝼則蝸蝼何以自
飾其醜色

尺牘新金卷之五
答吳隆燾

竟日啖飯僕薄福覺太康矣家中得一善鑑遣力獻之
足下有古人之德宜函古炤

答圖南

夜燈比較古人掇元華吮玉腴以餵枯腸棗詭龍骸不
一而足使伸蔚蓬蒿之屋迴互生色

答親友

今者河邊新柳山下春烟王母洞桃花光武陵杏子濯
濯狀與牀頭芳醪鬪色矣不能與足下舉杯相酬于明

月綠水之區可勝悵悶

答九陽

嵩山蘭花正開與二三友石淙之下餐朝霞吸晚翠題
詩巖上可當我春風一度鐸非紳組情深烟嵐道淺者
答後予睡足

僕自作遊人晝則驅馬夜復篝燈榻管何異朝菌榮枯
蚊蚋聚散竟爲造化所籠謂之何哉林慮有佳山水俗
不溷濁不獷悍得一區以爲焚香繙書地王子宜置丘
壑中安能久低眉與鷄口爭食乎

與房海客

麤筆何當于足下
夢亦鱗螯郭索潭底不見崇岸足下
登日觀峯東瞰滄海紅樹爛熳空翠飛撲此時切記不
可展視恐山靈姍哇現相僕夢不張口唾僕乎

答粹然

柏子林栽樂器聲甘而心苦僕之繁子應亦然

與藐山

足下主何隅乎宣城山中水泉激湍如數萬烈雷掣轉
長松怪石之下佐以清醕丹菊黃茅烟霞性適一舫夜

泛月下短簫知足下不負秋水白雲也雖然啣詔飛來
魚磯可奈何文天祥曰惟恐逢恩一日移去

答益吾

必欲燕石飾之寶劍首乎容磨其峩勉而從事

答季重

昨費墨可二螺鍾山紫氣排闥而入爲我送青縈白棹
聲撥水烟波相接吾輩得意之事畫省蘭臺能勝此無
答觀水巖六衷原

蕩陰風月無恙否遙望北斗在袖足下之情渥矣太行

林慮秀色烟樓須得文人友于今君家兄弟收山趣而
譜混沌也來詩音生字裏山濤驟至蛟龍滿前非僕當
之必至深倒

答舍白

道中養何其厚耶宿邯鄲恰似盧生騎驢入枕孔中光
景斜魄炤戶疑足下搖珮冉冉來

答存我

數年見足下鮮劭經亮謙挹纘澤足下豈止才人乎峨
嵎劍閣山色應逐人來足下暴祕簡于羽陵授大文于

龍威灑雨廣野無處非潤蜀且再覩文翁矣

答石憲

足下何過采僕春華耶惟予以寬期否則腕脫矣大集
筋常侍度玄暉氣襄陽香澤乃錦瑟五十絃夜郎今始
知漢之大

答孫北海

家口衆不給作乞米帖不免致羨于侏儒世味頽然雲
水栖心嬋緩于人跡不到處僕心緒在泌洋洋一篇矣
答周元亮

乖隔閩嶠俱經大劫螻蟻過大虛不必言足下詩不入
輕薄促弱骨格獨邁昨夜痛飲右簫左觴非敢如處自
擊壺而感慨悲歌風雨雞鳴何啻嗚咽也我輩一宵便
足勝他人僞交十年畫冊輕秀尙少奇古深厚生創已
題數語僕今尙彙尾何日三萬頃太湖蒨峭廣博收吾
兩人筆底大海磅礴作驚濤簸天語耶

唐時升

叔達嘉定人
三易集

與王澹生吏部書

兄宏材大度所至搜訪人才講求職事自是當代偉人

第願于聲音笑貌之間常加敬慎瑯琊門第赫赫所謂
公侯之子孫有山河之氣象况又早著才名取高科居
要路雖卑已尊人人尙疑之詩言威儀抑抑爾雅云抑
抑密也無所之而不加簡飭乃謂之密耳蕭子明舉扇
一揮謝萬如意指四座足下宜深以爲戒世固有目攝
之恨至于刺骨者聞在兵部同寮皆畏而不親畏而不
已乃成疾惡矣幸無忘鄙言

楊于庭

道行全椒人
續集

與李鵬岳少參

曩從玉繩具紉門下簪履之念茲又緘書分俸而儼然
使臨之至獎藉不肖謂庭所以取數于天者賒凡此皆
庭所不敢任而昔人所謂孔北海乃復知世有劉備耶
時事俯張諸賢跼蹐與丈出處幸各勉旃近味南華嗒
焉喪我之言入西方氏無相三昧其于岑寂差自勾當
耳

楊希淳

道南江寧人
楊太學遺稿

與吳幼安

吾鄉口語難調而吾兄復爾多故恐不若索居爲便也

一二同心見過正自不妨款洽畧涉他輩便當敬而遠之蓋飲食雖係細故而口腹之徒視此爲重見款者既有得炙之歡不與者當生染指之恨況夫矛戟之危常生樽俎杌鑿之隙每伏笑談加以吾兄腹腸洞豁心在口上稍爾霑濡不覺議論風生知者謂其無他不知者以爲口實蜂蠆有毒所宜慎護昔人謂太丘道廣廣則難周如幼峰兄輩自可時時過從此外惟宜引滿獨酌咏史漢一二篇閒有吟什止可示一二知己旣不宜發揚已美亦不可評駁他作此則兄自知之不必言也

李逢陽

維明江寧人
李儀部遺稿

與黃龍岡年兄

僕舊嘗語人曰一官有一官職事何擇崇卑今之官卽甚卑冗亦只是人不稱官非官不稱人也丈於此時以不可知者付之天而以當自盡者責之己卽胸次亦自泰然胡止官常克舉而已如何如何

秦

鎬

京河南汝陽人
頭責齋集

與邑人

鎬市宅一區鬻金百兩恨貧無長物飄飄片瓦皆從賣

賦羸來幸交有故人落落數椽亦自買山贈到願以佐
公家燃眉之急聊以攄野人炙背之私雖大廈峻嶒不
資寸木然長濤澎湃亦納支流倘使貿而爲絲織細誠
微可備襦領袴腰之用若銷而爲鐵錙銖雖眇足充矛
頭盾鼻之需不厭其卑乃成其大鎬辟如老衲子合頂
浮屠以孤掌鳴成衆掌又辟如野道人捨身險塹將一
心化作萬心謹啓

辭建坊

鎬啓前者建坊之請業已非分求辭今茲憲檄之頒又

爾僉謀議舉庀徒伊始戒事有期伏念金屋輝輝嫫母
貯顏而忸怩響廊孃孃西施振屨以從容履坦無虞負
乘可懼或以鎬處父母兄弟之閒微涉艱苦此譬之茶
與藥甘苦自知令人食之無味或以鎬當山水友朋之
際小有唱酬此譬之蚓與蛩喧寂自解令人聽亦無音
乃居然豎嵯峨干晚風殘照之餘遂覩焉標姓字干大
市通都之內石亦有語山豈無靈如無故而加鞭神應
譴責倘非情而下拜鬼且擲榆在安民愁欲引刀將聞
之而逃必且塗名易姓在輪扁恥爲執鑿卽呼之而至

亦難得手應心且居高者危穩莫穩兮翠篠干竿匿影
况吾老也賤樂莫樂兮黃茅一把蓋頭謹開臆以陳辭
省得名虛起謗冀矜愚而轉達免教寵過生災朗嶽好
存龍山無恙問何峯堪侔峴首願留爲邦良守令墮淚
之需看幾片可代燕然請截爲鄉賢大夫勒銘之具謹

辭

錢

梅彥林嘉善人
彷彿村別墨

與友

迫人飲飲者寡任人飲飲者多故君子之教人但爲人

具佳釀不爲人嚴觴政

李流芳

長蘅嘉定人
檀園稿

與夏華甫

爲兄作此冊稍存筆墨之性不復寄人籬壁但當世耳
食者多識真者少聊借千載上諸君子之名以恐喝之
效顰學步非予本懷令摹古者見之當爲一笑然後世
有知此道者亦或相賞形似之外耳

高

兆雲客侯官人
遺安草堂

與周減齋先生

兆身滯海嶠不獲如魏劭自鬻邸舍左右先生已無顏
色上對古人而徒于射鳥樓下仰觀海月孤懸哀笳夜
起與三十萬家墮當年之淚先生亦何必有此高生哉
舊恩縈念語易傷心不敢復有所云請室風雪應更多
寒伏惟夫子加餐加衣以待陽春千萬千萬

與紀伯紫

奉別以來苦憶幾令元髮白悔當日風雨中不審細珍
重浪以談笑擲分陰也過南浦過旅堂知皆有書迄今
僅見富沙驛一札那能不令人起河山之恨此時計大

兄在真冷堂親菊事當不寂寞但石頭父兄子弟日過
從索觀南海文犀璫貝不知大兄何以示之園館無善
狀惟八月十一日接櫟園先生及旅堂孟夏書爲最吉
祥事敝地人民益無聊弟殘冬嫁小妹發春卜葬兩親
後將去故鄉矣安蔬夜雨之約幸早爲計大兄頃復有
遊地否何日至旅堂幸委瑣示之弟常作詩竟不能成
送大兄詩正如三年不能作詩懷旅堂也交情至真處
遂覺入文字不易然終當作之

張鹿徵

瑤星江寧人

與程端伯先生

十年以來頽放山谷雖海內名碩郤里達尊如先生而未獲時勤教益疎懶之罪踰嵇越阮矣孝翁寓齋一奉笑語而久濶焉久之先生翔步霄漢而弟匿影空山雲泥旣殊鱗翼久絕其爲瞻戀聲竹莫申邇來落魄無似托鉢東牟故人挽留援止而止從開來壁閒見白雲若圖外師造化內闢心源非獨時流所未夢見較前身畫師未知孰勝也所作臥遊圖當不下數十弓千古大觀長安紙貴珙璧駟馬未之能先弟雖棲心物外諸念斷

絕而懷想翰墨不啻調饑望以一二紙見寄非敢言心
慕手追領畧萬一但得焚香靜對骨憂青玉身入鏡中
于願足矣若更出新篇數十首申藤疾掃以惠故人熟
讀詳玩如共晨夕則隴蜀兼收邢尹並集未知餘生有
此厚福否耳草野倨侮幸不爲嫌

答劉元夫

險阻場中稍稍得性命之學一被蒙頭百緣放下貧賤
患難無入不得方信冤親平等皆是導師也閒中無復
妄念惟山水朋友猶滯胸臆耳

與董樵

辱與社兄同聲共氣性命關切景仰高山藏之肺腑得
如農手札知先莊節獲受教于太翁先生世講之誼更
益肫摯亟欲一晤芝眉慰其饑渴而閉置新婦出入不
得自主兼值冗劇不可以請古嶽偉人當面蹉過慙恨
無極弟經年頽放自同土木掛脚藏頭忍饑待盡而以
索處寡居鬱鬱無語因思放眼山水豁其孤憤隨風飄
墮聊復爾爾人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耳然踽踽
之蹤寄人籬落昔慙下惠今愧孫登得無爲大君子所

鄙夷耶形迹阻隔惓款莫通輒錄數詩上塵洞矚亦可
諒其區區也

與劉公勇

契濶蘭襟有懷如嶽聞丁酉秋冬之際車騎久駐白門
而弟以萍蹤流浪失此良覲抱歎何言道兄六翮旣振
雙珠在掌人世令福固已占盡亡友弱女獨力周旋此
在流俗詫爲希有而大豪傑視同毫末耳然足令餘子
愧死矣弟鹿鹿魚魚如蓬如梗偶以台宕入夢擔簦南
游不謂荆棘彌天龍蛇滿澤山水勝境化爲迷陽一雙

蠟屐高掛壁上世閒不如意事大約如此困頓歸來貧
與病俱簞瓢如顏子而無負郭之田襟肘如曾參而無
養志之子老婦臥病呻吟米桶之中諸父窮居愁對衡
門之下學不日益而身日衰道不加高而魔加熾爲人
自爲兩窮出世入世交病清夜迴光通身汗下道兄何
以指我迷耶

上紫淀老

從驚濤雪浪中得天然硯子兩片其質如玉其光如鏡
其受墨如馳而舐筆如濡端歛不能及也恨坡公未及

知使鼉磯浪得名耳敬上一片以助橫掃疾書之興

答姚寒玉

玄墓十里西溪千樹時時不去胸臆不謂從寒道人十
指幻出也一春花信二十四縱有此香無此格非高人
定不能爲寫照耳茶熟香清老衲在座來聽無生話何
如

茅元儀

止生歸安人
石民四十集

與紀竹遠

昨歲出門自分決死不謂又作一年淹再得握手此骨

終付無定河邊不能在世間作醉生夢死人風雅不磨
付之千秋耳以足下之才寥落如此此武壘之所以歎
也幸自珍愛以需其時弗激弗頽此道人死決語也詩
真可稱新調足下何所不宜真令我媿死矣

胡

介

旅壁彥遠錢塘人
河渚集

與康小范

苟茶奉敬素交澹泊所能與有道共者草木之味耳

錢謙益

牧齋常熟人

與冒辟疆

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爲天下士不虛所聞非獨
淮海維揚一俊人也救荒一事推而行之豈非今日之
富鄭公平闡中雖能物色不免五雲過眼天將老其材
而大用之幸努力自愛衰遲病發田光先生所謂駑馬
先之之日也然每見騏驎猶欲望影嘶風知不滿高明
一笑耳雙成得脫塵網仍是青鳥窗前物也漁仲放手
作古桺衙僕何敢貪天功他時湯餅筵前幸不以生客
見拒何如嘉貺種種敢不拜命花露海錯錯列優曇閣
中焚香酌酒亦歲晚一段清福也

與減齋

撫躬責已歸命宿世此理誠然誠然不肖厯閱患難深淺因果乃知佛言往因真實不虛業因微細良非肉眼所能力了多生作受亦非一筆所能判斷惟有洗心懺悔持誦大悲咒金剛心經便可從大海中翻身立登彼岸也荔枝名酒從刺促中將寄不惟念我之厚而好以暇整善敗不亂亦可以占後福矣寄到之日止遠歸荒邨與荆婦明燈夜談徧酌兒女共一懽歎因知喪亂殘生妻孥相對良非容易事也新詩燈前雜誦怨而不怒

信大雅之音也皋橋銀箏尙裹紅淚須歸棹盤桓再賡
魯陽之什耳三家村中都無片楮拮拾非報未盡馳念

金人瑞

字聖歎一名彩吳縣人
貫華堂集

答王道樹

松樹子便已如法種訖今初離立如人也誠得天假第
二十年無病無惱開眉喫飯再將胸前數十本殘書一
批註明白卽是無量幸甚如何敢望老作龍鱗歲月
哉

與家伯長文昌

詩非異物只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
之一句說話耳儒者則又以生平爛讀之萬卷因而與
之裁之成章潤之成文者也夫詩之有章有文也此固
儒者之所矜爲獨能也若其原本不過只是人人心頭
舌尖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則固非儒者之
所得矜爲獨能也承云新作便欲入許用晦之室矣
楊嘉祚

塞雲泰和人

與蕭伯玉

珠固不宜走羶也然宜走盤出盤則有失珠之患矣

張

燮

紹和龍溪人

與黃俞言

垓埏雖大苟無真意氣往來其閒便覺天地亦屬頑冥
而生機之不毀者獨有鳥鳴嚶嚶一帶而已

蕭士瑀

次公泰和人

與兄

他人與人書終日言而未常言如弄珠鈴者上不住空
下不墮地中不著手乃爲妙耳兄書乃棒打石人頭朴
朴論實事將動而血指耳

又

莊周有言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
卒徒而後敢出焉裋席之上飲食之間不戒而疾共殺
之入于畏塗而恬弗怪也雖美疢滋毒然節慾忍嗜猶
可以免惟文人才士筆端舌端殺機最隱招禍最毒古
人之訓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又曰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兄留意焉

李

盤

小有原名長科興化縣人

與李仲休

我輩當從孝友二倫立腳根從生死關頭開眼目從貪
淫世界豎脊梁凡立身行己利物濟人皆吾本分內事
即使磨蝎終身必不改柯易節一切前因後果如同之
天憲之貧慶之富跖之壽置不問可也

與唐宜之

殷棠川先生輯古來循吏酷吏之報題曰鑒懲錄先文
定見而悅之隆慶戊辰與棠川同主禮闈進士授外吏
者來辭先文定各授以此書以故戊辰之榜不獨文章
爵位赫奕一時而吏治尤照耀先後焉夫師弟相別以

一書授受似非甚難之事而入官之始如入暗室忽得一燈心地既端舉步必正數年間一方民命得以衽席特在吾一舉手閒前人之用心如此

與張爾唯

千里之畿劍會萍逢接塵聚首合莫多於燕五方之衆星分霧散祖道岐亭離亦莫多於燕然合以旬朔不勝離以歲年合之佳娛不勝離之淒斷則燕離之思愈深燕離之調倍苦第八上燕京嘆數奇而嗟遇嗇悲歌慷慨之意須臾不釋于胸中益以離愁誰能遣此燕市荒

涼燕臺寂莫燕山黛色燕水寒流燕月孤明燕雲慘結
君亦老于燕者其爲我序之

張幼學

詞臣泰州人
塞上游

與客

夫老死鄉曲達士所鄙顧遠游之難亦不可不知也風
霜雨露來集無時難在天崎嶇險阻風波盜賊難在地
至于人情詭過山魑毒逾沙蜮其難有倍于天與地者
而吾人以一葉之輕漂搖振蕩千中不幾以父母之身
試于摧枯振落而無難者乎浮雲落日人生有涯孟氏

正命之旨諸葛靜儉之說蓋不可不三復云

孫弘祖

令弘秀水人
樸語

答沈甥君善

知甥已南還燕臺得駿復失之於我君善耶讀祝髮像
集句想見甥貂裘大敞時蘇長公言李端叔一生坎坷
正賴婦賢德能委曲順適以忘百憂不爾人生豈復有
嘉味僕每感斯言畧評往事卓文君能令人病荀奉倩
婦能令人死徐淑能令人憐謝道韞能令人服樂羊子
妻能令人廉王孺仲妻能令人淡蘇季婦能令人憤衛

室人能令人悶憤與悶可奈何願甥且作有髮僧繡文
君鑄道韞七寶莊嚴王樂諸媛於火宅中設蓮花供可
耳至於悠悠世人所謂閉門卽山自可少與周旋

答馮茂遠賀兒入學

弟衿尚青兒復著此正恐戀戀故人何足云賀第綵
殷勤誼不能辭爰題二幅范文正公倣秀才便以天下
爲任向文簡公耐官職豈爲此舉自多於迎日列之馬
首如佩長者誨言耳

答沈德瑜

兄知我嗜酒乎正自不得不嗜耳羅襄陽有言龍君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須兄念我

答歸彥先

伯淳先生謂天壤下獨我孤零非天壤下無人人自藕孔中生活耳目口鼻局踖而不堪對耳

示後人

比來王謝子弟俛仰諸貴人諸貴人亦往往魚肉之置田營第如取諸寄嗟嗟李衛公平泉癡淚行復自及曉人當如是耶

周容

茂山寧波人

與史立庵

棖闌司出入而戶則有樞輪輻行遐邇而車則有軸性情者詩與文之樞與軸也車有軸而輪輻可夷可險戶有樞而棖闌可啓可閉故人有性情而詩文歸于一致矣

于奕正

司直宛平人

與顧與治

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僕恥之僕所披覽既遍

更得快遊以歸閉門涵泳而後出子以爲有當乎今雖
間爲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出者是吾候未至也

艾

寧

子救江寧人

與王玉式

潦倒半生落落寡遇自書史山水杯茗之外無適性焉
抱東籬之志避北山之譏春雨迷離旬餘不出偶誦淵
明飲酒詩夷猶自得如與深飲劇談漫爾言和未暇計
工拙也幸教之

高

岑

蔚生江寧人康生弟
蘿棲稿

與羅星子

聞足下遊武夷歸僕如多于羨僕雖未至武夷然二十
年來時有一武夷往來于或夢或醒閒足下遊武夷者
僕將爲遊遊武夷者試問足下十萬峯中某爲崑崙嫡
胎某爲五岳外史某者奇矯若龍門某者秀矗如眉山
某骨俠爲黃衫客某形幻爲紅線姬某者爲龍泉寶鏢
光燄可以燭霄某者爲荆山良璞精氣燦若白虹或爲
瑯嬛秘笈或爲禹穴靈文或者奧詰爲岫嶺碑巉刻爲
爲籀斯筆或氣象高華如瓊臺芳菲爛漫如繡谷某孤

予爲天龍一指某怪誕爲古皇九頭某如九曲夜光玩
者大費巧思某如八陣營壘觀者嘆其奇材某如鬼剗
神鏤龍飛神舞倏爾乘槎天漢爲張騫之支機石某飄
然屏風上行如鄴侯之鎖子骨足下幸一一語僕僕將
爲遊遊武夷記非必樂舌潘筆合成奇觀而遊者不必
記記者不必遊僕欲爲從來作遊記者少開生面耳

與吳遠度

足下移居近僕共竈蒸梨同畦翦韭深歡素心但隔離
有人遂使我豪舉頓失經時跼蹐

孫枝蔚

豹人關中人
溉堂集

與王貽上

承惠示山水閒諸作初讀之目眩心駭既則形神蕭散
便欲作天際真人想先生真移我情矣太白云郎官愛
此水因號郎官湖僕嘗推廣此義謂永嘉宣城山水當
永屬二謝柳州山水當永屬子厚金陵當永屬太白金
此如石淙水溪當永屬東野今大江南北自廣陵抵姑
蘇諸勝地便須永屬阮亭先生當無異議者然永嘉諸
地昔得數公皆風流特起前無大敵一旦據而有之無

敢爭者此易爲力耳今京口則六朝三唐名士題咏之地也卽平山亦久爲歐蘇諸君子所有乃欲起而奪席拔幟爲千餘年重開生面譬如旣生瑜又生亮亦天地僅事矣不謂先生忽開如許奇局遂占盡風月鷹揚虎視前無古人而所謂古人者亦且拱手相讓不止放出一頭地而已異哉擅茲樂事良可賀也亦可妒也僕初歸重以多累不獲奉教左右深足爲慙然知先生亦殊苦應酬不敢又閒溷闖者他日訪游厯所至願野服相從與漁樵數人聽鼓吹入山之曲或不爲高人所拒則

至願也永叔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
共步青林閒然則孫山人又安可少耶知已之前狂言
可存然安知聞者不採爲佳話至于種種不願多及也

范

驤

文自海寧人

與就園

顧陸而下倪黃而上風流未墜不特氣韻高亦緣本領
大耳昔人欲以五百卷益令穰畫心便是此意

江念祖

遙止休寧人入家武林

與減齋

黃子久從北苑樹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荆關遺意今人以虞山片石畫子久以荆關諛雲林老人似未得二家宗法也

胡介

再見

與陳平遠札

一年三秋空過便是一年空過此一年亦在我三萬六千日中消算如何坐令空過弟數日決意西歸捉兄一放浪于山巔水涯中耳定山欲拏舟奉訪或共載而至定山自佳與之語猶有高視遠眺之意也

與孫元襄札

聞平立長往知門下益增離索之感矣我輩以朋友爲性命是貧賤輶軻中之梁肉黼黻臺池鳥獸也并此奪却如魚失水如鳥焚林何以生活大苦大苦

復王鐵山師

昨在邗關得重待色笑接膝數言于水見河于山見岱矣伏蒙垂教諄懇非中有關切豈能至是然介辱門牆二十年矣少更患難長閱滄桑江海橫流確乎孤立未嘗輕動于富貴也況今三十過頭十年學道肯輕一擲

以負生平恐辱遠志故附及之

與扣冰和尚書

懸冰三尺從老人雪霜腴脂滴水滴凍中來非鹿山老
灰心冷面未易擔荷昨捧讀老人書知付囑得人開慰
無量恨帶水溯洄未能卽拜下風然春草如烟寒梅成
雪知同風未隔也先布崩檣徐圖掛搭

答龔總憲書

燈火橫塘蒼茫分手登車返棹心結萬端思後晤何時
相逢何地真黯然也嗟乎介失路之心不能自明而先

生明之介失路之計不能自存而先生存之至雜佩之
解兼粲中閨臨岐之言洞出肺腑人疑介孤耿之迹于
龍松獨深顧孰知知己之誼有令人不能去心者乎南
行之役自省慙恨得藉手買山蒙頭草木結河渚數椽
以待知己頻年倒行逆施之迹庶幾得自見本末耳嗟
乎以龍松之高韻而久局要津以河渚之孤蹤而常停
岐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豈能鬱鬱久此乎吳閫握手
之言介中心藏之矣願與先生交勉之研德疇三吳門
之兩玉樹門下見之定把臂入林者也半千自是我輩

人氣不諧俗非時賢所識也過蕪城時試留盤桓知其
蕭遠耳

復唐中翰祖命書

蕪城別路猶在夢中回首容輝忽忽三歲故交零落河
山黯然觸緒傷懷萬念灰冷年來卽詩文撰著亦視同
蜨丸唯思草木蒙頭向泥蕕石火中了半生未了之願
而已恨買山之計未成猶未免隨俗俯仰浪擲光陰爲
可痛惜耳耕塢年齒已大子瞻所云不宜復作少年調
度也亦宜少留意此事以酬夙昔何如何如昨晤宣城

梅淵老知有道將還故里又聞新有西河之痛衰年遲
暮何以堪此爲悵快累日唯有道達懷善遣須知彩雲
易散泡影難真自顧亦然何況枝葉不宜纏繞復增太
和之戾也別諭其人雖喜追逐我輩以爲名高然胸無
至情而眼孔如豆那能作得度外事來還宜自惜頭面
率報草草

與龔半千論詩書

僕自延嶽堂下見柴丈人畫卷胸中已浩浩落落願見
其人願與其人爲友矣遲之五六年戇叟渡江來備道

柴丈人好我之雅客歲過蕪城入門握手懽若平生覺
爾時形神內外各無留滯始歎昔人所云譬諸草木吾
臭味也于柴丈人見之矣承選定澣內名家詩而遠索
旅堂藏稿今已再三僕沈吟遲久非敢爲知我者惜此
敝帚也區區之意竊見數十年來之言詩者同異相軋
去之愈遠宗鍾譚者破碎宗七子者囫圇有衣冠而無
運動爭體面而乏神明僕之爲詩似別有本末似且宜
堆壁覆瓿俟後世之或知我耳且每感昔賢身旣隱矣
焉用文爲之義平生偶有所作未嘗出以示人又念人

梅淵老知有道將還故里又聞新有西河之痛衰年遲
暮何以堪此爲悵快累日唯有道達懷善遣須知彩雲
易散泡影難真自顧亦然何況枝葉不宜纏繞復增太
和之戾也別諭其人雖喜追逐我輩以爲名高然胸無
至情而眼孔如豆那能作得度外事來還宜自惜頭面
率報草草

與龔半千論詩書

僕自延嶽堂下見柴丈人畫卷胸中已浩浩落落願見
其人願與其人爲友矣遲之五六年戇叟渡江來備道

柴丈人好我之雅客歲過蕪城入門握手懽若平生覺
爾時形神內外各無留滯始歎昔人所云譬諸草木吾
臭味也于柴丈人見之矣承選定澣內名家詩而遠索
旅堂藏稿今已再三僕沈吟遲久非敢爲知我者惜此
敝帚也區區之意竊見數十年來之言詩者同異相軋
去之愈遠宗鍾譚者破碎宗七子者囹圄有衣冠而無
運動爭體面而乏神明僕之爲詩似別有本末似且宜
堆壁覆瓿俟後世之或知我耳且每感昔賢身旣隱矣
焉用文爲之義平生偶有所作未嘗出以示人又念人

之著作老而多悔僕行年四十矣以自觀二十年前之作已心憎面赤讀不能下矣觀十年之作滿志者十不過二三不安于心者十猶四五矣卽今年而觀上年之作秋冬而觀春夏之作滿志者終不如不安于心者之多也繇此以推天倖假之以年倖而得從師友學問更十年更二十年以觀今日之滿志者安知不又爲異日之不安于心者與且或心憎面赤而讀不能下也語云良工不示人以璞則不獨自匿其文者之當慎卽自愛其文者之當慎也茲承有道面命至再昨驚叟促之至

再今牧公坐待錄稿至留湖寺三閱月矣僕重違故人
之意只得錄舊稿十之六七奉正幸柴丈痛加繩削以
收朋友相成之益此弟之悔書也幸毋卽附諸君子剗
刷布之澣內以重弟之心憎面赤幸甚

招減齋

草野荒寒從不敢作地主飲明日已訂林鐵翁與一二
同學追隨先生作竟夕盤礴道駕幸早過荒齋并攜臥
具來瓦盆木榻貧家風味亦不妨親歷之耳

復龔中丞定山書

介自江右還聞閣下有執桐之感感平生見顧之重正
擬涉江泥首太夫人座前并與閣下握手寫心一申契
闊櫟翁至知復蒙慰留陳情不得淹迹京華嗟乎衆人
以異數爲榮我知先生南望傷懷矣介與定山去蘧大
夫知非之年止三四歲矣亦當思一閒著求一退步且
先生試回首四十年來凡人閒世滄桑陵谷升沈平險
以至尊官要津盛名好色凡風流得意之事風波失措
之時定山閱歷疑無不盡矣以今觀之都如一夢更四
十年亦只如此嘗憶唐人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之

句爲有道人迅絕耳定山智慧如水肝腸如雪安得止
以慧業文人自了也此是圓著之第一著然非決絕退
步人難得下此閒著耳留意留意

留啓慙叟

今日與耕塢坐柴丈人桐陰下竟日耕塢爲予書胡萬
贈答詩柴丈人爲跋隰西倡和冊予爲二子題小炤又
成七言詩一首于時風物高閒茶清酒冽吾不知踞高
踏厚中何從有此一日天地也恨慙叟河西傭輩不得
同此浩蕩耳旅道人將歸河渚矣叟來當出此示之

與櫟園司農

江路容輝柳條載碧與先生忽忽別經春矣記垂死榻
前握手慰問倉遽爲別至今耿耿時從鐵老處詢知眠
食無損懷抱有加深慰懷仰介病起益傷身世遂專意
卜居賣藥之計以放頓家累不謂一枝初借懸壺未成
而逋負已及半千迫歲周章都無人理鐵老每過相爲
愁歎而已今春追呼四集只得踉蹌出門復俛俛無所
適從大似禪和子參竹篋子話觸背俱非語默不得老
鼠入牛角矣自顧失笑不堪爲先生道也

堵廷棻

芬木無錫人
九友堂集

與櫟園

畫羅漢不在怪樣正使眉目一如恆人而道氣沈鷺生
人敬畏心爲足尙耳蘭谿貫休十六軸亦曾見之而心
無所矜也只覺其醜獐耳

又

世之光采日生人之性情不竭尋常真正詩料古人何
曾合絡將去會心者自能隨地拈來白雲烟水萬里百
年驅遣得宜何妨清思今人動譏勦襲若先生詩人能

剽襲其單言儷字否

又

琴川說行逐雲閒者亦皆却顧卽爲公安山陰竟陵者
可知矣以踵習之流極議作者之濫觴照眉之皦已粗
苧邨之顰不綠昔人所以恨于臨摹者謂其毒甚于詆
訶也真色人難學畢竟有遮掩不住處逗人青眼吾于
先生集得其亭亭玉立不染一塵處

又

人有耳目開闔處有心思深入處步步引入節節移情

若塾師閱初開筆文字視其思緒所動輒擊節而丹黃之拓其微照與爲大觀非但苦心真有妙用此先生以蒲柳之姿錫以芳蘭之譽也雲司中聲若敲氷熾然積炭每當栢沈月黑奇香繞臥時輒抱此書哦好句以潤澤其胸臆知己會心之句且當骨肉盤桓無言提命矣

與吳冠五

老蓮畫梅故作支離肥白曩常問之答曰須懸五六步看耳遂授以法媿不習也

與高蔚生

昔人謂畫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物其中之牛甚多正不如夕陰塋隴玩此黑牡丹隱隱似聞短笛也

陳士奇

弓父平人漳州鎮海衛人

與陳昌箕

讀書眼欲黠如賈胡到處輒止心欲儉如惜福人飯閒粒墜必拾入口

申涵光

鳧盟永年人

與馬頴公

跼蹐長安斗室閒出戶塵沙塲堞左右市肆雜列秫糟
羶豕鬻炙氣逆不得舒遽歸塊坐庭幙聞落如野僧更
無磬鼓一二老僕羸臥不起幾於自執掃爨秋霖綿漉
宵晝懷抱可知讀蓼龕詩而曠然也如澂潭如蒼嵩如
曉星顆粒如尊鼎斑紋古人剗心刻腎而蓼龕以餘力
及之則力有餘也梁園之厄沈淪蓊莽流離困躓了無
生理而奇山怒水古樹幽禽遇蓼龕俱不敢有遁情有
匡旨哦咏翛然驢背纍纍則蓼龕之所得可知也蓼龕
教我矣

金堡

道隱錢塘人
清淵集

辛巳與同年生

□□□□怨者欲得而甘心焉則將與天下之人共□

□□□□將相將相非報怨之具也然而爲將相□□

□□□也寡矣則不俟吾十年淬劍矣足下爲□官而

亦爲人所欲甘心以吾論之吾欲與足下修怨則當列

上治狀俾足下久任偃僂達官犇走過客拮据錢穀屈

曲鞭撻卽足以死足下足下卽未死亦復魂窘神喪勝

於鼎鑊刀鋸今令之脫然釋重負拙也驅麋鹿於長林

豐草閒麋鹿既幸矣孔多之言不勝其多而無所損乃
足下猶有戒心何也

黃端伯

元公海岸建昌新城人
瑤光閣遺集

與黃子安

久而不晴箇箇拖泥帶水直待雲開日現正眼豁開方
好向虛空裏打筋斗也別峯相見自有作家請足下圓
前話

尺牘新鈔卷之五終

南海譚瑩校

尺牘新鈔卷之六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李陳玉

石守一字玉郎吉水人
退思堂集

與錢爾斐孝廉

門下雄文蔚采一見知爲國士頃聞捷音披衣起舞古
人快知己之遭大雅有吉士之慶僕之欣慰不言可知
矣會城諸事雜沓應酬初畢卽應束裝以備北行大業
方新勝友如雲吾儕政就今日做起擇交謹身省事惜
費全副精神要向寧靜澹泊一路不帶雪霜不足以辦

天下之事不佞潦草十年向時雖刻意如此所恨易流
之性未能脚底淨盡每一靜勘不勝痛悔門下卓品清
絕業已饒此而不覺婆心之贅也亦不自解其真切翻
爲迂矣

與同年

歷觀古來成大功享盛名者皆非有口之士其有口者
十九皆凶敗之人夫發言無序坐起屢更眨眼戟眉揚
袂搖足躁競人也舌帶譏刺目視左右用譚爲正以笑
寓嗔險刻人也枝生蔓引微切冷挑乍細乍亮其聲不

一深心人也躁競者可以理解深心者可以精通惟險
刻者止可默敵無以語勝何也彼其溜視左右者以譏
刺爲能博鄉曲之譽也小人之常態里婦之鄙行也若
往而與角勝適爲所借矣

復諸縉紳爲謝鳳老舉名宦

謝鳳老生平本末倣鄉入士著蔡奉之桐鄉之士則尤
表表捧誦尊揭具仰厚道墓木拱矣而睠懷不衰自非
忠信禮教之邦烏有此身後公論哉念前人而慚後人
之多愆也顧何以洗濯末路以無負三事有道耶

戶部新錄卷之二
二
復錢孝廉爾斐

生人間世原入是非場中聖賢妄庸一切議論憑人猶
如劇場優伶蜂發嘲咲訶罵處皆有趣味莊列二生得
此爲深前事直堪噴飯耳但作令者如當家老婆子只
要無事不妨平平結案耳

復門人吳求履

作令如入螺螄殼中愈入愈曲又如行十八灘一上一
嘆苦考成在即錢糧舊逋爲他人受過尙可爲他人代
償此實難矣區區一令乃煩天下士作愁債之客愁米

之婦大屈事也

與廬陵劉廣如父母

吏道愈久愈難真是苦海中著篙年父母大才爲之猶是弄丸承蜩若弟駑下所謂跛子登山愈上愈躓也民生日蹙寬則廢事嚴則速謗年父母當有以教我

復座主朱茂翁老師

縣事如春砌芟草隨芟隨生應接繁瑣至今日頗似炙艾者累十九後忘其痛矣據目前差可相安或者久而見信乎然時時奉老師鍊魔之教時時惟恐懈惰也

復友人

閱來教所處甚當凡事三平兩滿便是世法饒人放手
極高處若兩家過爲執言所傷多矣非弟所樂聞也

復沈孝廉臨秋

閩海風土鬱蔥秀不及三吳淳不及江右而文學都雅
人士有情則三吳江右不及也大駕長遊得以搜羅山
川考驗人物九曲三山之間入草稿必多矣

復友人

凡兩訟者各據所見無不鑿鑿聽訟之耳何繇鑒別惟

從其彌縫極工處便知其極破綻處蓋天下之人無故而多一語此語必有所爲其極工處乃其極拙處若夫理直者其言自簡了無曲折反有拙漏故望而知其誠僞也

復友人

二三鴟張殊爲可恨業已痛數勝於鞭笞矣我輩猶龍豈鰕鱗鰕鰕所能困耶天下事大度置之則魍魎自破與之爭較未免地步自下一層

與錢孝廉彥林

君家仲子千里神物讀諸刻如入華山五瓣青霞中一切俱非世境荒荒大古又復嬌生響屨簪之五瓣盡處得玉女洗頭盆也久謝六朝典製童心再癢聊復爲之所謂見此子精神百倍也

與門人廖田生

讀書半生一旦作令譬如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落鬼神道中雖復掌人間生死東岱南岳職掌匪輕究竟仰視天曹鼻息耳僕已厭棄門下來歲必十年之字願勿嫁入此中也

復友人

從來揶揄鬼弄終未必勝人也盡其在我聽其在天癡人欲殺偃師明眼人知是木偶機關耳尊諭可以此意相解矣

與某友

向時面談具悉此中關捩但秋風落葉偶然過耳亦復與太虛無關政不須指定何人

復友人

別論世情之幻政足掀髯一笑敝郡前輩餘風不遠冷

戶部新錄卷之六
五
眼自定熟腳徒忙耳

復支比部寧瑕

子瞻學元學而不能久亦如不肖談元學而不能行也
顧下下人常好爲上上人獻策以台臺之空洞英明自
是絕塵仙品聆下士小言得無杭州人聽川貴人說西
湖光景乎粲粲而已

復曹太史允大

小刻原是學究語不足塵溷大方過蒙提撕錫以衮言
不無獸頭加茅屋之譏矣謝非可言惟有佩服無斃仰

承明德詩有之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陳王所以上報名章耳

復楊扶曦年兄

三湘七澤聲名爛然知老年兄負屈百里也如弟碌碌多凶多懼此百里似一太極圈子幾時纔可跳出安心於圈中盡本分事然蟻封盤馬虞其蹟矣

復支曰旦年兄

向夜愧不成禮但月色可人江流無聲風生樹杪更上高臺四望千家正寂萬籟廢吟作令三年拘束苦極今

始得濯魄冰壺則年兄之移我情也

與魏子一

平生好文尙友以作吏而俗譬如昔有禪者一跌失其
智慧昨覽諸君子妙製豈但見獵兼亦喚醒根因撩我
夙慧多矣僭爲評賞恐案牘之目掩圖錄之光矣

徐

芳

仲光南城人
藏山初集二集

與湯惕菴

芳嘗讀古人書碑銘序傳之屬覺其人之生平與其精
神面目剡剡如欲出焉歎人之於世無不朽者獨行與

名之能久存於世如此也而其所托以久存者亦必其人與文之奇偉卓犖足重於世則後之人皆樂求其書而讀之讀之而得其碑銘序傳與所托於碑銘序傳之人而其生平之精神面目亦與之俱見焉苟非其人雖其名與行之自有可稱而所托之文不足取重於世其書固不傳卽令傳之而後之人無有肯取而讀之者則其湮滅歇絕固與世之一善無述者等也故古人之書自歷代史編而外惟歐韓蘇曾數公之文最爲顯重於世又歎以彼其時所列於碑銘序傳之人其行誼不必

皆爲後世所絕徒以幸生數公之時得廁名其筆墨遂
令後世誦慕景想若是今天下無數公之文卽有之未
必兼有數公之人則雖其行之稍有可稱無所托以必
不朽欲令後世之有所聞其可得乎天下之湮滅而歇
絕者可勝道耶獨老年臺之文躡數公而頡之與之爲
肩背而其人則又數公所未易及則向所謂奇偉卓犖
者今乃遇之矣先君子之行不肖輩不敢以私譽老年
臺亦嘗一二悉之而又得竊附於夙昔之末誼則庶乎
可以自托而無所棄矣向所咨嗟於歐韓數公之文與

人而幸生其時得以其名廁者先君子於斯可以無羨
矣雖伏在草莽不得進於史編之列其所得恃以無恐
者知必有在矣不憚謹備行實一帙家乘一冊冒陳清
覽雖猥瑣不足採幸少存其槩俾得廁名筆墨之末他
日讀老年臺之書而得之者將不勝餘榮焉

答蕭明彝

失晤遂已再歲曠濶滋甚矣然人謂之莫往莫來弟謂
之數往數來此必有辨也承示卓上人與子淳兄論難
書甚暢而悉子淳固志于道者豈真墨守門戶不肯相

下無亦其所見固自有同異耶若弟則戶外盲也盲不
識日至以終古經天之物展轉于叩槃捫籥况其精微
浩渺者乎甚矣老社兄下問之辱也若所云異同之際
固思之大抵斯道現前無虞于參差詭祕而人之詣力
不能皆一譬之炤琉璃者青入見青白入見白乃至閃
忽幻變百狀具出不但儒與釋判若敵國卽儒與儒釋
與釋其支離牴牾更有不可紀極者蓋自孟氏以後至
今數千年矣而其斷斷互齟者日未有已也欲破之豈
勢之所易得哉今夫雒邑天下之中也燕之人至焉粵

之人亦至焉其間闡隍塗軌邸第村郭山川風土之屬
燕之言如是粵之言亦如是粵人不耻其襲于燕燕亦
不得歧于粵也何則雒同則所見者固不得以燕粵異
也如使取雒邑圖之聚塗之人訟焉此云是彼或意爲
非此云美彼或意爲惡矣父不能得之子兄不能必之
弟矣何則彼于雒固未至也其所謂闡隍塗軌邸第川
郭山川風土者僅得之疑似髣髴之圖耳烏能測其所
以然哉故所見至則燕粵之口如一人所見不至則父
子兄弟之說不相入今夫道猶中天下之洛也諸家之

論猶自天下之人而言雒也然而有至有不至焉其至
焉者吾知其相悅以解矣其未至者吾亦烏能強以所
至者飫其心而關其口哉故弟邇來有一極簡易法欲
使人勿認儒認釋而直認心認性何則儒與釋殊名不
殊者性也吾自認吾性且不向宣尼尋轍跡而何有于
紛紛者乎假令生成周以前宣尼未生釋迦之教未入
吾寧無擴然證入之路乎如不自認吾性而門戶是依
斷斷然爭之爭之不當祇滋之蔓矣爭之而當而宣尼
自宣尼佛亦自佛也烏能以彼所得者入吾心而附益

之哉而此一儒一釋者不橫胸而佐之鯁耶不自至洛而日與人爭洛之是非抑末也卓上人之見與子淳之見不同而皆未能無儒與釋之畛盍俱化之使至虛乎

答劉子淳

日在煩埃酷暑中想得吾兄松下風滌之關甚不能致也宗敎捧喝本謂掃除一切語言文字使人直下認取然機鋒相對其授受又在理道見解之外想此中亦必有一印合之處弟氣識淺鈍實不能識故恒縮首自匿姑爲其所可爲而已吾所詣之未至而徒仰捧喝于人

猶句讀小兒而乞大成之學于先師也滋勞無益矣如其已至則所謂大者吾自能知之也奚必先師哉宣尼之時及門之士三千人其聞道者顏曾以外能幾焉夫學之貴自得也明矣宣尼猶不能以道與人況其他乎凡弟之逡巡退抑不敢輕持面見當世高明之士者意如此非能有所挾持如來示所云也目下正遷館嘉禾卒卒無暇所屬齋記容澄心以應其他異同之爭付之一默可矣口便與心得原殊無論未透縱令晰極秋毫于吾心受用處尙未有與也何時得晤使人邑邑

又

自季良死而吾輩遠近無不咨嗟悼惜或爲流涕者不
惟吾輩耳山野市販之人至於樵農臧獲亦無不咨嗟
悼惜頌其賢而悲其促者夫人生於世能幾其死而能
令舉邑之人爲之咨嗟悼嘆萬口如一者復有幾季良
于是乎不死矣不然令季良于世無一善可述苟且以
無禍于世更二三十年而季良亦且老而死且至矣而
舉邑之人終無之爲咨嗟悼惜者或從而譏訶笑罵之
如是而生也行肉耳其死也槁土耳安見所稱福且

壽者哉季良于是又可以死也

寄綏安聶桂侯

予黎何辜斬艾未厭目近今之變幾無辭于天之不仁也昔之高門閥里會通大都旣以燼冷烟飄無復存矣幸而有荒裔一片地山之窳奧澤之阻曠溪巖之邃複虎狼蛇虺魍魎之餘土可偃脊而伏與夫殘膏剩鬻之細碎刀几所未到到而未饜者則禍釁必蘖于其間聚族而蹂之擎其的而呼之射若天于此有重獄焉陰爲周內播弄必胥取而辟之斯快者吾求其所以辟之罪

而不得而以爲天之嗜殺爲已甚也如謂非天之殺之也則彼殺人者何善乃獨肆然無患以虐則生以弱則死天非不仁則是于世之善惡懵然無所計較聽其自生自死而已如此而何貴于天乎又不然知其不可殺而生之不得知其可殺而殺之又不得是天之頽惰恇怯徇勢委利與人無異目覩虐者之躑躅吾前而無以制之忍一世之弱而就死而莫之救也愈益無貴天矣是三者卽有善解終不能免一也敝鄉于戈荼毒自夏徂今蓋酉戌來所漏而未盡者今盡之矣昔之避兵者

以山今日之兵乃自深山中窟之小深則小毒大深則
大毒其勢固無類耳貴縣西北近隘于禍想復不免尊
居最南知當無恙山中行旅曠絕無從覓近狀屢欲遣
一候道梗弗獲因離思合覺向來把臂真大快事悠悠
失之乃重自負耳

寄郅陸奕

日浸以馳別浸以久數十里山川限人如此古人對良
友者或如飲醇或如倚玉弟自審數寄生平常有枵饑
枯瘠之鬼尾逐爲祟則于吾兄宜不多接而是鬼于人

深苛無類不但妬其醇與玉併醇與玉之類而亦妬之
則視昌黎五窮抑又加一等矣寒山淡寂舍侄輩非龔
卽暗無可共語以吾兄豪情處此良苦昔姜子平入山
日惟畜蜂豕爲事夫蜂豕何佳而顧業此達人寄懷將
無不可吾兄能作是觀則此輩尙得竊比于深山木石
之列供白眼玩弄未可知如或法說生公抑又無擇也
衷鬱百端不能手口一二

答逸菴

士以隱名不患人侮而患人之不見侮侮則忘忘則隱

之地得矣梁伯鸞一代偉人乃至爲人賃舂跼蹐廡下
其蕭條屈辱又不知爾許狀今僧雖困卑不至人傭勞
不至舂杵未爲失我也又我輩涉世自有中道固不得
苟且以隨流亦不得孤刻以異衆明鏡善炤而物不仇
以美惡之來一過不復有也今上人于所交遊大抵並
多可少始雖膠漆繼必冰炭豈盡人之無良無亦責人
者過詳自處者過隘平行有不得不不可不反而求之也
往陳省公以僧門爲一大養濟院心甚慙之無論他人
卽如我輩今日正其一種旣爾比肩繫籍又足較長短

于其間耶上人盍小耐之委蛇養晦是方內方外同一
安穩法過此二三年東西南北又可再卜所向也

答張蕙牒

此番楚毒備極僵寢者數月殆亦一厄數而僕于八月
初又復感風疾迄今彌月許而昏痺如故舉體頽墮起
處若學步小兒寸移尺徙曉夜欬逆口中齒豁過半一
吞百齧酷類老叟自嘆年未四十而諸色衰相無不具
足是人於天地內不知能得有幾年活矣他無所念惟
讀書未足與天下佳山水多所蹉負爲歉耳因遂妄想

丈夫生長於世事業既無所成就而著書立說求一言
之不朽者以自傳於後此事又非卑菲之質所可幾倖
則惟是山水之間可以放寄牢愁開擴胸臆不至以跳
丸日月擲之促刺枋榆耳生平一汎長江三厯西湖而
皆一過而不能有九華五老諸峯僅於烟雲閃忽中接
其半面而已至於天目虎丘浮玉諸勝皆於跬咫尺之前
失之豈非數哉此行一息未先朝露扁舟隻杖與汙漫
焉亦固失晨之補也抑又妄想古之人官於其地其所
務者不止堂皇簿書作俗吏事類能極其興會所至汎

濫討剔發其奇祕如永叔于滁子瞻于黃子厚于永其
筆墨所遺尙足使人流玩弗置貴鄉古雄邊地大行王
屋之奇軋天下聞人碩士踵屬于世當年草草葺月如
盲如痿于向所謂名山異跡未能稍稍有所攬涉諸同
人輩傾蓋得之轉盼失之豈非人生一大憾事故常形
諸夢寐月以數計閉目延眺光影歷歷此亦精神冥結
不獲分解者也僕幸薄有微藝星相蓍卜皆嘗曉習邇
尤深于堪輿之學自謂于今世界虛無倫匹此數技者
又皆方外所不禁廢苟得一日絕羈而去馳騁盤薄雖

不能宿糧三月長塗單旅以是數者濟一鉢之窮當不
至困也而頻年夢想因得尋而踐之恣其揅討期于滿
適又得以備聞昔日之罪狀稍決其矇翳向來知與枯
苑榮落之不同與池人民盛衰變態之各異足歷目涉
各盡所意亦一曠逸之舉也此意蓄縮良久于故知前
乃一及之目前踪跡異宜未敢造次輕有所謁他時握
手韓王第一峰杯茗劇談暢乃百倍又不知旦夕烟霞
得曳高人之轍否也

答鄧日生

生平淚不輕墮十年來惟國變先君子喪暨令府君而
三耳當時旁觀唧唧以爲此潛然者從何處得僕亦自
訝自問然不自知或者令先君知之也若詹詹小言尤
愧荒俚失次夫肝膈之與喉舌其膚裏相去已不啻數
折矣况腕指乎况又移之豪墨之間乎接手敘感孝思
之無窮復自慙其有情不克自致也所示令先君相成
隱志此段心期真非猶夫人之父子雖然令先君之事
畢耳有生必死年兄無過戚也且年兄昆季在卽令先
君在矣年兄取令先君之生平者勉之卽令先君生平

也更取令先君之摩切於三十年來者益勉之卽令先君之終身而摩切之也木之相木無有二根燈之相燈無有二火豈親若身而顧有二體乎令先君所不了年兄了之若爲半數令先君所待竟年兄竟之則全數矣乃僕因有蓄極思吐者從來送死之禮葬爲大祭次之所以綏死者之藏而隱其魄也古諸侯以及士庶之喪無有過時而不葬者過時而不葬謂不能葬春秋譏之其或有過而未葬者雖出三年人子之服不變所以著其情而必其時也今世之俗詳于祭而畧于葬甚者先

世遺骸疊累非一身有高堂邃宇之安而乃不能爲其
親營尺寸之士衝風苦雨嚴冰烈日之吹蕩凍炙而莫
之顧恤如此而于古之委壑者何異乎大家如此小民
之窮窶不知禮義者奚所法乎而吾于祖父如此卽吾
之子孫將復奚責萬一而有水火盜賊意外傾崩震撼
之患其爲疚戾將奚贖乎此雖人情積情昧於輕重緩
急之所致亦世俗陰陽拘忌之說有以中之如年兄者
知斷斷焉衷於禮而不爲俗所惑者矣與令先君有骨
肉生死之誼于事之重且急者固不可以無言伏惟炤

諒

與陳伯璣

弟常言天部所轄數種最雨無情使人冷落淒清有朝
無日有夜無月又偏與花爲妬與春爲仇與離人遷客
爲惡緣與竹杖奚囊爲敵國古來篇詠悼恨不一我輩
十年來韶光強半負此若使天路可梯當獎率同人膚
懇上帝永遣此物一意晴朗使水水山山一年三百六
十豈不快事

答傅瀛濱

每焦愁索莫中接吾兄一談或時手吾兄數字便爾色
起神王如織屨兒同南陽耕夫踞圖指畫時不復知身
在草廬風雪中也嗟乎吾儕何可一日無瀛濱吾儕如
鳥中子規自是天地間愁種愈多則愈愁至如瀛濱則
催花鶯燕也

答蕭明彞

兩接手諭具悉老社翁爲壽昌殷切之至意弟於此亦
幾大聲疾呼之顧呼愈急而應愈緩卽固不可如何而
弟於此猶有歉者以其所以呼之道未盡也昔時有駮

子者其母疾亟問之人人曰是惟割股可拯之也駢子
曰不難鼓刀而出衢有卧者曳其足而刲之卧者驚號
殺人而駢子掩其口曰忍之割股拯親殊美事衢之人
嚟之皆失聲夫知拯親之爲美不自割而割人宜人之
不能聽也今弟寔實不能自有所割棄而日以不情之
事號之人無乃與刲衢人之股以除親疾者同一可嚟
乎人之自愛其股固其情而柴立之骨之不足於供又
其勢不知病者將復奚策也

答傅平叔

十年夢想一曙得之亦以一曙失之喜快相尋未有若
是不測者歸來辟匿空山僵卧再月念西溪一步地薄
分尙難領受何況天邊五老台札至讀之溫生於背霍
然坐起若弁言過錫此自爲大集中添一首絕妙文字
如弟卑卑何足勝此晉人有善叔寶而耻其美之不若
者使叔寶載而已爲之尾則之野野人輟耕舍負踟躕
瞻盼各失所以行國中而國之人若沸焉而其追馳戀
慕者塗爲闐而轂爲軹也而是人乃遂驕語于人曰吾
行之傾人如此其謾亦甚矣所以然者叔寶先之也而

是人者不能以美致人而能以叔寶爲餌則人將自致焉卽謂是人之能傾人亦可也今弟以平叔之言爲叔寶庶幾生色哉而其尾之載者或亦得析其榮以分其盼乎人誰樂以美遜人而其所以驕人之意固不害其爲自知焉彼叔寶者固不難以其餘美乞之也今時之麤知書薄負才者莫不有意於古文詞與學爲詩而其所謂詩與古文詞者尙未知其爲何等物乃遂覩爾騁逐于世豈歐韓李杜千百世而一人而今挺生之衆與其詣就之易如此亦見其不知耻也如吾平叔少游者

乃可自命爲古文詞與詩而自弟所攬接天下士不謂
無能古文詞與詩者卒亦無以過吾平叔少游若是則
斯道所當取裁而就則者將在是矣而弟雖鄙劣弗類
亦常致力于是敢自護其愚而不以進哉吾兄許以爲
近則近之矣如不然者固當棄所得而學焉又不知吾
兄所謂近者果近之與亦姑取其誠而恕其責耶

答益庵

昔李松求人血以塗病鶴行東都之市遍目中所遇未
常見全人也卽松自炤亦馬首夫松固唐一良宰相也

至比于全人之數松卽亦自諱其馬首于嵩鶴之曉然
且不可得況其他之魚魚而鹿鹿者乎善乎布袋和尚
言一箇人世豈易得耶前時亦以此意畧爲炤索四望
聞寥較松爲甚不得已專覓一二有心人分途物色之
冀遇一袒臂翁丐一針之血亦足以報也乃去後多時
寂不見應豈人之祕其財固甚於血抑東都之市尙未
有人耶又豈有人特未遇耶如僕熒熒窶處近復有先
君之役舉體瘡痍醫而剗肉在大師尙曰等箇人而至
如僕者又將奚等嵩鶴如逢應笑其全人之未矣

崔從 五竺寧德人

武夷與黃帥先

吾頃泳水中央不知雙脚踏穿白雲翠靄幾千萬疊

吳宏 遠度金谿人家秣陵

與減齋

萬壑響松風百灘渡流水是趙文敏最得意巨軸今爲
婁水王尙寶收藏僕末之見而以意爲之世間尤異亦
自夢遊幾度然後見更妙

與吳冠五

天地間有凍不怕之呂米桶燒不死之介子推黃金臺
土阜而已

邱象隨 季貞山陽人

與慕鶴鳴大令書

弟猶憶浪跡聖湖看花仙邑忽忽三歲矣雲天引領南
望爲勞門下游刃繁劇逸羣絕倫天曹一席延竚已久
咫尺雲霄之上耳視家兄浮沉嶺海何止雲泥耶愚兄
弟落落寡交唯與西陵胡彥遠稱異姓兄弟記明公履
任時論列江左人賢愚兄弟屈指彥老爲第一人比聞

頗爲明公所禮重然游從已數年聞彥老踪跡不一至公庭三年從無一白事明公閱人多矣亦足以想見其爲人而知愚兄弟之非阿私所好也頃聞其買山未成方經營一廛百畝以爲養親之地其故人中如曹秋岳龔芝麓兩中丞與愚兄弟各有解囊之助然酌水行潦止可餽饍門下能分廉吏之俸錢如鄒公之于安道者乎傳作湖山佳話都門諸公多彥老石交一時感頌盛事或不止愚兄弟已也非公不至傾身下賢古人正有相成之美耳此書并未嘗使彥老知也

吳國對 默巖全椒人

與王貽上

讀七題名如乘騏驎處處制以銜勒而逸氣自在乃得之簡書嚴程之餘興會所至當不止爲一時佳話君家損齋遊京日記云平生登覽尠有窮日自幸不爲俗吏所纏歸舟對妻孥猶津津道不能休也此游此語可相伯仲而題名以簡勝正畱無限烟嵐在口角外也伏枕人惟有右手持藥碗左手把王子題名舉眺天末向金焦北固諸峰影塔然而已

劉榮嗣

半舫簡齋曲周人
古歡堂集

與成先生

戊辰

聞新上聰明天縱其視臣下每有不足之意召對既行
諸臣無一語當聖心上曰這就是召對了麼真可謂有
君無臣故意雲龍風虎別有際會必非見在諸公可當
五百名世之任因與蓬元先生縱談他日至治之相至
吾師齊下一指不覺相視而笑也持局者視不勝猶勝
也處今日之時與勢而不知變計又何怪乎傾心吐膽
于崔魏失身辱國而不知耻哉旭日旣旦雖有陰翳不

八別集金卷之二
能不破吾師似亦不必久待也經筵啟沃所關不小片
詞得解群籜不振而自落矣駕輿何日可勝翹企

答盧德水

讀書而病與飲食應酬而病孰愈乃弟尤願年兄以讀
書却病勿以讀書取病也寂寥閑談之中饒有一種苦
趣以詩書作聲歌以古人當朋友以節勞減食當醫藥
此亦塵世修仙之訣矣弟嘗言讀書時好處卽在讀書
之時若到發跡以後其味索然於今每憶當年好處真
如陶靖節作桃源記想像追思不可再得也

回王受人

別久矣以我思君知君思我至謂開府秉鈞頌禱則套
期望則幻不意知我作此妄語唐瞎子又刻唐詩十集
評語大有可觀只恨其念念欲駁詩歸示人以不廣耳
清泉白石得暇搜句想其囊中珠璣正復不少珍重密
藏不肯令隻字落人間乃索僮父敗絮耶不敢奉命大
貺謹領片芹爲報瓊來桃往殊失詩人匪報之旨弟嘗
自稱曰貧道此之謂矣

又與陳睂公

某待罪京華時搜昔賢遺跡屬在郡內者表章之借名
公鉅筆以顯前修爲劉去華酈道元張茂先賈浪仙四
人去華則思老記而書之矣浪仙弟僭爲記而孫伯觀
書俱已刻石道元茂先已有作者但未脫稿耳近過吳
橋晤范質公道及乃云四君中去華第一尙有一人氣
節可配去華而功烈過之兼長文墨折節下士世或以
武人掩之若操闡幽之權論著何得獨後且當此時而
求先鞭用世與定力迴風者不及此人卽貞珉無色矣
弟心動應聲曰得非張桓侯乎噫記去華惟思老記桓

侯非眉公先生其誰敬因希伯敢告記室如蒙慨諾並
祈大筆書賜卽煩希伯刻石明春攜以見貽弟無足數
桓侯亦可謂古今不可少不能多之人矣更得鴻篇雙
垂不朽

與楊崑岑總漕

漏屋漏舟亦頗相當若台臺旌旗蔽日鼓角動天三軍
之士俛首聽令智勇之將伺敵而殲之捷報轅門凱歌
宵震豈中朝倏懦之宦偃僂兢惕一醉無時咲啼不敢
者可望萬一哉弟且匍伏河濱縱世人問水增半尺便

喜慰非常向漁網買三寸鯉鯽救饑口涎不到地甫探
頭蓬窗外卽渾泥洒面引襟袖拭污斑痕狼籍累累又
何敢向高牙大纛侈言自在耶日俟戎車旋軫一望見
顏色粗了公事報天子仍北視河道於臨德等處從聞
宮丞簿中作夜郎王耳

與路皓月

人生順逆命定之矣躊躇計較無用也所謂君子落得
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彼從功名起見者何嘗必得
功名哉章通政發倪鴻寶揭帖而倪不損劉榕陽發通

政私書而章以百足立疆豈非天哉親翁又何過慮爲
漕撫叅于蕃至於提解入京毒矣而于蕃得免于潁州
之難鳳陽守被劾且畱候代而賊至被殺禍福之來又
豈人力可得而趨避乎餘俟當得再報

與張恒山

弟治河無狀羈身徒苦方員並畫南北交馳人言日至
市有虎而母投杼安得不速老耶河幸通運且過半其
人眈眈未已也驄馬多冠甘作鷹犬誰謂宰相無權哉
伎倆如鬼禍福如神除却治天下儘可稱才弟悔不三

舍避之再承念謹以實對

與暉道生

足下高眠霄漢俯視塵凡顧獨戀戀念敬仲不置則敬
仲亦可自幸非俗矣佳畫迥然筆墨蹊徑之外摩詰自
命前身畫師以至宋元諸家本朝文沈無不以文人得
畫名讀書破萬卷豈獨爲詩用耶五唐人皆唐詩別調
清虛冷雋塵外自喜一經高人洗發韻致更覺新妍古
人顏面時賢眼孔應俱轉動鑒拔之權重矣服服謝謝

回練任鴻

侯年兄來得手教極感相成至意任事而得禍弟久已
甘之顧慮傾人者中以穢垢所關于爵祿輕所關名節
大耳此番若無諸君子在內弟豈有瓦全之理乃今年
兄行矣侯年兄又已出都弟且不暇自念而爲世道慮
不能釋也論者不察動曰調和曰虛公天下安有君子
小人並進爲調和而半陰半陽不消不長可以爲虛公
者使人皆明白其行事忠直其肝胆君子何樂乎分行
別類如水火之必不相投耶弟里居習懶去邪扶正非
所有事年兄其實圖之初見大作驚喜過望顧如弟之

詩與字何足問哉而不敢不呈醜者于年兄之前五內俱剖奚有于是矣

陳周政

子鵲營山人
蝶菴存稿

答王普瞻書

近世詩人眼孔小極已投獻于李譚之門作彼重儷復何望哉齋中無事讀石丞等詩不如看齊梁小兒爲得也病起喜看昌黎長吉義山昌黎文章少中用者獨詩絕妙耳何古今但誦其文已也長吉童年調嘴胸無墨汁玉樓見召自是天上不用讀書人如蔡少霞寫山玄

卿文真長吉本色安得不天然集中幽異恠誕之語說
鬼正其神處說苦正其樂處亦可喜也義山不然有來
厯有根據雖用僻事而一一可考唯蘇子瞻可以繼之
來教瑰奇二字豈足盡之乎卽子瞻之詩亦未易讀彼
其傀儡古人調和衆味命意使事迥出意表蓋從義山
一派窺出三百篇荇菜壘觥匏葉冰泮微意風雅正派
正在于此而獨被不逮之誚魯直輩可謂有眼睛乎來
教謂義山錦瑟詩拈首二字爲題卽無題義最是蓋此
詩之佳在一絃一柱中思其華年心緒紊亂故中聯不

倫不次沒首沒尾正所謂無端也而以清和適怨傳之
不亦拘乎

與杜六符書

世間惟修行學道有精進無退轉此外皆當習六鷁法
矣一切有爲比之泡影是非至論安有束帶名場側身
挨過刀山劍樹而但以太虛浮雲視之耶台兄之歸正
宜慶不宜弔也弟謀升斗養遂遭黑風飄落鬼國苦趣
備嘗看無官人皆若上真散聖六符先生曠懷朗識其
肯以彼易此哉日夜圖歸倘得遂初擬攜手幾省之顛

俯觀下界作何起落此吾兩人談心時矣薄芹遠將伏
唯叱存聊代驕驕一片

再與王普瞻書

莫知其所來莫知其所至風也說者謂起於青萍之末
盛於土囊之口口所以言亦所以食食者吞之言者吐
之胸膈之間逼而成響非強作也夫人呵則爲氣呼則
爲風誰謂詩獨士大夫有之乎但士大夫之風不失之
陰霾則失之諛浪是晉唐而降皆衛莊公矣豈不哀歟
病起無事判花纔畢取國風諷之欣然有得頗覺古人

情性躍然目前旬日之中筆墨丹鉛遂至狼藉名曰風輪昔人睹飛蓬而爲車今敢謂車之卽風乎亦曰三神山非羽輪不到耳其成文而不可注之簡首者有三十篇已付梓矣此碎語也名曰風輪小品先致請教不審有當否

姜圖南

滙恩錢塘人

與張繡武

足下出九死竟生耶人生如駒隙死日苦長生未必佳于死也吾移濟南足下來游岱宗登日觀峰觀東海日

初出豁然清眺盪滌死生場中殷憂煩慮何必出死

李

雯

舒章華亭人

答陳大樽

被放以來兩接手書故人拳拳彌增感歎雯身世相迫
已到窮崖不得津梁更思反步此今日之戚戚所以倍
篤於往年也弟成人兄弟六人五年之中已折其二自
理髮莖十白其三鬚亦有三四莖白者鑷之既去旋復
更生誠恐桐柳之姿望秋欲替既無竹帛之勲復廢名
山之業修名未立身同委灰則出處之事都爲儒冠誤

盡此霎所謂一夕而九思臨殮而不知七箸者也憶曩
時比肩並起之彥不過六七人今惟偉南及霎將爲碩
果而偉南道心彌腴霎也世趣愈惡顓顓居一室之中
四面環責皆蓄至深之望懷不憐之心顧此微賤之軀
乃蝮蛇怪鳥爲天地間憎惡之物以形爲累不得轉化
近復以脾濕發瘡肢體攣如臂不得掉步不得揚仰卧
看屋梁側面對籬條時呼舍弟捕秋草上青虫致諸虬
蜉群鬪階上曳足觀之一爲解頤天下之可欲有大於
青蟲而人之競得有甚於群蟻者我未知造物者亦一

睨而視之耶抑細瑣而不見耶思之不得日影移尺而
休焉其無聊也如是正欲伸遣愁疾思得出門顧此措
大面孔無處施散亦患無結伴相從者今幸有我兄爲
地主轅文爲旅伴便足振策一來寄其感興轅文偶有
平江之行俟其歸時卽與同載計到越中以明月爲期
耳魯元之窮頓久爲兄所憐今來會稽學釣任公子得
無助之修其餌綸乎

又

委作蟬鵲圖贊率爾成之苦不清邵夫蟬之爲蟲隱纖

柯食清露性不傷物而物或傷之此如中散學道而被
刑將毋高簡致患耶螳性貪忌宜遭賊禍正似鍾士季
見殺不足悲憐向使二蟲相搏倉卒未殊而鵲也擇肉
而羞之則螳之斧未能斃蟬而鵲之喙必先碎螳是蟬
可再生而螳爲必死此又可爲先發殺機之戒也莊生
之世以今望之猶爲上古人事之變未極故但著見利
忘害之言以震思之其義不止於此欲與足下共暢之
因小叙中不可沓拖此意猶鬱故復緒論及之以爲談

諧

與吳子遠書

夏秋之交屢得晤言胸懷少開自八月以來則前後六年困苦駢集一朝矣頃小价自長安歸云密之到舍弟逆旅聞弟復被落頓足浩歎欲作書而不能成字知己之情抑何沉篤悲夫歲月如馳人生能幾堪頓足又不知自此以往足又應幾頓耶足下於弟又一密之也陳冤訴屈本是無味但遇故人此懷頓發又復不能自己余日解遣惟有馬文淵兩言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旣而思之又殊不類蓋文淵本扶風豪士自隴蜀至洛陽時

計其年又僅二十許然已歷說王侯遨遊萬乘披襟武
帳之間抵掌雲屋之下安可謂窮哉丈夫遇明主爲上
將折衝千里封侯萬戶馬革裹尸乃其由來許國之願
又復不關年齒矣向使伏波生於今日窮在青氊之上
老在棘牆之下聚米之志不及展跼之景不及見行
無下澤車出無款段馬使馬棧下黃口小兒三年一擲
榆之吾不知能更作此語否卽作此語又誰爲聞之而
誰爲傳之耶嗟乎儒冠之禍使吾父子相離僮僕相侮
妻妾誣詬朋友曠疎獨行無聊咄咄書空目鳥雀爲上

賓以旭日爲慈母望乞兒若神仙視雞狗如龍象當此
之時無論人類凡有血氣者皆勿若之矣史稱馮敬通
坎壈於時常有凌雲之志然敬通少時亦常將十萬之
衆拒兩國之命扼掎豪貴捕斬劇賊親強項於世祖然
後爲大漢棄婦使震得此而後賤便已陟遊帝庭奚啻
凌雲而已哉擯斥不繇明主屢違不以譏謗冥頑不靈
忽然坐老昔王昭君恃其顏色不事延壽遂以丹青見
汙沉淪永巷會有和親之事奮然請行以爲苟得一見
至尊遠擯絕域至死不恨耳今聖主之求賢奚止如漢

元帝之好色而延壽之徒比肩接踵豈復能揚蛾睂迴
龍盼耶子遠足下遇已窮矣日已暮矣身無黃金買丹
青矣惟冀足下之儔登天門造紫庭謬以姓名一達天
子然後退而躬耕浩然長往使煌煌聖朝有一人隱士
垂之史冊炤耀無窮此誠鄙夫得意之日沒齒蓬蒿榮
於槐棘矣

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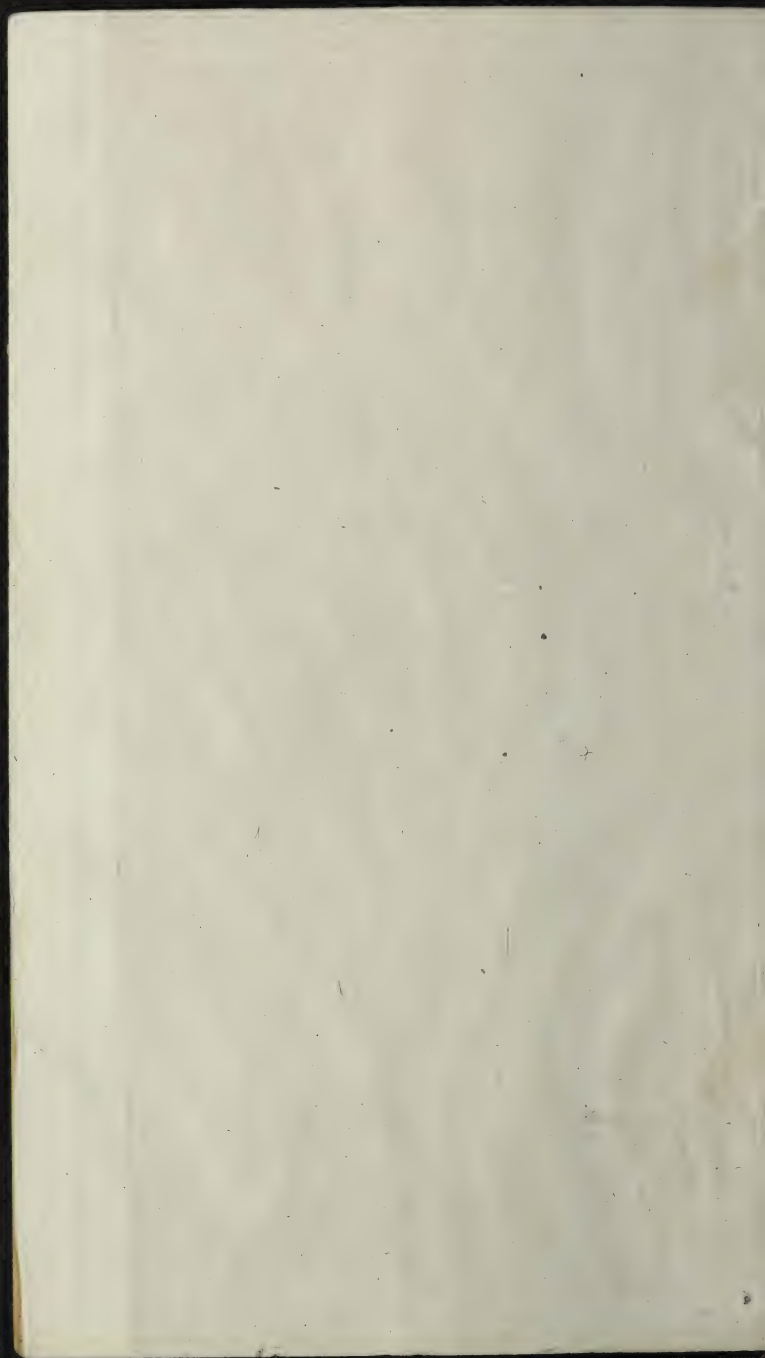
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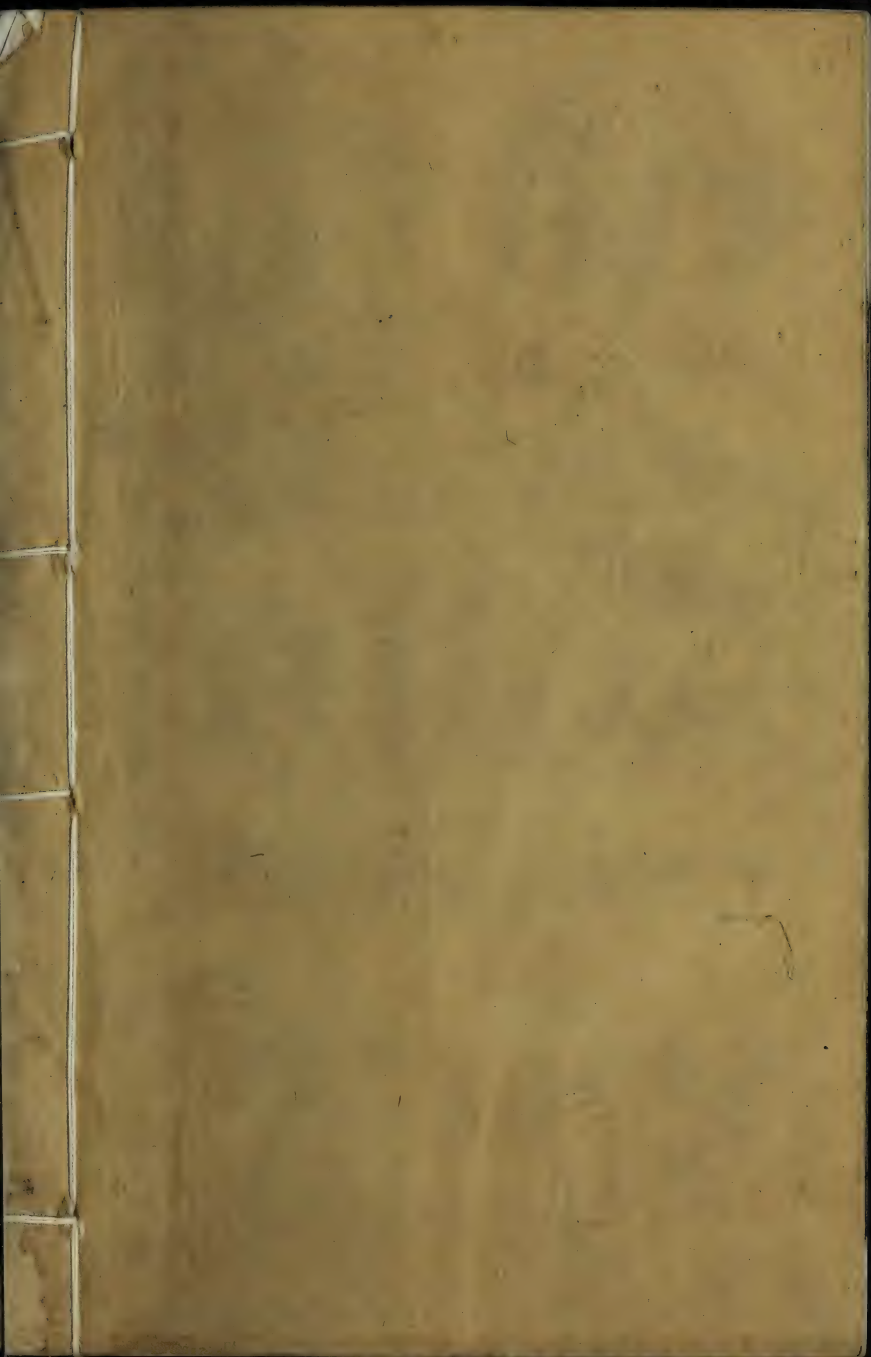
非鳴崑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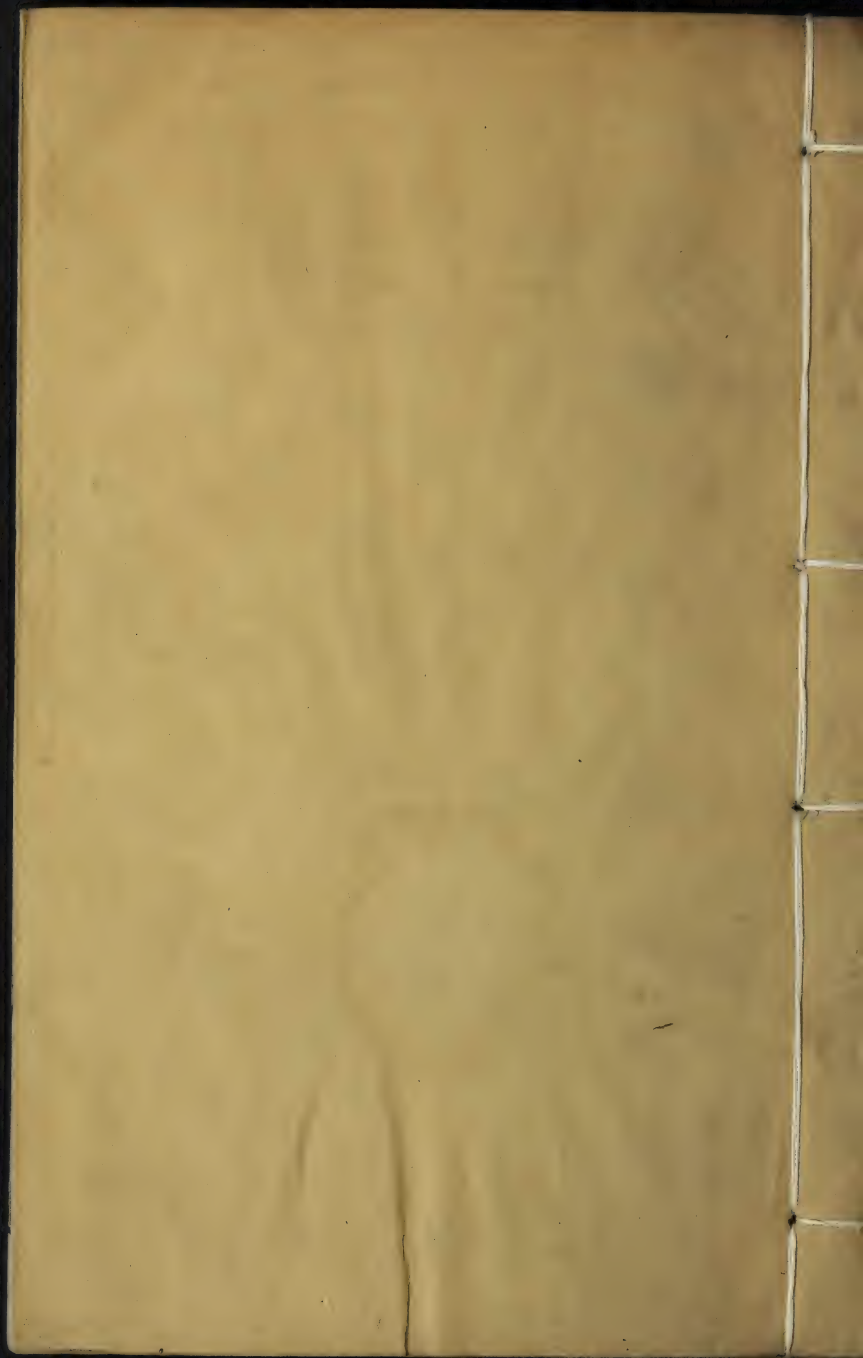
與張公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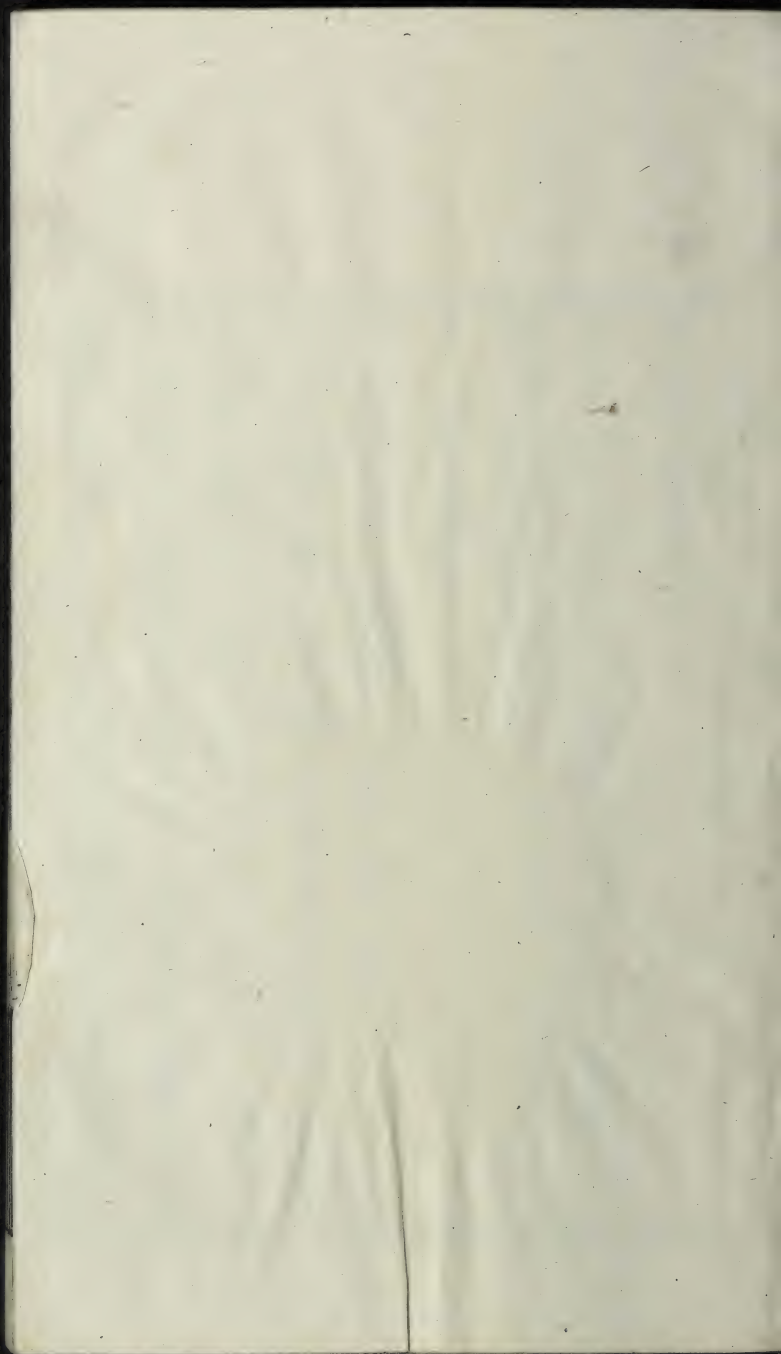
往弟之燕適齊過晉魏所遇諸人蓋有不問及江南貴

公卿而問公亮者造物以名與位兩字簞弄生人而君
得其一君之屢挫得無天以是逞其忌而示之罰乎然
吾聞天之忌名人必使之委頓窮悴厯嬰勞飢而後厭
其心旣厭其心則必回嗔作憐以爲吾之生才亦原不
易也而後大任之君近者可謂委頓窮悴之極矣天其
或者回嗔而作憐乎









尺牘新鈔卷之七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萬時萃

茂先新建人
旣園初集

答李復初

讀大刻淵古已殊舊觀佳序淋漓更驚異撰至於詩堅
七字之城字據二王之壘文人勝事兄遂欲一一將去
昔人以朱異爲不廉復初似欲過之矣聲詩一道我明
二百餘年不可謂無人然正嘉以前多宋元藹氣北地
信陽崛起後之爲詩者遂至規倣初盛唐不敢爲開元

大歷後半語久之聲響雖似氣格愈卑徐文長起隆萬之間江袁中起鍾譚後競數君子非苟作者彼實欲自爲唐詩不欲如世之規倣爲唐詩者今誦其言合者十七離者十三才固有不及也乃今之不欲爲唐初盛詩而強學爲數君子詩者又至裂吻聲牙間雜淺俚合者十一離者十九彼不能爲數君子而強欲爲數君子之詩氣格已卑聲響併失向之學爲初盛唐詩者如今人摹擬王唐之文失之必爲庸弱今之學爲數君子詩者如今人摹擬歸董陳艾之文失之必爲穢亂兄云

不欲步步唐人恐反失唐人真面目此已得今日作詩
三昧但願兄熟讀漢魏人及陶杜諸公作而善用之參
徐袁諸君子之意破世之規倣爲初盛唐詩者無習徐
袁諸君子之局蹈今之爲數君子詩者大都學詩如名
手臨摹古畫法書初紙乍脫尙自依稀從臨本轉相傳
寫再四而後漸失故形不若更就其原本脫之乃復佳
耳弟自蠡測辱下問遂不覺娓娓盈紙

與李龍侯

弟不肖章水荒寒懸車束馬坐困明時雖與龍侯數年

仰止尙無由賓壻一見每讀史武帝見大人賦恨不與
生同此時帝於長卿千古知遇然當年此語幾同僧父
弟乃於龍侯知有同生聖代之喜邗溝章水竟阻話言
此猶五十步之笑百步耳蘇武子數歲以來懷琴出入
未遇賞音近乃獲稱龍侯之友蒯綏在客仁及車魚廣
陵去淮陰近向稱漂母之飯王孫者以其雙瞳炯炯照
及衰寒過此封齊而王千里雖隆準何足與阿媪爭只
尺之惠於王孫弟曾作送人淮上詩有遙思乞食王孫
者千古書生盡感恩之句則弟之感兄乃當過武子耳

時聞近況知奉倩之悲踵以衰經倚廬深墨願龍侯自
愛武子屬作嫂氏輓詩數月苦病病乃在苦思作孽遂
不能與筆墨爲緣且知兄至性淳深方在哀疚亦不欲
遽已斷鴻淒鶴之語增其摧絕耳不次不莊

蘇

桓武子新建人
遺稿

上馬劬思先生書

桓啟老師閣下桓嘗讀書至韓退之每上書宰相自言
其抱道好學及困苦阨鬱之情輒泣然太息謂才如韓
公者古今所間見何至爲此書也又讀書至孫明復嘗

見范文正公公曰秀才何不自重時謁顯貴無益也明復乃告公以親老家貧凡往來道路不憚勞苦者萬一以爲親耳公爲蹙然使居太學月得錢以奉母後十餘年明復講學於泰山之下聲聞東南則繇公存之也竊又感文正公之子見石曼卿言二喪在淺土卽以麥五百斛貽曼卿歸語公公謂當以麥及舟與之其父子仁厚發於天性如此桓則竊伏自嘆旣無韓公之才孫石之學而困苦阨鬱之情迺百倍之家亦有親之喪弟妹皆長大未婚嫁而徒饑寒鄉黨之下爲親戚交遊所厭

棄雖日嗜古學爲文詞顧獨不遇于時焉然又不能俯
仰里巷往往遊於通都卽尊嚴如閣下貴爲天子公卿
輒不自量間上所治制稅以溷閭人而閣下復與進不
棄或薦引之此卽古人之待昌黎諸君子不過也嘗竊
聞之士窮見節義乃向者三君子所爲得無非耶觀後
所樹立尙廉耻立志操一介不苟者也而或數上書宰
相或數謁顯貴或以親喪告人何哉蓋其志欲行道向
學而不自裕於力不得以有成所以不惜鳴號於知己
之前者有以哉雖所上書宰相賢否不可知要世有如

范文正公父子者則亦可以情告矣桓不自量竊思發憤向學以自成其志顧常迫於饑寒而又有親之喪弟妹復長大不得盡婚嫁此卽諸君子處此或亦不能無言於知己之前歟伏惟閣下仁惠被於遐邇忠亮著於朝庭而又好士不倦卽鄙賤如桓教誨飲食亦無所不至矣此豈可自默默耶因錄所爲古文詞十篇附以薊西雜詠二十七章伏冀閣下政事之暇賜垂覽焉又自懼其唐突迺引古之人事相類者以自寬釋然終恃閣下之有似乎古之人也遂敢盡其愚

報陳龍媒

桓白龍媒足下西礪傷離遽焉易歲彼此岑寂浩歎何如承惠遠書自憐憐弟悲不堪讀旣念足下及弟所以爲吾者當必有在但患讀書少名根深世事糾纏如病在體悲樂紛來不以其正耳弟家南州僦居買粟遭讒覲閔千倍足下下第以來日對寒溪擁懷苦吟突煙間絕自謂春氣不復荷被雪霜旣去卉木遂榮簡俾之間時已初夏矣士君子失意落節磊塊不堪咄嗟展轉難以言譬稍獲知遇趾昂氣粗好惡橫中蒼白易外古稱

達不變塞者今無人焉願同足下勗此日月四時之候
環處其勝吾所爲吾當不爲時移耳伏念宛涇多賢山
水甚佳足下講道讀書於蓆門茅屋之下此已榮遇他
更何云羽便敬箋奉報無繇會合千萬珍重

與梅朗三

客秋辱垂教甚切緣邸次多事未及裁答死罪伏承糾
繩拙詩益以矩墨引領宛水每想一見盡所欲言不意
蕪關獲侍左右得盡生平爲快未有契闊迄今常深思
慕弟于詩實無寸長但緣兒時愛作偶語率意所會間

有小作此正候時之蟲蛩蛩喁喁而已其於風雅騷選
之原漠然不識何似初見時人追法袁徐諸子心頗不
以爲當又不樂世人摹長吉者便用長吉字句以故嘯
歌之餘偶爲臨倣琬畫纖巧無裨於道旣焉悔之嚮往
柴桑至其澹然無營更與賤性相適間讀李杜愛其勁
拔奇聳之致出人意表藉以發舒憤悶少慰岑寂初未
敢求奇自見卓然思存今古之間也伏惟足下詩文之
妙近世希有竊揣其意所營文章歌詩皆不欲在漢唐
以下爲志甚偉弟深壯之至弟鄙薄謬受獎許白門愴

別思之凄然每江上煙暝羣山餘雪輒手足下詩篇放
歌中流覺昔人濟之江淮必使蛟龍繞舟之語不我欺
也近作何似郵便乞相示庭生龍媒治先諸兄道意

黃虞龍

俞言晉江人家白門海岳先生子俞邵兄
二陵雜著

別蘇何蘇

竟別矣乃不敢時時過恐黃花翠竹桐葉楓心都增我
別愁爾自念吾黨居以筆墨相守行則以筆劄相寄固
不寥寂不然居樂也樂形骸乎鹿豕也行悲也悲皮毛
乎兒女也故於瀕行日但錄所作以別他日臨風而吹

卧月而聽雪舟露笠之餘一彈三弄大地草木皆動何
必握手始爲聚也

與陳眉公

泛柳湖日色淡融水意平遠目青山小小如几案間物
已復天水連綿一望無際久之汀洲半點鷗鳬可親推
窗凝睇夙懷頓飽致問眉公此去蓬壺幾里

與廖傳生

古能詩者未必能文能賦者未必能詩今則白丁黃口
拾人牙後自命兼才倘一失足醜態畢露憶陸機有云

文適多體欲便不清此語竟似爲僕襪材下一便宜法也

與鄒公履

誰于香烟初發寶幌乍張歌舞正濃賓朋方暢絲肉迭奏鼎沸滿堂時時朗誦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之句然後倩善筑者悲歌易水泣數行下於是筵饌盡徹賓朋不悅履劍參差伎伶失色四坐無言寂如長夜我於此時忽覺自會

示俞平

讀千賦則善賦觀千劍則曉劍蘇子曰疵病不待人指
摘多作自能見之

與李君

李善圖章

若使君家丞相命章陽冰操筆北海奏刀自當妙絕古
今然而爲之後者其難乎君苟能臻能具二品亦可以
不玷門風矣吾恐能具二品大不易解

與客

古今能文章之士皆胸中無物眼底無人無物故河山
大地以至蟲魚花鳥都足供其筆端無人故先秦兩漢

百家諸子只是我尋常交往少則證義畫之爻多則衍
天龍之義酒籍肉帳悉成佳編怒罵嬉笑無非至論昔
之坡仙今之卓老庶幾近之乎

與繆太質

不是真正剛如百鍊人不能爲達故廣陵可絕散而箕
踞之鍛必不可起不是真正柔如繞指人不能爲達故
猪酒可同飲而投梭之齒亦可折

與宋比玉

張元長云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余初甚駭此論及讀

龐公語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故阿羅漢名殺賊然則收根塵之賊者亦善用吾殺而已矣

與俞平弟

林和靖以梅作妻鶴作子可謂千古絕韻吾以爲不如尙立之宅生白之室快心之書觸鼻之香沁脾之茗浣塵之水寫韻之琴離垢之竹牽愛之石豁性長命之佛經道藏醫俗之名文法書惠風朗月時要我賢內佳兒可令妻子作梅鶴

與聞子將

湖南之遊非得仙舟勝友芳時賢主如昨日者幾不成
善趣矣蘇堤一帶飛來半尖丹楓點于南屏翠柏環于
小築而孤山岳墳雷峰保叔各各標奇露秀兄詩所謂
半楊湘雲一簾水可知人在畫中行是耶非耶僕坐煙
波歷亂中已神眩目瞶不能盡說矣有未盡者勞兄爲
拈出僕生客之言不足信也

與宋比玉

夜來月色映空庭如積水令人至不敢蹈弟通夕爲之
不寐俄而雞鳴鐘動悵然久之

與客

迎大人於姑蘇大人先之任國子謂姑蘇曰下一水可
達遂不攜一卷在舟中數晨夕作千百迴腸轉不得片
字相妮見肉帳酒籍忻然披閱正如張睢陽羅雀掘鼠
便足一飽客有嘲余者曰讀書如黃鍾大呂俞言乃王
藍田食雞子耶一時絕倒

與傅遠度

三月春暮江南草長飛花去樹流鶯亂啼行酒郊垌遊
女雲集旖旎妖嬈目睛爲奪而山色波光淡宕絕人無

形無影之中殘春忽送新夏若來一歲關心無過此時

與葛震甫

昨在郭聖僕會中見近時諸名輩正平平無奇耳乃知
見面不如聞名也坐中有僮哄然厲聲曰只要千秋人
敬重休管物議沸騰不知一時既騰物議那討千秋敬
重出來況所經物議者又未必皆負冤屈此處却不照
管雖才凌沈宋亦何取乎余嘗舉似孫子京子京曰柰
深人逃躲何余應曰宋比玉旣言之矣世間自有明眼
人在自然逃躲不得即使逃躲得一時千秋後依舊時

有明眼人翻他的案依然逃躲不得也

與劉今度

黃貞父先生謂甘蔗有渣螞蟥有殼皆是食物一恨某對搗汁和酒剝肉調羹如何先生笑曰南華節錄史記纂要愈令人恨恨矣

與鄒滿字

古來奇逸之士皆胸中負如許無狀喀喀欲吐而不得吐故發之歌咏行之詞賦或使酒罵坐或擁少挾伎或呼盧陸博雖云習氣未除總之英雄不得志則用以自

穢耳寧有真實哉

與顧與治

某性懶著述間有涉筆脫卽燔去頗不畱草居恒自笑
身非烏帽紅袍何以刻文集令人稱爲山人詩文不堪
爲美女夾鞋樣只合送官府封書帕是不亦醜乎此語
稍聞于何稚孝先生先生乃以書讓我曰斯言出使世
人謂子只理會八股取烏帽紅袍的秀才不會作詩文
壓倒山人的漢子矣且得如子作百千萬紙至于百千
萬部豈不世界中絕新光景絕奇意象又何必燔去然

後始異今之紙蠹木災沿門覓乞者哉

郝

敬

楚望京山人
小山草

與王百穀

翰墨雖遊戲亦頗能崇人尼瞿二老副墨過多年算皆
不及耄惟柱下長生檢其文字纔五千言若檢翁不知
過幾五千近時王司寇汪司馬老作蠹魚乾死案頭豈
二豎傷人翰墨爲祟耳翁眼如曙星口如懸河省嗇用
之皆是不死之物而以狼戾於喻麋陟釐無當也相愛
之至效其悽悽如此

片山錄卷之十
寄繆大質茂才

大質足下天地阨塞宇窄流光駛生死迫羨足下能以
一斗酒銷磨塊壘箕踞蓬頭儂儂作吳語數聲捧腹一
笑世上機穽都盡每暗中摸索白晝觀想真崎嶇厯落
可笑人也

與田肖玉

吾里中士子异言异服婦女披緇持梃子修西方其老
人年耄酒色衰憊則問鼎器拜黃冠講嬰兒姪女養豕
燒丹市井下戶炊菽熟先飯沙門求福果而饑餓其

父母與兒女家廟則奉佛修羅天神人鬼而黜祖考世
教民風旣至此矣請足下勿更益薪改步而趨就平易
使下里愚氓信足下無他則人我蕩蕩平平偕之大道
希聖希天何以加此

吳懋謙

六益華亭人

與張友鴻

先生席世貴享盛名而能與憔悴專一之士較其豪釐
分寸其出於性而全乎學耶

張

象冲高州人
石龍鳴草

上伍國開師

身倚橫天之劍手彎明月之弓有事則大箭所加旄頭
夜落無事則彩毫色動上苑花愁師許之乎

李繼白

夢沙臨漳人
望古集

與同社

余暨漢公醇子讀書於魏武雀臺高處追七子之風流
弔西陵之歌舞漳流斷岸激浪橫舟漁畧歸來夕陽山
紫且風風雨雨可作詩中佳畫得句索筆墨急書之適
且快意一時之第與不第非所計也

與張曉人

近代何李之後矯以竟陵兩相救則相成兩相勝則相
絀終復鼻祖長沙未爲極是而雲間之選虞山之書其
安所適歸乎

惲向

道生香山武進人

與樂園

逸品之畫筆似近而遠愈甚筆似無而有愈甚嫩處如
金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爲俗人言也先生遠辱致
書敬爲小冊十種苦停舟而待不能效古人五日十日

然拙速巧遲亦是語病嘉陵山水無粉本頃刻而成亦
惟意之所在而已想當發笑

伍瑞隆

國開鐵山香山人
懷仙亭草

寄王喜賡

燕市醉別遂仗劍出都門不復顧世事過東山偶感柳
色情端復起憶我攜手親如盟兄者不自知其淚之下
也方信古人無別淚無非小丈夫若我輩者焉得不淚
乎

又

隆愚賤末品自顧何人師臺儼然加以布衣交好之誼
隆生平只能守孤尚閉門獨坐開門獨行不特當路少
所干謁當其得意邁往妻孥之不相見者動厯旬日魂
夢之所不能通遊揚之所不及到師臺從何而物色之
若以爲斯道中不可少之人哉細捧鼎函字字肝腑區
區苜蓿下吏旣恐其志業之無成復恐其衣食之不足
腆賜至再雅注隆極隆伏而思之則天之雨露風雷地
之汶淮濟洛所不及也韓昌黎一代山斗三及宰相之
門而不得報子厚之於權補闕子由之於劉長安皆狂

言疾呼以驚聽者之耳而後得一遇其視今日何如哉
東坡謂黃魯直曰觀其人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
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然則隆之得遇於師臺其古
道乎其古道乎典型在遠山斗何依卓錫泉邊芙蓉山
下門墻之感可禁精魂

又

病中得台臺一序二詩遂以當藥方信大道術人造化
在手字畫尤所各損佳贈草茅下士當其情之所鍾輒
欲唾手正如嬰兒在懷抱中呼號啼哭以索梨栗爲之

親者或且不堪而終不可以爲罪也

上葛介龕直指

伏蒙台臺傳諭將高州府新修志書聘隆訂正刪補□
□□□信史春秋尙矣扶風之作已亞龍門陳壽□□
□□□□六朝唐宋類出崇公偉匠之手而不能不遺
譏文移取嗤朝報況今日哉今日之不能爲馬班世代
限之也況一方之文獻不盡詩書秦漢之言而旬日之
經營又非談遷彪固之業欲一操觚而闔郡許爲信史
豈隆之能哉伏惟台臺定其體裁授以旨義使捉筆之

際一一遵行隆自當矢公矢慎以成盛典至於梁園授
簡滕閣畱賓類略世法之煩以發文心之淨并乞台臺
曲賜寬宥凡奔走晉謁所不及者悉少矜而恕之李白
所謂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良有以也苜蓿小吏野
性未除不覺言之狂妄罪當萬死然常情爲下官者一
語搶地頭與足俱隆獨抗聲論列於直指之前不復知
有忌諱則台臺之優容下士憐才無已之盛心也嚴霜
之下不廢春風士樂開誠人懷奉法上爲國家養董狐
之器下爲高涼開一代之文台臺之大有造於西寧有

既哉

范文英

仲闇內江人

刻李鍾合選與友人

伯敬胸中無多趣只有此一點意思在冥杳間要將山水情態強逼而出青天白日之下便有鬼氣中人

又

伯敬好裁而筆下不簡緣胸中不厚耳內薄則外窘遂有綳曳之病故言裁不若言養養到行止自如伸縮皆無浮理矣

與張文寺

心思苦得無益道理想得無爲竟陵蓋有不必深強欲
深原不深強視爲深之病

陸 陞

左城仁和縣人

爲外母與外父書

竊聞鳥名比翼嘗棲連理之枝襦號合歡更繫同心之
結瓜葛連於井上萍藻寄於水中莫不松柏爲期絲蘿
永托況夫系由名胄獲配良人雞鳴警旦敢傲齊美
草裁詩還同冀缺方欲固磐石於千年侍錦衾於百歲

而干遇旃蒙支逢作噩初平學道曾遊寶婺之山

乙酉春有

婺州之行

王粲登樓猶有秦川之望不意運匪登三數丁陽

九鄉瑯興赤眉之師鉅鹿起黃巾之衆北望湖濱青鸞
未合南奔嶺表玉象長分義安主之幔前花曾溼淚衡
山侯之幄裏香且從風猶以江南阻絕尙羈開府之轅
薊北初平自返少陵之棹而一下石頭之帆遂應李官
之選時授高涼司李白馬山前征輶遠引歸鴻亭上雙鯉難通
異秦嘉之給使目玩帝城豈許邁之求仙心畱金闕至
於今耆息足琵琶之洲避世菖蒲之澗

隱於粵東郊外

門外七

松自名處士庭前五柳人號先生而屢出秋胡之金數

聘茂陵之女延娛延媚更搖鵲扇桃根桃葉並擁蘭橈

時尙有二妾室鮮千金誰買長門之賦錦非五色難迴刺史

之車豈才本相如應離溝上何罪非李婉如徒樂浪況

夫弱息猶在冲齡初習方名未嫺翰墨雖情同趙至時

聞釋卷之悲而家似邴原不免過鄰之泣此皆華司徒

之嚴整不聞謝大傳之雍容尙遠故鄰遷太學猶欲斷

機客過新淦未遑剉薦至於遠棲異域遙念鄉關雍門

之飛鳥秋風少卿之胡笳牧馬望鄉臺上心傷鴻雁之

來楊子江頭腸斷秦淮之客人之情也能無悲乎而且
粵嶺瘴深蠻鄉心嫉相逢仲祖應來介葛之譏卽遇郝
隆亦有媿隅之慨白雲黃木恐異丹樓火種刀耕難同
荷鋪豈如遷疫癘之邦返鶯花之國苧蘿嬌女仍近鴟
夷漢水名姝相隨交甫而性非郡主委髮猶憐事異王
公騎羊不怒庶幾張翰之志已全尙平之願可畢於是
長辭市裏老避墻東椎髻布衣願就灞陵之隱伐樵採
茗同入會稽之山雖步兵之厨難得而居士之屨可售
何至陶潛失職行乞道中仲山埋名傭工街上若謂身

畱南浦橡栗自資客在湘東馬裘已敝一唱思鄉之吟
永絕故人之問不知路出南州常聞磨鏡人來吳市漫
學吹簫蘇季子之負書趙長平之步擔我思古人寧殊
今日倘欲希金張之貴慕陶猗之貲始賀驪駒方歸桑
梓則心迷象郡夢斷虎林生遊荔枝之洲死葬蓮花之
寨楚國招魂豈知歸路秦人收骨未識何期慟哭蘇城
孰敕虎丘之祭棲沉蜀壤誰全馬鬣之封初染翰而神
傷繼揮毫而魂絕所以瓊樓春日心憐萸嶺之花金井
秋風淚落桐山之葉

黃嶺桐山
皆粵地名

燒玳瑁之簪悲同寡鵲

墜鴛鴦之瓦驚等離鸞雖窗外合歡未能蠲忿卽庭中
萱草誰肯忘憂爰作素書用憑青鳥是知紫臺遠去猶
還青塚之魂黃鵠思歸尙有烏孫之咏豈女子有情獨
丈夫無志哉

梁以樟

公狄宛平人

與龔半千

亟欲過幽居孤桐靜竹間茗話半日柰解纜匆匆不得
消受清福命也如何佳畫須密如無天曠若無地賴此
以過殘夏也畱一使在道院以待

胡從中 天仿淮安人

與龔半千

聞足下四月一日閉門謝客不具衣冠就樹鑿窗掃牀
獨宿爲休夏百日之願不識果否果爾吾恐十洲五嶽
尙罕其人誰信城隅有此恬淡之士也所讀何書閒中
仍拈弄筆墨否僕思將一童子載米茗鹽鼓之類仍借
居比鄰小堂月好則共談久雨則賭奕亦不敢數數過
也秋風稍涼又復歸去足下能許我乎特訊

諸九鼎

駿男錢塘人

與胡彥遠

比者江淮與盡遂巡濟上思欲一尋齊魯諸勝九月
三日已抵真源先生官署土山之隙有軒子三間僕得
棲托其內陳列經史諸文集燒燭朗吟宿鳥驚起時更
人唱籌如哀猿凍雁與書聲相雜遂以爲常日或無事
登土山有石如砥每坐其上槐子戀戀霜雪不摧隔垣
柏樹虬立時有長尾山雀啁啾其間樹隙卽千佛巖蒼
翠掩映拱如立屏僕顧而樂之竟遺忘其身之羈困也
偶得伯紫喜樸園南還詩因憶會飲旅堂新蟲叫露夜

月泥人宛如今昨與張表叔同和此詩僕既重櫟園之
爲人率筆直書不食頃而十章俱就張叔爲之掀髯一
笑後三日張詩亦成遂書寄旅堂使知我輩寂寞中尙
有如許勝事也

黎士宏

愧曾汀州人舊字愧孫
托素齋集

與曾弗人

詩雖小道僕凡所爲瘁心力於斯者豈朝夕哉當其意
匠揣摩開窗覽卷每一抽思輒環庭疾走至兩足如槌
十指如脫仍復起坐呼燈伸毫塗竄由今思昔豈獨家

累輕閒亦遭時太平士得閒心卒業卽就苦猶甘耳今
四海鼎定士之才者驅車擁蓋馳一旅之師而過人國
有供帳稍不如意命一卒謹呼城中十萬戶皆菜色引
領其卑者亦佩刀帶劍用繒帛如沙土乘醉卧道上傲
睨行路人將使一困頓諸生立於其前操卷出袖牽人
而告曰我元白我李杜吾知引慚不暇誰復聽之乎然
旣已知其無用而猶且執筆長吟若僕者真可謂不識
時務之人矣

俞琬綸

君宣姑蘇人
自娛集

與姚孟長

再客太末善病如初風光欺髻每鏡自驚山櫻野蕨之
思無日去念

與周玉繩

別時未春草也今且枯楊吹盛矣引頸拂霄恍猶褰袂
皋蘭清露尙有餘芬所恨過去風光疾如飛繳未來日
月淹若蚍蜉屈指後期再親雲上真晷刻三秋已昔人
謂拙病宦情少嘆息此言語真味長常想人生何處不
可以容七尺乃有此一業境非苦非甜入之頭焦額爛

脫之無奈絲牽令人日老於壁上可歎也

又

三衢橘柚之鄉久客於此一身酸澀

與繆當時

淞江濤春明柳與年丈醒裏平分夢中交換然而通問之書曾然蓋自有心期而竹素桃文非所言贈也弟嬾骨嬾情與仕途相謬受事來雖有一念樸誠斤斤細節頗見知於上下而情與事違病以愁積兩月前以萬不能忍亟草文移改敎而畏而思逃逃乃益繫幸同玉繩諸

年丈預爲之地天涯兄弟向中禁僊求吹蘭蕙香者此耳

又

讓人一步高人一籌火星在身不得不振稍與火遠切莫吹動恐我吹去風逆還燒耳

與客

人生苦境多已至我輩復爲舉業籠囚屈曲已靈揣摩人意埋首積覆瓿之具違心調嚼蠟之詞兀度蘭時暗催梨色亦可悲已

與陳古白

弟自出榜後殊自慚愧才華如古白尙困鱗池中我胸中若得古白半分錦繡則今日一第亦傲以爲當然矣

與王太玉

弟如食蓼蠱身在苦中不知人間有何許事屈指不遠稍還堂下侏儒之債便以六年三徑之資營漢陽樂事老其生年兄飛黃日乃弟守黑時矣此語足券非世俗言也

與林若撫

冰入爐火有消而已必不變而爲火此寒德也

答友人

凡不得意文皆思路不開時所作踢壁苦陞燈昏據案
神痺欲僵氣憤欲淚如此苦境諒我與子俱嘗過矣故
不忍棄去俱付之梓才不才皆吾子也秀穎者吾愛之
彼以驚而受賤憎惡不已繼以敲朴吾憐之吾於憐之
者尤睠睠焉

答友人

家大人嘗語小子曰吾爲文寧唇頰爛不襲唾涎爲官

寧面皮爛不受眉眼爲鄉宦寧姓名爛不入官衙

唐

時

宜之烏程人
巾馭乘選集

答錢彥林書

竊惟心志之與才情如主與婢婢不妍平時無以爲歡也然不歡而止矣閨中少婦對之解頤然主人得之也深而婢恃之也素主婢相狎於不分之境至其悍然橫行而猶能持之者此唯剛主能之耳然婢與主人俱傷矣今夫人行文心欲往而意輒入之意欲然而筆輒達之欲不自喜不可得也亦曰吾喜吾才耳庸何傷比其

忽啼忽笑主人爲彼使而不知縱然知其不是亦不能
禁惟極刻責人時時用工夫人差能禁之心與識相戰
而不能降周身之血氣俱受其困譬如主人與愛婢反
目家之大小騷然不能寧居平日之家人所以視乎婢
者重也故夫與其猖狂而禁抑之莫如當得意時自愛
其嘖笑後雖微抑之而不甚怨

又

弟日來與湖廣李愚公談文霸王力拔山兮氣蓋世手
用大力渾身俱在兩手況能分其孰爲左手孰爲右手

哉然彼時霸王皮肉之中肝經血氣必不混行于腎肺
經血氣必不混行於脾雖周流貫串而脉絡當自井然
吾鄉之文脉絡井然而患無拔山之力楚中之文有拔
山之力而脉絡患其不井弟觀尊義出乎我鄉之類拔
乎三楚之萃大抵具拔山之力而於井然之地不無少
忽又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聖賢又或者恃彥林之
才情以欺彥林彥林以骨肉待我弟不敢路人自待也

與友

蠶不得桑不能吐絲然使執他蠶而飯以桑則其所變

化亦不過糞土焉爾已

與友

身怨心枯心怨身羸身心交怨吾將抱此枯羸仰訴於
帝易一副傭保骨善飯而強帝若不許則并致其鬚眉
天邊一鶴蘆邊一雁饑餐飽飛誰爲籠繫惟帝其允鳴
呼古人問天幾千言何曾接得老天一回字我今抱此
枯羸欲向天公換傭保換鶴換雁聊作此癡夢耳

與袁州平

記州平教弟者曰男子出世不與乾坤撐持一番雖文

章做到極處終如婦人女子低眉歛衽巧針細線何足
誇貴蓋勸弟揣摩以逢時也顧未幾而州平之刑猶夫
人也無徵之言將不信乎朋友豈惟朋友卽弟亦且有
疑焉當時蘇秦遊說天下國家何處堅何處瑕皆厯厯
有實據紙上城池有何氣力幾竿而亂一掃而滅其孰
從而揣之六國人主止此六副肝腸某君可誘某君可
奉某君可驚皆厯厯在吾掌中可走其腹以故言無不
中今三年易當事十六七雙眼睛易十六七副肝腸且
當事者臨文如公庭斷獄唯其左右非有宗廟社稷存

亡呼吸之慮誘之未必喜奉之未必嘗驚之未必懼其孰從而揣之霍渭厓爲主考出人問場中好尙何如渭厓曰尙命命好而文好應有收好文者命好而文歪應有收歪文者命歪者反是人皆服其公確余謂此言猶未盡此中之利病就使十六七雙眼睛皆收好文其取舍當不一也就使渭厓先生取所閱之卷而重閱之其取舍又當不一也其孰從而揣之功名一道天人我鼎足用事其孰從而揣之頃見人作燈戲扮明皇遊月宮故事一蓮草之身而半爲明皇半爲馬何榮辱之殊致

其孰從而揣之嗟乎州平我輩俱作燈帷中戲具牽扮
未了須其商一持久之長策

答張夢澤先生書

病骨飄零絕無歸處且寄身枯寺寺中有牀而無被旅
中有被而無帳今向僧家借一魚缸晝夜坐卧其中友
儕憐而止我時戒以勿言假使昔人以缸爲牀則我今
日有牀而無缸諸君又當憐我無缸矣有牀乃知無帳
之苦無牀何所求於帳哉幸評此況較文字何如也

與徐穆公

西湖之妙余能知之而西湖之病余亦能知之昔人以
西湖比西子人皆知其爲譽西子也而西湖之病則寓
乎其間矣可見古人比類之工寓諷之隱不言西湖無
有丈夫氣但借其聲稱以譽天下之殊色而人自不察
耳不獨此也卽天半峩眉昔人以爲譽此山者無以加
焉由今思之隱然有引之以入於婦人之數而不許其
獨爲丈夫者公穆其能首肯焉否也

答方孟旋書

大教云大石師莫作好人想想以先生根器深重故作

此言如弟輩則未敢承當此語以時自審似勇猛而必遲疑者禮義廉耻之心也似恬退而必馳騫者酒色財氣之心也安敢據其似而忘其必乎先生功行固非時比若細細推求恐亦未能竟斬絕耳然則時時作好人想猶恐墮落何敢遂不作此想耶但不望報不邀名時以如來不受福德爲心其庶幾乎

又

先生日逐疲於應酬以時杞計亦以精神可惜神靜則就於裏精息則滋於生學道生子二事皆必使精神有

凡別新金卷之一
餘地而後自然赴於其中若碌碌應酬縱然不竭不困
必不能轉而他之也願高深垂聽焉

又

昨時歸寓氣甚短因而念先生氣亦甚不足多言傷氣
人皆知之思之損氣惟時久病乃知之所以老氏塞兌
虛心並爲實腹之地文字之債幸堅壁謝之欠人銀債
輪迴必還欠人文債東君應無此小帳簿也文之行也
雖不能止乎禮義亦當發之乎情情之所動而文行焉
雖病猶有甘處若夫無情之詞不幾爲妓家送別之淚

乎健人猶不能堪況其病乎

與友

古人之於言也言其餘而已矣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
悅乎言學言習言悅千言不可盡也盡學盡習盡悅亦
非子之言也言學言習不如言而言之言不亦言乎言
不亦言乎不如言子曰言子曰又不如言子曰以上之
圈也如生旦未登戲場舉步將離戲閣而其胸中之所
欲言者浩浩乎已在座上矣此歸奇於扐之際也

答薛更生書

月片新錄卷之十一
三
聞兄與蕙道人爲了觀謀人山之地弟謂了觀春秋未
老膚澤光悅若使壯心不死境靜則根益動莫若趁此
色力行脚四方行行作務但使苗枯花謝了然無依然
後一片蒲團可了十千世界耳

與李仲章

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係也王介
甫一代儒者然假使其爲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
下不受其剝害

與友人論詩

里巷歌謠之作男女詠歌各言其情計當年當有有其
音而無其字者而先王譯之以爲經夫文理之極深者
無過於聖人至其譯田夫野老之語終不敢少用其學
問以掩其本色殆以田夫野老爲草藁而先王爲清藁
一派空濛之氣遇於無形而斯以爲詩也已矣唐人深
不如先王淺不如田夫野老詩之廣於唐而衰於唐何
惑乎

與沈雨公

余嘗上下古今幾爲才人怨婦掩卷躊躇有設身極不

能處之處如明妃初遇單于之夕摩詰見脅祿山之時
秉燭徬徨不能寤寐良久乃能破悶益亦幸而畱詩詞
一道以瀉其悲憤無聊之氣假使古之才人生於結繩
之前更無有筆墨以發其淋漓之感百世之後誰與聞
之見之也哉

周積賢

履道華亭人

與弟西臨

五十歲作賦又一年作騷頗有可觀四五年間可得百
餘首後經兵掠遂盡亡之亦不復作直以所長在此故

慎自愛見聞不足恐小用之耳昨乃夢爲賦輒著通元
賦以自況敏而不工無乃爲長卿所笑

鍾震陽

百里元洲宣城人
偶居次集

與某

何事不可爲乃惡是爲耶兄云爲惡者需才與勢竊以
爲勢重才高者必不爲惡神龍威鳳一出而萬彙改觀
夫非造物之才勢乎若豺虎之皮人將寢處之烏乎勢
烏乎才耶承台諭卽當盡法

張賁孫

繡武錢塘人

與周減齋論詩

五言排律對仗精工要須奇變僕生平憎黃金白玉翡翠珊瑚等字故閉目不看類書然闢空撰對雖卽席百韻何難今人輒挾奚囊平居專湊無情之對堆積已滿則借題填典故耳雖雕鏤刻畫寶相莊嚴終是匠工了非元氣又僕最耽少陵而五言排律猶有遺議叙事不忌村使氣不怕蠻只讓社老一人後人學步不得卽昌黎石鼎聯句殊失大雅不可再也

又

自北地宗法少陵幾於神似信陽頗以爲譏至空同集
有戲效唐初體諸作文人相輕自古已然秉採兩家之
長斯爲入室于皇常言今人擬古詩如童子描朱點撇
粗成之無未辨又如俗優歌曲檀板頻敲宮商絕響豈
其然乎倘外具體貌中含情致文質相宜秉經酌雅世
有作者吾其庶幾遇之

康范生

小范安福人

與周減齋論王于一古文

自喪亂以來高明之士救死不暇遑事筆墨後來之俊

又無所師承以意求合學歐曾而氣索步蹇摹晉魏而
膚腴神枯遂至兩失無復一是得于一出毅然以大家
爲法而其才其學又足以副之真可謂救時之具矣顧
以余論之如于一所爲極難耳萬陳諸子當海內承平
文事方盛時卽吾鄉會城先正尙存典型猶在而同郡
以及臨汝吉陽諸郡皆家奉敦盤人立旗幟與海內能
文之士聲氣四馳桴鼓相應故諸子伸楮揮毫與會颺
舉大而高文典冊小而觸物紀事並機流神王情深文
明至于獨遭世故流離他鄉又寓廣陵五方雜處之

地賈人子朝投千文暮索其慶弔之辭于一或待以舉
火輒勉應之同里隔塞老成凋謝卽幸而存者竄伏窮
谷音問莫通四方知交咫尺阻絕其偶一至廣陵者輒
匆匆交臂而行亦未暇遠有所論定嗟乎于一當此幽
憂煢獨之際而能肆其力於古文辭真可謂志耑而氣
銳矣

尺牘新鈔卷之七終

番禺孟鴻光校

尺牘新鈔卷之八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丁雄飛

苗生江浦人家秣陵蘭書

與劉生三

仁兄抱老年伯母之戚弟亦復天譴奪以慈幃我兩人青衫欲破白雪滿身情緒悲絲何日向虎邱龍潭相持一痛哭也老年伯與家嚴同以慈悲願力而出乃世路人心不可問矣豈樂行時哉林下之味數百億堂上也承歡色養弟與仁兄勉之

邀六羽叔賞玉蘭

玉蘭雪爲胚胎香爲脂髓當是玉卮飛瓊輩偶離上界
爲青帝點綴春光耳皓月在懷和風在袖夜悄無人時
發寶瑟聲姪爚茗柳下候我叔父憑欄聽之

邀六羽叔泛秦淮

野蔬村釀不足道也第微雨飄舟小杯細語覺秦淮艷
地自有一種清境畱與我輩牙板金樽徒增俗氣耳

復徐儀明

儀明足下壯氣凌霄清思映玉弟於北征詩見鶯花感

慨之句知足下爲有心男子第冗與病會不能握衣問
奇紙幃瓦枕徒借足下作夢料昨得芳函知己之感已
勒蘭譜讀卧雪刻壯懷幽韻如龍吟鶴唳自是瑞世大
音詹詹嫫語祇可向香藥叢中與百花問答耳見足下
當噤不能言何足下之不鄙夷也

與張行祕

煮冰燒炭嚼膽餅梅花造物到底以清福畀人斷不謂
歲殘遂草草了事也因念去冬薰長干塔坐徙南丈室
吃粥作詩天地冷如冰吾輩意氣熱如火今不能續嘆

嘆

又

少年永日更難消遣詩書攻之徒增煩結惟藕花蘭藥
淡茗香醪湘簟繡枕擁小姬清言雅謔是爲上策弟近
日書卷拋斜惟此數事寸心火熱

蕭士瑋

伯玉泰和人
春浮園集

與錢牧齋

山中圖史足娛兼得好友相與晨夕此福當矜慎享之
異時坐中書堂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身肩天

下之憂苦思欲一唱渭城不暇矣瑋居家一無所爲然
後世或以嬾廢誤入高逸未可知也

與李懋老

居家大都無所爲惟飽餐青山卧聽流泉而已從此欲
種秫釀酒作祝雞翁耳丈夫一發不中自當摧撞折牙
以息機用蘓而復上何爲也

與次公

洪覺範馳情風雅陳瑩中云於道初不相妨辟如山川
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美精進近王元美亦

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場華落葉脫當歸本根
會須有時若早自闕結政恐萬寶生成時更吐華萼如
之何此皆結習未忘聊以自便耳余心知其病然復好
之不已窮年枉智思倚撫糞壤間真淺之乎丈夫也

廣陵與故人

芍藥惟此間爲最兀坐公署不得一瓣到眼如此名花
祇陪徽州賈子呷鹽茶豆粥飯五加皮酒挾新橋笨娼
唱四平腔調自豪耳邯鄲才人嫁廝養卒可勝嘆惋

與萬茂先

憂病之餘閉門高臥季秋強起始入深牧菴爲學道計
然看雲弄石撫松聽泉亦損閒心夫暫時忘照卽同失
侯古人剪爪拭涕猶且不暇况有閒工夫爲俗人怡悅
可愧也

與弟

往在維揚看惠崇山水卷子秀逸之極時往來於懷今
日開窗見岸湖諸山宛如久羈逢親舊也

與萬吉人

得歸卽樂何必太速耶筭程量日但興勞慮無益耳孔

尺牘新鈔卷之八
四
彥深常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偶畱同止遂停三載家人
莫測所往此果何人耶

與聞子將

從永興抵橫山樹老泉咽村迂竹偃蒼寒無際以目力
所極爲際耳江邦玉草堂亦可居然山窮水止迫晚意
盡此中結廬只宜在法華永興間畱橫山一帶以爲遊
息之地如陶士行飲酒限已竭而歡有餘乃佳耳

初度日與弟

四十九年夢幻泡影利害嬰身如以毛置掌了不覺知

此後當作置睫想庶有開交之路耳剡缺之光一瞬而逝長我者少於我者親知己去數人長沙岑禪師摩亡僧頂曰此僧却真實爲諸人提綱商量也

與楊寨雲

調公如枝鹿見時貴輒駭去乃獨喜與余兩人周旋不寘視此海鷗漸有可下之色矣

與次公

輔理作情之書須使之常交於胸中導欲增悲之語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菜熟食發淫生啖增恚當剗

其助因耳此語少年或以爲迂不知我乃折肱良醫也
與聞子將

衆生福業日趨減薄宋元逸集力索之不得弟之福已
不及前人後人之福應不及弟亦何由讀弟之書乎

與何非鳴

昨晤黃水簾言戊辰近事娓娓可聽且有回生之機弟
云昔有韻士置一小樓頗據湖山之勝趙吳興顧而樂
之後有富翁爲築重閣以蔽其前吳興復至夷猶不懌
手署一扁曰且看近日生機亦且看耳

與潘昭度

宗玉將歸須命過春浮一極譚文章之事文與可礧材
一派必得其人然後授之過郵亭而不使人知亦是前
賢美事然當世如有習主簿其人在此又爲第二義矣

與次公

途中宴會大苦人諸伶似偶有聲如牛肥皮厚肉濃茶
細酒纔到喉間盤詰數四終苦面生不納入此中人腸
胃便如輕車熟路徐家肺沈家脾人人一具不知宿生
植何殊福乃博得此一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又

到家已近爲風雨所阻欲歸不得江上看山意興都盡
昔人云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乃爲
已物此全不識痛癢耳

與馬季房論詩

律細格老與年俱進皮毛脫落乃見真實善畜馬者初
不令其跳躑每夜必繫其啣勒不容親水草旬餘浮臙
盡消筋力怒張日馳數百里不倦饑渴不能爲之困作
詩而多蕪音累氣皆由浮臙未盡耳

林增志 在先瑞安人

與李小有

蓮大師此刻如餌小兒不令過飽如相瞽者不使疾趨其向上一着隱躍舌端終不說破固已金針暗度矣

張可度

屬篋更名二嚴江寧人扶輿文寺公弟瑤星叔

與周櫟園

嚴觀自古卿相之尊必有布衣之士與之顏頰相上下雖出處各適所趨而霄壤兩相爲映如寇平仲之于魏仲先張德遠之於蘓雲卿是已近代宋鵠池徐文長陳

白雲遺稿若非遇太室中郎伯敬三君子取溝中而黼
黻之拾爨下而宮商之幾湮沒而名不彰矣今先生夙
身慧業當代偉人憐才之念上通於天嚴親見先生蒐
羅四方之遺佚而表章之賴古堂中奚止數十百家亦
既海內所歸心哉有家兄紫荇者學雖未至於大家守
則猶嚴夫處子今不幸修文地下生平著述除文字不
錄外其五七言詩歌有數十餘萬言與目前號爲名家
者亦自有別目前名家備一音止耳而紫荇之詩有事
關國計者有念切民瘼者有揚屹賢聖者有憑弔仙佛

者盡詩書與禮樂皆神用而天行但其生前無立名之
章身後又安得有傳世之心而千載奇逢適值先生同
居里閭嚴推先生樂善之念普觀四海折節吹噓有一
士弗耀於光明若已推而納諸塗炭其扶持風雅有如
此者嚴不揣以紫荇之微帚妄欲先生剗之借明公
之法力存作者之苦心使六朝江左間畱此一段佳話
傳之將來必有起而誦先生於不朽者所謂太末雖微
附驥尾而千里三都賦就經元晏而流行不識可否但
其稿皆草創別無副本今欲繕寫成帙請正大方倘蒙

許可幸令靖公二先生與紀伯紫兄同嚴校錄編次然後上塵臺覽若先生謂伯玉不獨爲君子則長安中有龔孝升趙洞門陳淠水郭卧侯葉天木諸先生皆與紫淀有文字一日之雅或先生倡率而共成之幸甚

又

近世董元宰論畫南宮北苑必嚴宗派此禪家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古人左圖右史要以發舒胸中高遠閒曠之趣耳寧暇計某家山某家水耶唐舒元興記桃源圖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憂青玉

身入鏡中此言庶幾近之先生與涉江氏深入此道三昧者其以不肖言爲然否

涂伯昌

子期南昌人
涂子一杯水

與客論詩

自口中唾亦惟自口嚙之一吐於地而復拾取則必嘔逆狼藉吐出而止乃日取他人之殘藩咀嚼其中而恬然領受何脾胃之與人殊也

與切晉

偶有所作反覆耽玩樂而忘疲自慙爲諸生日久傷心

往事擲盡燒之已求火炙燈而婆娑宛轉又復不忍昔
人有終身擊一筑客以千金易之竟不可得善奕者溺
水珍玩都捐手挾棊枰出沒波瀾中至肉破骨傷不忍
棄去子每笑之乃不知其癖若此

李如一

貫之江陰人
得月懷存餘

與繆西溪

國家不患無相所以枚卜相臣者在格君心肅官僚懾
窺伺下膏澤此上等事須從暗室屋漏來玉堂上豈是
食肉養高所在祖宗培植幾百年始有老妹丈一流人

切莫蹉過上等好光景也佛婆子云當權若不行方便
如入寶山空手回方便二字不可作慈悲解俾自己行
上等賢哲事是方便自己俾天下受上等平康福是方
便天下只要做得徹耳

又 時文貞公被逮

重泰山以白君父之前正命也輕鴻毛以從虎狼之後
亦所以爲正命也千里之行方寸裁決平生學力於是
乎在王炎午疑文山而作文遍粘經行之處今弟信西
溪而致東敢塵懷袖之間痛切痛切吾亦不久於世必

矣

劉夢震

長公丹徒人

與李小有

尊刻如優曇光燁照徹大千凡暗室冥坐各與以一枝
燈暘路喘息各與以一甌茗功德乃不可有二

陳龍正

惕龍嘉善人
幾亭合集

與友

上古之人我相輕肯聽人言大本明能取人善日久自
然日進今人習氣深重既不能辨擇是非又胸中踞定

一我相任他人美意良箴未肯降心悅服惟是讀古人書原來我種種病痛皆已攬前道破種種醫方又說得現現成古人非指摘我譬如懸設律令我自犯條古人又不在面前雖有偏心勝氣何處惹動於是愧汗歡喜一時并集不覺釋回而增美矣故不服善者尤賴讀書

與胡剛中

幸爲男子貴而科第奈何不辨第一流事以配之顧令自負其靈貴乎變化氣質是登科第後第一事

與高彥旃儀部

令伯忠憲先師譜其家世人足不朽顯親之道子孫貴
於他人多文弟曾於譜末闡斯義矣今台翁見有忠憲
之身於鄙文何有

又

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
譽死人難所是之分數不忍謬其權衡而反忍顛是以
爲非乎故信誰毀者觀其誰譽益決不顧此意則俗夫
之譽墓而已

復錢仲馭

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
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
吾侪幾於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

與友

名士之稱起於諸葛之巾服臨戎也勲畧震世名都將
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
士不在名也簡穎吟哦郵筒往復動矜名士重在名不
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之名

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離士位者當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

復塞菴閣老

弟分闈一事擾擾彌年痛自推究當由矜根尙存時或賈忌人情未厭則神鬼以事磨之玉成之際消息微矣對人亦自反對天亦自反實覺有所未盡遂相感召若云胸懷蕩蕩無復夔夔去暴棄幾何

與人

今人卽甚爲人者亦云身所偶及自勉而已何與吾事

乃爲不知誰何之人經營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既熟
生人痛癢漸與已隔苟便於已雖害人亦將爲之故行
方便既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熟不第不行
而止也仁心不可不養方便不可不行慈慘殊途其初
分特一念懇摯淡漠之間耳有心者其忍忽諸

與友

成人之美非獨益此一人因以受益者若而人成人之
惡非獨害此一人因以蒙害者若而人君子小人以身
之餘善餘惡及人可見也其所成之人又以其餘善餘

惡及人不可勝測也餘善餘惡不可測故餘慶餘殃不可窮知此意何忍不勸人爲善何敢陷人于惡

陸

培
鯤庭仁和人
旃鳳堂集

與王右白

夜來予中河肫之毒軀命且殆據胡牀以手下腹矜氣
驕傑飽厲欲死方言宜蘆蔗僕人四出購之獲枝節析
而爲飲擊其腹猶書書然大不可也發篋取足下詩誦
之畢乃疾愈嗚呼吾乃今知風雅之遺可以効人疾痛
哉退之爲祭鱷之文鱷隨徙去儒者尊獎絕甚號曰至

誠然腐魚之肉曾不若生魚之知也驅已朽之骨絕期
日之淹足下高退之一等矣七發既奏太子霍然魏武
閱孔璋之檄曰此愈我疾固知窺岐伯方覽神農草不
若登資翰墨膏沐詩書爲得寡疾之規怡身之旨也

與姚純甫

鱸鱖比目乘流而躍至海大魚凝峙若山失水者誤泊
其背峯巒可登縱飲酣會勒石詠詩放舟而還魚卧不
覺動靜之異也出雲致雨崇朝滂沛在此不在彼

與驤武

龍舒方密之優於天官易數精射覆人以公明曼倩不能遠絕其弟直之亦工是術客匿黃錢一命筮之直之曰金體四文既圓且方流布天下錢文爲光竟中錢座客莫不歡悅謂化密之教也然聞密之斷決十中六七直之中其九豈非等精妙絕師訓者哉

與吳天署

米中釜衣中裁木中尺寸音中黃鍾已矣過此滿而溢華而侈木秀風摧商角亡國又曷貴焉

洪吉臣

載之仁和人

與李小有

先生此錄於諸衆生爲慈悲父爲清涼月爲返魂香爲
阿伽陀藥爲廣廈千萬間於諸佛菩薩爲法王子爲醫
王孫爲真法乳生爲真法供養爲真光明幢普渡船此
卽更僕不能數其功德祇有盥手焚香錦囊什襲公之
同人同志而已

胡澂

靜夫致果休寧人

除夕與顧與治

以僕往者災木而虞山石湖二老于皇伯紫澹心諸同

學不吝詮序之獨先生未有一言比玉有云檢一年中
詩稿冬餘之樂僕非敢自謂可存若借品題以歸我黃
山白岳間誇我父老平生願足

顧錫疇

九疇崑山人

與李小有

孟子謂齊王恩及禽獸爲重且難功至百姓爲輕且易
宋哲宗盥而避蟻程子以爲推之卽帝王之要道古聖
賢設法教人如晬盤示兒取象在此取義在彼今使夫
人偶然朶頤鼎俎染指血腥輒如寃識游魂之啼呼其

前而刀山劍林焰鑪沸鑊之追其後心常悲苦心常怖
懼則推而居家推而居鄉推而居上治民乃至治刑獄
治軍旅所應悲苦應怖懼固有什百千萬於此者當是
時將亦不棒喝而悟不懺悔而改於以破天下夙習而
共游慈雲法雨之內不亦如轉丸千仞決水百丈也哉

張元輔

相宸

人

與李小有

跳丸冉冉蕉鹿忙忙方爲蝸角之爭不顧蝸涎之竭試
問身心性命安頓何地茫然不自知也行善之人如春

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夫其長其損他人莫能知而清夜捫心端居深念風雨晦冥之際昏極忽明利名勞攘之餘倦極忽返心珠一朗智鏡四開未有不歷歷自知者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一念差而種毒不小一言舛而貽害莫救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而已

王光承

玠右華亭人

與吳六益

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

百餘年而有宏嘉諸子自宏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
之作者盛唐諸子本於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晉受封
於西周雖帝制自爲不盡奉上法要其實玉弓矢頒自
天朝固強霸之盛節也宏嘉諸子本於盛唐而推廣之
譬之田韓趙魏受封於齊晉矣然能自稱王今之作者
又本於宏嘉而流衍之譬之信陵平原孟嘗之屬又受
封於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一君然然秦楚諸王
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爲
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李何諸子搢旗相角哉而

乃朝承北地之綸幕縮信陽之綬蛇行蒲伏爲其家老
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爲建信長安諸君淺之乎爲丈
夫矣同社諸子皆持此意各自立家而足下尤爲傑出
浣讀華萃集六卷高雄而深廣蔚跂而蒼涼有函蓋山
川喻縮日月之勢其於近世名流畧似獻吉而實不從
獻吉來蓋得唐人之大而生其威誠風雅之虎豹也夫
魏勃果才何不走長安上書天子而局趣轅下求謁東
齊之相國哉卽欲見齊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旦旦而
掃其舍人之門因鬼謁帝宣乎灑將軍以勃爲妄人也

學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宏嘉諸子而襲其餘論盜
其賸馥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將以
爲鬼物而逐之也足下方且爲淮陰鄧侯抗車曹參之
前而何有於屬吏哉嗟乎天下之士不能立冢而碌碌
廊廡之下者何限且有未明而掃魏勃之門者矣

趙明鑣

珍畱虎林人
炙輠集

答周五溪

遠惠詩賦不我遐遺把臂入林之語僕何敢承但所諭
文采之說揆指水木纍纍千餘言恐後學不得其旨徒

深望洋奈何愚意直指典經精妙如老子幻宕如莊周
元永藻麗如楊雄司馬若使文不附質文豈足徵故鉛
黛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縟采利言而綺辨本乎情性
然張衡尙摘史班之外濫傳元猶譏後漢之浮煩學者
無恃何適而可大君子其尙指陳而開示之

臧懋循

晉叔吳江人
負苞堂文選

與吳左兆

不佞入郢後僅再得允兆書豈真以鱗羽之艱抑爲華
歆終非幼安友遂作割席計也允兆落落莫莫有林下

風詩興勝情諒當不減疇曩弟兒女婚嫁併在旦夕恐
不免賣屋之耗嗟嗟尙平將如五岳何不佞於文章家
本懵昧無所解而心甚篤好之每思男兒處世不縱橫
萬里便當上下千秋以垂不朽縱塵念未能斷絕姑且
鷄肋於無競地乘其暇圖之顧自通籍以來忽忽三載
所夙夜者率吏胥應酬事卽有小小篇什亦無當一斑
兩斑徒爲夜郎王面目耳公孫伯珪有云昔謂天下事
可指揮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佞固無類是乎

上潘司馬

昔賢之義不以知己易感恩故有謂日受千金之祝不
可爲知己者某何人斯有此於明公哉別來載離寒暑
每一望旌旄檠戟槎牙於三山白雲雖不勝其注仰而
禮數隔絕音徽曠遠不敢輕易輒通其私顧寸鐵皎然
未嘗不思爲知己死也倘明公不察朱亥所以不謝之
意而責之國士之報謂某負心則某有立槁耳敬屬豎
子奉候並布區區

陳子壯

秋濤南海人
南宮集

東孫念先

黃慎軒初入館時皆摹十七帖此卷以李北海之骨而
運以米顛之意又是一變格非若今之怒目張拳皆草
竊之餘也昨夕夢爲君侯作天然研贊覺而不遺一字
甚異不知君侯信有此石否書奉一噓此研在他人爲
上駟若出自君侯則次之蓋咫尺端溪而失之遙聞聲
而相思恐蓬萊別島非海岳袖中所能招致也

與凌茗柯

十載窮途再叱蹇足門下尙不廢青門之送也是時日
色爲昏人意俱慘而僕以得歸爲榮有味子卿之言會

當從此別且復立須臾歸來歲月殊覺須臾之難忘也
門下意義入人胸膈中世間之顯晦榮辱離合向背舉
不得而問之從古未有不爲真人而爲名臣者比出搜
材於東魯入決籌於瑣闥功名向盛而神理漠如固非
季咸所能識太冲莫勝者機耶山中世事俱落娛親課
子而外獨我友朋如懷飲食不擬作京貴牘也

余大成

集生江寧人
龍秋殘夢

答友人

積如許歲月歷如許風濤酬對如許不同心而同事之

惡知識而所奉之爲先得我心之同者其人忽復聚首
於如許歲月如許風濤之外當不知各出何等手眼動
何等齒頰掀翻何等世界乃了畢此一日相見一回事
而相見法亦只如此如此而已始信古人或千里命駕
不妨興盡或交臂默默別復相思亦各有以耳

答心燈

前有簡勸居士所編集且勿刻及見居士回字頗有不
然之意請直以念中之譌譌易口上之諾諾可乎裕非
謂居士所見處不是祇謂居士執見處灼然不是耳請

用譬喻反覆淺言之譬如寫字然自蒙童時便學寫上
大人祇這一箇大字誰不會寫爲甚麼寫不出王羲之
底大字來豈是蒙童大字少一畫羲之大字多一畫耶
又爲甚麼張旭無日不寫字直待聞鼓吹而後得筆法
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而後通神此處正好着眼也
又譬如學打拳然先學躲法後學撲法若單學得撲人
不學得躲人撲一撲撲去時蚤撲倒自家也何以故以
彼人學得躲法不受我撲故以彼人正躲時便順手有
一撲撲我故以彼人撲來時我不學得躲法便遭彼撲

故所以說教拳師傳盡拳法到底藏了一拳謂之防身
拳畱打徒弟故旣藏了一拳便不須與拳師交手須是
多會幾箇武行者浪子燕青多撲打幾場方信得過適
見來教云此事須自己信得過恐是關了門在自己屋
裏與自己撕撲他日出得門時驀然撞見燕青武松未
免自己要做蔣門神任原去也况所謂自己須如長沙
云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又如大隨答僧問如
何是學人自己乃云是我自己居士這箇信得過之自
己還是學長沙收盡十方世界爲自己之自己乎抑是

將學人自己合着大隨自己之自己乎或是居士獨自
一箇便算做自己耶若是自己不學得長沙收盡十方
却又不捨得箇自己送與大隨收去只怕還十分信不
過奈何奈何又譬如秀才做時文自是本行却專要做
擬程饒爾做得體式絲毫不差畢竟人家不肯把做真
程文看不妨且做了考官再做程文也不遲所以揚雄
文章妙天下只是不該做太元要擬易經惹得人家把
來覆醬瓿去也

雷士俊

伯顓涇陽人家維揚
艾陵文集

與鄭廷直書

嘗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屢年平生舊所讀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屬目遂錄錄空疎無異於天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

與周盛際

皇明政治厯三百年而國史未具足下欲倣朱子綱目而爲書甚盛事也然第深以爲難其在已之所難而可得自勉者一曰公一曰明一曰才三百年以來人有邪

正事有是非我一一如其人與事以書之不徇愛憎不
循毀譽斯之謂公邪正是非何定之有今朝夕與處之
人目所親見之事詳審熟思區別猶未能當況數百年
之後相與論數而傳襲又久事失其真盡斷以一人之
見能無差謬乎苟無差謬焉斯之謂明然其人非有德
則不能公非有識則不能明斯公與明之難也邪正是
非口訥者猶不能自爲之辭若舉而載之於書使其邪
正是非之狀與其所以然之情曲盡旁通粲然如見則
齊於馬班韓歐矣人之邪正事之是非不絕於世而馬

班韓歐千百年而一見斯才之難也足下好善疾惡出
於天性而文詞雄傑輔以章民光升此三者或不足爲
患也而有厄於時勢非已之所得爲者雖孔孟亦無能
爲也古者史臣奉敕編纂其書之所必資者間遇闕亡
下詔購求輒踰年歲然後能備今二祖列宗之實錄與
公卿大夫之臧否館閣所藏疑多不存間有存者散在
郡邑欲以草野賤士而購得於一旦知其不能也若購
求不備但以從信錄吾學編一二書分合成帙則脫畧
遺失爲天下笑至於事跡散亂類次而鈔寫則有工役

紙筆之費禮樂刑政條緒多端必良朋晨夜羣聚講求
然後前後貫穿義理確當則有飲食屋居之費此數者
豈不足爲難耶

再答周盛際

詩文不專思致慮則不能工一專思致慮於此則其中
之憧憧擾擾比一切聲色貨賄而更甚故詩文爲心之
累不小足下釋此而事道如蹈湯火者離去炎熱得休
息於清涼樂何如之

劉廷諫

咸仲通州人
雪菴初集

與繆西谿先生

今歲輿論稱平南北翕然矣其相傳有一二未當人心者卽前所謂一定之題是也從來惟空懷平氣可以一日可以百年蓋空則無先入之見平則無據勝之形因物付物如數而止纔有題目便覺入之則是出之則非勝之則相安不勝則愈激人品職業俱不能不落第二義矣如某也處及問其所以處之故則曰某言之不合也則曰某疏之相左也夫言之不合疏之相左要亦不過各抒其已見之所至而於以質之考功之法皆無當

焉是亦不可以已乎劉氏治春秋向主公羊歆主左氏
父子天親不妨彼此又奚必合天下之人爲一人合天
下之人之口爲一人之口而後爲君子哉且今之所謂
君子者非敢曰非君子也第必欲天下之君子與非君
子者而一一君子君子之勢則安能蘇文忠豈非君子
也者而考亭至以爲得行其志禍必甚於安石夫天下
而皆考亭其人也猶不能不與文忠異而況其凡乎一
枰之上三百六十黑白子出乎爾者反乎爾正恐此亦
一題彼亦一題將來題目之爲害當更有甚於今日者

矣

與倪鴻寶

我輩兄弟以神相往者且十年而乃一聞問也語不盡於赫蹏之餘意乃藏於酬應之表針鋒共逗水乳爲緣此亦古人論交之第一佳話佳什稱許過情且感且愧殆不覺額汗涔涔若雨也里有放婦齟齬而笑蓬首而搔而朱之粉之衣之被之者曰吾以憐昔日之好也愛而忘其醜一至此哉年丈之於弟將無同

又

小集一冊去歲曾言之今究竟不能自割其醜必欲乞一言爲重昔宋子京自謂五十後奉詔修唐書細讀古人文字回看五十年前作媿汧欲死弟學術婬淺率爾應酬旣非中宏外肆發於持滿之餘又匪一紀十年成於深湛之後隨意抹掃蟬噪蛙鳴此其媿汧欲死且當數倍子京寧待細讀古人文字回看而後知之而究竟不能自割其醜斯亦弟之愚也已雖然村畱神遇魯班則深匿不出問之曰卿善圖物吾不敢以貌露也弟謂村畱亦愚苟得公輸一圖人將貴而重之真面目畢見

於世良大愉快事何以匿爲今日者乞靈一言見之者
不曰北鄙劉郎之物而曰上虞先生所品定之物也不
將貴而重之乎弟又何敢効付畱之智而究竟自匿其
醜也

與孫北海

我輩束髮受書便思服官然至服官而道路轉修學力
轉難站定腳根展開眼孔無論邪正之界先欲分明卽
至顯晦之途亦須放下而後可以居身可以立朝可以
垂世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寧第曰官也官也而已乎干

里之行始於庭際願言好爲之谷風之嫗頽然放矣見
于歸者而秣馬誦箴娓娓無忌彼姝者子其能不實厭
且憎而有遐心劉子將無同

與劉簡齋

放廢之人歸來况味殊不惡沐酬眠食日與丹鉛蠹魚
相濡以沫因欲將銓司舊事摘刻成帙然非借海內鉅
公一語青黃溝斷亦蔑以濟而又性與人殊雅不從名
位起見要必如所謂私心向往針鋒水乳其人者而後
因之以生色明公其無意乎彼棄者婦蓬首垢容中閨

羞與爲侶而猶取于歸秣馬事以對人曰吾向者宛宛
嚶嚶如是如是斯不亦可笑之甚乎

徐

增

子能吳縣人
九誥堂集

與申勗菴

近日學詩者皆知竟陵爲罪人之首欲改絃易轍者又
不深諳唐賢之門庭堂室復相率而俎豆王李譬如烏
衣妙士一旦而服高會塵腐之冠裳鮮不笑其敗落者
矣然余於此日有深幸焉世人每安土重遷夫唐人之
詩猶祖宗之甲第也王李之詩猶子孫在外別治平室

一區也鍾譚之詩猶子孫不肖寄人廡下也今之復事
王李者猶公侯之子孫賢者思復舊業幡然去人之廡
下而仍依止於別治之平室吾謂人不思更動則已既
有更動之勞何不少加拮据竟歸祖宗之甲第堂構依
然坐而有之之爲當也

又

唐律至杜子美愈覺其難至白樂天始覺其易人情所
趨勢不得不爾子美詩鏗鏘磊落譬如高山大川苦於
登涉樂天詩坦蕩真率譬如平原曠野便於馳騁於是

人皆畏杜之難造而喜白之易與自長慶來樂天桃李
種無隙地而不知樂天詩學正不易也余嘗謂學白詩
如順風揚帆於江河須得把舵人子細方得不然其傾
覆之患反甚於石尤廣大化主拯救不得奈何今之假
口詩者往往金鑄樂天持詩教者又往往集矢焉恐樂
天兩不受也夫學樂天之難不難於如其詩而難於如
其人樂天胸懷淡曠意致悠然詩如水流雲逝無聲牙
詰曲之累能如其人則庶幾矣

又

人每以叅禪當一件事若當一件事則叅禪罪過不小
矣嘗見忙人忙到不耐煩便思無事卽無事亦忙又嘗
見世間閒人閒到不耐煩輒思作一事卽有事亦閒惟
會此則城市如山林朱門如蓬戶矣

張芳

菊人句容藉家江寧

與黃俞邵

足下石經攷極似六一公文字用心極細若閉門無事
以五車藏目各加是正勒爲小論所謂發微蒐軼考異
訂訛俾端臨夾際長睿諸公失其通博亦當今一快事

也非俞老其孰能之菡生向未披衿固已通夢心太平
菴之九十八種如芝草玉英不自人間向來所見數種
大抵廿年前花想雲思香才艷世迨日研月濡歸極清
微則又抽玉匱之隱嶙瀝金壺之奧蹟淵乎妙哉可能
以一二見詒俗士耶伯璣愛葉館集真似其先伯玉風
流東南如此兩寥何向來皆未之遇也

又

心太平主人不意遽歿異書求易得名士壽難延此弟
近日悲因菴句也吞聲涕零豈必在定交之後哉

又

午秋捧檄不前卧痾荒寺每憶石交清言妙旨洗滌聲
利之想至元亭蕭遠攤書永日此真叔度名裔豈復蹴
躡塵囂者所可望其項背乎弟以困人膺茲殘敝疲黎
編邑短袖難旋雖游蟻自娛舖肝博譽竟復何味寧如
登江夏之故第刻燭讐書分籌聯韻萬石三台之貴當
不與易哉野史亭以元子傳月泉社自吳翁昉今古歸
然久而愈烈果疇榮而疇賤也錢牧翁舊朝遺客賴有
選詩俾煨燼復光今此翁尚存寧無續編如石齋念臺

愚公伯玉穆如文寺一流可爲谷音乎初學菴集聞已
刻傳矣盟翁能爲弟多方覓得一部否窮微僻邑飲食
藥餌了無可應矧見聞之廣引領著述有如饑渴

又

客夏在衡陽得捧教尺如清風習習滌我歊蒸何移情
至是也讀自壽除夕諸詩溫雅麗密不忍釋手詩品在
次山篋中伯原谷音間俞老方壯齡進步已如此蓋天
授特高又資學力當獨秀江東匪阿私也弟少年於此
道爲花鬢所縛幾入魔波旬得執友如何大心王藩室

二君勸以詩文必宗杜陵與廬陵二家廿年中摩抄二家斷爛其本志力強固復旁及後山剡園長慶諸家以爲學杜不當類其聲態寡兀處正如近日虞山公之指然大抵廿年以後啍唔制舉未能一意爲詩習其變化惟壬午癸未居憂杜門甲乙之間世當鼎革此時有數十篇朴宛沈痛尙可與言其餘涉筆聊紀歲時若宜江集陳全未淨覲顏向人耳何敢當過相推許耶近日陳伯老有字見規以唐人風神韞藉所在真我師也常目在之矣牧齋集四十本所云碑版與辨難之文弟反覆

讀之誠如來教先輩讀書立言有本末通古今未有踰於此老者矣

與陳伯璣

近傳吳門金聖歎分解律詩其說卽起承轉合之法亦卽顧中菴兩句一聯四句一截說詩之法也弟久信之今得此老闡繹可破世人專講中四句之陋說而王李一派惡套詩大抵不明於此說以致邨學究空氣狃聲塗牆綴扇往往使人捧腹也但聖歎以前未聞於菰苑爲人大槩想璣老必稔知之其人評輯諸說家大有快

尺牘新鈔卷之八
辯而傳以禪悅故能縱其才情之所至獨左史諸評尙
未傳到不審宗趣若何弟深欲聞之

與李小有

陳希夷謂吾家忠定一生辛苦如人家張筵笙歌鼎沸
時中庖火起賴子撲滅今先生甘澹泊耐勤苦享福懼
有餘簡身懼不克利物懼畏難嗚呼由是心推之其功
業之所就亦有不可勝道者哉

尺牘新鈔卷之八終

番禺孟鴻光校

尺牘新鈔卷之九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龔鼎孳

孝升芝麓合肥人
三十二芙蓉齋集

與紀伯紫

弟仗芑布颿無恙於中秋後一日抵都門矣銅駝蕭瑟
一往愁人松桂北山不勝林慙澗愧之甚悔此小草困
倍飄蓬惟時詠京雒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之句以自愴
惜耳感念知己深情何時能去於懷塵海茫茫求我同
心人何可一二得也固老晤間業將台札手致殊極戀

月別金名之九
戀故人誦老社翁九歲時詩共相擊節覺王子安未是
俊物耳浮雲黃鵠合併何時想欲知弟近狀者故以告

又

江流無聲故人欲別戀戀燕磯百尺遂爲千古銷魂之
地而知已情深覺桃花潭真淺矣別後惘惘如有所失
此間寥寂都不堪破愁惟一藷次足當寒山片石耳寄
示古體詩遂成絕唱筆力雄勁吞吐大江片懷抱更自
蒼遠合十二絕讀之蕭蕭颯颯河梁風日千載猶新也

又

久候台駕不至知爲雨阻也長歌之妙裂石崩天時而
玉勒輕裘時而冰車鐵馬酒酣耳熱如登謝朓峯頭搔
首問青天矣奇快何可言明日雨不霽尙不能放舟定
候知已過話也

又

大雅寥闊以先生爲典型十載神交隔年遙和得參氣
誼匪自今茲伏讀近詩惟恐其盡寄懷蒼遠含歎悽深
金石相宣鬼神可泣性情風格直據最上一層矣必傳
之業讚服何窮贈弟一篇推獎過至附特進之咏與五

君而並存知仲翔之心得一人爲不恨也應酬小輟當
操土鼓以謝金鏞拙刻二種拾瀋花間不免爲大雅罪
人附去一笑

與方與三

子長足跡遍天下而其文始奇子美夔州以後而詩益
老子厚播遷非人之境而諸記與山水並傳子瞻海外
之游直云奇絕快平生則儋崖萬里桄榔一宿竟是筆
墨間縱橫光怪之所變現舒直李定諸人皆著作之功
臣而杖屨之益友矣然此皆游方之內者也足下奉侍

兩尊人與諸昆季破帽鐵鞋寒沙苦月指圭景外之星
辰問鴻濛前之天地凡所經涉關河形勝風土人物方
言往蹟險謫奇剏率世人耳目所未經亦意想所未設
加華嚴國土身雲涌現層層剝換子雲握槩累油素而
難窮博望鑿空驚蒟醬之乍見不足方斯汗漫狀彼欽
嶇矣今幼安浮海之船已歸故國初明夢中之路頓失
天涯回思關吏聞雞柴車出塞感飄零於絕域聚悲喜
於一家短詠長謠當歌對酒迷離嗚咽日月如小劫之
不可追詩卷長畱天地間濺淚驚心感花惜鳥與故人

好友流連情話歷數昔遊頓還烏鵲之星再睹觚稜之
日頌國恩之浩蕩悟天道之平陂此不當與古人僅
較工力於含毫拂素之間也乃其頓挫音節鏤劃蒼涼
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撫稗官之言都歸大雅置之古
人中故當高踞浣花一座豈止與玉局老人抗軫而交
綏乎獨是足下旣返玉門而漢槎猶淹畱沙磧讀其篇
章淒麗哀動心魂子山之賦江南孝穆之序玉堂殆無
以踰才人薄命有識同悲中郎所繇寄賞於焦桐昌黎
所以興嗟於窮鳥也

張民表

武仲武匡林宗中牟人
原圃集

與閻審今

邪佞造禍殃及死忠之人千古同痛離亂伏苦而後執
轡擊節當迫爲奇用徒悲無益也泛苦海者無意回頭
任砥柱者計惟袖手吾不知所終矣

與周元亮

兄可自遂其高耶僕常竊自忖爲自己身家做官易爲
朝廷百姓作官難身家之計不過攀緣之法不待出口
從來取富貴利達者豈其一二入耶若乃盡忠報國行

戶部叅議卷之九
四
志安民媒忌招尤因而委棄身命者豈其一二耶默
容之明哲卷懷之君子知其無益於世何必茹荼爲甘
足下之志吾知之矣

與鍾蟠菴

元亮索文舉堂聯書去煩轉寄之碑文尙需時日老人
苦作書自愛手腕他時仁兄成名多壽後自知之也

與秦京

夫天籟迫於自諧物情極其所發風蓬雷殷谷響林振
鳥鳴蟲嘯花落水流無動不韻則無聲而不詩者矣舜

曰詩言志仲尼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莊子曰詩之道性情故知下語自合真符賞音不從
外契豈其商兌於古今之際裁比於文句之間乎雜體
濫觴於醴泉擬占新豐於厯下莫不窮研丹素切響浮
沉譬宋人刻楮田客鳴雞徒肖形聲都忘神理又或痛
鄙摹倣直率胸臆謂楚羌吳儂俱標掇爲詩篇流傳於
樂府遂使街談巷議強協采風奏雅之音末學膚辭謬
稱擊壤濯纓之說不亦過乎葢情之所動因辭而明志
之所至體物而會苟寒情而撫辭違志而擣物合之則

假象莫助離之則逸說奪本詩之道蔽有自來矣

孫承澤

北海上林苑籍益都人退谷集

與梁玉立

詩文之事莫妙於易莫難於老

又

吾輩讀書卽不能窮極理奧決不可事禪悅以助頽瀾
吾輩作詩文卽不能力追大雅決不可襲噍聲以墮惡
道

王

斥

王屋初名澤久字春脚河南蘭陽人遺稿

與薛諧孟太守

今春晤王雪肝武林始知聖天子矜念中州士女借寇
之意責頗深夫以億萬不獲一之賢守重以士女不忍
失之惓歎中州又方蠶蠶多故聖天子顧能聽其挂冠
長往也哉第室有嘉賓主人爲灑掃盛牛酒案榻帷帳
供給之具甚設客用故辭去主人必閉之窟室繞以灌
棘曰我不忍失嘉賓弗聽客去其意良厚其畱客之法
未敢以爲諱也弟斥此日尙未白尊事結局急想一晤
傾吐牢騷而以將慎無述沉痾日厲使安道之廬在目

中竟不能一行其庭見其人良爲悵然

再與薛諧孟太守

斥頑鈍才立天人同廢不從湘流卽荷戈扞魑魅沒世
耳昨有新額舍逋棄疆場暨鼠竊守藏應戍者餘許輸
緩自贖廷平日近千金序地增倍噫以之責貪墨狗彘
行獲譴者直尙廉甚如斥二十日不畏彊禦之窮措大
奚道而能庇聖天子之寬典譬諸臨窶人子以刃曰畀
余拱壁虵珠者迺舍若知不免矣

與某

魯子家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明乎工求人
之故者宜朝宴叩其闥拜於庭爲丐趨烟賈走市弗足
辟也期物存焉而側肩是憚則如勿期然畏執事曰相
閔耳寧實有負也迺弗能余間而瀆以要我將坐待命
復畏執事以爲不饑渴君惠或曰人實急我奚急也吾
弗能爲梁肉立於門而待顙頤者進止心戰搖搖焉如
昏征失道南北東西罔識攸奔之情之態求人者知之
求於人者弗知也足下業矜約而可其求乃數日者不
聞命非不獲聞則昔人所謂微君之故矣斥深嫌再三

不告而實未嘗敢一刻忘君之惠故致書左右非要也
以明我有求於人者不敢卽安之意也情披語直唯足
下察之

答座師潘昭度中丞

承戒著書忌憤世語愛斥良至然著述往志也懼弗克
遂矣柳子厚曰凡爲文以神志爲主斥憂患餘息神志
衰喪其奚能窮意於文章矻矻自苦就間有嘯詠不過
觸淒風冷月懷土自傷夫魚鳥細者尙喻卑峻淺深巢
堀重閉况斥危敗之魂悸迫曲木明哲保身顧下羽鱗

之惹族哉且憤世尤非庸人之所得苟焉者觀諸古人
著湘流之賦懸龍蛇之書激楚忼慨千古下讀其詞者
猶爲之拊膺扼腕志意酸愴彼實有大屈於中而痛哭
於竹簡者也或以鳳伏鴟翔才杰罔容或以兔死鳥盡
功高見背用是不平斯鳴悲感異世非然者匪妖則謗
矣如斥德不彪於里閭智弗越於臧獲濫竽一第空蝗
梁黍無臯陶之才而慕其功有胡建之罪而涼其罰幸
甚何憤之可言而發禍毫端使後之人復有悼惜嵇子
者哉

復鍾百里令君

伽羅慈儉居然賢婦也猶不免妒妒已未足甚至妒及諸王朝士之有妾媵者況其下乎詳繹桓夫人我見猶憐之語政深妒李姝之辭也何也弗知其易憐也者焉用妒之矣足下自以蛾眉招尤如不孝斥焦氏所謂深目黑醜衆人莫取耳

劉

繪

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
嵩陽集

答李給事同野書

覆瓿雖甘誰注玉缶擲果雖艷誰登華俎去婦有壺才

而難與妖姬爭飾老驥識道路而難與新駒共軌弟如
理箏者錦薦玉柱音調清越而遇操刀者一割兄雖愛
音恐鸞膠神膏無能盡續矣弟以此裂彈冠之腸決叱
馭之想種豆養魚別究生業卽今天中之南潢水之側
桑烟松雪四時稱快蓋以志雖未伸而道未有屈也願
雖未償而義無所闕也名雖不華而行未有淖也位雖
未躋而情無所躋也弟狂語還謝恃在心知當有殊聽

與吳太守勸除酒禁書

伏惟君侯英達和粹萬節解應握符連城化行黃澤政

未朞月威動千里上下相和商農率利童子不狎埜無
垂白令之若風烈禁之儼霜凝雖子產豫賈之革西門
投巫之化未足踰也近以民風不淳漸入奢靡游徒嗜
酒喪其本業且致酗德日富鬪殺爲姦使俗尙淫瀆科
令汜濫爲害殷矣臺下盛心悼風化之澆秕憫農賈之
失緒迺下令禁市人不得賣酒欲開黎甿彼昏之志崇
君子令德之懿使哺糟啜醨者復醒倒冠卧養者知悔
蓋至美之清政也以故百姓歛德廬井肅然皆爭捲旌
帘匿瓶罍覆甃醺貨麴蘖竭青田之水空雲安之春壚

無遺樽巷乏行楹不惟禳除酒禍且令百姓省錢寡費
各思其職勤纖嗇之務薄荒穢之樂里中士人雖久不
相見無問新識故好揖遜顧笑一語而退禮接森森交
際恬澹如登太皞廬英之世可謂遐哉返淳矣但于不
肖輩則甚有不便者焉不肖才非豪俊量復迂陋旣不
能辨鄒陽之清濁又不能效揚雄之滑稽賓筵載接媿
王瞻三術之奇微禮若具乏陸納二升之器誠未足與
議酒也但年方強仕自墮邱壑入孫吳以無術逃黃老
而匪晚故玩周易大耄之嗟效風人今樂之趣賞情東

園聽歌北里或逐童冠之諷詠而寄興壺觴或追父老
之杖履而情味酒鄉將謂偷閒以學少非敢惡醉而强
酒也今適酒禁方嚴則玉椀塵封牙籌土暗錦筍金罍
幽於東序枉矢哨壺東之高閣且使歌童嘯侶潛踪於
曲巷燕姬蜀女不見於當壚於是門無方來之朋坐乏
不速之客好事懸車絕屐齒於苔階稚子候門取飛蟲
于蛛戶使僕輩對蘭菊而切景人之懷持蟹螯而發生
事之嘆固君侯之所宜動心也夫食馬賜卮秦軍有赴
難之義持觴迴酒陰鏗有獲報之仁倘君侯納僕之言

以除酒禁使百姓修洗腆之用舉德馨之祀仍整鹽停
壺列罇置觚開河陽之桃花披神州之竹葉使士和農
交商通賈惠利和而生衆本末以相資熙熙而往穰穰
而來烟連於六街氣蒸於三市或睹周京之臺笠或聽
武城之絃歌散春聲於樓館飄酒旗以麗天茲非太平
之盛事耶

侯方域

朝宗商丘人
壯悔堂文集

答張西銘

聞漳事已悉西銘清識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

角逐也某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失之然欲爲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益與其失身無益不如終守道也數年來廟堂草野感離離之山苗歎鬱鬱之松澗位置失次以致鳴鏑在郊烽烟匝地誠宜大破藩籬收拾才賢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恩怨之旨借伎刻爲孤立以聳動人主而夙負處士更有咄咄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閩漳一輩說者亦必願西銘鍼漢士之褊狹藥宋儒之闊迂矧方就圓與時消息不

識果遂以爲可否昔者胡伯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曠達
其初皆享盛名而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
平某深願西銘之鑒之也貴鄉虞山之爭枚卜長洲之
去國爲數年來極有關係事長洲已與日月爭光天下
所觀望者惟虞山與婁東耳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
銘必有以處此敢因明教而僭及之

答孫生書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
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

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嚙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于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以其求之於僕者

而益誠求之于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乎果年
少有餘于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
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與陳定生論詩書

詩壞于鍾譚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更
論救鍾譚之失者雲間也雲間有病處則深中今日之
膏肓卽一時才調絕出之士亦尙未免蓋鍾譚所爲詩
蟲鳥之吟雲間所爲詩裘馬之氣大段固自不同要不
能無過後惟陳黃門李舍人力自矯克歸于大雅然而

其流風終有存者三吳祖而述之輒愛不能割故今日
能知雲間之失則才調絕出之士不患其不進矣今夫
日月與山水者天地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陰者月之
色也山之色烟雲互變水之色澄碧相接若盡欲刊落
而空之舉目黯淡何古何今無怪乎風人才子不肯服
也顧今日所爲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然威施又
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東不南而北藻繪雕飾徒自苦
耳故必洗盡天下之借色而後天下之眞色始出此惟
足下心知其意耳往中州有吳伯裔惜未大成死矣王

相國鐸材固博厚氣固雄拔求之章法不能無間然近
如賈君開宗徐君作肅皆老宿卓有所見宋君榮英英
欲起照前映後惜足下未得盡見之也賈君論詩欲清
空一氣如話僕曰是固然更少氣象不得閭闔冕旒固
屬氣象水鷗風燕得意容與容非氣象耶推而至于太
原真人之褐裘曲江仙侶之彩筆任城豪飲斗落參迴
玉門愁月練白霜皎皆能以其氣象爲氣象當其勝絕
變動難拘是惟心知其意者觸通而已

與任王谷論文

僕少年溺于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畧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歛氣于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于氣者也歛氣于骨者如秦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蹻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蹻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蹻其趾者也運骨于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

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舵
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
獨蹇戔于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
將驚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
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
于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脚枚而前若徒恃此鮮
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
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
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

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
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陟覲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
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
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
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于含蓄若當快意時
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
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天矯足下以爲
何如

葉秉敬

敬君西安人

寄吳賓暉

今之文誠好奇矣僕以爲實未嘗奇今之談文者輒曰
必無奇矣僕以爲實未嘗真識奇夫文者何也如織新
錦必不可帶腐絲如畫水墨必不可帶俗筆如奏鈞天
必不可唱野腔山曲如調鼎鼐必不可放酸醬敗醢今
曰必無奇必無奇則是抽爛繭漚脆麻可組龍袞著臙
脂堆金粉可畫輞川蛙鳴蟬噪可以鼉鼓辟廱而五侯
鯖不乃羹可以魚鼈俎豆也必無之理也故曰言之無
文行之不遠旣曰文矣焉得無奇如其不奇是不文也

第奇自有平正之奇有邪崇之奇今之嚴于正文體者
正欲去邪崇之奇歸之平正之奇非欲去奇而歸之不
奇也今人纔脫卸一領藍袍便作老先生話說平說正
老頭巾氣大是衰颯豪氣且自己烹龍魚鳳鼎味要湯
而教人斷肉餐羹野芹爲貢僕不能爲此瞞心語

荅沈玄海

自昔挾伎倆華門中妄希長袖乃今世之蟻事便爾捉
襟大似黃楊遇閏年止堪退寸耳左右並是疑人詢以
疑事愈長疑塚寧自憑虛億猶可偶中豈容以舌澁音

慳討聲口于雪衣娘喉吻也

寄鄭岡卿崢陽

以敬之才止堪老于文字菟裘而濫竽水部刮毛龜背
何時成瓊顧芭蕉非有慧耳却能聽雷葵藿雖無明眸
翻能看日不肖所耳而目者有已成事在矣有如猗膏
轉軸穿不可方則猶賴千里之達惠我好音遠望林間
高卧如張司空歸洛中得羊公午橋莊栽花植竹日與
故舊乘小車攜觴遊釣幸分半晷之暇損手尺以度我

與姜神超

尺牘新錄卷之九
二十一
原稿諒多點竄幸付我使知所裁昔鄧夫人傷頰補而益妍不佞之頰政賴足下爲白獺髓琥珀屑耳

啟黃鳴谷座師

敬之所以感吾師者非徒以青雲其身之爲快政以齒年認字以來洎于弱冠蚤有志于聖賢精義如魚猜水凍猶澀其行狐聽冰堅未前其步偶以暗合於師方敢自信不疑而又得從容以侍函席奧旨元言開闢啟鑰踏翻千古窠臼指點一派舟航此情此感故在世情榮華外耳

與永平程蘿陽

肥如鉅國得荷洪庥萬項玻瓈人均滿腹一林翠撼衆
藉息陰去燕咫尺洋洋頌聲之載道者塞于都人士耳
中久矣春風旣暖于盧龍舊盟不寒于鷗鷺故桑梓之
芽蘖靡不思托紅錦氍毹以霑餘燠望濃陰蔽芾以冀
弛擔若孔大博君者素所受知翁丈者也平生慷慨俠
骨峻嶒口不言錢舉却阿堵今有所挾而來思以潤渥
途邸而費大不貲濯囊如故夫其庖下冰鱗聲應馮驩
之缺樽中醴醪芳陪陶令之花斯爲潤涸倍于西江岸

苗賴于甘澍非藉沛澤何以滋之于其行也祇附侯恍

荅張叅戎明初

翁丈腰不落之劍花轡常明之弓月風動金鼓霧濕鐵
衣人倚長城國叨砥柱聲名藉甚喜而可知昔鎮三衛
地方安靜士有投石山無伏莽弟當其時方且液涸墨
池香銷蠹字而翁丈輒垂一時之青眼稱百代之鴻儒
見片毛卽云吉光聽半響卽云韶濩投壺飲酒彈琴賦
詩卽今回思猶如昨日莫云過去便是前生也嗣是別
去各在一天長安會逢相知重聚不肖寂寥于郎署翁

丈蕭條于客邸愛莫能助把酒爲歡一去汴梁又成闊
絕茲以宦游之倦枕漱石泉何幸大將之旗近開東海
鹽官咫尺保障聲聞躑躅山林未能走賀乃承惠問駢
錫佳儀多情若斯令人感慨但慚無以報如何如何聊
書箴并小刻奉似郢政以翁丈愛琴俚句新作琴語可
資一噓也使者爲言尊意欲招小艇一游併促長安之
棹弟以綠竹青松結盟已固留連眷戀未忍割離歎出
門一步爲難望海上一綫如天涯也蜃樓佳氣徒勞夢
魂嗣容努力勉圖握手

方應祥

孟旋西安人

柬李衷一

當今道德文章竝推主盟如先生所謂揭日月而行天
其間欣附氣類以跼蹐乎一時者猶之長庚啟明分未
光以司一隅者耳國家經義制科經義于士猶之矢也
制科以取士猶之羅也的有所不必中于矢而後明制
科之大鳥有所不必入于羅而後見經義之尊夫日月
之行經天之中不知其光徹六合之外故非天所得盡
也李先生不肯就一第而士與取士者之重乃兩伸于

天下豈與夫長庚啟明之嚶嚶晝夜僅爲司而無當于
普照者哉

荅費無學

千秋之業抑而就一時之制光怪駿犢踣藉靡上里中
兒未見駱駝而詫馬背之多肉又何責焉

徐日久

子卿西安人
別集

柬吳伯霖先生

小園初起手時便約法三章花木之無長進須人奉承
高自鼎貴者俱不蓄

與聞子將

丈夫處世止須自裁政恐上轆轤時自己把握不住若更瞻前顧後因人行止陋矣陋矣

與譚友夏

兄近日作文象意否象意是好事極不象意亦是好事復聞子將

做秀才時最難耐者提學却是一個今來作縣相牽制者遂十數人皆能以咳唾爲風波卽頃刻變霜露弟今儼然見効矣閉門待罪視山中靜坐掩關時心事何如

也雖是非得失未必渠所能制亦難道得此中無礙如
往時卽到得如往時初無大益祇增人嗤笑耳

復友人

僕好讀書恨愚好山水恨俗質任恨弱坦懷恨疎樂從
遊當世名公恨見人輒面熱惟喜功名而數不偶則不
恨耳

與方孟旋

讀史得小心之說此是戲論耳今之見効正患在不能
大膽兄知我者故亦遂披露以告吾拙幸勿示人令門

外漢亦復來窺吾底裏也

復翁子遠

今有一事相長只穿衣吃飯間有妙文章在兄無忽過顧求之人悶閒語恐不甚濟事也孟旋先生在事內人渠常說事內人誠而不明事外人明而不誠可自記取也

與本學王廣文

弟率意任情本之愚暗雖循例不能無軒輊如此要求足窺諸兄萬一但念是非本無所定期于自得則雖以

鄙人之偏見于以爲他山之石則有餘矣連日酷暑又爲漕事被上司煎逼念爲諸生時讀書甚樂幸傳語諸兄母輕放過不及時受用行及矣

與王遂東

往聞有能文之士曰張以謚曾大羽者今始知是青浦諸生不肖未見其人然念之不置幸台丈自拔之不必使之知出弟意知之更多事矣

與韓鵬南

所舉諸人多不識面却不知此衷何故不能已已昔長

公有言見人飲酒則爲之酣適見人病已則爲體輕而況才名之士得奮焉自拔不憂屈抑焉者乎竊見台丈曠度逸才必先懷此志故敢以所嘗畏服者剖心相告

復黃經甫

未中時聞道縣官難處輒不謂然便對人發許多議論正如談無鬼者鬼辨亦窮而世間實是有鬼尙口之人可笑如此今報及矣足下天才駿發決無此業然亦願識之無爲世輩所揶揄也

與兩學師

葛文宗文體八義見寄真是從刀山劍樹中將這箇身子逐一試過現菩薩相者非可以文字語言目之也已錄一通揭示明倫堂使諸生共知向往

復陳子金

生祠之說不知何自來近已嚴爲阻止弟在此四年他且弗道只如修造一節自遠至近自大至小真是無處不經手脚卻從來未曾附一姓名每見省下牌坊雄壯牢固乃考其歲月都無百年舊物而名字已漫滅絕無可考徒有危石稜層欲墜使行者恐怖以此見得這些

斷然無用只有方寸地庶幾可覓不朽或海內有知己
一二人堪爲異時話柄耳兄以爲何如

王相說

鞠劬泰州人
自選尺牘

覆鹽臺鄧

老公祖有見于竈苦商因此真課逋之本而實弊隱之
標也蓋竈皆自苦商皆自困耳譬如士子進文場多攜
童僕護持之術愈工而擠雜之勢愈盛愈欲前而愈不
得前使煮鹽者如其應出之額支鹽者如其應入之額
則利且不可勝用何困何苦哉然此入骨之病已不可

除去其太甚在老公祖料自了了謬蒙下詢敢諱迂疎
謹率筆數言唯祖臺笑而置之

荅道學辛全

讀養心錄知足下之于道深矣不佞願効芻蕘少爲刪
之易之冠經論語之冠書道德經之冠諸子通書之冠
諸儒孫武子之冠兵法唯其簡也簡則後來不得以僞
雜者溷之而于醒世捷傳世遠亦立言者之責應如是
耳

嚴首昇

平子華容人
瀨園文集

荅江陵詩社八子

未有今人不慕古人而有所獲者要其慕古人正非優
孟古人譬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非有一毫相似且慕
古人未必不過古人如武侯自擬管樂豈但管樂而已
哉然學古人可也學學古人不可也

與王明最

神交二十三年垂老相見荒城夕陽頂趾竝有滄桑之
感秋厓六詩書箋報命聊寫山中苦狀出門三百里便
非本色矣我輩自是一箇頭面作出十八羅漢不遇故

人不識爲何人也

又

人生極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王不動心便是聖賢盡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甚容易了舜禹生平輻軻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喪不由人禍福不由人卽善與過亦不由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與王季豹

人有不爲而後可有爲歷數古今斷未有靡事不爲得
成一事亦未有無人不交能得一人之力者弟自分才
疎意廣病正坐此等以自砭因爲仁兄砭矣

又

此輩小傳小叙小記頗足開顏倘授以帝王本紀名臣
列傳便閣筆矣與之言性言天能亶亶到底與之議天
下事能縷縷指掌連牘不盡乎辟如小匠築斗室石橋
竹徑厝置如意一旦委以未央殿承露盤應袖手爾而
顧輕薄前輩凌厲一時去井蛙幾何也

與陳子貞

獻吉之文體氣俱全形迹都泯居然兩京而理事興致無一足存此塑古文之像者也

又

人之有詩文猶其有兒女子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它人子何可愛哉

荅華藩

王午

盥讀手書摹寫旅次蕭條如謔如嘆筆端有詩畫矣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七十年瓊宮瑤殿一旦而華

門圭竇均是人生快事近日造物將乾坤作一部出像
莊周脫胎接引故使殿下現種種而說法耳

與高彙旃

楚史未了時刻在心郵便不妨時時檄催以當鞭策唐
人云能事不受迫促若昇者則常因迫促得能事耳

與黎耳菴

土室各成有投老意顧弟與兄自殊絕也老兄宦遊十
餘載息機山中如傀儡然逢場作戲已乃裹入布袋耳
弟則炫玉不售因以韞櫝者乎一咲

與魏織仙

王子至得接手書不啻親見喜慰喜慰世界如一塲筵
席暴客猝至主人不知何在座上大班散去先生觥籌
興闌頗足自慰小子輩總未卽席何以堪此雖然不應
又顧而之他也一丘一壑願與先生共之

與陳斗翔

富貴必歸故鄉始快而高士傳中往往多僑寓者至死
不願丘首蓋井里親舊之間非淡寂人所宜爾客渚宮
時恨不速歸到此求復坐敗廬食薑韭與共人談天下

事何可得也

與陳小有

傅築公書來知曦侯先生一門遇害弟將爲此翁服三月矣此翁卓行古道人自不得不以古道待之往讀史漢見獨行士動鬼神格異類至遇虎狼盜賊無所傷竊笑當時風氣所至雖虎狼盜賊咸有獨行意今日恐不爾覩曦侯事使人不敢以爲善自待江河日下雖盜賊亦有然者附便不旣

與錢彥林

某窮而著書近二十年卷帙高三尺許強半皆妄談天
下事顧以款段自甘之才生當孫陽不到之地畢竟無
施項乃挾持來京師遭故人黎耳菴于路見驢背種種
云近世士大夫概不喜此此非錢先生不可棲遲白門
刺書漫滅獨來請謁良有以也不然長安米貴鄉里親
舊概堪彈鋏何獨亟亟大賢之門且貸金于幼安而乞
餐于靖節豈計之得者哉

梅

磊

杓司宣城人
響山文集

與周櫟園

避暑山居了無一事搜敗簾中僅有四家集因重爲評
臨請先生質之北地奇肆矣但語病率易太倉博大而
格苦不高新安工練而氣嫌不逸至濟南有意鉤棘僅
貌其句于古人之法全未有也不知太倉何以心折真
阿好耳要之皆不及北地遠甚以北地能疎能使氣也
近見守鹿門震川門庭者排擠太過無乃蹊田而奪牛
乎先生具眼平心持論以爲何如如其未善不妨往復
開示

與兒耘

客有過余問詩與制藝孰佳余曰制藝佳客問故余曰
詩能窮人制藝能富人請問富貴與貧賤孰佳此雖一
時戲語實切已之論也汝輩自誇王謝門風究與饑寒
何與可深思之

又

昔朗三兄嘗言吾守先季豹禹金公家法云閉門讀書
與開門結客不可偏廢不讀書則根本不立不結客則
聞見不廣至守身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與之稱
貸交貴人不可丐其竿牘我既無求則士氣自壯而彼

之驕情亦無繇生成已亦所以成人也今時名士皆一切反是豈不可懼可嘆

與周櫟園

昔人云吳李以前畫實而近俗荆關以後畫雅而大虛自元人一以唐相高無論六法宋人幾無生活處先生所示諸畫尙留得一半在要之積習成尙風會使然噫豈惟畫哉

余

懷

澹心莆田人江寧藉

與周櫟園

風雨孤菴歸情如霧回首西湖未免作天際眞人之想
嘉函竟成畫餅頃亦卽還吳門矣古人取石壓艚今則
取石壓囊耳時無裴寬豈能使張徐州揚眉吐氣耶言
之可爲三歎判股詩得大篇眞可壓倒羣作此君藉以
不朽矣在吳門耑望旋帆倘得方舟并駕同歸秣陵亦
一快也

荅太初索畫

眼前國土筆底江山不假一毫氣力總是現成受用莫
學他頭上安頭今年在這山裏坐禪明年向那山裏結

夏打算到臘月三十日看你有甚麼公據道人今在紙皮墨點上通箇消息無滋味中也有少許鹽醬一一透得過舌根管教你入骨入髓

寄雲溪枯木寒泉圖

旣云出世當有出世事這斷紙殘墨要作何用若向這無用處討著巴鼻轉一切事而作佛事借錯認枯木寒泉也莫去尋枝摘葉雲溪他日得其精而忘其麓也

劉

城

伯宗貴池人

與陳伯璣

仁兄以著述大業每札見教故弟凡通候輒欲率胸懷
請教而作郵者必匆遽相督悵悵數語定不得了前後
如此殆非一次真恨事也拙詩請正近狀益不得佳出
口都無好語因念子美老來詩律漸細卽此豈後人可
及哉雲子何遽乃爾痛絕痛絕平論殊不苟且大抵此
兄胸有本領醞釀頗深偶及纖尖無傷大雅其于世事
久在卽離遠近之間與世之有嶽嶽者不同故所收人
與詩亦小有出入要之不損雲子本來不足爲譏也

凌世韶

蒼舒歙縣人家江寧

與羅瑕公

噉麪小過火證復攻苦月餘今漸平矣饑飽涼燠皆足
爲衰老之崇危矣此身乎頻損惠貺何以堪之秋氣已
至當完公逋也

沈

灝

朗倩吳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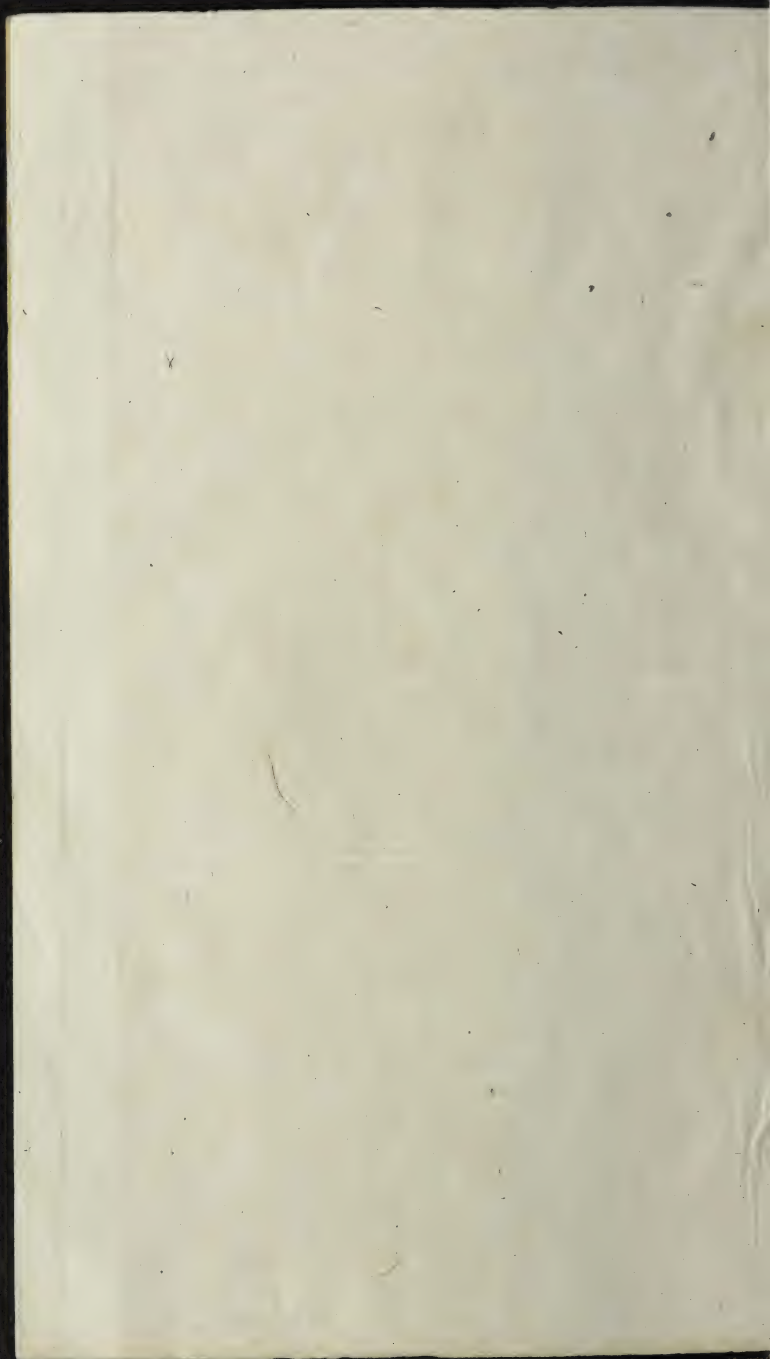
與羅瑕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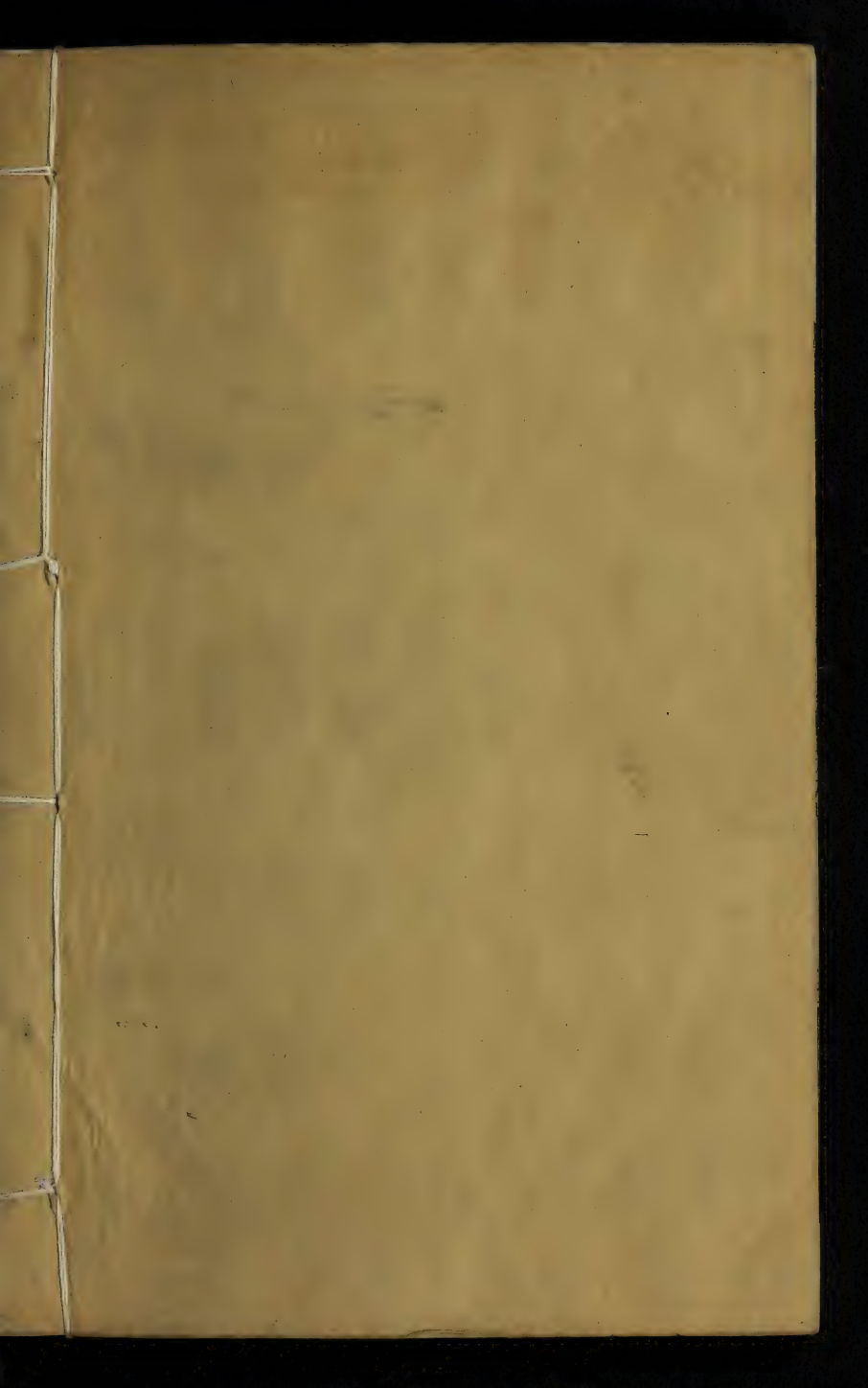
山窻寂歷林雨蕭涼仁兄攤書下帷愚兄弟愧無將悃
方切徊徨韋刺史不云乎何時一尊酒遠寄風雨夕令
人黯然不能讀也讀新什青蓮不足稱天仙摩詰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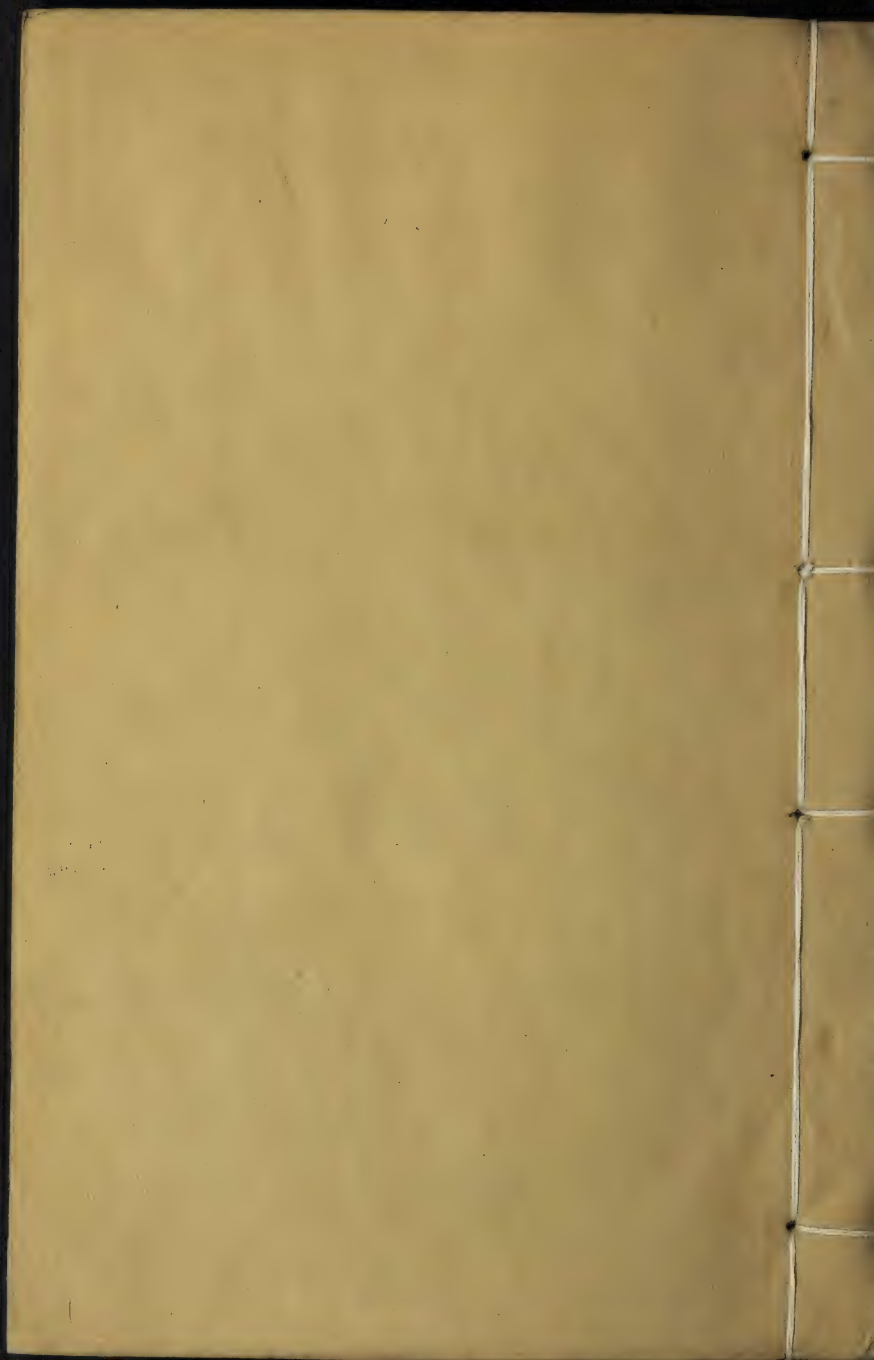
號禪那矣羨羨陳先生見委作無聲詩須速速付生絹
令潑墨興雲現東南奇山水一博軒渠何如何如

尺牘新鈔卷之九終

番禺孟鴻光校







PL
2451
p29
v.90

尺牘新鈔卷之十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顧若璞

和知錢唐人上林署丞顧友白女督學黃寓庸長子文學東生婦黃夫人卧月軒合集

示諸兒

予自萬厯丙午歸汝父遂涉厯家事廿有六年中間辛苦備嘗風波遍厯予惟是兢兢業業蚤作夜思罔敢失墜以無誤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憂者豈好爲是勞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見背至我歸時貧與病合處世艱阻事非一端且彌留之際止囑終事惟儉善教汝

輩以繼晷香善事祖父以續已事親不終之罪我固一
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翼小心如臨深履冰常恐
折足而覆先人之業至于祖父逝後多少風波寡婦孤
兒所不能對人言者未易一一數也予于壬子生燦兒
于甲寅生煒兒兩兒止見其生于仕宦之家長而居處
晏如衣食粗給幾不知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卒
瘁以僅免漂搖之患者二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
俱長成婚嫁已畢重任有托我責稍輕故以分爲合析
汝二子使各庀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俟繩祖

武哉良亦有所見而然也九世同居時旌其義二難孝
養並以德稱第情不隔而事或睽豐儉之異尙多寡之
各適好惡之不相符也人情異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
如我之所願況人情習久則慢易生慢易生則嫌隙起
是故離則思合合則思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
致審也喜兩媳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邁一
一清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各自
成立以漸進于禮義庶無內顧之憂亦鮮永終之敝豈
必合爲是哉若夫一絲一粒皆自我數十年勤劬困苦

中留之則所以謹守而光大之者更于二子有厚望矣

與張夫人

冢婦丁從余讀唐人詩其寄燦有云故有愁腸不怨君
語幾于怨誹不亂矣與燦酒間絕不語及家事時爲天
下畫奇計而獨追恨于屯事之壞也且曰邊屯則患傍
擾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妾與子戮力經營倘得金錢
二十萬便當北闕上書請淮南北閒田墾萬畝好義者
引而伸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仍舉鹽筴召
商田塞下如此則兵不增而餉自足使後世稱曰以民

屯佐天子蓋虞孝懿女實始爲之死且目瞋矣其言雖
夸然銷兵宅師灑灑成議其志良不磨夫人許之否

與弟

夫溘云逝骨鑠塊銷帷殯而哭不如死之久矣豈能視
息人世復有所謂緣情靡麗之作耶徒以死節易守節
難有藐諸孤在不敢不學古九熊畫荻者以俟其成當
是時君舅方督學西江余復遠我父母兄弟念不稍涉
經史奚以課藐諸而俟之成余日惴惴懼終負初志以
不得從夫子于九京也于是酒漿組紃之暇陳發所藏

書自四子經傳以及古史鑑皇明通紀大政記之屬日
夜披覽如不及二子者從外傳入輒令篝燈坐隅爲陳
說吾所明更相率呶吾至丙夜乃罷顧復樂之誠不自
知其瘁也日月漸多聞見與積聖賢經傳育德洗心旁
及騷雅詞賦游焉息焉冀以自發其哀思舒其憤悶幸
不底于幽憂之疾而春鳥秋蟲感時流響率爾操觚藏
諸笥篋雖然亦不平鳴耳詎敢方古班左諸淑媛取耶
鄆學步之誚耶

周

庚

明娛莆田人

諸生陳挾公承續元配

與仲嫂

居諸忽忽不覺春深久客云何必有以也度兄平日神情非遊則病遊可也病不可也惟喜裝束有先君方書存耳但以悠悠落落之致陶然于山水詩文之間諒可勿藥嫂動定清勝何似對父母兄弟至樂存焉庚不能竹竿淇水之詩其能已乎

其二

庶母遺詩記向在阿母笥中惜不及載之以歸古人矣人不可作其音亦亡泫然涕之欲來也嫂更大索之偏

于不切緊處庶幾一遇存其缺畧是亦徑寸珊瑚也

其三

感念化者欲爲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無年搗管垂
毫惟聞猿哭是以更端而未就當續成之敢不誠于陳
耶

其四

六姊乃凶死以去好不可爲豈不信夫生爲姊妹聚首
無多歸與爲隣相見益寡豈非生人之憾耶業成數言
私爲位哭之昨見阿兄告文更爲切至死者有知可無

冥恨矣

其五

三國志經嫂所點定庾應窮其贊辭但不解於古人何
所厚薄只覺此心爲劉

其六

亭雖不元水能虛白假吾兄養晉工文地以人重矣嫂
况肯來庾當出城作主也

其七

東郊清且閑宜爲調身善地可無阿兄註馬蹄秋水耶

與兄無聲

詩自致窮兄烏得富兄遊烏得不貧貧而且病有繇然
矣遊稿妙極矣獨怪登大雷而無書何也

與夫子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爲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母
以避吾嚴小者各發付諸乳一室深山清虛已接不無
文字之緣當繕寫以正

其二

城不如郊郊不如山徙之西林誠善也山靜日長惟君

自愛

其三

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益亂則憂益深所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所然知粹然一出于正卽不得以奧鬱高深奇之也

其四

林媛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風之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

其五

供白衣者謂其宜男也頂禮三年生女益衆始知佞佛
求福之愚也德音莫違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不必有
所求耶

陳鍾璵

石丈晉江人
密菴初集

畚黃若木書

日閱邸報見某公枚卜事深爲怪嘆楊龜山出處之際
君子譏焉家希夷先生曰名將成必有物敗之王子明
寇平仲起手都做出伊周事業後來委靡不濟只是戀
一個相王嘉祐曰丈人不若未爲相善相則譽望損矣

山中讀書時是草蓐至戴紗帽時是簷真整整做出一篇大文章與今後人看如何可草草鍾典常以此意求之無論今人恐古人亦不一二見也

富孫本芝公祖書

鍾典生具一種迂腸拗癖嘗妄譚以爲自孟子後近千載心性天人之旨無一人解者眼見前後諸賢多函胡不了又今人動排擊禪元二門其實非確有所指第附聲沿響大肆謾罵嘗笑之以爲如聽訟然不詳稽兩辭何繇審克鍾典嘗深坐空山夜閒更闌洞開曲室嚴

設三四座奉孔孟于上襍置老聃釋迦于側小子鍾璵
騎郵其中暢彼我之懷通往來之窾隨拈一義周折平
章因以知余門之說長而禪元之旨未始不可互參而
共證也凡此皆鍾璵迂拘所在以是絕去依傍掉臂單
行如謝康樂山遊持刀斧礫剪荒徑鑿聲冲冲然亦云
艱哉此意或二三知己可共明未敢對外人道也

遊英州觀音巖示弗人

英山突兀竦詭僕最愛其入手處譬之名家伸紙將畫
偶爾落墨點污紙上遂以勢成之幅圖完好爲峰巒爲

草樹爲人家爲崑崙樓或爲禽魚爲雲氣往來爲馬而
飛空騁轡以遊察其起止有倫無理不可以常法律也

與慧林和尚

花之敷坼魚鳥之哀樂風日之爭讓農漁之單偶烟水
之奔緩陌上叱牛聲之生熟觴茗之行止此皆文心所
佐助者也而僕今覈詣若何慚愧慚愧

與曾弗人

湏陽峽是造物迂腸拗筆所作者峰頭部署俱於不必
安處硬然安之耐人思索大約如古逸書班駁錯落駢

讀之神理不屬似生似斜似脫似欹斷一再思之却極完穩欲爲咨補一二字覺無下手天地間迺有此種怪物

與友人

李卓老云爛熟百篇時文入場學一謄錄生繕寫此是也老生愁苦經營一字必求其合半句必極其穩刻畫之過轉入險狹則立敗矣是言也驟聞之惡其猥屑然回念身在號舍中檠火明滅雙瞳凝睇思索未到畫角密移不得不服其言之確也

與友

莊子曰古之至人其寢不夢其息深深沈渙曰晝觀之
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方可言學張九成曰耳目
爲禮樂之原夢寐卽出處之驗善讀書人只就夢寐一
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下手要路

與友

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聲名妖孽四字合說
眞頂門一鍼

與同社

詩文至六朝淫矣使其尋聲合吹如轉圜千仞乘溜而下則其去宋元填詞傳曲不一二舍爾抑使其厲而挽之建安黃初以上則猶決東海之波屈注華岱憂憂乎其難哉唐初諸公坐視古今斟酌情文因其精麗澤以雄渾本其繁富加之堅栗當其時如子產聽鄭國之政非必盡反子皮所爲也第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而國治矣是故其詩則有沈宋之正宗其文則有燕許之鉅手人知沈宋橐籥于曹魏不知其權輿于陳隋人知燕許陶鑄于馬班不知其規模于顏

謝蕭統曰椎輪爲大輅之始層冰乃積水所成剝復沿
長中有至理排幹元氣存乎其人有志者所不甘坐而
塞默也

與張士弼

僕性護醜雖有所作秘不示人如海神與秦皇帝相見
約曰我貌寢勿圖我也足下信手信心一有誦說任人
抄繹百里內外朝脫藁而夕傳授也若烽火之召然僕
之去足下不啻倍蓰而責其相及是使威施與賁獲鬪
力能不憂其絕脉哉

王思任

季重謔菴山陰人
文飯

與冒辟疆

向辱翰貺因冗極熱極不能應教茲俱如命勉爲之以
呈第珠玉滿前自覺形穢奈何仁兄異才仙品故是藝
林中飛將佇看橫絕海宇不佞近日不解時文亦不敢
看時文言時文矣每對時文惟有口誦阿彌陀佛而已
仁兄得無同慨耶

又

壽文難動手而在海內祖孫父子鴻鉅名卿更益悛悛

退矣恭喜尊公衮衣東借節鉞匪遙奉太翁太母于鈴閣朝夕視膳僅一衣帶黃河也任到潯陽一日卽往星渚爲御史作箴片旣是老兵復稱貧道段干木之旗播鼗武之鼓日日簿書與悔氣塵年戈陽腔服色團帽爲伍而已使者到正從廬山還留之八日始得完事以報命文字覺不惡但金箋壽詩非任之所能不得已而爲之者也

簡徐元仗

尊教摯誠感切但所云下逐客之令罪主家無赦則有

必不可謝必不可絕之客將奈之何又云不得已姑行之客去卽翻案弟中夜思之猶覺未穩安于客甚恨亦于百姓甚怨也居官日短做人日長況弟不比台翁起家牛醫戴笠下馬之盟頗有其人又弟情軟不能作冷面來則必見見則必欸計其往來路費察其特來經過不妨以血誠告之或請或不請情禮必當盡之但竭吾厚薄之力如有方便事關說亦委曲從之過我心許妨我官箴則密求相諒或亦不取其恨也台翁以弟視弟再求酌教懇懇

簡趙履吾

秦淮河故是一長溷堂夫子廟前更擠襍包酒更嗅不
得不若往木末亭吃高座寺餅飲惠泉二升一魚一肉
何等快活也

簡米仲詔

越人嚼筍聞人嚼蔗漸老漸甜不想奉崔魏諸公主何
意見就中少年新進甚多今日銀艾明日就想犀玉邀
呵過棋盤街尙書閣老是箇孩子難道有大半世做去
早早回家有何意趣打選官圖不上五六擲就到太師

出局矣忙些甚麼又做官如游山一步一步上去歷過艱難閃跌幾次方知荆棘何以刺人危險何以惕人幽奇何以快人轉折何以練人漸漸登峰造極方得受用今一見山麓就要飛至山頂山頂之上又往那走此皆不明之故也年兄終日太僕決不轉動譬之山腰看人從高跌下者暴痛絕命可憐可笑也若弟又鮎魚上竹竿可笑之甚矣偶發名言不是妬口也我兩個老人家終有意思在

與許伯倫論文

蝨必車輪蟻必牛鬪而後耳目之官各極其用曾以此
看小題一字之冷逼章熱血呼吸盡來此真小題也如
僅以小兒之穎挖空生語頭巾之學餽貨雜張不則霸
王叱咤豪叫一番蘇秦縱橫演敷數帶雖玄黃炙轂紙
動戈飛吾無賞焉

施閨章

尙白宣城人
雙谿草堂集

與蔣虎臣

夫詩以自然爲至以深造爲功才智之士鏤心剝腎鑽
奇鑿詭矜詡高遠鏟削元氣其病在艱澁若藉口渾淪

脫手成篇因陳襲故如官庖市販咄嗟輻湊而不能驚
魂賊目深入人肺腸寢就淺陋其病反在艱澁下

蔡復一

敬夫元履同安人
遜菴全集

與劉侍御

僕獨木易風危礪難水始以蕉弱受修竹之彈旣而拭
唾逢羿殼之怒束身待黜何能勉樹如大雅所獎期乎
雖然返璧心承已重

與黃石齋吉士

先輩有言官必有事館閣人便當理會相業不然則爲

忘其事而虛國恩矣書之於業奕之譜醫之方也執譜
與方必無國工然未聞國工之學而去其方與譜者姑
以兵言賭墅而費人也多矣今士未嘗爲譜與方姑妄
言之而妄聽之驟以國賭而寄人生死之命可乎語曰
習方三年無可醫之病醫病三年無可用之方此善喻也

與楊衡毓

別論云云私所扼腕語云流言流之所行周公亦謹避
之而已流必自止日月宣朗亦何假于風雷哉

與畢東郊鄖撫

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雖退之語而台臺爲我
拈出遂令汗出透背矣外典有言利刀割泥泥無所成
刀日就鈍良可慙歎

又

莊誦徵信錄老伯母真笄櫛偉丈夫也是開名世以禎
國家豈偶然哉台翁以第一等之人兼三不朽之事解
綬則六載彩衣貽芬則百年彤管天人之際得全全昌
卽授簡如雲孰若自昭前者之大且永乎弟以不敏借
研聿當執御榮施曷量然偉丈夫之母必得丈夫之言

方無慙色而弟也夸父之棄杖且自撾蝮志矣卽欲槃
悅其辭以贅槐眉恐王母之山不受也不獨刀筆羽檄
情田未耨而負羊公鶴之嘲有何徽音可當三青鳥乎
謹拜而藏之容兵事稍定勉効一言庶賴讚佛之虔以
懺撓棟之罪

與孫玉陽楚撫

夢與人戰者角敵甚苦而不知敵者之亦已魂也天下
一身也奈何一身中而六鑿相攘乎薪火相摧而人材
國事俱受其敝婺恤有心匪獨同調之私嘅矣台臺山

立難搖玉磨更瑩所謂何傷日月者但悵星福守而旋
移甬膏收而難下耳無力攀轅忍言秣馬

又

不肖觀近事水火之勝數年一復其勝愈甚則其復愈
速方勝之日卽有不可居之勢而使飽帆風者莫之察
也臣子何足言而以剝落受之人材以空虛受之國家
誰生厲階忍負君父天定勝人台臺休復不遠所望嶽
鎮八風海平萬壑相皇極之化而消偏陂反側之爭天
下猶可爲也敬因返岫豫祝賜環

與王崑璧中丞

不肖舍嚙頰入貴筑承積壞之餘於疾爲療身旣庸醫而竒窮不能具藥物以意治之黔病未動而醫先病反以其病病黔主人責其不效逐醫宜矣

與顧桐栢

南浦龍光錦江魚字影移音間夢路苦迷易水治兵時台臺鳴珂卿月只尺天喉而修候未能若或掣之廼知舟近三神山風輒引去非虛語也

與長沙府

曩拜瑤華藏袖經年字不滅也嶮衡相望遠莫致之惟
遙想紫芝引領軫中一星心隨颺往耳新化陳令治安
曾見所著貞言及古詩數首類貞恬士又聞武昌縣言
其騎驢赴補選步行投謁買飣飣過午則雖未卜其有
爲而似有所不爲者也故爲之緩頰今聞寶慶道府議
處豈其縣政不可耶抑宜古而不宜今也其鄉紳陽生
白公祖有書極頌其賢子民或從厚道而陽公祖清介
甚又素不輕言者門下有真聞見幸直示庶得自省而
免失言失人之悔

荅劉學憲

承教大刻爲黔畫者真是老農譚稼粒粒皆苦國醫處
方劑劑皆中所恨牛種無畜藥物不全耳實心做事之
難惟同病者始知其痛回風賦謝未罄欲言

鄭崑貞

十師龍溪人

與減齋

對簿只弟一人絕無證驗丹筆不知從何註脚讞我者
亦甚難耳獄戶日增暑氣冤氣互相薰染咯出紅痰如
圍牛火中迫取其肉衰病之軀安能獨存冤對已到神

僧惟有還受況塵劫凡夫哉遊蜂逗紙窗一時不能自由姑作是觀庶鑊湯尚可避熱耳

林章

初文福清人茂之尊公

荅黃序賓太守

乍脫縲紲如鳳出笄更思翱翔霄漢周覽八極舒十年之積憤寄于載之曠懷不復能踰跼屏息逐燕雀盜食籬薄之下又以天地爲囹圄也是以過名都則思登眺逢麗地則思徵訪彷彿若夢中入華胥也奈何三楚之精神已減六朝之脂粉盡消江漢風流不堪一嘆

嗟夫園囿之興廢洛陽之盛衰也此豈獨吾徒行樂之感哉

與李如真書

某名教罪人不可爲長者言然長者有道之士也寧忘嚮者爲御車時乎

與何維聖將軍

絳侯得罪袁盎恕其過魏尙獲戾馮唐恕其寃僕無絳魏之名足下有袁馮之誼矣

與丙卿大來

魯朱家以一言出季布匹夫之名遂重天下僕非有季布之罪二君何難爲一朱家語云善人在患饑不及餐僕固非善人然足下能朝食乎

荅許將軍

維揚爲豪傑之都然而僕數過之懷中之刺敝焉足下安所聞及窮愁耶

與某

士之不幸昔固有之如僕不才乃今所無嗟夫僕信不才然實冤也難爲言矣得從寬罰豈不感恩然放鳥于

放猶縛其翼縱馬于達尙繫其足上不可飛下不可走
靜言思之徒自悲已凡羽驚蹄不足爲惜足下憐我亦
令我媿

又

秋色易分客踪難合薄開北海恣賞西風

慰友

十載宦遊未成題柱百年伉儷乃作歌盆悲哉足下何
以堪此

林 嶠

小眉莆田人

與張公亮

與先生相隔千里，握衣無從。正如成連弟子，操舟入海，還顧林筏時也。人之情固，有同牀連屋而久不相移者，反自得於江山千里之外。譬如禮佛者，合掌持呪，終日拘營自失者，久一旦離去，游行山谷間，朗懷豁開，反覺佛在我前，其爲開益，豈徒形相接人而已哉？嵎於先生潦倒思憶，幸而不爲鄭階蔡席假館授餐人耳。其與開懷見佛，寧有異哉？嵎年少且賤，無一可傳，未嘗學道而懷仙佛之心，未嘗出世而厭市井之俗，此自嵎家和靖

處世多僻生來帶此種子不自知其狂疾耳

寄楊復師書

僻左之地每訛動履或云補官某處或云謫官某處或云未曾補官尙在某處棲止如是經年不覺啞然自哂矣念此世界亦是野馬奔塵隨飄隨止何足厝心唯是生平知己顛倒思憶眠寢之際尙覺有吏散衙清師弟執手誰能禁不生情哉今年讀書雖未能窮盡古人亦粗涉其大意若年過三十所求不遇便作一雙布袋負生平所著遍走天下向長安酒壚上尋我一二知己足

矣歸來仍守一園只於破壁中掘土幾尺埋其遺籍令
後來得此編簡殘缺荒荒莫理安知不爲曩代所貽哉
默默此意誰與語者每自思念奄奄鄉里中有持一杯
酒從座中亟贊曰慕子久矣子真好學者也子真能文
者也此何益之甚而徑稱知己矣況我師生生來具此
夙契來官此地揖我而超越於儔衆之中退之之接何
蕃中卽之揖王粲無以異也山水相阻裘葛相易欲辦
芒鞋竹杖江右相尋尙須俟之數年以後耳總之相晤
有期未應默默也峭性本蹇促不與妻子爲緣若得少

營一山置書千卷蓬髮不洗坐卧其中蛩吟蛙唱聲影
相從寧復知有人世拘束事乎奈天不可祝壞牆漏屋
兒女相襍啼饑啼寒聲出籬間以此相苦非但幽心韻
事剝喪無餘卽進取一念亦且釋去七八僅留二三矣
始嘆人世自有易卜之歡易酬之願奈何戚戚徒爲虛
羨乎

與張公亮第二書

先生詩文實爲海內第一士之無意涉筆則已士之有
意涉筆自當遠涉千里求一面質區區馳一使則亦慢

且疎矣函丈之間不勝慨悚上之不能尋山千仞與通
人達師洗藥問性次之不能買東郊數畝引酒歌詩率
其妻子居焉乃兀守一室時一弄筆投於箱篋之中不
遇知己誰見稱頌恒恐年壽不終詩文無傳身沒之後
墳高三尺累然草土將無下慚才鬼上媿頑仙者乎竊
念古今文人人人矜大誰肯自引自咎以相下者伸方
寸紙於私室之中毋論能與不能皆有振翰摩天之勢
崛不幸而才力甚鈍然而十爲文亦豈無一二得形似
乎危苦之旨艱深之辭徒充篋笥而已是以偃蹇已久

聲名寂然安得哲人君子吐韻投心然後晦賤至死而
無悔焉山臯之鳥雖無益於人世忍使之哀鳴馬首逐
菴不救乎崑於先生不憚千里而往質之者欲求一言
以爲政也

劉體仁

公勇潁川衛人

與紀伯紫

驚蟬辭樹前別殊草草弟八月始還里都門半歲無一
佳況自厭塵俗不堪具道也北地有賀宣三者家世爲
老儒宣三建函樓藏書萬卷昔曾爲之賦函樓詩昨相

見京師已授爲丹陽尹矣此君留心風雅耳社翁名固
久酒酣耳熱有恨不執鞭之慕弟告之以托交最久且
言可致相晨夕宣三大喜過望起立跪拜冠纓沾酒盃
弟不善飲是日亦爲盡一斗當此時而有一知嚮慕吾
輩者如一聞佛名號便爲第一希有便是慧命不斷弟
亟許之老社翁其有意乎弟恐老社翁畫叉頭月有數
斷餘且貯筒中豈肯復出門一步乎然弟已妄許之不
敢不以是爲請幸酌示之

廖孔悅

傳生江寧人

與紀伯紫

上巳對名花奉候至日暮不見好朋來佳節竟虛度

張

惲僧持江寧人

寄周岷公

別後三接手扎山川千里知兩人心未嘗隔也幾番提
筆欲作一書幾番閣下詩有之長疑卽見面翻致久無
書如寫我衷矣弟入夏以來在家賣藥非視疾不出戶
然未能醫人竟先自病而所喜者因病得閒因閒得靜
不特境寂亦復心清雖不能讀書間取一二冊觀之頗

覺明了惜乎不得如吾兄者一爲晤語吐其胸中所欲言却憶昨秋舟中山中風雨烟波晨夕晦明中各持一卷互相披剝兩月間快對真如天際了不可多得也八月後漸次涼爽能乘興扁舟來清涼木末坐蕭寺黃葉間十日談乎望之望之

與周櫟園

綠陰深處艤舟載酒相待久矣主人翁須亟來借芰荷風泠然醒之否則一片清涼恐彼終付瞌睡中耳

與友論歷下竟陵書

今之論詩者始焉多尸祝竟陵久之且俎豆歷下彼此互觀正可相輔而一人之身前後每自相誹詆甚有入室而搯其戈者中心大不可問恐風人必不如是也僕且不遑究歷下竟陵得失之歸而獨思今之爲詩者仍之以竟陵則不可矯之以歷下又慮復剿其似何以服天下才士之心無已其必折衷於孔子乎從古論詩未有善於孔子者孔子之言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僕向所謂未有無所爲而作者此也詩苟不本于性清苟

無關於風教不作焉可也

龔

賢

半于江寧人

與胡元潤

畫十年後無結滯之跡矣二十年後無渾淪之名矣無
結滯之跡者人知之也無渾淪之名者其說不亦反乎
然畫家亦有以模糊而謂之渾淪者非渾淪也惟筆墨
俱妙而無筆法墨氣之分此真渾淪矣足下兄弟世其
家學沉酣夢寐于枯毫頑石間者四十年吾竟不能窺
所至夫未離閫闥而談五岳之奇雖稱亦謗也余何敢

程正揆

端伯孝感人

與惲香山

繪事家多爲筆墨使道生是使筆墨者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與胡元潤

作畫不解筆墨徒事染刻形似正如拈絲作繡五彩爛然終是兒女子裙膝間物耳足下筆墨各有別趣在蹊徑之外油然自得蓋能超凡脫俗者恐未免下士之笑也

林嗣環

鐵崖晉江人

與紀伯紫

大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而一範之靜穆可典可謨爲
經爲傳盡掃叫囂浮莽之氣方諸古人難得比似也恨
紫老旣不生溫陵復又不肯貪閩天百世之師僅握兩
日之手子春移我情更攪我心也少選欲來閣上可否
爲詢閣主人相示

與胡元潤

蕭疎數筆必意思橫濶乃勝耳孫可之稱高錫望文序

事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
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知是解者吾告
以畫兼爲近日假雲林喝一棒也

梁以桷

仲木宛平人

與紀伯紫

道駕早出何時返寓弟方自外歸偶有斗酒雨中無事
窻外青梅一株梅子纍纍正堪與道兄一論當世也相
去咫尺幸着屐過我爲望

胡介

再見

與紀伯紫

昨歲鹿車至湖上正弟倒顛憂患之中神意惘惘却不
知作何狀後又饑驅渡江促迫而去倚櫓回望不勝悵
結矣想知已或同之也別後南北異踪靜思疇昔心迹
皆馳讀老杜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之句
顛叟旅堂想不免實下三升淚矣頻年奔走顛叟歸隱
之計粗有成就否近履何似家室各無恙否弟淮遊之
裝止應逋累月終故人見招爲八閩之行刀頭鑊末倒
行逆施曾爲浪子偏憐客想能知我困頓之狀也

張二嚴

再見

與姪瑤星

昨詩佳甚喜其直吐胸臆無纂組之煩寓中得一刻清閒亦可印證學問予去年八月作罽筏傳一篇送姪一覽可爲我修飾二二人生在世一場懔懔大限將到光景無多聊爲蛇足之語以存雁過之音姪也達于教我乎何有

與房大生

淳于髡萊人也仁翁過其地得無有羅襦薌澤之思乎

當今諸侯不下士萬使君乃有二客使君固佳矣而二客翩翩何以厭倒齊人令管晏歛手不然鷄鳴狗盜兩先生起而傲之矣一哄

汪

偉

長源江寧人

與紀伯紫

連日陰雨有失晤候尊公大作高懷逸韻自成一家不屑屑規倣前人亦去前人不遠其中淺深老嫩似學與年進則淺與嫩者似可刪也孝子之心恐未忍如此容再商之原擬携人都門途中戒嚴虞有遺失謹賁上存

之家廟俟弟差歸日再作料理不敢負當日相知之雅也

翁德洪

繼若蕭山人

與丁大聲

詩至今日盛矣士疇昔束制科令惟謹非已顯貴無賦詩者先進亦甚誠後生勿爲也近時秉筆之士力能進退古人及先進詩賦古文辭若生殺權其已所著作則旅以爲相見禮故士之欲走名譽者類皆的的爲之蛾眉宜長蟬鬢宜薄例尙使然爲之者衆雖欲無盛不可

得已曩予與王叔盧在白下凡燕會必賦詩兩人者酒
酣叱姣童引紙貫袖相對疾落數十韻擲筆顧盼徹侯
在左妖姬在右詞客山擁百樂停聳意嚶如也還歸而
不敢持示我大聲一篇洎有所徵擬與大聲羣進單荅
非咀抹百過不敢呈出手夫人不畏噉譁奮戟之三軍
而畏手搏者一夫聞者鮮不以爲惑矣予于白下何壯
于大聲何怯也嗟乎以天下之盛若此以予親與白下
之盛若此豈真無所別白愛慕于其間者哉無所別白
愛慕於其間者其遇大聲也當不若是怯

王鐸覺斯孟津人

與櫟園

洽公吾不知爲誰其畫全撫趙松雪趙大年穆然恬靜
若屋德醇儒敦龐湛凝無忒無忒燈下睇觀覺小雷大
雷紫溪白嶽一段忽移入尺幅間矣

蓮池大師祿宏錢塘人本沈姓

荅王弱生

來書云世累所羈不能一洗凡俗然世未足稱累也世
間法如爲子而事親以孝爲臣而事君以忠乃至人倫

庶物一一與道非礙所貴者任理隨緣無心順應而已
科場近且自一心舉業登第之日發大誓願必不以富
貴利達負其所學期如古昔名臣是謂濟世必不以富
貴利達迷失正念務了明此一段大事因緣是謂出世
如是則士大夫皆可卽宦遊而叅禪不離俗而入道者
也幸留心焉

荅錢養淳

來諭道念家緣兩戰未降今但于婚嫁等事隨力隨分
一無強爲卽與道念無礙不兩戰也若于觀心契合便

卽下手必待俗緣了則無時可了

與嚴天池

人生閒忙亦有分定必待極閒而後辨道終無日矣忙裏取閒得一時空便收拾散亂之心攝歸正念久之自然有得

荅孫無高

抱疾窮山雖相念無便通一音間頃聞世緣已偶甚慰得書又知在世緣中不忘信力尤愜達懷耳蓋處世須是隨緣不必斷盡世緣然後爲道但外順人情中存智

眼久之自有所得

與秦任南

修行亦不必煩勞要緊在得自本心耳然不可見恁麼說便擬拱手現成所謂攝念體究者不可忽也攝念體究亦非二法攝之不已心將自明正體究時卽是收攝但肯信行俱獲大益

與蔡坦如

讀書當家求子皆人間正事但要不可爲所累然三事非能累人人自累耳何也讀書雖做舉業至于得失委之

前緣不生喜戚則何累當家雖營生計而隨緣隨分過
得卽休無求富心無好勝心則何累求子雖無後爲大
而不娶者乃爲不孝帝王亦有無子而藩枝入承大統
者豈無娶妾之資乎有無不以動心則何累又復當知
此三事者雖曰正事亦實虛幻如水中月如夢中境卽
于是中忙裏偷閑時時省覺回顧正念一朝惑破方始
帖然矣

與黃彭池

夫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空則業空業空則

身空身且空病安從生願空其心卽大忤意事亦付之
如夢如幻如泡如影怡然坦然不以介意但回光內照
不惟却病而道從此人矣

朱吾弼

密所高安人

示弟

一札寄吾弟不暇長語第謂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
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
事瓦裂慎之哉

張

鷟

侗初華亭人

與姜箴勝門人

杜門不見一客者三月矣留都散地禮曹冷官而乞身之人其冷百倍然生平讀書潔身可對衾影卽鄉曲小兒忌謗相加無怪也獨念國家所重者人才君子所惜者名行今設爲風波之世局令小人得駕爲陷阱而驅局外之人以納其中縱不爲斯人名行惜其如國家人才一路何人才壞而國事壞國事壞而士大夫身名爵位與之俱壞吁可懼也不佞歸矣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酒可沽西過震澤南過武林湖山之間賦

詩談道差堪自老官居卿貳年逾五十而又黃門彈事
止云文章無用恐濫金甌不減一篇韓昌黎送楊少尹
序嘻可以歸矣況又朝局以爲庸靡而天子以爲才望
卽宗伯墓門一片石他年邀惠惇史不稱好結局哉可
以歸矣諦觀年來士大夫風尚愈趨愈下鰓鰓惟異已
是除私人是引楚人爲楚人出缺秦人爲秦人營遷不
論官方不談才品目中豈復有君父而堪以服天下挽
世運乎足下講臣也朝夕對揚重瞳須畱一段光明于
胸中卽不宜輕發以逢時忌而因事陳規婉詞微諷當

有旋轉妙用莫負此千載遭逢也吾輩口不宜快而心固不可不熱二疏已上速去爲幸扁舟已買江上矣
劉達生

與余集生

世間極認真事曰做官極虛幻事曰做戲而弟竊愚甚每于場中見歌哭笑罵打諢插科便確認爲真真不在所打扮古人而在此扮古人之戲子一一俱有父母妻兒一一俱要養家活口一一俱以哭笑打諢養父母活妻兒此戲子乃真古人也又每自于頂冠束帶粧模做

樣之際確然自道一真官天下亦無一人疑我爲戲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懽容笑口與夫作色正容凜莫敢犯之官人實卽此養家活口做哭做笑之古人耳乃拿定一戲場戲具戲本戲腔至五臟六腑全爲戲用而自亦不覺爲真戲子悲夫

王若之

湘客山東益都人

柬友

幼童使學歌優便成棄物異日上之止習其業次則干姓奴下則殘疾乞丐壞人子弟莫此爲甚且謹謹跳跟

獻笑爭妍之輩日在家中更自有極不便者忝在素交
故極口相告已之何如

柬友

足下陡欲向學志甚善也荒廢之久須如病者倒倉盡
去舊惡乃可進以新美

倪元璐

再見

與甥徐云吉

王融謂其甥孝綽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今天下之
詩慮夫有我而又歸云吉也

與某

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聰明正法以聰明正法
是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言聰明也

尺牘新鈔卷之十終

番禺孟鴻光校

尺牘新鈔卷之十一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宋之楨

弼虞六安州人
慧觀堂集

東劉肖華

老師橫被惡語當事不白禎得報時頭髮上指目眦盡
裂蓋從古留牘載石之賢原無完美何至造無根之議
設不必有之事而中傷若此乃中傷我師者皆不得死
所仰面唾天自汚其身佛之說信不欺矣

荅顧惺涵

晉安煩劇知不足以辱妙解而人情物態稍稍不可以
理論委蛇嫌于尙通鯁直嫌于任戇遷轉于不通不戇
之間又嫌于失主大約一介自別人風不搖便是涉世
家數無端臧否我止以木鷄消磨之耳此不佞千慮一
得亦足備高明採拾否

寄真存古

足下觀物如朗鑑而守口如覆瓶防身如履冰而愛人
如冬日同堂勿昵爲腹心共胞勿輕與肝膈尋常宴會
上之勿議及國家次之勿語及臧否不佞常與諸同寅

一諧一謔皆爲後日誹謗之資殊可鑒也

柬吳中陽年兄

初年丈有龍門之命適不佞弟得賜休沐旣弟謁選春
明而年丈以艱歸矣吳水無魚嶧山乏雁弟與丈共胞
乳者何能堪此疎越耶弟生不造一麾入閭妬忌橫集
未歲餘羅先君之變又歲餘有破甑之嗟世路羊腸羣
情荆棘弟從此與波濤絕矣弟常言爲理官者退避則
兩臺心嗤獨任則藩臬側目戈戟攢于腹心寇敵伏于
堂奧儻非才如干將而養若木鷄守如處女而識若淵

龍則一分作用處便有一分阻撓此自年丈獨解何埃
不佞煩聒第不佞重傷於虎者今日不覺談之色變矣

復李劬雲

南中曹事稀簡清議沓雜卽一燕飲一登涉亦有操月
旦而弄譏評者千乞爲國家自玉

東路帶河

當今瑕瑜雜沓涇渭混淆百姓以爲鸞鳳而上曰鷹鷂
兩臺號曰循良而民稱蝨賊其苦思蓋難言之矣年丈
今不赴炎而就冷第吾儕顯晦工拙原有一段作用承

上不妨縝密而與衆不妨寬和蒞下不厭嚴肅而訓士
不厭頻煩從來信步登天衢直截列台鼎者幾人不佞
情關胞膜不自覺其言之娓娓也

柬陳父母

台臺遇事風生如發機讞獄得情如觀火舊直指微有
齟齬亦自有說凡起家縣令致身臺省者以并州爲庄
田以故役爲線索每每遙制新令之肘腋而陰操其短
長老父母槐棘之下堂皇之上兩造鞠理豈盡操平此
中必分曲直直者不任恩曲者善造謗彼得時則駕者

八
月
新
金
卷
之
十
一
三
聞一譽如以水投石聞一毀如太白入染缸聚成雷叢
輕軸折無端媒孽遂令髮衝鬢起于宵小之傳宣而毒
中于請托之牴牾也言之真堪扼腕

柬王赤江

近見當路諸公以索瘢爲報復以追捕爲連章胞膜排
擠奸良反覆惜在名則壞其平生惜在官則斬其株類
人各有心道路唯目又何如不佞露幘披襟箕踞跌坐
耳不聞羣誹目不親朝報手一編花數本偃仰棲遲者
之自愉快也

復何六陽

張江陵太有權而政府之無權也自江陵始孫立亭初
爲冢宰杜絕貴人請謁而冢宰之無權也自立亭始今
議論沓雜索瘢已甚竟令聖天子耳目壅閼人人猜疑
也亦自今日臺省始不佞持局外觀棲岩飲咎者似快
活逍遙幾着年丈其首肯否

柬許青畝

門下廉如永夜對四知愼如千鈞引一髮不佞耳目俱
全路人禱頌未歇熟悉樂只寧不厭心第欲縱觀事畧

撰作圖畫耳一片苦心萬家春藹斷不令江淮沒沒也
歸當遣問以報

招王鹿柴

詰朝肩輿過我無問雨暘弟不治具如茅容之飯林宗
翁勿唱騶若王宏之酌靖節

柬胡見可

臺下品如東箭南金才若披霞鬪錦以文章飭羣吏自
不兢不綵以肅官常用惻隱滌諸疑應且讀且憐而渡
彼岸此無埃先生之常談莫助臯繇之石畫也第凡官

日練日熟理署日做日生不任事而兩臺難刮目稍擔
繁而藩臬爲裂眚閱一陳案牘經數夕而未得終篇辨
一大積冤檄十移而不能完局衷知有當道豺狼也而
不敢撓其鋒耳悉有憑社狐鼠也而無計擣其穴甚者
突未黔而訛我奸良面未靚而操彼黑白此中須有四
顧踟躕之審方可離此惡窠脫彼苦海昔人有云理官
有四苦馬不歇蹄手不停批也苦則勞俸難餬口而緩
不入署也苦則清訛讞心爲枯賢不肖同袋而受也
苦則焦明揚則恩歸兩臺而暗摧則怨歛四府也苦則

冤不佞已被傷者今日談虎覺色變矣且聞包山雪溪
之間風景清遠其俗敏柔而慧其民桀驚而陰持上人
之長短柔則易親慧則多銳桀驚則干紀而犯刑晏子
御者之妻曰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惟深惟下此入
佛入魔之良劑而度世超世之善規也娓娓濶幅聊資
座銘蓋不佞以同源之誼兼緇衣之好與尋常粉榆者
不等故其語無倫次而意極淳懇者如此

葉

甲

白生蒲田人
師石堂集

與方八公書

正疑此數日何魚書寥寥也雲橫木戶月壓柴牀昔日
佳朋漸爲風雨昨接尊牋使人喜快不可言世情之深
淺交道之厚薄如立水中高卑自見今日不與文士墨
客遊彼亦不我遊無益適自取辱耳自放榜後似山大
摧如墻大壞如人之忽盲如天之忽無日月然自悔文
章不投世好時命不逢憂之無用慚之甚愚楚項埋骨
于江頭虞姬遮血于馬上世俗者笑之壯夫憐焉然賢
達有萬不稱心之事只以一杯酒消之亦作僧作佛之
要訣也日者以來閉門無事呼倡優徒隸之輩以爲朋

結屠狗椎埋之流以爲侶狂譎浩呌髮散齒頰衣帶麴
塵袂襤酒氣卓乎以此爲樂也間或稍醒則又箕踞讀
一二古人詩聊當嗚咽近又結納麗姬狎嫖名媛寄性
情于芳粉之家托綿緒于香腮之手相對則作連理之
歌離別則製相思之曲神容彷彿思理芊眠浩乎不知
有功名富貴之樂也無聲前有手書見教僕時荅之不
詳今思身已落井諒不能救人欲面晤一快所談又奈
何入山作楚天孤客也入山之計無聲果讀書乎果避
世乎避世不宜與功名之士爲伍讀書亦當與銷落之

流爲儔斯雖戲談實多妙論幸爲我達之吾八公當此時不我遐棄知八公根器厚矣刻草若成叙文宜以今日盛名者爲冠蘇公以爲凶衰不祥之書奈何可弁冕也貴恙近如何幸加餐飯

與家太守書

方庚午戰未敗時亦謂富貴吾所自有人定勝天豈有遲我十年作貴昔人謂杜暹讀書不得作官西楚勇伯不得作天子嘗始不信乃今知之丁卯之戰罪在人不在天庚午之戰罪在天斷斷不在人昨長修報甲書曰

吾輩抗志雲霓拖光星漢固自常分儻不能鳴珂帝闕
卽當註籍仙京採栢上之芝餐神漢之水豹隱深霞翥
翔雲上斯言可與知士道難與俗人言也吾黨悟頭極
高靈根極慧宿緣旣徹世味亦透不比鄉村老宿至頭
白齒落時猶挑燈呻吟苦誦以爲石壓笋斜出捲土重
來爲其口實也上不能臨川祝逢逢入山呼飛飛圖縣
白澤符稱天水以致暴富次不能侯門沾升斗之歡眼
有千穿筋無一撮次又不能長貧賤苟免一世以圖此
生頑死爲之甘心惟有披髮入山作僧作佛逍遙于冷

風淒水之場遊戲于千里萬里之界朝食葡萄夕採苦
菜儻或懈怠委顛骨于虎狼飽骸骷于貔鼠靈氣上下
從雲風聚散或在瓊苑或在閨宮望故邦族姓若雲屯
然有時仙緣未淨謫墜凡界胎中想生來必復懊恨如
今日作老秀才時也言念及此爲之愴然

再寄方八公書

甲頤首向接手書自秋至今已垂冬矣橙橘將懸寒梅
若發光景日鮮麗自嘆貧賤人易凋易老耳半夜聞雞
不知何志天泥界分亦不知此中果有何物主持其側

否不得已再申舊好建立旗鼓以雪前冤非欲表異殊
尤私翔傑秀以號召于衆閉門造車聊觀合轍不比一
切少年作無用之浪名以播弄里耳輩恬不知耻已屬
有量況又從而表著名聲吾八公以爲果何等也近日
牀頭何所選述要當托根深細淨息微渺然後進而求
于古人自必不遠頃者學士家口稱弓矢號曰習射依
古制統有二義一以觀德一以著威今儒者讀數首濫
時文必無德可觀此一也流人聚哨以巨億萬計武臣
將帥無可如何乃欲以文士猥儒持一矢以退敵雖三

尺童子亦知其可笑也此二也近見一二盛其衣服輒
稱破的而大賢聖人云云便安置舛謬真漢儒所云無
廉耻之大也未知有識之士亦見到此否令兄章弢及
林子將近況何似燈影酒席之下戀戀有故人之思何
日共乘車過我乎寒風悽惻日夜相懷明河在天增我
愁氣

與周無聞

聰明聾聵志氣崩頽身且多病越離外郡如猛虎出山
雖一嘯能致風雨然終爲牛犬笑也

方

綜

章敬莆田人
紅琉璃

寄永陽黃維乙書

一宵奇興逢逢齧齧凌霜渡雪腳跡了不可收小童不能從僕蓋造其最巖寂寞者移時而追及之詢其步則已廿餘里爲所居山之東脊盡處而杜鵑已報夜分矣小月微茫深寒心肺人境杳然已乃隨月下半山得老石四面松杉周之旁楸下繞隙不見月碧色鏗聲可捫可歌齒小休略略不覺于于睡去非見非聞麤稠有句俄爲松濤搏起徘徊東白尋夢不可了

林

簡

于山莆田人
房江集

寄周無聲

病居無事擬建一塔舍于東山之阿廣可容數十人高
惟與松樹並秋冬之交見山鳥往來不絕頗稱佳致貧
未能也

又

承教台駕卽入漳矣僕當附一割致黃可遠先生僕尙
欠清源巢雲二詩到清源萬無浪筆形吾短也

又

泉中陳石丈簡之故人亦天下士也近刻有定山霞圃
紫塔三集紫塔不甚佳獨定山霞圃所載皆記杜牧之
不及也往當求之

又

佳詩及諸集旣不肯刻矣索僕弁言胡爲乎承命僕敢
不勉但僕嘗憶客歲序劉後村詩時三易稿幾不能存
豈非江溪見海而退乎笑笑

又

別後無佳事唯編次古今人表一書可千餘卷安頓次

第與班蘭臺相去不多獨于魏武帝一人尙費斟酌考
亭云魏武名世奸雄四字自是千載定評然僕終愛之
不忍與司馬昭諸子爭雄也

又

逸周書是千古庸書胡天下文人爭爲怪異蓋繇中間
訛字甚多讀者不能以句遂目以爲奇書如使得閱郭
景純海上篇不知當若何驚喜也甚矣儒生之寡聞

又

古詩十九章惟兄裁定並爲我草數言于前但道僕は

偶然成者非慕乎古人而刻刻乎十九首也杜子美作
秋興偶然八首後之懷秋者不敢爲七僕深憂之但恐
子美見之當亦憂如我等也

周

聞

無聲蒲田人
白湖集

復許又米書

聞自開春三日暴寒在死法中自正月二十三日至二
月十三日不省人事天外歸魂則見老母摩足妻子飲
泣賓戚紛紜爲吾後事黃冠巫咸奏鼓駭駭於時身佩
符圖更飽桃茹耳盈咒頌載鬼十車自此人理已無豈

大丈夫之面目乎不覺失笑令屏去雖氣急鏗鏘心明
口短以手指妻子曰取紙筆來吾尙能書以老親後事
屬伯氏文章後事屬又米不料生理垂殘回光復續曰
漸一日毒氣迸發醫者咸云風入經絡決排無路亦其
理然耳內輔參苓外附丹石痛入心脾展轉反側喂湯
啖粥如食疾孩甫聞新蜩載離牀褥自謂庶幾免矣而
肺氣不平如聞河決守口有笙竽之聲開口見珠玉之
濫眼中滾滾花在霧中耳畔洋洋人立濤裏時當襲葛
獨曳重衾兩足夜分非人不暖牢騷荒舛喜怒不恒悲

夫齒髮荅華居然有爲之日也而精神骨法已成老翁
尙何望顯親成名不負盛世者乎

張王則

督太長泰人

復王穀子書

唐宋去且千歲矣磨蝎爲退之子瞻患苦若將終身今
又以其患苦患苦後人人之得之縱無庸庸福亦必有
赫赫名然骨弱者口啞而啖董骨强者雙足走千萬世
磨蝎雖狠不及追矣僕古襪線也偶之索蓬轉于塲馬
之汗雨灑于路疑其崇由磨蝎然私心猶以爲非其骨

可以植而起也足下撥雲翳眷不少衰而信安徐令公
至爲逢掖倒屣今何時顧有中郎傾王粲乎僕常妄語
才人者天地以爲筋骨也才人之文章天地以爲氣血
也殺運開而兵燹起金石彝鼎化爲灰燼高臺曲池傾
爲平壤而經史載籍下至稗官雜說罔有不傳搢紳先
生忠死孝死寇盜死獨文章之士顛連江海織屨吹簫
變姓名易服色未嘗或死天之自愛其氣血筋骨何如
哉故心魂方魘文將悟之鼻息方齟文將通之強欲滅
之安得而滅之徐令公智者可與道也僕命不猶長守

寂寂仲華笑人恬不知媿嘗欲賁具負書于貴人之門
而闢者恒如鬼蜮伍伯之徒鋒距厲于太行之獲葉公
徒好畫龍天下士將自處于怪物往往裂刺廢歸昔何
元靜齋綾文數百一日輒盡心竒其才然實不敢效之
夫餌于海者喪鯨鼉之偉而獲鯢貪鰭躁則怒而棄其
綸有信天翁焉立于海濤魚前則嫌之不然未嘗骭骸
以實其口嗚呼不妄動至靜也不求天至強也是鳥也
安可寵哉

朱泰禎

馮仲甫田人

報會長修書

讀近日作取裁江左至勁潔流逸仍不失漢家風乃爲
善之手教纚纚論文章之沿流指羣萃之得失人無邇
貌各見其心下里杓人倖膺大訓西北不晝之地頓揚
四照之華矣當今之士實質旣衰繁文用熾柔筋脆骨
剽竊子史猥以施牆之姿而蒙方相之服市井纖兒競
相駢託及其褫去依然婦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未之有也又何似焉乃一二有識者究亂生之所由階
遂欲焚燔子史禁錮聞見是猶爲梁肉不可以療病而

并棄梁肉也豈不哀哉竊謂作文選文皆當以力量爲
主力量之充由于識見識見之沉由于存養韓文公百
代宗師也觀其言曰吾學之二十年非三代兩漢之書
不肯觀非聖賢之志不敢存此可以觀公之識養矣是
以其爲文也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
發而爲奏疏則天子不敢奪出而爲辭令則強藩不敢
侮嗚呼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足下銳然欲起百氏之
衰奏一匡之績識力存養殆爲兼之弟實嘗且餒善病
畏人才嗇自天巧非長卿而遲過之速非枚臯而拙過

之持是以當大敵則膽怯而神不善神不善故文無識
見無識見故遂無大力斯則鄭衛之曼音而非堂廟之
鉅奏也

與某同年書

某忝叨同籍念久處隱約無窮時素屈指吾黨聲氣中
夙稱幽燕老將兩臂能開八石弓據鞍顧盼而意氣不
衰尙隱然有勒燕然封狼居胥之勢者必首推年臺卽
昌箕能因諸子未足方幅今能因旣颺去昌箕與弟雌
伏而年臺乃以聖天子破竒格收茂才異等之士獨炤

耀三百年後先史冊李贊皇所云好馬不入隊行誠哉
是言也卽日東雲鶴起西縣花侵恭逢年臺鳬舄初飛
彼都人士竹馬懽迎之候某以川途修阻縮地無術唯
延首粵嶺雲霞瀝酒西南相賀敝盟弟黃季黃敝業師
之子也阨于數奇今季黃亦年少有儁才家貧落落不
能治生商賈挾策餬其口于四方遨遊兩粵間茲因其
行也敬附數行奉訊並爲介而見之于年臺倘不以其
爲鄙且輕願進季黃而庭教之渠非敢有私竿牘獨唯
是西土人士有延師而教其子者幸不惜牙餘及之念

敝盟弟以一片之影越萬重之雲寄如綫之命脉于弟
之片紙此何異于墜千仞之淵非年臺烏獲之力舒千
尋之綆汲引而出之必無濟矣提挈寒生亦年臺意中
事願少垂盼焉卽弟身沐鴻波曷啻矣臨楮神馳

上施四明公祖書

竊聞物局于所甘士局于所守故出則爲鳴鳥處則爲
餓麟豈以其珂雪之皜皜而蒙夫溫蠖之汶汶者哉今
某者下邑之杓人也鄉黨自好大與時濶其爲文也喜
爲素秋毋爲華春寧博鬼哭不求人嬉是以十載輟下

與窮爲期而固守幽拙未嘗間詣郡朝茲乃不能檢情
自封修矯出之具猥晉而遡誠鈴下思欲一識韓荊州
羈寓丹霞爲日滋久蘇子弄鋒于桂玉馮生彈鋏于車
魚窮紀竺寒嘆河清之難俟豈不悲哉孔融守北海時
志士鄧子然告困融曰吾安得愛斯釜庾以傷烈士之
心夫三子者所求同而所得異由此觀之士安有窮遇
之命不縣於天而懸於君侯寒谷之律可回魯陽之戈
可返雲寸而合澤尺而下矣劉勰云秦女嫁晉從文衣
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櫝鄭人買

櫝而還珠孰爲勝且櫝哉不肖卽爲秦女楚珠亦何怨也唯君侯垂譽焉

方拱乾

坦菴桐城人

與陳伯璣

久不得伯璣消息讀近詩彷彿其八九終耿耿也古人交之深淺學問之增損率于詩中見之蓋其寄託者靜而專耳辭墓諸作真愷宛厚已踞上乘向曾以痛之一字告兄如此則痛矣應酬作亦堪壓倒時流但未免名之一字橫據胸中耳性情之極應酬亦歸性情如惠子

白驢瘦鼎湖瞻望遠所謂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吾輩
究心此道當時時體會一傳字消除一名字傳之必可
名也名則未必能傳此中甚微長安非詩地老夫則舍
此無以爲生所求年來轉多恨不得兄一面商之解人
不可多得每詩成惟有自起舞或者將來有知己所謂
不需名而若有可傳者也仲兒亨咸近稍長進其使草
曾見之乎欲錄近作數首呈政但不知從何處錄起詩
必閱其全令其人經歷興會了了紙上乃佳所謂寄託
靜專者此也容以今年詩全抄一本寄白門兄向兒育

輩取笑之可也呵凍作字已長終覺不盡

吳山濤

岱觀歛縣人家錢塘

致周減齋墨

未能祭墨先爲墨所醉矣近有墨名覆面卧者言其黑也別歸寓樓擁襪瞪視老隲麋作隊未散摩挲古香又不止覆面之足以喻其黑矣携存一丸崙以上貢壽陽太真初入不爲六宮所妬否咲咲

徐延壽

存永侯官人宛羽樓遺集

與周減齋

昔方孟旋魏仲雪兩先生同宦金陵接引多士是以海內名流歸之如庶禽之朝異鳥迨仲雪奉督學之差方先生出祖雨花臺畔時鄉試屆期仲雪握孟旋之手言弟行矣而今歲有一名士不入棘闈皆兄責也方先生還署之次日卽使人大索四方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務使羣才無珠遺玉擯之歎嗟乎兩先生欲造就後學若此是以數十年來聞風者增感仰止者興懷聲稱何奕奕也今之兩先生則吾師以一身繫之故四方之士聞風仰止不復遐追前喆抱生不同時之慨棘闈已

殂度遍索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吾師定不後于方先生矣

許

友

有介更名眉字介壽侯官人米友堂集

與周減齋先生

章侯花草冊忽覓又不得令人背熱數當遲見一日耶容細搜以請

又

榮木畫容再留作五日而後別共二十四幅當併日臥坐此中亦須一月快遊遊畢友躬賁于趙也

又

無翼之言市虎之播真堪搖天倒海嗟乎吾師尙有心
於友耶友骨寒心死之人矣適家破身辱百意俱灰善
且懶爲但恨無深竹矮茆藏此骸骨尙敢取罪戾當世
若不肯鐫平原心結少伯不敢向吾師前作此驕子弟
喃喃之語師諒之

又

吾師秋月澹面春風扇人不覺潦倒屏榻間抱醉而歸
人生樂屈一指矣承惠教二詩適從邨外晚歸吹燈快

讀眼光欲響敬服敬服

又

陳叔度趙十五同鄉人復同社死不能爲之塋真當愧
絕頃拜捧瑤函嘉言懿事光浮紙背友同鄉同社人當
以五福鍊作珠環百靈和爲蘭蕙紀仁人君子之用心
也二翁有子而無知于泉臺風月之晨有拱手而含笑
耳

又

齋頭秋蕙竟發一箭自賀必有佳話旣而吾師詩文至

矣文字山水之間真不負人也王宰以半月方得水石
友自今日始閉門可數十晝夜作雲烟歸袖主人矣先
生真移我情耶

又

一卷已卧遊半月每至佳地則脫車停橈夢寐于斯友
亦不廉矣

又

夜來夢寐在溪雲山月之間總爲詩畫塞破屋子耳病
窗無事寺茗作供日開半卷或能釀出一二句好詩報

荅吾師未可知也佳筆見贈拜抱于懷村婦無文采捕
滿髻山花雖不見好亦不見醜敬謝敬謝

又

別榮老畫去如一故人遠行矣是多一相見也紙佳極
當集諸子閉門爲師作山水花卉十日內可報命也野
籬寒菊必欲得佳咏幸破悶爲之候教之心奚啻望江
瑤柱

又

勛駕肉緩矣當借此安車良馬故昨向師乞筆自知若

小兒見餅餌而喜涎垂至地便作啼索狀竟忘于禮體之宜不宜矣巨細是友要藥作小楷者則如醜婦明鏡雖不敢相近然亦不得不時有一照也

又

前進別不敢言別知先生必返白門山水之間必來追隨杖屨故不向此中多一酸楚也別之次日登舟灣上行李蕭落獨處六十餘日方抵虎林御河水涸入間肅閑所歷山川一石一樹一郵一鎮沽一壺黃酒市一筐蟹魚無不同想侍左右隔燈夜話時使人腸結鼻酸但

自起而自歇耳抵家但餘滿面風塵故鄉城郭已非向
之翼然縋組者今則疊疊凌齒兼以颶風之後坊觀廬
舍頽委殆盡家人面如塵土慟哭傷心告訴債主凌辱
伍伯索餉真如刀鋸刻刻受也近來朋友親戚已絕往
來酒茗聚談竟若瑤池王母之宴安可得耶寒家之屋
前後左右已分數姓友所自居者僅此屋十之一主人
反爲客矣每常見炊烟相亂鷄犬聲聞一屋竟成一村
嗟乎亦異哉雲客無一見客地客至巷邊門外立茶數
語而別蓋自屋典他人歲月未至不能取居他人屋歲

月已來不得留也遂成蜂巢蟻穴一孔而自容友舍雲
客往來外復無至友海鮮薪米頗賤實無買者而賤也
一日西舌瑤柱市上如山鮮香明脆三十大錢可滿筐
篋謀於家人適家中不見朱提顏色已十三日旣而典
衣易之飽餐五六次穉子羣來爭啖曰此何名何以數
年不得見也則友外出時穉子皆不知有此物家人不
敢以此引其饒亦無暇及此也先生聞之其信然與否
尊體千宜自重定力如先生自不待囑憂患著述今古
亦有不同并願先生且焚研瘞筆暫爲枯木以保雪霜

自有春來旋榮雨露友臨啟可勝瞻注

陳允衡

伯璣建昌人
寶琴館集

復朱遂初先生書

使乎遠臨伏蒙諄示不啻親炙提誨但愧衡蒙瞽無足以當誘掖之勤前輩著書拘牽脫漏老伯一言使後學開警感快何如大抵潛谷有鈎纂之功而無生動之氣蒼厓詳于事實而畧于人材然二書自是並垂天壤在善讀之耳不肖鄙意妄擬專取明事成類畧一書以人才爲主以事實分類使觀者因事實見人才或一人而

兼數事取其事之大者載爵里始末用小字注明爵里
詳在某卷某卷庶乎一人之數十事不紊一事之數百
人亦不紊也吾學續藏分類不備獻徵錄之以官分人
物考之以地分俱于事實無關卽人才都晦如治兵治
河之人卽采其生平論兵論河之切要者載之傳後文
章理學之人卽采其生平論文論學之切要者載之傳
後皆以小字夾行附見徵踵事文類聚之意而視世說
語林部頭稍濶紀錄彙編及諸見聞小史亦俱欲采入
以志前後尙論之異同所恨不肖衡才識闇弱學方未

到不能奮手筆評斷三百年之是非又家貧旅泊不能
致僻書與延繕書之士未審十年內外粗有次第仰求
老伯裁定否實恃總角受知猶子及門異于泛泛時求
指南自非同志二三先輩不敢言及自取詬厲也

張可仕

字文峙以字行號紫淀江寧人

與姚寒玉

前聞一染紙便得白粲三十鍾僕之搔首問青天者不
可乞庾盃耶願請世尊所食之餘益我晨炊誰握麒麟
筆都乘鸚鵡車莫將乞米帖認作絕交書此豫章老友

曹洞山句附博一笑

荅龔芝翁

先生吏隱人間心棲天上所以願神寄志者詩歌也邇
來精進逾臻神化遙思嘯咏之處天雨百寶間錯紛糅
但恨不得諸大弟子如紫宸道人者領諸才士而爲上
首梵唄咏歌以讚誦大導師之微義不佞弟子此道亦
不敢不以自任倘得廁于高岑王孟之列佐李杜而敷
衍大乘以教後世悠悠世路舍我其誰先生當不以爲
狂妄而斥之也

韓

詩

聖秋固菴涇陽藉三原人

除夕與伯紫

病目殊甚不能出戶但聞風雪瑟瑟耳不知歲之已盡也前夕飲無老家歌吹喧呼時方地震坐中皆未及知而岑寂者知之乃歎世事大約如此是日又聞一友之亡不勝哀悼人生直如寄非痛飲卽念佛此外無一事可爲也弟今歲無錢買肉亦不必買祀先只用蔬菓清醕亦不出門揖客此戒已三十年矣我輩念一年內何所爲輕輕棄去轉盼衰老自己事作何打算卽兒女婚

嫁亦是百草頭上露耳到用着處都用不着安得丈人
在此一痛快言之

黃景昉

東厓晉江人
甌安館集

與黃明立

頃亦刻近詩數帙離羣索居久違繩削里中亦復鮮以
此道相質正者真趨狂馳恐從此爲大雅所棄求先生
鑒定得一言使知省改年近四十矣修名不立頭顱如
許日披閱鄭大白宮贊遺集慨然歎息清新俊逸故自
本色而亦微有才未盡量之感都緣平日因循酬應神

有所分此公尙爾况昉之最驚下者乎然使昉若改從
時賢墜今吳楚諸名流派中則亦有所不屑惟鮑叔知
我始敢畧吐其胸懷耳

荅周臧齋

芬依德宇慶衍慈闈世外幽貞粗獲全其母子民間瑣
禮未敢聞之君公何期遽使之遙臨伏動風人之雅詠
伏披瑤櫛光垂琬琰之章兼覩銀鈎妙極風雲之勢惟
臺下宏愛人之德罔靳遺羹乃膝前具知子之明恒懷
恤緯重播無疆之頌彌深不匱之思薇省雄藩在昔首

尊岳伯幔亭勝事于今高宴曾孫蓋將老吾老以及人
庶幾親其親而至善五百里侯服且在邦域之中于萬
年春秋永効岡陵之祝尙圖躬謝曷任神馳

與周減齋

東方生有云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遊偃伏以日數哉
諒夫子先生雖未荆識而庇其德宇諷其佳吟若有送
抱推衿默相通于形氣之外者誠不能自解也抄有拙
句數十帙敬塵清覽目下風雅寥落惟先生實爲正宗
旣不可過泗州不謁大聖又不肖腐心此道頗亦有年

知己難逢流光易謝亦高漸離所慨念畏約願自出其
匣中裝時也先生案牘之暇時賜批繩倘稍有一言幾
乎道勿吝教音一題及之感且不朽矣前亦有唁張林
宗五詩仗所善蔣生以進不審可置之珠玉之側否奉
晤末期臨楮曷勝翹跂

宋徵輿

輿文華亭人

與張薇菴

從蘭譜中嚮慕有年幸觀光儀殊慰饑渴盟翁道風映
世一聆教益塵土盡浣那能不作天際想耶拜讀大著

冰心玉骨覺暗香浮動之句尙落摸擬得名作而梅花之情性盡出一卷冰雪詩避俗常自携敬珍之笥中朝夕諷詠以當把晤矣填詞一道弟尤夢夢大約長調爲難蒙示新詞格高氣老合子瞻魯直而出之自不作南宋諸公語而盟翁欲于辛陸自置一席得毋欺我乎弟向曾倣鍾氏作詞品尙未問世茲以匆匆理裝未遑坐松風閣上一吐胸臆又恐盟翁障扇割席笑元規塵汗人耳心癢日甚未能搦管大集序言容舟次撰成覓便寄上

陳台孫

階六山陽人
蜚舫集

與陶菴

山野之人懶慢自廢睽別四載未得圖晤江干辱我公
垂念殷篤時切遠問每接雲翰惻惻落落不異當年握
手時讀昨夢儼然千里駕前歸亦只數行書之句又不
禁黯然魂消也弟以仲冬至白下得盡讀榕庵諸集左
顧右盼如見曹劉大雅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舍我
公自難其人矣我公今年正四十少壯幾何相逢皆老
未免欣慨交心靖公徵望武夷詩漫作長歌聊當忼舞

月別錄卷之十一
語言膚率存其意可也弟邇益好醉自著楚州酒人傳
遠近同學俱有長歌相贈得鴻篇遠惠糟邱生不朽矣

陳

焯

默公桐城人
滌岑集

與姑孰同人書

聞采石太白祠宇復新當事者來詫爲盛舉招弟夜遊
弟亦欣然欲往也其祠旁舊有捉月臺宜乘此時別署
嘉名一洗從前之謬蓋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
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至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
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試絃歌于當塗公疾亟草

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欲以此告某君聞其所賞新詞頗用騎鯨仙去爲眼目驟聆鄙言不但不從且恐大拂其意也殊不知太白衣宮錦泛舟往來采石卽此一事已足千古騎鯨捉月之有無于山川何損益乎公等宜急更之勿令後世淹雅之士笑姑孰無人也如何

荅王涓來

承問堅元礩近狀弟與此君相距二百里不知其他但

取其能餓耳世未有不能餓而可爲高士者若使此君亦僕僕公卿間丐盤餐裘馬自鳴得意是子真乞威斗之寵靈靖節希江州之肉食矣以云遺民年兄其許之乎

又

國雅之選甚善但一言奉規寧嚴毋恕近見紛紛操選政者太約以爵位之崇卑爲篇次之多寡先後友人潘蜀藻笑曰此直一部有韻之縉紳便覽非詩也仁兄主持斯道自應特出手眼諒不使西河沿洪家與妙選爭

紙貴騷壇良有幸矣一笑

范印心

正河內人溫縣籍

都門別友

四詩字字針砭使人讀之淚涔涔下前二詩煩作小楷
書白箋之正面炎途觸暑百疾待人誦冰雪之句念海
內正人不我遐棄如此因用以自赦生全之功不在參
苓下不止借火齊木難壓多寶船已也

與周減齋

載奉色笑未及快談聞體中小極知薄寒中人當已霍

然矣佳刻偶思繙閱幸盡檢以付子公之食指動矣毋
令染指而出也

萬代尙

開來長治人

荅林可任

先生以再來人拈第一義卽禪卽教離有離空非獨古
德面目儼然如在更令正法宗風照耀天地區區世間
文字以爲不朽者何啻鷄子之視鳳響也弟宿業深重
未能拔足值此多故籌畫爲勞思欲一瓢笠百念放下
隨堂粥飯作一本色道人寧可得耶荷蒙慈誨示所撰

述愚魯之資莫窺元要而醖蠡酖醢人知悅口便當商
之羣賢倡梓流通也仰食法乳微妙希有豈是拙詞所
能讚誦緣欲就正輒草一序惟是南車敢忘北面

荅王伯馭

蘭芬注臆樾蔭被躬鴻翼雖稀鳳輝時覽太夫人康吉
勝常宅眷安煥多慶祈紓內顧無厘清神也胡生以強
仕之年溘焉化去孤兒盈室少婦在帷自非木石能不
淒然捧讀來翰哀思踰幅纔聞鶴唳輒弔士龍未絕廣
陵翻思叔夜掛劬秋高碎琴音切以古準今未爲多遜

某于胡生雖無十年之雅頗有一日之知自嘆人亡懼
生家難卽爲申明告誡極力護持亦足令孟嘗息淚于
雍門季子弛哀于羸博也敬此裁復以慰遠懷幸解惓
惓兼恕草草

約友人

庭月可中壺冰入座豆花雨歇正宜揮麈之譚桑落杯
深願續弄珠之句敢告前騶布席掃室以俟

羅字尹

瑕公上元衛人寄籍永陽家白門草堂橋畔原
名光璽

擇壁稿

復聶能之長者第二書

獻歲融和注望仙鳧翩然而集南郭之芳遊未遠低徊
香阜筠松北山之往事可追髣髴辟雍鐘鼓相期圓澤
三生石上無生再晤參寥新夢泉邊昨夢念携手之一
豁感分背之無悰謹下榻埽門以俟

袁于令

籀菴長洲人
音室稿

與安公

公詢老夫近況耶昨題齋中一聯曰佛云不可說不可
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老夫近況如是而已

尺牘新鈔卷之十一終

番禺孟鴻光校

尺牘新鈔卷之十二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王亦臨

穆如江寧人
虎鼠齋集

與羅瑕公

春寒渡江又添玉臺人一番苦思瑕公所以不肯出桃花洞口耳何日來谷中別諭容遣報

又

闊別久矣中秋後數日放腳過尊齋卽兄歸田之日也願言之懷殆不可勝弟此番幸獲適遭其睡耳如兄者

所謂妾姊高邈不似鄙薄苟然然弟自以受教下風爲
願也來句已不啻百朋之錫乃重損酒貲乎弟自不敢
以常格爲辭月內諸冗畢卽待兄于古松流水之間貰
一瓢快說平生何如望之望之

周

圻 百安撫州人
嘗實堂集

與王壽格

足下癖印不下僕所藏雖未如僕向時之多精卒三千
勝疲兵十萬矣僕所藏多散在貴人家足下慎守勿失
展此帙如入金谷園頗思吾家三徑五柳也

與毛文山

僕生平詩多爲零星小冊欲彙爲一集卒不能今並零星小冊亦不能存矣足下愛我詩欲盡書生平詩歸之途窮日暮拈筆如五石弓僅書五七句就正是何地書是何時書足下他日展此應有餘慨也

與李小有

露筋祠稗史實稱鹿筋土人至今稱露徑自歐文忠賦憎蚊始以爲貞女子死于蚊過其地者感慨之至低徊不忍去相謂古貞女委寒烟蔓草間如此矣從而歌詠

之歷數十世不衰嗚呼盛哉太史公曰其言不雅馴摺
紳先生難言之露筋蓋無所考疑則傳疑又曷可誣乎
然援舊聞驗民風三代如一日也嗟乎幽貞之蹟雖漫
無可考矣猶將歌詠之彼松筠紀節而馨烈確可徵者
又何如光赫哉僕集祠中詩若文粹之煩先生爲我序

與高康生

康生足下大江別後七夕後始入三山當事若以萬里
之行爲未足者復進之以杭川杭去三山千五百里獠
寇騰擲接壤潮贛視事之日便荷戈城頭自念宿世積

何辜愆獨種得危城因緣甚深舉足便得無煩企及倘
世間名酒異書時花美女種歡喜緣亦復如圍城所種
之深亦復舉足便得無煩企及豈不甚善旣不然則儼
然食息胡爲者城上柝聲與晚鴉競噪秋螢點點月如
霜毒矢如蝟毛子然一書生念兩尊人遠在數千里外
妻孥復旅食榕城元潤星子皆難相從憂從中來淚涔
涔下懷中刀點點寒承如血如雪也僕卽木石寧能堪
此夜登城樓得詩四首康生取讀一過知有淒然不自
禁者幸并示蔚生

往返萬二千里知與弗知咸曰弗返已見弟卒返咸曰
蹇拙哉不宜返卒返然既蹇拙矣欲求不返胡可得然
以爲返而少憇不能勝弗返或庶幾有以慰卒返也甫
匝月卒有杭川之行杭川近江右土瘠民悍瘠而悍盜
叢焉江右餘孽又蔓延于杭川以故杭川視邵尤難當
事者舊弗愜弟其言曾全邵會當再試杭詭語耳實欲
汨之賤眷之在三山者艱偕行星子督豚兒甫有緒元
潤將適莆咸弗隨其隨者仍同困守樵川八月之伯祥
耳菊月三日纜解水逆重九日甫行三百餘里十日抵

延平十三日如臨汀尙未知何日至杭川也价返恐欲
知弟近況聊一寄語

又

每展畫冊見蔚老以性命應我使人惶汗畫式一紙康
老便中爲我索同人新作蔚老不相棄不妨再爲我作
之不能作官隨人穿鼻終日作此沒要緊事每每自笑
然不如是則弟死于蠻烟毒霧中矣康生憐我

又

南國賢書翹跂久矣意我康生此行必得雋也乃賢書

至而康生復康矣是日與伯祥相對黯然淒然不樂者
兩三夕卽丙子下第時情況正不爾爾也雖然韓夫子
豈長貧賤者乎康生此時有悲秋之感則三山九曲儘
可舒嘯惠然而來是所深望蓋閩屬此時已成康莊無
復豺虎縱橫若如去歲今時則不敢折柬相邀矣

又

鴈到何峰忽自還望武夷詩最多只此便足壓倒元白
豈惟壓倒元白卽唐人集中如此句未易多得也家君
七秩弟不敢求世之所謂顯者之文一二知交知家君

深願得一言幸緘寄借光集中不小文選煩足下訂其訛字卽一圈一點皆煩訂正足下案頭所見暨足下雄文豈無可以入弟選者特不留心相寄耳古人成一書多賴良友之力願足下勿忘

與王先生

僕久於東南頗識東南士而東南士頗知有王先生折節下士聲滿天下又頗知僕爲王先生至戚肺腑交僕度東南士必有欲偕僕以識王先生者遂誓之衆曰吾與王先生約不以一字爲人作曹邱東南士信之亦遂

無一人欲僕作曹邱者然僕實不與王先生約王先生
且喜見東南士僕爲此言者懼取厭于王先生且恐爲
累耳今僕爲先嚴慈襄大事事畢策蹇行矣則此後去
先生日遠通問益艱東南諸同人亦不能以此事強僕
矣遂敢爲蔣孝廉作曹邱孝廉于僕稱莫逆交者二十
年真人真品弟肅然敬之者亦二十年來探禹穴託耳
實有所望於王先生僕肯爲人作曹邱度數月以來書
且盈尺人且滿王先生階下僕旣皆絕之而獨專精畢
力於孝廉則孝廉可知僕肯爲人作曹邱卽王先生不

愛客以僕故必少加以禮貌卽不過費而積數十人以累王先生累亦滋甚僕旣專精畢力於孝廉王先生亦或以盈尺之書滿階之士專精畢力於孝廉也孝廉以吾兩人能專精畢力也遂毅然行吾知孝廉此行必有當矣

與濟叔論印章

僕沉湎于印章一道者蓋三十餘年于茲矣自矜從流遡源得其正變者海內無僕若間常謂此道與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

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繼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
臣才能自振終未免太涉擬議世共謂三橋之啟主臣
如弇州所謂陳涉之啟漢高者其所以推詡主臣至矣
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盡頽首歛跡
不敢毫有異同于其間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
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欵識錄矯之劉漁仲程穆
倩復合欵識大小篆爲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
一世雖時爲之歟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北地主臣
厯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實竟陵矣明詩數

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雖極口詆竟陵然欲其頰
而爲黃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
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飯
痛飲讀離騷凜不敢變亦斷有不能故漳海諸君子甘
受人符籙之誚毅然爲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
有故而執之成理也僕常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
製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
故嘗畧近今而裁僞體惟以秦漢爲師非以秦漢爲金
科玉律也師其變通不拘已耳寥寥寥寥罕有合作三

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邵僧彌顧元方次則萬年少
江臨臣陶石公碧晉江人程穆倩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
獨石公穆倩穆生耳然三君各有其長亦有所偏求其
全者其吾濟叔先生乎先生能以繼美增華救此道之
盛亦能以變本增華救此道之衰一燈遠繼秦漢而又
不規規于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變而愈正運而不拘
當今此事不得不推吾濟叔矣

又

絕去甜俗谿徑是濟叔本色空夷浩渺更可見濟叔胸

次我與濟叔俱家江上見此茫茫百端交集矣

又

夜來與冠五小飲遂爾大醉燈下任筆題尊冊不覺無
倫無次知不免大方胡盧也藺次一段自覺瑣屑然古
人文字偏于極瑣屑處寫得其人鬚眉生動不孝雖非
其人竊有志焉知公不以媯嫌也

又

君有所不足于市石耶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凍則
其最下者耳不孝蓄老坑凍最多亦復最善兩年以來

盡賣錢餬口買者但欲得吾凍耳豈知好手鐫篆便亦隨之去耶彼買凍者卽得妙篆勢必磨去易以已之姓名故市石之形百年如故凍人一家則矮一次不數十年皆侏儒矣不孝凍章無一存而妙篆反因市石巍然如魯靈光誠哉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也足下苟愛惜妙篆當永永戒鐫老凍專力于市石

又

故鄉酒奉一壺同濟叔隔牆泛蒲亦是我兩人一端午亦當我兩人一還家也趁熱急飲

又

此中見大作者俱有南陽劉子驥之思不孝懼唐突不敢作包攬里長若不拒便褰裳濡足桃源洞恐成河西務矣

又

賤造煩質朱公雖不欲先生透露消息然又恐先生不實實說破如此薄命萬一落得一兩句不好話既無救于性命徒多數日愁苦則不如說明博渠幾句甜言落得眼前快樂也一笑

荅黃濟叔

先生云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有配合之妙得之不
孝之詩文謬矣謬矣不孝之詩文近日少少曲折如意
者從先生之篆之鐫之詩之畫之寥寥數語札子種種
悟入耳爲此言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交相譽者
第不孝微窺先生所作半月來實實更進數層不孝動
筆亦實實畧異往昔所以然者吾兩人交相動耳世間
絕技源流總同世人所以不可傳者無他坐使人無所
動耳不孝得先生一字而心動先生得不孝一字度亦

未常漫然于中交相動則交相引于幼渺不可測惡有
所謂譽哉今人滿部詩文大套印譜細細搜尋總如疲
牛拽重車入泥淖中何處使人動及讀班馬諸傳記便
欲哭欲歌見雲漢北風圖便乍熱乍冷拾得古人碎銅
散玉諸章便淋漓痛快叫號狂舞古人豈有他異直是
從千百世動到今日耳先生以爲然不

又

旣在濫泥中愈動則身愈陷願先生立定脚跟自有爪
熟蒂落時同汨洪流內不能援落水羅漢以此自愧也

又

祝由科有徙癰法此公得之矣每以尊事語人謂人取名字當極僻極古怪者方能免禍客曰不然須取極平常者庶禍發時尙有濟叔一輩人頂缸耳一笑

與林鐵崖

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筆遂不顧所安耳他且勿論卽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缺字類作口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亦缺文也兩君目口爲口字友夏云四口字疊出妙語不以爲纖伯敬云讀口戕口

竦然骨驚不知几銘與口字何涉豈三代時便學作鍾
譚詩耶卽此已可笑何況其他

又

居官而論門戶已足笑作詩文而亦論門戶豈不可駭
至父子作詩文而分別門戶豈不尤可駭王百穀以詩
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詩亦醇正典雅至其哭袁相國之
墓白王仲子之寃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于
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畧有才情走入魔道附
予鄉馬仲良竊名于世近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

父同時諸名彥爲留序詩者體留意亦未敢一言及其
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于世留不屑爲其子故推而遠
之者詩文卽不同調何致自昧于人倫如是僕故曰萬
厯中以門戶分別忍于推達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
忍于推達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先生方操
選政如留者應在必黜卽不黜求以僕此語載之留詩
之前使知倫理中有此等禽畜

與胡元潤

索弟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便堪揮灑綾縑皆不敢書王

荆公作字未常輕用縑帛獨于佛語用之大有理千絲萬絲織來一筆兩筆塗去弟詩卽不惡字卽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荅張芻筏

此來已不見紫淀老人痛甚痛甚遲遲不敢晤足下者恐觸人琴感耳大貺且留爲雪中沽酒撥悶之需紫淀之集雖有孝翁諸丈丈在然弟事也未敢以之讓人行將與足下訂之小阮何往空使人作松風之夢

荅范文白

祝培之以七十老人于徑寸牙牌上書桃源記細髮爲
行微塵遮字更留其下爲作圖真世間奇物原記固疑
佛疑仙此器亦似神似鬼劉子驥見之畏此局促應攢
眉而去不復生問津想矣此中人傲然魏晉以上未免
夜郎自大鷄犬桑麻放曠太過借培之之筆畧畧約束
之報應之理固當如是耳一笑

復余澹心

填詞一道在昔爲難于今尤甚徐青藤尙有雜出鄉語
之謂湯玉茗亦來音韻不諧之譏鄭若庸張伯起後人

極詆其開類書之門諸君英英自異後人尙苛求若此
況下焉者乎近日新詞競出非不靡靡可聽但賔白益
工詞曲益艷其去元人日益遠讀廣霞君集翠裘覺馬
致遠喬夢符一燈猶未滅也純用本色絕去纖巧廣霞
君不屑與世人鬪巧爭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風氣
耳三十年來弟最心許者錢塘沈孚中之息宰河孚中
名乘雖未登峯造極而一落筆便欲證入元人三昧狼
心辣手近日博山堂梨花齋皆不及也石巢又勿論矣
惜其早死未見其成使天假此君以年沉雄老靠或亦

月別錄卷之十二
三
不減吾廣霞也聞此中有解事優人竟能演此旗亭中
不乏雙鬟妙女廣霞君遂欲呼天下詞人爲田舍奴矣
如尙不行當呼來以一卮爲廣霞君壽

與梅杓司

畫冊得足下佳跋少文卧遊真令衆山皆響矣謝謝拙
什憔悴之音不堪入鍾呂之聽幸足下痛加彈擿得師
一字感過百朋矣客入城時面聆教正不盡

與胡元潤論畫

一水一石藉以輔理性情今人畫但貢人以喜導人以

躁妄耳與性情何與僕三十年此道見他人畫漠無所
動見元潤畧一涉筆便勿勿移情僕不自解也世人妄
爭壇坫讚毀紛如如元潤者當別置一座于青蓮花上
毀旣無庸讚亦不着昔人欲藏書名山以傳其人字句
紛紜非名山所耐惟當藏此一邱一壑庶兩相愜耳後
世必有知元潤者元潤自愛

又

古人設色見素今人設色見彩惟元潤能悉其故幸以
語我

與張宗緒

梨由核而根而幹而盈把而徑圍凡數十年始殺青而
任刀筆竹由孫而龍鍾而斧而漚而粉澤凡經三十五
手而成側理始可供印氏人由稚而壯凡數年而辨之
無又數年而盡識字必十餘年始解文義乃災梨而鐫
穢字造紙而印淫書解文義而逞淫邪之筆具雙瞳而
讀非聖之書成諸天者如此其艱用之人者如此其褻
吾所不解

又

古人云有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鑒戒今之爲淫書者豈止一語一事豈止傷天地之和折終身之福漫然爲之全不知警哀哉

侯元渢

研德嘉定人

與友人論詩書

詩之爲用者聲也聲之所以用者情也豳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于婦人小夫衝口率意之作或出于元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泳洙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真聲也若夫情曼者

其聲嗶情抗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豫者其聲揚
是數者雖詭于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鏗鏘律呂感動
鬼神相鼠之詩其聲率山樞之詩其聲迫迫且率而仲
尼不刪者爲其情真也真故不諱其微有激極而和之
勢焉此亦聲之亞也六季三唐刻鏤組繪南北二宗披
猖率野聲情交叶什無二三何大復常謂唐初四子音
節可謫子美調失流轉予初韙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
聲浮于情學者從是矯宋元之過相與規步音響趨摹
格調而天下之情隱者亦大復爲之戎首也數十年以

來聲盛者情僞情真者聲俗兩家之說戛然不入而其
不諧真樂則同終成其兩僞而已矣

林宏衍

得山侯官人
退耕堂集

與就園

詩以道性情三百篇皆情也如江漢汝墳尤情之至者
若緣情綺靡必至無情矣大作皆現前本色語實不經
人道實無人道得半字而又字字入情字字合法此所
以難也薄醉長齋家自度兒輩自了漢應當此一喝笑
笑

宮偉鏐

紫元泰州人
春雨草堂集

與黃維章

得五果卷飄然作茹芝商山之想卷字盈千窺其神思
殊不厭覩縷再呈一卷求書舒元輿桃源畫記並加跋
語留爲異時佳話

張纘孫

宗緒錢塘人
志孟編

正同學書

近來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創爲荒唐詭僻之事附
以淫亂穢褻之詞謂爲藝苑雄談風流佳話甚之曲筆

寫生規模逼肖俾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
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
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披靡者多彼見當世之所
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昭示天下如此則閨房
兒女敗檢越閑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
一綫或猶惴惴乎畏鬼畏人至此則恣肆無忌公然心
雄膽潑矣若夫不讀詩書未嫻禮法以暨黃童紅女幼
弱無知血氣未定一讀此等詞說必致鑿破混沌邪慾
橫生拋棄軀命毀蔑倫彝小則滅身大且滅家嗚呼興

言至此稍有人心者能無不寒而慄哉且人心之禍釀
爲風俗之壞積爲兵戈盜賊水火災厲其應如響讀書
者可按牒而稽也我輩夙愆難消多致有才無福時時
以忠良正直爲心事事以利人濟物爲主尙恐功不勝
過得罪衾影觸忤鬼神奈何取聖賢經傳之字畫譜妖
魑淫崇之聲容其爲侮慢褻瀆不且萬倍于狼藉覆瓿
者乎禍天下而壞人心竊恐千刼難悔可不痛哉可不
懼哉

王仕雲

望如歙縣人家江寧
四辰堂稿

與羅星子

文章聲氣皆伏戈矛見道未深責人太甚皆是病根未
斷處我輩風雨鷄鳴政須時時提醒

與高康生

弟見聞謾謾矇矓曷知北望泰岱未陟其山南睇滄渤
未陟其涘眎鹿毛之非元詎胡眼之化碧然而嚶嚶學
響宵夙有懷頎然而長每托夢寐況夫見班識蔚望氣
知鉅桃岸蘆碕差云咫尺無煩問祝者乎鴻文一卷寶
色陸離崧王之膏湯湯沸沸崑崗之燄熊熊魂魂至乃

尺牘新金卷之十二
破儻忽之支離固混沌之扁戶藏鬱于畛拔根于元殆
于凝雪漱風千古不落足使見者玉樓起粟銀海生花
而狂瞽如弟謬爲弁首譬彼小兒墜泥佛頭多見其不
知量矣

與某

直以行已不過失官曲以從人乃至失性此兩失者宜
何居焉僕奉家大人之教有素頗知所自處足下勿過
爲我慮也

宗

灝 開先興化人江都籍

與黃與權老伯

當晤公郎時神色黯淡言及長征措語索莫心實憂之
忽傳京口之信再得願老之書玉樓作賦確爲挽青鳥
而上矣幾年得一同調百歲得幾知心熱血灑人明眼
照世乾坤大事欲藉匡扶吾道因緣悉資維屬一旦溘
焉長逝傷心刻骨痛何可言竊謂天道至今日真不可
問矣望老伯奪愛以理以數勉爲解息侄輩後起何辭
于責息壤之言在耳所以報圯孺吾兄者從今日始

王琯 玉吼江寧人

與紀伯紫

琯去秋之後愈覺憔悴義命自安亦已久矣然有不能
安者孤鴈飄零于雲表窮猿躑躅于木末槁壤之蚓稻
梁之鳧皆得而竊笑之嗟乎伯紫天下許大何處容吾
雙屐吾且逝矣

鍾文明

蟠菴祥符人

與閔伯宗

人生受命付才有如捏土爲甕瓶罍杯杓各有分數設
杯杓而求納瓶罍之水不待智者笑之矣獨有保持謹

守不自撲滅則一耳若足下者高山大澤爲用無涯弟
且不得而摹擬之敢窮其底奧耶

葛一龍

震甫洞庭人

與鄒滿字

昨奉候不及見見佳畫喜而欲狂乃登閣開窓盤桓徙
倚指天南霄色如君州窑紅紫閃爍炙人比之興盡返
者所得不旣多乎伯紫兄扇領教才情如此千古少年
自不可及况今之翩翩得意者耶心定作報惟恐老年
才盡無能爲耳爲我致意把臂入林當有一日

又

今日種竹值此好雨此君有福福及主人大快大快但
晴時須灑水葉上如此數日葉葉皆青色不變矣大作
妙甚雨如此正好弄筆不得侍爲弟子奈何
失名

與東鄉令同年孫養冲

孫公滁州人

江上釣磯拭之如鏡日夕引領笙鶴一問醉翁起居而
年丈靡盬所在鷄黍不遑使我停雲之思轉深年丈豹
文久蔚鵠儀一舉小鮮美錦景行式在望古遙集實惟

斯人匡山嵯峨蠡水揚波是其不言而樹無字之碣矣
如僕退遂衡門魚魚鹿鹿文冕蛾眉則微尙弗屑桔槔
行汲又力所不任假令蠹魚無脉望之期則蝸涎鮮自
濡之策非藉雲中泰豆六轡兩驂恐逐日蚩氓不復有
循厓憩影之處耳玉茗湯先生詞壇尊宿三齊五金咸
出其治計年丈自公之暇造膝定殷麈尾餘屑雙魚之
腹甚可貯也拜垂一字是在蹇修使弟他時曳裾懷刺
不爲生客齒牙之惠過承筐矣惟年丈念之

尤

侗

子展吳縣人
西堂雜俎

遺亡友湯卿謀書

弟別兄七年矣一日不見采蕭猶嘆其久況死生契闊哉然思兄而不見見阿雄如見兄焉今阿雄又歿矣弟永無見兄之日矣悲哉悲哉論者輒云天道無知伯道無兄弟不謂然天益以忌才爲道耳既能殺才人必能殺才人之婦豈不能殺才人之子覆巢之下必無完卵老蒼毒手和盤托出非假夢夢也所不可解者鴛鴦雙打蘭蕙齊焚孩抱中物何不并束一棺使父子夫婦同登鬼錄方見斬草除根之計而又片時懔懔漏網七年

耶然正多此七年襁褓者能行矣呬泣者能言矣髮漸
長目漸識之無手漸解塗抹矣白頭老母且喜弄孫總
角故人亦欣得壻乃千千絲萬縷纏綿繫戀之中一刀
割絕痛入心脾七年之淚枯而復生七年之腸續而復
斷此弟前生三峽未了哀緣重現此銷魂迸血之報始
知造化小兒天資刻薄顛倒世人其忌才之心發之益
遲受之益慘矣獨怪兄之靈心慧業非侍書天上卽修
文地下何不稍示神通冥加庇護顧容閻羅老子輕勾
眷屬何其蕙耶豈以劉安雞犬盡室登仙不欲令兒子

墮五濁界中抑夜臺寂寞有歸來望思之悲携回膝下
作大家團欒頭也聞阿雄病革時兒啼曰母在此又驚
曰有衣冠而髮者呼兒去然阿雄八月而孤未識母也
彼衣冠而髮者其兄也耶彼時父母之靈來兒之靈去
忽然相遇氣血感動不覺呼出有天焉而非人爲之也
果爾則兄之呼兒去似矣而弟竊謂此舐犢之愛耳庭
堅忽諸若敖餒而毋乃闇于大義乎弟每過兄家必見
阿雄客秋從長安歸阿雄出揖見其嶄然頭角宛有父
風喜不自勝一旦相奪如喪重寶中夜徬徨憤恨填臆

故以前說歸怨於天以後說致咎于兄也兄得毋哂爲
呵壁故態耶弟年來窮愁益甚一意學佛但若無入手
處宿德有云割愛第一今哭阿雄愛心大動又增修持
一病然過此以往水流花落總不相關矣所極不忘者
野屋雙棺佳城未築然筮城龜市自有定數兄勿爲恨
他日生芻一束重哭兄於白楊青草中生別死離乃爲
究竟則信矣弟永無見兄之日也并求見其如兄者不
可得也可奈何奈若何

上沈旭輪師

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極汪洋之觀如危峰絕壑穿倚
河漢徑路俱絕如空山月明遙天鶴唳清曠無塵如蒲
團入定爐烟細裊能資人靜悟如鐵騎疾馳笳鼓競作
時增悲壯如疎簾午風雅琴徐撫有和平之樂此吾師
三十篇之概也願與世人共識廬山面目勿云後遂無
問津者

與周星曙

虞長孺曰天地一梨園也今日正第一齣拍板門槌大
家厮混耳但脚色全副丑淨說白一味打諢殊耐不得

設使襴衡打鼓桓伊彈箏馬融吹笛王維搗琵琶大蘇
唱大江東柳七歌楊柳外自成韵事

與友

人固不可無年亦不可無姿假使馮唐顏駟作白頭吟
何如隴西公子挽角荷衣賦高軒過左太冲名重三都
羣姬一睡未免委頓終不若潘安仁挾彈洛陽女郎縈
繞載果滿車也紫韜一身而并二美文心旣麗襟情之
咏復爾清新豈非天生異寶爲江東獨秀耶

與友

士君子世亂家貧出無左右之援居無升斗之儲會從
屠酤兒游貴且快意安能對燠糟板摺齷齪囁嚅之輩
尋章摘句數米量鹽在小兒女子手中乞活哉

謝人餽藥書

僕風月膏肓烟花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
忽啟雙魚如逢扁鵲贈之芍藥投我木瓜紫蘇與白芷
同香黃蘗共紅花相映雖云小草卽是大丹月宮桂樹
竊自姮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丈室之
談半七神樓頓醒鈞天之夢肺腑能語羊叔子豈有醢

人耳目發皇楚太子無勞謝客

與友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吾不知佳趣
竟安在哉雁裘質矣何有狐貂魚釜空矣何有羊羔昔
人詩云風力欲冰酒霜威能折綿今也無酒可冰無綿
可折悲哉悲哉何以卒歲

來集之

元成蕭山人
南行偶筆

與呂範伯韓重生同年

癸未

公解之後荒園一區約及十畝蔓草滋露亂畦吟風家

僮數人僅飽淡飯無他幹事命各執耰耨以習勞其筋骨運桔槔以動盪其機智未嘗帶根而移芍藥亦未嘗辟麝以護牡丹但以秋崧冬芥爲主凡薑韭茄瓜虎爪羊眼之類栽輔焉依期佈種依期收刈暇則叉手巡行見螳螂之攫食聽螻蛄之長謠火斑蝥若農夫之恨田鼠除蟪蛄如漁人之惡澤蛇扶弱去侵滋乾候熟青映厨頭香生鍋底或鮮或醃或蒸或曬咸有其方庖丁鼓刀而進則有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之善諺佳賓枵腹而俟則有爛蒸去毛莫拘折項之丁寧味其旨好分餉寮

佐偶有贏餘犒及輿阜甕虀充溢園史公當大有之書
澗藻克修小爾雅收風人之句三殮之饘粥有恃五味
之調劑得宜詩腸能瘦非食肉可肥士俗難醫以菜根
而療雖萬錢下箸五侯合鯖未見其彼飽而我饑雖盤
殮置壁魚羹置錦未見其彼有餘而我不足也故人視
我其享受不亦侈哉

胡宗仁

彭舉長白江寧人
知載齋集

與鍾伯敬

公詢寒門諸子弟敬以名字相聞弟宗信字可復以字

行世所稱雪村者名宗智耀昆起昆僕之子玉昆士昆
雪村子也皆學畫葦門畫掩茗椀爐香間閣筆盈案妄
擬堆笏滿床昔人一門五貴七葉蟬聯想如是耶公聞
之得毋噴飯

胡玉昆

元潤江寧人

與櫟園

抱病伏枕幾至不起遠勤下問銜佩殊至兼辱詩卷朋
樽之惠展帙長哦啟翬浮白不知秋風吹墮白日

唐

際

仲午江寧人

與王鍾淑書

凡百可忍惟閑難耐索居顧影戚戚寡懽安得立千尺
峯頭右當廣莫之風左攬滄溟之日呼吸而通帝座被
髮而下大荒一吐胸中幽憤不則與二三知己聚顏一
室酒酣耳熱博得一場嬉笑怒罵愁銷寂破猶勝坐困
一室咄咄書空也

與徐聞復書

天外毛羽復入樊籠長夏如年惟閑難耐日閑日病日
病日貧病較雀肥貧輸丐富每一興懷徒鬱鬱耳

張明弼

金壇人
螢芝全集

候蔣八公座主

一行作吏情出僴勉習驥厲驚旣非所任矯心飾貌又
違所安以是中寐懷驚方餐怵慮私念我輩卽不能赤
羽白旗振武安之瓦長弩遠繳射聊城之書猶當追隨
法師汎濫七經誅討羣緯灑唾則金石之音著落墨則
山川之氣動何乃跼蹐荒郵匍伏末階作書則蠅棲紙
上吐言則鼈咳席端寧不負此鬚眉耶

李昌祚

文孫漢陽人
真山人前集

與易曦侯

甲戌冬

俗儒初受句讀蒙率成習耽于苟安希章句訓詁之華
足以欺世而炫鬻積之二三十年塵土數斛墳築胸臆
當其握筆申楮割襞舊所揣摩強記之陳言幸一當以
免勤勞譬則書卷其傀儡也吾鋪績而用之陳設于前
以誘人喜似提掇其線者卽運動儼然似人然而皆木
偶也直戲之耳此豈學道輔經籍大丈夫之所爲哉

彭而述

子錢禹峰鄧州籍新喻人

與就園

爲人謀而不忠乎曾子每日一省爲君謀而不忠宰官
一世不一省古視人如君今人視君不如人做官一生
不及曾子一日只筭斗筲俸深博吾先師一噫字考語
而已噫字可作謚否年翁幸有以教我

與某

語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言冲霄之舉耳若夫鶚也羽
鍛毛弊盤竄林莽卽一鷗鶚噪而啄之矣里閭卑俗本
無知識成敗論人宜其姍笑兄但儲養毛羽此不足較
也

丁 遂 霽懷江浦人
鹿園稿

示兒

凡故者有夙因薄故舊者其人不長是以聖人重故

又

人身如樹這一點慈愛之心便是根茲由本及末由幹
達枝總是這一個生意偏枯者不仁傷殘者立槁

華岳孝感人時爲陳州守

夏

與蔣養菴父母

爾雛初謁臺端歸卽馳書不佞鼎曰蔣明府嶽峙淵清

謾謾勁松下風鶴曰浴日涵天汪汪萬頃波真父母父
母云不佞讀已舉手加額吾梓里何幸有此父母又爽
然自失不佞亦父母乎人者安得子弟見之而愛愛之
而敬若斯耶祇自照而自慚耳德性賦于天定涵養係
于功深不佞俱闕然何足以方時賢長者哉

吳第 曰庸晉江人

竟陵署中以詩代家書寄弟

不久成歸耳聊先報數行真看衰相見肯爲熱官忙酒
可留新釀花須蓄晚香西園松竹下早設竹方床

沈光裕

仲連種蓮宛平人
譽謚

與友

前人著剪燈餘話遂以此妨瞽宗之祀一朝臣于公會處出此書亦爲物類所鄙此不過唐小說之流而識者猶惜閑檢如此今書肆邪刻有百倍于畫眉者其跡近于兒戲其見存于射利其罪中于人心士習禍且不可言唐臣狄梁公奏毀天下淫祠當世偉之至今猶令人聞風興起然淫祠之害及于愚氓淫書之害游于賢智吾不知輔世長民者作何處是

與友

凡著書如小品及教後學獨得自喜者不妨畧用圈點以標新意若經制大編以呈君相質師友傳之天下萬世者一用圈點便成私書轉瞬異同蜂起如李卓吾陳明卿皆不能免近日尤爲濫觴可爲著書家一大戒也至施于自作詩文尤爲不可昔言三分詩七分讀以爲笑謔若無一分可觀而加十分圈點謬亦甚矣

吳宗信

冠五休寧人
屯溪集

與櫟園

得定山先生詩不及待歸輒于道上讀之驢背上歡喜
欲墮

又

宋人亦以十九日爲重陽偶得花寒今十日酒冷古重
陽句先生和之

又

南中風氣甜美易使人無骨公郎趁少年宜早歸北地
以太行千仞堅其柔脆吾家黃山而意致每只在黃沙
白草間

與周雪客

趙夢白先生作齊人文云勵名行者不以飲食爲細畏
清議者不以妻子爲愚二語不知提醒多少醉夢人我
輩爲八股不能開導人心扶翼世道雖豔如花熱如火
祇堪覆瓿耳

吳

晉

介茲江寧人

復汪舟次

讀吳楚人詩想見此老彳亍東淘空墻落日攢眉索句
路人作鬼聲唧唧揄時昔宋登春見謝榛詩唾曰何

乃津津諛貴，活展此老詩竟卷。如入冰雪害中，使人
冷畏。

與林鍊崖先生

作客山陰道上，遂復數月。念先生去住至今猶未定，但
覺于巖競愁萬壑爭淚。

與林茂之前輩

先生以望九之年，猶燈下書蠅頭字，行數十里不仗扶
老，所謂不神不仙，以著作作結爲大年者。

與周園客

櫟園先生謂金聖嘆評書三四種總是一枝筆此語惜
聖嘆不及聞盲人無識尙欲爭學此一枝筆豈不可嗤
僕又常聞前人論畫運筆專主中鋒石何老人曰八面
鋒一齊都來尙了不得如何說中鋒此可爲文章法願
與園客共叅之

魏學洵

子敬嘉善人
茅簷集

荅唐宜之

先生信道真篤如針就磁如嬰戀乳不復墮苦海最可
憐憫者弟耳弟之好書如世人好色暫時割絕到眼又

被纏綿今古文字無一不足貪著忙忙一生未知何日
恬寂頃展愁山經解及讀先生來教意似躍躍欲亮矣
已預愁明日此時不知光景何似道念無根真堪悲泣
周體觀

伯恒遵化人

荅池州劉德輿修誌書

貴池不可以久闕志茲屬勞于門下志之幸也今讀所
裒集備極旁蒐良史之才未之能過竊謂閣下以世學
之博當父母之邦雲物山川不忍有所缺失命意周至
訓辭典雅其用心良厚朕實遜於口口奪其急詳畧之

間也田賦力役官師食貨重民事神未免束于成法而論說弗著狃于時宜而開成亦未之講也自上下下導之成風自下上上由之成俗因而遞升遞降隱然于革薄從忠之慮宜在作者至于人物考備諸外典名實相賓天下之口係焉周官小史外史之遺也網羅未富其失也簡擇識未審其失也腴淹如江李諸君號稱恪史而於誌論則爲歉然亦可以審其故矣若夫以國門之懸通于研畝稗官之守比于家乘尼尼焉爲一時之書一人之筆矣知閣下爲一代巨手自爾卓然而區區之

見尤願有以納之也

朱

徽

遂初進賢人

與張修崖

金陵託處地邇芝蘭之室情深縞紵之歡睠想風期卓
然千古矣別後道路紆徐季夏之望始抵荆門長安塵
土重以山居既久野性難馴豐草長林徒深麋鹿之戀
鈞天廣奏其奈鷄鵠之悲秋風萑鱸時期與素心人數
晨夕也

魏大中

孔時嘉善人
藏密齋集

荅吳生白

富貴利達萃于長安東西南北之人竭知畢口寒于是
暑于是風雨晦冥于是而台臺以一介口口爲微累其
生平之恬世安得此長者之言而誦之不肖所以愈心
折而不能自巳也觀天之道厚祿每與厚德相配如名
山覽勝優游歲月橫看成嶺側看成峰景過卧思尙有
餘味苟非然者如登浮屠躡級而上悸急喘乏已覺困
頓一霎及頂眼界雖寬實無餘地亦可以駐足疾趨而
下勢所必然履上星辰坐口口口以此易天下可矣不

肖薄德又弗論也

荅方孩未

蒔名花者偵其蓓見其且蕾且放也日幾幾焉且沽某
酒且觴某客而盲風妬雨夜半陡作瓣瓣沾泥矣盲者
妬者不知夫開者之光景原無多也□□過從俯仰歛
戲宛然在目弟豈意至今日耶則□□去已晚矣

荅王中詎

中詎名永吉無錫人

忠愍墓祠之舉功在千百世之人心作成人心于不識
不知中嘿嘿有所興起此濟世第一義也錫山復出一

名儒國家復得一正人

荅游肩生

去小人正如拂塵旋拂旋有獨太陽當空塵不爲害狂
飈捲地而舉扇障之則何益矣台臺所以屬意於正法
眼也乖崖熱心救火而忤者且以爲乖崖罪眈眈者又
將執乖崖爲世之爲乖崖分疏者罪怒濤怪浪立海滔
天以迄今日而猶滯于荒涼寂寞之中每一念及不勝
咄咄之詫反以長安珠桂塵慮不已細乎

付伊兒

富貴之途君子小人之所共處也富貴膏肓亦君子小人之所同病直已而對小人猶易曲意以調君子正難我不乃易人之所難難人之所易耶拂衣之志逾堅第俛入俛出恐不成爲出處直須時止則止

荅蕭元恒

朝端每爲一二倡邪說而有譏者所壞其人豈非庠序間所稱能文章之士耶標新競爽而好用其心于離跂仄陋之場曼曼乎纖薄谿刻是務安得不詭于正然則其軋茁者其所以囂競者也士之束書不觀而荒于嬉

者害止其身其能文章者害乃在天下國家衡文者日
閱數十百卷皆束書不觀而荒于嬉者之文得一二標
新競爽之文安得不亟賞之而亟拔之孰知其貽害于
天下國家者竟斯人也南國口口爭鶩于文而特重知
言者以司文章之命知必于新爽中尤擇其不詭于正
者而後拔之口口之立朝者問口口口先生之門人而
造福口口口口宏也

尺牘新鈔卷之十二終

番禺孟鴻光校

